

第一部 第一章：风姿绝代

潜龙大陆，百族林立。

这是一块非常玄异的大陆，强者多如繁星。

大秦皇朝。

这是潜龙大陆上东方最强盛的一个帝国，国强民富，但在百年之前，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国家罢了。

它的崛起，一切都依靠于它背后的神女宫。

相传百年之前，曾有一位神女来自于最东方的三大仙山之一，蓬莱，帮助秦国成为皇朝，而那位神女嫁给了秦皇，凤仪天下。

关于那件古事所记载的并不多。

但唯一让人记忆深刻的便是神女宫。

三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而神女宫便是坐落在蓬莱山之上。

有许多人想去蓬莱山，但传闻蓬莱山是在东海之中，海浪滔天，水怪簇生，要想到达那里，非是常人所能到达，除非是修士能够御剑飞行，或是乘坐飞船飞殿才能到达。

关于神女宫的路线有记载，达官显贵、武林门人，亦或是能人异士，都想寻得神女宫，但终究是无功而返。

若是神女宫不想见人，就算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不见得。

而在这一日的神女宫，一座峰头之上，云雾飘淼，整座山体之上布满了剑。

这些剑有断的，有锈蚀的，亦有锋利的，五花八门，长的，端的，大的，小的，各种剑都有。

因此，这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被名为剑峰。

剑峰主人是一个女子。

一个青年攀附着这些形状不一的剑向山峰上爬去，历经磨难，青年在遍体鳞伤、欲要倒下之际，终于来到了山巅之上。

一座宫殿跃入眼帘之中。

青年那满是狼狈的脸上没有表情，眼中却有着一抹笑意，咧嘴一笑，道：“终于爬上来了。”说罢，青年摇摇晃晃的站起身躯来，对着那座宫殿大声叫道：“沉如歌，你不是说我不行吗？我上来了，快快出来迎接我的大驾！”“好你个小娃，竟然敢直呼你二娘的名讳，活得不耐烦的是吧！”宫殿之中，传来一个娇俏之声，轻快明动，犹若雨落珠盘，叮当脆响。

青年嘿嘿一笑。

宫殿之中，一道红色的霞光冲出，犹如飞虹，转瞬即逝便来到了青年的面前。

这道飞虹散发出来凌厉风声，犹如剑刃震荡，吹得青年黑发飞舞，待得光芒散去，便见一个绝美女子出现在青年的面前。

这绝美女子芳龄三十有二，身穿一件大红的华丽长裙，低胸襟口，体态妖娆柔美，饱满高耸的两座雪峰似欲从襟口之中跃跃而出，胸膛上一片雪白的肌肤吹弹可破，肤如凝脂，无暇剔透，腰身一条红色束带，勒紧小腰，盈盈一握，盈圆柔曼，如同河边风儿之中随风摇曳的嫩柔柳条。

下面那红裙包裹之中是丰厚浑圆的翘臀，臀肉儿丰硕结实，不怒自挺，腰臀之处有着不成比例的凹凸，翘挺有致。

而那裙摆开叉一直到大腿之处，随风飞舞的开叉之处不时地闪出一抹一抹的雪白肉光，娇俏笔直的美腿玉滑柔光，腿肉略有丰腴却不肥满，反而有紧致弹性的肉感，羊脂白玉的小腿端的是秀眉绝伦，一双玉足穿着小红鞋，娇俏可人。

绝美女子有着风韵成熟火辣辣的性感，温润嘴角有着一抹笑意，娇艳欲滴似是引人品尝。

青年一时之间不由得看呆了。

这位二娘，果然是火辣性感，绝世风姿，被称作胭脂虎不是没有缘故。

忽的，沉如歌伸出削长葱白的食指一戳青年额头，瞪眼道：“你这小兔崽子，眼睛往哪儿看呢，信不信老娘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二娘息怒！不是我想看，而是您实在美若天仙，风韵动人，我闭上眼睛也是在看呐。”青年笑道。

“那就是你道心不纯，还得多加磨练，来来来，老娘再给你磨练磨练。”沉如歌笑道。

青年赶紧摆手，忙说：“不用，不用。”看到青年局促害怕的模样，沉如歌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

忽的，沉如歌想到一事，道：“对了，小沈秋，听说那“擎天宗”的副掌门又来了，守在你娘的必经之路呢，走，过去看看热闹？”

“啥？那老货又来了？不行，我得去好好教训他，敢打我娘的主意，活的不耐烦了他！”沈秋怒道。

“好样的，老娘支持你！”说罢，沉如歌纤白玉手微微一挥，光芒一闪，一柄玉秀小剑飞出。

随着沉如歌心念一动，这柄玉秀小剑变大，足以容纳两人，沉如歌身姿翩然跳上飞剑，勾了勾手指，露勾人夺魄的妩媚一笑，道：“小兔崽子，还不快上来？”

“是，是……”沈秋爬上了这柄飞剑。

下一刻，飞剑如离弦之箭，扬长而去，离开了这剑峰。

剑峰之主沉如歌，从小伴剑而生，是传说中最有希望成为剑仙的修行者之一。

……神女山。

这是神女宫最大最高的一座主峰。

峰顶终年云雾缭绕，如同仙境，传闻有诸多的飞禽走兽生活在其上，去往山上只有一条小道，险峻无比，与地面仿若成九十度，常人难以上去。

就算是驾驭法宝飞剑也难以上去，因为这里设有禁制。

在神女山下，有一老一少正守在那里。

老人一袭麻布袍子，有些蓬头垢面，由于天热，他脱了一只鞋子，正在那里抠脚丫。

而那少年约莫十五六岁，则是正襟危坐，对于老人的猥琐行径一概不见。

只是少年终究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侧头问道：“师尊，为何你每个月都要来这里？那位传说中的宫主真的如你说的那样么？美如天仙，真是是这东域最美的仙子？”老人嘿嘿一笑，道：“天仙有多美？”“不知。”少年摇头。

“天有多高？”“也……不知。”老人一拍少年后脑勺：“那就对咯。”少年更加一脸茫然。

看到少年满脸懵懂茫然的样子，老人轻轻一叹，然后指了指天，道：“天不知多高，她知；天下有多美，我不知，但我只知她比天仙还要美。

你师尊我年轻之时见她一面，便从此一误终身，心中为她茶饭不思，时时刻刻都想着她，修炼之时也是想着她的模样，她是你师尊我这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女人啊。”少年眨了眨眼，道：“难怪师尊你终身不娶，莫不是在等她？”老人嘴角露出一丝苦涩，道：“若是有希望，等一辈子也行，可惜，我却看不到希望啊。”“不是说宫主她的丈夫三年前已经死去了么？”“那个向天举刀的家伙么，嘿嘿，他可是我同辈之中，最惊才绝艳之人，惊天动地，在这龙腾大陆赫赫有名，也是这东域最负盛名之人，只可惜啊只可惜……”“师尊，可惜什么？”啪！老人给了少年一巴掌，骂道：“你懂个屁！”少年无奈。

忽然，少年的神情一动，双眼瞪大，惊叫道：“师尊，那儿有一个比仙女还要仙女的仙女！”老人立即激动的望了过去，接着就再也移不开眼了。

雄山小路，一道曼妙的身影袅袅而来，她黑发如墨，发丝如瀑，那张脸儿眉如远山，双眸如星辰，吹弹可破的脸颊桃腮白瓷，盈润娇艳的唇瓣鲜艳欲滴，美艳不可方物。

这是一张绝世无双的绝美脸庞，清丽如雪，却有着无法言说的动人风韵。

她身穿一件纯白如雪的修身宫装，如天鹅般优雅的脖颈处锁骨精美，骨瘦性感，那脖颈下胸膛处微微敞露出来的肌肤如同胭脂般的雪儿光滑，晶莹剔透，肤如凝脂。

而她的胸前，一对双峰最是饱满高耸，将薄薄的纱衣撑起，怒挺而出，虽不见一丝风采，却喷薄出令人遐想的光彩，那两座如同雪山的胸乳在纱衣笼罩之中，若隐若现，世间少有。

她缓步向着山下走来，腰肢细细，丰盈圆硕，柔动的如水蛇一般娇弱无力，最是让人想要一握。

在那之下，便是那臀儿了，被纱裙轻轻地覆盖住，翘挺隆圆，隐隐宽过她的双肩，走动之时，摇曳出一波一波的诱人臀浪。

她的一双美腿修长，碧玉无瑕，高挑而又丰腴滚圆，莲步款款，每一步走动之间除了那摇曳的臀浪之外，还有那两条美腿在纱裙之中不断的晃荡，比那纯白纱裙还要白。

少年郎这时候惊住了，魂魄也给丢了，老人更是激动地嘴角哆嗦，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见着了，可算让我见着了……”一老一少，在这时候同时失态。

尤其是那少年，按捺不住，一个箭步向着绝色冰美人冲了过去。

“徒儿不要！”未等老人的话音落下，那绝色冰美人稍一挥动玉手，一道无形的力量牵制住了少年，将他打飞出去。

老人并没露出怒色，反而愈发的沉迷于其中，喃喃念道：“果然是我张长松看上的女人，哈哈，就是厉害！”少年灰头土脸的爬起来，心有余悸，自己竟然没死，这可让他大大的松了口气，但又像是死而复生那种感觉。

“比仙女还仙女的仙女，对我手下留情了呢。”少年自语，满脸享受。

绝色冰美人并未看那少年一眼，目光落在了张长松的身上，道：“张长松，你怎的又来了，真当我沉融月不会杀你么？”

第二章：湖畔清风动人

张长松连忙摆手：“不要不要，您千万不要杀我，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说着，张长松就跪了下去。

绝色冰美人秀眉一挑，那从乱石堆里爬出来的少年惊叫：“师父，你下跪做什么？也太没骨气了吧。”张长松还算周正的面容上露出一丝苦笑，道：“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给心里一直梦寐以求的美人下跪又如何……”他看着那绝色冰美人，冰肌玉骨，薄纱之中的玉躯娇柔高挑，山风吹来，吹动她如瀑的黑发，那吹弹可破的肌肤上泛着莹白的玉光。

那雪白的薄纱在飞舞，恍然之间，隐隐约约的两条修长美腿在其中若隐若现，细致小腹下的风情魅惑天下，让人极力想看清那里面的风光，她也不欲隐瞒，不然的话便不是这种穿着了。

不过这便是神女宫的宫主沉融月，她向来缥缈若仙，如今的修为已达第十境，距离传说中的第十二境只差两个境界，有谁敢对她亵渎，又有谁敢有那个胆子？“融月！”张长松一声高叫，傻笑呵呵的看着这个梦中情人。

距离万千，但张长松仍然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

“我是神女宫的宫主，你是擎天宗的副宗主，应该以礼相称。”沉融月道。

张长松满脸失落之色：“宫主，你真的如此绝情么？”沉融月轻轻一叹，道：“我神女宫不讲究绝情绝性，但可惜的是，张副宗主，我已有丈夫。”张长松忙道：“可他不是已经……这都三年了啊。”沉融月摇头：“可惜，我与张副宗主有缘无分。”张长松嘴巴龌动了几下，喉头蠕动，想说什么最终却不得已咽了回去。

然后，张长松落寞的向着山下而去。

“师父，师父！”少年郎喊着，连忙追上去。

跑到半途，少年郎突然顿步，转头看向沉融月，笑道：“宫主，你真好看。”看着少年郎远去，沉融月冰冷绝美的脸庞上，忽如一夜春风融冰雪，流露出几分笑容，虽然并不妩媚，却是勾人夺魄，令人骨头酥麻，噬魂销骨。

神女山再度清静下来，沉融月那温润欲滴的唇瓣轻启，道：“你们两个看戏那么久了，也该看够了吧，再不出来，我可要亲自抓你们出来了。”没有动静。

沉融月微微摇动臻首，她挑起玉手，掌心对向某处。

轰！！山石飞溅。

两道人影飞出。

一个青年被一个成熟火辣的女人提在手中，一脸悻悻然之色。

风儿吹去，成熟火辣的女人那红色裙摆飘动，两条健白的修长玉腿在其中若隐若现，令人遐想无限。

砰！沈秋被沉如歌直接扔在了地上，哎哟痛叫一声，不满道：“二姨，你欺负我。”沉如歌双臂环抱在胸前，将低领口的一对饱满胸脯挤的欲要爆炸而出，打趣道：“你可是我的好侄儿，不欺负你欺负谁去。”“我娘在这儿呢。”“我姐也在这儿呢。”沈秋欲哭无泪。

沉融月看着斗嘴的这两人，微微摇头，绝美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抹温馨得意之色。

丈夫已逝，有儿如此。

“好了，都收敛着点，秋儿，你的修为还是没有突破吗？”沉融月道。

“……还没有。”“嗯，那就慢慢练。”

如歌，你与我去趟蓬莱岛外，迎接一位客人。”沉融月道。

“迎接谁？”“风从云。”沉如歌绝美的脸庞上露出惊讶之色：“那位史上最年轻的剑道天才？”沉融月点了点头。

沈秋在一旁，则是有些茫然。

史上最年轻的剑道天才？风从云？……神女宫在蓬莱岛上，而蓬莱岛被称之为仙山，自然是犹若仙境。

一艘大船从海上行驶而来，这船犹如海怪般的移动，到了蓬莱山附近，还隔着几十里的距离停了下来，不是不想过去，而是这里设有禁制。

船头上，有两个少年站着，相差很大，一个羽发飘飘，另一个则是满脸肥肉，胖嘟嘟的，皮肤黝黑，眉心还有一点红痣。

此刻羽发飘飘的少年还能站得住，可那个胖子少年却是搓着手，一脸的兴奋之色，怎么也消不下去。

“马上就能见到神女宫的宫主了，想想就让人兴奋啊。

传闻她可是我们东域最美的美人，美若天仙，就算是九天之上仙女下凡也不为过。”胖子少年兴奋着道。

忽的瞧见旁边少年神色淡定，不由得道：“少爷，你不兴奋吗？”风从云淡然一笑，道：“早晚都能见到，何必急躁，黑炭，耐心点。”“少爷你有耐心，我可没有那个耐心呢。”黑炭嘀咕着，忽然发觉下体有些异样，不知何时已经胀大成了一个帐篷。

黑炭伸手揉了揉胯下的那顶大帐篷，快感袭来，顿时朝天翻着白眼，一脸舒爽。

就在此时，蓬莱岛上，天花飞舞，神光绚烂，那揉着胯下巨棒的黑炭发呆，喃喃：“仙女……有仙女来了……真的是仙女啊……”就见两道丰柔动人的身影踏风而来，翩然而至。

为首的女子绝色冰美，倾国倾城，动人艳艳，纯白如雪的薄纱连衣长裙披在身上，随风而舞，那隐约透露出来的春光照暖万物，高耸饱满的两座雪峰傲人浑圆，盈盈一握的腰肢柔软如蛇，而那赛过香肩的丰臀更是浑圆翘挺，不怒自挺。

两条丰盈修长的美腿雪白无暇，在薄纱裙摆之中若隐若现，天地万物都仿佛为之失色。

黑炭下意识的吞了口唾沫，眼睛瞪得老大，移不开目光。

而在黑炭身旁的少爷风从云，又何曾能够移开目光，呆呆的看着，目不斜视。

忽然间，一道娇笑声响起，清脆玲珑，让得黑炭顿觉全身燥热，不由得看去，就见一个穿着大红衣的女子一样绝世倾城，比之那绝色冰美人，这位美人显得惹火动人，性感火辣，尤其是那低开的领口之中两团白肉挤出大半，在阳光下泛着莹白的光泽，深邃雪白的沟壑柔腻滑人，真是让人想要摸上一把，就算是死也无憾了。

只是……“那家伙又是谁，看起来好糗，竟然被那成熟动人的火辣美人提着衣领，太狼狈了。”黑炭注意到在那火辣美人还提着一个青年，与自家少爷差不多大。

沈秋也不想这样，可是，这位二姨天生就是古灵精怪，喜欢捉弄人，尤其是喜欢捉弄他，比如此时，让他在客人面前丢了面子。

忽然让沈秋有些不满的是，那个长的像黑炭一样的家伙，他的手放在哪儿呢？黑炭的手还未移开裆部，实在是看的入神，心中遐想无限，这一幕落在沈秋眼中，只觉得那个黑皮肤的家伙是在亵渎自己的娘亲。

“咯咯，看不出来，还挺有分量的嘛。”沉如歌瞧了一眼黑炭的裆部，媚眼如丝，绝美的脸上娇笑连连，更加妩媚动人。

船上有许多人都出来观看，都是被惊艳到了，口中直呼仙女，还跪下膜拜。

其中还是风从云最先从这种失态之中反应过来，连忙抱拳，道：“拜见大宫主，二宫主，还有这位是……”他的视线落在狼狈的沈秋身上。

“他叫沈秋。”风从云立刻肃然，“沈公子。”“好了，如歌，别胡闹了。”沉融月在这时忽然道了一声。

“是……”沉如歌回应一声，尾音拖得老长，让下面的黑炭顿时打了个激灵，酥到了骨子里去。

沈秋被放开，幽怨的瞪了沉如歌一眼，沉如歌朝他勾勾手指，笑道：“若有不满，尽管出手。”沈秋落败，他可不是这位二姨的对手。

接下来的时候，沈秋与风从云礼貌认识了一番，得知其来自紫龙山，也是紫龙山的少山主，惊讶

不已。

因为，紫龙山的山主风啸天，不久前终于达到了第十境，竟然与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境界，在这东域，可谓是站在巅峰的人物之一了。

而这风从云，也已经是第五境的修为，让沈秋心中不免生出同龄人的嫉妒，因为他才第四境。

由沉融月牵头，带着风从云前往神女宫，而那个让沈秋心中有些不满的黑炭居然也跟了进来，沈秋打从心底有些讨厌这个黑炭，但他是风从云的仆人，还是风从云要求的，因此沈秋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到了宫中，自然有专门的人来接待风从云，而沉融月带着沈秋离去，前往神女山。

神女山上比二姨的剑峰要美丽的太多了，这里还有一只大湖，水面清澈，波光粼粼。

沉融月站立于湖边，微风吹来，她的裙摆随风而动，露出羊脂白玉的小腿，肉白的沈秋眼睛一花，他不由得视线移上，落到了母亲的臀儿上。

母亲的臀儿浑圆饱满，高耸隆圆，由于风儿的吹动，那薄纱丝裙贴在了沉融月的美臀上，两瓣丰满肥实的臀肉形状完全的被勾勒出来，沈秋只看到在那两瓣臀肉之中，隐隐约约有一条细细沟缝儿，自腰沿下，令得沈秋的小腹处下意识的生出一团燥热的火焰来。

第三章：妖娆！

忽的，沉融月转过头来，沈秋立刻在石凳上坐下，闭拢双腿，尽量不被看到。

“罪过罪过……我怎的敢对自己的娘亲有这种邪恶念头呢，干不该万不该啊……”沈秋心中愧疚，更是不敢去看沉融月。

沉融月不知这些，而是看到沈秋低头，问道：“秋儿，如今修为到第几境了？”沈秋立刻答道：

“第四境。”沉融月微微皱起如弯月般的黛眉，道：“怎的如此之慢，你可否知道，军皇山的那个姑娘，已经是第五境了，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第六境，在十八岁时你还达不到第六境，那可就与她无缘了。”沈秋苦笑道：“娘亲，孩儿资质愚钝。”沉融月还想再说几句，只得轻轻一叹，走了过来，伸出雪白的玉手，轻轻抚摸沈秋的头。

沉融月的玉指不沾阳春水，晶莹剔透，五指洁白如葱，沈秋身体紧绷，他的鼻头窜进了一阵阵的香气，令他心旌神迷，这不光是花香，还有沉融月丰腴娇躯的体香，醉人心魄。

“娘亲，爹……是怎么死的？”沈秋忽然问道。

沉融月丰腴高挑的娇躯轻轻一颤，道：“你别问。”沈秋道：“他是我爹，我怎能不问？你为何连他怎么死的都不告诉我，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能够承受的住。”沉融月却是哑然失笑道：“你还未成年呢，算什么大人……好了，总之这不是你现在能知道的，等你到了第六境，我再说与你听。”沈秋还想再说，欲言又止，最终又停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娘亲的性格，不容置疑，说不会说就是不会说。

曾经有一个王朝的皇帝，想要强娶自己的娘亲，还在整个大路上放言，若是娘亲不嫁给他，那么她就会带人踏平神女宫。

不知者无罪，但是，娘亲却不这样认为。

就在那一夜，娘亲只身一人踏入到那个王朝的皇宫之中，取下了那个皇帝的头颅，敢于阻挡她的人，皆是头颅落地。

那一夜，皇宫里的人头掉的就跟下雨似的，还有三位“仙师”，人头亦是掉下。

那一战震惊了整个东域，也传到了其他三域，神女宫的名声彻底响彻潜龙大陆。

神女宫宫主沉融月，威名滔天。

当然，除了威名之外，沉融月的艳名亦是远播，否则无法让一个王朝的皇帝为之失魂落魄，要与神女宫作对。

别说是那世俗王朝，就算是在这修炼界，有多少人为之倾心，如过江鲤鱼数都数不过来。

就沈秋所知，在这东域最强的几大势力，都有垂涎倾心母亲之人，比如那擎天宗的副宗主张长松，御兽宗宗主，北仙山等等，更别说是其他的小宗门了。

只要是见过母亲的人，都会为之神魂失守，原因无他，只因为自己的母亲绝艳于天下，风姿绝代，绝世倾城。

就在这时，有一个少年来到了山上，沈秋定睛一看，可不就是那个风从云？不得不说，这风从云

的确是玉树临风，天庭饱满，一看就是人中之龙，比自己这个神女宫大宫主之子要强得多。

而且也已经是第五境的修为，可比自己这个第四境的修为强多了。

风从云见到了沈秋，抱拳道：“沈公子。”“你好。”沈秋抱拳回礼。

“对了，传闻沈公子技艺超群，我想领教一番，不知沈公子可愿意？”风从云道。

沈秋一怔，没想到风从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而在沈秋稍稍愣神之际，风从云微笑道：“沈公子放心，我会压制境界，而且只是切磋而已，不必太过在意。”这算是挑衅吗？沈秋心中无缘无故生出一团怒火。

而且还是当着自己娘亲沉融月的面，这不是挑衅又是什么？“秋儿……”沉融月刚要开口。

沈秋已经往前走一步，盯着风从云，道：“好，那就切磋。”风从云笑道：“那沈公子可要接住了。”下一刻，风从云悍然向着沈秋出手。

风从云的速度快若闪电，沈秋不想在娘亲的眼前丢了面子，一咬牙，亦是冲了过去。

然而，刚一冲过去，风从云的身上陡然爆发出一股强暴的元力，沈秋的身形不稳，被那股元力反震而出，倒退出十几米这才落地，身体踉跄跌坐在地上。

“沈公子，你没事吧。”风从云立即赶了过来，关切的问道。

沈秋意味深长的看了眼风从云，他绝对是有意的在侮辱自己，这下自己在娘亲的眼前可是丢尽脸面了。

当下沈秋也不理风从云，说了声没事，迅步离去。

湖畔之边，风从云走向沉融月，当即两腿跪下，隆重道：“拜见干娘！”沉融月秀眉一挑，道：

“风啸天与你说了我与他的事？”“是的！”风从云抬起头来，偷偷看了眼沉融月，他的心绪激动，跳的极为厉害，接着道：“爹说他明日就会来神女宫，还会给您带来礼物，一定会让干娘您满意。”

沉融月看了眼这个眼神炙热的人中之龙，冷漠冰霜道：“此事不许乱说出去，否则……”风从云忙道：“不敢，不敢……”沉融月深深地看了眼风从云，道：“听你爹说，你的第五境还需要再打磨一番，且随我来吧。”“是！”沈秋下了神女山，心中越想越气，便想去找二姨聊聊，发泄一下心中的

怒气，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到了剑峰下，却见到了沉如歌。

就见沉如歌坐在一把插在山体的大剑之上，两条修长如玉的美腿垂着，一双红红的绣花小鞋里面玉足精巧，她的腰肢曼妙柔软，尤其是那臀儿坐在肩上，绷圆翘挺，臀美肥沃。

此时，沉如歌正在逗弄着一个小家伙。

“来呀，黑乎乎的小家伙，只要你能够着，我的脚就给你亲哦。”沉如歌笑吟吟的。

而在下面，黑炭正在努力的跳着。

此时的黑炭胖脸上满是兴奋之色，不断地跳着，想要去抓住沉如歌的玉足，可是没一次能够摸得着，而且有时候他奋力的跳起，眼看就能摸到的时候，沉如歌却是调皮的收了脚，让黑炭摸了个空。

若是换做常人早就生怒了，可黑炭一点也不，反而愈加兴奋。

黑炭的胯下早就硬邦邦的，一柱擎天，把裤裆顶的老高，他仰着头，一点也不嫌累，视线一直落在沉如歌的裙底，从下面这个角度看，沉如歌的那两条美腿丰腴修长，滚圆结实，尤其是那裙子里面的风光，更是雪白一片，诱惑至极。

两条白嫩嫩的美腿光滑笔直，更别说那大红裙子里包裹着的雪臀了，丰腴浑圆，两片臀瓣端的是肥嫩盈圆，黑炭有几次故意装作不小心摔倒在地，落到后面，便使劲的盯着沉如歌的丰圆雪臀看个不停，来劲了还会自己摸摸那胀鼓鼓的裆部，聊以自慰。

人有力穷时，黑炭跳了许久也是累了，最后干脆屁股一坐，躺在了地上，双手枕着脑袋，肚子挺圆，从下面看上面的风景，气喘呼呼道：“二奶奶，太累了，我不来了。”“乖孙子，快来啊，摸着了我的脚，我就给你摸我的腿哦，你看我这腿白不白。”沉如歌轻轻的撩起裙摆衣角，向上移去。

裙摆掠过膝盖，再到大腿根处，那丰腴滚圆的大腿暴露在空气中，如雪般晶莹的肌肤娇嫩白玉，裙摆几乎就要到臀侧了，那大腿根与臀部隆圆的部位柔美亮眼，惹得黑炭情不自禁又把手放到裤裆上，使劲的揉着，一阵快感遍布在他的肉棒上。

“噢……二奶奶……您的大腿好白……好圆……哦哦……”黑炭动情的呻吟起来。

“好看么？”“好看好看！太好看了！”“那……想不想看这儿呢？”沉如歌玉手抚摸到了她饱满的胸口上。

沉如歌胸口的衣襟低领，开的极低，胸前两坨大白兔欲要破衣而出，饱满高耸，露出大半边的圆

球，白亮亮的乳肉丰盈柔软，随着沉如歌玉指抚摸，相互交映在一起，有一种别样诱惑的魅力。

黑炭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他不过是风从云的一个仆人，被沉如歌这般逗弄魅惑，根本承受不住，渗出鼻血来，裆部的那个帐篷顶的愈发的高大，也愈发的雄伟。

沉如歌没有一点忌讳的看着黑炭胯部的那顶帐篷，自语道：“倒是比那个死鬼的东西大得多了，也不知道有多雄壮呢。”“哦哦……好大……二宫主，二奶奶，您的胸……也好大呀……就跟大白兔一样……”黑炭揉搓着裤裆里的那根肉棒，觉得隔着裤子不过瘾，居然弓起屁股，一下把裤头扯掉。

啪嗒一声，黑炭的那根大肉棒从裤头里弹跳出来，庞然大物黑不溜秋的，却是圆鼓涨硬，青筋怒龙，涨挺巨大，似乎还散发出腾腾热气，甚至称得上恐怖了。

在暗处的沈秋看着这一幕，不由得瞠目结舌，下意识的摸了把自己的裤裆，虽然也硬了起来，可比起那个讨人厌的黑炭，似乎要小上许多，根本不能比较。

第四章：风啸天

沉如歌，年芳三十有六，剑峰之主，亦是神女宫的二宫主。

关于她有诸多传闻。

最著名的一个传闻当属沉如歌曾经连上东域的每一个宗门挑战，以剑会晤，以剑道与每一个人在同境之中战斗，傲笑诸雄。

其中不乏大宗师之类的人物。

那一次的挑战，沉如歌只在剑道上败给了一人，那人是真正的剑道宗师，年龄很大了，也正是如此，沉如歌才会败给他。

后来沉如歌跟随其学习，一年有余。

后来，在那位剑道宗师的介绍下，沉如歌认识了她的丈夫，神剑宗宗主之子林岱岩。

有许多人都极其羡慕林岱岩，因为沉如歌不仅在剑道上有璀璨辉煌的成就，更因为她火辣性感，风姿绝代，只在沉融月之下。

纵然沉如歌已是人妻，可仍有许多人趋之若鹜，将其视为女神，宁愿匍匐在其脚下。

但那些人绝对想不到的是，他们梦中的女神，此刻却是豪放大胆，以玉足逗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乎乎少年。

这个黑乎乎的少年一身肥肉，满脸肥肉，猥琐至极，躺在地上一根大棒竖直擎天，青筋环绕，怒龙涨挺，而沉如歌正以玉足在上面不断地挑弄。

不过，沉如歌并未退去绣鞋，而是以绣鞋在抚弄黑炭那根灼热滚烫的肉棒，不时的上下磨蹭几下，便能让躺在地上的黑炭爽翻天。

黑炭心中激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硕大肉棒有一天会被这样的仙子逗弄，虽然真的未用玉足抚弄，可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了。

黑炭犹记得自己是个贫民孤儿，偶然一次被捡到了紫龙山，从此之后成为风从云的奴仆，天生骨胖，再加上黑黝黝的皮肤，让许多人都瞧不起。

遭受冷眼，冷嘲热讽，若说他心中没有恼怒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他将这种怒意埋藏的很深。

而且黑炭在懂事之后，翻阅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春宫图之类的，懂得这些东西，也明白自己下面的那根肉棒天赋异禀，一直都想尝试其中的滋味儿。

在紫龙山有一个黑炭喜欢的姑娘，可惜一直都看不上黑炭，有几次黑炭用强都无用，只得作罢。

但这次，跟随风从云来到蓬莱岛，却能被这位高高在上的二宫主以玉足抚弄肉棒，虽是隔着靴子，如同隔靴挠痒，但对黑炭来说，已经是飘飘欲仙，欲生欲死。

“噢……噢……二奶奶……好爽啊……”黑炭情不自禁的呻吟起来。

“真有那么爽？”沉如歌笑问。

她嫣然一笑百媚生，美眸中烟波流水，媚眼如丝，妩媚风情令人蚀骨销魂，光是看上一眼就能感觉骨头酥软。

黑炭胯部的那根肉棒愈涨愈大，黑草茂盛，圆鼓的龟头马眼上分泌出不明液体，一开一合，热气腾腾，两颗黑卵如鸡蛋大的挂在茂密的黑草之中，若隐若现。

“爽……实在是爽……”黑炭以单臂胳膊肘撑地，忍不住的伸手摸向沉如歌那如羊脂白玉的光滑小腿。

黑炭吞了吞口水，脸色涨红，手也颤巍巍的，可就在即将摸到之时，一道气流突然打在了黑炭的手上，痛的黑炭哎哟一声，连忙收了回来。

黑炭哭丧着脸道：“二奶奶……”沉如歌收回了脚，蹲下身，黑炭不由得又吞了两口口水，在她蹲下之后，那胸前低领口的风光更加饱满凸出，两座圣洁雪峰丰满无暇，欲要爆衣而出，两座雪峰奶油白腻的相互挤出一条深深地乳沟。

看到黑炭那吃惊而又垂涎的模样，沉如歌并不生气，反而对着黑炭那根硕大肉棒屈指一弹。

“哎哟！”黑炭顿时痛不欲生。

“小家伙，就你这点小心思，老娘岂会看不出来？慢慢痛着吧，咯咯咯……”沉如歌如恶魔般笑着，娇笑之声如同银铃般清脆，荡人心魄，挠人心扉。

随后，沉如歌起身，摇曳着丰满翘挺的美臀向着剑峰山上而去，一波又一波的臀浪勾人心神，黑炭顾不得肉棒上的疼痛，死死地盯着沉如歌那浑圆翘挺的丰臀，两瓣臀肉在红裙之中一上一下的扭摆，令得他暗暗吞着口水。

“真的好大又好圆啊……真想插入里面……”黑炭眼神发直。

顾不得黑黝滚烫肉棒上的疼痛，黑炭反而握住了，然后一上一下的撻动，张着嘴巴，喝着气，淫靡烂烂。

暗中沈秋看到这一幕，眼角肉跳动，怒火中烧。

这个混蛋，竟敢对自己的二姨做出那种事来，当真是该杀！……神女山上。

如人中之龙的风从云正在施展一门拳法，拳印震荡，拳风鼓鼓，每一次打拳出去都有一种凝练的气势。

而在不远处，沉融月傲寒如梅，静静的看着。

风从云打的很用力，几乎是平生最认真的一次，因为有沉融月在旁看着，这位孤高冷傲的神女宫大宫主，也是东域的第一美人。

风从云从小就对其有所耳闻，偶然一次见过便永生难忘，她倾城倾国的绝世容颜在脑海中萦绕，终日挥洒不去，每次练功他都会想起她，以此激励自己。

终于有机会能够在她面前表现，风从云自然无比卖力。

湖畔之边，芳草盈盈，红花碧蓝天，美人如画，少年如龙。

一套拳法打完，风从云有些累了，英俊的面庞上亦有汗水。

但风从云顾不得这些，立刻来到沉融月面前，弯腰抱拳道：“干娘，我的这一套拳打得如何，还请干娘指点一二。”沉融月淡淡道：“比起我儿沈秋，你的天资实在好的太多。”风从云心中窃喜，表面上不动声色道：“沈秋亦是不在我之下，以后必定能如神星，名震东域。”“嗯。”沉融月不可置否。

这时，一位身穿灰袍的老人缓步而来，端着一个托盘，里面装有吃食，风从云看了眼老人，心中顿时一惊。

老人修为深不可测，自己竟然看不出老人是何修为。

“牛叔。”沉融月对灰袍老人道。

“宫主，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吃食，还请享用。”牛叔道。

沉融月微微颌首，道：“明天的晚宴准备的如何了？”牛叔道：“启禀宫主，都已经准备好了。”沉融月屏退了牛叔，又道：“好了，从云，你也回去吧。”风从云虽然一心想要和沉融月再独处一会儿，但又不敢违逆，只好道：“是！”第二日的神女宫热闹非凡。

因为又有一只气势滔天的磅礴大船来到了蓬莱岛。

来者名为风啸天，是修行界最近风头一时无俩的紫龙山山主。

风啸天此人气度雄浑，一头黑发，浓郁胡茬，双目如虎，尤其是喜欢袒露肚腹，腹部的腱子肉犹若块块岩石，雄性气息十足，也极其成熟。

“爹！”风从云立刻迎了上去，对其极为恭敬，又有几分惧怕。

实在是因为风啸天对他严厉至极。

风啸天拍了拍风从云的肩膀，大笑道：“好，不错……这位应该就是沈秋了吧。”他的目光一转，落到了沈秋的身上。

沈秋之所以会在这儿，是因为他娘亲沉融月的命令，要他与风从云一起来迎接风啸天，他不敢违背命令，只好前来。

沈秋有些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一位粗猛糙汉，但他在心里将其与自己的父亲对比一番，还是觉得自己父亲林独秀风度更好。

只是.....沈秋心中一阵苦涩，父亲还是不在。

“在下沈秋，见过风叔叔。”沈秋虽有不情愿，但还是抱拳道。

“好，好，果然不愧是融月.....宫主的儿子，果然是丰神如玉，人中龙凤，我很喜欢，以后有什么人胆敢欺负于你，可以告诉风叔叔，风叔叔一定帮你找回场子。”风啸天豪气道。

沈秋嘴角扯了扯，挤出笑容。

就在此时，一道动听妩媚的声音响起：“哟，风啸天，你可真能吹牛呢，就你这才达到第十境不久的修为，不说其他地域，就是这东域，也能有人虐你吧。”众人循声望去，不由得眼神迷醉。

沉如歌袅袅漫步而来，她身穿一件藕荷色的妆花绣衣，香肩之上是肚兜的两根吊带挂着，连衣长裙横到领口，酥胸饱满而又丰盈，硕大高耸，外面披着一件小衣，身段玲珑。

从上往下而去，腰肢盈盈，蜂腰堪堪一握，她漫步之时腰臀微微的扭动着，两条修长笔直的美腿在裙中摇曳生姿，光华盈满，那不时晃动出来的白肉让人移不开目光视线。

沉如歌身姿妩媚，艳冠群芳，走动之间便能勾人欲望，在场许多男性都是呼吸急促。

就是风啸天等人，此刻也都是眼神火热，更别说人群中的黑炭，情不自禁的望向沉如歌的玉足，吞了吞口水，又想到昨日沉如歌以小绣鞋为他抚弄肿胀肉棒之时的那般火热风情，一时之间又是腹部涨热，难受与快感并存。

“二宫主。”风啸天最先回过神来，虽然心中亦有对其向往的心思，但他还是比较能满足的。

既然已有了那孤高冷傲如梅的大宫主沉融月，自己还是不要多想了。

而且这沉如歌对谁都笑意吟吟的，如狐媚子转世，就算是她的丈夫，那位神剑宗宗主之子林岱岩也不一定征服了她。

沉如歌道：“风啸天，你不在你的紫龙山待着，跑来我神女宫作甚？”风啸天礼仪十足，道：“前来拜访，还请不要嫌弃。”“你那点心思，我怎会看不出来，切！”沉如歌对沈秋勾了勾手，道：“秋儿，过来给你二姨我揉肩捶背。”沉如歌转身而去，坐在一张红木椅上，沈秋立刻到了她的身后，为她揉肩捶背。

“秋儿，还不谢谢我。”沉如歌笑道。

“谢谢二姨。”刚才沉如歌突然出现帮他化解尴尬，沈秋自然是万分感谢这位二姨。

风啸天那边有牛叔招呼着坐下，只是他有些急不可耐，询问了牛叔好几句，沉融月何时出来，牛叔只答快了。

于是，风啸天焦急难耐的等待着。

一位侍女小跑过来，在风啸天身前行了一礼，道：“风山主，宫主来了。”听得这话，风啸天当即兴奋地站起身来，望向走廊深处。

第五章：深夜秘访

就在那走廊深处，一抹雪白的身影袅袅行来，风啸天定神望过去，随即便再也移不开眼睛。

不止是风啸天，风从云，黑炭等以及一众男性，全都望去。

沉融月袅袅而来，身姿婀娜，她身穿一袭雪白的白丝纱衣，冰肌玉骨，身姿妖娆而又丰腴，绝美倾城，如神秘雪域的一朵冰莲，孤高而又冷傲，冷艳而又娇媚。

她酥胸丰盈饱满，领口高开，傲人的上围高隆滚圆，在薄薄的玉纱包裹之中，形若圆球，挺立高耸，为最美的两座雪峰，圣洁无暇。

她的身段娇娆灵柔，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扭动自如，往下便是那最美丽的丰臀，在纱衣的包裹之中不怒自挺，浑圆高翘，臀肉峰峰，尤其是两条晶莹修长的长腿，更是滚圆结实，在纱裙之中轻轻的摆动，若隐若现，也显得她身姿高挑妖娆，令人呼吸不得。

沉融月秀发高挽，被一支白玉簪子别住，映衬上那张绝美倾城的脸庞，风韵成熟，犹若徐娘半老，却又比之多了许多的仙子气息，缥缈若仙临尘。

许多人的呼吸都下意识的屏住了，就算是沈秋，亦是在心中感慨，自己的父亲当年能够娶到母亲，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随即沈秋再一看其他人的目光，心中鄙夷。

被这么多人用各异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母亲，沈秋自然心中不悦，甚至觉得他们看一眼，都如在自己母亲身上剜下一块肉。

沉融月并不这么觉得，这些人目光如刀，但沉融月并不在乎。

她超然在上，亦知自己在他们眼中是何等身份地位，因此不去理会。

“融月……”风啸天最为激动，沉融月看了他一眼，他立刻醒悟，添了一个后缀：“宫主！”“风山主。”沉融月淡然一笑，道。

只这一笑，勾人夺魄，心神迷失，粗糙汉子的风啸天心跳的厉害，小腹燥热，目光不自觉的落到沉融月的腰臀之上。

那丰满翘挺的美臀实在是盈圆，在一袭薄纱之下，赛过香肩，高翘傲人，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高挑结实，真不知缠在腰上是个什么滋味儿。

虽然还不曾享受过，但风啸天知道，只要自己再努力一把，加把劲，很快就能享受到这双美腿缠在腰上的那种噬魂销骨的滋味儿了。

是以一想到这里，风啸天更是不能自制，看着沉融月的双目之中，冒出两团腾腾火焰。

两人之间看起来如是点头之交，沉融月只招呼了一声，然后道：“牛叔，晚宴可准备好了？”“好了。”牛叔道。

“好，那就请诸位嘉宾入座吧。”沉融月道。

由沉融月牵头，一行人跟在她的身后，前往大厅。

神女宫的大厅富丽堂皇，当初建造此地，耗费极大，不论财力还是人力都动用了不少。

不过，对于神女宫来说，钱财基本上都是身外之物了。

这些年都有王朝皇家上供，神女宫也自己做生意，因此，神女宫不说是富可敌国，却也是富足有余。

沉融月坐于大殿的最上方，沉如歌在其身旁，而沈秋则是坐在沉融月的另一侧。

在下方则是风啸天等人。

但就在此时，外面响起了一道声音来。

“神剑宗，天罗门，军皇山，擎天宗来人……”这道声音一起，大厅内众人循声望去，就见一群人涌了进来。

这些人有老有少，三三两两，都有元力波动。

忽然间，沈秋看到其中一个女子，心中一动，莫名觉得有些异样感觉。

在人群中，沈秋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脸颊凹陷，整个人没什么精气，二姨沉如歌瞧见了，不禁翻了个白眼。

他就是神剑宗宗主林岱岩，沉如歌的丈夫，也是沈秋的二姨父。

林岱岩面对沉如歌的白眼并不在乎，反而摸了摸后脑勺，露出一个憨直的笑容。

而天罗门的代表是两个雄实的壮汉，因为天罗门是讲究横练功法，阳气极盛，因此这两个雄实的壮实肌肉发达，如同小铁塔般高大威猛。

然后便是那军皇山，是一老一女子为代表，沈秋看向那个女子之时，心中总有一种奇怪感觉。

最后便是那擎天宗，居然又是张长松和他的弟子，那个少年郎。

一行人来到大厅之中，齐齐道：“参见大宫主，二宫主。”“诸位前来，让我意外，还请落座吧。”沉融月道。

虽有意外，但并没有让他们离去。

林岱岩坐到了沉如歌的身边去，挨着沉如歌坐下，这让站在风从云身后的黑炭看的腻歪，心里妒火中烧。

忽然，沉融月又再次开口：“晚照，坐我身边来。”晚照……沈秋心中一惊，这不正是自己那个未婚妻么？“晚照遵命。”那女子径直走到沉融月身边坐下，并没有看沈秋一眼，令得沈秋心中极是失落。

一行人都坐了下来。

晚宴也正式开始。

晚宴期间，沉融月只举杯了一次，众人都齐齐举杯，一起共饮。

而后便是风啸天主动举杯，邀请众人一起喝酒，好几次都是如此，终于，那张长松一拍桌子，喝道：“风啸天，敢与我拼酒吗？”风啸天爽朗的哈哈一笑，道：“风某有何惧。”于是，两人便拼起

了酒来。

沈秋看的疑惑，这两人之间有过节？两人拼酒，极是卖力，但在沈秋的眼中就如两只疯狗斗气，他很想询问娘亲一番，可因为未婚妻就坐在沉融月的身旁，又不敢转过头去。

就在这时，沉融月转过身来，道：“秋儿，带晚照去花园里逛逛。”“是。”随后，沈秋带着这个叫做晚照的女子去往后花园。

这个叫晚照的女子，其实沈秋知道她的姓，她姓秦，全名叫做秦晚照。

秦晚照看起来姿色中等，但是身段却是一等一的好，她身穿一袭贴身的绿色长裙，不显性感外露，身姿却是窈窕玲珑，酥胸饱满，高高的撑起领口，两瓣臀儿亦将裙袍高高的耸起，挺翘浑圆，玉腿极为修长高挑，她甚至比沈秋还要高出一个头。

来到后花园，沈秋主动抱拳道：“秦小姐，在下沈秋。”“我知道你叫沈秋，是我的未婚夫。”秦晚照道。

沈秋略有忤然。

因为秦晚照说话的姿态与语气，都显得极为高傲。

果然，在下一刻秦晚照又继续道：“你达到第几境了？”沈秋羞赧道：“第四境。”秦晚照道：“太差了。”沈秋无言以对。

接着又听秦晚照继续道：“我秦晚照的男人，须是那种顶天立地的当世英雄，而你……沈秋，你能做到吗？”沈秋沉默。

“你若想娶我，那就等你成为盖世英雄再说吧。”秦晚照道。

“我……我尽量。”沈秋道。

总之，两人之间的这次谈话，不是很好。

当沈秋带着秦晚照回到大厅里的时候，发现晚宴竟然已经散去了。

居然如此之快？牛叔还在，于是沈秋连忙去询问，原来那风啸天和张长松拼酒，张长松酒量不行，完全败给了豪放粗糙的风啸天。

然后，沉融月让人扶张长松下去休息，而沉融月还有要事去办，因此便让这晚宴散了，并让牛叔将那些客人安顿在神女宫住下，接着牛叔也将秦晚照带去客房。

至此，沈秋便是孤身一人。

沈秋摸了摸鼻子，一阵苦笑，最后离开了大厅。

……天渐暗。

神女山的宫殿之中，一处侧殿之中，一点青豆烛火，微微摇曳，让整个空间显得朦胧，影影绰绰。

一张短脚桌几的后面，有一个成熟美妇倾侧的躺在后面，手中一本古籍，她正在细细翻阅。

黑丝如瀑，落到地毯之上，她的脸庞绝美不可形容，双眸如水，烟波迷蒙，黛眉如远山，琼鼻微挺，那樱桃小嘴儿不施唇膏，红艳欲滴，脸颊上不施粉黛，亦是吹弹可破。

有一缕黑发从她的耳后绕过，落到酥胸之上，她身穿一件薄如蝉翼的纱衣，领口极低，胸前的嫩肤洁白无瑕，两座圣女雪峰高高凸出，如浑圆的碗盘倒扣，饱满而又高耸，傲人怒挺。

她侧躺着娇躯，从上到下，一览无余，黄金比例的完美曲线，腰臀处更是凹凸有致，尤其是那瓣臀肉丰腴结实，在雪白的纱衣之下，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再两条修长的美腿，微微弯曲着，如同蛇尾般魅惑。

身姿魅惑，娇然玉肤，每一寸每一分都让人欲罢不能。

成熟美妇绝色倾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迷离朦胧的气息，晶莹剔透的玉肤霞光滔滔。

她又如冰山一般，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息，可越是如此，越让人有一种想要征服的冲动。

神女宫大宫主沉融月，便是天下人都想要征服的存在。

沉融月翻过了一页纸张，微微停顿，接着朗声道：“在门外站了那么久，进来吧。”门外，一道人影晃动了下，接着屋门打开，烛光照映出这人的模样，是个粗糙雄实的壮汉，不过却是一脸中正。

紫龙山山主风啸天。

第六章：夜春！

风啸天身材挺拔而又壮实，说是糙汉比较贴切，但也不是那种没脑子的，只能说性子较直，不然也不会修炼到第十境。

要知道在东域甚至整个潜龙大陆，第十境都是站在金字塔顶端上的存在，一个宗门势力之中，有一个第十境的存在，都能在修行界有着超然地位。

比如神女宫，沉融月是第十境的存在，传说正在冲击第十一境。

而沉如歌虽然还是第九境，但是凭借她无上的剑道，足以媲美第十境。

也就是说，神女宫有两位第十境的存在，因此在东域地位超然。

而紫龙山因为风啸天最近突破了第十境，地位大涨，再加上风啸天之子风从云天赋出众，以后紫龙山的地位在东域会愈发强大。

风啸天关上了门，回过身来，再望向那案几之后的沉融月，顿时怔住，眼睛的视线再也移不开了。

在案几之后正在翻阅古籍的沉融月，侧身而卧，一对饱满高耸的雪峰欲要爆衣而出，在纱衣的笼罩之中，朦胧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白玉无瑕，一条深邃白皙的乳沟在青豆烛火的映照下，更显神秘。

那白花花的嫩肉让风啸天不由得咽了口唾沫，暗暗措手，他只觉得小腹胀热，肉棒在此时也已经悄然胀大起来，撑起裤裆，顶成一座高大的帐篷。

这可是潜龙大陆东域最美丽的女人，她如神女，亦是仙子，也是风啸天自出道以来，便一直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女人。

就在不久前，风啸天外出历练，想要突破心境，偶然遇到了沉融月。

那一次风啸天为证明自己，突破心境，强硬闯关，陷入了走火入魔之境，还是沉融月帮他渡过的那一关。

风啸天心中感激涕零，突破到第十境，并且对沉融月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原本风啸天以为自己没有希望了，但让他感到极其意外的是，沉融月竟然说给他机会。

风啸天心思顿时活络起来，五大三粗的他便使出浑身解数追求沉融月。

虽说沉融月有过丈夫，但他的丈夫已死，现在沉融月只是一个寡妇，而且自己的妻子也早在几年前就死去，他们之间唯一的束缚便是世俗。

因此风啸天不在乎世俗，死不要脸，不时的凑到沉融月那儿去。

大多时候风啸天都会借以探讨修炼的名义前去，有时候还会与沉融月交手，每一次风啸天都是落败，而每一次落败之后，风啸天不气不恼，反而更加兴奋。

一来二去，或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某一天月圆之夜，风啸天捧着一大把的菊花去敲开了沉融月的屋门。

“宫主，我没有什么可送给你的……但是，只要你一句话，我的命也能送给你！”“我……我风啸天喜欢你！”那晚，风啸天只说了这两句话。

而沉融月一句话未说。

就在风啸天心惊胆战，以为自己终身无望的时候，沉融月突然淡漠一笑，道：“下次别拿这野菊花，记得把金山银山搬来……”风啸天一怔，随即就明白过来了沉融月的意思。

当下转身，离开了那儿，令得沉融月都是有些错愕。

但当风啸天再回来之时，居然自己拉来了五车黄金，没用元力，满头大汗，让得沉融月瞧了不禁掩嘴一笑。

这一笑，风啸天便觉得天都明了。

那一次，沉融月便答应了风啸天。

只不过唯一有缺憾的是，沉融月并没有让风啸天得逞。

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风啸天还未真正的碰过沉融月一次。

“既然来了，还愣着作甚，若是不喜，大可退去。”沉融月瞥了一眼风啸天。

“喜欢喜欢。”风啸天忙道，接着连忙过去。

风啸天来到沉融月的近旁，这次瞧的更清楚了。

侧躺而卧的沉融月身段丰腴柔长，酥胸实在是如圆球般的饱满，涨鼓滚圆，圣洁而又雪白，被纱衣轻轻的覆盖着，曲线高隆，肌肤晶莹无暇，似乎泛着淡淡的荧光。

而从风啸天的这个角度看去，沉融月那侧躺着的美臀更是向后浑圆翘挺，两片臀瓣就裹藏在纱衣

之下，只要用手指捻起就能轻轻的掀开，一睹那浑圆丰腴的白腴。

风啸天终于忍不住了，胯下的肉棒似是要破开裤裆，龟头与裤裆挤着，顶的生疼，又是快感并存。

“宫主……”风啸天再也忍不住，一下向着倾城绝美沉融月扑了过去。

然而，一股无形的力量却是将风啸天阻隔。

这是沉融月放出来的力量，风啸天已经是欲火难耐，当下自身元力大震，想要破开这股力量。

然而风啸天虽然已是第十境，可在沉融月的面前却是仍然没有反抗之力，最终败下阵来，哭丧着脸道：“宫主，你莫要再玩弄我了，行行好，就让我满足一次吧。”“谁让你跟你儿子乱说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满足不了，下次吧。”沉融月冷漠道。

“啊？！”风啸天傻眼，慌忙道：“我……我那只是太高兴了，绝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他是我的儿子，从他娘亲死去之后，一直都没有娘亲，这不终于有了你这么个娘亲，我怎能不与他说呢。”“规矩就是规矩，你想满足，没门儿。”沉融月丝毫不给风啸天机会。

“不要啊……宫主，你看我这……我这东西都硬起来了，这么大了，你……你就让我消消火吧。”风啸天苦苦哀求，不肯一下就认输。

沉融月哼了一声，扬了扬手，一股元力抛出，没有杀伤力，却是将风啸天掀的倒退了好几步。

在境界修为之上，风啸天的确不是沉融月的对手。

侧躺而卧的沉融月起了身来，纱衣蠕动，那薄如蝉翼的丝纱之中，两条丰腴滚圆的美腿矫健有力，玉白柔长，其中芳草萋萋犹若桃园秘地的地带，隐隐约约在薄纱之中显露出来，一晃而逝，可却逃不过风啸天的眼睛，更让风啸天暗暗吞口水。

风啸天只觉得裤裆快要顶穿了，他企盼且乞求的看着沉融月，这个紫龙山的山主，这一刻就如一个小孩，没有一位山主该有的霸气。

沉融月背对着他，笑道：“你越急切，我就越不答应你，看你如何。”这话里颇有一丝调皮，但风啸天已经听不进去了。

沉融月背对着风啸天，那背部曲线完全展露了出来，香背平滑，后腰蜂细，微微凹起，腰臀处是极致的玲珑曲线，两片臀瓣在薄纱之中，若隐若现，其中似有白色带子呈三角形，一根白带围绕着她的蜂腰，一根白带则是深深地嵌入进两瓣丰厚浑圆的臀肉之间。

沉融月的浑圆臀部太过翘挺，而且宽也赛过香肩，仅仅只是那美臀的饱满曲线，就足以令人发狂。

风啸天再也忍不住，一下扑了过去。

这次沉融月倒是没有再挡住风啸天了，而是任由风啸天将其抱住。

娇香软玉入怀，风啸天顿时发出惬意的一声呻吟，她从后面抱住沉融月，两只手便极其不安分的抚摸到了沉融月的胸前，左右手各自握住一座饱满圣洁的雪峰，虽有薄纱，却是恍若无物，两座傲人饱满的雪峰柔软而富有惊人的弹性，即使风啸天手掌粗大，也是抓裹不住。

“你慢点……”沉融月道，脸颊微微的绯红起来，桃腮犹若红霞，吹弹可破的肌肤娇艳欲滴。

可风啸天手中速度丝毫没有减慢，使劲的揉搓着，沉融月那两只柔软高耸的大白兔笼罩在薄纱之中，不断地在风啸天的手中变换着形状。

而风啸天的裆部则是紧紧地贴合在沉融月那浑圆翘挺的美臀之上，他的裆部早已顶成了大帐篷，而他早已欲火难耐，用帐篷尖儿不断地顶在沉融月的两片臀瓣之上，以此来稍稍抒发自己的快感。

“噢……噢……”风啸天没了紫龙山山主该有的样子，这个糙汉此刻满脸的爽色。

风啸天无比享受，换做了一只手揉捏沉融月高耸玉峰，另一只手则是到了自己腰部去解开裤腰带，只是一下那裤子便滑落下去，风啸天的肉棒便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风啸天胯部的那根肉棒硕大而又粗长，他天赋异禀，其上青筋环绕，怒龙咆哮，刚硬如棒，接着风啸天实在按捺不住，就着硕大的肉棒一下刺进沉融月的臀沟之中。

两片丰腴臀瓣之间的沟壑实在是深邃窄紧，丰厚盈圆的臀肉富有弹性，饱满充满了肉感，风啸天那钢棒前端的龟头刺进了臀沟之中，只是进去了一点，旋即便是再也进不去了，而且还有薄纱的阻隔。

但即使如此，风啸天也是异常满足了，屁股耸动起来，一刺一刺的，聊以慰藉。

“嗯……嗯……”沉融月面若朝霞，只是鼻间发出这样的闷哼声来。

“宫主……呃啊……你的屁股……太……太圆了……太有肉了……”风啸天爽的实在是激烈。

“闭嘴！”沉融月忽然一声厉喝。

这一声当头棒喝让风啸天稍稍清醒了几分，但也只是清醒了几分，根本不会停下。

而风啸天也终于忍不住了，滚烫的大肉棒已经涨硬到了极点，他忍不住的用手去撩开沉融月身下的薄纱，欲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塞进去。

第七章、夜春二

月色银光，月光如玉盘高悬于夜空之中，静谧的为大地披上一层银色的外衣，大海波光，蓬莱岛亦是如仙境般美丽。

而在某一处屋子之中，此时正有呻吟之声传出来。

“嗯……嗯……”沉融月娇艳欲滴的唇瓣微微张开，不断地喘着粗气，在她的臀部上，正有一根硕大的大肉棒镶嵌在其中。

这根大肉棒可谓是狰狞可怖，蒸腾着勃勃的热气，在两瓣丰厚饱满的臀肉之中不断地上下摩擦。

纱衣裙摆被撩起，就挂在沉融月的蜂腰之上，为她平添熟媚娇艳的风情。

沉融月的美臀实在是浑圆翘挺，丰臀满满，每一瓣臀肉都结实盈圆，不像一些女人的臀肉显得松垮，而是极富弹性和饱满，但她腰身微微俯下的时候，那美臀便是更加挺翘起来，两片臀瓣组合起来的模样就如蜜桃般。

沉融月的是蜜桃臀，娇艳多嫩，而她的两条美腿修长笔直，因此让她的身段显得高挑，也让她的雪臀显得更加翘挺。

不仅如此，在这浑圆挺翘的蜜桃臀之上，还有一条雪白薄薄的内裤，一根白带缠绕腰间，下面是一块没有手掌大的三角布料，堪堪遮住那黑草萋萋的桃源洞口。

在沉融月的背后，风啸天早已是满脸荡色，一脸迷醉，看着那两瓣兀自翘起的丰满臀肉，风啸天心中满是满足之感。

风啸天早年的妻子是一名大家闺秀，也有姿色，身段也是出落得挑剔，但与沉融月比起来，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在这潜龙大陆的东域，沉融月艳名远播，是人人传颂的仙子，风啸天自从看到沉融月第一眼便对其倾心，心中幻想过很多，但一直都不敢想自己能一亲芳泽。

因为风啸天自觉自己只是地上的一颗沙子，而沉融月则是天上云朵，明月，风啸天只能暗暗遐想。

可让风啸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沉融月的丈夫竟然死了，虽未见着尸体，但是死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东域，令得那些一直暗中对沉融月倾心的男子再次活络起来。

他们没想过用什么歹毒手段，因为在沉融月绝对的实力面前，不论什么手段都不行，唯有用心。

恰好，天降大运砸在了风啸天的头上，他表现出自己憨厚耿直的一面，终于令得沉融月有几分心动，这才让他得逞。

这个东域最美的寡妇、仙子，此时就在自己的身前，袒胸露臀，丰腴娇俏的美艳娇躯乃是这世间最为精美的玉体，风啸天做梦也未曾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一天。

粗糙大汉的风啸天呼吸急促，脸色涨红，一手绕到了沉融月的蜂腰腰侧，用宽大掌握住那盈盈一握的柳腰，另一只手则是握住他巨大直挺的肉棒，便欲要将他滚烫的大肉棒直刺进沉融月下面那潺潺湿润的桃园秘地。

可就在此时，沉融月却是突然出手，玉手伸出，一把挡住了风啸天那根大肉棒的前行。

“官主……”风啸天欲火大盛，极是不解。

“别得寸进尺。”沉融月道，声音中有一丝冷意。

虽然已经到了这般境地，可沉融月依然保持着清明，可见她的心境之清纯，又坚如磐石，难以更改。

而风啸天则是已经是欲火难耐，早已丧失了理智，只是碍于沉融月往日的威严，风啸天手握巨棒，无法再前进半分。

就算是沉融月的元力被禁锢住，风啸天也不敢违逆她，这不仅是实力上的差距，也是沉融月在他心理上有极大的压力。

沉融月玉手轻轻一推风啸天厚实的胸膛，便让风啸天倒退几步，而沉融月站直身子，那挂在她腰

臀上的薄纱滑落下去，顷刻间便盖住了那绝世无双的浑圆蜜桃美臀，如此绝美风景又被覆盖住，风啸天心中一下失落，暗道自己实在太急切了。

然而，美人如玉，这样一位艳绝东域的仙子在眼前，就算是那凶威一世的魔头恐怕都抵挡不了吧。

风啸天神色有几分失落，裤子还挂在脚腕上，胯部露出的那根肉棒热气腾腾，依然是一柱擎天，黑草浓密，两颗卵蛋藏于黑草之中，而前端的龟头猩红鼓圆，暴露在空气中，涨硬的到了极限。

沉融月瞧了一眼，道：“你这东西.....倒是不耐。”“当然！”风啸天颇为自豪。

“可惜它今晚只得含恨而归了。”“啊？！不是.....宫主.....你听我说.....是我太心急了，你就满足我一次吧.....我绝对听你的.....宫主.....”风啸天生怕沉融月赶他走，竟然直接跪了下来，忽然又倒抽一口凉气，原来是他跪地的时候，那根硕大肉棒也跟着杵在了地上，好在地上是毛毯，不然可就惨了。

沉融月轻轻一叹，袅袅婀娜的走来，道：“站起身来。”风啸天听从站起身来，发现沉融月的视线落在他胯下的肉棒之上，没有半点退缩，反而愈发胀大，展露雄风，似是要在沉融月面前证明什么。

沉融月臀浪摇摆，缓步走到风啸天面前，忽的伸出玉手，握住了风啸天的肉棒。

“嘶.....”风啸天倒抽一口凉气，不是痛，而是爽的。

风啸天震惊且又痴迷的望着沉融月那绝美无比的容颜，迷离道：“宫主.....”沉融月道：“我道心还有瑕疵，不能完全放开身心，心中还有一人，若你不喜，可以离开，我不会怪罪于你。”“不，宫主，我绝对不离开你！”风啸天忙道。

“可若是我离开你了呢？”“那我也无怨无悔！”风啸天满脸郑重之色，眼中深情，道：“若是你的那位.....丈夫，真的回来了，我会自己离去，不会劳你费心的。”沉融月嫣然一笑百媚生，一根葱白如玉的食指勾上了风啸天那浓密胡须的下巴，道：“你们男人的话可都信不得。”风啸天想要解释，忽的，沉融月握住他肉棒的玉手轻轻用力，刹那之间，一股快感袭遍风啸天的全身，让他忍不住的差点射了出来，好在强忍精关，没有爆射出来。

只是沉融月的柔荑鲜嫩美玉，试想被东域第一美人这样握住肉棒，任谁都难以忍受，而风啸天自觉能够忍受住，也绝对是非凡了。

“我那丈夫可是东域的第一天才，若不是他陨落了，你可没这个机会。”沉融月又道。

“这个.....”风啸天一时语塞，想要反驳却无从反驳。

沉融月的丈夫，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同辈之中，无人能敌，而且就在三年之前，他成为了传说中的十二境，注定会被记载在东域的修炼史上，即使风啸天都得仰望，但现在，风啸天心中却是有些庆幸，甚至说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因为，曾经沉融月的丈夫连着挑战了整个东域的同龄人，其中包括他风啸天，那次风啸天三招落败。

而且那次，沉融月亦是看在眼中，让风啸天顿觉天地昏暗。

世事无常，谁又能想到他会神秘死去？谁又能想到，他这位最是美艳的娇妻美妇，会用玉手握住自己的硕大肉棒？一时之间，风啸天志得意满，要说没有得意，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修行界的天才如何，打败了我又如何，最后你的美艳娇妻还不是得给我撸肉棒？“宫主，我对你绝对是一片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若有违背，我愿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风啸天举手发誓。

“好一个天打雷劈.....躺下！”沉融月忽的说道。

风啸天虽有疑惑，但还是躺了下来，就躺在地毯之上，而沉融月则是跪坐在了风啸天的身侧，香背停止，玉足与丰满结实的臀肉挤压在一起，形成隆起诱惑的曲线。

只可惜，那肥满圆沃的大屁股，自己今晚是尝不到个中滋味了。

不过.....这娇娇玉手的柔嫩鲜滑，倒是能够尝到。

想到这里，风啸天心中还是特别满足的。

而就在风啸天遐想之际，沉融月玉手微微耸动了起来，上下撸动风啸天那火热滚烫的大肉棒，一上一下，那肉棒顶端的猩红龟头不时出没，似有几分调皮之意。

.....夜。

剑峰之上。

沉如歌侧躺在软塌之上，她的上身仅穿着一件红艳的小肚兜，两座饱满圆大的雪峰皑皑而立，乳

肉边缘透过肚兜边缘露出，若隐若现。

她的腰身如蛇儿一般柔嫩，细细一握，平坦光滑的小腹上没有一丝赘肉，往下便是那高翘到极致的圆臀，有一条带花纹的红色内裤，堪堪遮挡住下体圣地的那簇幽丛。

沉如歌娇媚如火，她手肘撑在枕头上，玉手撑着太阳穴，有些百无聊赖，不由得心念一动，一柄飞剑豁然从她的眉心之中飞出。

这柄飞剑由小变大，转瞬之间，就成了一般细剑那般大小。

咻！雪亮的细剑飞出，一下悬停在屋子里的衣柜前，沉如歌娇笑道：“还不快出来，若是再不出来，我这飞剑可就要给你身上留几个窟窿了。”那衣柜里一阵沈默，屋子里也寂寂无声，仿若无人。

“还挺有耐心……小样，看是你的身子骨硬，还是我的飞剑坚硬。”沉如歌又道了一句。

“不要……不要……”衣柜被推开，一个黑炭似的胖子连忙从里面跑出来，一下跪在地上，双手合着连连跪地求饶：“二奶奶饶命……二奶奶饶命啊……”“你这黑乎乎的小胖子，躲在衣柜里偷窥我，让我怎么饶你性命？”沉如歌眼中闪过一缕寒芒。

黑炭陡然打了个激灵。

别看这位二宫主平时调笑豪放，可动了杀机，让人心中发寒，黑炭只觉得浑身冰寒，如坠冰窖，一张黑脸也苍白的没有了血色。

只是，转瞬间黑炭心思活络，目光转移到了沉如歌的娇躯之上，忍不住的屯咽了一口唾沫。

只见这位神女官的二宫主侧卧在床榻之上，软玉金被，冰肌玉骨，那小肚兜里爆衣欲出的傲人双峰，细细蜂腰，丰满高翘的雪臀，以及那无法言喻的修长美腿，玉足娇俏，充满了成熟火辣的性感，让黑炭这个从未经历过人事的胖子怎么也移不开视线。

咻！一抹寒光陡然飞来，黑炭下意识的闭上眼睛，许久却没有动静，他大着胆子睁开眼，顿时冷汗直流，原来是那柄飞剑的剑尖悬停在他的面前，那锋利的剑尖只需一毫，便能直刺黑炭的眉心，将他洞穿。

第八章、夜春三

黑炭这下是真的怕了。

传闻之中，这位神女官的二宫主可是杀伐之气最重的，曾经不止挑战过许多宗门，还斩杀过诸多大妖，死在她剑下的性命不知有几何，自己刚才是真的太大了。

没死，真算是幸运！这位二宫主实在是可怕，黑炭从死亡边缘回过神来，冷汗直流，黑乎乎的胖脸上满是惊恐之色，胸膛剧烈起伏，心肝胆颤。

“知道我为何不杀你吗？”沉如歌笑容妩媚的看着这个跪在地上的黑胖子，忽的起身，由侧躺变为了坐姿。

当沉如歌翻身的这一刻，那两腿之间的曼妙风采犹若飞霞，迷蒙绚烂，两条雪白修长的雪玉美腿白嫩如花，让人喉头蠕动，黑炭忍不住的吞了口口水，然而他立即反应过来，赶紧又低下头，不敢再看。

随后，黑炭低着头，怯怯懦懦道：“不……不知……还请二宫主告知。”“你不是胆子挺大么，怎的连称呼也变了？”沉如歌调侃。

黑炭微微瞄了眼悬在自己额头的飞剑，顿时哭丧脸，道：“二宫主，您就别再玩我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被猪油蒙了心来偷窥您……求求你饶过我吧……”沉如歌笑道：“原来你也怕死啊。”我又不是什么赴死壮士，连修炼者都不是，您这飞剑轻轻一刺我就得死，怎么可能不怕呢？黑炭心中腹诽，不敢再说什么，只得保持沈默。

在保持沈默的同时，黑炭战战兢兢，因为沉如歌目光如蛇，仿佛游走在他身上，让他感觉毛发直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咻！飞剑突然被沉如歌收回，由大变小，最后化为一道气流窜入沉如歌的眉心之中。

沉如歌翘腿摆足，她未着绣鞋，两只玉足如是白蕖，五指精巧，雪白玉肤，一只玉足晃荡着，带出一条条晃眼的白光，而往上看去便是那羊脂白玉的小腿，一手可握，然后再到那大腿上，丰腴滚圆，结实矫健，白的不可言语。

只可惜她是翘着腿的，因此无法看清那两腿之间的神秘风光，但她翘起的大腿与丰臀之处，那臀肉从侧面看去，饱满丰满，不知拍一巴掌在上面会是什么手感。

这些都只是黑炭一眼看过便记在脑海中的，他不敢忘，因为这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才能见着的，可要好好地记住，绝不可忘记。

沉如歌娇容艳丽，不是那种俗媚，而是有一种高贵出尘，即使如现在这般的沉如歌衣着暴露，却仍然娇媚高贵，因此才能让人心动澎湃，愿意为之付诸一切也在所不惜。

见黑炭还跪在地上，沉如歌瞧了眼桌子上的茶壶，道：“老娘口渴了，去端杯茶水过来。”“好，好……”黑炭连忙起身。

黑炭倒了杯茶水，小心翼翼的，只是双手颤抖，也不知是不是太过紧张了，脚下忽然绊了一下，哎呀一声，一个狗刨土的摔在地上，手里捧着的那杯茶水也一下泼在沉如歌的玉足之上。

黑炭顾不得摔疼了，连忙抬头去看沉如歌的神色，只看到沉如歌娇艳欲滴的嘴角扬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黑炭连忙磕头求饶：“二奶奶饶命……二奶奶饶命……”“你这黑猪，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求饶了……还好这茶水不烫，要是给我烫伤了，你担得起吗？”“担不起，担不起……”“既然担不起，那还不给我擦干咯。”“是，是……”黑炭左右望了望，却是没找到毛帕之类的东西，旋即就把衣服脱下来，裹成一团，就要往沉如歌玉足上去擦，却被沉如歌喝止了。

“你那衣服太脏了。”沉如歌寒声道。

黑炭傻眼，鼓起勇气，无助的看向沉如歌。

只听沉如歌用缥缈若仙音般的语气道：“用你的舌头舔了。”黑炭如遭雷击，下一刻脸上满是疯狂的喜色，忍不住的一把用双手捧起沉如歌那曼妙如玉的雪足，小心翼翼，如是捧起这世间最宝贵的心爱之物。

黑炭一直捧着，看来看去，百看不厌，沉如歌不禁有些被气笑了：“你这头小黑猪，还要看多久才肯罢休。”“天长地久。”黑炭道。

“你这小黑猪还真不怕死啊。”沉如歌揶揄。

黑炭陡然一个激灵，连忙俯下身，张开嘴，伸出舌头，一下舔在沉如歌的玉足上。

一刹那，沉如歌情不自禁的仰起头，玉颈之上悄然浮现出一抹绯红。

沉如歌心知肚明，倒不是被黑炭勾起了情欲，而是从未来有人舔过自己的玉足，就算是自己的那个死鬼丈夫也不曾这般过。

黑炭用舌头一下一下的舔着，尽兴尽力，在沉如歌眼中的这头小黑猪，此时看起来有一点顺眼了。

……圆月如玉盘高悬于夜空之中，沈秋在宫中闲逛，来到一片幽静竹林，看到有一人正坐在石桌边独自饮酒，是一个中年男子，神色惆怅，可不正是自己的那位二姨父？沈秋不打算去打搅，但林岱岩却是神觉聪敏，朗声道：“秋儿，过来陪我喝一杯。”沈秋只好走过去，在石桌边坐下。

“二姨父，这么晚了，怎的还不入眠，该不会是被我二姨踹下床了吧。”沈秋调笑道。

“嗯。”没想到林岱岩居然点了点头。

沈秋讶然，“您可是神剑宗的宗主之子啊，以后是神剑宗的宗主呢。”林岱岩苦笑道：“那又如何，你二姨总嫌我在床上……”沈秋忙问：“怎样？”林岱岩一瞪眼，“不要总是想东想西，你修为如今才第四境，有哪里不懂的，说出来，我给你指点一二。”突然，他又如想到了什么，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哪有资格指点你呢。

你娘亲可是第十一境的强者呢，我还是莫要献丑了。”沈秋笑笑，没有多语，他不想告诉林岱岩，即使是有自己的娘亲指点，自己也依旧是这平庸的资质。

唉，也不知娘亲现在睡了没有，每天夜晚她都会挑灯翻阅书籍，不知今晚是不是也是如此？……

“啊啊……官主，您玉手的抚弄实在是太舒服了，啊……真的好爽啊……”风啸天嘴中发出动情的呻吟之声。

这个粗糙汉子，此刻正躺在毛毯之上，双腿向两边趴开，双手则是枕在脑后，一副享受的模样。

而在这个粗糙汉子的身旁，则有一位如仙子般的女人正跪坐在旁，她的身段丰腴曼妙，一件薄纱就那么披在她的玉体之中，堪堪遮住一些部位，却是朦朦胧胧，更引人入胜。

风啸天在舒服之际，不由得看向跪坐在旁的沉融月，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天仙一般的女神，此刻竟在用玉手为自己消火，传了出去，恐怕整个东域都会震荡。

丰腴动人的沉融月跪坐在风啸天身旁，身姿曲线凹凸紧致，从香背到美臀处的曲线，如山峦般的起伏；而在沉融月的胸前，那两座高耸山峦则是山峰挺拔，傲人雄伟，她微微俯下身子，那两座饱满的雪峰便是情不自禁的往下落，在薄纱之中透露出朦胧的曲线盈圆如盘。

呃在沉融月的玉手之中，正握着风啸天那根硕大滚烫的大肉棒，猩红的龟头上马眼微微分合，已经有分泌物的液体渗了出来。

“噢.....宫主.....您的手.....让我好爽啊.....”风啸天满是沈迷的说道，望着沉融月那饱满的酥胸，他禁不住的一只手伸过去要抓住，却被沉融月一手给拍开了。

沉融月不顾风啸天略有委屈的神色，道：“别得寸进尺。”沉融月说话，向来说一不二，说不再让风啸天碰她，便是绝不让风啸天碰她，若是风啸天敢强硬来的话，那就是连沉融月帮他撸肉棒的机会都没有了。

总之，不论如何，能够让沉融月这样的女神为自己撸动肉棒，美人恩，难消受。

但也正是如此，风啸天兴奋地很。

风啸天虽然是在躺在地上的，可是屁股却还是微微的上下耸动起来，以此寻求最大的快感，沉融月自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却是没说什么。

就在此时，沉融月握着风啸天火热滚烫肉棒的玉掌，一根葱白的食指忽然放到了那大肉棒前端的龙头之上，轻轻摩挲马眼。

“哦.....哦.....融月.....”风啸天连宫主都不再叫了，快感袭上心头，肉棒上的快感更是难以言喻，“好爽.....日.....融月.....宫主.....再快一点.....”风啸天的屁股更快耸动起来，沉融月的一只玉手难以握住，干脆另一只手也放了上去，两只玉手交缠握住这根已经涨硬到极点的滚烫肉棒，跟着上下撸动。

双手感受着这根肉棒上的滚烫火热，沉融月的面颊也一时有些绯红起来，娇艳欲滴的樱唇微微的张开，呼吸也微微变得急促起来。

“快.....快射吧.....”沉融月娇滴滴的说道。

“要来了.....要射了.....融月，快叫我一声夫君.....”沉融月没有拂了风啸天的意，心想给他几分好处也没什么，双眸如秋水，有着一丝丝的媚波，她樱口微张，“夫君.....好夫君.....快快射了吧...”风啸天听得沉融月这般娇嫩动人的言语，心中一阵激荡，再也忍不住，“射了.....射了.....”就见风啸天猛地一停屁股，胯下肉棒如大肉棒冲破牢笼，一股股浊白的精液从马眼中爆射而出。

第九章、牛叔

天凉道个好秋。

神女宫的热闹很快没了，一日之后，擎天宗副宗主张长松带着他的弟子离去，神色有些黯然。

然后便是天罗门的那两个壮汉，一个叫罗大，一个叫罗二，也都相继离去。

他们来此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给沈秋送一样礼物的，无外人得知。

然后便是那军皇山的秦晚照，这位沈秋的未婚妻，只可惜她只喜欢盖世豪雄，虽未明说，但是沈秋知道她就差没有说不喜欢自己了。

沈秋也不想多去叨扰她，以自己这废柴的天赋，他觉得还是不要打扰她的好。

只是，在沈秋的心底却不得不承认，秦晚照那样的美人，自己还是非常心动的。

若说不激动，那根本不是男人。

可在实力和天赋上的差距太大，无法弥补。

要想破开眼前的困局，唯有用实力说话。

是以沈秋并不怨天尤人，决定刻苦修炼。

如今他已十七，距离十八成年只差一年。

沈秋回到房间之中，将罗大罗二交给自己的礼物拆开。

这就是一个木盒，只是有重重机关，一般人难以打开，沈秋发现，这上面的机关暗合周易之术，刚好，自己的父亲教过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他竟然很轻易的打开了。

木盒打开，这里面的物事——暴露在沈秋的视线之中。

先是一块令牌，却如玉色，沈秋心中震惊，这是.....天盟令！天盟，这是自己父亲创造出来的势力，隐藏在暗中，鲜少有人得知。

但是有一句话，天盟一动，天下乱；天盟不动，天下安。

这块天盟令，父亲竟然给了自己，不知他是何用意，他活着的话，应该自己留着才对啊，如果没活着.....沈秋不敢想下去了。

除开这块天盟令，还有一块玉简，一块黑印，以及三张符篆。

玉简之中记载着一门功法，名为‘逆神九转诀’，沈秋心中了然，这是父亲的独门功法，冠绝东域。

一块黑印，沈秋不知是什么东西，但也贴身收好。

最后那三张符篆，沈秋心中默然，这肯定是父亲亲手所写，一张可镇压邪魔妖道，一张可镇压鬼魅精怪，一张可镇压白道枭雄。

沈秋依旧将其贴身收好。

至此，再没了什么东西，沈秋便打算关上盒子，只是心中忽然一动，又仔细探索了一番，在这木盒里找到了一个暗格，从中取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赠予他娘亲沉融月的。

信里只有寥寥几句话，先是他们相遇，然后相爱，再然后便是远望，只是最后却是绝笔，其中一句话，沈秋印象深刻。

融月如花，我之甘露。

沈秋默然的站起身，拿着这封信离开了房间，前往母亲的住处，他要亲手将这封信交给母亲，他要让她知道，父亲一直爱着她。

路上的时候，沈秋心绪激荡，想到母亲见了这封信，一定会喜极落泪吧，毕竟三年前父亲神秘死亡，母亲却说不在意，还说是父亲狠心。

一路来到神女山上，来到宫殿之前，沈秋立刻冲向沉融月的寝宫。

“娘……”沈秋高喊一声，旋即神色颓然。

寝宫房门打开，沉融月从中曼妙翩翩的走出，可在她的身后，却还跟了一个粗糙汉子。

风啸天！刹那之间，沈秋的心被重重的锤了一下。

这还不算什么。

那风啸天跟在自己娘亲身后，忽的瞧见了娘亲摇曳的盈臀，舔了下舌头，快步上前，接着就是用粗糙手掌在娘亲那浑圆饱满的臀肉上摸了一把，心满意足。

娘亲便只是冷冰冰的看了风啸天一眼，风啸天竟然露出委屈的模样，娘亲便没说什么。

这一幕落在沈秋眼中，令得沈秋心中怒意勃然大盛。

自己那如仙子般的娘亲，何时与这风啸天在一起了？或者说，那风啸天又是怎么追上自己娘亲的？在这东域，不知有多少人想要追求沉融月，各方强者，能人异士，都对沉融月有爱意，这些沈秋心知肚明，比如那张长松，到了现在还未婚娶，就是为了等沉融月。

可是，却被这紫龙山的山主给得逞了，由于沈秋看风从云不顺眼，顺带着对这风啸天也不顺眼。

那风啸天还想再在沉融月的身上占便宜，忽的瞧见了沈秋，立马正色起来，沉融月婀娜多姿的走到沈秋面前，浅浅笑道：“秋儿，你怎么来了。”“你自己看吧。”沈秋把那封信塞给沉融月，狠狠地看了一眼风啸天，随即转身离去。

沉融月略有错愕，拿起这封信看了几眼，猛地怔住，那风啸天也想凑过来看，沉融月的玉躯之上忽然爆发出一股磅礴元力，直接将风啸天震开。

沉融月大步向外而去，看也不看风啸天，头也不回道：“今日你便回紫龙山去吧。”“啊？宫主，宫主……”风啸天还想再说，沉融月忽的顿步，猛然回过头来，凌厉一眼。

风啸天缩了缩脖子，道：“那我那儿子……”

沉融月道：“他留下吧。”风啸天既有遗憾也有欣喜。

沈秋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只觉心中堵得慌，深吸一口气，沈秋喃喃自语：“看来还是要尽快入世历练了。”而且，沈秋也想去往天盟总部，他想看一下他父亲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房门忽然被推开。

一袭若雪的身影袅袅婷婷的走了进来。

沉融月推门走入了沈秋的房中，她身姿高挑，一袭薄纱般的宫装如冰山雪莲，傲骨芳香，她坐于桌旁，两条修长滚圆的玉腿在其中朦朦胧胧，线条优美，冰山般美丽的她生人勿近。

只是，一想到那风啸天压在娘亲娇躯上征伐抽送肉棒的画面，沈秋心中便是不悦。

“秋儿，过来，让娘看看，你是不是生气了。”沉融月笑道。

“娘，你笑得出来，我笑不出来。”沈秋冷冰冰道。

“你果然是生气了。”沉融月玉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起来，道：“秋儿长大了。”沈秋点了点

头，道：“对，我长大了，也该离开蓬莱岛去历练了。”沉融月有些错愕。

沈秋继续道：“娘，相信那封信你也看了，其实我能理解你，毕竟你也是一个女人，爹死了三年，就算是为其守灵也该够了。

只是我不喜欢那风啸天，也不喜欢那风从云，但我左右不了娘亲你的思想，我还是离开蓬莱岛历练去吧，或许能突破境界也说不定。”沉融月默然片刻，点点头，道：“好。”沈秋道：“娘，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说便是。”“在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儿子？”两人目光对视。

这一刻，在沉融月的眼中，自己的这个儿子，目不斜视，陡然有了魄力。

旋即，沉融月轻轻一笑，起了身来，款款走到沈秋面前，而后伸出玉手，抚摸沈秋的脸庞。

在沈秋错愕不及之下，沉融月一把将沈秋的头拉进怀中，刹那间沈秋只觉得自己脸庞埋入了娘亲胸前那两座高耸饱满的峦峰之中，柔软而又富有弹性，奶香甜腻，那独有的香味儿窜进沈秋的鼻子里，直教沈秋脑袋一阵眩晕。

情不自禁的，沈秋伸手抱住了娘亲那盈盈一握的柳细蜂腰，软玉在手，且又紧贴着娘亲那丰腴动人的娇躯，小腹处一阵火热荡漾而起，裆部的那条肉棒便是一下涨硬了起来，隔着衣裤，顶在了某柔软处。

沉融月如水的美眸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她没有当一回事，笑了笑，抚摸着沈秋的后脑勺，道：“傻孩子，你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我心里怎会没有你，你可是我的心头肉。”“那个风啸天，你不许与他在了一起了。”沈秋道。

“行，你说是便是，那你想让娘亲与谁在一起？”“我看天龙书院的周院长就不错，相貌中正，为人正气，虽然只有九境修为，可完全配得上娘亲你。”沈秋道。

“好，若有机会，我便去试试。”沉融月道。

两人相拥许久，沈秋感受着娘亲这丰腴动人的娇躯，心中满是旖念，可想到这是自己的母亲，沈秋在心中暗骂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拥抱再久也有分开的时候，沉融月将沈秋放开，假装没有看到儿子裆部那高顶起来的帐篷。

忽的，沉融月想到一事，道：“那你此次出去历练，顺便去一趟南虎城，看望下你的三姨。”“是！”三姨，名为沈芷兰，五年前嫁到南虎城。

如冰山般的沉融月，在儿子临行之际，终究还是多说了几句，也多叮嘱了几句。

沈秋打算在明天离去，在离去之时，沈秋想到了沉如歌，便去往她的住处跟她告别。

.....沉融月缓步走在蓬莱岛之上，岛上多是女子，见了沉融月都向她弯腰称呼一声大宫主，礼仪周到，不知不觉间，沉融月竟然来到牛叔的住处。

对于牛叔，沉融月还是有几分感情的，他从小就待在蓬莱岛，服侍历代宫主，兢兢业业，性格温厚，只是没有婚娶，也就没有子嗣。

牛叔的院子倒是相当的清净，沉融月乃是十一境的修为，步履轻盈，纵然是牛叔也察觉不到，当沉融月来到院子里之时，忽的听到那屋内传来一阵低吼声。

沉融月轻盈掠动脚步，来到那间屋子的窗户边，朝着里面望去，绝美冰冷的脸颊上露出惊讶之色。

只见牛叔躺在床上，裤子扒到腿上，一只手放在胯间握着一根黑黝黝的大肉棒，正在用力的上下抚弄着，那圆鼓硕大的龟头赫然醒目。

而在牛叔的脸上，有一件蚕丝织就的淡粉色肚兜，在狂猛迷醉的吸着气。

沉融月眸光一寒，那淡粉色的肚兜可不正是她的么？

第十章、暴雨之夜！

躺在床上自己撸着肉棒寻求快感的牛叔并不知在窗户外有人。

那人倾国倾城，清雪无双，一双如水的美眸中的烟波流转，正落在牛叔那硕大滚烫的肉棒之上，神色古井无波。

牛叔不知这些，只顾自己撸着，他虽然人老了，可是这条肉棒却是大得很，黝黑的很，就是龟头也是黝黑，狰狞吓人，牛叔一只手根本握不过来。

牛叔尚未娶妻生子，老来也没有子孙，无法含饴弄孙，自然而然的，几十年了，在规矩森严的神女宫，牛叔恪尽职守，从未与女人交欢过，却是因为胯下巨大的肉棒，一直都很想尝试鱼水之欢的滋

味。

只可惜的是，牛叔年轻时相貌就不怎么周正，与英俊搭不上边，老了之后，面貌更是有些丑陋，若不是沉融月愿意收留他的话，他早已经被送离这蓬莱岛了。

牛叔自己撸着肉棒，发出梦呓般的呻吟：“啊……大宫主……大宫主……您太美了……你的那双腿夹得我好紧……还有您那白腚呐，哦哟，老奴真的快受不了了……您的那两座雪峰，太白太圆了……哦哦……我要插您……我要狠狠的插您哦……”脸上盖着沉融月粉红色肚兜的牛叔，此刻双腿突然绷直，撸动肉棒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一个冲刺般，一股白浊的精液从那鼓圆的龟头里直喷而出，一股接着一股……牛叔喷射出来的量实在太多，就是沉融月瞧了，心头也不禁有几分惊讶。

“这个牛叔……人老了，量倒是挺足的。”沉融月心中如此想到。

她的道心稳定，但是牛叔叫着她的名字，又披着她的粉红肚兜，还幻想着插入她的身体之中，对于沉融月来说，她那平静如湖的道心之中，还是泛起了那么一丝涟漪。

沉融月却也没有点明，当下转身离开，不再去偷窥牛叔。

而牛叔自然也不知，他平日里伺候着的那位绝色倾城的大宫主，将他方才一切的丑态都给看在了眼里。

日升月落。

蓬莱岛所居东海，海面上常年有大雾缭绕。

这一日，东方有日头从海平线上升起，蔚为壮观。

沈秋独自一人踏上了离开蓬莱岛的征途，他此时所在一只大船之上，这大船极是壮观，实际上是一只庞大海龟，主人在龟背之上建造了一只只的房屋，收取小元钱。

所谓小元钱，是修行者之间的主要货币，一枚小元钱，就相当于是一千两白银，而乘坐这只巨龟一次，则是一枚小元钱。

沈秋离开之时，没有拿任何的财物，只是拿了自己平日里积蓄的几十枚小元钱。

此次离开蓬莱岛，沈秋是为了下世历练的，但他的首要目的地还是南虎城，然后再去天盟总部。

这巨龟端的是无比庞大，足有二十多里之长，宽约有十来里，因此龟背上的房间足有上百，沈秋花了一枚小元钱，住在了一个还算中等的房间之中。

沈秋并没有透露自己是神女宫大宫主之子的身份，因为他不想高调，而是低调，免得被人盯上，若是透露出来，这巨龟的主人，必定是要好生招待自己。

巨龟的主人是一个美妇，姓祁，都叫她祁夫人。

祁夫人也当真是生的水灵，年近三十多岁，成熟妩媚，由于经常与各方客人打交道，因此也是八面玲珑。

距离码头还有五六日的路程，码头在京城，沈秋需要先到京城，然后再走官道去南虎城。

沈秋独自待在房间之中，从方寸物之中拿出灵石，吸收其中灵气修炼。

沈秋盘腿而坐，灵气从沈秋的各个毛孔之中渗入。

沈秋如今是第四境，丹田之中，已经初步凝聚出金丹雏形，第六境是金丹，只要到达第六境，便能御剑飞行。

灵气覆盖沈秋的全身，氤氲若雾气，沈秋完全沈入心神在其中，忽的听到一旁房间之中传来一阵声音，时而轻缓时而急促。

原本沈秋不想在意，可是那声音却愈发的高昂，吵得沈秋根本无法静心，无奈之下，沈秋只好从打坐中醒来，走出房间，来到隔壁，然后敲响了门。

沈秋敲门，那门后的声音却愈发的高昂，两旁屋子有许多人探头探脑出来，笑咪咪的，其中一人说道：“小子，你这人怎么不上道呢，莫去打扰别人的好事。”“他们吵我清修了。”“他们吵你清修，你去吵他们，这是要让他们走火入魔啊。”走火入魔？沈秋犹疑：“后果有这般严重？”那说话的人尖嘴猴腮，倒八字眉，显得特别猥琐，他笑道：“当然严重了，你还是快快离去吧，免得他们出来了杀你。”无奈之下，沈秋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忍着在一旁传来的高昂急促声音，最后在一阵高潮到极点的叫声之后，终于停歇了下来。

咚咚咚！房门突然被敲响。

沈秋起身去开了门，发现门外站着的竟然是那个倒八字眉的猥琐男子，沈秋道：“有事？”“道友你好，在下涂犬，可否来做客一番？”沈秋本想拒绝，但想到在外多个朋友多条路，于是便点了点头，请涂犬进啦，然后为他倒茶，这涂犬倒也上道，一个劲的感谢，虽然长得猥琐，却是礼貌周到。

两人在桌边坐下，涂犬便压低声音，道：“道友，你知不知先前你可差点丢了命。”“不知。”“你旁边住着一对男女，修为境界可都是五境，你若惹恼了他们，他们必定不会放过你。”“可这里是祁夫人的地盘，他们敢乱来？”“船上不敢乱来，可下了船谁又敢保证呢？”涂犬轻轻一叹，道：“江湖险恶，道友，你可得要多留个心眼，切勿再乱来了。”沈秋抱拳道：“多谢涂兄提醒，在下沈秋感激不尽。”涂犬嘿嘿一笑，道：“沈兄客气了，我这人天生喜好交朋友，我看沈兄你不错，不知可愿与我交个朋友？”“当然可以。”“嘿嘿，那感情再好不过了。”涂犬在房间里逗留了许久才离去，渐渐地，夜已深了。

沈秋还是待在自己地房间之中，准备修炼一会儿便去睡觉。

半夜海上突然下起了一阵大雨，夹杂着狂暴雷电，声势惊人，雨滴如坠，让这巨龟都是摇晃起来，极其慑人。

沈秋正打算入睡，忽然，窗户被人掀开，一道身影飞了进来，还伴随着血腥味儿。

沈秋正要起身，忽然间，脖子上一凉。

随即便听得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你若敢动一分，我便取你头颅。”沈秋心中震惊，此人实力必然在自己之上，他定睛一看，不知何时自己的身前已经站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面若桃花，黑发凌乱，面容绝美，一双眸子如刀锋般寒冷，却是黛眉远山，微挺的琼鼻，娇润欲滴的唇瓣，面容姣好，唯一可惜的是嘴角有一丝血迹。

她身穿一袭黑色劲装，身材高挑，衣衫有些地方破开，露出雪白如玉的肌肤，此女走的是武道，因此身姿英气，无比干练。

由于暴雨太大，这女人全身浇湿，衣服紧贴在玉体之上，勾勒出玲珑丰腴的有致曲线。

“把眼睛闭上，不要乱看！”女人冷冷道。

沈秋依言闭上了眼睛。

过了会儿，却听得当啷一声，脖子上那冰凉的刀已经落在了地上，而这个劲装女人身体一软，竟然倒在了地上。

“你受伤太重了。”沈秋不顾劲装女人的目光如何，一把将她抱起，放在床上。

劲装女人挣扎着，却是有气无力，沈秋立即为她把脉，良久后，微微皱眉道：“你伤了丹田，体内有一股奇异的气体乱窜，好像是中毒了……姑娘，我得先帮你解毒。”劲装女人盯着沈秋看了好一会儿，点点头，声音柔和了几分：“麻烦你了。”沈秋笑道：“不麻烦。”劲装女人看着这个一脸带笑的男子，心中怦然一动，但又很快压了下去。

接下来沈秋为这个劲装女人解毒，一番忙活之后，总算将她体内的毒给解了，她身上亦有伤口，有些在私密部位，刚开始沈秋还很犹疑，没想到这劲装女人主动撕开衣物，让沈秋给她上药。

沈秋盯着劲装女人那饱满高耸的酥胸，不由得惊诧的咦了一声。

这女人贴身所穿的内衣，竟然不是肚兜，而是黑色带花边的丝罩，明艳动人，两座饱满的雪峰雍容挤在一起，呈现出一条深邃的乳白沟壑。

这种内衣，沈秋从未见过。

“这叫胸罩，乃是西域传过来的。”劲装女人道。

“原来如此。”沈秋心猿意马，胯下的肉棒已经顶立起来，他血气方刚，有如此反应实属正常，却是恰好被劲装女人给瞧见，她那犹若桃花的脸腮上掠过一抹羞红，心道男人果然一个德行。

不过，这个青年着实不差，没有想着占便宜，目不斜视，让她从心中生出几分尊敬和心动。

如此男子，世间少有。

在沈秋为她上药包扎的过程中，她主动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名叫薛青柠，来自京城，此次之所以受伤，是因为遇上了仇敌，若不是闯入这里，便是真的丢了性命，言语之中多是感激。

沈秋也介绍了自己，不过将自己的身份隐瞒了，只说是一介散修。

到得最后，一番包扎总算好了。

“薛姑娘，已经好了，我就在这儿，你若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便是。”沈秋道。

“叫我青柠便好。”“嗯。”沈秋在桌边坐下，撑着头便沉沉睡去。

窗外，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凄厉而叫，一盏烛火犹冷，床上的薛青柠望着那坐在桌边睡去的沈秋，心中不禁有几分感佩之意，芳心涌动。

第十一章、定情！

茫茫大海。

巨龟在海里游动，龟背一直裸露在海面之上。

这日天气晴朗，总算不再是狂风暴雨了。

薛青柠身上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两人一起来到屋外。

为了防人起异心，薛青柠以一张雪白的面纱遮盖在脸上，她也换上了女子装，不再是那身黑色劲装，毕竟太过扎眼，任谁看了都会起疑。

薛青柠身着一袭墨绿色的女装，身材高挑，领口酥胸饱满，高耸而立，细腰盈盈一握，柔而有力，那在裙中的圆臀儿更是挺翘，腿长笔直，比沈秋还要高出一个头去。

即使有面纱遮掩，也依然挡不住薛青柠的英姿勃发，干练沈凝，尤其是那一双如烟般的剪水眸子，仿佛会说话一样，有好几次沈秋都深深地坠入其中。

沈秋觉得，这薛青柠虽然性格冰冷，却比那秦晚照那更平易近人一些，他也喜欢。

只是喜欢二字一直不敢说出口。

一来是相处时间太多，二来沈秋性格也着实有些腼腆，不好开口。

两人走出房间，就见一个倒八字眉的猥琐男子走来，拱手笑道：“沈兄，这两天都未见着你出来，可算把你盼到了吗，咦，这位眼睛会说话的姑娘好美……”涂犬看到薛青柠，惊为天人，整个人心神都被吸引了过去，痴痴呆呆，移不开视线。

沈秋倒是觉得没什么，毕竟他有时候也会被薛青柠给惊艳到。

但是薛青柠美眸中却有一丝厌恶，见这人与沈秋认识，因此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厌恶在眉头凝聚不散。

“涂兄，找我何事？”“是这样的，附近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去看看？”“正好无事，去看看罢，薛姑娘，你要不要去？”薛青柠犹豫了下，看到沈秋认真的神色，她便点了点头。

三人一同向着一处院子行去，这院子里早已人满为患，在院子中心，有一只棋盘，棋盘上正有一副残局，而在棋盘的旁边坐着一位老人。

老人闭目而坐，周围众人议论纷纷，老人都闻风不动，沈秋他们三人来了，看到那棋局和老人之后，都是一番打量。

“下棋这东西我不会，沈兄，你会吗？”涂犬道。

“懂得一些。”“那你给我讲讲？”“好！”沈秋并不推辞，给涂犬讲了那残局的厉害，涂犬一副认真模样，可是视线却是忍不住的偷偷瞄到沈秋身旁的薛青柠身上。

涂犬心头无比火热，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自己只是一名山泽散修，摸滚打爬，如今才是区区三境的修为，哪里有机会见着如此美丽的女子？其实涂犬听说神女宫美人众多，尤其是那神女宫的三位宫主，更是绝尘出仙，如同仙女降世，只是以自己的资格根本没法去蓬莱岛，更别说进神女宫一观三位宫主的绝世美脸了。

而涂犬摸滚打爬这么多年，也深知薛青柠的修为必定在他之上，因此涂犬只敢偷偷的看，不敢多看，生怕引得她的注意，那就得不偿失了。

但很可惜的是，恰在此时，薛青柠陡然回头，一下就迎上了涂犬那满是火热的目光，只在瞬间，涂犬心中惊颤，连忙收回视线。

薛青柠藏在面纱下的唇膏嘴角扬起一丝玩味的笑容，剪水眸子里亦是有嘲弄之色，这等小货色，也敢觊觎自己？若不是他与沈秋认识，称兄道弟，自己定要让他知晓自己的厉害。

沈秋说着那棋盘上的残局，没有薛青柠那样细腻的心思，没有察觉到此刻涂犬的异样，正侃侃而谈，一番谈论之后，沈秋道：“涂兄，这只是我的拙见，若有不对之处，还请涂兄见谅则个。”涂犬忙道：“哪里那里，沈兄说得好，高深莫测，我本来不懂棋局，听沈兄说了之后，感佩发自肺腑啊……沈兄，不如你下场与那老人下一场？不是说胜了，那老人就可以赠送一颗玄阳丹吗，那可是好东西啊。”沈秋一阵心动，还有涂犬在旁恭维拍马，他点了点头，可又看向薛青柠：“薛姑娘？”“你去吧。”“好。”其实沈秋也想在薛青柠的面前威风一番。

哪个男人不想在喜欢的女人面前威风，年轻气盛，自是想炫耀一二。

沈秋走了出去，来到棋盘之前，众人也都举目望去。

老人睁开了眼，看了眼沈秋，微微颌首：“嗯，四境修为，年轻人，只要你能破得了这残局，老夫送你一颗玄阳丹。”“我若输了呢？”“无要求。”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沈秋自然是不会退缩，

他点了点头，认真思索观看这残局，思索破解之法。

好在沈秋在琴棋书画这方面的造诣都非同寻常，神女宫典藏丰富，关于各种残局的书籍亦有，是以沈秋很快想到了破解之法。

不久之后，老人给出了一个玄阳丹来。

众人亦是拍手叫好。

沈秋面色微红，有些燥热，回到薛青柠面前，笑道：“薛姑娘。”薛青柠那双会说话的美眸也有笑意流露而出，道：“不错。”沈秋忽的将玄阳丹递出：“薛姑娘，这颗玄阳丹送于你了。”薛青柠的眸子里浮现出诧异之色。

一旁的涂犬神色复杂，随即笑道：“薛姑娘，这可是沈兄送于你的，沈兄一片赤诚之心，你就收下吧。”薛青柠看了眼涂犬，此时倒是觉得这涂犬有那么一点顺眼了。

而薛青柠本就不是扭捏之人，看到沈秋眼神真挚如水，不把东西送出去誓不罢休的样子，无奈之下，薛青柠便把这颗玄阳丹收了起来。

见薛青柠收下玄阳丹，沈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对了，沈兄，我那有几坛美酒，晚上来找你喝酒。”涂犬道。

“好。”涂犬离去了。

这里便只剩下沈秋和薛青柠，沈秋脸上一个劲的笑，薛青柠抬起玉手微微掩嘴，忍不住伸出葱白玉剔的食指一戳沈秋脑门，道：“傻瓜！”沈秋不好意思的挠挠后脑勺，道：“傻妹关系，只要薛姑娘喜欢就好。”两人一起回到了房间之中。

不久后，房门突然被敲响，沈秋起身去开门，便见门外站着一位官装美妇，吃惊不已。

这位官装美妇秀发高挽，玉簪如竹，面态粉嫩而又娇艳，一张妩媚脸颊，春水秋眸。

官装美妇的酥胸饱满，硕硕欲出，白圆高耸的两座雪峰仿若要爆衣而出，乳沟深邃，那柔柔一细的蜂腰端的是柔嫩至极。

美妇有着成熟而又妩媚的韵味，处处都是妩媚风情，令人心猿意马。

沈秋见过这位官装美妇一眼，她就是这巨龟的主人。

祁夫人。

还未等沈秋开口，祁夫人便先开口道：“沈秋公子，上了我这船儿，怎的不打一声招呼呢，要是哪里招待不周的地方，大官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啊。”“原来夫人已经看出了我的身份。”

“若不是公子在那院子里展露棋术，妾身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祁夫人说着，便向沈秋递过来一个嗔怪的眼神，又带着妩媚，勾人魂魄。

沈秋惊讶发现，自己小腹下面竟然有了反应，这可如何了得，连忙道：“夫人好意心领了。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一定会来叨扰夫人。”祁夫人点了点头，道：“公子可要说话算话。”得了沈秋的承诺，祁夫人这才翩然离开，她之所以来跟沈秋打招呼，只因沈秋是沉融月的儿子，神女宫，可不是她能招惹的，是以自然要好生招呼。

关上了房门，沈秋这才回到屋里，便见薛青柠正在桌边倒了一杯热茶。

“薛姑娘，这几日你身上的伤可好了？”沈秋关切问道。

“多谢公子照顾，已经好得差不多了。”“那就好。”沈秋笑了笑，拿起那杯热茶，喝了两口。

薛青柠立时瞪眼。

沈秋发觉不对，忙道：“薛姑娘，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茶水，我……”“噗嗤！”一声，薛青柠掩嘴而笑，道：“好了好了，哪有那么夸张，沈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坏人恶魔，不会吃了你的。”沈秋尴尬笑笑：“只要薛姑娘不生气就好。”说罢，由于急促，沈秋又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水，这时，薛青柠已将面纱取下，一张绝美如玉的脸庞赫然出现在沈秋眼前，令得沈秋心怦怦一跳。

薛青柠注意到了他的视线，不由笑道：“公子何故这般盯着我？”沈秋的呼吸急促，情不自禁道：“美……薛姑娘，你……你实在是……太美了！”薛青柠脸颊上有微红浮现，面若桃腮，美眸中亦有一抹娇羞闪过。

忽然，令得薛青柠猝不及防的是，沈秋突然伸展双臂，一下扑了过来，一把将她抱住，薛青柠娇呼一声，推搡几下，而沈秋紧紧的抱住她，毫不松手。

本来薛青柠修为是在沈秋之上的，刚想出手，可却听到沈秋开口道：“薛姑娘，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薛青柠芳心一颤，心中动手的念头松懈下来。

“如何个喜欢法？”薛青柠问。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便喜欢上你了。”“那你怎的不问我是否喜欢你？”沈秋立即问：“薛姑娘，你可否喜欢我？”薛青柠嫣然一笑，道：“其实，从你为我治伤的那一刻开始，我便也.....喜欢上你了。”说到这里，薛青柠由于羞涩，将绝美的脸庞埋于沈秋的脖颈之中。

听得薛青柠的这番话语，沈秋心头激荡，而他搂着薛青柠那曲线玲珑有致的娇躯在怀中，柔软动人，沈秋小腹处冒出一团火来。

两人脸庞分开，目光对视，过了片刻，两人情不自禁的吻在了一起。

第十二章、一座仙家

飞船之上。

此船凌空而行，并无羽翼，却如飞鸟一般在云层之中横行，巍峨壮阔，并且有一柄神剑作为旗帜，这显然是神剑宗才有的飞船。

对于修行者来说，能拥有一只飞船，只有大宗门势力才行，因为只有大宗门势力底蕴雄厚才能修造，或是购买的起。

这是神剑宗的一只飞船，也是宗主之子林岱岩的私有物。

不过，林岱岩的私有物，也相当于是沉如歌的。

在这飞船的一张软塌之上，沉如歌躺在其上，一柄小飞剑绕着她的手指间不断旋转来旋转去，也不断地飞出一个个剑花，甚是漂亮。

只是不久之后，沉如歌觉得无聊了，离开软塌，来到甲板之上。

在甲板上有一个在蹲马步的小黑胖子，满头大汗，脸上的肥肉在不断地抽搐，累的已经在哈舌了，也在翻着白眼。

虽然这云层之上没有什么太阳，可是太高了，黑炭恐高，那叫一个害怕，还有则是因为他的体质不行，一身松垮的肥肉，疏于锻炼，哪里经历过这种折磨，心中不断哀嚎叫惨。

黑炭的马步实在不成样子，几乎已经快站起来了，突然间，一柄小飞剑突然飞出，一下刺在黑炭的屁股肉上，让小黑胖子当即惨嚎一声，连忙蹲了下去，一下就是标准的蹲马步。

小黑胖子不敢回头，但是鼻子里已经闻到了一阵特有的香气，知道是她来了，立刻表现出极为认真的样子，哪里还有刚才半点偷懒的模样，只是过了许久，沉如歌都没有过来，这令得黑炭心中忐忑，不由得转过头去，一下就被惊艳到了。

只见在飞船的横栏之上，一抹鲜红如火的纤细身影坐在其上，黑丝如瀑，沉如歌娇媚如火，裙摆分叉，一条修长美腿踩在围栏之上，另一条如玉的美腿则是落在地上，雪白美肉，那裙底之间勾人遐想。

而那红衣的低领口之中，两座饱满雪峰跃跃欲出，她酥胸上面一抹雪白的肌肤当真如玉似的，羊脂软玉，美不胜收。

黑炭情不自禁的吞了口口水，沉如歌风情俏丽，热辣如火，她坐在那围栏之上，犹若画中仙一般，令得黑炭这辈子也难以忘怀。

只这一眼，永世难忘。

忽的，沉如歌转过头来，一下就与黑炭的目光对视上了，黑炭忙不迭的收回视线，心中忐忑而又惊慌。

可只在这瞬间，黑炭心中便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得到她！一定要让她成为自己的老婆！纵然她是神剑宗宗主之子的老婆又如何，我不怕，我黑炭纵然在别人的眼里是一头猪，又黑又胖，那又如何，我不在乎，我只要得到她，将她压在身下婉转娇吟，那就足够了！黑炭心中此刻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突然，黑炭的肩上被一只玉手轻拍了下，他顿时打了个寒颤，忙笑道：“二奶奶。”“我夫君在这儿，就少要叫二奶奶了。”“可我觉得叫您二奶奶亲近些啊。”“你奶奶要是有你这么个孙子，知道他对自己有那种想法，不得一头撞死。”沉如歌冷笑一声，道：“叫我二宫主吧。”黑炭忙不迭的应是。

此次少爷风从云留在蓬莱岛，跟随大宫主沉融月学艺，原本自己也要留在那儿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姑奶奶却把自己叫上，要去神剑宗。

当时黑炭心中那叫一个惊喜，这不一起上了飞船，可惜生活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位神女宫的二宫主虽然热辣似火，娇媚性感，可整起人来却也不遑多让，黑炭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前方的云层之中，突然有一只庞然大物出现，顿时把黑炭吓得一颤。

那头庞然大物羽翼张开，足有十几丈，是一头飞禽大雕，无比可怕，黑炭马步再也蹲不稳，一个趔趄就坐在了地上。

旁边传来沉如歌的一声轻笑：“小黑胖，瞧你吓成这样，不就是一只大雕么。”黑炭打着哆嗦，鼓起勇气道：“姑奶奶您是高手中的高高手，可我就是个普通人，啥也不会啊，这头大雕一口下去，我就没啦。”沉如歌道：“就你这样，跟着我到了神剑宗，不得被人给欺负死？”顿了顿，她又说道：“瞧着，我去将这头大雕斩了。”黑炭小鸡啄米的点头。

下一刻，沉如歌香鞋足尖轻轻一点甲板，便见她身姿飘飞，化作一道神光，陡然向着那头庞巨的大雕直冲而去。

看到那一抹火红的身影化作神光而去，不惧那头庞然大雕，黑炭看的心惊胆战，既是畏惧又是崇敬。

.....神女宫。

这一日，沉融月身着一件华美的宫装，向着蓬莱岛外而去，在她的身后跟着一个背剑少年，正是风从云。

一袭宫装的沉融月身材丰腴而又高挑，完美无瑕，她有着仙子一般孤高冷傲的气质，如梅如画，风姿动人，成熟美艳的韵味勾人魂魄，荡人心神。

风从云跟随在沉融月的身后，心中有着莫名的悸动，原因无他，能和这位东域最美的女神一起同行，还是单独两人离开蓬莱岛入世，风从云心中怎能不激荡？还能够陪伴在这位神女宫大宫主的身边三个月，风从云心思活跃，却也小心翼翼，他捉摸不透这位超然在上的女神心思，只是心中一片火热，是怎么也掩饰不了的。

一只小船之上，沉融月站于其上，迎着春风，吹动她如瀑的发丝，衣角猎猎，而而宫装单薄的丝料完全的紧贴在她的身上，将她那绝世无双的美体曲线勾勒出来。

而风从云在划船，用力的划船，不能动用任何的元力。

在离开了蓬莱岛后，沉融月便乘坐这么一只小船，风从云则是担当船夫，好在风从云体魄可以，不然已经被累死了。

风从云划着船儿，如一张树叶在碧波无垠的大海之上行驶，一两日下来，风从云累的发慌，而这其中唯一可以作乐的便是偷看。

沉融月站于船头之上，任凭小船如何摇晃，她都如履平地，而他背对着风从云，是以风从云的在划船的时候便能一直看到沉融月的后身，那赛过香肩宽厚的浑圆翘臀，犹若蜜桃，在裙装的勾勒之中弧线挺翘，盈圆无亏。

而在风吹动之时，那裙摆之间不时的露出两条雪白纤长的玉腿，肌肤生霞，最是世间最美的炮架，不知缠在腰上会是何种滋味。

风从云如此这般想着，便觉得胯下忽然一阵火气升起，尤其是在想到从后面将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抱住，然后将硕大的肉棒刺入那桃源蜜穴之中，场景淫靡，遐想犹若仙境，风从云的肉棒便更是硕大，顶起一座高大雄伟的帐篷，龟头抵着裤裆布料，微微摩挲，便是一阵快感生出。

这一路上，风从云硬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坚硬如铁，急需发泄，可又不敢在沉融月的面前表露出来，只得忍着。

而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不知沉融月哪里来了兴趣，忽然背对着风从云蹲下身来，以玉手划过海水，感受那海水的温度。

而沉融月因为蹲下，那本就浑圆翘挺的蜜桃臀弧度更显，两片臀瓣肥圆盈润，看的风从云口干舌燥，肉棒再一次的硬了起来，快感跌出，竟然直接射在裤裆里。

望着那蹲在自己面前不远处的神女宫大宫主，风从云心中激荡，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射的这么快，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

他不敢给沉融月知道，只能闷着，可是沉融月站起身，忽然又转过身来，直直的盯着风从云，让他心中发毛，忽而，沉融月视线移下，落到了风从云的裆部，风从云下意识的缩拢双腿，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自己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风从云恼怒，想要后悔却已经晚了。

但沉融月并没有说什么。

一天之后，沉融月让风从云将小船儿停了下来，有妖气逼近过来，在水里有一头庞大的鱼妖冲来，竟然是在五境之上，原本这只需要沉融月一出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她却让风从云去迎战这只鱼妖。

风从云有心想在沉融月面前表现一番，然而与那鱼妖争斗下来，他却受了重伤，若不是见风从云有性命之忧，沉融月不会出手。

沉融月一出手，那只鱼妖便被一击毙命，它已经有了智慧显化的迹象，可在沉融月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也让风从云知道自己与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差距到底有多大。

风从云重伤了，不能再划船，躺在穿上，沉融月也没有给风从云治伤的打算，只是任由风从云这样痛苦下去。

“干娘，我太难受了，还请干娘出手，救我……”风从云实在忍受不了，向沉融月哀求。

“惩罚而已，受得了就受，受不了，本宫把你送回紫龙山便是。”沉融月淡淡道。

风从云傻眼。

他这才知道，沉融月这是有意为之，故意惩罚他的，他本以为沉融月不知道自己的那些小动作，可是哪里知道，他的那些小动作全被沉融月得知。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沉融月可是十一境的存在，他的那些小动作又岂能瞒得过她？风从云苦着脸，心中那叫一个苦闷。

小船儿无风自动。

在路上的时候，风从云还是忍不住问道：“干娘，我们此行是要去哪儿？”“大宝寺。”

第十三章、祁夫人！

大宝寺，那是东域的一处著名佛寺，里面高僧道然，传闻有一位转世佛陀坐镇其中。

但是风从云心中疑惑，沉融月去大宝寺做什么？风从云刚想要问，沉融月已然开口：“传闻那里最近出现了一头大妖，可以去看看，你也可以去历练一番，本宫可为你压阵，至于你能从中领悟多少，那就看你自己了。”风从云忙道：“多谢干娘！”沉融月道：“好了，快点儿划船吧。”“是！”……沈秋与薛青柠相拥在一起。

薛青柠身姿挺拔，高挑修长，身段也是柔长动人，沈秋将其抱住，两人几乎紧贴在一起，唇舌相吻，说不出的恣意爽然。

薛青柠的樱唇温润可口，那小舌儿柔软似水，沈秋忍不住的伸出舌头去，与其香滑小舌交缠在一起，不到许久，薛青柠的鼻子里发出微微的闷声，呼吸也逐渐变得急促起来。

薛青柠的玉手抱住沈秋的腰身，原本娇躯紧绷，此刻微微的有些瘫软无力，换做沈秋一把将其紧紧的抱住，品尝她的娇美樱唇与小舌。

而在此时，沈秋的胯下已经涨热起来，薛青柠媚眼如丝，自是感受到了沈秋那根肉棒的坚硬，不由得心头激荡，被沈秋如此舌吻，她春心也是渐渐萌动，娇躯之上微微的起了燥热。

忽然间，薛青柠只觉得自己的臀部被一只手掌抚摸了上来，令得薛青柠娇躯不由得紧绷。

那只手掌隔着裙子抚摸在她浑圆的臀瓣之上，有些青涩，也有些捏的她臀儿有点疼，但薛青柠意乱情迷，倒是不怎么在乎了，反而双臂上移，一下缠绕住了沈秋的脖子。

两人舌吻了许久，这才徐徐分开。

“薛姑娘……”沈秋痴情迷离的看着薛青柠这张英姿飒爽的脸庞，情动不已。

薛青柠俏脸上露出一抹娇羞，“都已经亲过人家了，还叫薛姑娘，你莫不是嫌弃我。”沈秋忙道：“不敢不敢，我怎会嫌弃薛姑……青柠你呢，我心中爱你，无法自拔。”薛青柠愈发娇羞，满脸的羞赧之色，她微微低下头，桃腮若红霞，“既然爱我，那还不来疼惜我？”听得这话，沈秋心中荡漾，再也按捺不住，一把将薛青柠高挑柔美的娇躯抱起，走到床榻边上，将她轻轻小心翼翼的放在床上。

然后，沈秋便是迫不及待的连忙压了上去，嘴唇又是亲吻在薛青柠那娇艳欲滴的玉唇之上，而沈秋的一双手也没闲着，去解开薛青柠领口的衣扣，只是忙活了好一会儿却怎么也解不开，薛青柠媚眼如丝嗔怪的瞪了他一眼，自己解开了衣扣。

薛青柠的领口开了，便见里面两座饱满的玉峰高耸挺拔，如雪球般圆润，被裹在两只黑色花边的罩杯之中，带有一种别样的性感风情，两座雪白玉峰被这黑色花边的罩杯挤压在一起，乳峰高翘，两

座雪峰之间的乳沟深邃白腻，在烛光之下泛出雪白盈润的光泽，诱人无暇。

这还是沈秋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看一位女子的酥胸，心头早已火热，裆部撑着帐篷，里面的那肉棒涨怒到了极致。

沈秋轻轻伸出手来，小心翼翼的扒下了一边黑色的罩杯，刹那间，雪腻饱满一点嫣然红暴露在了空气中，也暴露在沈秋的视线之中。

薛青柠为人刚练英气，可在此刻，还是不免羞意丛生，被沈秋如此直勾勾的盯着，她脸颊上满是红霞，侧头看向一边，轻声道：“你还要看上多久啊。”“一辈子。”薛青柠虽然羞意更盛，可是心中却更是满足，如是吃了蜜饯一般。

哪个女人不怀春？“不好！”突然，就在这时，沈秋一声惊呼。

薛青柠连忙回过头来，看到沈秋一脸愉悦的表情，问道：“怎么了？”沈秋脸上愉悦的表情很快变为了愧疚，他悻悻然道：“青柠.....对不起，我.....我.....”他低头看了一眼裆部，有着一团湿润的痕迹，那怒涨如铁的肉棒在这时威风不再，逐渐变软。

薛青柠对男女之事也有一知半解，看到沈秋裆部的那般模样，心下有一丝失落，却也不生气，安慰道：“没事，下次再来。”沈秋愧疚道：“你.....你实在是太美了，我一时忍不住所以才.....”薛青柠伸出玉手抚摸沈秋的脸庞，笑道：“没事的，不用愧疚，只要你心中有我就好。”听得薛青柠这般说，沈秋心中松了口气，感到满满的幸福，俯下身来，又吻在薛青柠那饱满欲滴的唇瓣之上，两人动情相吻。

只是在沈秋的心中，却终归是有一个小疙瘩，很难化解开。

.....

在巨龟背上的一座小屋之中，涂犬正在忙于修炼，虽然他为人尖酸刻薄，心计狡诈，但他也知道这个世界实力为尊，弱肉强食，须得让自己变强才行，否则便是无法立足。

只是不知为何，这次修炼亦是像前几次那般，脑海中又浮现一道美丽身影，无法抹灭，让他始终难以定下心来修炼。

而且不知不觉之间，胯部已经坚硬如铁，涂犬摸了摸自己胯下的那根肉棒，一只手也握不过来，涨热的难受，痒痒的，又想发泄一番。

涂犬解开裤子，露出他的肉棒来，已经坚硬如铁，怒涨如龙，青筋环绕，亦是无比粗大。

看着自己的这根涨硬如铁的东西，涂犬忍不住的用手自己撸动起来，他如今不过是个三境修为，却还未和女人交合过，但却从一些香艳书籍上看到过，经常以此自己满足。

而在撸动肉棒之际，涂犬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个声音，不禁喃喃道：“薛姑娘.....哦.....我想要你.....薛姑娘.....噢噢噢.....”.....巨龟的主人是祁夫人，此刻，她正在巡弋游曳自己的这巨龟，到处查看，以免出什么乱子。

祁夫人其实并不是什么人类，她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经死去，后来得到高人点拨，成了东海一域的水神，天生与水亲近，因此也才能驾驭这有百年道行的水龟，从而赚取小元钱。

对于那位高人，祁夫人打从心底里尊敬，今日忽的出现了个与那高人有点关系的家伙，祁夫人不敢怠慢，小心伺候。

这是一个男子，吓了一只右眼，是个独眼龙，满脸胡须，为人凶狠，还匪气丛生，若不是他拿出那块令牌，是高人门下的一个门徒，祁夫人早将他给赶出去了。

独眼龙打量着祁夫人，眼睛里的淫光没有丝毫掩饰，脸上也露出分明的垂涎之色。

虽然祁夫人衣着蓬松，可是她那丰腴柔软的娇躯却是无法掩盖，饱满酥胸，肤光莹霞，曲线朦胧而又令人发狂，尤其是那浑圆的蜜臀落在独眼龙的眼中，令得独眼龙直咽口水。

祁夫人丰腴动人，美艳绝伦，还是一位水神，熟媚艳丽，如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勾人心魄，独眼龙自认虽然是茅云山的一位修士，与这位成熟动人的水神差距太大，但是，她受过自家掌门人的点拨，自己也将掌门人的令牌拿了出来，她敢对自己不从？是以独眼龙没有任何的忌惮，目光放肆，游走在祁夫人的身上，流连婉转。

祁夫人自然也知道独眼龙对自己的心思，她眉头微微一皱，这独眼龙不论是相貌还是素养，都完全不在她的考虑之中，就算要与男人睡觉，也不会与这样粗俗的男人睡觉，否则自己会恶心死。

但祁夫人还是忍耐着心中的那股不悦，道：“不知钟道友到妾身这船上有何贵干，若有，还请钟道友言明，若是没有，那就请钟道友退去，妾身需要休息了。”钟山呵呵一笑，起了身来，向着祁夫人走去。

祁夫人并无惧意，钟山就要伸出手去之时，祁夫人的身上震荡出一股力量，击在钟山的身上，轰然一声，钟山应声倒退而去。

钟山心惊，“九境修为！”祁夫人唇红的嘴角扬起一丝笑容，“不要以为你是那位高人的门下就可以对妾身为所欲为，除非是那位高人来了还差不多，你，不行！”钟山抹了嘴角一抹血迹，阴森森道：“想不到祁夫人还真刚烈。”祁夫人呵呵一笑，并没言语。

钟山猛然拿出那块令牌，喝道：“祁鸾听令！”祁夫人面容一震，犹豫片刻，还是屈腿半蹲了下去，“妾身听令。”“茅云令牌在此，我此次要捉拿一个女子，祁鸾须得听候我的道歉，若敢违抗，我家掌门人会亲自出手，散其修为，打为凡物鬼魅……”钟山说着，脸上的笑容愈发阴冷，“祁夫人，这下可还有异议？”祁夫人成熟妩媚的脸庞上尽是委屈之色，她咬了咬银牙，道：“妾身无异议！”钟山哈哈一声大笑，走到床边，张开大腿，指了指自己的裆部。

“祁夫人，我也不为难你，过来用手帮我弄出来就行了。”祁夫人面色一寒，美眸中有杀机浮现而出。

钟山一点不在乎，笑道：“祁夫人，若想身死道消，你大可一试。

不瞒你说，我钟山也就是贱命一条而已，只要杀了那个女人，自会离去，祁夫人你且满足我一番，我不告诉别人便是，可好？”祁夫人如烟的美眸中闪过挣扎之色，看着那坐在自己香床之上的钟山，祁夫人犹豫了许久，还是款款莲步扭动丰满美臀走了过去，然后轻轻跪坐在了钟山的双腿之前。

祁夫人那成熟妩媚的面容之上，充满了委屈愤怒之色。

第十四章、又软又香！

祁夫人玉容娇艳，妩媚如水，那眉宇间时不时的便有春意荡漾，就算是有百年道行的男人也抵挡不住，更何况还是钟山。

此次钟山是为追杀一个女子而来。

其实钟山与那女子并无什么过节，只是自己的师尊让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带着数十个的弟子一同去追杀那个名为薛青柠的女子，尽量抓活的，若是死了，倒也没事。

也不知那个薛青柠的来历如何，手段层出不穷，差一点就抓到了，竟然被她跑掉，好在是落在了这位祁夫人的船上，反正还有一两日才能到那岸上，有这祁夫人配合，把整个小船给搜了，必定能把那女人给翻出来。

钟山心中得意的想着，忽然间，感觉到胯下微微一凉，接着整个肉棒被一只玉手给握住，钟山只觉得一股快感从硕大的肉棒之上传递袭遍全身，全身如有电流淌过，舒服至极。

这位东海一域的水神夫人，简直是熟的不能再熟了，鲜艳多汁，任谁都想尝上一口，钟山也不例外，不然他也不会用强了。

但可惜的是，自己不能太过，否则的话，这位水神夫人一旦受辱至极，遭到反弹，那就不是他钟山能够抵挡得住的。

毕竟，这位水神夫人可是九境修为呢。

钟山的两腿趴地很开，祁夫人就跪在钟山的两腿之间，裤子已经褪了下去，露出钟山那根硕大的肉棒，黝黑无比，就连龟头也是腥黑色的，马眼儿在一开一合的蠕动着，祁夫人握上这根肉棒，只觉得握上了一根烧热了的铁棒，滚烫热烈。

祁夫人的玉手素白纤细，与钟山这根黑肉棒形成鲜明对比，祁夫人修行了三百年有余，对于男女之间的香艳事儿自然是知道的，她曾经就有一位丈夫，是一名猎户，肉棒端的很大，身强体健，每次打猎回来都要在她身上征伐一番。

有时候猎户刚回到家来，看到祁夫人在井边拉水，那猎户二话不说，走过去扯下祁夫人的裙子，便是露出祁夫人那白嫩嫩的大圆臀，再脱下他自己的裤子，一下暴露出那根凶狠之物，狠狠地刺进祁夫人的花润桃穴之中，狠狠地禽干。

水桶掉进了井中，祁夫啊啊大叫，连忙求饶，可惜猎户却一点也不轻饶，任凭祁夫人如何的含着夫君，猎户都不曾有丝毫的心软。

是以祁夫人双手撑在井边，只得翘高着白嫩嫩的大雪臀任由猎户禽干，汁液飞溅，啪啪之声不断作响，祁夫人飞上一层又一层的云端，飘然若仙。

最后猎户握住祁夫人的纤细蜂腰，狠狠地把胯部抵在祁夫人那两瓣翘满的臀肉之上，肉棒儿也深

深地刺进祁夫人的花穴之中，射入一股又一股的浓液，这才罢休，而祁夫人也飞上了云端。

后来，猎户死了，祁夫人偶得机缘，成为了东海一域的水神夫人，祁夫人便发誓，自己定要找个温柔的男子来做自己的丈夫，她不喜欢粗鲁之人。

若是那饱学五车的读书人就更好了，祁夫人一直都很向往。

“我说祁夫人，你少少用点力不行么，这么轻点，我要何时才射的出来？”钟山突然出声，带着不满，也让祁夫人从回想之中惊醒过来。

祁夫人只是抬头看了钟山一眼，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只是这熟媚的她微微抿嘴之际，更是顾盼风情，惹得钟牛心下欲火十足，忍不住的把手放到了祁夫人的螭首之上，向下微微一按，祁夫人猝不及防，那鲜艳欲滴的嘴唇一下碰触在了钟牛的黝黑龟头之上，一股骚腥味儿也钻进了祁夫人的鼻子里。

祁夫人顿时大怒，闪电般的坐直身体，然后冷冷的看着钟牛。

水神夫人一怒，纵然是钟牛也不敢挡，如果不是钟山有茅云令牌，恐怕已经被祁夫人当场格杀。

钟山连忙道：“不是故意的，绝不是故意的，祁夫人，我这只是有些情不自禁，还请则个见谅，见谅……”祁夫人冷冷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好，好……”这下钟山是不敢再有任何的造次了。

而祁夫人忍着心头的恶心，还是没将钟山这硕大黝黑的肉棒给松开，用力的撸动了起来，毕竟修行了三百年，祁夫人的心境也修炼到了一个坚硬如铁的境界，还不是钟山能够动摇的。

祁夫人坐在地上，合身的衣服紧绷出来的曲线丰腴动人，柔美不可方物。

而钟山的本钱虽然不小，可是面对这股熟媚诱人的祁夫人，在祁夫人玉手快速的撸动下，钟山终于是承受不住，额头上青筋逐渐暴起。

“啊……啊……祁夫人……来了……射了……”钟山一声低低的怒吼，那黝黑的龟头之中，一股浓稠的精液爆射而出，祁夫人躲闪不及，这浓稠的精液一下爆射在祁夫人那张熟媚诱人的玉脸之上，而祁夫人只能下意识的闭上眼睛，于是满脸几乎都被被射了浓浓的精液，顺着眉毛鼻梁缓缓地流淌而下。

而祁夫人只觉得脸颊上一片灼热，黏黏稠稠，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东西，这腥臭的味儿让她打从心底一股反胃。

钟山却不这么觉得，他先是有点惊讶，旋即内心无比得意，能够把精液射在一位水神夫人的脸上，这是何等的惬意？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自己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修士而已，却能把精液射在她的脸上，这简直就是一种征服感，令他莫名满足。

祁夫人从腰间取出一张秀帕来，擦拭了玉容上淫靡的精液，旋即站起身来，看着钟山，道：“够了吧。”钟山叹道：“这次太快，下次来找你，我一定持久一些。”祁夫人道：“不必来了。”钟山嘿嘿一笑，道：“谁说的准呢。”说罢，钟山将裤子提起，便向外走，路过祁夫人身边之时，钟山忽的伸手在祁夫人丰满的屁股上狠狠抓了一把，放到鼻子前惬意一嗅，赞道：“又软又香！”祁夫人的玉容上浮现出一抹屈辱的羞红之色，自己堂堂水神夫人，竟然被如此羞辱，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

钟山哈哈大笑着，得意的走了，关上门，只剩下祁夫人在房中。

可过了没多久，房门被敲响了。

“谁呀。”祁夫人问道。

“是老夫。”祁夫人神色一动，起身来，去开了房门，便见外面站着一位老人，如果沈秋在这里肯定认得出这位老人，是那位摆棋请人对下的老人。

老人有号称，名为如嵇真人，修为不在祁夫人之下，而他们之间同在一片海域修行，由于祁夫人为人和善，便与如嵇真人经常小酌一杯，渐渐有了交情。

“夫人，看你面色红烫，不知是何缘故？”如嵇真人一眼便看到祁夫人脸颊红润，明艳动人。

“哦，没事，真人快请进来坐。”“坐就免了，老夫是来告诉夫人，后面的路程须得小心，老夫算了一卦，可能会有灾祸发生。”如嵇真人道。

祁夫人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可不能有灾祸，那位宫主的儿子还在这船上呢，若是出了事，妾身可承担不起，还请真人明示。”如嵇真人看了一眼屋子之内，这是祁夫人的闺房，祁夫人瞧得如嵇真人的眼神立刻就懂了，侧开身子，道：“是妾身怠慢真人了，还请真人进来坐。”如嵇真人道笑呵呵道：“好说，好说。”……这一日沈秋正在屋子里修炼。

而薛青柠则是离开了屋子，去四处闲逛，说是闲逛，是她想要去探查一下船上的情况，她已经告

知沈秋，当时在她逃上船的时候，追杀的人也跟了上来。

因此，固守成规，圈地自牢并不是什么好事，薛青柠想要主动出击，查探出那些追杀她的人，早做打算，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薛青柠闲逛着，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留意着一处处可能会发生的端倪，而她故意将容貌改变了一番，与原来的姿色相差甚远，只是身材却改变不了，依然高挑修长，丰腴有致。

薛青柠亦是修行，但走的是武道的路子，因此身姿干练挺拔，尤其是两条美腿更显修长高挑，英姿勃发，与一般柔媚的千金女子大不相同。

就在薛青柠行走到处僻无人烟的廊道中之时，她突然顿步，继而猛地向后一转，一拳击出，拳风刚烈，旋即便见一道身影快速后退，并且喊道：“薛姑娘且慢动手！”那道人影停住，正是一个倒八字眉的家伙，薛青柠见得此人，月眉微微一皱，道：“怎么是你？你跟踪我做什么，难道是想对我不利？”涂犬连忙摆手道：“薛姑娘您误会了，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对天发誓，若有这样的想法，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薛青柠不为所动，冷冷的哼了一声。

涂犬拱手道：“我只是在船上随意闲逛，无意中看到了薛姑娘，想着薛姑娘与沈兄是熟识，我这是想来认识一下薛姑娘。

不过，我这人面容丑陋，薛姑娘讨厌我，那也着实是应该的。”薛青柠不可置否，道：“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只不过你想错了，我虽然以容貌分人，但心地善良，怀揣光明之心的人，我薛青柠并不会讨厌，相反，我还会以礼待之。”涂犬无奈的耸了耸肩，道：“既然如此，那就只好日久见人心了。”薛青柠神色冷漠，不再多说什么，便要离开。

就在此时，廊道两端忽的有脚步声响起，紧接着一道破空之声陡然从一端飞刺而来，薛青柠眼疾手快，当下一个箭步冲向涂犬。

第十五章、水熊铁棒！

薛青柠纵身如燕，刹那之间到了涂犬的身旁，然后握住一根箭矢。

起初涂犬还觉得有什么，可待他看到薛青柠玉手里攥着的那根箭矢之后，大惊失色，脸上满是冷汗，他如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心中发寒。

如果不是薛青柠的话，他恐怕已经死了。

“多……多谢……”涂犬想要说两句感谢的话语，薛青柠无意去听，因为她已经纵身而出，与人激战在了一起。

一共有两人，他们都是蒙着面的，但从元力波动来看，一个是四境，一个是五境的修为，并且都是走武道路子的。

武道肉身强悍，这两个蒙面人的肉身也自然强悍，但让涂犬更为惊讶的是，在这两人的面前，薛青柠竟然一点也不落下风。

然而涂犬并不知，薛青柠当初面对的是数十人围攻，还有一件专门克制她的法宝，不然她也不会重伤，后面碰到了沈秋。

涂犬才只是三境修为，他心中发慌，想要离去，趋利避害，这是人之本心，但不知为何，看到那与两名蒙面人战斗的英姿，涂犬又突然鼓起勇气留了下来。

“我涂犬虽然修为差，人也胆小，但不能留薛姑娘一人在此！”涂犬暗中握拳，心中暗道。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劲风传来，涂犬心中一惊，连忙后退。

涂犬也是武道修炼的路子出身，强在反应灵敏，这一躲竟然被他躲开了去。

旋即涂犬就看到又出现了一个蒙面人，那蒙面人眼中杀机毕现，他也在看涂犬，旋即二话不说，纵身拧动，朝着涂犬杀来。

“苦矣……”与这名蒙面人交手，涂犬便知道对方修为是四境，自己才是三境，根本不是对手。

涂犬硬着头皮与这名蒙面人战斗，他的身形速度倒也灵活矫健，只是渐渐地境界差距弊端就显露出来了，他渐渐地落于下风。

与此同时，薛青柠已将一名蒙面人击飞，她不经意间看到了与人战斗的涂犬，心中微惊，她原以为此人贪生怕死，会立即离去，可没想到他竟然留了下来。

似乎……倒也不差。

薛青柠速战速决，只有两人而已，她拳风武动，罡风烈烈，迅速杀敌。

涂犬与那名蒙面人战斗，终是不敌，被轰飞而去，落在地上，那名蒙面人取出一把雪亮的长刀，纵身朝着涂犬的正面劈砍而来。

“死矣……”涂犬不由得闭上眼睛。

只是过了好一会儿，那把长刀却不曾落下，他不由得睁开眼睛，惊喜道：“薛姑娘！”再看那名四境的蒙面人，已经被击杀，倒在了地上。

“此地不宜久留，先离开。”薛青柠道。

“好。”涂犬点了点头，撑着从地上站起来，忽然间，他捂着肚腹，摇摇欲坠，倒抽了一口凉气，疼的龇牙咧嘴。

“怎么了？”“刚才被踢了几脚，没事的，薛姑娘你不用担心。”涂犬摆摆手，假装无所谓的说，可是脸上扭曲的表情却出卖了他。

薛青柠嗯了一声，没说什么，便向外走去，却听得身后传来砰通一声，薛青柠转过头来之时，发现涂犬竟然已经倒下，她犹豫了下，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薛姑娘，真不好意思，我……”“没事。”薛青柠面无表情道。

下一刻，薛青柠蹲了下来，一把拉住涂犬的手臂，将他扶起，涂犬的脸上满是震惊之色，被薛青柠扶了起来。

涂犬怎么也想不到，薛青柠竟然会扶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薛青柠是极其讨厌他的。

心中疑惑，但很快就被一阵心猿意马的香味儿给占据了，涂犬的鼻子里尽是薛青柠娇躯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宛若催情药物一般，让涂犬心神摇荡。

薛青柠的身材高挑而又修长，由于她是练武的，因此身姿曲线极其挺拔，却又不失女性的美感，凹凸有致，曲线动人，被薛青柠如此扶着，涂犬一时失了心神，整个人感觉都飘了起来，脚下忽然一软，向下跌倒而去，但又被薛青柠连忙扶住。

无意之间，涂犬只觉得他的手背触及到了一片丰盈的柔软之上，仔细一看，这才惊觉那竟然是薛青柠的饱满酥胸，涂犬心中一跳，大感幸运，完全没想到竟然能触碰到薛青柠的丰乳圆球，太过意外和惊喜了，偷偷看了一眼薛青柠，她好像并没有察觉。

其实涂犬并不知道的是，薛青柠早已察觉到了，只不过她没有挑明而已。

至于为何不挑明，便是薛青柠自己的原因了，虽然这个涂犬看着猥琐，但竟然愿意留下来帮他，不顾生命危险，这让薛青柠不禁心软了几分。

就让他占去几分便宜便是，又有什么，自己又没少一块肉。

看到涂犬脸上的激动和惊喜之色，薛青柠很快收回视线，只当没看到。

薛青柠扶着涂犬，便是直接去了沈秋那儿，此时沈秋还在修炼，薛青柠扶着涂犬直接闯了进来，令得沈秋从修炼中惊醒过来，待他看清眼前的状况之时，惊道：“涂兄，你这是怎么了！”“先别问那么多，沈郎，我记得船上有一家药店，你快些去抓些药来。”薛青柠道。

“好！”沈秋也没多问，当下便离开了房间。

而原本心中还是激动地涂犬，听得薛青柠对沈秋的称呼，如遭雷击，“薛姑娘，你们……”薛青柠淡淡道：“如你所闻。”听得这四个字，涂犬更是备受打击。

……小船儿还在被风从云划动着，然而，风从云已经累得快成了狗，英俊的脸庞也变得粗粝起来，风吹日晒，风从云经受着此生最艰难的生活。

一路上他被沉融月命令不许使用元力，只能依靠他自身的力量划船，如果不是风从云就被他父亲风啸天训练肉身，恐怕真的已经将他给累死了。

这一路上风从云大变样，原本清秀帅气的脸庞也不再帅气，如同变了个人，少年年纪，却平添了一份男人的成熟气息。

而这一路上，与风从云有鲜明对比的便是沉融月，虽然都有风吹日晒，但沉融月从不让这些沾染到自己的皮肤，浸染自己的身体，她以元力为护盾，遮住己身，因此没有丝毫变化。

如果说真要有的话，那便是她在风从云的眼中，愈发的妩媚娇艳了，也愈发的高不可攀，让风从云打从心底感到无力。

神女宫，在潜龙大陆的整个东域极负盛名，是属于前三的那种大势力存在，紫龙山与其相比，只能算是中等，最多排在前十五。

而能够领导一个偌大的神女宫，自然是要有超然的能力，修为与心智都不缺，而这位神女宫的大

宫主便是这样的一位存在，钟天地之秀，美艳不可方物，还有超强的十一境修为，以及那可怕的心智，哪一个都不是能够小觑的。

纵然风从云对其别有想法，在心中火燎火烧，可风从云绝不敢半点用强，一旦他敢冒出这样的端倪来，沉融月一根指头便能镇压了他。

所以，这段时日风从云忍得很是辛苦，在裤裆里射了好几回，不是风从云定力不行，而实在是这位大宫主太过孤高冷艳，那丰腴动人的绝美娇躯，冰肌玉骨，丰胸翘臀，都如刀刻般的美艳不可方物，难以言喻。

可越是不可靠近践踏，就越是让人想要征服，可又征服不得，那种感觉如是有猫爪在心里挠痒般，让风从云这段时日实在是难以忍受，活在快乐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这天，又有一头不长眼的海中水妖冒出头来，是一头水熊，竟然修成了人形，赤身裸体，胯间吊着的肉棒比风从云胯下的那东西不知大到了哪里去，看的风从云咂舌，他忍不住偷偷看了眼沉融月，只见这位大宫主冰冷美艳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红晕。

那头水熊双拳握起，低吼一声，胯下的肉棒随之翘起，雄伟至极，犹如一根大铁棒般。

水熊乃是雄性生物，看到如仙子般的沉融月，它的双眸之中放出赤红的光芒。

“好美丽的人类女子，竟然……奶子竟然如此之大，本王一只手都握不过来啊……啊！你那屁股，太翘了，就让本王的大铁棒在里面摩擦摩擦，不知会是什么滋味儿！”水熊一脸的贪婪色欲，眼前的这位美娇娘，比之他虏获的那些美娇娘不知要美丽到哪里去了，只一眼便让这头海中水妖沉迷其中，很想要冲上去干上一番。

但看沉融月，神色平静无比，面对水熊那满是淫欲的目光以及粗鄙的言语，沉融月那绝美如霜的脸庞之上自始至终都只有平静，最多有一丝晕红悄然爬上来。

而沉融月后面的风从云则是有点小心思，听得水熊这些话，他不由自主的又打量起沉融月，这位大宫主的身上总是百看不厌，每一次看都能给人很新的观感，诱惑，此次也不例外。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还是水熊的那番话，风从云只觉得此刻热血激荡，他死死地盯着沉融月那翘满盈圆的高耸雪臀，不肯移开目光。

突然间，沉融月忽的转过身来，两道锐利如剑的目光顷刻间让风从云如坠冰窖，风从云只觉得尴尬至极，更多的还是恐惧，欲言又止，不知该如何解释。

只听沉融月淡淡的说道：“待会儿再收拾你。”说着，沉融月下了一道术法在风从云的身上，顷刻刹那间，风从云的气海被封，修为亦是被封住，根本使不出一丝元力。

沉融月不再管风从云，飞身而起，向着那头水熊而去。

沉融月瞬间临近那头水熊，令得沉融月不由的眉头一挑的是，这水熊此刻竟然握住了那大铁棒一般的肉棒，疯狂地对着她撸动起来，肉棒刚烈的气息在水熊撸动之间，从那硕大的龟头之上散发出来，就算是沉融月坚固的道心，在此刻竟然有一丝涟漪浮起。

第十六章、雄性精华！

那水熊是海中的一头妖怪，虽然看起来刚猛，但从它透露出来的元力波动来看，实力其实并不怎么样，沉融月只需挥动一下手便能将其斩杀。

然而那水熊撸动胯下的巨大肉棒，实在是给沉融月的道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不是她的道心不坚固，而是让她内心生出一丝奇异别样的感觉来。

天地人伦，生命自然，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雄雌就如阴阳之分，可又如阴阳一样难分，谁也道不清说不明其中的原理，可如水灭火，火又能煮水，任何事物总有相辅相成，相生相克。

那水熊的巨大肉棒给冰清玉洁而又超然高贵的沉融月内心带来一丝波动，便是有这相生相克的一点玄妙在其中，沉融月纵使是高贵在上的神女宫大宫主，但此刻还是不免有心湖波动，那水熊的巨大肉棒狰狞可怖，却又热气腾腾，一般女人根本承受不住。

自己能否承受得住？沉融月的心底深处闪过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很快，她立即将这个想法摒弃，去除杂念，自己乃是神女宫大宫主，竟然会有如此想法，当真是不应该。

沉融月已然临近了水熊，纤手一挥，一道指光从指尖迸发而出，径直射入那水熊的脑袋之中，将其贯穿，带出血浆。

“吼……”水熊发出一声低低的吼声。

轰！接着，水熊应声而倒，但是还握着那铁棒似的肉棒，没有松开，龟头已经怒涨到了最大，沉融月只看了一眼，收回视线。

“真是不知廉耻的水妖！”沉融月低声呢喃了一句。

可是在接下来的时候，沉融月却还是又看了一眼，她也不只是为，只是单纯的想多看一眼而已。

但就是这一眼，沉融月的道心却蒙上淡淡不起眼的尘埃，终生难忘。

沉融月回到了小船之上，风从云满脸带笑，忙道：“干娘真是厉害，一击就杀了那水妖，云儿钦佩无比……”沉融月神色古井无波，但道：“那水熊再怎么说的也是一头修为有致的水妖，想必内丹也是好东西，你去取出来，咱们再继续走。”风从云忙道：“是！”随后风从云立刻飞行而出，来到那水熊的尸体旁边，取出一把锋利的小刀来，开始对这水熊解剖，取出内丹。

风从云对此倒也熟练，很快就将水熊开膛破肚了，在水熊的丹田之处找到了那颗内丹，大为心喜，但让风从云奇怪的是，在那内丹的旁边，有一个囊状的东西，里面似乎有着一股的精华，透露出庞沛的气息，让风从云的视线落在上面便再也移不了了。

风从云在古籍上得知，有些妖类除了修炼有丹核之外，身体之中亦有其他的一些宝贝，或许这囊状之物便是宝贝，也是一项机缘。

风从云大为心喜，二话不说，立刻去取出这囊状之物。

然而，风从云的手指刚刚触及，那囊状之物里面立刻有一股精华通过他的手指窜入他的手掌，接着再传入手臂，最后是他的整个身体。

速度之快，令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刹那间，风从云体内火如大阳，焚烧全身。

“啊！！！”风从云发出一声咆哮。

小船之上，沉融月被惊动了，化作一道白影而来，当他瞧见风从云那痛苦的模样，绝美的脸庞上露出惊讶之色，旋即怒道：“你这混账，真是不知死活，让你取内丹，你却自寻死路，真是找死！”然而，骂归骂，沉融月还是出手了。

毕竟自己与他的父亲已是“夫妻”，而风啸天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就让他这么死了，那风啸天不知会如何悲伤。

于是当下沉融月连出妙术，以此镇压风从云体内炙热的阳火。

“好热……好热啊……”风从云满脸痛苦的表情，胯下之物也是迅速膨胀，那裆部很快就成了一座大帐篷，沉融月视线刚好扫到，如水的美眸之中有一丝羞意掠过。

沉融月以元力强行镇压了风从云体内那焚烧的阳火，将他带回小船之上，让他盘腿而坐，随即沉融月便坐于风从云的面前，再次施展妙术，寒风萧萧，一股寒霜也覆盖于风从云的身躯之上，让他成了一个霜人儿。

风从云渐渐地平静了几分，似乎痛苦略有减轻，沉融月也逐渐放下心来，似乎有效。

然而……“啊……”稍倾，风从云忽的睁开双眼，死死地盯着沉融月，一双眸子瞪大，那视线正落在沉融月饱满高耸的酥胸之上，两眼之中满是贪婪垂涎，色欲浓烈。

沉融月眉头微微一皱，就在此时，没想到风从云竟然一把扯开裤子，暴露出了他的肉棒来。

只见风从云的肉棒暴涨硕大，看起来倒也很白，有些清秀，可是此刻却是又粗又长，足有十五公分之长，与风从云原本清秀的模样倒是有些不相称，毕竟风从云倒也英俊，可谁能想到，他会有这般粗大之物，似乎比他的父亲风啸天的那根肉棒还要长些和粗些。

沉融月在想阻拦，已是来不及了，她的目光自然不可避免的落到风从云那庞大粗壮的肉棒之上，心有错愕。

而在此时，风从云艰难苦痛的说道：“干娘……云儿好难受……真的好难受啊……”“难受也是你自找的。”沉融月冷冰冰道。

“干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以后我……我再也不敢了，您……您就救救我吧……”风从云哀求道。

沉融月冷漠道：“你可知就凭你现在的行为，换做以往，本宫早就杀你了？”风从云忙点头：

“知错……云儿知错，干娘，求您快救救我吧……”话音落下，风从云又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痛苦无比，生不如死。

见状，沉融月轻叹一声，道：“那囊袋里面的精华，都是那好色水熊凝练出来的雄性精华，此时

已经渗入你的体内，唯有……”说到这里，沉融月突然闭口不言。

但这对于风从云来说，无异于是猫爪挠心，连忙追问。

逼不得已，沉融月只好道：“唯有阴阳交融，一次次射出来才能逐渐的祛除那水熊的雄性精华。”风从云急忙道：“还请干娘立刻帮我！”沉融月冷笑道：“本宫乃是神女宫的宫主，也是有夫之妇，岂会帮你做这等淫邪之事，你若要做，那便自己来。”“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沉融月冰冷的话语打断了风从云的遐想。

无奈之下，风从云只得自己握住硕大粗壮的肉棒，缓缓地撸动起来，对面便是东域的第一冰美人，角色倾城，丰腴动人的丰满娇躯曲线毕露，凹凸有致，犹如魔鬼般的身材诱人喷血。

为了自保，风从云只得自己撸动肉棒。

于是在这小船之上便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一位冰清玉洁犹若仙子般的神女端坐于船头之上，而在她的对面，一个少年也坐在船上，微微佝偻腰背，死死地盯着这位仙子般的神女，不断地撸动胯下那硕大粗壮的肉棒。

只是，欲火攻心，风从云却也不知怎么回事，快感犹在，却一直都射不出来。

对面的沉融月冰洁高贵，美艳动人，可风从云就是射不出来，变得急切起来，不禁道：“干娘，我……我射不出来……”沉融月秀眉微蹙：“怎么可能？你莫不是骗本宫？”风从云急忙道：“我哪里敢欺骗干娘，绝对是真的，若有作假，我遭天打雷劈便是。”修行者都是逆天而行，发誓便更是如与老天定下契约，做不得假，听得风从云这般说，沉融月也知这个少年不可能欺骗自己。

想了想，沉融月心弦一动，道：“本宫知道了。”“还请干娘快说与我听。”然而，沉融月却是只字不说，而是微微移动丰腴娇躯到了风从云的近前来，在风从云惊愕诧异的目光中，沉融月那白皙如玉的柔荑一下握住了风从云粗大滚烫的肉棒。

“呃啊……”那纤纤素指的独有的冰凉与温热，在握住风从云滚烫粗壮的肉棒之后，顿时令得风从云不由得仰头发发出舒爽的呻吟来。

“干娘，您……您这是……”风从云不敢置信。

“那水熊囊袋之中的雄性精华实在太过霸道，凭你一时半会儿想要自己弄出来，那根本不可能。”沉融月淡淡。

“干娘您刚才不是说……”“你好歹也是啸天的儿子，本宫总不能见你一直如此痛苦下去，再这样下去，轻则经脉尽断，重则便是爆体而亡，本宫不能坐视不理。”听得沉融月这般说，风从云心中激动无比，微微低头便看到自己那滚烫粗大的肉棒被沉融月的柔荑握住，心中更是无比的激动。

这可是神女宫的大宫主啊，东域第一的冰美人，超然高贵，绝世无双，拥有倾城般的绝美容颜，以及那不可匹敌的绝美肉体。

此刻，她那如玉般的柔嫩白荑竟然握住了自己的肉棒，实在是难以想象。

于是乎，风从云不由得真挚激动的说到：“好干娘，您……您真的是太好了……”沉融月神色依然冷漠，她淡淡地说道：“此事只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你敢说出去……”风从云连忙摆手：“云儿不敢！”沉融月轻轻的“嗯”了一声，便不再多说。

“还请……干娘快些为我撸肉棒吧，云儿真的是有些撑不住啦。”风从云急不可耐，忍不住哀求起来。

第十七章

风从云是真的急不可耐，靠躺在船上，趴开两条腿，裤子也已经脱了下来。

而胯间的那根硕大肉棒已经完全的暴露在了空气之中，与风从云此刻黝黑粗糙皮肤不同的是，风从云的硕大肉棒倒是显得有些白，虽然青筋环绕，但是看起来倒不是那么的吓人。

而此刻少年的肉棒被一只玉手轻轻地裹住，那不沾阳春水的玉指晶莹剔透，皎洁无暇，就那么的握住这根大肉棒，玉手上的冰凉细腻让风从云忍不住一下就要爆射出来。

不仅是那细腻温凉的触感，最主要的是，让风从云心惊肉跳而又激动无比的是，这可是神女宫大宫主亲自握住了自己的肉棒，这是他的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神女宫大宫主，那可是冠绝东域的绝世美人，风姿无双，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都想追寻到的神女，有的甚至愿意一尝这绝世美肉而死的，那少活数十年的人都是小巫见大巫。

她的美洁白无瑕，如同夜幕中那高挂明悬的皎月，清冷高寒，如清霜，如白雪，不可靠近，但在

此刻，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却侧身跪坐于风从云的面前，并用那柔嫩的白荑轻握着风从云的粗暴肉棒，想让这条滚烫的火龙冷却下去。

只是不怎么见效，反而让这条火龙更加暴涨，也愈发的狂躁，难以平息。

“啊.....干娘，您的玉手.....握着我的这东西.....好舒服呀。”风从云喉咙里发出舒爽的呻吟声，发自内心，真心诚意。

并不是风从云撒谎，而是事实的确如此，若是换作他人来，被沉融月如此这般的绝美柔荑抓住肉棒，恐怕刚一碰触到就会爆射出来。

而风从云被那水熊的雄性精华侵袭入体，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如果不解决的话，风从云轻则会被那雄性精华造成筋脉混乱，血管爆炸，重则有生命危险，必须要尽快的射出来才行。

也正是如此，沉融月才会放下身段，以玉手为风从云排射出来。

“干娘你快动动，快动一下.....”风从云不耐的催促。

然而这话说完，风从云只感觉到凌厉冰冷的眼神，顿时吓得风从云打了个冷颤，连忙挤出笑容道：“对不起，干娘，孩儿错了，还请快快为孩儿撻动一下吧，孩儿这样憋着，实在是太难受了。”

“若是难受，发泄出来便是。”沉融月淡淡道。

“不是.....干娘，不是孩儿不想，别看孩儿的肉棒已经这般粗大，可就是射不出来，还需干娘为孩儿撻动几下，说不定孩儿就会射出来了。”风从云温声恭敬地说道。

沉融月脸色如霜，并不言语。

风从云小心翼翼道：“还请.....干娘帮孩儿一回。”碧波浪浪，小船儿随风而动，在无垠的碧波海面上随着涟漪飘动。

“说起来，你若不是风啸天的儿子，本宫绝不会帮你。”沉融月冷漠的开口说道：“此事你若敢说出去，就算你是啸天的儿子，本宫也必杀你。”一股寒气自沉融月的身上散发出来，令得风从云如坠冰窖，他连忙应是，也是发自内心的对沉融月恐惧害怕。

而就在此时，风从云忽的觉得肉棒上传来一阵莫名快感，低头一看，那冰凉白皙的玉手竟然开始微微缓缓地撻动了起来，顿时让风从云的惧意抛到九霄云外，此时只剩下温柔触感，在撩动风从云的道心，不能自己，难以通透。

“噢.....”风从云又发出一声呻吟。

看着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为自己撻动肉棒，风从云的心中无比激动，额头上满是大汗，肌肉都在颤动。

这可是东域的第一冰美人，竟然愿意为自己撻肉棒，风从云如何不激动？甚至这也让风从云有一种踩在云端上的感觉，他一想到那些追求沉融月的人嘴脸，无所不用其极，可最终沉融月却是为自己撻肉棒，这让他有一种获胜的超然感觉。

这种感觉无法形容，踩在山巅，无比自豪。

风从云微微仰着头，喉咙里不时的发出舒服的呻吟声，他的上身不禁微微的后仰，双手撑在一块木板上，两腿趴开，此时的模样完全就是放开身心，也是尽情享受，大胆豪放。

起初沉融月倒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很快也就注意到了，不过沉融月并没有说出来，只是看在了眼里，就算说出来，让他改变姿势，那又如何，也不能改变眼前的状况。

只是，感受着手中的那火热与滚烫，沉融月平静如冰的道心还是不由得浮起一丝涟漪。

“啊.....干娘.....”

“好软啊.....”“喔喔.....太舒服了.....我.....我要飞了.....”靠躺着呈大字型的风从云身心舒畅，享受着沉融月这位大宫主的玉手精致服务，其实有好几次风从云都有一种想要射出来的冲动，但他还是紧绷身躯，硬生生的忍了下来。

原因无他，这可是万中无一，难得一求的机会，若是很快完了，那风从云会有抹脖子的冲动，或许此生只有这么一次，风从云不想就这样放弃。

而沉融月虽然洞悉人心，可若说要掌观人心还并不能做到，那样的神通唯有真正的十二境才能做到，因此也就不知道风从云此时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在故意憋住精关，没有射出来。

此时的沉融月侧身跪坐在甲板上，身段纤长而又丰腴，姿态如仙，绝美无暇，身着一袭雪纺丝衣的她散发着成熟风韵，樱桃小嘴微微的张着，唇瓣娇润，若一枚成熟的秋实般诱人。

那丝衣如蝉翼般薄，双腿微微的并拢在一起，略有弯曲，呈现出来的曲线玲珑有致。

而从风从云的这个角度看去，一眼便是落到了沉融月的饱满酥胸之上，虽然那两个若玉盘般的浑

圆的乳球被包裹着，不见天日，隆起来的弧度却是高耸有致，领口难遮，似欲爆炸，玉颈之下的锁骨精致若蝴蝶，纤瘦性感。

风从云此时如狼一般，激动却又要掩饰，视线死盯着那饱满高耸被包裹的雪峰，暗暗地咽了一口口水，一只乳球恐怕是一只手都抓不过来。

过了许久，他的视线才四处移动，忽而落到了沉融月的纤纤蜂腰之下，这次连着咽了好几口水。

沉融月的香背曲线微微起伏，后腰若弓，曲线蜿蜒，而在那之下，一对丰满翘挺的臀瓣盈圆有致，横看成岭侧成峰，娇俏圆挺，隆圆饱满，不翘自挺。

风从云如何还忍得住，只觉得胯下的肉棒在这时又忍不住的涨硬了几分，也怒涨到了极限，那猩红鼓圆的龟头马眼里有微微的液体流淌出来，一阵又一阵的快感在这时涌向了龟头上，酥痒难耐。

“哦哦.....好痒.....干娘，你的手.....抓的我实在是太舒服了.....”风从云呻吟不断。

“别说话！”沉融月微皱眉头，低声道。

“可我.....忍不住啊.....”“忍不住也得忍！”沉融月轻叱一声，顿了顿，道：“站起来吧，本宫的手有点累了。”“噢噢。”风从云连忙就要站起来。

可是，刚才沉融月与那水熊一战，掀起碧波大浪，有海水落到了小船的甲板上来，风从云才稍稍站起身子，脚下突然一滑，登时向着侧身跪坐在地的沉融月扑倒过去。

沉融月速度极快，犹若闪电般，立刻抬手撑住了风从云的肚腹，让他没有完全的扑倒过来。

然而，由于两人此时身形角度的缘故，风从云站着，沉融月一手撑着风从云的肚腹，再往下去，便见风从云那根硕大滚烫的肉棒垂吊着，刚好落在沉融月那张绝美无暇的脸庞前，而那肉棒顶端的龟头则是恰好在沉融月的鼻间，几乎贴上。

几乎只是瞬间，沉融月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腥臭味从上面传来，窜入鼻子里，令得沉融月不由得蹙起眉头，有种想要反胃的冲动，风从云的肉棒垂吊在她的鼻子前，而且距离沉融月那娇润高贵的红檀小口也在咫尺之间，那巨大肉棒的表面上散发着雄性的气息，令得沉融月清冷如冰的道心再次浮现出一丝涟漪。

至于风从云，也是被惊住了，但在惊住之后他很快反应过来，心中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生出，他忍不住双腿微微下压，将自己那粗大滚烫的肉棒凑到了沉融月温润唇瓣之上。

风从云那庞沛的龟头触碰到了沉融月温润的唇瓣之上，只在瞬间，风从云的心都要跳出了嗓子眼。

这可是神女宫的大宫主啊！如天仙子一般的女神，自己的肉棒龟头竟然触碰到了她的红檀小口，这，这感觉简直无法言说，太美了，要是她能张开嘴给自己含住的话，不知那是何等绝妙的滋味。

只是，就在风从云这般想着的时候，沉融月忽然冷冷的开口了。

“你想死吗？”听得这话，风从云顷刻间打了一个激灵。

旋即，风从云只觉得肉棒上一股无法言说的快感传来，精关忽然失守，飙射出一股又一股浊白的精液。

第十八章

风从云的精关一下失守，飙射出去的精液一股又一股的浓厚，几乎就是对着沉融月那张绝美清冷的脸庞而去。

纵然是沉融月，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十一境的大修行者也没有躲避过去，或者对于沉融月来说，风从云那巨大肉棒的精液发射，让沉融月一时半会儿没有准备。

在沉融月绝美的桃腮面颊之上，沾染了浊白的精液，并且顺着脸庞淌落而下，她本就倾城美艳无双，此时再有精液这种淫靡的东西挂在脸上，却为她平添了更是动人妩媚的风情，诱人心魄，无法抵挡。

而且，这位冰美人的玉脸颊侧上沾染了那纯白的精液，就是乌黑的青丝之上亦有白色的痕迹。

若是有外人在此地看到，定会无比的震惊。

而若是与沉融月同一辈的人前来看到这一幕，更会吃惊。

当年的沉融月是何等的高傲冰冷，他们若是见了，定会大笑嘲弄一句‘原来你沉融月的高冷不过是平日里装出来的，太可笑了！’。

“呼……喘……喘……”风从云在喘着气。

此时的风从云面部涨红，微微狗耷着腰，因为他刚才射击的太过用力了。

而且男人在射精之时，身体会紧绷起来，用尽全部力气，随后就会感到空虚寂寞，身体四肢亦会微微的瘫软，有片刻间的疲软，此刻的风从云便是如此。

他佝偻着腰部，太过疲惫，裤子挂在腿弯上，一根硕大滚烫的肉棒就那么的垂吊在两腿之间，雄风已经减去了大半，可是看起来仍然显得有些狰狞，让人感到可怕。

那肉棒前端的龟头上的猩红马眼在微微的张合，里面还有液体挂着，随着马眼的一张一合浸出又缩回，显得更是淫靡。

沉融月那如霜的脸颊之上有一丝绯红悄然爬了上来，也不知是因为风从云的动作太过剧烈，又或者他肉棒的狰狞，还是面对一个少年射精，这些原因外人无从得知，唯有沉融月自己知道。

风从云发泄过后，是说不出的舒爽，尤其是看到高贵圣洁的沉融月脸颊上竟然沾染了自己的子孙液体，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只是在这满足感之后，风从云的心底很快又生出了后怕恐惧，因为这可是沉融月啊，自己到底都干了什么啊！她，会不会杀了自己？在这一刻，风从云的心中无比的惊恐，雾霭临心，方才惊觉恐怖。

沈秋离开了房间，赶紧去抓药，在这巨龟大船之上有专门贩卖药材的。

只是到了药店之后，沈秋遇到了那位巨龟大船的主人祁夫人。

祁夫人生的美艳，身段丰腴，体态玲珑，身着一袭华丽的衣裳，丰满诱人的曲线在那衣裳里凹凸有致，不论是饱满翘挺的酥胸，还是那高翘浑圆的玉臀儿，都是春意荡漾，如是行走的一炉春药。

见得这位祁夫人，沈秋也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但很快在祁夫人那碧波荡漾的春眸注视之中，沈秋忙抱拳道：“祁夫人。”沈秋眼神躲闪，尽量不去看祁夫人那丰腴动人的体态身姿，因为祁夫人太过成熟妩媚，对他这种年轻人来说，就如熟透了的水蜜桃，拼了命的也要咬上一口，方才罢休。

祁夫人却也看出了这一点，笑道：“沈公子，你要看便看罢，妾身不会不高兴，反而会很高兴的。”沈秋禁不住问道：“为何？”祁夫人笑道：“沈公子生的风流倜傥，人中之龙，又是那位大官主的天骄独子，看了妾身一眼，那可是妾身的福分呢。”沈秋心有意动，但最终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沈定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圣人之言我不敢忘记，还请祁夫人不要刁难我才好。”祁夫人礼仪得体的掩嘴笑了一笑，道：“好好好，那妾身就不难为沈公子了，免得沈公子事后怪罪于我。”沈秋道：“绝对不会。”“那妾身就安心了……”祁夫人沈吟片刻，目光忽的落到了沈秋手上提着的那包药，道：“沈公子这是受了伤吗，要不要紧，若是要紧的话，妾身可以帮忙一二……”沈秋不想薛青柠的事情被传出去，忙摇了摇头，道：“多谢祁夫人的好意，不打紧的。”祁夫人道：“既然如此，那妾身就不打扰沈公子了。

对了，沈公子，若是你有空的话，还请来见妾身一次，妾身有要事告知于你。”“好！”沈秋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应了下来，他觉得祁夫人应该不会诓骗他，而且祁夫人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不干那样做。

胆敢随意找他的茬子，那就是和神女宫过不去，这天下没几人愿意和神女宫过不去。

沈秋回到了房间里，立即将门关上，薛青柠坐在床榻边，见沈秋进来了，连忙起了身来，道：“我去煎药。”说完，便从沈秋的手里接过那包药，转身走到房间的一角去煎药。

沈秋微觉薛青柠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随后走到床边，看着床上神色痛苦的涂犬，忙问道：“涂兄，感觉如何？”“劳沈兄关心了，我这伤……唉，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涂犬勉强道。

“怎么会不值一提，你我已是朋友，若我这都不能关心，那还怎能算是朋友。”沈秋思索片刻，道：“涂兄，你若不介意，我给你运功疗伤，或许会有些功效。”“这……这怎么好呢。”“没事的。”沈秋二话不说将涂犬扶了起来，盘腿坐下，随后沈秋也盘腿坐下，立即为涂犬输送元力，以元力帮助涂犬疗伤。

薛青柠在房间的一角默默地煎药，不禁回头看到了这一幕，嘴角微抿起，神色亦是有些复杂。

许久之后，沈秋收回了元力，脸色略微有点苍白，而涂犬的脸色则是红润了一些。

“涂兄，这下感觉如何，好些了吗？”沈秋问道。

“好些了……”涂犬回过头来，重重的抱拳，感激道：“多谢沈兄救命之恩！”

沈秋摇了摇头，道：“不用谢，身为朋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你们先前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怎么会重伤的？”涂犬不由得看向了那正在煎药的薛青柠，

道：“此事还是由薛姑娘告知沈兄你比较好。”沈秋也不多问，只是道：“那涂兄就在那里疗好伤了再走。”接下来的时候，涂犬便待在了沈秋的床上疗伤，而沈秋毫无怨言的让出了自己的床铺，就坐在不远处的地上恢复元力，期间煎药的薛青柠看向沈秋，有些愤懑，恨铁不成钢，以眼神嗔骂沈秋朽木不可雕也，眉目间满是怨怒的风情。

薛青柠在看沈秋，而涂犬则是在看薛青柠。

此刻的薛青柠跪坐在一张草垫上，右手中拿着一把蒲扇，正在扇风。

跪坐在那里的薛青柠身姿曲线令人赏心悦目，她是背对着涂犬的，因此涂犬只能看到她的背面，可即使是这样对于涂犬来说那也够了。

薛青柠的香背挺直，如是标杆一般，但到了后腰处那儿，衣衫紧贴在肌肤上，那里凹进去了一个小漩涡，与臀部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是后腰窝，一般女人根本没有，再加上柳枝的纤纤蜂腰，形成的曲线别是美丽。

而在那裙子之中则是包裹着两片饱满结实的臀瓣儿，怒挺而起，裙子紧紧地勾勒出那美臀的浑圆曲线，并且两片臀瓣与她的足跟挤压在一起，就那么的背对着涂犬，别有一番滋味。

涂犬心头火热，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口水。

可是，薛青柠却如忽有所感，猛地转过头来，凌厉的目光一下落在涂犬的身上，令得涂犬吓得一个激灵，忍不住缩了缩脖子，继而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薛青柠收回视线，先是看了一眼在那里恢复元力的沈秋，继而又看向涂犬，微微皱眉，狠狠瞪了涂犬一眼，似是在警告涂犬什么。

涂犬张了张嘴，刚要开口，忽的胸口一阵憋闷，连忙捂住胸口，可是嘴里却还是喷吐出鲜血，瞪着她的薛青柠收回凌厉的目光，叹了一口气，还是起了身来，走到床边。

“怎的又吐血了。”“我.....我也不知。”涂犬苦笑了一下，压低声音道：“可能是太过思念你了吧。”薛青柠脸色骤然一变，低声喝道：“不准乱说！”涂犬委屈道：“我可没有乱说，青柠，你刚才不知，我满脑子都是你，想你想的都快发疯了，若不是沈兄在这儿，我.....”突然，涂犬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嘴巴被薛青柠的一只玉手给捂住了。

只是涂犬先是愕然了一下，旋即便深深嗅了一下，满脸满足之色，薛青柠那清霜般的脸颊上爬上一丝润红之色，又连忙收回手来。

薛青柠赶紧回头看了眼沈秋，见他沈浸在自己的意识中，似乎并没有听到外界的声音，这才放下心来。

薛青柠怒视着涂犬，一柄匕首不知从何处被她拿到了手里，比到了涂犬的脖颈之上。

“你若敢再胡说，我就切断你的脖子！”薛青柠压低声音，冷冷的威胁道。

没想到涂犬双手一摊，无奈且认命般的说道：“杀吧，只要青柠你想，杀了我又如何，我不会有怨言的。”手握匕首的薛青柠看着涂犬，美眸中流露出惊讶之色，怔住了。

涂犬也不再称呼‘薛姑娘’了，而是变为青柠，言语之中充满了真情，只不过那显得猥琐的脸庞上有着这般的动情看起来有些滑稽。

涂犬的一双眼睛盯着薛青柠，猥琐的脸上神情也显得极为认真，若是换做前一天，薛青柠必定会嘲弄一番，然后出手让这个猥琐的家伙知道什么叫做厉害。

只是今晚的薛青柠却是做不出来，毕竟这涂犬虽然看起来猥琐至极，可在她遇到危险之际不愿离开，还反倒是留下来帮忙，这让薛青柠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

人不可以外貌冒相，薛青柠也觉得如此，虽然心里对他还是有几分厌恶，但毕竟不是那么浓烈了。

薛青柠微咬银牙，瞪着他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涂犬鼓起勇气道：“我喜欢薛姑娘你！”这话说得有些大声，薛青柠玉脸上的神色一变，连忙回头看了眼坐在那儿恢复元力的沈秋，发现他没有听到，这才松了口气，只是惊魂未定般，薛青柠心有余悸，饱满高耸的胸脯还在急剧起伏，如同海水波浪般的汹涌起伏，令得涂犬不由得暗暗吞了一口口水。

“你乱说什么呢！”薛青柠狠狠瞪了他一眼，压低声音，怒道：“这次念你初犯，饶过你一次，如果敢再有下次，我必不会饶你！”“我.....”“你再说！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别，你别生气，我不说就是了。”涂犬悻悻然的闭上了嘴，果然不敢再说。

见涂犬没有再说，薛青柠也没有再说什么，她转过身去在那药罐里舀了一碗药，递到涂犬面前。

涂犬笑道：“薛姑娘真好。”笑着接过了这碗药。

薛青柠冷着脸，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到了沈秋身边，然后坐下。
涂犬脸上的笑容一下凝滞住。

第十九章

接下来的旅途中，平平淡淡，巨龟大船也终于抵达了大秦皇朝的帝都。

沈秋他们一行三人离开了房间，准备下船。

就在他们即将下船的时候，祁夫人突然来了，引起了船上以及船下的一阵骚动。

她美艳多娇，丰腴有致的娇躯饱满而诱人，藏在黑丝纱衣里的身躯如蛇一般柔滑，饱满欲出的酥胸，以及那浑圆翘挺的美臀，无时无刻都散发着成熟的魅力。

“沈公子，这次真不好意思，招待不周，妾身在这里向您告罪了。”祁夫人略带歉意的说道。

“没有没有，祁夫人想太多了。”沈秋道。

“只要沈公子不在意便好。”祁夫人笑道。

告别之后，沈秋一行三人离开了巨龟大船。

祁夫人站在甲板之上，望着沈秋他们离去，忽的，丰满的翘臀上被一只手狠狠地用力一抓，祁夫人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冷冷道：“这里人太多，你给我收敛一点！”钟山微笑道：“放心，他们看不见的，夫人，你不觉得这样有些刺激吗？”船下的人的确看不见，因为有护栏阻隔着的，而且他们又是在最高的一层，钟山的这些小举动他们自然看不见。

隔着黑色纱衣的裙子，钟山的手掌粗大，抓着祁夫人那丰满的臀肉，五指嵌入，把那丰满的臀肉捏的乱七八糟的变形，诱惑非常。

而祁夫人虽然一脸的镇定之色，可是温润红艳的唇瓣微微张合，桃腮般的脸颊上有着淡淡的红润，成熟艳丽，美艳不可方物。

“那个女人找到了吗？”祁夫人强忍着钟山的魔爪，沈声问道。

“算是找到了吧。”钟山的目光落在了下面那些吵杂的人群之中，祁夫人也顺着钟山的目光看了过去，忽然间，祁夫人的脸色微微一变。

祁夫人张了张樱唇，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又压了回去。

沈秋、薛青柠、涂犬，他们三人一起走入了帝都，这座大秦皇朝有着千年历史的第一城。

无论是人文风貌，亦或是建筑物，都给人一种沈重而又高傲的感觉，所到之处，大多繁华，他们路过一条小吃街，美食繁盛，令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

沈秋还是第一次来到大秦帝都，并且看到这样一副盛世场景，心中感慨万千，虽然神女宫犹若仙境，可比起这里，却少了几分人味。

沈秋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看的目不暇接，偶尔有些东西没有见过，新鲜好奇，沈秋都会驻足忘返，薛青柠便会给他小声的解释几句，令得沈秋恍然大悟，心中兴奋莫名，薛青柠在一旁见了，那俏丽清冷的脸上不由得露出几分笑容来。

而整个过程中，涂犬一直都是不大言语，只是看着薛青柠，但在看到薛青柠对着沈秋露出笑容的时候，涂犬的神色就会黯淡几分，心中有些莫名的痛楚。

一直逛了许久，天色不早了，他们这才进入到一家客栈里。

这家客栈装潢豪华，而且花费也极高，客房都分为天地人三个等级，一间人字客房住一晚竟然需要一千两白银，端的是无比昂贵，但方逸从神女宫出来，可是带了几十个小元钱，一枚小元钱价值万两白银，因此便开了两个人字客房，一个是他和薛青柠的，另一个是给涂犬的。

店小二带着他们三人去到了客房里，这两间客房正好是挨着的。

沈秋与薛青柠来到客房之中，那边涂犬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刚到房间里，蜡烛始一点亮，涂犬被吓了一大跳，因为在桌边竟然坐着一个人。

这人穿着一件黑斗篷，脸上戴着一张黑色面具，只露出双眼，有可怖的精光爆射出来，气息散发出来，修为境界绝不是涂犬能够比拟的，涂犬感觉自己在她面前就如一只蝼蚁，连一战的心思都不敢，心中恐惧，就是出手一搏都不敢。

涂犬满脸冷汗，那面具人以沙哑的声音缓缓地说道：“你这猥琐的家伙，心思狡诈圆滑，倒是个炼药的好材料，不过在将你炼药之前，本座还须你做一件事情才行。”面具人如是喃喃自语，可涂犬动也不敢动，只能用眼角余光去看面具人，突然发现，这面具人的胸部似乎饱满的有些异常了。

难道是个女人？越看越像！就在此时，面具人起身，绕过桌子走到了涂犬面前，当涂犬看到面具人修长高挑的身段之后这才确定，她的确是一个女人。

“抬起头来。”面具人沙哑的说道。

“是，是……”涂犬连忙抬起头，可仍然不敢直视面具人的眼睛。

“那个……”涂犬酝酿着要开口。

突然，面具人伸出一根纤白的食指一下戳在涂犬的额头上。

一道光纹从她的指尖生出，映在涂犬的额头之上，而在涂犬的额头上突然生出一个小巧的白莲花图案，栩栩如生。

也就在这一刻，涂犬的眼神陡然一变，有些朦胧、迷离、失常，以及僵硬。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座的仆人了，本座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面具人冷漠的说道：“本座给你的第一个命令是，将那沈秋的内丹取来，听明白了吗？”涂犬刚才涣散的眼神消失，脸上挤出笑容，“明白，明白……”……神剑宗。

这是东域最强大的宗门之一，底蕴深厚，并且背靠一条矿脉，令人眼红，有许多宗门都想过来占据掉，他们的理由是有能者居之，你神剑宗的宗主林岱岩不过只是个九境的修为，为何独占一条矿脉？你这是霸道，不讲理，不可理喻。

他们将各种帽子按到林岱岩的身上，而林岱岩也始终没有出战过，因为林岱岩的资质实在太差了，有一个宗门作为后盾，现在才是九境修为，要知道他的同龄人一般早已是第十境的修为，或是有的半步迈入了第十境。

林岱岩不出战，对方就愈发的咄咄逼人，最后竟然逼到了神剑宗的山门之中来，那一次林岱岩还打算息事宁人。

只是在那一次，有一个女人出现了。

那个女人身着一袭大红衣，姿态娇媚，如是黑夜中最璀璨的一朵烟花，风姿绝代，并且煞气冲霄。

她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豪放娇艳的穿着，媚笑嫣然，一眸一笑之间都勾人魂魄，令在场不知多少人都迷失其中，难以自拔，让他们一时忘了来神剑宗的目的，都把目光聚集到她的身上，仅是被她那绝世美艳的娇躯曲线就迷得神魂颠倒。

她便是沉如歌，既是神女宫的二宫主，也是神剑宗的宗主夫人。

对此许多人都对林岱岩羡慕嫉妒恨，有人在背地里暗暗地咒骂，要不是林岱岩出身好，继承了神剑宗的宗主之位，以他九劫境的修为，何德何能的能够娶到沉如歌这位神女宫的二宫主。

而就在众人为她神魂颠倒之际，沉如歌面对众多环伺的目光，只是冷漠的说道：“有谁想要分我夫君的那条矿脉，大可站出来，我沉如歌定会好好伺候他一番。”好好伺候一番，这话说的更让人心中酥痒，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杀机却让人不可小觑，一阵沈默之后，还是有人走了出来向沉如歌挑战。

只是，沉如歌连飞剑都没出，以指为剑，那人一招落败。

“你们就别一个一个来了，一起上吧。”沉如歌淡淡道。

这话引起了众愤。

只是，在那一天之后，却没有人再敢明面上乱嚼舌根了，也无人再向神剑宗逼宫，而神剑宗宗主夫人沉如歌的名声再一次传了出来。

只是，也就是那一天之后，神剑宗宗主是沉如歌而不是林岱岩的风声，似乎也愈演愈烈。

虽然没人当着林岱岩的面说这些，但林岱岩自己心中也知道这一点，只是在与人见面的时候，林岱岩始终都保持温和的姿态。

从神女宫回到神剑宗来，这几日林岱岩一直都在修行，但心中难以平静，尤其是在看到那个跟黑炭一样的小胖子跟在自己夫人的屁股后头，谄媚奉承，那个样子更令林岱岩心中不悦。

这一日林岱岩来到了演武场，巡视宗门弟子的修炼。

演武场极大，有着上百人，教导他们的是一位长老，见到林岱岩来了，这位长老有些懒散的抱了抱拳，道：“宗主。”长老敷衍的样子林岱岩看在眼里，心中更有怒气，连宗门的中流砥柱长老都对自己如此的敷衍，自己在神剑宗是什么地位，他心里也清楚的很了。

站在演武台上，林岱岩遥望这宽阔的演武场，在这里大多都是新来的弟子，在神剑宗每年都会招收新弟子，现在演武场上是新一批。

每个弟子都精神有力，练习体术，整齐划一，本来有气的林岱岩心里好受了许多。

只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胖子哎呀一声，扑通一声的摔倒在地上，四脚朝天，周围的那些少年看去，都是露出窃笑。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都不准笑！”小胖子连忙板着脸喝止，只是没什么威严，他们都没笑出声来，可脸上的笑容却藏不住。

“不就是没脚滑没站好嘛，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再笑试试，以后我一个一个暴打你们。”黑炭嘴里嘟囔着站起来，发现四周无声，一惊，左右看去，就见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那儿。

黑炭连忙起身行礼：“宗主大人！”林岱岩眉头微皱，道：“黑炭，你跟我来一下。”“是！”黑炭悻悻然的，连忙跟上林岱岩。

第二十章

林岱岩将黑炭带到一个竹林里，以指为剑，砍下一根竹子提在手中。

“好了，将这几天你所学到的东西都给本宗主施展出来看看。”林岱岩道。

“我……我还不会呀。”黑炭苦着脸道。

“那你是来游玩的吗？”林岱岩冷漠的说道。

黑炭心中叫苦不迭，并且在心中暗骂此人实在是太可恶了，自己又没招他惹他，还故意躲着他，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为难自己。

黑炭心中骂娘，却也不敢再愣着，连忙施展这几日自己的所学。

黑炭施展的是一套强身健体的拳脚功夫，完毕之后，黑炭有些期待的看林岱岩。

然而却见林岱岩面色冷厉，讥笑道：“这就是你这几天学的？”黑炭怯怯懦懦道：“宗主，我觉得学的很不错呢。”林岱岩喝道：“一塌糊涂！”黑炭愕然的张着嘴，心中如被一柄铁锤给砸了进去，林岱岩的这话实在是太伤他的心了。

“从明日开始，你就给我每天到山底下去挑水，每天挑满五十桶，不完不准休息！”林岱岩冷冷的扔下这句话，转身而去，留下黑炭在那里发愣。

黑炭望着远去的林岱岩，眼中随即浮现出一抹阴冷之色。

心中虽有诸多的怨气，第二日的时候黑炭还是挑了一对木桶到山下去挑水，别说五十桶，就是两桶挑了之后，黑炭只觉得全身筋骨酸麻，快要累死了。

这时候的黑炭很是想要撸摊子，却没想到沉如歌来了。

沉如歌坐在一块山石之上，依旧如往昔那般，惹火性感。

她身穿一件大红袍，坐于山石之上，两条长腿摆在空中，在红裙之中若隐若现，两条修长的玉腿滚圆而又不失丰腴，一双玉足儿白皙如玉，就那么的晃荡在半空中，精巧可爱。

她的美臀儿坐在平坦的石头上，红裙开叉之处隐隐的有着白嫩的臀肉与大腿的光泽闪现出来，玉腰盈盈，完美无瑕，如水蛇一般的柔细。

黑丝如瀑，娇俏媚眼，红艳艳欲滴的檀口唇瓣明泽鲜丽，雪玉般优雅的脖颈，还有那领口之中饱满欲出的一对双峰，骄傲的高高撑起，诱人欲滴。

她烟视媚行，一双勾人夺魄的眸子里似乎是有笑意，风情妩媚，就那么的坐在那块山石之上，除却热火性感的光彩之外，还有缥缈镜玄般的仙姿风采，美不胜收。

挑着水桶的黑炭一下就看呆了，就差口水流出。

沉如歌风情妩媚的瞪了黑炭一眼，戏谑道：“小胖子，你这么看着本宫，可是有非分之想？”黑炭不敢答，连忙摇头：“没有没有，二奶奶，我对您绝对没有非分之想。”沉如歌叹息一声，“看来本宫这么的没有魅力呢，连你一个小胖子都看不上，果真是本宫人老珠黄了不成？”黑炭连忙道：“哪有！在我的心里，二奶奶您是最美丽的，天地间无人能比。”“真是如此？”“当真如此！”“可你这却说了假话啊，要说最美，那也该是我的那位姐姐才对。”沉如歌嫣然笑道。

“可我觉得，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啊。”黑炭坚定地说道。

沉如歌成熟妩媚的绝美脸庞上笑容愈发浓郁，道：“你这小胖子，嘴巴还真甜。”黑炭略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后脑勺。

沉如歌这时则是说道：“好了，快点挑水去吧，你若完不成，那就再加五十桶。”原本黑炭还是心花怒放的，此时再一听沉如歌的这话，一下又从云端跌落到了谷底，满是失落，有气无力的挑着水往山上而去。

在黑炭离开之后，一道身影来到了山石之上，沉如歌头也不回的说到：“官人，怎的今天有空到这儿来了，是来监督那个小胖子的么？”林岱岩看了眼沉如歌那晃荡着的两只白嫩玉足，沈声道：“你是我林岱岩的妻子，注意点形象。”

沉如歌道：“被别人看了，又少不了几块肉。”林岱岩气的鼻子里差点冒烟，怒道：“你一个妇道人家，如此穿着打扮，成何体统！若是被那些弟子看了去，他们又该怎么在背后说我？”沉如歌不在意道：“说便说了呗，他们又不敢当面来说，若是他们敢当面来说，看本宫不给他们几个大耳刮子。”林岱岩无话可说，目光又落到沉如歌的身上，心中忽然莫名的有一股躁动。

从林岱岩的这个角度看，视线恰好能够透过领口，一下落到了沉如歌那饱满高耸的两座雪峰之上，里面有一条黑色蕾丝花边的胸罩，据说这是通过贸易从西域传过来的东西，裹住两座雪峰，比那小肚兜还要诱人。

林岱岩口干舌燥，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当下便是单膝跪在了沉如歌的身旁，一把搂住沉如歌的纤腰，沉如歌娇呼一声，眼眸如水，娇嗔道：“大白天的，干什么呢你。”林岱岩的手掌迅速的攀上沉如歌胸前的领口之内，握住了沉如歌胸前的一座傲人饱满的雪峰，隔着黑色蕾丝的胸罩，以及那饱满乳球本就该有的弹性，手感紧实而又柔软，让林岱岩立刻沈迷其中，不可自拔。

林岱岩心跳加快不已，小腹下面的那根肉棒在这时也变得滚烫，只是却撑不起帐篷，隔靴搔痒，可即使如此，也让林岱岩振奋不已。

“娘子，我们好久没那个了……”林岱岩小声的说道。

“别，这还是外面呢……你这坏蛋，昨天晚上不是才来过么，怎的今天又想要了。”沉如歌娇喘不已，脸颊腮红，鲜艳欲滴。

她微仰着头，露出白皙如玉的优雅脖颈，而胸前的饱满山峰更是翘挺，在那领口之内，林岱岩的手掌不断地摸来摸去，让得沉如歌也微微的动情起来。

林岱岩道：“娘子你太漂亮了，为夫……为夫实在是忍不住啊。”沉如歌媚眼如丝，“本宫如此漂亮，你自然会忍不住。”说着，沉如歌忽然将玉手伸到了林岱岩的裆部。

只在刹那，只见林岱岩浑身如有电流淌过，爽的嘶的一声倒抽一口凉气，叫道：“啊……娘子……你的手……你的手……”沉如歌笑道：“本宫的手怎么了。”“抓着为夫的……那根……东西了……”

“你也知道啊。”沉如歌娇笑一声，隔着裤子抓着林岱岩的那根肉棒，原本还是妩媚娇笑的脸庞上闪过一丝阴郁，旋即恢复如初，用玉指轻搓林岱岩的那根肉棒。

林岱岩双眼有些翻白，这个接近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亦是神剑宗的宗主，此刻只感觉到肉棒上有一阵又一阵快感传来，根本忍受不住。

“来了来了……娘子……为夫……为夫要射了……”林岱岩实在是忍不住。

“别急，等……”沉如歌连忙喝止。

然而，却已经是晚了。

林岱岩的胯部一阵轻微的激颤，满脸射出的愉悦表情，双眼也有些翻白，别提有多舒爽了，但是沉如歌的玉指摸着丈夫胯部的那一团湿润，却是微蹙远山般的秀眉，隐约间有几分不悦。

而林岱岩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顾着自己舒服，在舒爽了之后，林岱岩笑道：“多谢娘子帮为夫消火。”沉如歌道：“你这小东……算了，你快些走吧，回去把衣裳换了。”林岱岩道：“谨遵娘子命令。”说罢，林岱岩便飞身而去，迅速的离开此地。

可林岱岩倏然不知，就在那附近的一棵大树之后躲着一人，那人黑皮肤，肉嘟嘟的，一张脸自然也说不上英俊，而是有些猥琐。

黑炭在用手自己揉搓着裤裆里的那活儿，与林岱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炭的裆部已经顶成了一个大帐篷，极其雄伟，可见他里面的那根铁棒到底有多长，也是极为粗大。

隔着裤子还不止，这样如同隔靴搔痒，黑炭把手伸进了裤裆里，盯着远处山石上那娇媚如火的沉如歌，他握着自己的肉棒使劲用力的撸动。

“哦……二奶奶……二官主……噢噢……”黑炭眼中满是迷离之色，逐渐的自己用手把自己送上巅峰。

夜色深深。

黑炭无心睡觉，自己从床上爬了起来，悄然的离开了他们这些弟子该在地方，趁着月色，黑炭来到了神剑宗的后山。

在神剑宗的后山有一处禁地，唯有宗主才可进入，黑炭只来到外面，自然不敢进去，因为仅是在

外面就能让人感到害怕。

与白天不同，那禁地的洞口之中似有一层暗色的雾霭，极为诡异，而且里面似乎还有嘶吼之声传出，让得黑炭感到恐惧。

黑炭本就胆小，自然不敢久留，连忙就要离开。

可在这时，那暗色的雾霭之中，却有一道灵光冲出，一下吸引了黑炭的注意。

隐约之间，黑炭看到了一个身影，如仙姿般曼妙。

“二宫主？！”黑炭仔细一看，那可不就是沉如歌吗，可是，她怎么会在禁地里？黑炭连忙站起身来朝里面挥了挥手，跟沉如歌打招呼，没想到那沉如歌媚然一笑，朝他勾了勾手指，黑炭顿时魂魄都被抽了去，什么也不多想，连忙跑了过去。

第二十一章

黑炭兴奋冲冲的跑了过去。

然而，让黑炭心中发寒的是，那根本不是沉如歌，而是一个干枯的老尸站在那儿，正阴森森的对黑炭笑着。

黑炭惊觉过来，转头就跑。

但是身体却是不受控制，被一股力量给拘束住了。

“要死要死……”黑炭是最怕死的，连忙喊天求地：“不要杀我啊……我不想死啊……”干尸伸出了手去，一把抓住黑炭，往自己面前一抓。

干尸仿佛真的只是一具尸体，然而，眼珠子还是动了两下，皱了皱眉，道：“怎么吓的尿裤子了，浑身肥肉，满脑子流油的，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把你抓了吃肉去。”“啊！”黑炭干嚎一声，脑袋一歪，旋即再没了声音，是被吓死了过去。

待得黑炭再醒过来之时，发现已经来到了一处水潭边上，此处阴森森的，那水潭里也冒着寒气，而且还有搓牙花子的声音传进黑炭耳朵里，令得黑炭顿时打了个激灵。

黑炭一扭头，一下就看到了那个干尸，当即吓得神魂皆冒，连忙装死过去。

干尸在啃着一块干肉，头也不回的說道：“小胖子，别装死了，你再装死，我就真吃你了。”黑炭哆哆嗦嗦道：“我……我的肉不好吃的。”干尸阴惨惨的一笑：“不好吃，那也得吃过了才知道。

小胖子，赶紧跳进水潭里把自个儿洗了，然后让老夫我吃了。”黑炭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一万个不愿意，干尸生气了，伸出手掌，一把提起黑炭的衣领，把他给扔到了水潭里。

刹那间，冰寒刺骨，黑炭在里面吃了好几口水，心中更是哀嚎不已。

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骤然出现在此地，黑炭如是见着了救命稻草，连忙惊呼道：“宗主救命！”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林岱岩。

林岱岩看了眼在水里打着噗通的黑炭，并不理会，对干尸笑道：“前辈，这个小胖子味道真的好么，不如晚辈再去给你抓几个来？”干尸说道：“老夫现在饿了，就吃这个小胖子，别来叨扰老夫，滚吧。”林岱岩应了一声是，看也不看黑炭，也不管黑炭如何的叫嚷，转身就离开了。

黑炭的心一下就凉了，旋即破口大骂，他怎么也没想到林岱岩身为神剑宗的宗主，竟然如此心思狠毒，见死不救，还要把他喂养给干尸。

在这一刻，黑炭心中充满了怨毒，发誓就算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他。

“什么神剑宗的狗屁宗主，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全都是骗人的！”黑炭心中怒骂，但很快又被恐惧给淹没。

干尸站在岸边，实力强大，根本就不是黑炭所能抵挡的。

“小胖子，乖乖的把自个儿洗干净，然后让老夫吃了，老夫会记得你的情。”干尸阴笑着道。

然……就在此时，却见一道寒光直奔干尸而来，速度之快，犹若闪电。

干尸眼睛一眯，透露出慑人的寒光，化出一面元力护盾挡住了这道剑光，顷刻间，这道剑光分为数十百道，更加勇猛，要将这元力护盾刺穿。

干尸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是谁来了，给老夫出来！”无人应答。

骤然间，上千道的剑光飞出，漫天盖地的将干尸给淹没，使得干尸一时之间竟没有还手之力，可见来人实力强悍，并不在干尸之下。

而再当干尸将这上千道的剑光崩碎之时，已然发现，那水潭之中的黑胖子没了。

干尸双眼发寒，浮现出可怕无比的杀光。

.....“哎哟哎哟，要死要死，刚出虎穴又如狼窝啊。”黑炭被砰地一声扔到地上，闭着眼睛，四肢乱舞，不断地嚎叫出声。

“行了，小胖子，别叫了，再叫本宫可真要吃了你。”一道带着魅惑的悦耳声音落到黑炭耳中，极为熟悉，令得黑炭一怔，旋即睁开眼睛，看清眼前的人，黑炭顿时感动的涕泪横流。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沉如歌。

她姿态曼妙，娇躯高挑，酥胸饱满而又高耸的在前襟领口之中跃跃欲出，蜂腰盈盈，藏在裙下的两条修长玉腿滚圆而又丰实。

沉如歌红唇如火，充满了娇艳的热情，犹若樱桃儿的嘴唇微微扬起一丝似笑非笑的笑意。

黑炭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一下就抱住了沉如歌的一条玉腿，使劲的抱住，不肯放开。

“二奶奶，你再来晚一点，黑炭就见不到你啦。”“你这小胖子油嘴滑舌的，死了才让本宫清净呢。”沉如歌道。

“可我要是死了，那以后可就没人伺候二奶奶你了呢。”黑炭据理力争。

沉如歌轻笑一声，道：“好了，别废话，去捡些枯枝来。”黑炭听话的去照办了。

不大一会儿，这里生起了一团火。

沉如歌坐在火堆边，那火光映照在沉如歌的绝美容颜之上，光影朦胧，令得绝美的沉如歌更显妩媚娇俏的成熟风情。

她侧坐在地，两条小腿并拢在一起，羊脂白玉般的小腿精致圆润，而那红裙之下的侧臀丰盈圆实，挺翘起来的弧度丰满浑圆，在火光下亦是显得极致诱人。

更别说她酥胸处的饱满了，两坨美肉隆圆高耸，似是要脱出领口来，饱满欲出，傲人圆润的乳肉微微露出痕迹，其中一条深邃的沟壑白腻深入，诱人荡魄。

黑炭看的不禁吞了口口水，胯下的肉棒也不禁竖了起来，犹若钢铁般坚硬，他先前在水潭里走了一遭，此时那根铁棍硬了起来，蓬勃有力的将湿淋淋的裤裆给顶了起来，那湿淋淋的裤裆刚好将黑炭的大肉棒的形状以及长度给勾勒了出来，煞是雄风强盛，笔直坚硬。

纵然那裤裆湿淋淋的，可仿佛仍然挡不住黑炭那大肉棒的滚烫，就在这寂静的一刻，黑炭突然打了个喷嚏，抹了抹鼻子，却也让沉如歌的注意力放到了他的身上。

沉如歌一下就瞧见了黑炭胯下的那根肉棒，顶的高高的，想不注意也不行。

沉如歌嘴角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

黑炭忙道：“二奶奶.....我.....我这不是故意的。”沉如歌讥笑道：“不是故意的，那便是有意的？”“我.....”黑炭想要张口辩解几句，就在这时，沉如歌秀眉一周，猛然挥手，一股元力将黑炭的嘴巴给封住，让他再说不出话来。

旋即在黑炭脑海中响起沉如歌的声音：“别出声，有人来了！”黑炭自然不敢再言语，连忙闭上嘴。

此时他们身处一个山洞之中，但是以沉如歌的境界要探查到外界的情况，再简单不过，她的神念足以外放而出，山洞外的情况一目了然。

为了安全起见，沉如歌将那火堆也灭了，刹那间这山洞里就变得黑幽幽的。

在沉如歌的神念中，外面有四道人影，沉如歌知道他们是谁，是神剑宗的剑奴，没有感情，是杀人机器。

那四个剑奴探查了一番，便要离去，突然间黑炭哎哟痛叫一声，令得那四个剑奴去而复返，立即冲进山洞。

“唉，你这没用的小胖子！”沉如歌感慨一声，随即杀机浮现，纵身冲了出去。

只听得外面有兵器碰撞的声音，还有剑光激荡，以及肢体碎裂的声音，再当沉如歌回来之时，脸颊上有微微的红润之色，气息略有几丝紊乱。

火光再次亮起。

黑炭抱着裆部跪在地上，如同狗刨土那般撅着屁股，沉如歌看了，美眸中有着惊讶，因为黑炭的这个动作太过滑稽和不雅了。

沉如歌道：“小胖子你这是怎么了，撅着屁股难道是想本宫打你？”黑炭哭丧着脸道：“我也不想.....二奶奶，我的肉棒被一只蝎子咬住了，好痛啊。”听得‘肉棒’二字，沉如歌那犹若三月桃腮

的脸颊上浮现出了一丝晕红，旋即她冷笑一声，道：“咬的好，怎的不将你那肉棒给咬断。”黑炭道：“就快断了。”沉如歌道：“转过来给本宫看看。”黑炭哦了一声，龇牙咧嘴的翻过身来，躺在地上，双手还捂着裆部。

“把手拿开。”“哦。”黑炭手拿开了，那裆部圆鼓鼓的顶成一团，雄风威武，几乎要破布而出，那顶端大的有半个拳头那般之大，异于常人。

沉如歌微一挑眉，又道：“把裤子给本宫脱了。”黑炭道：“这个.....不好吧。”沉如歌笑了：“你一个小孩子，还怕本宫看到了少块肉？再说了，你再如何的遮拦，本宫要真的不高兴了，也能给你剥掉。”黑炭悻悻然的把裤子脱掉了。

始一脱掉裤子，黑炭的那根粗大肉棒就弹了出来，至少有二十公分之长，黑黝黝的，非常的粗长，青筋环绕的勃了起来，犹如铁棍一般散发着熊熊的热气。

只不过就在这粗长的肉棒顶端之上，那圆鼓的龟头呈现出紫黑色，马眼在微微的一张一合，流淌出一股分泌物，极为的肿胀，好似真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般。

沉如歌如水的妩媚眸子里有着一丝异样，纵然早有心理准备，可再看这根粗大的物事，心中还是不免有几缕涟漪生出，这可比自己的那个丈夫的东西大得多了。

但黑炭只觉得沉如歌双眸如是剑峰一般，看的他瑟瑟发抖，可不知为何，粗大的肉棒没有软下去，反而更有涨硬起来的凶猛趋势，他的心头也愈发的感到几分刺激。

“果然是被咬了。”沉如歌道。

“二奶奶，那怎么办，我可不想死啊。”黑炭连忙哀求道：“求二奶奶救命.....二奶奶救命啊...”“闭嘴！”沉如歌呵斥一声，黑炭连忙闭上了嘴。

“你这肉棒上中了毒，须得吸出来才行。”沉如歌道。

“啊？！”黑炭怔了一怔。

“也罢。”沉如歌轻轻一叹，道：“你且站起身来，本宫帮你一回便是。”

第二十二章

黑炭闻言，连忙站了起来。

黑炭的两条腿有些打着颤，也不知是那水潭的寒气还在，还是因为被那蝎子咬了一口的缘故，总之，黑炭只觉得这毒留在自己的身体里便要暴毙了。

而且更让黑炭抓狂的是，那蝎子咬哪里不好，非得咬他的命根子。

虽说自己的这命根子天赋异禀，异于常人，咬上一口虽然不怎么的疼，但是要命啊。

不过黑炭很快又高兴起来，这毒能被吸出去，只要吸了出去应该就没事了。

而且更让黑炭心中狂喜的是，沉如歌竟然说要帮他亲自吸毒，这让黑炭既是感动又是兴奋。

黑炭站起身来，那根二十多公分长的粗黑大肉棒就那么的垂吊在他的胯间，半个拳头大的龟头肿胀的不成样子，却也显得威风凛凛，煞气横生。

在黑炭的小腹下一团黑毛浓郁茂密，下面还藏着两个鸡蛋大的卵蛋，隐隐的淹没在其中，却又稍稍的显露峥嵘，不甘于被隐没。

无论是从哪一点来看，黑炭这肉棒都是粗圆而又长，即使是沉如歌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丈夫的那根肉棒与这黑胖子的东西相比，简直是犹若天壤之别，不可一比较。

若说这个小黑胖子的是跟铁棍，那么自己丈夫的那根肉棒就是根绣花针，就是沉如歌有时候都想不明白，堂堂神剑宗的宗主，拥有的物事儿怎的会那般小。

黑炭此时的大肉棒也不知是硬了还是没硬，就那么的垂吊在沉如歌的眼前，沉如歌抬头看了眼黑炭，他的胖脸上带着一股激动和期待。

沉如歌倒是不急了，玉手探出，屈起葱白如玉的食指一下弹在那肿胀的就跟鹅蛋大的紫黑龟头上，不曾料到黑炭仿若没有察觉，有些麻木了般。

“毒性已经这么重了么。”沉如歌轻语一声。

“二奶奶，您一定要救我啊.....我不想死啊.....”黑炭立刻又干嚎起来。

“闭嘴！”沉如歌喝止一声，道：“本宫何曾说过不救你了？”黑炭的神色立刻为之一振。

沉如歌看了一眼四周，指了不远处的一块巨石让黑炭坐上去，黑炭依言走过去坐在巨石上面，这巨石也就半个人高，黑炭大咧咧的坐在上面，而两腿之间的那根雄物还是不减丝毫威风。

待到黑炭坐好之后，他立刻又是神色振奋起来，期待的看着沉如歌。

沉如歌轻叹一声，走了过去，蹲在了黑炭的面前。

此时的沉如歌如一朵鲜艳似火的大红花，性感热辣，美艳不可方物。

她身穿一件火红色的开肩官装，窄瘦的香肩露出大半，如雪凝玉般的肌肤水嫩的吹弹可破，精致美丽的锁骨在脖颈之下，骨瘦性感，而再往下便是那叉字口的衣襟，几乎没有什么阻拦，胸脯上的肌肤白嫩赛雪，内里往下有乳球痕迹隆圆而起，涨鼓饱满，似要从衣襟之中爆炸而出。

黑炭坐在巨石上往下一望，几乎能一览无遗，看到那白嫩饱满的乳球边缘有黑色花纹的镂空花边，配合着那鼓圆起来的乳肉，更增添一番别样的诱惑风情。

这位神女官的二宫主，有着胭脂虎名号的女人，身材凹凸丰满，玲珑有致，那眉宇间万千的成熟风情荡漾如水花，令得黑炭难以自拔，沉迷其中。

“你这根东西，怎的这么脏。”忽的，沉如歌如此说道。

黑炭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二奶奶，您就别管这个了，快帮小的吸出来吧，在不吸出来，小的可就要命丧黄泉了，那时候可就没人陪您玩乐解闷了。”黑炭苦苦哀求。

沉如歌却是不疾不徐，“你这小黑胖子，把自己说的对本宫很重要似的，要知道本宫可是有家事的人，用嘴儿给你吸这东西，被本宫那丈夫瞧见了，他不得大飞雷霆打死你啊。”黑炭道：“二奶奶，您有所不知啊，您那丈夫他……”“如何？”“他想要害死我！”“嗯？”黑炭连忙将先前在那水潭边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并且注意着沉如歌的脸色变化，沉如歌很少将喜怒藏于心中，她绝美的脸颊上有着有一丝阴沈之色，但也未说什么。

下一刻，沉如歌出乎黑炭的意料，一下伸出那纤纤玉手，白嫩柔夷一把便是握住了黑炭那异于常人的硕大肉棒，略有冰凉，与黑炭滚烫火热的大肉棒相互融合，那丝丝凉意直透黑炭的全身，令得黑炭禁不住的倒吸一口凉气，并且还有温软柔腻的舒适感一下遍布他的全身。

沉如歌的玉手那五根玉指葱白，不沾阳春水，晶莹剔透，冰肌玉骨，也与黑炭的这根黝黑粗大的肉棒形成鲜明的对比。

“噢……二奶奶……”黑炭情不自禁的发出一声呻吟：“您……您抓得我好紧呢。”“别出声，小心本宫给你捏断了。”沉如歌曲道。

黑炭闻言，连忙闭上嘴，可满足肥肉的胖脸上那舒爽愉悦的表情却是无法收敛。

沉如歌蹲在黑炭的胯部之前，那绝美的脸庞距离黑炭只有半米的距离而已，裙摆落地，在那开叉的裙子之中，修长酯玉般的美腿在其中，她屈膝蹲在地上，滚圆的大腿与小腿挤压在一起，有满满的肉感满溢出来，肌肤莹白，说不出的诱人。

更别说坐在巨石上的黑炭那个角度，从上往下看，那开叉前襟领口之中饱满隆起的两团圆乳爆炸欲出，浑圆若玉盘的乳肉禁不住的外溢，一条乳沟白腻深邃，深入到衣袍之中，给人无暇遐想的诱人风情。

青筋环绕的怒龙在手，滚烫而又炽热，沉如歌的柔夷动了两下，黑炭就紧跟着哆嗦两下，因为沉如歌的玉手实在太过柔软，肌肤细腻，触感略冰，有着无法言说的舒适感。

沉如歌先是用玉手为黑炭撸动了几下，握着这根粗大的黑色大肉棒，沉如歌绝美的脸庞上也有几丝绯红悄然而生。

这个小黑胖子还未成年，却有这样大的物事儿，自己贵为神女宫的宫主，又是神剑宗堂堂的宗主夫人，谁能想到，自己帮一个小黑胖子做这种事情？而且这个小胖子的身份还是一个奴仆，说起来比乞丐也好不了多少，身份上的差距让沉如歌心中亦是有几分异样。

“噢……噢噢……”虽然沉如歌警告了黑炭闭嘴，可黑炭还是禁不住的发出呻吟声来。

不过沉如歌这次却是未再喝止黑炭，就在黑炭飘飘欲仙之际，沉如歌风情绝美的脸庞忽然靠近了黑炭的胯下几分，眼看着脸庞几乎就要与黑炭的那根黝黑肉棒喷出在一起了。

她的鼻息间有丝丝热气喷吐在那肿胀的紫黑龟头上，飞黑炭自然也感觉到了，这一刻黑炭的心儿也提了起来，跳的飞快。

“噢……二奶奶……”沉如歌的脸庞娇媚艳丽，双眸中媚水如春，荡漾着好看而又诱人的碧波，古典优雅的脸庞上绯红似乎也愈发的浓郁。

而就在黑炭仰头舒爽呻吟之际，沉如歌张开了温润娇艳欲滴的唇瓣，檀口如樱，张开之后一下就将那肿胀如鹅蛋大小的紫黑龟头一下给包含到了檀口之中，娇润细腻的触感，紧窄柔润的腔口含住了

那硕大龟头的表面，难以言喻的爽感一下传遍黑炭的全身。

黑炭低头一看，这位神女宫的二宫主竟然用那娇媚的小嘴儿含住了自己的大肉棒，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冲天而起，他的双眼都有些翻起了白。

黑炭双手撑在身后的石面上，趴开着两条腿，看着胯下那个张嘴含住了自己活儿的神女宫二宫主，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可是神女宫的二宫主啊，还是那林岱岩的妻子，修行界人称胭脂虎，有无数的男人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也不知有多少男人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可是却都得不到她的芳心，甚至说摸一摸她的小手都不可能。

然而现在这个高贵超然在上的女神却是用娇艳欲滴的樱桃小嘴儿含住自己的大肉棒，这让黑炭怎能没有自豪感，自己是谁，不过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仆人而已，就是女人都碰不到，按照原来的命运轨迹，有可能一辈子都娶不到妻子媳妇儿，但是谁能想到，如今却有这名震东域的仙子为自己舔舐肉棒，那温润如水般的窄瘦腔口包裹之中，是让他快要升天的快感，飘飘欲仙，如在云端，四肢都瘫软了起来。

“二奶奶……噢噢……您……您含的小的实在太舒服啦……”黑炭发自内心的说道。

沉如歌的脸颊两边桃腮被撑了起来，看到这小黑胖子的肉棒大是一回事，可没想到含住了又是另一回事，她的娇媚樱唇只是勉强的将这鹅蛋大小的肿胀龟头给含住了，那棍身却是无能为力，或许只是三分之一有余，想要完全的吞没进去根本不可能。

沉如歌也不想太多，就是这小黑胖子的胡言乱语也没在意，嘴里有些腥臭的味儿，令沉如歌颇有一丝想要反胃呕吐的冲动，再有便是这肉棒上的滚烫气息，灼烧的沉如歌很想吐出来。

黑炭坐在巨石上见沉如歌没有动静，不由得催促起：“二奶奶快……快些动一下……”这个小黑胖子，看待会儿本宫怎么收拾你！沉如歌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寒光。

黑炭自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或者说就算注意到了，他也直接忽略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黑炭觉得能有这么一次，这辈子死也值了。

沉如歌最终倒是没有吐出黑炭的这活儿，说是为他吸出这大肉棒里的蝎子毒，说到做到，于是便轻轻的吸啜起来，而就是这么轻轻的一吸，黑炭哪里受到了，当下腰部向上挺了起来，屁股也向上面抬起，是以他的那根大肉棒也用力了一些，一下不小心的深入到了沉如歌的深喉之中……

第二十三章

这一深入对黑炭来说不要紧，反而令他有种爽上天的感觉，只觉得有极度的快感从龟头上传来，可这却苦了沉如歌，一下就将她的桃腮脸颊给撑的更大了，鼓囊囊的，完全的被填满，甚至呼吸也有点艰难。

“噢……”黑炭由衷的发出舒爽的呻吟声，这种感觉实在太舒服了。

只是，这舒爽并没有持续多久，不消一会儿就没了。

黑炭一愣，再低头看去，沉如歌已经将他的那活儿给吐了出来。

黑炭满脸的疑惑不解，就见沉如歌杀气腾腾的看着他：“你想死了是不是！”黑炭打了个哆嗦，赶紧道：“没有没有，二奶奶，您别生气，您大人有大量，小的不是故意的。”沉如歌冷哼一声，道：“你若敢是故意的，本宫就杀了你这小黑胖子……”顿了顿，沉如歌眸中杀气渐消，又看了眼黑炭的这根东西，还是热气腾腾，黝黑的表面上青筋环绕，如是镶嵌在铁棍上的蚯蚓，峥嵘可怖，却又令她的道心不由得产生一丝涟漪波动。

当然，吞下黑炭的这根东西滋味并不好受，沉如歌甚至有些厌恶，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是，却又没有太过憎恶，否则她已经转身而去了。

沉如歌心中明白，这都是源于黑炭对他说的丈夫的那些事情，沉如歌怎的也想不到，丈夫竟然会与禁地中的干尸有那样的牵连，帮着干尸吃人，这等事情，沉如歌发自内心的憎恶。

还有一点便是，黑炭是她带到神剑宗来的，几乎是相当于她的人，这件事从一开始林岱岩就是知道的，但他要杀黑炭，自己却有所不知，这说明了什么？他在瞒着自己。

有许多事他都在瞒着。

沉如歌和沉融月一样，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瞒着某些事。

是以沉如歌颇有一种豁出去了的心思，你对我仁，那我就对你不义。

黑炭瞧见沉如歌脸色变幻莫名，心中发怵，也不敢催促，而在沉如歌的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的汁液，为她增添了成熟妩媚的风情诱惑，下一刻，令黑炭想不到的是，沉如歌竟然伸出了那软滑的小香舌来，舌尖润红，然后一下点在了那紫黑龟头的马眼上。

“嘶……”黑炭爽的倒吸一口凉气。

“感觉如何？小胖子。”沉如歌问道。

“爽！太爽了！”黑炭称赞道：“二奶奶您的小香舌简直就是人间极品，无人能敌，谁也比不上。”沉如歌道：“是么，那本宫的姐姐呢？”“您说大宫主？那个……就算是大宫主也比不上！”黑炭信誓旦旦道。

“呵，你这小胖子倒是会说话，要是让本宫的姐姐给你舔一下，会是什么滋味儿。”沉如歌的言语之中带着一股魅惑。

黑炭情不自禁的幻想起来，想象着在自己的胯下竟是那名震东域的第一冰美人，以樱桃小口为自己舔舐肉棒，无微不至的伺候，黑炭只觉得魂儿飞上了天，那黝黑的大肉棒涨硬到了极点，龟头里的马眼中爽的有一丝液体流淌出来，竟有一种喷薄而出的冲动。

黑炭忙道：“二奶奶您快别说了，您再说，小的就真的受不了射了。”沉如歌沈声道：“这么说，你现在是故意不射了？”黑炭道：“就算我现在射了，二奶奶您还是得给我吸毒啊，所以我想憋一下，等您把毒给小的吸了出来，小的就射。”沉如歌冷哼一声：“你倒是想的挺美。”黑炭听出沉如歌这话里没什么生气的意思，得寸进尺，圆滑的笑道：“二奶奶您大人有大量，人美无双，心地善良，反正都帮了小的，就不如好人做到底嘛，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伺候二奶奶您，您叫小的往东，小的绝不往西。”“你这嘴巴甜的……”沉如歌手里忽然用力收紧几分，黑炭的粗大肉棒立时就被捏的有点生疼，顿时龇牙咧嘴的，想要呼叫，但是沉如歌又加大了几分力道，致使黑炭发不出一声声音来。

沉如歌似笑非笑道：“小胖子，在本宫面前，你最好还是收敛着一点，就你那点小心思也想骗得过本宫？”黑炭欲哭无泪的求饶：“错了……二奶奶，小的错了，小的真的错了。”见黑炭是真的怕了，沉如歌这才松开了手。

只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沉如歌又屈指在那紫黑色的龟头上轻弹了一记，让得黑炭顿时痛的倒抽一口凉气，表情扭曲，双眼之中也透露出对她的恐惧。

沉如歌也不再理会黑炭是什么表情，还是张开了嘴，用那娇润欲滴的唇瓣轻轻的抵住了硕大的紫黑色龟头，没有吞含进去，而是用嘴唇轻轻的吸啜。

刚开黑炭还没什么知觉，只有痛觉，不过渐渐地，黑炭还是拜服在了沉如歌那娇艳欲滴的柔软唇瓣之下，那消失掉的舒爽感再次的浮现起来，而黑炭这次不敢再乱说话了，死死地闭上嘴，只能在心里暗暗地腹诽着，有那么一些幽怨，但很快这幽怨就被这位神女宫二宫主的娇媚小嘴儿给弄得没了，接着黑炭又继续享受起了这位胭脂虎的小嘴伺候。

“噗……嗤……噗……噗嗤……”不知什么时候，沉如歌再一次的张开那薄而温润的红唇将黑炭的大肉棒给吃了进去，一下吞咽进去了三分之一，但这下黑炭可没敢乱动了，只能任由沉如歌的操弄，生怕她再生气。

而沉如歌也渐渐地站起身来，蹲的太久脚有些麻痹了，是以她弯起了腰身来，腰胯形成了一个角度，而那浑圆美臀将红裙翘了起来，从后面看去，那弧度隆圆而又丰满，在裙子分叉处的莹润大腿更是遮拦不住，丰盈滚圆的修长美腿淋漓展现。

沉如歌的这个姿势太过妖烧了，就算是林岱岩也难以见到，从黑炭的这个角度看，正好能看到沉如歌那挺直的香背，曲线平坦，蜂腰盈盈，到了臀部之处陡然向外增大，那蜜桃一般的臀儿宽厚盈圆，凹凸有致，诱人无比。

“嗤……嗤嗤……”沉如歌的香舌轻卷起来，吸啜黑炭肉棒上的蝎子毒。

“噢……”虽然黑炭很想要闭嘴，可在这时还是舒服的忍不住发出一声呻吟来。

黑炭只觉得此刻自己比那些帝皇还要享受，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女以嘴唇来吸啜自己的肉棒，那腔口内壁的嫩肉以及软滑多汁的香舌让黑炭置身于仙境般，飘飘欲仙，犹若在云朵一般的棉花上，身子如同在飞舞，那种感觉和滋味儿难以言喻。

再看沉如歌两腮鼓囊囊的，完全是被黑炭的那东西给撑大的，在沉如歌的嘴角有精英的汁液流淌出来，为高贵在上的她增添了一丝堕落般的淫靡。

“噗嗤……唔……唔唔……噗嗤……”在这个时候，沉如歌竟然有点主动地上下动了起来，刹那之

间，被沉如歌那盈润玉唇所包含的大肉棒有了极致的快感，黑炭只感觉到精关在这时候猛地失守，一股极致的快感在这时也全部聚涌到了龟头之上，酥麻痒痒的，一阵液体想要喷射而出。

也正是这种极致的快感，一下就让黑炭忘了沉如歌的警告，嘴里连连的发出声音来，而且他的屁股在无意间也微微的耸动了起来，让那龟头表面与那腔口内壁的嫩肉细细的摩擦，相互融合，生出一阵阵酥痒麻辣的舒适感来。

沉如歌翘着浑圆的美臀，高高的翘起，身材高挑，高贵而又美丽的她撅着翘臀身姿极其的诱人，脸部朝下的含着黑炭的大肉棒，一只手无意识的放到黑炭的大腿上，另一只玉手则是握着那大肉棒的棍身，上下的撸动起来。

玉手加上那温润唇儿的润滑，再有黑炭自己悄咪咪的耸动，这带来的快感是无法言说的。

“啊.....啊啊.....二奶奶.....噢.....” “好爽.....真的好爽啊.....” “我要射了.....噢噢.....射了...” “低着头的沉如歌眸光中有一丝惊诧与恐慌，立即就要把黑炭的大肉棒拔出来，可就在这时，一股滚烫炙热的液体猛然喷出，一下塞满到了她的嘴中。

即使沉如歌把黑炭的那东西拔了出来，却也已经晚了，在她那娇红欲滴的嘴唇边缘有白灼的液体流淌而下，无比的淫靡。

“啊.....哈.....哈.....好爽.....实在太爽了.....” 黑炭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仰着头，脸上都是说不出的满足之色。

但见沉如歌嘴角有白灼的精液流淌而下，她冷冷的看了黑炭一眼，这一刻很想出手杀了这头小肥猪，但最终还是忍下了杀心，原因无他，这都是自己自愿做的，又岂能怪到他的头上？而还沉浸在爽感之中回味的黑炭浑然不知，他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忽然，黑炭衣服上的一块布料被沉如歌以玉指斩下，黑炭疑惑，但见沉如歌微微张开娇嫩欲滴的唇瓣吐出了一股精液在那布料之上，擦拭了嘴角。

看着这位高贵在上的神女从嘴里吐出自己的精液，黑炭愣在当场，忽然间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有多少英雄豪杰想要这般做，却都无法得逞，反倒是被自己给得逞了，黑炭只觉得命运太过神奇了。

“看什么看，再看本宫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沉如歌凶恶道。

“不敢不敢.....” 黑炭连忙陪着笑，“二奶奶，您现在好美啊。” 沉如歌冷冷的看了眼黑炭，起了身来，道：“走了。” 说罢，沉如歌向着山洞外走去，黑炭从巨石上跳了下来，提上裤腰带，连忙跟了上去。

沉如歌走向山洞之外，微微蹙眉，因为她觉得两腿之间似有一抹湿润，先前无从察觉，此时走起路来，似乎有点格外的明显，仿佛已经流淌到了大腿上，让她浑身都不自在。

第二十四章

时光如梭。

神剑宗依然如往常一般。

在东城，神剑宗乃是最强的宗门之一，也是一个大势力，在正道之中也有赫赫威名。

当然，对神剑宗有所觊觎的也有。

在东城不仅是有诸多正道势力，也有许多魔门邪派，而且还有许多的种族，例如妖族、邪魔。

而在神剑宗山门的附近一带，便有一些妖族与邪魔，但由于有神剑宗的镇压，这些妖族与邪魔倒是很少作恶。

而这一日，沉如歌独自一人离开了神剑宗，原本是悄无声息的离开，只是却不知从哪里走漏了风声，引来了许多人的注目。

“快看，那便是神剑宗宗主的夫人，东城最有名的胭脂虎。” “太美了，那长腿，那胸，还有那屁股.....哎哟，我受不了了.....” “若是能与她共度良宵一晚，我一定要射在她的肚皮上数百回，死也愿意！” 沉如歌御剑而行，一名名修士仰头望去，眼中都有贪婪与兴奋之色。

只是，他们与沉如歌之间的距离却如天堑，不论他们如何的努力，终其一生也无法望其项背。

因为，沉如歌不仅有绝世的美丽风情，亦有她那令人心悸的十境修为，再加上她本身就是剑修，遇到十一境的修行者也怡然不惧。

沉如歌踩在飞剑之上，风儿吹动她的衣袍。

这一日沉如歌没有再穿那身显眼的大红袍了，而是一件粉色宫装，腰缠一条丝带，如是披上一件

三月桃花衣，身姿曼妙而又柔长，高挑玉立，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丰满而又没有太过丰腴。

她如一道剑气长虹，划过长空，最终降临到了一座山巅之上。

这座山巅云雾飘渺，古树苍翠，胜似人间仙境。

而当沉如歌刚降临此地，便有一只只的拳印轰塌而来，每一只拳印刚猛至极，带有强劲可怖的罡风。

沉如歌周身剑气纵横，与那一只只拳印交战在一起，有诸多光芒在她四周爆炸，但只是掀动了沉如歌的几根秀发而已。

她安然若素，平静的向前走去，这一刻有着凌厉锋芒。

“陆宣妃，咱们这就是开战了吗？如果你说一声是，那本宫必定二话不说，与你一战。”沉如歌平静的说道。

一道墨色身影陡然冲向了沉如歌。

那是一个女子，却有着风情万千的魅力。

东域有剑修，自然也有武修，而这女子便属于体修，血气强大，有着无法形容的威势。

东域有大秦皇朝，而大秦皇朝又有四个重城，分别是天武城，南虎城，以及白玉城。

她便是东域天武城的城主。

陆宣妃！陆宣妃身姿动人，衣袂飘飘，除却她是天武城城主的身份之外，她还有一个身份，那便是女武神。

两人交战之间，这座山巅土石爆炸，两人似乎是同等境界，实则不然，陆宣妃只是九境修为而已。

然而对于陆宣妃来说，虽然只有九境修为，却是根本不惧沉如歌。

两人的战斗，将这座山都给铲平了，在附近一带的那些宗门势力，皆是小心观望这方，而那些妖族邪魔更是瑟瑟发抖，惊恐不已，匍匐在地，躲着不敢出来。

只要这两个风姿绝代的女人想，谁都能一指将它们给铲平。

战后，陆宣妃单脚踩在一块凸出去的悬崖峭壁之上，风儿吹动她的裙袍，露出了两条绝世美玉般的长腿，晶莹剔透，强劲有力，而因为战斗，她胸前的领口也被扯去了一角，露出胸脯饱满的隆圆白润，乳肉白皙透玉，豪乳无双。

沉如歌不怀好意的盯着那对饱满胸脯看了两眼，道：“陆宣妃，这些年你都吃了什么，怎么那两坨肉越长越大，吊着不累么。”陆宣妃淡淡道：“你胸小，就别来嫉妒本城主的，你想长这么大，这辈子都不可能了。”沉如歌冷哼一声，道：“说正事！”“嗯。”“算算时间，我那侄子也快到你的天武城了，你可不能亏待了他，否则，本宫拿你是问！”“本城主并不惧你。”“那我姐姐呢？”“如果是大宫主前来的话……”陆宣妃犹疑片刻，道：“我自会照顾好大宫主的儿子，用不着你沉如歌来操心，若不是我那儿子想修习剑术，本城主可不会来跑这一趟。”“但你还是来了呀，谁叫本公主剑术无双呢。”沉如歌略略得意道。

“哼！”陆宣妃冷哼一声，纵身向着山下而去。

来到山下，这里正有一队车马等待着，头首的那只马车是以黄金打造，豪华无双，待得女武神陆宣妃落地之后，立刻有一个中年男子飞奔而出。

这中年男子瘦骨嶙峋，天生一副猥琐模样，却是身披锦衣，极其有钱。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看起来极其猥琐的中年男子便是天武城最有钱的富翁，名为孔明昌，在天武城作威作福，也只有陆宣妃才能压得下他。

可就是陆宣妃也不得不承认，这孔明昌最是有生意头脑，生意贯穿了整个大秦皇朝。

孔明昌一张猥琐的脸庞上有些坑坑包包的，与英俊根本沾不上边，就是普通相貌也不是，若不是他有钱，直与那街边讨钱的乞丐无二。

正当孔明昌谄媚的笑着要说几句之时，突然间，一只脚猛然踹在孔明昌的屁股上，将他一脚给踹开，一个年轻男子走出，骂道：“走开你个老梆子，这般对着我娘亲乱笑，也不怕把我娘亲给吓到？”作为天武城最有钱的大富翁，孔明昌硬是没有半点脾气，反而讨好道：“是我不对，我认错，我该罚……”说着，孔明昌自己打起了耳光来。

那年轻男子脸色狠厉，还想再说，陆宣妃忽的开口道：“好了，明儿，我已经与那沉如歌讲好了，你上山去吧，他会带你去神剑宗，到时候你要好生向她修习剑术，切莫败了我的名声。”年轻男子郑重道：“娘亲放心，孩儿绝不会败了你的名声，定会成为一位大剑修，光宗耀祖，名声传遍整个

东域。”“对对对，陆少爷以后定能光宗耀祖，名传大陆，我孔明昌在此先恭喜啦。”“去你的！”陆明对孔明昌很不友善，因为他知道这孔明昌一直觊觎自己娘亲的美色，若不是自己娘亲是一位武修，而且还是九境修为，恐怕这孔明昌早就用强了。

只是，这孔明昌不用强，却是时常到他的娘亲面前来晃悠，硬的不行来软的，让陆明气的不行，因此时常会对孔明昌拳打脚踢，可这孔明昌油盐不进，怎么都不退缩。

“娘，孩儿去了神剑宗，你可一定要小心这厮。”陆明凝重道。

“好。”陆宣妃神色毫无波动，她身为女武神，极为冷酷，对待儿子亦是如此。

若要热情，也唯有那位离家出走的夫君了。

陆明又看向孔明昌，冷声道：“孔明昌，我警告你，少要打我娘的主意，若是被我知道了，我回来定要斩你头颅。”孔明昌惊慌道：“不敢不敢，我之心清，天地可鉴，陆少爷您可一定不要误会我呀，您要是误会了我，那我.....冤呐。”陆明冷哼一声，不再理会孔明昌，向陆宣妃道了一声别，迅速的向着山上而去。

看到陆明上了山，那一直赔笑的孔明昌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目光，旋即视线就落到了陆宣妃的胸部之上，禁不住的干咽了一口唾沫，脸颊发红，双目如赤。

只因为陆宣妃这位女武神的领口有一角裂开，暴露出来的隆圆乳肉煞是白腻圆润，虽不见全貌，可只是冰山一角，却也让孔明昌为之臣服。

“孔老爷，看也看够了，走吧。”陆宣妃忽的出声，打断了孔明昌。

“好，好.....”陆宣妃上了那辆黄金打造的马车，当她上车之时，那浑圆肥硕的美臀翘起，又暴露在孔明昌的视线之中，看着这个女武神的大翘臀，孔明昌只觉得小腹一团火焰燃烧，胯下的那根肉棒一下就硬了起来。

这次趁得陆明那个烦人精不在了，自己一定要将这位武动东域的女武神拿下，然后将她那丰腴曼妙的娇躯酮体压在身下，狠狠征伐。

.....这一日，沈秋他们总算来到了距离大秦帝都的天武城，过了这天武城，便能去到南虎城了，由此沈秋能见到那位三姨了，想到知性文静的三姨，沈秋内心便是一阵火热。

从小到大，唯有那位三姨对自己最好，教会自己许多东西。

原本沈秋以为她会一直待在蓬莱岛，只是不知为何，她在几年前离开了神女宫，回来的那一次带了一个体弱多病的男子回来，说要与其成亲。

当时母亲等人皆是惊愕，但也尊重她的意见。

后来三姨便嫁到了南虎城去，从来都没有回过蓬莱岛，此次沈秋是说什么都要去见她的。

“前面快到天武城了，青柠，涂兄，咱们快些赶路。”沈秋坐在一匹骏马上，朗声道。

只是薛青柠却有几分犹豫。

“青柠，怎么了？”“沈郎，我接下来可能要离开，不便陪你了，还有些事情要去做，你能不生气吗？”薛青柠有些愧疚道。

沈秋一怔，却也不在意，道：“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咱们先到城里去找一家客栈入住，好生休息一番，你要离开，我便送你离开，咱们又不是不能再见了。”薛青柠不相信道：“沈郎当真不生气？”沈秋道：“我真不生气，好了，咱们快走吧。”见沈秋当真是生气，薛青柠的俏脸上便是露出了几分笑容来，与沈秋一同策马向着天武城赶过去，在他们的后面跟着涂犬。

只是此刻的涂犬，心中失落不已，觉得薛姑娘距离自己越来越远，这可如何是好啊。

难道.....当真是要听那面具人的话，取了沈秋的内丹？原本涂犬还有些动摇，但在此刻，他已然下定了决心。

“沈兄，对不住你了，不论是青柠，还是我的小命，都系于你身上，你若真当我是兄弟，就帮兄弟这一回吧。”

第二十五章

沈秋等人进了天武城。

这天武城雄伟浩大，民风武道昌赫，在那城中心亦有一尊雕塑，绝美无双。

“那是女武神的雕像。”薛青柠道，美眸中有一丝羡慕与钦佩。

“女武神？”“对，女武神便是这天武城的城主陆宣妃，她是武道一途上最耀眼的天才，以武入道，在武学修炼这一途上，无人能及，将众多男人踩在脚下。”薛青柠羡慕道：“若是有机会，我也希望能与这位女武神一样，以后有一天傲视群雄。”沈秋握住了她的玉手，柔声道：“你以后一定能够做到的，我相信你。”薛青柠冰寒的俏脸上浮现出羞红与笑意，道：“承你吉言，我会努力的。”三人一起住进了一家客栈。

还是两间房。

沈秋与薛青柠一间房，那涂犬是单独的一间。

夜深沈。

沈秋坐在桌边，正在细心揣摩父亲留下来的《逆神九转诀》，薛青柠则是在洗漱。

薛青柠一身青衣，身段柔长曼妙，她背对着沈秋，体态凹凸有致，那藏在青衣之中的身躯高挑修长，沈秋正揣摩《逆神九转诀》心意烦躁，忽的看到了美丽动人的薛青柠，心头火热。

薛青柠正在用一块湿帕擦拭她如雪凝般的肌肤，忽的，有人从身后一把抱住她，双手攀上她胸前的饱满，她的脸上渗出羞赧之色，红艳欲滴。

“青柠，你实在太美了，我.....我想和你做.....”耳旁传来沈秋意乱情迷的声音。

而沈秋的一双手攀上薛青柠胸前的那对饱满之后，便是有些用力的揉捏起来，感受那对饱满的柔软以及弹性。

薛青柠衣衫凌乱，面颊红润，檀口微张，美眸之中亦有几丝媚态浮现而出。

“噢.....”薛青柠发出一声诱人的呻吟。

原来是沈秋早就按捺不住，那藏在裤子里的肉棒已经撑起了大帐篷，变得坚硬，他就隔着裤子用那肉棒的顶端使劲的在薛青柠的丰臀之上来回摩擦。

薛青柠的玉臀翘起，在青衣裙中，曲线隆圆，两片圆润的臀瓣没有骨感，反而丰满翘挺，最是勾人心魄。

薛青柠亦是有些意乱情迷，在沈秋不住的抚摸之时，薛青柠面红耳赤，颤巍巍道：“不要在这儿.....沈郎.....去.....去床上罢。”沈秋早就等不及了，一把抱起来薛青柠，在她低低的惊呼声中，把她抱到了床上。

沈秋很快剥离了薛青柠的外衣，露出了薛青柠那如新葱剥开的玉体，惹火性感，冰肌玉骨，诱人的身躯如水蛇一般在不住的微微扭动。

乳光耀眼，肌肤雪白，那桃园秘地更是茂密幽深，沈秋只觉得一时间自己的肉棒暴涨到了极限。

“青柠，帮我.....”沈秋道。

“你真坏。”薛青柠女儿羞态尽显，一把将沈秋的裤头扯了下来，沈秋的那根肉棒便暴露在了空气之中，薛青柠面红耳赤，犹豫片刻，还是伸出玉手一把将沈秋的肉棒全根握住，只觉得掌心之中握住了一团火热，她的呼吸也更加急促起来。

“噢.....”沈秋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吟：“青柠，你的玉手抓的我好爽.....”听得沈秋这般夸赞，薛青柠心中亦有几分高兴，情欲上涨，握住沈秋的那根肉棒轻轻的撻动起来。

终于，沈秋再也忍不住了，一下扯去薛青柠那桃园秘地最后的遮盖物，露出了那水润粉嫩的蜜穴，那两片粉唇娇润有汁，微微开合着，如是在邀请进入一般。

而薛青柠羞涩的扭过头到一边，心儿跳的厉害，等了许久也不见沈秋有什么动作，回头一看，沈秋正盯着她的私处看着，目不转睛，已然沈迷到其中。

薛青柠不由得娇声道：“别看了，沈郎，快点来吧，人家.....有些忍不住了。”沈秋点点头，赶紧俯下身，握住涨硬的肉棒要送进去。

只是，沈秋还是没有经验，好一会儿都没有将肉棒送进去，无奈之下，薛青柠只得出手一把抓住沈秋的那根肉棒，慢慢的放进自己的蜜穴之中。

始一进入，薛青柠发出一声婴儿般的呻吟，而这次沈秋心下惊喜，没有再软下去，这对他来说无异于是天大的好事情。

于是便什么也不顾，直接在那狭窄水润的甬道之中耸动起来。

“啊啊.....沈郎.....轻.....轻点.....”薛青柠微蹙着眉头道。

沈秋这才慢了稍许。

只是觉得自己的肉棒顶到了一片软软的薄膜，他想要将其冲破，却是怎的也冲不开。

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足够沈秋舒爽了。

沈秋刚开始是慢了些许，后来实在忍不住又加快了速度。

并没有持续多久……“啊……”沈秋终于忍不住，一发射了出去，他从薛青柠的娇躯上翻身下来，胯间的那根肉棒软垂，一脸的愉悦表情，心中想到终于让青柠成为了自己的女人。

只是沈秋却未注意到，一旁的薛青柠秀眉紧蹙。

她在成人之时便听娘亲说过，女子在第一次房事的时候，只会经历片刻间的痛苦，随后便是舒适的快感，而且还会见红，可是自己怎的未曾见红，整个过程下来，全是哦痛苦，根本没有半点的快感。

薛青柠极是疑惑，扭头看了眼身旁的沈秋，见他一脸愉悦舒爽，还是忍下了心头的疑惑，憋住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薛青柠向方逸告别了，她在此之前就说过要离开，不过两人交换了定情信物，沈秋送给了薛青柠一根绿钗，而薛青柠送给了沈秋一张丝巾的手帕。

至于涂犬，还是跟着了沈秋，另有所图。

在薛青柠离开之后，涂犬与沈秋一同前往了南虎城。

也就在这一日，风从云跟随着沉融月前往大宝寺。

如今的风从云已然有了极大的变化，原本英俊帅气的脸庞历经风霜，多了刀削般的线条，看似柔弱的身躯现在也变得强壮了许多。

此时，他们正行走在一处山路之中，沉融月在前，风从云跟随在后。

天色渐黑，方圆百里都是荒山野岭，野风呼啸，令人心悸。

不过风从云一点也不担心，毕竟前面有神女宫的大宫主在，就算是遇到什么山虫精怪，他不行，沉融月一根手指头就能碾压。

前方忽然有凄厉的大哭声传来，风从云听到了，便要立刻赶过去，却被沉融月制止住了。

“干娘，为何阻我？”“人间事多，管不过来。”沉融月道。

“如果没看到还好，可是被我看到了，那就一定要管！”风从云道。

说罢，风从云便疾驰而去，第一次违背沉融月的命令。

沉融月却并不生气，相反，那如水的美眸中反倒是有一丝欣赏之意。

这个少年，倒是有一丝自己夫君当年的那种风骨。

风从云赶到那大哭声传来之处，顿时吃了一惊，只见一个少女被绑在一棵树上。

少女全身赤裸，黑丝散乱披肩，椒乳晃动，雪臀粉红，正有一个狰狞大汉在她的身后不断地耸动肉棒，在她那初涩的花穴之中不断地抽动。

后面还有两个狰狞大汉在笑着，各自用手撸动着自己的肉棒，排着队，奸淫那个少女。

“何方小儿，竟敢来打扰我们黑水三魔的好事。”一个狰狞大汉盯着风从云，杀机毕露。

“什么黑水三魔，不过是三个人渣而已，今日我风从云便要替天行盗，斩妖诛魔！”风从云冷漠的说道。

下一刻，风从云悍然出手。

两个排队的狰狞大汉恼怒的大骂一声，亦是向着风从云杀来。

刹那之间，风从云便与这两人战斗在了一起。

元力涌动，四周空气爆炸，风从云疯狂倾泻元力，想将这两个魔头给诛杀，然而此时他才惊觉，这两个魔头的修为竟然在自己之上，其中竟然还有一名剑修。

一柄黑剑穿破风从云的肚腹，鲜血直流，风从云心下惊慌，虽然他想斩妖除魔，匡扶正义，拯救那个少女，可是他也不想死啊。

“小子，死吧！”一个魔头狞笑着道。

便见一只黑色的大钟向着风从云压来。

眼看就要将风从云盖压在其中之时，哐当一声，那黑色大钟忽然被一股元力给打碎了。

“是谁！竟然敢打烂我的法宝，找死吗？”魔头大怒。

此地一阵香风袭来，伴随着这香风的，还有一道纤白若月的身影，缥缈若仙，青丝三千。

沉融月一袭丝质白纱的衣袍，随风舞动，她修身高挑的丰腴娇躯掩藏在那衣袍之中，妩媚诱人，饱满高耸的玉胸，纤纤一握的盈盈小腰，丰盈圆润的高翘美臀，以及那修长如玉的美腿，风采绝世，面赛芙蓉，香艳夺目。

两个充满杀气的魔头喉头蠕动，胯下的肉棒更加坚硬如铁，他们何曾看到过这股绝世美丽的冰美

人，此时竟然被情欲占据了上风，下意识的撸动起自己胯间的那物事。

“好胆！不许你们这般亵渎！”风从云大怒，立时出手。

“滚开吧你！”一个魔头挥出一股元力，将风从云直接打飞了出去。

两个魔头都是盯着那赛过天仙的沉融月，眼中满是淫邪之色：“嘿嘿，好美的女人，真想插进你的蜜穴之中，恣意抽插。”“老子忍不住了！老子要把肉棒插进你的大屁股里。”一个魔头忍不住，倏然向着沉融月冲过去，打算来强硬的。

第二十六章

只可惜，所谓的强硬在沉融月这里，什么都算不上。

两个魔头试图冲击过来，然而刚刚起身，便被沉融月直接打落了下去。

“不好，我们不是对手，快撤！”两个魔头顿时变得惊恐，立即想要撤离。

沉融月微微抬起瓜子脸蛋儿的下巴，傲然一笑，“在本宫面前，想走？本宫不让走，你们谁能走得掉？”沉融月只是丢出了几张符纸来。

这符纸一出，天地间被笼罩。

三张符纸分别贴上了三人的脑门。

刹那之间，这黑水三魔惨叫起来，纷纷倒在地上惨叫起来，凄厉之声比鬼还可怕。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三个魔头，包括那个在禽干少女的魔头亦在其中，发出惨叫之声，痛苦至极。

沉融月绝美的脸庞上满是冷漠之色，回过头来看向风从云：“你要如何处理他们？”风从云愣住，因为他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噗噗噗！三道血线飙溅而出。

这三个魔头的勃颈上皆是出现了血线，符纸燃烧，三个魔头全部被汹汹烈火焚烧而死。

有元神从那火焰中飞出，沉融月看也不看一眼，只是随手一探，那三个元神皆是被她抓住，然后她掌心握拢，那三个元神被沉融月捏碎了。

风从云看的直流冷汗，这是他第二次看到沉融月出手，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不仅仅是东域第一冰美人那么简单。

这三个魔头，至少都是六境或是六境以上的修为，在沉融月面前没有一点反抗之力，被她轻易给捏死了。

可见沉融月的心之冷，若说残忍，风从云根本比之不上。

风从云悻悻然的，看向了那个被绑在树上的少女，便是走过去给她松了绑，可没想到，这个少女双眼凄迷，直接扑到了风从云的身上去。

风从云惊愕，想要将这少女推开，可是却惊讶的发现，这少女的玉手竟然隔着裤子抓住了他的那根物事，若是强硬推开，自己的那根肉棒岂不会被扯断？少女丰胸玉乳，臀儿白嫩，身肢柔柔，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如火一般热情，风从云一时之间出于本能，在此时竟有深陷其中的趋势，胯下那根被少女扯着，已然变大，他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怎的在这个时候自己竟然还能硬起来？但听此时一道喝声传来：“静心，明台！”这是沉融月的一喝，在风从云的脑海中如春雷般炸响。

万物颠倒。

风从云打了个激灵，忽的发现自己身上毛茸茸的，他定睛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在自己的身上哪里有什么少女，而是一只皮毛雪白的小狐狸，奄奄一息。

风从云震愕。

这时，沉融月的声音再度响起：“也不知你是如何修行的，连一只小狐狸精都看不出来，本宫对你很失望。”风从云连忙丢下这只小狐狸，羞愧道：“干娘说的是，是从云愚笨了。”沉融月没有再理会风从云，迈步离开此处，风从云连忙跟上。

至于那只小狐狸，原本还无精打采，被风从云扔下之后，看着两人远去，眼睛里立时有了光彩，咻的一声钻入草丛之中，消失不见。

月黑风高，在茫茫野林之中，有虫鸣兽吼之声，夜雾浓浓，荒山野岭，最是让人心悸。

风从云跟随着沉融月，在越过一片野林之后，在一处崇山包裹的盆地之中，一座老房子豁然出现。

深山野岭，竟然有这么一座老房子，实在让人惊讶。

风从云想提醒沉融月小心，但转念一想又自嘲一笑，沉融月是何等人物，何须要自己去提醒、就算是地狱黄泉，可能她都不惧。

就在此时，那老房子紧闭的门扉被推开，里面竟有一个女子走出。

那女子生的俏丽嫣然，身段柔长，丰乳翘臀，身着一袭旗袍，明艳动人，走动之间两条修长的美腿在这黑夜之中雪白若玉，那翘臀儿丰满浑圆，高翘诱人。

风从云吞了口唾沫，盯着那女子的大圆屁股，不禁与沉融月的做比较，最后发现还是沉融月那赛过香肩的美臀最是诱人，可这女子的臀部却也不差。

女子走了出来，微微一笑，福了一礼，笑道：“贵客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两位如果不嫌弃，可以跟妾身进去歇息一晚。”沉融月美眸微微开阖，有慑人的精芒浮现而出，什么也没说，抬脚而动，款款莲步的踏入到老房子里，风从云见状，自然得跟上。

到了老房子之中，那女子将两人引到二楼，笑道：“若两位有什么需要，可叫妾身一声便是。”沉融月道：“你叫什么名字？”“妾身翠珑。”说罢，翠珑转身走下了楼去。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老旧的味道，只有一张床，到了屋子之中，风从云立刻道：“还请干娘睡床。”“你呢？”“我一个大男人，睡地上便是。”沉融月也未多说什么，走到床榻边，纵身向后便倒在了床上，一时间屋子里也寂静下来，风从云寻了个僻静的地儿坐了下来，只是无法入睡。

望着床上的沉融月，风从云心头火热，他的肚腹受了一剑，也吞了几枚丹药，倒是没什么大碍了，只是让他有些苦恼的是，先前由于那只小狐狸挑起来的肉棒一直涨硬着，到此时还未软下去，一直硬着，这一路上他都是极力忍耐着，不想被沉融月看出来。

只是越看床上的沉融月，风从云便越是火大。

那躺在床上的沉融月似乎已经睡着，安静祥和，却有一种缥缈的仙姿，身段曼妙而又丰满，酥胸饱满而又高耸，在衣襟之中圆润柔滑，盈盈一握的腰肢，以及那丰满的美臀儿与床面微微的挤压，肉感十足，还有那从裙底下露出来的小腿腕，羊脂白玉，煞是诱人。

越看，风从云就越是觉得自己下面的肉棒涨热，难以忍受，坚硬如铁。

最终，还是情欲战胜了理智，风从云不由得站起身来，悄然走了过去。

来到床榻边上，风从云的呼吸急促，脸色涨红，只因为靠近了沉融月，这位高高在上的超然冰美人，让得他的脑袋空白，理智在这个时候荡然无存。

沉融月似是已经熟睡了过去，体态丰腴，饱满的酥胸胀鼓鼓的撑起衣襟，隐藏在里面的乳球丰满隆圆，冰肌玉骨，完美无瑕，如水轻弹可破的肌肤透着嫩白。

她的樱唇娇润余地，唇瓣微厚，绝世动无双的脸庞此刻安静祥和，美眸紧闭，风姿动人，即使是睡着了，也如仙子般脱尘超俗，每一分每一毫都勾人心魄，让风从云无法移开视线。

胯下的肉棒愈发的涨热，坚硬如铁，风从云也是涨的难受，微抬屁股，扯掉裤头，干脆将胯下的那根肉棒释放了出来。

随着啪的一声，风从云的那根肉棒一下从裤裆里弹跳而出，暴露在空气之中，热气腾腾，青筋环绕，显得极是狰狞，很难想象他一个少年会有这般大的雄物，甚至比父亲风啸天的东西还要巨大。

也就在风从云将自己的肉棒从裤裆里释放出来之后，他松了口气，与此同时，沉融月翻了一个身，背对着风从云，不将自己胸前那傲人的峰峦呈现在风从云的视线之中。

不过，在沉融月背过身去之后，她的后身却也完全暴露在了风从云的眼中，虽然有一袭薄薄的纱衣以作遮掩，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若隐若现，那傲人起伏的凹凸曲线，玲珑有致。

从香背一直蔓延到后腰处，蜂腰纤之若素，盈盈一握，接着便是腰臀之处，那凹陷进去的蜂腰如水蛇一般柔媚，亦将那美臀的翘挺衬托起来，隆圆高翘，两瓣紧实有致的臀肉在纱裙的包裹之中，行迹浑圆，那薄薄的纱裙似有一角陷入到臀沟之中，里面也隐有一片三角的丝带痕迹。

风从云被沉融月翻身吓了一跳，但此时更多的还是被挑动起了情欲，纵然沉融月是无心之举，却也让风从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风从云情不自禁的握上自己的大肉棒，微微撻动，他死死地盯着沉融月那两瓣厚实高翘的臀肉，两条滚圆丰腴的美腿也在那薄薄的纱裙之中若隐若现，这一切都在勾弄着风从云的魂魄，撩拨他的心弦。

神女宫的大宫主，东域的第一冰美人，超然在上，如天上雪莲般，绝世无双，这等绝色尤物是风从云从未享受过的，也是他最向往的。

风从云撻动自己的肉棒越来越快，而且他那肉棒也越来越涨硬，速度加快，整个过程里风从云都在吞咽口水，脸色涨红，额头上青筋暴起。

“干娘……啊啊啊……干娘……”风从云陷入情欲之中，什么也顾不得了，竟然发出舒爽的呻吟声来。

“我要干您……我很想要插您……呃呃……插……插死您……”“您的大屁股……好圆……好白啊……”坐在床榻上的风从云胆子忽然大了几分，把裤子一脱，竟然躺了上去，就躺在沉融月的身后，他握着胸围巨大的肉棒，那圆鼓鼓的狰狞龟头杀气腾腾的正好对着沉融月那浑圆高翘的美臀，仿若要长驱直入，直捣黄龙。

第二十七章

风从云躺在了沉融月的身后，两人之间的距离相隔几乎也并不远，而且，风从云手里握着的那根肉棒也实在硕大，圆鼓鼓的龟头上杀气腾腾，马眼在微微的张合，流淌出一股液体来。

然而风从云终究没有勇气敢将他的凶物抵触到那浑圆翘挺的美臀上去，因为他怕吵醒到沉融月，若是沉融月动怒，那他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一想到沉融月那杀伐果断的模样，风从云心中就一阵胆寒。

但很快的，还是情欲战胜了理智。

所谓精虫上脑，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害怕恐惧于沉融月的威严，此时风从云还是没有退去，就躺在沉融月的身后，撻动起了他的肉棒。

风从云小心翼翼，不敢发出太大的响声，如是做贼一般，光着屁股，使劲的往上撅，撻动着胯下的肉棒，让他那坚硬如铁的肉棒愈发的青筋狰狞。

而距离沉融月如此之近，风从云亦是闻到了一阵沁人心脾的香气，虽未贴合上去，但是风从云却已经能感受到沉融月那近在咫尺的肉感，肤光莹泽，艳丽熠熠，这位神女宫大宫主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让得风从云失魂夺魄，神魂颠倒。

“哦……干娘……干娘……”风从云一边撻动肉棒，一边嘴里还在发出舒服的呻吟声，仿佛进入到了某个玄妙的仙境中，无法自拔。

在这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无法言喻的热气，仿若春潮，都来自于风从云，他已经沈迷到其中，几乎是紧贴着沉融月，却又不敢完全的挨到这位大宫主的身上去，因为一旦挨上去，那有可能就是死。

是以在风从云的情欲之中，还保留着最后的一丝理智。

只是这理智也保持不了多久，风从云撻动肉棒的速度越来越快，那硕大的肉棒狰狞着，仿若就要碰触到沉融月那挺翘柔软的臀瓣了，最终还是只差分毫。

两人都侧躺在床上，一前一后，在前的沉融月身姿曼妙，体态丰腴，被一层薄如蝉翼的纱衣所笼罩玉躯的她圣洁无暇，风姿绝美，是最动人心魄的尤物，丰胸翘臀，傲人的娇躯凹凸妖娆，散发着极致的成熟魅力，风韵诱人。

她侧着身子，从上往下看，能够看到那侧臀的弧度，在一层薄纱的笼罩之中，翘挺紧实，煞是宽厚紧致，沿着往下便是那丰腴滚圆的美腿，相互交叠在一起，形成最是诱人的姿势。

风从云的肉棒撻动的越来越快，嘴里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大，到得最后，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那散发着腾腾热气的鼓圆龟头似乎轻触到了沉融月那丰满的臀肉上。

风从云只觉得浑身有电流淌过，肉棒上的触感让他顿时如在仙境，令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连忙收了回来，心下跳的厉害。

风从云既是恐惧又是兴奋。

他全身紧绷，一时间不敢有所动作，可是沉融月似乎没有发觉般，依旧在熟睡，并没有什么动静，风从云等了好一会儿还是如此。

真的是睡着了？风从云干咽了一口唾沫，胆子大了几分，心中的恐惧逐渐被兴奋覆盖，因为沉融月似无察觉，他的胆子自然就大了，而在这个时候，他也下意识的忽略掉沉融月是十一境的修为了。

十一境，神念已经可以直通天地，感知入微，就算是一粒灰尘的掉落也能有所察觉，更遑论修行者自身的元神，可以离体战斗，神游天地。

与其说风从云忽略掉了这些，倒不如说他是被情欲冲昏头脑，忘却了这些，只顾着享受了。

胆子大了几分的风从云握着肉棒，掀起光溜溜的屁股，再次去抵触沉融月的丰满翘臀，隔着薄薄的纱衣，刚刚触及到那臀瓣，又是一种电流传来，令得风从云嘶的倒抽一口凉气，爽上了天，即使如此便已让人忍耐不住，真不知道将肉棒塞进那深邃神秘的臀沟之中，将是何等的惬意享受。

夜色如墨，月色如水。

屋子里只有十六岁的少年风从云正小心翼翼的用他那天赋异禀的大肉棒蹭在一瓣紧实翘挺的臀肉之上，感受着那细腻的肌肤，以及弹性十足的柔软白肉。

初次的时候风从云没敢乱动，小心驶得万年船，只是用麻痒刺激的龟头去触碰，感受沉融月那丰满臀肉所带来的一切。

只是见得沉融月毫无动静，风从云的胆子就更大了，又开始撻动起来，而在撻动之时，那根热气腾腾的肉棒自然不能避免的在丰腴臀肉上擦来擦去，虽然细小轻微，却是始终都无法避免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沉融月都未醒过来，好似陷入了一场最深沈的昏迷之中。

但在她那绝美的脸庞之上，却有微红的肤色，莹白如雪的肌肤有淡淡的绯红升腾而起，那饱满白润的额头上亦有淡淡的汗珠儿渗出，香汗热热。

闭着双眸的沉融月桃腮娇艳欲滴，青山黛眉，润红的唇瓣诱人无暇，绝美的脸庞上似有几分忍耐，但这些风从云都未见着。

此时的风从云胆子大了几分之后，用他那硕大的龟头在丰满翘挺的臀肉上慢慢的研磨，细细感受着那紧实臀肉上传来的弹性，还有热量，这些都在刺激着风从云龟头上的快感。

风从云的触感越来越激烈，心也跳的越来越快，在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背后搞这些小动作，在这黑乎乎的环境之中，让他如做贼一般，又感觉异常的刺激，而这种刺激也更能让人对爽翻天。

有时候，忍让只会让人得寸进尺，此时的风从云便是如此。

这个少年见沉融月还是没有动静，胆子是真的大了，望着那两片丰满臀瓣里神秘深邃的臀沟，将一角丝衣夹在里面，沟壑尽显，风从云便是再也按捺不住，禁不住的把肉棒前端移动了几分，落到了那深深地臀沟之中，接着便打算用硕大的龟头顶进去。

但就在那龟头即将得逞之时，忽的，一只十指纤细的玉手突然伸了过来，速度之快，快的风从云根本没反应过来，他的那根硕大肉棒就一下被捏住了，顷刻间风从云只觉得一股钻心的刺痛传来，心中恐惧，不由得喊道：“断了……干娘饶命……快断了……”“你也知道快断了？”沉融月冰冷的声音传来，两个玉指捏着风从云的那根肉棒，让其惨痛不已。

下一刻，风从云被一股元力震出，甩在了地板之上，而沉融月也坐了起来，一拢秀发，似笑非笑的看着地上的风从云，她并没出全力，只出了一份力而已，否则的话，风从云就不是飞出去那么简单了，而是重伤不治。

风从云被抛飞之后，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连忙跪在地上向着沉融月磕头求饶。

沉融月坐于床榻之上，风姿绝美，那成熟风韵的绝美脸庞之上有着一丝寒气，令人心悸。

“本宫念你是啸天的儿子，所以对你一再忍让，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实在是让本宫很是失望。”沉融月冷冷说道。

“我……我……”“看你以后的表现，若你再敢挑战本宫的底线，那本宫就只好让你离开了。”沉融月道。

“是是……孩儿知道错了，干娘息怒，孩儿再也不敢了……”风从云诚惶诚恐，此时，他已然是真的怕了，刚才怒火腾腾的情欲转瞬间消失无际。

沉融月还待再说，就在此时，老房子外忽然传来了一声大喝：“大宝寺高僧在此，里面的两只妖孽，还不出来速速受死！”老房子外，有两位僧人，一个是年轻僧人，面红齿白，生的周正，而另一个则是一位中年男子，宝相庄严，身披袈裟，威严赫赫。

老房子四周阴风浩荡，在中年僧人到来以后，所有阴风全部被荡除。

过得不久，老房子的门被打开，里面两道阴风飞出，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书生模样，女的则是那个名叫翠珑的少妇，两人一起跪下，连连求饶。

年轻僧人面色威严，道：“你们一人是书生，死后却与妖怪精魅纠缠在一起，有违天道。

而你身为一个妖道，祸害四周苍生百姓，罪无可恕，今日贫僧便要与你一起超度你。”说罢，不顾那对男女的哀嚎求饶，年轻僧人便是出手，祭出一只三层宝塔，要将这对男女夫妇镇压。

但在此时，一道虹光射来，这只三层宝塔被虹光直接洞穿破碎。

年轻僧人大惊，喝道：“谁人在此，竟敢叨扰我大宝寺降妖除魔。”老房子内传来一声清冷的冷

笑：“本宫在此！”这一冷笑声威严若冰，却是动人心魄，让人心神震荡，比那狐媚子的声音还要动人，年轻僧人只觉得全身骨头都有些酥痒，旋即便见一道风姿绝代的身影从那老房子里走出。

刹那之间，年轻僧人便被那成熟美妇的纤纤身影所魅惑，双眼中满是垂涎艳羡之色，整个人如木头一般怔在当场，无法自拔。

好美的女人！美若天仙，世间无芳能够与之比拟。

其实，也别说是年轻僧人，就是那个中年僧人看到这个绝世的成熟美妇，先是一惊，旋即眼中有回忆之色浮现而出，激动无比。

沉融月也望向了中年僧人道：“黎无花，本宫就在这儿了，要保下这对夫妇，你是否还要降妖除魔？若你还要降妖除魔，那不如连本宫一起降了？”

第二十八章

中年僧人连忙摇头，陪着笑道：“不敢不敢，就算是去降那幽冥邪魔，我也不敢降大宫主你啊。”沉融月道：“嘴巴倒是说的好听，现在当了和尚，还是和以前一样，油嘴滑舌的。”中年僧人讪讪一笑，偷偷看了沉融月几眼，又不敢多看，如是做贼一般。

然而他的这个模样还是落在了其他人的眼中。

例如风从云，以及中年僧人的弟子，也就是那个年轻僧人。

中年僧人朗声道：“好，那就看在大宫主的面子上，我便放过这对夫妇吧。”说罢，中年僧人就望向地上的那对鬼魅夫妇，道：“从此以后，你们可要用心向善，若是被贫僧知道你们再残害黎民百姓，乱做恶事，贫僧可不会放过你们。”下面的那书生和翠珑连忙答应，只觉得在场这几人都不是自己能够抵抗的，自然是只能低头臣服。

而那书生的妇人翠珑，则是不免多看了沉融月几眼，在她眼中，这便是那高高在上的神仙，自己不过是一只妖怪修成的精魅，若是能像她那般，自己与夫君便不用这样东躲西藏了。

忽的，翠珑注意到了书生的目光，顿生幽怨，可转念一想，那位女神仙生的那般绝美，风姿无双，自家夫君多看几眼，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就在此时，沉融月飘然而下，裙角飘飘，所过之处香风微醺，令人如沐春风，书生眼中露出痴迷之色，虽然已是一介鬼魂，可书生肉身还在，看到这般绝世出尘的冰美人，书生自是动情了，只是却又不肯光明正大的多看，畏缩着脑袋。

沉融月道：“本宫名为沉融月，你们若想清静，可以去蓬莱岛，这是本宫的手令。”说着，沉融月抬手放出了一枚令牌来，翠珑连忙接过。

“谢宫主！”翠珑磕头道谢。

“谢……谢谢！”书生也磕头。

沉融月也不再多说什么，起身向着老房子里走去，很快隐没在其中，风从云戒备的看了一眼中年僧人与年轻僧人，还是跟了进去。

“师父，咱们进去吗？”年轻僧人看向中年僧人。

“天色已晚，舟车劳顿，自然要进去歇息一晚……”中年僧人说着，看向了那对夫妇：“可否让贫僧借住一晚？”“当然可以，大师快请进。”夫妇连忙邀请。

回到屋里。

风从云心中有诸多疑惑，最让他不明白的是，沉融月与那个中年僧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好似是熟识，在那中年僧人出家剃度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沉融月已然看出了风从云的疑惑，但是并没有解释什么，裹衣而睡，风从云自然也不敢多问。

第二日清晨风从云醒了过来，眉头一皱，床上已然没了沉融月的身影。

“干娘……”风从云喊了一声。

却是渺无音信。

风从云想到了那个中年僧人，心中没来由的惊慌。

……一间蜘蛛网铺挂的老屋里。

此地已经下了结界，外界进不来，而里面什么声音也传不进去。

中年僧人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四肢趴开，光秃秃的脑门油光锃亮。

中年僧人的俗名叫黎无花，曾经的确与沉融月相识，只不过一个是追求者，一个是被追求者。

此时的黎无花满脸愉悦舒爽的表情，浓眉大眼的他爽的翻天，双拳紧握放于木板床上，下面的两条腿也爬开了，光溜溜的，裤子也已经被扒了下来，扔到一边。

黎无花的两条腿上腿毛浓盛，他的那根肉棒也是不小，并不是太长，而是极粗，纵然是沉融月见了，也是微微有些讶异。

不过沉融月还是神色如常，只是那玉白的脸颊上微有红润之色渗出，娇艳欲滴，肌肤吹弹可破，那美眸里也有淡淡的媚意，如水般清澈而又妩媚，碧波诱人，荡人心魄。

黎无花的那根粗大肉棒被沉融月抓在玉手之中，不得不说，黎无花的这根肉棒也着实了得，沉融月只觉抓着一根烧火棍，比那天赋异禀的风从云的老练凶狠了些。

“噢……”忽的，黎无花扬起下巴发出一声呻吟，这呻吟从喉咙里发出，端的是舒爽愉悦，发自内心的内心。

沉融月媚眼如春的横了他一眼，“小点声。”黎无花道：“实在是有些情不自禁了，还是大宫主您那玉手弄得我太过舒服了，冰肌玉骨，抓的我那东西着实太舒服了。”沉融月道：“如果实在是太舒服了，本宫可以让你降降火。”“不要！千万不要……”黎无花陪着笑道：“这样便好，这样便好……”沉融月春情娇媚的又横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继续用那纤纤玉指为黎无花的粗大肉棒撻动，给他带来极致爽意的快感。

这间老旧的屋子内春情涌动，潮意绵绵，不时的有黎无花的呻吟声响起，好在此屋有结界，还是沉融月亲自设下的，外人根本破不开。

虽然还在享受着，可黎无花却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仿若梦境一般，双眼微眯的盯着这个坐在床榻边上为自己服侍的神女宫大宫主，他这个大宝寺的长老僧人，实在是感觉受宠若惊。

原本黎无花见到了沉融月，是极其欣喜的，但不敢去找她，却没想到沉融月亲自前来与他议事，黎无花实在憋不住了，便再次向沉融月表明自己的心意。

当时沉融月听了，媚然一笑调侃道：“你一个出家和尚还想这些事情，也不怕佛祖怪罪于你？”黎无花当下昂首挺胸，坚定道：“只要大宫主您能答应我的心意，别说是佛祖，就算是那天神，我也愿意为您去与他一战。”说完这话，黎无花心中忐忑，他还是以为沉融月会拒绝自己，却没想到沉融月接受了，这让他一时间六神无主，惊喜的不敢置信，差点喜极而泣。

当时黎无花呆愣愣的，如一块木头般，沉融月哭笑不得，扭动水蛇的腰肢，伸出剥葱般的食指挑起黎无花的下巴。

被东域第一美人如此轻薄，黎无花没有半点恼意，反而心中振奋不已，目光情不自禁的落到了沉融月胸前那饱满傲人的酥胸之上，只是一眼，便被那高耸隆圆的边缘乳肉占据了所有视线，黎无花压不住枪，顶起了裤裆，恰好也被沉融月瞧见了。

“你一个和尚，对本宫可是居心不良啊。”“大宫主您如此绝美无双，还答应了……答应了贫僧的情义，贫僧若是还能再镇定下来，那就真不是男人了。”沉融月似笑非笑，便让黎无花躺下，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

老房间内情潮如洪水，涌动不已，春意绽放，高贵无双的美妇沉融月正以玉手为黎无花撻动肉棒，手法并不似初春少女那般的青涩，反而妖媚夺魄，一颦一簇之间，都让黎无花好多次的忍不住差点飙射出来，若不是他强硬的压住，可能早就一泄如注了。

黎无花心中感慨不已，这位自己追求了几十年的大美人，竟然会为自己如此这般，实在是上天眷顾自己，心理上以及肉体上带来的双重快感，让黎无花一直处于云端之上，飘飘若仙。

“怎的还不射？”忽的，沉融月微微皱眉道。

“若是射的太早，那岂不是辜负了您的一片好心。”黎无花笑道。

沉融月翻了个白眼：“你这和尚……分明是别有所图吧。”黎无花吃惊道：“大宫主聪明贤惠，实在是让贫僧佩服。”沉融月略有一丝得意道：“就你那点小心思，本宫怎会看不出来……躺好，本宫要上来了。”黎无花先是一怔，陷入呆滞的状态，旋即神色便是大惊，瞪大眼睛，不敢置信道：“您……您是要……”“怎的，本宫已是答应了你的情意，便是你的人了，做此番事情，还有什么不可相信的么。”“不是……我只是太……太高兴了……”“便宜你了。”沉融月起身，踩在了那木板床之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下面的黎无花，这个现已经是大宝寺德高望重的长老和尚了，自己却要与他做这般事情，纵使是沉融月，道心也不免起了几分涟漪波动。

而黎无花早已是震惊不已，看着眼前这绝美无双的冰美人，他的心快跳的出嗓子眼了，胯下的肉棒在此时愈发的涨硬如铁棒，所谓的佛家经文，道德戒律，在此时已然被他全给抛诸于脑后，什么也

顾不得了。

沉融月娇躯之上只着了一件薄薄的雪白纱衣，丰腴妖娆的娇躯在那纱衣之下无可阻拦，凹凸到极致的绝美身材高挑修长。

她微微屈腿坐在了黎无花的肚腹之上，刹那之间，黎无花只觉得自己肚腹上压着满满的一片惊人的弹性，两片丰满傲人的臀瓣柔软轮廓隐约可见，而他的那根粗大肉棒也触及到了那丰圆挺翘的臀肉之上，稍一碰触，只隔着衣物，却也让他忍不住的差点射了出来。

黎无花咬牙忍了下来，双眼之中已经被情欲占据满了，而沉融月却一点也不急，一只玉手撑在黎无花的胸口之上，另一只玉手则是轻抚黎无花那拉渣胡须的粗狂脸庞，笑意吟吟。

“本官可美？”“美！美！美！”“那你可是想要吃了本官？”“想！想的要死……”“咯咯，真是色和尚。”“贫僧……贫僧是真忍不住啦……”黎无花那紧握的双拳再也按捺不住，齐齐抬了起来，一把握住了沉融月那纤细弱柳的盈盈蜂腰，双手如魔爪，疯狂的在那绝美无双的玉躯之上攻城掠地，狂热如火。

第二十九章

绝色美人在自己的腰腹上坐着，那丰满浑圆的翘臀儿让黎无花只觉得弹性惊人，他的两只手抚上了沉融月那纤细的蜂腰，便是摸索不停。

一双粗糙的大手所过之处，全是细腻的软肉，白腻透软，毫无一丝一毫的赘肉，在薄薄的纱衣笼罩之下，极是惊人的美丽。

黎无花怎的也想不到，也不敢想，这位东域第一的美人竟然会坐在自己的肚子上，形态绝美，勾魂夺魄，而自己竟然也如做梦一般，能够把双手放于她的娇躯之上。

黎无花激动不已，心中的高兴不是言语能够说明的，他的双眼之中也满是狂热的光芒，顾不得其他，两只粗糙的大手便顺着沉融月的纤纤腰侧径直往上，很快就到了沉融月那豪放巨大的乳侧两边。

下一刻，黎无花的双手便是向着那两只饱满的美峰之上覆盖而去。

眼看就要抓到那两坨惊羡世人的丰美胸乳之时。

啪！黎无花的双手突然被一只玉手给拍开了。

黎无花一怔，接着浓眉大眼的脸上露出不解之色。

而沉融月并没有回答黎无花，伸手向后，一把握住了黎无花的那根粗大肉棒，冰凉细腻的触感始一握住黎无花的那根粗大肉棒，便感觉到了那根肉棒儿如是火焰一般滚烫，烫的沉融月的道心湖中浮起一丝涟漪。

而黎无花也再次的舒爽呻吟一声，双眼迷离道：“大宫主，您抓着我那东西……好爽好爽……”

“既然好爽，为何还不射出来呢？”沉融月嫣然一笑，勾魂夺魄，这绝美的笑容立时将黎无花的心神勾走，更让他胯下的肉棒一阵快感袭来，直接到了龟头处。

眼看着就要射了，黎无花赶紧压了下来，他可不想就这样轻易的射出。

毕竟这是他平生都未敢想的事情，此时终于得偿所愿，或许就差一步就能将自己那粗大滚烫的肉棒刺入到这绝世美肉之中，因此自然万万不敢立刻就射了出去。

一时快感而已，可比不得那累积起来的快感。

而正因为如此，这样憋着，黎无花那充血的龟头愈发的酥痒，好似洪潮一般向着那里聚集而去。

沉融月望着一脸舒爽而又忍耐的黎无花，道：“你这样忍着，就不怕对身体不好？”黎无花皱着眉头道：“为了您忍着，值得！”沉融月道：“怎的，还有其他想法，想要将本宫压在身下，然后再好好地汗水淋漓的驰骋一番？”黎无花惊讶道：“您……您是怎么看出来的。”沉融月轻笑一声，道：“本宫若是连你的心思都猜不出来，那本宫还在这修行界混什么？”“那……”黎无花满脸陪着笑，小心翼翼道：“不知大宫主是否愿意满足贫僧这夙愿呢？”沉融月确实不答。

下一刻，她浑圆翘挺的美臀抬了起来，黎无花一惊，心中暗道自己该不会是哪里触怒到这位绝世美人了吧，暗自恼怒不已，却见沉融月只是轻抬起饱满的雪臀，然后将黎无花的那根肉棒向前一压，让他粗大的肉棒贴在肚腹之上。

黎无花的这根肉棒也的确是太粗，那前端上的猩红龟头一下就抵在了肚脐眼上，要知道这厮的肚子上可是有赘肉的。

黎无花疑惑道：“大宫主，您这是作甚？”“别说话！”沉融月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

下一刻，她抬起的丰隆翘臀又坐了下来。

“噢……”黎无花爽翻了天。

只因为他的那根粗大肉棒被沉融月那丰满的香臀给压住了，而肉棒似乎是没入到了一片莹润潮热的花径之中，而那花径两旁便是紧实的臀肉，相互挤压在一起。

虽然是隔着丝衣褰裤，却不能阻挡那柔软弹性的美肉触感分毫。

这一刻，黎无花的心都飞到了嗓子眼上。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忽然间，那压住黎无花粗大滚烫肉棒的花径轻轻地蠕动了起来，微微的研磨，刹那之间无法言喻的刺激快感油然升腾而起。

“啊……大宫主……您……您这……贫僧受不了啊……”“呵，就这样便受不了了么，还想在本宫的娇躯之上驰骋一番，你行？”沉融月那如水蛇一般的腰肢扭动，软玉香滑，在薄薄的丝纱覆盖之下，沉融月曼妙柔长的身躯扭动着，青丝披肩，这室内的温度在急剧的升高。

在她们两人下体的接触之处，有雪白色的纱衣覆盖着，虽不能完全看清那其中的幽密美景，却足以令人遐想无限。

春情漫漫，热潮滚滚，沉融月两腿之间的雪臀完全将浓眉大眼的和尚的那根肉棒压在下面，随着她扭动腰身的研磨，使得黎无花的快感愈发的超然，飘上云端。

“大宫主……您您这样……噢……”“好爽……”“能不能让贫僧插入啊，贫僧实在是受不了啦。”黎无花呻吟不断，被沉融月骑在胯部之上，那根粗大滚烫的肉棒说不出的舒爽刺激。

在沉融月的桃腮也渐有绯红之色浮现，犹若天际傍晚的红霞，娇艳欲滴，双唇微微的张合，檀口吞吐着灼灼之气。

黎无花的一双手各自放在了沉融月的大腿之上，那大腿滚圆而又修长，肉感十足，没有一点骨感，弹性丰腴。

抓住这么一双绝世美腿，再有那水润般花径的研磨，黎无花只感觉爽上了天，他自己不由得上下动了起来。

“别动……”“本宫……不许你动……”沉融月轻轻出声，如是丝滑的水儿一般，犹若靡靡之音，勾魂夺魄，沉融月越这么说，黎无花反倒是越带劲，上下动的更厉害，使劲的用胯下那根被压着的粗大肉棒摩擦那花径，似有湿水，让他欲罢不能。

而沉融月的腰肢扭动的也更厉害了，那丰满挺翘的香臀亦是前后的扭动，两者私处摩擦，火焰高升，室内的春潮愈发的勃然充沛。

“啊……啊……”“要来了……不行……贫僧忍不住了……”“来嘛……”沉融月酥酥的娇吟了一声。

而这一声如同天外魔音，让得黎无花再无定力。

“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噢……”两人同时发出呻吟。

黎无花那累积已久的精水在这一刻猛然从马眼之中喷射而出，一股股的喷射出来，由于他的肉棒龟头是朝着他的面庞的，因此这一射出精液之时，那灼灼浓烈的精液亦是射到了他的胸膛衣服之上。

而沉融月面颊绯红，娇艳欲滴，此时更是娇媚动人，绝世尤物，艳丽犹若红霞，不可方物。

她的酥胸剧烈的上下起伏，吹弹可破的肌肤之上有点滴的香汗渗出，为她更是增添了成熟诱人的风韵，超卓明艳。

“呼……呼……”黎无花大口的喘着气：“好爽……”说着，黎无花伸出手想趁机抚摸一下沉融月胸前那圣洁饱满的乳球。

只是如先前一般，手还未摸到，就被沉融月的玉手给拍掉了。

黎无花只觉得无比遗憾。

而沉融月已然起了身来，飘飘然的来到床榻下，看着那绝美动人的丰腴娇躯，黎无花的遗憾更大了。

沉融月回过头来，恰好与黎无花的目光对视上，她媚然一笑，道：“怎的，还想对本宫做其他事情？”黎无花赶紧点头，接着便是痛心疾首的说道：“您这弄得贫僧不上不下的，贫僧觉得甚是遗憾……不如这样，再与贫僧来上一次？这次贫僧必定大展雄风，好好满足您。”沉融月看了一眼窗外，道：“天色已明。”黎无花怎不懂这意思，还想再说，转念又不知想到了什么，硬生生压了回去。

“好了，收拾好，自个儿出来吧，原来本宫是打算去大宝寺一趟的，不过见到了你，那本宫就要去幽冥血泉走上一遭了。”“什么！幽冥血泉！”黎无花大惊：“那幽冥血泉可是幽冥老祖的地盘啊，传闻那幽冥老祖最近修为又有提升，已经是十境修为了。”沉融月淡淡道：“十境而已。”震惊的黎无花不由得闭上了嘴，十境而已，说得轻巧，自己如今不过才是八境呢，可能也只有眼前的这位绝世美妇才能不将十境当一回事。

黎无花道：“不知您去幽冥血泉做什么。”沉融月道：“也没什么，听说那幽冥血泉有一株幽冥血莲快要长成了，本宫要去向那幽冥老祖讨来，给本宫那儿子服用。”黎无花咂舌。

讨来，那不就是去抢么？撤去了结界，沉融月从屋内走出，始一走出，微微一愣，因为在屋子门口站着一个少年，英俊的面庞也有些粗犷，此时双眼之中正压抑着什么。

“你怎的在这儿。”沉融月问道。

风从云一字未语，猛地扑到沉融月那香扑扑的怀中，一把将沉融月抱住。

沉融月微微蹙起秀眉，想要将风从云给拨拉开，却在这时听得风从云哭诉着道：“孩儿……孩儿还以为您将我抛弃了……”沉融月道心轻轻一震，心底的一块柔软处被触碰到了。

是以也没将风从云推开，任由他这般抱着。

而五大三粗的黎无花整理好了走出来看到这一幕，没来由的心中吃味儿，心中冷笑。

“嘿，好你个毛头小子，竟敢占贫僧心中女神的便宜，贫僧定饶你不得。”

第三十章

前往幽冥血泉，当风从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神色大惊，他身为紫龙山的少主，怎会不知那幽冥血泉是个什么可怕的地方。

东域有诸多的禁地和秘境，那幽冥血泉便是其中之一，而传闻那坐镇在幽冥血泉的幽冥老祖可是十境修为，亦是东域排的上号的有名强者。

幽冥老祖天性暴躁，嗜好杀戮，残忍冷冽，曾经有秘闻传出，为了修炼一门魔功，这位幽冥老祖直接吃了一百多个新生婴孩。

在那幽冥血泉传出婴孩凄厉的叫声，一直持续了七天七夜。

见到风从云脸上有惊惧之色，黎无花嘿嘿一笑，道：“小子，是不是怕了？怕了就说，贫僧不会笑话你的。”风从云自然不愿认输，冷哼一声，道：“有大宫主在，我就不怕！”在外人面前，风从云没有称呼沉融月为干娘，这是沉融月的意思。

“毛头小子，就你这样也想获得大宫主的青睐？也不怕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黎无花讥讽道。

“你个和尚也好不到哪儿去。”风从云反唇相讥。

再怎么说明风从云也是紫龙山的少主，还有沉融月在，风从云也不至于被黎无花给吓到。

黎无花有些气结，好在他有一个徒弟妙空，当下就过来与风从云争辩，佛法什么的引经据典，可见没少学佛法，甚至比黎无花懂得还多。

风从云连连败退，甚至被妙空欺负的脸色涨红，正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你们若要继续争吵，那便继续争吵罢，本宫要走了。”沉融月一袭白衣，出尘若雪，婀娜多姿的扭动着腰臀，已然向着阴森鬼宅外而去，黎无花他们三人连忙跟上。

在他们离去之时，那个书生和翠珑都出来相送，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沉融月看着他们这对夫妇，道：“人有天命，但由人心，你们此去本宫的蓬莱岛，一路向善，自累福报，可是明白了？”书生和翠珑连道明白了。

随后，沉融月这才起身离去。

这一路上都是由沉融月为首，黎无花，风从云以及那年轻僧人妙空三人都跟在她的身后。

沉融月有一种非凡的超然气度，而且论修为，深不可测。

此去幽冥血泉，沉融月也不御剑，而是以脚程前行。

她极为的绝美，身材高挑而又修长，体态微有丰腴，婀娜多姿，在一袭白衣的笼罩之下，那绝世美体充满了无限诱惑。

并且沉融月有超然强大的冰山气场，傲视一切，绝美脱俗，引得黎无花他们时刻在心中都有别样的心思。

尤其是黎无花，自从那夜在阴森鬼宅感受了那次的臀交之后，心中早已热络无比，目光时时刻刻

的落在沉融月的美满翘臀之上。

在薄纱雪裙的笼罩之中，那翘臀浑圆而又丰满，两片臀瓣紧实肥圆，走动之间更是臀波浪浪，而两条修长雪玉般的美腿在那雪裙里若隐若现，充满了无比的诱惑。

黎无花下体时常都会暴怒而起，雄风大震，只过了一日，便觉得渡过了一个月，燥热难耐，麻痒难受，顶着裤裆摩擦都快出血了似的。

偶尔间黎无花看到了自己的那个徒弟，气不打一处来，不止风从云那小子对自己心中的女神有所觊觎，这个徒弟也是一样，眼睛瞪得比自己还大。

是以黎无花找了个机会让这徒弟滚蛋，让他自己先赶到那幽冥血泉去等着。

妙空心中委屈，却也不敢顶撞黎无花，只好自己先行过去了。

于是这一路上便只剩下了他们三人。

这一日，他们来到了一处瀑布之下，天色已黑。

“小子，去找些干柴来！”黎无花指使风从云。

风从云本想拒绝，但见不远处坐在一块巨石上的沉融月仿若不曾听见，咬了咬牙，恨恨的看了黎无花一眼，转身去找干柴了。

“多找一些，要是找少了，饶不了你！”黎无花又加了要求，风从云心中恨恨不已。

黎无花得意的笑着，目送风从云的离去，撇了下嘴角，黎无花的眼光立刻落在了沉融月的身上，心头一片火热，连忙小跑了过去。

此时的沉融月独坐于一块巨石之上，玉体曲线惊心动魄，在月色之下，美的不可方物，犹若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子。

那饱满高耸的酥胸在衣襟之中喷薄欲涨，盈盈动人的蜂腰纤细如柳，那紧实丰满的翘臀与大腿的曲线诱人无暇，充满了圣洁的意境。

沉融月婀娜多姿，只是坐在那儿便是让人心神失守，她也并没修炼那种低端下乘的媚术，仅是如此，世间难有狐媚子能与之相提并论。

黎无花的心头无比火热，看着这如仙子一般的大宫主，不由想到了当年她是何等的绝代出尘，风姿夺人，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反而愈发的明媚动人，娇艳天下。

当年不知有多少英雄人杰，亦或是魔头大妖拜服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她却选择嫁给了一个起初并不起眼的男子，后来那个男子大放光彩，光芒掩盖了所有的同龄人，并得到了一个称号。

武皇！以武入道，盖压同辈之人，甚至那些老一辈的人都败于他手。

可是终究是因为他的光彩太过耀眼，引来算计，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给葬送了。

因是如此，才重新让那些人心思活络，对沉融月垂涎追求。

而黎无花未曾想到，沉融月竟然会来大宝寺找他，虽然是为了带他去幽冥血泉，以经文为那里死去的冤魂度魂。

而且更让黎无花没想到的是，在那晚沉融月竟然坐于他的肚腹之上，以那丰满高翘的傲人雪臀为他带来世间难有的服务。

那一次之后，黎无花食髓知味，一路上都很想再来一次，可是由于风从云在旁，黎无花一直都找不到机会，现在终于将那毛头小子给支开了，黎无花是说什么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你来做什么？”沉融月的声音忽然响起，打断了黎无花的思绪。

浓眉大眼的黎无花嘿嘿笑着，搓着手道：“那个……大宫主，贫僧想你了。”沉融月睁开如水的美眸，有着锋芒和动人心魄的温柔，这正是两者交汇在一起，才最让人欲罢不能。

沉融月轻启朱唇，看着他，道：“有多想。”黎无花满脸哀求可怜之色：“快想死了。”“噢？”“您不知道，这一路上是多么的寝食难安，一想到那夜在鬼宅贫僧与您共赴良宵，贫僧便是四肢无力，心头火热，大宫主您不知道，你可把贫僧的心都给勾走了呀。”“你当本宫是狐媚子吗？”“哪里那里，大宫主您可比那些狐媚子更要狐媚子啊，您看，我的这根东西都硬起来啦。”说着，黎无花一把抓起沉融月那纤纤玉手，就放到他顶起的裤裆上。

沉融月瞧了一眼，道：“既然硬了，那就自己解决，本宫又不是你的夫人，可没这个义务帮你发泄。”黎无花苦恼道：“可……可是，您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沉融月道：“本宫偶尔也会说话不算话。”听得这话，黎无花一时傻眼了。

但他敢跟沉融月讲道理吗？不敢！如果有太过粗鲁的行为，惹得沉融月生气，那他就一点机会没有了。

黎无花叹了口气，不免遗憾的看了看沉融月那体态丰腴的绝美娇躯，就藏在薄薄的纱衣之中，只要剥开，便能蹂躏，可黎无花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本事。

距离幽冥血泉越来越近了，天空中泛红，如是朝霞、鲜血般，红的令人心悸，并且有邪异力量在飘荡，就是黎无花都小心翼翼应对，生怕出现什么霉端。

而沉融月似有所感，什么也没说，当下纵身离开，不知去了哪里。

黎无花也根本不管风从云，他冷冷的看了风从云一眼，狞笑道：“小子，自求多福吧！”说罢，黎无花亦是纵身消失在风从云的视线中。

风从云破口大骂，却也没有办法，但他好歹是五境的修为，心中想到应该没什么大事。

风从云没有退缩，向前而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耳中听到轰鸣之声，迅速往前而去，翻过一座山，风从云惊愕的看着山下这一幕。

一条奔流不息的血河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波涛汹涌，其中尸骨在奔腾的血河之中不断翻腾，黑气冲霄，极其可怖。

这就是幽冥血泉。

忽然，风从云看到了在那血河之中竟有一物。

那是一朵血红色的莲花，泛着神光，一看就不是凡物。

“幽冥血莲？！”风从云大惊无比，旋即想到了什么，自语道：“干娘就是来找这幽冥血莲给他儿子用的，若是我能帮她采摘到，那她肯定极为开心。”风从云心中一时间也忘了这幽冥血泉的可怕，想到能让沉融月开心，她便什么也顾不上了，取出一把飞剑，踩在飞剑之上，迅速向着那幽冥血莲而去。

第三十一章

风从云欲要将那幽冥血莲取来，什么也顾不得，只想着讨沉融月开心，御剑而去。

风从云是五境修为，在同龄人之中算不得差，也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原本是相貌英俊，但在被沉融月锤炼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再是那般英俊了，少年的脸上反倒是多了几分厚重的面相。

只是此刻的风从云实在是有点太心急了，看到那朵幽冥血莲，风从云便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要将那朵幽冥血莲给拿到手中。

但就在风从云即将靠近之时，那幽冥血莲的四方天地突然有血光泛起，形成一片光幕，而风从云也撞在了这片血色光幕之上。

轰然一声，风从云竟被直接弹飞出去，口中吐血。

风从云惊讶无比，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忽然间，又见那条血河之中一阵翻滚，血浪滔天，其中竟有一条恶蛟生出，张牙舞爪，张口便是冲向风从云。

风从云何时见过这种阵仗，心中慌了，连忙将各种压箱底的手段都使了出来。

风从云竭尽全力，但是都没有伤的了那条恶蛟分毫，心中失望，亦有绝望升起。

“难道我风从云就要丧命于恶蛟嘴下？”“我风从云还未活够呢，也还未完成心愿，怎能就此死去？”“可是……”“力不从心啊。”一股无力感在风从云的心中生出，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风从云战意衰败，更有一种原因便是，那恶蛟实在太强大了，纵使风从云使出全身元力，也抵抗不了分毫。

“干娘……”风从云仰天朗声道：“孩儿愿为你付出所有！”说罢，风从云周身起了变化，精血燃烧，元力激荡涌动。

自爆！风从云再无能为力，只能想到此法，其实他也是怕死的，可是不知为何，此刻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热血勇气。

与此同时，那恶蛟也已扑了过来，张开血盆大嘴，要将风从云一口吞掉。

风从云也已闭上了眼睛，要在恶蛟吞掉自己之时，他将引动全身所有的元力精血，爆炸开来，绝不能让这恶蛟就这么轻易简单的吃掉自己。

然而，过了许久，那恶蛟的血盆大嘴却还是未将他吞掉。

风从云觉得是有幻觉，不由得睁开眼睛，顿时一惊，刚才那条凶恶的恶蛟，竟然被一道巨大的光符压着，连咆哮之声都传不出来，只能扭动庞大的身躯，作强弩之末的挣扎。

难道光符极为可怕，但风从云惊喜万分，因为他感觉到在那光符之上传来一丝熟悉的气息。

而在此时，一道清丽幽冷的身影浮空而来，风从云大喜不已：“干娘！”“不是本宫，还能是谁。”沉融月似有一丝没好气的说道。

“我就知道干娘不会置我于危难不顾。”少年的脸庞上透露着几分孩子般的稚气。

“还说！”沉融月瞪了风从云一眼：“若是本宫来的再晚了些，你就要被这恶蛟给吃了，你这孩子，真的不拿自己性命当回事吗，你死了，让本宫如何向你爹交代？”风从云失落，讪讪然道：“原来干娘担心的不是我啊。”看到风从云如此失落，沉融月不由得想到先前来时风从云所说的那些话，坚硬的道心还是不由得软了两分，道：“本宫也未尝不担心你。”原本失落的风从云听得这话，眼睛里当即一亮，脸上露出惊喜之色，又有些不敢置信。

“干娘，您……您没骗我，您真的是担心我？”风从云当即热切的问道。

沉融月瞧见他那惊喜的样子，道：“当然没有骗你，不然还要本宫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看吗？”风从云连忙摇摇头，满脸喜色：“只要知道干娘是真的担心我，我便心满意足了。”沉融月无可奈何地微微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骤然响起：“何人敢在本座的幽冥血泉闹事，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听得这道声音，威严无比，风从云心神被一震，脸色极致的痛苦。

一道黑色身影莫名的出现在上空，那是一名老者，盘腿坐在一只红色的血莲之上。

老者形容枯槁，模样狰狞可怖，外放出极其可怕的十境气息。

风从云内心惊恐，不由得看向了沉融月。

此时的沉融月绝美的脸庞上神情平淡如水，面对十境的幽冥老祖，她也没有任何的惧意，反而祥和闲逸，超然自在，有一种只属于她的强大气场。

幽冥老祖的目光立刻落在了沉融月的身上，先是惊讶，随后便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我道是谁，原来是神女宫的大宫主啊，几年不见，又是美艳漂亮了许多呢，更胜从前，让本座心生瘙痒啊。”面对幽冥老祖的调戏，沉融月并不在意，淡淡道：“幽冥老祖过奖了。”

本宫今日来，是想向你寻求那幽冥血莲的。”幽冥老祖道：“那幽冥血莲是什么东西，你应该最清楚，想要么……”说到这里，幽冥老祖的目光毫不掩饰的落在沉融月那饱满的酥胸之上，两座傲人饱满的雪峰在衣襟的包裹之中仍然爆炸般的呼之欲出，高耸隆圆，一条深邃白腻的乳沟最是诱人无比。

“想要的话，得看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了。”“你想要什么？”沉融月明知故问。

“本座想要什么，你明知故问啊。”幽冥老祖阴森森的笑道。

“不行！”就在此时，那风从云突然一声大喝。

幽冥老祖神色一沈，一道指光弹出，闪电般刺向风从云的额头，不过被沉融月给拦了下来。

沉融月望着幽冥老祖，道：“若是幽冥老祖不想将那幽冥血莲给本宫，那就怪不得本宫硬抢了。”

幽冥老祖森然一笑：“好啊，本座倒想见识一下，神女宫的大宫主，到底有没有传闻的那么可怕。”话落，幽冥老祖浑身便爆发出铺天盖地的血气，恐怖至极。

这片天地失色。

风从云亦被一股力量包裹住，然后被送出了此地。

随后，一场大战爆发开来。

修行者之间的战斗甚是可怕，只是五境修为的风从云更是插手不上，连连后退，远离这片战场。

不知过了多久，夜幕挂上星空，在风从云焦急等待之时，沉融月一袭飘飘雪衣，踏着月色而来，绝美的脸上稍有一丝苍白。

“干娘！”风从云惊喜无比，一下扑到沉融月的身上。

月色之下，一个粗犷少年使劲的钻在绝世美妇的怀中，用力的拱着，紧紧地抱住绝世美妇那丰盈纤细的蜂腰。

沉融月心头滋味有些复杂，却是没将风从云给推开，任由他这般抱住自己，想到这个少年连命都不要都要去采摘到那朵幽冥血莲，这份心思，让沉融月也不由得有些动容。

沉融月见过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都想讨她开心，哪一个不是如今修行界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各种珍奇异宝竞相送上，但沉融月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无诚意。

比之这个抱住自己的少年，他才是最有诚意的那人。

沉融月的道心中泛起一丝丝的碧波荡漾般的涟漪，绝世容颜上有一丝绯红悄然爬上脸颊，忽然间，沉融月察觉到似有一根硬物顶在自己的两腿之间。

那根肉棒极是粗长，坚硬如铁棍似的，虽是隔着衣裤，却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滚烫，让得沉融月心中泛起异样，作为过来人，沉融月怎会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此刻的风从云惊喜过去，心中生出忐忑，稍微平静下来，风从云在沉融月这绝世美体的刺激下，胯下的肉棒竟然起了反应。

是以风从云心中忐忑，生怕沉融月有什么不高兴。

忽然，风从云喉头有一股腥涩之味，他扭头张口哇的吐出了一口鲜血来，面容惨白，青筋暴起，模样极为痛苦。

下一刻，风从云痛的直在地上打滚，惨烈无比。

沉融月立刻放出神念在风从云身上扫视了一遍，绝美的容颜上浮现出一丝凝重之色。

“幽冥血咒？！”毫不迟疑，沉融月当下用元力封住风从云的感官，让他的意识陷入昏迷之中，随后沉融月一把将风从云这个少年抱在怀中，低头一看，还能看到风从云额头上那细密如豆大的汗珠，可见此时风从云有多痛苦，必须要尽快为这个小毛头疗伤才行。

沉融月也无法迟疑，抱着风从云化作一道雪影，离开此地。

.....三日之后。

在一处鸟语花开的祥和之地，这里有一座小木屋，在前方有一条河流，草地青翠，山树苍绿，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净土。

小木屋已经很有些历史了，而且在小木屋的不远处还有一座简易的坟墓，那坟墓是一个打猎老头的，应该是他的后人将他埋在此地的。

小木屋的房门被推开，一位绝世美妇从中走出。

沉融月莲步款款，轻扭腰臀，来到河岸边，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她绝美的丰腴娇躯之上，为这安静祥和的净土增添了无上的风情。

她轻抬起右手，霞光从指缝中渗了进来，那呈现在地面上的倒影曲线婀娜，不可言喻。

沉融月的身姿高挑而又修长，黑发青丝，冰肌玉骨，美眸如黛，红唇如樱，美艳不可方物。

她换上了一袭淡青色的官装，蚕丝织就的青衣遮掩不住她绝代芳华的美丽娇躯，那窄瘦的香肩肌肤如水，锁骨性感，而胸襟上的一片肌肤更是雪白，如凝玉羊脂，吹弹可破。

胸襟领口平整的包裹住那两座饱满圣洁的雪峰，只是那乳球从中向外溢出，两颗乳肉竞相挣扎，呼之欲出，无比傲人。

往下便是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如河岸边的柳条般柔软动人，在那腰侧往下便是向外凸出的美臀，明显宽过了窄瘦的香肩，后腰处往下更是高翘而起，美臀丰傲而又紧实，浑圆翘挺。

在那薄丝的裙下，两条玉腿修长滚圆，白带扣鞋，一双玉足端的是圣洁美丽。

这是一位绝世美人，也是东域最冷艳高贵的冰美人，有无数人臣服在她的石榴裙下，想为却又不可得。

沉融月呼吸着新鲜空气，吐出浊气，忽的，在那小木屋之中传来一声痛叫声，沉融月轻轻一叹，脸上有些怜惜之色，转身如一缕青烟走向小木屋。

第三十二章、小木屋内。

风从云在低声怒吼，他已然变了个人般。

有一张木头做的老床紧靠着墙壁，这是那个老猎户的床，现在给了风从云。

他卷缩着身体，四肢僵硬，整个人抱成一团，发出低声怒吼。

“啊.....我好痛！”“啊！！！”风从云满头大汗，痛苦不堪，早已没有了原本那个少年该有的精气神，越来越惨败。

这就是幽冥血咒的可怕之处，一日不解开，幽冥血咒便会自动吸食受咒之人身上的精血，使人一天一天的衰败，到得最后精血被吸光而死。

对于幽冥血咒，纵然是沉融月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压制，再慢慢将他身上的幽冥血咒清除掉，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

沉融月站在床榻边上，看着痛的在床上打滚来打滚去的风从云，那如水柔媚的美眸里有着几分怜惜与慈爱，再次施展一门妙术，以此压制风从云身上的幽冥血咒。

要想尽快解开这幽冥血咒，只有找幽冥老祖才行，可是沉融月却也知道，想杀幽冥老祖，以她实力自然没问题，可那幽冥老祖若是逃跑，是根本抓不住的。

唯有想到一个万全之法才能对幽冥老祖动手。

眼下，只有先照顾好风从云才行。

抱成一团的风从云渐渐地平息下来，满头大汗的他额头上暴起的青筋渐渐内敛，只是眼圈却是发黑，有些无神，憔悴不堪，人也变得瘦了许多。

风从云还是抱着自己的双臂，有些寒冷般，很是可怜。

沉融月坐于床榻，伸出剥葱般的玉指拢了一下风从云额前的头发到耳后，温声道：“感觉怎么样了。”风从云先是失去了魂儿一样，下一刻，他什么也不顾，骤然扑到沉融月的身上，哇的一声大哭出来。

“干娘，孩儿好生痛苦啊，求干娘快救救孩儿吧……”风从云哭的撕心裂肺。

沉融月心中有一丝内疚，这位紫龙山的少主原本有大好前程，跟随自己来到幽冥血泉，却是因此沾染上恶疾，痛不欲生，沉融月不是推脱责任的那种人，因此风从云如此这般痛苦，她自认有自己的责任。

风从云埋头于沉融月的怀中，哭泣不已，沉融月轻轻叹息一声，只好抚摸着风从云的脑袋，无声的安慰，能让如冰山高傲的她这般安抚别人，除了沈秋之外，再无他人。

待得风从云哭的累了，沉融月道：“好了，你且躺下，本宫去为你烧洗澡水，清洗一下身子。”

“谢……谢谢干娘……”沉融月拿了一只牧童，到了小木屋外的河边打了一桶水，回到小木屋内，忙活起来。

在修行界世人的眼中，沉融月从来都是居高冷傲，不食人间烟火，像烧洗澡水这种事情，都只是下人做的，然而今日为了风从云，沉融月却是放下身段。

而那灶台正好与这木床对着，躺在床上的风从云侧身，便能看到在那里忙活的沉融月。

沉融月坐于一只小木凳之上，那薄薄的纱裙落在地上，她背对着风从云，指尖生出一团火苗，将那灶洞里的干柴点燃。

随后，沉融月转过身来对风从云道了一句，让他好生休息，她出去一趟。

不久后沉融月回来了，抓了几只野物，有山兔，野鸡，还有一些野生水果，在她绝美的脸庞上有一丝仆仆风尘，却也多了成熟诱人的韵味。

沉融月将那几只野物剥皮抽筋，熟练无比，虽然贵为神女宫的大宫主，可这种事情她却做的极为熟练，都是得益于年轻之时与丈夫在外游历的成果。

风从云欣赏着这一幕，望着沉融月，早已被迷得神魂颠倒，那幽冥血咒所带来的痛苦在此时仿佛已经没了，浑然被他抛到脑后。

沉融月的身段高挑修长，体态丰腴，背对着风从云，那淡青色纱裙里所包裹的美臀不怒自翘，双瓣臀肉丰满浑圆，赛过香肩。

她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柄小剑，那小剑随着她的心念而动，切割野物，飞溅出来鲜血沾染不了她分毫，绝世出尘。

沉融月很快便将那些野物做了出来，端到了风从云的面前，只可惜风从云浑身都没有了力气，沉融月只好将他扶了起来。

风从云靠躺在沉融月柔软惊人的胸怀之中，而沉融月的一条玉臂绕过风从云的后脖子，用筷子夹起一块肉送到风从云的嘴边，但见风从云摇摇头，虚弱道：“干娘，孩儿不想吃。”“不想吃？”沉融月微一蹙眉，沈声道：“你现在的身体需要营养，必须吃了。”风从云道：“可是……孩儿吃不下啊。”沉融月迟疑了片刻，想了想，将碗和筷子放在一旁的桌上，将那一坨肉撕了开来，凑到风从云的嘴边，“张嘴！”风从云张开了嘴，沉融月便将那撕下来的肉条塞到风从云的嘴里，风从云吃到嘴中，细细的咀嚼，有气无力的，过了片刻后他强颜欢笑道：“干娘做的东西，真……真好吃。”沉融月冷冰冰的脸庞上有着丝丝笑容：“既然好吃，那就多吃一点。”说罢，沉融月又继续撕下肉条放进风从云的嘴里，渐渐地，风从云也吃的开胃，偶尔一次张大嘴巴，沉融月的那葱白的食指被他的嘴巴一下含住。

沉融月微微一怔，这个意外来的太突然和措手不及，正当沉融月想要抽回食指之时，忽的察觉到风从云竟然在吸吮她的食指，舌头也是舔了又舔。

沉融月那犹若桃腮的脸颊上生出一丝绯红，想要抽出来，便听风从云闷声闷气的说道：“干娘，您的手指真甜。”“松开！”“干娘，就让孩子舔一下吧，孩儿觉得您的手指比那肉还好吃呢。”风从云如婴儿般的哀求说道。

沉融月再低头，看到了自己饱满胸怀中的风从云，那双眼中依旧有些虚弱无力，但还有些天真与稚嫩之色，吸吮着她的手指，就如同吃着奶嘴般，这让沉融月不由想到了沈秋。

小时候的沈秋便是如此，吃了奶，有时候就会含着她的玉指吸吮，让沉融月觉得别是高兴。

只是，眼前的这风从云像是像，可沉融月却是终究知道，这是风从云，不是沈秋，只是与沈秋一般大还未成年的孩子而已。

因此，这让沉融月心中有一丝异样，那食指也是有些酥痒。

而在此刻，风从云吞了一下口水，他躺在沉融月那惊人的怀中，侧脸亦是枕在了沉融月那饱满的一座雪峰之上，有幽幽淡淡的奶香飘进他的鼻子里，眼中亦是被一片隆圆饱满的雪白乳肉所覆盖，两颗饱满傲人的乳球将他的视线完全遮掩。

风从云的呼吸也不由得重了几分，变得有些局促起来，如此毫无距离的枕在沉融月的胸怀之中，是风从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

要知道这可是神女宫大宫主啊，东域第一美人，芳华冠绝天下，风姿绝代，是多少大人物所想要攀登的终极目标，高贵典雅，绝美出尘，亦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

可在此刻，风从云却是躺在她的怀中，这等艳福，让风从云觉得有些不真实。

若不是自己受伤了，何以能有这种艳福，他的心跳的极快，心中生出一个让他也感到害怕震惊的念头，愈发激动。

忽然间，风从云注意到了沉融月美眸中有回忆之色，心中一怔，不由得轻声问道：“干娘，您可是想起了什，是不是……想到了沈秋。”沉融月略有惊讶：“你怎的猜到了？”风从云心下有些失落，也隐隐的有些嫉妒沈秋，那沈秋也不知是什么好命，竟然有这样的绝世丽人作为娘亲，而自己的娘亲却是早早地入了黄土。

风从云心中的嫉妒一起，便再也无法遏制，幽怨道：“我太羡慕沈秋了。”“有何羡慕的，说与本宫听听？”“……沈秋有您这样的娘，是他的福分，我怎的就没您这样的娘呢。”沉融月微微有些失笑：“你不是叫本宫干娘么。”风从云赌气般说道：“干娘是干娘，亲娘是亲娘，反正孩儿心中就是嫉妒他有您这么好的一个娘亲，孩儿的娘亲却是……”说到此处，风从云眼眶有些发红，沉融月不由得轻轻一叹。

在服侍好了风从云用餐之后，风从云躺在木床之上，沉融月起身离开，用木盆去装了一盆热水过来，放在床边。

“好了，把衣裳脱了，本宫给你擦拭一下身子。”沉融月道。

“孩儿有些动弹不得，干娘，您帮我脱一下好吗？”风从云满脸期待的看着她。

瞧着脸色苍白的风从云，沉融月内心不由得有些软了，罢了，这孩子也是一心为了自己，也不能让他失望，四下无人，自己纵然身份超然，为这毛头小子脱一下衣裳又有何难。

沉融月坐于床榻边上，开始为风从云卸衣解带，很快便给风从云把上衣脱了去，露出了风从云那精赤勇壮的上身，肌肤微黑，若不是有幽冥血咒的缘故，这一身肌肉倒也称得上线条坚毅了。

“干娘……”风从云内心忐忑，轻声道。

“嗯。”“孩……孩儿的裤子……”风从云看了一眼自己下面，小心翼翼道。

沉融月有意不去脱掉风从云的裤子，却没想到，风从云主动提起，她不由得看了一眼风从云的下体，那里不知何时已经撑起了大帐篷，耀武扬威，欲要挣脱束缚而出，煞是威风。

第三十三章

沉融月要为风从云擦拭身子，毕竟风从云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多时日，身上总归是有一点味道，并不是沉融月忍受不了这种味道，而是沉融月素来喜爱洁净，也不想让风从云这样躺着，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沉融月坐于床榻边上，她身着一袭淡青色的衣袍，体态丰腴的娇美曲线被包裹的淋漓尽致，曲线傲人，上身胸围极是饱满张鼓，胸乳高高的翘耸，浑圆犹若玉碗般倒扣，双峰如同起伏的峰峦，每一座峰峦都极尽圆润高耸。

那淡青色的领口衣襟无法完全将她的胸乳给包裹住，在那胸襟之内两只豪硕的美乳相互挤压，呈现出一条深邃雪白的沟壑，勾魂夺魄，肌肤赛雪，吹弹可破，莹白犹若水做的一般，娇媚生辉。

沉融月的素腰盈盈一握，毫无一丝赘肉，在那腰臀结合之处，从蜂腰到美臀的连接之处，凹陷进

去，呈现出一条诱人的曲线，足可放物。

是以如此沉融月的那两瓣臀肉显得更加翘挺，在淡青色的薄裙的覆盖下，那两瓣臀肉丰盈圆润，翘挺高耸，隆圆的雪臀高高翘起，腰臀之处的曲线已经是极尽诱惑的美感，纵然沉融月并不是故意，可这诱人的丰韵却也无法掩盖。

更别说是那臀股之处的丰盈圆润了，丰满的大腿根隐隐的露出雪肤光亮，而这恰巧正好距离躺在床上的风从云不远处，风从云只需用力的耸耸鼻子，便能嗅到沉融月那丰腴娇躯上最为诱人的体香。

也正是因为如此，风从云怎么可能忍耐得住，胯下的那根物事将裤裆高高的撑起，形成一座大帐篷，暴露出他的男性雄风，笔直擎天，也似乎是在向沉融月挑衅那般。

沉融月自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桃腮雪肤的颊畔上略有一丝俏红，犹若朝霞，娇艳欲滴的令人想要品尝上一番，一头乌黑如瀑的黑发垂落到腴润的香肩之上，风情万千，成熟而又妩媚动人。

屋外的天色渐晚，小木屋内的光亮的也由此变得有些昏暗了，不过有一点如豆的青灯在床榻的不远处，那火苗随风而舞，用力的给这个昏暗的小屋子带来些许的光亮。

小木屋内只有沉融月与风从云二人，一位是神女宫的大宫主，亦是东域第一冰美人，风姿绝代，傲视天下，乃是无数英雄豪杰的梦中女神。

而一个只是紫龙山名不见经传的少主，早已不同于往日，那清秀英俊的模样不再，反而是变得有了几分粗犷，只是那一双眼睛里仍然还有少年人才有的稚气，只是面相较为成熟了一点而已。

外面有风儿吹进来，吹着那青灯上的火苗摇曳，沉融月道：“你还是自己脱了罢，外面风大，本宫去关一下窗子。”说完，沉融月便起身了，把风从云晾在那儿，他已经请求沉融月帮她了，可此时沉融月的这个行为已经是拒绝他了。

眼见沉融月去关窗子，风从云的视线一直都移不开，落在沉融月的后身之上，胯下的肉棒不知怎的回事，在此时竟然愈发的暴涨起来，撑着裤子极其的难受。

沉融月起身之后，那身段的柔长凹凸曲线便是极致的展现了出来，她微微的扭腰摆臀，桃杏般的美臀丰盈肥沃，宽过香肩，两片臀瓣端的是圆润丰满，款款莲步移动之时，似有雪白的诱人臀浪一波又一波的荡出，敢教天下邪魔妖道都不能忍受。

她走到窗户边上，微微的俯下身子，伸手去拉那木窗，当她俯身的那一刻，那极尽翘挺的美臀在此时向后高耸的翘起，正对着风从云，在如豆大的火苗光芒之中，那折柔的浑圆蜜臀性感诱人，圆硕桃杏般的臀肉轮廓这一刻在风从云的眼中是世间最为圣洁神圣的美丽存在。

风从云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脸色涨红，额头上一根根犹若蚯蚓的青筋暴起，眼睛也瞪得老大，眼中满是淫欲垂涎的光芒。

“干娘……干娘的屁股好生诱人，如此翘挺，真想……真想从后面肉干一番……”风从云心中只有这个念头，目不转睛，已然被勾去了心神魂魄……

风从云想要起身来，可是由于幽冥血咒的影响，此时的他还是没什么力气，只能双肘撑在床上，慢慢的坐起了一些身子，然后又换做单肘撑着，另一只手则是虚空抓着，想要去抓住沉融月，他整个人有些陷入魔怔，完全被沉融月那成熟韵美的风姿带走了一切。

风从云心中无比的激荡，胯下的肉棒亦是难受的无言诉说，他的肉棒顶端上的肉菇与那裤子的摩擦既有快感，又有难受，还是以难受居多，因此风从云想将其释放出来。

但可惜的是，风从云努力了会儿，却抬不起屁股，始终都脱不掉，极是艰难，而这一幕恰巧被转过身来的沉融月撞见了。

瞧得风从云那难受而又困苦的模样，沉融月还是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心软，道：“你且躺下，还是本宫来帮你罢。”风从云先是一怔，继而激动不已：“干娘……您……您真的……”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不成？”沉融月在风从云激动的注视之中，折身回来，脚步轻抬，腰臀扭动的幅度在晃动之间似有阵阵的肤光莹泽，风姿超然，那盈盈的蜂腰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玉腹平洁，在那之下是沉融月最圣洁的绝世桃源，那轻薄的布料这一刻对于风从云来说好似根本起不到遮掩的作用，幽密的桃源圣地似是就在风从云的眼中呈现。

沉融月自是注意到了风从云的目光，颊畔上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丝霞红，娇艳欲滴，令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沉融月坐于床榻边上，这次是正对着风从云，因此风从云的视线可以径直落到沉融月的绝美娇躯之上，每一分每一毫都逃不脱风从云的视线，令得他呼吸急促，那裆部的帐篷擎天一柱，刚硬指天，

跃跃欲试的似要冲破裤裆。

“干娘……”风从云哀呼一声。

“怎么了？”“孩儿……孩儿真的是好生难受，您……您就行行好吧。”风从云哀求道。

沉融月斜了一眼风从云那天赋异禀的硕大棍物，此时虽然藏在裤裆之中，却也难以掩饰雄风。

沉融月不疾不徐道：“心静则明，心若无物，便没有这些难受了，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的，怪不得别人。”风从云一脸苦色：“可是……可是孩儿一看到干娘这番诱人的模样，孩儿便是忍耐不住啊。

“你与你爹都是一个德行，都是这般好色，在本宫的面前这般胡言乱语，就不怕你爹知道？”沉融月似笑非笑道。

却没想到此刻风从云竟然极为大胆，冷哼一声，道：“知道就知道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干娘你这般绝美诱人，就算是我爹，也挡不住我！”风从云的话里有着强烈的自信，如同豁出去了一般，沉融月却并没有怪罪风从云，只是对这个少年有点刮目相看了。

但风从云见沉融月只是看着他，闭口不语，刚才还极为硬气的他事后也不免有点怂了，小心翼翼道：“干娘，您生气了？还是……孩儿说错话了？”沉融月道：“你没说错，若你不说刚才的那番话语，本宫倒真的是小瞧你了。”风从云有些茫然疑惑，不知沉融月的这话是何意。

而就在此时，风从云忽的察觉到胯下一凉，预感到了什么，连忙低头看去，就见沉融月竟然将他的裤子扯了下来，释放出了他的那根庞然大物。

那撑起来的雄硕帐篷被沉融月轻轻的瓦解了，只是，待得那帐篷被瓦解之后，那包裹住的庞然大物在此刻却也是一下弹跳了出来。

风从云的肉棒热火滚烫，一下弹跳出来，极是威风，纵然沉融月已然见过一次，早有心理准备，可此时再看到，道心还是不免受到了些许波动，浮起丝丝涟漪。

沉融月如水的眸子里有着万里碧波，望着这根硕大的肉棒，犹如一根铁棍般的坚硬，虽然屋内灯光昏暗，可她却是瞧得仔细清楚，那棍身之上青筋暴起，犹如一条条的蚯蚓游走包裹，向上是那鸡蛋大小的猩红肉菇，龟头上色泽鲜艳，散发着丝丝热气，那冠沟之中似有晶莹的液体渗了出来，显然已是情动至极的征兆。

而且让沉融月略有几分讶异的是，原以为这根铁棍似的硬物就只有这般大小了，可在她的注视之中竟然又变大了几分，涨硬到了极限。

沉融月高贵典雅，是东域第一的冰美人，在她如此含水诱人眸子的注视中，没有哪个男人被这样看着命根子会没有反应，而风从云只是发自本能而已。

“干娘……”风从云呼唤了一声。

“嗯。”“您……您帮孩儿握住吧。”沉融月瞧了一眼风从云，他的表情中满是期待希冀之色，这表情让沉融月只觉得很熟悉，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想了许久这才想起，沈秋有时候哀求自己的时候便是这番模样。

也不知他现在如何了……“干娘……您……您就帮帮孩儿吧，孩儿……孩儿中了血咒，不知还能活多久，就帮孩儿满足这个夙愿吧……”风从云见沉融月发怔，以为她不肯，于是就继续哀求。

沉融月幽幽一叹：“你这孩子，本宫依你一回便是。”说罢，沉融月玉手探出，那如剥葱般的纤细五指轻握住了风从云滚烫的庞然大物。

第三十四章

凉玉娇手，纤纤五，如新剥开的白葱般，晶莹剔透，没有半点瑕疵，就那般的握住了那根庞然大物。

那庞然大物极是滚烫，青筋起的如同一条条的小蚯蚓遍布整条钢铁身，沉融月的玉立时感受到了庞然大物所带来的度与度，颊畔上的红晕愈发娇艳滴。

“噢……”

躺在床上的风从云发出了一声舒爽至极的之声，双眼迷离的看着沉融月，这位贵典雅的东域第一人，心海浪滔天，风卷云起。

除却在海上的那次，这是第二次被沉融月握住自己的根，风从云心肯定，不论是几次自己都不会腻，只会一次比一次来的汹涌。

风从云的滚烫物坚似铁，端的是极为粗大，如脱笼的狰狞凶龙，在那顶端之上的孤冠沟微微的张

合，透出可怖的形状。

男人的雄气息自这之上散发出来，简直不似是风从云这样的少年能够拥有的，似乎蕴有那只被沉融月的熊的雄气息。

当时沉融月风从云驱逐过一次那雄华，就是不知道是否清除完了，可此时来看，显然还残存于风从云的体，无法全部的肃清。

“娘……您……您快动一动……”

风从云忙道。

“瞧你那急的样子，本不动又如何。”

沉融月嘴角浮现出一狡黠的笑容。

却没想到，风从云竟然自己抬起了股，就那么一上一下的动了起来，这令得沉融月有些愕然，玉手五握住的那根，在她细腻肌肤的掌心之不断上下，如是抽。

沉融月先是有错愕，最后，竟然有点被气笑了。

“你这小子，用得着这么急切么？”

“娘，此刻别说是我，就算是我爹来了，恐怕他也承受不住啊，您那玉手实在是冰凉而又软滑，孩儿真心是忍不住了。”

风从云说着，此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动作竟然又加剧了几分。

“不许提你爹！”

沉融月轻斥道。

“好，好……不提就不提，娘，您快些动吧。”

“那你先别动。”

“是……”

风从云果真就不动了，躺在床上，如案板上的鱼，任凭沉融月割，只是那脸上和眼睛里却分明带有惊喜和期盼之意，光芒四，地盯着沉融月那张绝秀丽的冰山脸庞，满是激动。

此时的风从云全身已经赤条条的，一不挂，他身上的肌也算是强健，由于在大海上漂泊的那段时间，肌肤被晒成了小麦，线条分明，如是刀削般的充满了棱角分明的一些感，也有雄浑的男人气息。

玉手娇柔，五紧了几分，这次是真的将风从云的那根粗大的给握住了，稍一用力，那紧绷的感觉顿时让风从云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

沉融月也停留，便是上下动了起来。

沉融月并非是什么都不动的初涩少女，对于这种事，沉融月早已是极有经验，因此当她动风从云的粗大滚烫之时，并无任何的生分，轻挑摸捻，每一根晶莹剔透的玉都给风从云带来意想不到的极致快感。

原本风从云的持久力他自认还不错，可是仅仅是过了不大一会儿，风从云竟然就有了一种想要爆出去的冲动，眼上传来的极致快感让风从云差点泄了出来……

但风从云连忙守住心神，这可是难得一次的机会，千金不可求，或许平生只有这一次了，因此他怎么也不愿就此出去，生生的憋住，聚集在头之上，让得那猩红的头上快感一层一层的迭，一直推及着往上而去。

风从云看着沉融月，这位绝世冰媚的神女，心涌动，目光从她风韵成的绝脸庞之上落到了她的脯之上。

那叉的衣领之，有一条雪白的沟壑深邃而又神秘，白皙如玉，丰盈圆润的球涨饱满，根本隐藏不住，出了大半的浑圆，向外溢出，而因为这两瓣的溢出，因此相互的在了一起，白腻莹润的散发出诱人的神光，端的是无比勾魂，艳刺激。

风从云的呼凝重，目光再次往下，看到了那丰盈一握的玉肢，藏在薄纱之下，蜂腰纤细，堪如折柳，匀称的没有一赘，柔滑而又修长。

沉融月坐于床榻边上，侧身的一边股丰满浑圆，那肥沃翘挺，感丰腴，在薄纱之腴润而又朦朦胧胧的出隐隐廓，香翘而又圆润。

那修长丰满的大滚圆紧实，压着薄纱的青衣，是以绷出了最是诱人的曲线。

风从云嘴巴张着，嘴角出一口，起初时沉融月没有看见，不过此时却是看见了，她突然俯身过来，玉手却没放开风从云的硕大，另一只手则是拿出一块帕。

沉融月为风从云擦拭嘴角的那一口，而风从云的眼睛瞪得老大，因为当沉融月俯身过来之时，那

饱满的酥几乎与他的脸庞近在咫尺，浑圆若玉盘的两座饱满雪峰似是要爆衣而出，豪硕绝，遮掩不住的白腻腻的给风从云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

“我.....我忍不住了.....”

风从云终于是再也忍不住，那趴开放在床上的双手一下动了，猛地搂住沉融月那娇蜂腰，用力的抱住，然后向下一拉。

只在瞬间，沉融月一下便是紧贴在了风从云的身躯之上，两人口在一起，而沉融月那饱满豪硕的两座雪峰在衣服里被成了说不出的诱人形状，散发着白腻神光的更是止不住的向外溢出，润圆的两只球有着惊人柔软和极致.....

这一刻，风从云如在云霄，整个人脑海都放空了一般，胯下的那根大肉棒眼上传来无法忍受的快感，纵使使强力也压不下。

“啊啊啊.....娘.....我.....我了.....”

风从云竟然按捺不住，在这一刻了出来。

一股爆，风从云膛剧烈起伏，与沉融月那傲人的丰满酥压在一起，他本就一不挂，膛与沉融月的饱满酥压在一起，在这之间只是隔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纱衣而已，几乎是根本没有阻隔，那惊人的让风从云终身难忘。

虽了了，可是不知为什么，风从云过了一会儿，竟然又直挺挺的了起来，突破极限，比之先前还要坚，由于沉融月握着风从云的这根东西，那东西的变化她虽不去看，却是一清二楚，令她也不由得有些心惊。

一般男子再强也不可能在刚了之后就起来，对此只能有一个原因解释，那就是这孩子体的熊雄华还完全的清除掉，任由残留存于他的体，不然何以解释？只是，那雄华存于这孩子的体便罢了，竟然还能让这孩子的东西变得更大，就让沉融月有些惊讶了。

玉手握那根肉棒，软腻腻的，滑滑的，那是风从云方才出来的液，有的落在了那床上，也有的落在了沉融月的手上，度炙热，男强烈的荷尔蒙令得沉融月道心泛起一道一道的浪。

沉融月被风从云抱于怀，感受着这孩子身上肌肤传递出来的炽热，沉融月的道心愈发有点控制不住，出奇的，沉融月此次竟没有将风从云推开。

以沉融月的境界修为，别说推开，就是让风从云从此烟消云散也只是一个念头的事罢了。

但此次沉融月并没有这么，而是任由风从云如此这般。

沉融月媚眼如，那碧波眼的眸里充斥着诱人蚀骨的波，颊畔微红若霞，瓣红滴滴的若樱桃般诱人，娇艳滴，吹可破，最是让人想要细腻的品尝一番。

而风从云将沉融月抱于怀，只觉得这绝的体在怀，令他的心激，那丰腴软腻的让他全身每一分每一寸都犹如电淌过，闻着她身上的清香，风从云完全是把持不住。

风从云的又再次了起来，比之刚才更盛，风从云眼里喷出炙热火焰，在这一刻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有了些蛮力，一双手极其不安分的在这绝世体之上游走。

“孩儿要您.....娘.....孩儿想要您啊.....”

风从云的一双手犹如魔爪，带着急切，不断在沉融月那诱人丰腴的胴体之上不断游走抚摸，就见他的一只手落在沉融月那浑圆翘挺的瓣之上，隔着纱衣，一把抓住，那惊人而又紧实的瓣被风从云的一只手抓住，却只是抓住了小半而已，根本覆盖不住，彷彿有些力不从心。

然而这够风从云激动的了，终于能摸到这位东域第一人的绝世香，那种激动绝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

这还只是一只手而已，再看风从云的另一只魔爪，则是急迫的爬进沉融月前的衣襟领口，钻的急切，在那薄薄的衣领之不断耸动，最后似是抓住了一座丰盈饱满耸的雪峰。

第三十五章

风从云才刚刚了一次，然而在短短时间一下又了起来，不得不说，他的恢复能力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就是沉融月也不由得心惊了一下。

当然，沉融月很快就判断出来，这应该不是风从云自身的能力，而是那雄华在作祟。

饶是如此，风从云此时动，被之火燃烧全身，已经陷入癫狂的状态，沉融月抓着的那根肉棒坚如铁，滚烫热辣的气息让沉融月的道心泛起一的涟。

而在此时，风从云胆子竟是极大的钻入她那傲人的怀之，隔着华的小肚兜抓住了她前那座饱满耸的雪峰，毫无停留的就是大肆揉抓起来，惊人的和柔软如是云雾般，浓厚而又缥缈，令风从云如是身云端，那种刺激感真是难以言喻。

试想这可是沉融月的酥，贵在上，难以触摸，自从见到沉融月之后，风从云都已经不知在脑海里幻想过有多少次能够将沉融月傲人的雪峰抓在手揉捏的场景，每天夜晚都辗转反侧，脑海里都是贵绝的沉融月。

此时终于如愿得偿，风从云激动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来。

而风从云则是不知，此时的沉融月心其实是有一道机掠过的，但这道机很快又被沉融月给强压了下去。

在沉融月的眼，风从云是与她的儿子沈秋一样大的少年，都不过是一个孩子而已，因此沉融月既可恼怒，也可释怀。

而且不知为何，这个孩子却也让她的道心浮起涟。

这个孩子为了自己，愿意以身犯险去摘那幽冥莲，还因此了幽冥咒，这段子来所遭受的痛苦都落在沉融月的眼。

因此，沉融月没有将风从云推开，任由他如此这般索取。

“就当是给你小子一点甜头了。”沉融月心如此想到。

只是，沉融月似乎忽略了一点，这甜头对于风从云来说，似乎有些太大了。

风从云的两只手用尽力气在沉融月绝丰腴的娇躯之上游走，占尽便宜，那每一寸的柔软肌肤都在刺激着风从云的神经，让得风从云的愈发的涨，整个人也愈发的难以控制。

而在风从云这般的摸索下，沉融月又不是什么冰冷石女，没有什么七六，相反，在此时她也有些微微的动，娇红滴的檀口瓣微微张合，吐气如兰，诱人至极的樱端的是娇媚，如是秋季最成透了的果实。

风从云终于按捺不住，躺在床上的他仰头向上，一下便是吻在了沉融月那娇媚滴的瓣之上。

“唔……”被风从云如此突袭，令得沉融月极是意外，娇润热的玉被风从云的嘴巴堵住，她只得一条头在撬动她的瓣，想要进来。

风从云极是急切，可是沉融月却是不答应，任由风从云耗尽了力气，却仍是没能攻城略地，踏入沉融月那丽的城池半分。

风从云终于支撑不住，又躺在了床上，可他的一双手还是不罢休，就在这时，也不知他哪里来的胆量，竟然用力将沉融月前的衣领一把拉扯开。

撕拉。

沉融月的一边香肩在了空气之，腴润而又雪白，肌肤透红，白无暇，配上感削瘦的蝴蝶锁骨，在这一刻成了最的风景……

而因为那衣领被风从云扯落，沉融月前的一座雪峰也终是出大半浑圆耸的，只被华质的雪白肚兜堪堪的遮掩住，若隐若现，却是更有一种别样朦胧的诱惑，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终不出，却更能让人热沸腾。

瞧得这绝世春光，风从云一时间呆愣住，眼只被那雪玉般无暇的占据视线，而在雪白透薄的肚兜遮掩，那傲人浑圆的球犹如玉碗倒扣，饱满而又耸，其上一点三月樱桃的诱红娇鲜艳，也是此刻风从云世界最鲜艳丽的一点朱红。

“娘……娘……好……好……”风从云怔怔的，脑袋轰的一声，空白一片，完全被引过去，再无法移开视线。

此时的沉融月躺在风从云的身上，丰腴完的绝世娇躯让风从云散发着雄的男子气息，她也不由得有几分沈迷其。

如是仙子一般在上的她，不是没有七六，只是比常人更好地压制住而已。

纤纤玉手之紧握着的那根硕大粗烫的在提醒着她此刻的真实，不是虚幻，她颊畔绯红，更是艳不可方物。

这位蓬莱岛神女的大，东域第一人，此刻眼眸带着微醉的媚光，勾魂夺魄，有一动之一闪而过。

看着这在身下少年孩子，年龄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大，却是让她的道心浮起一连波动。

已经有许久都曾动了，但在此刻，那早已沉寂冰冷的心弦，被微微的撩动，小木屋外夜凉如，夜风吹过，吹起一池的冰寒，而在小木屋则是暖若阳春，朝阳厚，春暖花开……

正当风从云从愣神之清醒过来之时，他便又要仰头而起，张开嘴，看样子竟要去纳沉融月前那若隐若现最是娇艳的樱红蓓蕾。

可也就在这时，沉融月却是一点在他的额头之上，并且还以一道元力禁锢在风从云的身上，让他动不得，而沉融月也将握着风从云那根硕大滚烫的玉手收了回去。

一瞬之间，风从云只觉得全身缺少了什么，脸一慌，顿时急了：“娘别走……孩儿……孩儿错了……孩儿知错了……”

风从云焦急，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刻，沉融月竟然将他推开，犹如一盆冷浇在他的身上，让他熄了几分。

沉融月已然站起身来，立于床榻边上，只是却并整理傲人绝得酥，任由那雪白质的肚兜斜挂于耸的之上，别有万千的成妩媚风，在那晃的青灯烛光之，悠远静。

沉融月果酱般娇艳滴的角扬起一笑意，她看着急切不已的风从云，笑道：“本何时说你错了？你又错在哪儿了？”

“孩儿错在……错在……”风从云喃喃，仔细回想，却又真不知自己错在哪儿了。

沉融月轻轻一叹，又道：“你这孩子，真是与我儿一样，本只是问你错在哪儿，又没说你一定错了。”

风从云茫然不解的看着沉融月，呼唤道：“娘……您……你别……离开孩儿……”

“本又何时说要离开你了。”沉融月笑道。

“那你为何……”

风从云想说，你为何又要把我推开？”还不是你太急躁了，就跟一只猴子一样，本虽然长了，却又不会跑。”

沉融月说着，便又重新坐回在床榻之上，一股清香顿时又飘进风从云的鼻子里，让他神魂颠倒，不能自己。

然而，更令风从云想不到的是，就在此时，沉融月慢慢的躺了下来，那丰腴娇躯的体热气息窜进他的鼻子里，刺激的他脑海一片空白。

不知何时，风从云只觉得身体能动了，这让他惊讶无比，不知沉融月是何意。

“娘……”风从云咽了口唾沫。

沉融月并不答他，却在此时转过了身子侧躺着，留了个香背给他。

这个木床并不算太大，能容纳下两人，几乎已是极限，而当沉融月侧起身子之时，这木床的空间也并不闲余，还是有些拥。

沉融月侧身而躺，她完的身段曲线已近乎极致的展现了出来，身着一件单薄青衣的她体态丰腴，香背平滑，肌肤赛雪，吹可破，一瀑黑发近在风从云的眼前，他只需稍一用力就能嗅到那黑的发香，令人迷醉。

风从云也侧着身子，目光炙热如刀的在沉融月完的绝世躯之上游走，那目光好似刀子一般，带着浓重的望，不可压制。

平坦光滑的香背若隐若现，丰盈一握的蜂腰细细如柳条蛇，那绝世微翘而起，却已是达到让人脉喷张的廓，在一袭青裙的笼罩之，那蜂腰凹陷进去，再到香之上，如连绵起伏的峰峦，从低到，曲线极尽诱惑。

那两片丰满的瓣最是动人，润圆翘，肥厚紧实，紧绷而起的曲线隆而起，风从云侧身躺着，胯下的那根大的猩红头散发着滚滚热气，已经近乎要戳在那两片瓣之间最神秘的沟之，而这只需风从云稍稍的一挺胯部便能到，但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薄光滑，两条滚圆的绝世修长有力，微微的弯曲，玉向后，也不知这是否是沉融月故意而为之，但已经是极尽诱惑。

这仅仅是神女大最的一面而已，还有其他诸多的丽，等待男人去发掘。

仅是如此，风从云已经沈迷其，不可自拔，他如喝醉酒一般，膛剧烈起伏，呼极为的粗重，鼻孔里喷出粗劣的热气，双眼之已经被望占据。

小木屋里静悄悄的一片，唯有风从云那粗重的呼声稍有刺耳，到得最后，呼已经不能够，风从云张大着嘴巴好似一般的喘气。

沈寂再沈寂……终于！“娘，孩儿……孩儿忍不住了……”

风从云咽着口，充满望的双眼已经有些赤红。

原本他以为不会得到回答，可这时却听背对着他的沉融月声如竹般的说道：“既然忍不住了，那又何须再忍，可别憋坏了。”

听得这话，风从云先是满脸的不敢置信，随即便是无法言说的惊喜，他再也忍不住，低吼一声，猛然向着沉融月那绝世体扑了过去，硕大滚烫的大头一下顶在了那两片丰满瓣之间的丰腴股沟之。

第三十六章

“嗯.....”

也不知是不是风从云太过急切了，那大的头居然一下就顶进了那两片丰满瓣之间的沟之，只是那里实在时太紧致了，只是进去了一点而已，还留下大半的头在外面。

可饶是如此，却也让得风从云爽到了极致，心脏跳到了嗓子眼，说不出的舒爽愉悦。

得了沉融月的允许，风从云哪里还能按捺得住，此时浑身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连幽冥咒都压制不了。

风从云一下有了力气，他用大顶在那两片丰满的股之，挺起股，使劲的顶着，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纱衣，好似是有阻隔，可完全阻隔不了沉融月那柔软紧实的，那所带来的快感无法用言语形容。

“你慢.....慢一点.....”

沉融月忽然出声提醒。

因为就在此刻，风从云那赤的躯体已经完全的贴了上来，纵然风从云只是个少年，如她的儿子一样在她眼里是个孩子，可仍然是有男的气息，那炙热的身体度让沉融月心泛起的异样。

只是风从云实在是太急切了，手上一点也不慢，一只手放在沉融月的香之上，抓着一瓣便是尽的揉捏起来，与那丰满肥沃的翘相比，风从云的手掌倒是有点小了，根本抓不完全。

饶是如此，风从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香的紧致盈圆，那在他手里隔着一层薄薄的青纱衣，不断地在他手掌里变幻出各种形状，诱人至极。

风从云当真是享受无比，一边揉捏着这位神女大那贵的翘，一边用他的身躯去触摸碰触那贵香艳的绝丰躯，还用他胯下的大使劲的抵着那丽隆圆的香勾。

“噢.....娘的股好大.....”

风从云忍不住有些闭上眼。

沉融月侧躺于木床之上，挑修长的微微的弯曲，那浑圆的翘也微微的后翘，仅是如此，那曲线就以勾魂夺魄。

听得风从云的这些话语，沉融月的道心泛起的异样，感受着风从云那根硕大的顶在自己的圆之上，沉融月不由得与丈夫的那根肉棒了一下比较，发现后者根本无法与前者相比。

修行之人，本该讲究心清灵明，然而此刻这般状态下，沉融月虽然理智尚存，风从云完全无法动她的道心，可还是让她绝丰腴的娇躯有反应。

那坚如铁的顶的实在有点生疼，但更多的却是滚烫粗热，还有风从云的那只手毫不安生，在她丽的酮体之上予取予求，到游走，沉融月那赛雪的肌肤上泛起淡淡的润红娇艳。

忽然间，风从云将那衣的裙子提了起来，裙摆堆在沉融月的腰间，在青灯如豆的烛火之，在沉融月那盈圆饱满的侧之上，有着一细如玉的玉带穿过她的盈盈蜂腰，看似多余，好像什么也遮掩不住，可更多却是平添风诱惑，更能激发人心的原始望.....

风从云低头便看到了那细细的玉带，穿过沉融月的后腰，在那凹陷进去的蜂腰之下，一片三角形的布料向下延伸，贯穿了那最神秘白腻的股沟，在两片丰满翘挺的瓣之如一条白河穿梭而过，将那最丽的桃园秘地隔绝保护。

但也正是如此，更多的却是神秘诱惑，让人罢不能，很想掀开那那条白带，一览其最绝的风光。

风从云的呼急促，忍不住的将手伸了过去，在那上面轻轻地拂动，忽的听得沉融月口传出一声慵懒的娇，她的丰腴娇躯在此刻也仿佛触电一般，轻轻地颤动了一下。

“！”

风从云连连赞叹了三声，这便是娘的下面么，是那万千英雄豪杰最向往的地带，此刻虽然只有一层薄带，却是已经将风从云的心神勾走，再无法移转目光视线。

“娘.....娘.....我喜欢你.....孩儿真的太喜欢您了.....”风从云低着。

忽然间，风从云伸出头来，在沉融月那腴润白腻的香肩上轻轻一。

这令得沉融月不由得向后仰起臻首，乌黑秀密的青将风从云的脸庞遮住，他的鼻子里尽是那柔诱人的发香，是这世间最好的春。

而风从云也注意到，沉融月那绝冰冷的脸颊上已经有滚烫微红浮起，红艳滴，她轻轻地扭动丰腴绝世的娇躯，如一条动的蛇儿，曲线完，前凸后翘。

“娘……”风从云忽然唤道。

“嗯？”

“快孩儿。”

风从云贴在沉融月的耳边说道，吐气在那晶莹的耳垂上，而那上面已经泛起了淡淡娇人的绯红。

沉融月并拒绝风从云，那玉手绕过腰后，一把便是抓住了风从云的那根雄风强盛的硕大，接着便是轻轻地动起来。

风从云张着嘴，连连喊道：“爽！爽！娘您的玉手……的孩儿实在是太爽啦……”

“爽就对了，别憋着，赶紧出来。”

沉融月娇声道。

“不……孩儿要憋着！”

风从云坚定地说道，顿了片刻，风从云附耳在沉融月那绯红的晶莹耳垂边轻声道：“孩儿……还你呢。”

“就你？”

沉融月仿佛轻笑道：“若是你爹来了还差不多。”

风从云眉头一皱，道：“我可比我爹厉害哼！”

沉融月笑道：“厉害可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风从云一下就挺动胯部，用他那硕大滚烫的强的在沉融月娇浑圆的上狠狠顶了几下，令得沉融月口发出阵阵娇媚的喘息。

“别顶……”

“哼！我爹的那根肉棒没我的大吧。”

风从云耀武扬威般的说道。

然而却听得沉融月道：“大是稍微大了一点，可惜，本却还是认为不怎么厉害，或许是银蜡头也说不定呢。”

“娘你看不起孩儿？”

“你就与本的孩子一般，看不起你不是很正常的么？”

风从云一下从床上坐起，双目之有着坚定地光芒：“那孩儿一定要证明了！”

沉融月变侧躺为平躺，那饱满耸的脯在剧烈的起伏着，因为方才风从云的抓摸，她前的衣襟早已不堪，敞开大半，饱满圆润的上已经出了大半的隆圆雪白，随着她的呼低起伏，峰峦层迭。

不仅如此，其一座圣洁的雪女峰上的嫣红樱桃已经了出来，娇艳滴，开润红艳的晕。

沉融月果酱般的娇媚角扬起一笑意，看着如同野般的风从云，笑道：“你个小孩，还想在本面前耀武扬威，你能证明什么？”

“孩儿比我那爹强！”

风从云咬牙道：“今夜孩儿一定会让娘醉生梦，也会让娘知道，孩儿的大会让娘飞上云霄。”

沉融月一点也不惧，反而调笑道：“就凭你？”

风从云感觉被轻视，一语不发，但他早已在心呐喊开来，他一定要让眼前这位贵典雅的冰人知道自己的厉害。

当下风从云便要站起身来，只是才站起来一点，两一软，却是砰通一声的坐在床上，四肢无力，刚才涌上来的那些力气在这时竟然一下没了。

风从云急了，自己才放过狠话，现在却是疲软了下去，这会让那位冰人如何看待自己？风从云额头上满是青筋，双眼也有赤红之浮现而出，沉融月在此时坐起身子来，看到风从云如此这般，绝的脸上有着一严肃：“幽冥咒又发作了？”

风从云忙道：“没……没有！”

他不想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然而沉融月那剥葱般的食轻轻一点他的额头，风从云一下又躺在了床上，这次沉融月没有封住风从云的身体，他却没能怎样的挣扎。

“娘不要走.....”

风从云急切地呼喊道。

“你现在这样，可不能让本飞上云端呐。”

沉融月轻笑道。

“我.....我.....”

风从云急切道：“娘您可是答应过我的，一切依我！”

沉融月轻轻一叹，道：“好了好了，你这孩子，本又不是说话不算数，你躺好便是。”

说罢，沉融月的一条修长滚圆的绕过了风从云，便见沉融月跪在风从云的胯部之上，而风从云的那根硕大此时也不见有分毫的疲软，即使痛苦，风从云依然昂，激澎湃似海。

而风从云见到沉融月这般举动，似是想到了什么，又惊又喜道：“娘.....您.....您这是.....”

“你不能动，那就只有本来了。”

说着，沉融月的玉放倒了那神秘的两之间。

风从云呼凝重的注视着，眼睛瞪得老圆，移转不开，只看到沉融月的一根纤细玉勾上了那白的玉带，那四周芳草茂盛，桃源花地，随着沉融月的玉轻轻勾动，那绝的桃源在此时缓缓地展出冰山一角。

一点一点，如是修行极境的仙门向世人展而出，风从云呼粗重，不能自己，再也忍不住，连忙挺动股将自己的硕大向那里那娇艳的送过去。

第三十七章

风从云那天赋异禀的确实够硕大，与原本眉清目秀的他有些不符，也很难让人想象，一个少年而已，居然会拥有比成人还大的命根子，的确是有些太超出常理了。

那大上青筋起，显得十分狰狞，怒龙咆哮，龙头上更是涨的发红，彷若带着一股煞气。

躺在床上的风从云等待不了，连忙挺起股就把自己的大送上去，可惜并没有顶进去，只是的顶着，他还是第一次，根本不能够一次入。

风从云胯部的大一阵杵，怎么都进不去，一下慌慌张张的就急了，有些要哭出来似的喊道：“娘.....娘.....”

沉融月跪于风从云的腰际两侧，那完的俏浑圆，向后微微的翘起，她果酱般的嘴角带着一好笑的弧度，看着这个少年见门而不得进的急切，她觉得有那么一点好笑。

“娘快我.....我.....”风从云急切地说道。

“你顶的本都疼了，为何要你。”沉融月没好气道。

“我.....我.....”

“你且躺好，不许动。”

沉融月的玉手忽然又握上了风从云硕大的，只一会儿，一股难言的快感便油然而生，令得风从云极是舒爽。

“娘我不动了，您快.....快点.....”

沉融月微微头，轻叹一声，她的玉背忽然直挺起来，那浑圆的在这时也翘了起来，神秘的桃源在这一刻于风从云的视野之。

传说之有仙岛，其以蓬莱为最，而此刻风从云就如一个修道之人追求极巅，看到了那蓬莱之门，仙气缭绕，圣洁无暇，红娇艳，一抹幽深彷彿就是大道的极限，令人遐想无限。

沉融月握着风从云的那根硕大，她的亦是翘了起来，而那大上的圆润头眼微微的张合，已有晶莹的液体分泌出来。

不仅如此，沉融月也是如此这般，那芳草茂盛的桃源周围红薄，隐有晶莹的溪淌而出，沾在的红上，娇艳滴，不胜收。

风从云的硕大上气腾腾，热气散发，那菰上的热气更是汹涌，沉融月的玉手将其握住，笔直朝天，她的腰背打直了之后，然后缓缓地沈了下去。

这一刻，空间，时间，彷彿都静止了。

小木屋，床边不远的那一盏如豆青灯，也彷彿停止了曳。

风从云的呼在这一刻也有些凝滞，瞪大眼睛，心跳的极为厉害，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所能看到

的这一幕。

蓬莱岛神女的大，天之骄女，东域第一冰人，贵无双，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奇门天骄追求，是多少男人终极一生的梦想。

现在，竟然要被自己实现了？一想到这儿，风从云全身又不知哪里来了力气，浑身燥热，那根大肉棒一下又变得更加坚，滚烫若铁。

贵典雅的冰人缓缓地坐了下去，那娇艳鲜红的蓬门遇到那大小的菰，始一碰触上，风从云便感觉到了滚烫的热，那一瞬间，刺激的他竟然差点泄了出来。

不行！不能！不要在这时候出来！当那上的头刚刚接触到那两瓣，风从云竟然就有一种要出去的冲动，那快感聚集到头上，让他差点忍耐不住。

但风从云强的按捺了下来，因为这是万无一的机会，可不能就这样一下了出来。

而且，能将自己的那根肉棒送入到那贵无双的绝体之，是多少男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可望不可求，而自己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啊。

“娘……”风从云又忍不住呼唤了一声。

小木屋外，风儿轻吹。

小木屋，风从云目光炙热，双手握成拳头，紧紧地盯着沉融月的桃园秘地……

那里芳草茂盛，不胜收，大浑圆若白，腴润而又白，薄薄的纱裙微微的撩起，将那白遮掩住，若隐若现，如月般朦胧，诱人无限。

“额……”沉融月轻轻娇一声，“好大……”

风从云心花怒放，此时也终于忍耐不住，股再次一挺，把他的那根大肉棒向上狠狠地一送，原本那滚圆的菰被两片红的轻轻地住，此时风从云这么朝上一顶，竟然一下就将整个大小的菰给送了进去。

“噢……”

“啊……”

两人齐齐发出声音来，一个是风从云的声音里带着舒爽，而另一个则是沉融月带着惊诧，因为她有些意想不到，风从云竟然在这时会动的刺入进来。

始一进去，沉融月下面的那两片红就将那硕大滚烫的猩红头给包裹住了，沉融月只觉得一股涨，有些被塞满的感觉，心惊诧，看着的时候是那么大，可没想到进去之后，竟然还有更大几分。

“噢……进来了……进来了……”风从云发出舒爽的声，接着就按捺不住的挺动臀部。

风从云的股向上耸动起来，没有一点征兆，就那么强的向上了进去，硕大的塞进了沉融月的之，没有一点燥，里面反而润天通畅。

“别……轻一点……”沉融月出声提醒。

可是风从云已然沈入到了这种犹如身云霄的快感，哪里听得到沉融月的声音，就算听到了也抑制不住。

风从云的贯入到了沉融月那圣洁贵的之，只感觉到自己的被一股紧致的包裹住，有隐隐的，而且还非常的润，没有半点的阻遏。

风从云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强的抽起来，他的双手抓住沉融月那跪在自己腰侧的两条大，疯狂用力的向上顶着。

“额……轻点……”

“噗嗤……噗嗤……噗嗤……”

风从云来了劲，根本停不了，终于把自己的大送进了这位贵的大的绝世之，抓着那两条根本抓不住的丰腴大，风从云心无比激，只想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使上。

原本风从云的大只是进入到那之有三分之一，可是随着风从云不断用力的里面顶，现在至少有一半都进去了。

沉融月眉头轻皱，白玉般的桃腮上红初生，吹可破的肌肤娇艳滴，如是透了的苹果。

随着风从云一阵用力抽，沉融月的完娇躯也随之晃，她前的衣襟已经有半边垮落下来，一座在空气的饱满雪峰随着上下的曳出一道道的波浪，还伴随着一点樱桃红，煞是诱人。

黑发青随之飘动，沉融月那贵透的绝身躯在晃着，她的娇躯也在慢慢的下陷，娇润滴的将那根滚烫粗大的逐渐的没进去。

沉融月亦是有些动了的，并不是沉融月格浪，相反，只是沉融月的道心就是如此，她追求的大道

向来坦，光明磊落，纵使此刻有升腾，沉融月亦是不会浪。

只不过自己的身体之有了一个如儿子年龄那般大小的少年的，这让沉融月心多少还是有几分刺激，那种感觉无法言说。

或许正是这种刺激让得沉融月心涌动，无法抵挡，她去的七六也渐渐地趋于身体本能。

多年曾历经过床事，自从丈夫去世之后，这位贵丽的绝世偶尔也会用一种叫‘如意’的东西自己解决。

沉融月并非石女，被风从云这个少年如此抽，她的娇躯渐有疲软，向着坐落下去。

“喔……”忽然间，沉融月的喉咙间发出一声娇，因为在这剧烈的撞击，沉融月没有将风从云推开，她那盈圆翘挺的完全的坐了下去，也将风从云的粗大完全给纳了进去。

于这昏暗的小木屋之，有着这样一副画面，一位绝世贵的骑坐在一个少年的身上，她身披一件淡青的薄纱，犹抱琵琶半遮面，饱满的酥颤伏，是这世间最诱人的物。

而她坐于少年的身上，那少年在疯狂地挺动他天赋异禀的大，一下一下的，连绵不绝，犹若阵阵的浪，不断地在里面搅动。

沉融月坐在风从云的身上，丰腴完的娇躯丽无双，酥娇，而她坐在风从云身上的那完翘更是不胜收，两片瓣腴润盈圆，紧实圣白，肌肤赛雪，而就在那最下面有一条极大的不断地在里面冲击搅动。

风从云很快大汗淋漓起来，双手也渐渐地抚上了沉融月的纤纤蜂腰，嘴里不断的发出来自心的声音：“哦……娘……爽……好爽……孩儿真的好爽啊……”

沉融月仰着头，被风从云不断地冲击着，很难想象这个少年了幽冥咒还能这么有力气，她的黑发也随之上下飘动，面颊红生霞，艳绝。

“嗯……嗯……”

沉融月那娇艳滴的樱在此时也微微的张开了，吐气如兰，颊畔滚烫，一双眸微微的闭着，任由风从云这般的冲击着。

第三十八章

风从云很快大汗淋漓起来，双手也渐渐地抚上了沉融月的纤纤蜂腰，嘴里不断的发出来自心的声音：“哦……娘……爽……好爽……孩儿真的好爽啊……”

沉融月仰着头，被风从云不断地冲击着，很难想象这个少年了幽冥咒还能这么有力气，她的黑发也随之上下飘动，面颊红生霞，艳绝。

“嗯……嗯……”沉融月那娇艳滴的樱在此时也微微的张开了，吐气如兰，颊畔滚烫，一双眸微微的闭着，任由风从云这般的冲击着。

苍茫大地，夜沈如墨。

一座小木屋，在月的笼罩下显得特别的孤寂，但在此时，里面却传出阵阵如同天籁般诱人的，与那夜风一同被吹向远方。

小木屋，一切都很简陋，青灯如豆，烛火在零星的曳着，微弱的火光将屋子照亮着。

而此刻在那靠近墙壁边上有一座木床，在木床之上春光四溢，热澎湃，正发生着动人妙的一幕。

一个少年赤身躯，一不挂，躺在床上，满头大汗，浑身的肌也是有些凝实，小麦的肌肤展出他身为男人的雄气息。

而在少年的身上，势大力沈的坐着一位绝世，她贵典雅，冰雪傲冷，青如瀑，身上有一件淡青的薄薄纱衣披着，有些不堪的披在她的绝世体之上，别有一股难以形容的风诱惑，娇媚艳，自有她的绝世风采。

她娇躯丰腴，无比诱感动人，裙摆已经捞到了蜂腰之上挂着，她浑圆翘挺的此时坐于少年的胯部之上，两片厚实紧致的瓣雪白如玉，肌肤赛雪，股沟白腻延展而下，那里幽密润，是这世间最丽的桃园秘地，艳不可方物。

她的两条滚圆压在少年的腰身两侧，感十，腴润滑腻的肌肤吹可破，两条绝世仿佛是紧压着少年的腰身，夹得很是紧凑。

而这给风从云带来的则是爽上了天的感觉，这位绝世丽的神女大坐在自己的胯部之上，那桃源容纳着自己的粗大，那里面的滑紧致，万年难得一见，紧夹的风从云难以自制。

风从云双手扶着沉融月那如柳条般滑的腰肢，他则是不断地挺动胯部向上，一次又一次的把大送

进到沉融月的最深。

而不堪于风从云的大力抽和搅动，起初时沉融月还有压抑，渐渐地声从她的喉咙里传出，清幽缥缈，潺潺动人。

“噗嗤……噗嗤……”

两人相的私密部位花灿烂，晶莹不断地飞溅出来，躺在下面的风从云不断猛力的肉着，力气说不出的大。

“啊啊啊啊！”风从云脸上满是大汗，青筋起，有些凶狠的模样，挺动着股不断向上，沉融月的丰腴娇躯也随之往上，而她前的两座饱满雪峰也随之向上一甩，甩出了两道丰盈雪白的浪。

而当风从云的股落在床上的时候，沉融月的娇躯也随之落下，而借着那落下的势道，沉融月的花润则是更加用力的将那根大给没进去，到了最深。

就是这样的一上一下，再加上风从云的粗行径，即使是沉融月这位绝世也陷入其，香汗，挥洒在这个昏暗的小木屋之。

这里春光涌涌，红绯绯，充满了一阵靡而又不邪的气息。

一位有着成风韵，万千风的绝人跨坐在少年的身上，私密部位紧密合，不胜收。

沉融月吹可破的脸颊上春阵阵，如的眸子里媚态盎然，媚眼如，秋波动人，红檀娇口微微的张着，时而会发出动人蚀骨的娇。

“噢……噢……轻些……”

“别太用力了……本……本不许你这么用力……”

“停一下，太长了，快顶到本的身体里去了……”

沉融月仰头娇，诱人的话语也不断从她嘴里发出，噬魂销骨。

这些话语并不能阻止已然沈于的风从云，反而更是激起风从云心的望，更加用力的抽。

风从云的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弯曲了起来，膝盖向上，膝盖弯呈三十度的夹角，而这样风从云的双脚相当于踩在了床板之上，让他能够更加省力。

不仅如此，当沉融月每一次落下之时，那浑圆翘挺的丰腴会摩擦在风从云的大之上，那惊人的和柔软每一次的摩擦都让风从云觉得是享受。

只是一直都是这个姿势，让风从云即使不甘，有一还想有二，让沉融月这位绝世人骑在自己的身上固然是一种享受，可久了总会有那么一些不得劲。

风从云嘿黑的喘着气，看着跨坐在自己之上的沉融月，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笑道：“娘……孩儿好爽啊，孩儿的你爽不爽。”

沉融月面颊绯红，忽的瞪了风从云一眼：“不许说话！”

风从云道：“不说话不行啊，那多没乐趣，呼呼……娘，孩儿的您爽吗？”

沉融月语气之微有一娇斥：“本拒绝……啊……回答……啊……这个问题……啊！”

突然间，沉融月又发出一声昂的娇，因为风从云猛然一用力，往上狠狠地一顶，那根粗大的深深地没入到那润滑的之，那圆润热腾的菰似乎也顶到了最里面。

久旱三年，初逢甘。

忽然间，风从云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然一下坐了起来。

起初沉融月并没有察觉，她醉眼惺忪般，眼里媚态如，而风从云坐起来之后，双臂一下就紧紧的抱住沉融月纤细的蜂腰，接着张嘴就向沉融月前那座饱满圣洁的雪峰而去，在那座白腻豪硕的雪峰上有樱桃般的嫣红一点，娇艳滴。

眼看风从云的嘴就要将那点娇艳蓓蕾张嘴入口，可还差一点，风从云却再也前进不得半分，因为他的额头被一根剥葱般的玉给顶住了。

纵然此时沉融月正在的浪之，也依然有一理智，风从云的眼有一疑惑，胯下的动作不由得渐渐停了下来。

“本宫不许！”沉融月只道了这四个字。

风从云怔然片刻，却也没有多问什么，反正有的就是了，而且这种事也不可一蹴而就，缓慢行之，到渠成倒也不错。

而且沉融月没有拒绝自己，甚至是让自己的进入了她贵完的身躯之，这已经是一种格外开恩，风从云当然不敢太过激进。

然而，沉融月那贵完的身体却让他不得不激进。

粗大的被紧致滑腻的裹着，压着，阵阵的快感使得风从云渐上云霄，而在风从云抽之时，那种紧致更是难以言喻的爽快，是这世间最享受的事了。

忽然间，风从云的双手从沉融月弱柳般的蜂腰上缓缓滑落而下，只在刹那间，风从云的手掌便落在了那傲人浑圆的翘之上。

沉融月的浑圆而又丰满，白腻紧实，在纱的笼罩之下，若隐若现，春光白，而风从云的手掌落下，便是一只手掌抓住一瓣，然而却是无法完全的抓满。

饶是如此，那种手感也是难以言喻的，风从云抓住之后，便是用力的揉捏起来，感受那两瓣丰满带来的极致感。

风从云坐了起来，感觉比躺在床上的姿势要舒服得多，而且这样也能更便于行动。

“啪啪啪啪！”

没过一会儿，风从云又大力的抽起来，而且来的毫无征兆，直顶花心。

“啊！”沉融月猝不及防，发出一声娇，斥道：“你……你慢点……”

风从云笑道：“孩儿……慢不下来啊……”

说完，风从云就更是大力，双掌扶着沉融月那两瓣丰满的，相当于是端着沉融月浑圆的丰，使劲的禽抽。

而沉融月下意识的双臂绕过风从云的后脖子，扬起臻首，檀口微张，吐着急促的热气，一头如瀑的黑发倾撒而下，不胜收，有着万千俏丽的成风。

风从云咬着嘴，满脸都是汗，可是依然不显有毫疲惫的样子，完全是使出了浑身气力禽这位贵丽的大。

到得后来，风从云换一只手撑在木床之上，另一只手则是托住沉融月丰满傲人的，身子微微的向后倾斜，然后胯下就是一阵强力的涌动。

“啊啊……太爽了……娘……孩儿好爽……你爽吗？”

“不……”

“孩儿的……不够……不够粗大吗？”

“……”

这次沉融月脆不语，只是一双如的眸里着秋波，漾动人。

风从云却是不依不饶，继续道：“那看来是孩儿……孩儿的还不够用力了……孩儿就不信……一定要让娘您舒服才行……”

沉融月面颊红，娇喘吁吁道：“凭你……也想……征服本？”

这话给了风从云最大的刺激，纵然风从云只是一个少年，可是年轻气盛，虽然贯穿入到了这位绝的大体，却是不能将其征服，这自然激起了他的好胜之心。

当下在风从云的眼闪过一抹狠辣之。

“啪啪啪啪啪……”

“嗯嗯……”

娇声配着那体撞击的声响，给人遐想无限。

而在这个时候，风从云来了一次最强烈的冲击。

“啊啊……别……轻些……啊啊啊……”

贵在上的沉融月檀口张开，再也抑制不住，喉咙里发出动人蚀骨的。

但风从云一点也不慢，更加的用力，好像要把平生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

“我要禽……狠狠地禽娘……”

风从云的大使劲的在那娇润泛的里抽动。

沉融月那丰腴完的娇躯随之上下的晃，前两座饱满圣洁的耸球亦是上下晃，波，划出一条条的浪。

“啊啊啊……娘……我禽你……我要狠狠地禽你……啊啊……孩儿要禽您……”

风从云突觉那被紧紧包裹的头上传来一阵极致的快感，眼之似有一股液体要髓而出。

“额……啊啊……”

沈秋与涂犬来到了南虎城。

这南虎城魏雄伟，如同一只上古凶的猛虎般，气势宏大，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

沈秋归心似箭，一心想要见到三姨，因此直接前往三姨的家，涂犬则是先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沈秋言明会在见过自己的三姨之后来找他。

沈秋直奔唐府。

唐府，是南虎城最大的府邸之一，亦是唐家所在。

在南虎城，唐家底蕴深厚，而且亦有人在朝为官，沈秋的二姨嫁的人是唐家的一位书生，不知如今过得怎么样了，沈秋也很期待见到她。

在沈秋年岁较小之时，这位三姨对他最是关心，相比较喜欢捉弄她的二姨，三姨知柔，在沈秋的印象，三姨最是贤妻良，哪个男人娶了她，都绝对是上辈子的福缘深厚，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来到唐府，沈秋与守门的仆说明了自己的身份，那仆不敢有任何的懈怠，连忙领着沈秋进去。

唐府非常的豪华气派，灵气氤氲，官浓厚，而且在唐府的天空之上隐有一种气象，青云凝稠，这是平步青云的气象，证明这唐家天生就是官的气运，经久不衰。

沈秋思念三姨心切，想着很快就能见到三姨，心深说不出的激动。

只是刚到一个走廊转折，啪嗒一声，一个醉汉忽然倒了下来，拦住沈秋的去路。

这个醉汉虎背熊腰，散发着浓郁的酒气，模样倒算得上是正，只是眉心有一道疤痕，破坏了他的面相。

而这个醉汉的穿着也不怎么样，肌虬结，有些黑乎乎的。

沈秋有些皱眉，那领路的仆忙道：“沈秋少爷莫要生气，这个醉汉是城东来送煤的，最喝酒，是出了名的酒疯子。”

说着，那仆便是踢了醉汉几脚，怒道：“你个腌臢货，还不快些滚开，莫要弄脏了沈秋少爷的鞋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醉汉还有些意识，慢悠悠的滚开了，形容懒散，让人很是厌恶。

沈秋初来乍到，虽然心有恶心，却也没有为难这个醉汉，抬脚跨过醉汉的身子，向前而去。

不大一会儿，沈秋与那仆消失在了走廊，躺在地上的醉汉一下坐了起来，只是还有些醉眼惺忪。

醉汉从腰间取了一个酒壶，拧开盖子咕噜咕噜的喝了两口，随意的抹了抹嘴，砸吧着自语道：“这醉花小酿的味道真他不错啊，果然是一杯百两，啧啧，真爽！”

醉汉心激不已，脑海里忽的又想起那对兔的赤白玉，凋细琢般，玉趾动人，每一分每一毫都让他的连忘返，毕生难以忘记，自己这个送煤的能够摸到那对玉，当真是天运降临，只觉得洪福齐天，难以消受。

“啧啧，改天还得找机会再摸摸，还有那小，大，哟嚯，还有那两只大子，他娘的，老子受不了啦……”

醉汉似是被勾起了火，手掌放在裆部揉了揉，那里早已一柱擎天，好在没人看到，否则在这唐府，他又得挨上一顿打。

……在那仆人的带路下，沈秋来到了一幽静的院子之，仆人招待沈秋在一张石桌边坐下，说是去通报一声，沈秋点了点头，目送这个仆人离去。

这个院子格外静谧，一棵老槐树坐落于院，叶子翠绿，生命力磅礴。

沈秋心有些难以压制的激动，想到很快就能见到那位打小就疼自己的三姨，他的心里怎能不激动，过了会儿，沈秋坐不住了，绕着石桌踱步起来，兴奋溢于他的表和举止。

突然间，沈秋听到一个声气的哭声，连忙寻声望去，呆愣原地，怔怔的看着那方，目不转睛，眼激动更是如泉涌般。

沈秋心头涩，唤道：“三姨！”

远，一位抱着婴孩的少亦是激动，眸笑，“秋儿！”

沈秋再也按捺不住，快步而去，来到少的面前。

纵然好几年没见了，可是三姨还是记忆的三姨，小家碧玉，款款大方，笑起来贤惠和，动人心魄。

这个少便是神女的三。

沉幼蝶！仙山蓬莱岛的神女有三位，风姿无双的大沉融月，娇媚如火的二沉如歌，再有便是沈秋眼前的三姨，知性娇柔……

三人中，沉幼蝶年最小，却是最早嫁了出去，成为人，当年沉幼蝶嫁出去之时，沉融月独自一人将她送到了南虎城来，到唐府。

并且沉融月留下了一句话，谁若是欺负了她的这个妹妹，她便会屠人满门，片甲不留。

沉融月之所以会这般说，实在是因为沉幼蝶不同于她和沉如歌，她们两人修行的天资可怕，如今一个是十一境的修行者，另一个则是第十境的剑修，天下间有几人敢于招惹？可惜沉幼蝶从小心思就不在修行上，反而是喜欢一“旁门左道”，讨厌打打，修行也是在她们两人的监督下才勉强达到五境修为，止步于此，后来更是遇见唐家的那位书生，一遇误终身，更是没了心思修行。

这些秘幸都是沈秋无意从沉如歌那里听到的，当时三姨嫁出去之时，沈秋很是不舍，也对那个没见过面的三姨父很是讨厌，后来随着慢慢的长大，沈秋也渐渐地释怀了。

三姨有她自己喜欢的人，嫁给她喜欢的人，这并无不妥，自己也没有去阻拦她幸福的权力。

而在此刻，沈秋才细细打量眼前的三姨，想知道她与以前有什么不同。

眼前的三姨貌无双，身着一袭碧衣，确实难掩娇俏挺拔的身姿，曲线凹凸，那饱满的脯甚是硕大，比他娘沉融月的似乎还要大上几分。

纤腰素素，婉约柔长，与那耸的脯形成极是鲜明的对比，香翘挺，两条修长如玉，一双碧的绣花鞋裹着玉，丽动人。

沉幼蝶已然不是以前那个在神女的活泼欢快的少女了，她的黑发挽成贵头，发髻盘起，那张绝的俏脸上多了几分动人心魄的成风，从一个婉约少女变成了贤惠懂事的少。

而在她的怀，婴孩吵闹的哭着，不断地向她饱满的脯拱着，似是饿了想要吃，而沉幼蝶玉手轻拍着孩子，声哄着。

沈秋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以前那个喜自己的三姨已经有了别的心之物，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让沈秋心莫名的有些空落落的。

沈秋心叹息一声，忽然，他注意到一点不同寻常之，在沉幼蝶那如天鹅般优雅的玉颈之上，似有一道浅浅的黑墨痕迹，可能是不小心弄脏的。

“秋儿，秋儿？”

忽然，沉幼蝶轻声呼唤，让沈秋从走神惊醒过来。

“三姨。”沈秋回过神，视线落在她怀的孩子身上：“这个小家伙多大了。”

“半岁左右。”

“哦，那他得叫我一声哥哥了。”沈秋道。

“那是自然。”

沉幼蝶那如江南乡般的俏脸上出笑容，忽的伸出玉手抚摸沈秋的脸颊，柔声道：“几年没见，你这孩子又长大一些了，现在我都抱不动你了。”

沈秋失笑道：“我都多大了，三姨你还想着抱我，要是被人看到，那多不好意思。”

沉幼蝶会心一笑，道：“好了好了，既然你来了，那三姨我也不能闲着了，长途跋涉的来到南虎城，饿了吧，三姨去给你好吃的。”

沈秋点了点头，道：“那孩子给我抱着吧。”

沉幼蝶将孩子给了沈秋，然后她便向着府邸的厨房里走去，沈秋抱着孩子跟了过去。

一路上有下人见到了沉幼蝶，都是躬身问好，沈秋忽的想到了什么，便问沉幼蝶三姨父到哪儿去了，怎的没有见到。

沉幼蝶的心绪有刹那片刻的失神，走在前面，并被沈秋看到，她恢复如初，笑道“你三姨父去了帝都。”

沉幼蝶说的很是简略，大概就是沈秋的那位三姨父要去帝都官了，正在帝都打点关系，只是问及时间，让沈秋惊讶的是，已经去了半年有余。

也就是说，这孩子出生之时，那位三姨父就去了帝都，也不知是在孩子出生前还是在出生后。

到了厨房，沉幼蝶忙活起来，沈秋便抱着孩子在厨房门口，不时的与沉幼蝶说话，大抵都是这几年蓬莱岛上发生的事，时常会让沉幼蝶思绪飘飞，回忆往昔。

沉幼蝶炒了几个小菜，吩咐下人端上桌去，然后又让下人去酒窖里拿来几坛酒，与沈秋一起饮。

孩子已经睡着了，被沉幼蝶放在一个小篮里，桌边就是沈秋与沉幼蝶。

“三姨，好久不见，你的菜还是这么好吃。”

沈秋尝了几口菜，赞道。

沉幼蝶笑道：“既然好吃，那就多吃一些……来，尝尝我酿的醉花小酿。”

说着，沉幼蝶起身，将沈秋倒了一杯酒。

沈秋闻了一口酒香味儿，发自心赞道：“真香！”

沉幼蝶婉笑道：“是么，那你可要多喝一些，喝醉了就在这儿歇息，敞开了喝。”

沈秋笑道：“既然三姨都这么说了，那我一定恭敬不如从命。”

说着，沈秋便将杯的酒一饮而尽，酒醇厚，沁人心脾，方逸发自心的舒了口气，这醉花小酿的味道果然不错。

只是，喝着喝着，沈秋忽的又想起一事来，这醉花小酿的酒香味儿似乎在哪里闻到过。

第四十章

起初的时候沈秋觉得可能是自己搞错了，这还是三姨第一次将醉花小酿拿出来，以前也未在蓬莱岛酿过这种酒，因此沈秋可以肯定这酒香自己从未闻到过，可是此刻却有些熟悉。

更何况，酒香味儿都差不多，或许是自己弄错了也说不定。

只是，这种肯定很快又变成了疑惑，沈秋相信自己的鼻子，的确确实是在别处闻到过。

就在沈秋细细思索的时候，沉幼蝶清脆如铃铛般的笑声响起：“秋儿，想什么呢。”沈秋回过神来，笑道：“想起了娘亲。”他随便撒了个谎。

沉幼蝶不疑有他，只是那绝美的俏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继而换上了一层淡淡的回忆之色：“说起你的娘亲，我也有些想她了呢，也不知她在神女宫过得好不好，怎的这么长的时日都不来看我，让我真是想她想的紧，简直是坏姐姐。”说到后来，沉幼蝶的声音语气竟如小孩子一般撒娇。

沈秋道：“我出来的时候，娘亲还在宫中，她过得还不错，而且对三姨你也时常都有念叨，所以三姨放心，娘亲是心里有你的。”沈秋以为他的娘亲沉融月还在蓬莱岛上，倏然不知，沉融月已经带这风从云离开了蓬莱岛，去为他采摘幽冥血莲。

“有我便好。”沉幼蝶笑了笑，忽的又想到了什么：“那个暴力女呢。”沈秋一怔，旋即明白过来沉幼蝶指的是沉如歌，道：“二娘她每日都笑容嫣然，开怀快乐，不过倒是跟着二姨父回神剑宗了。”“这个没心没肺的暴力女。”沉幼蝶嗔怪道。

只是，这也只是沉幼蝶言语上的嗔怪，实际上她并不讨厌沉如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蓬莱岛，她们三姐妹的感情都是极好的，只不过沉如歌经常欺负于她……

不过，沉幼蝶是真真的佩服沉如歌，以女子之姿却是成为了一名十境的剑修，在这潜龙大陆上，少有人能比肩，在她心里是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女剑修。

在饭桌上，沉幼蝶与沈秋聊了很多，大多都是往事，先前沉幼蝶似有什么纠结之事，现在也被抛到了脑后。

吃过了饭，沈秋便起身告辞，沉幼蝶自是不肯答应，说他来了这儿，肯定要好生招待，岂有让他住外面的道理，沈秋便说客栈里还有自己的一位朋友。

“你那朋友待你如何？”沉幼蝶问道。

“真性情。”沈秋想到了涂犬为了救薛青柠而受重伤，因此在他看来，是极为值得相交的朋友。

“那你觉得那朋友又如何？”“很好。”沉幼蝶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你便把你的那位朋友叫来这里住吧。”沈秋讶异道：“啊，这怎么好，三姨，这里可是唐府，若是三姨父看到了的话，会不会……”不提还好，这一提便是令得沉幼蝶那如花如水的美眸中掠过一抹幽幽之色，道：“你且放心吧，你的三姨父还要在帝都待上许久的，而今家里就我一人。再说了，既然那人是你的朋友，你又信得过，让他来住又有何妨。”沈秋挠挠头。

“还有什么为难的吗？”沉幼蝶对沈秋最是了解，笑问道。

“就是……”沈秋有点难为情道：“我那朋友面相有些丑陋，可能会让三姨感到不适……”沉幼蝶嫣然如花的笑道：“放心，你三姨我也没少与一些精怪鬼魅打交道，你那朋友再丑，能有那些精怪鬼魅丑么？”沈秋一想也是，因为他的这位三姨从小天资有些不行，所以喜欢捣鼓一些剑修和武道之外的术法，最喜欢与魍魉魑魅打交道，什么丑陋的东西没有见过。

因此沈秋便道：“那就只好叨扰三姨了。”沉幼蝶伸出玉手，那如剥葱般的皙白玉指轻轻抚弄了一下沈秋额前的头发，笑道：“我是你的三姨，你是我的侄儿，何必如此见外，你知不知道，三姨嫁到这里来，最挂念的便是秋儿你啊。”沈秋眼眶里酸涩，有泪水似要冲出，从小他与三姨感情最好，

如今才知道，远嫁到南虎城的三姨，心中还挂念自己，沈秋心头滋味极是复杂感动。

第四十一章

沈秋哼了一声，自傲道：“那是自然，她可是我三姨，能不美丽吗？涂兄，恐怕你这辈子见过的美人，加起来都敌不过我三姨吧。”

涂犬忙道：“今日一见，惊为天人，我真的很羡慕沈兄你有这么一个美若仙子的三姨，如果我也能有这样一个三姨，不知该有多好。”

说着说着，涂犬那双猥琐的眼睛里，满是羡慕之色。

正在这时，那站在红灯笼下的美人莲步款款，走了过来，摇曳腰肢，柔弱无骨的蜂腰细细的犹若柳条，好似会随风儿吹来便会折断，实在是美得惊心动魄。

涂犬看的发呆出神，但很快又收回了视线来，沉幼蝶则是以唐家夫人以及沈秋长辈的目光近距离打量了这涂犬几眼。

过了片刻沉幼蝶心中暗道，这个名叫涂犬的山泽散修果然与秋儿说的一样，相貌着实有点丑陋了，尤其是那双倒八字眉，令他整个人都显得极其猥琐，这样的男人哪个女子见了都会不喜。

虽是如此，沉幼蝶却也不会对这涂犬心生厌恶，她亦是有些以貌取人，却也不会平白无故瞧不起别人。

这就是沉幼蝶与沉如歌的不同了。

若是沉如歌，肯定会当场就揭穿这个涂犬的相貌丑陋，而且各种言语讥讽说不定也会一股脑的喷出来，但不同于沉如歌的是，沉幼蝶则是以笑面对。

沉幼蝶笑起来之时，令人如沐春风，即使是在那险恶邪地，她的笑容亦是如阳光般明媚灿烂，并且有着少妇的成熟风韵，这一笑嫣然而又绚烂多彩，令得涂犬整个人心脏如遭雷击。

好美！

涂犬怎的也想不到，世间竟有女子笑起来会如此的明媚动人，好似三月里那淅淅沥沥的春雨之中拨开云层的一抹霞辉，绚烂的在这世间划过。

如遭雷击的涂犬愣在当场，痴痴呆呆的望着那大门口红灯笼下站着的沉幼蝶，心脏怦然跳动，这个山泽散修在此时如是失了魂一样，微微张着嘴，嘴角隐有口水流出。

而这一幕恰巧被沉幼蝶看到，不过她却没有生气，她温婉一笑道：“秋儿，快带着你的朋友与我进来吧，我已经让丫鬟收拾好了房间。”

沈秋：“是！”

随后沉幼蝶转身走进府门之中，涂犬还愣在当场，不知所措，沈秋拍了一下涂犬的肩头，令得涂犬这才骤然清醒过来。

“抱歉，抱歉，是我失礼了，还请沈兄见谅。”涂犬忙道。

沈秋摇摇头，毫不在意道：“这有什么失礼的，我三姨如此美丽，多看他几眼是人之常情。况且别说是你，不论是哪个男子见了我三姨都会如此，甚至有的男子比你看的还要猥琐，那才让人恶心，我相信涂兄的品性，绝不会让我失望。”

涂犬双眼微微的热泪盈眶：“幸得沈兄如此信任，这真是我涂犬三生修来的福气。”

沈秋道：“哪里……好了，不说这些，我们快些进去吧。”

“好！”

于是两人也踏步走进了府中。

唐府是南虎城最好的府邸之一，装饰豪华，处处透露着有钱人家的庄严气派。

比如一个小院子里有某个小阵法，自动运转，冬暖夏凉，几颗小元钱就能弄得这种阵法，可长年累月下来，那消耗可就大了，也只有有钱人家才能负担得起。

再比如一只看家护院的黄狗，竟然已经颇通灵智，见着了沉幼蝶这个主人，当下便是两条后腿一屈，坐了下来，两只前脚合拢向着沉幼蝶作揖行礼。

不仅是对沉幼蝶，沈秋和涂犬也有这种待遇。

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涂犬见了，大开眼界，再望向走在前方的沉幼蝶，心中对其产生崇敬之感。

这位可是那传说中的神女宫三宫主，还是这唐府的女主人，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足以让涂犬对其

仰望，他心中想到，如果不是沈秋，自己这辈子能否见到这位三宫主，那恐怕都是一种奢望。

涂犬眼神逐渐迷离，视线也不由自主的落到了沉幼蝶的蜜臀之上，实在不是涂犬想这样，而是那蜜臀桃形的浑圆轮廓，实在是让涂犬移不开视线，沈迷其中。

沉幼蝶身披淡紫色的仿宫廷衣裳，贴身紧致，将她姣好曼妙的绝世身材勾勒出来，曲线极尽动人，从后面看去，她的身材高挑笔直。

而那蜜臀傲人凸起，两片臀瓣的紧致浑实，犹若两瓣西瓜般，隆圆翘挺，藏在薄薄的淡紫色丝绸之中，紧实的曲线极其诱人，世间少有。

再配上那盈盈一握的纤纤蜂腰，后腰凹陷，美臀挺翘，自上而下纤瘦滚圆的美感散发出来，令得涂犬移不开眼睛。

但涂犬也没敢太仔细的细看，以免被发觉，偶尔还是会移开视线。

只是涂犬的心中却是极为嫉妒，他只比沈秋大上几岁而已，可自己天生生来就在贫苦人家，自小命运颠沛流离，终于靠得努力成为一名山泽散修。

本来涂犬以为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可他却发现，他的修为低薄，上面还有一山又一山，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这让得涂犬失去了攀爬的动力。

后来偶然遇到沈秋，涂犬心中不免生出了嫉妒，凭什么他能有这么好的家世，凭什么他能有薛青柠那样的姑娘青睐，凭什么他能有如此美丽犹若仙子的三姨。

这一切的一切却让涂犬嫉妒。

而每当沈秋对他越好，他便越是嫉妒。

其实涂犬心中知道自己嫉妒是错的，可他止不住就想嫉妒，或许是从小便受尽了苦难，见不得别人好吧。

由沉幼蝶带路，他们来到了一座院子之中，沉幼蝶顿步，对涂犬笑道：“这里就是你的住所了，快些进去吧。”

涂犬一怔：“沈兄不与我一起？”

沈秋略有尴尬，沉幼蝶则是说道：“这处院落还算不错，你若是不满意的话，我可以让人给你换一下。”

涂犬不是什么笨蛋，立刻听出了沉幼蝶这话里的意思，话里隐有警告的意味，于是他连忙道：“满意，满意，多谢沈兄他三姨的照顾，小子我再满意不过了。”

“那就好，你先行去歇息吧，秋儿，随我来吧。”沉幼蝶带着沈秋离去。

涂犬望着沈秋与沉幼蝶一同远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在院落门口伫立了好久。

最终，涂犬轻轻一叹，自语道：“涂犬啊涂犬，你就别想有的没的了，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薛姑娘不成？做人可不能三心二意。”

说罢，涂犬转身走进了院子里。

.....

路上。

沉幼蝶莲步款款，扭腰摆臀，那翘翘的香臀在夜色中摇曳出一道道的臀浪，香风涟漪，说不出的嫩圆诱人，走在后面的沈秋不禁偷偷看了几眼，又不敢多看，连忙收回视线。

就在此时，沉幼蝶的细嫩的声音响起：“秋儿，你那个朋友长得倒真的是.....”她欲言又止。

沈秋笑道：“还请三姨见谅，他是长得丑陋了些，不过为人很不错，这一路上帮了我许多，是个有情有意的修行者，不然秋儿也不会与他交朋友。”

沉幼蝶道：“如此说来，倒是我有些以貌取人了.....秋儿，接下来你可有什么打算？”

沈秋道：“接下来我想在府里小住一段时日，我感觉到瓶颈隐有突破的迹象，所以.....”

沉幼蝶的俏脸上满是盈盈笑意：“那感情好，反正我在府里无聊，你就在这里突破吧，若是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三姨说，三姨也会为你压阵护法，你且安心便是。”

沈秋道：“多谢三姨！”

沉幼蝶道：“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噢，这么快就到了。”

随后沉幼蝶交代了沈秋几句，目送着沈秋进到了房中。

来到房间里，沈秋扫了一眼，这里的家具以及环境都很不错，看来自己的三姨果然是有些偏心，不过谁叫他是自己的三姨呢。

沉幼蝶独自一人回到她的闺房之中。

她坐于床榻边上，久久无言，有丫鬟给沉幼蝶端来了洗脚水，沉幼蝶褪去一双绣鞋，两只精美的玉足便暴露在空气之中，如梦如幻。

两只玉足同时沈入那木盆的中的温水里，令得沉幼蝶的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不多时丫鬟抱来了婴孩，交予沉幼蝶。

婴孩到了沉幼蝶的怀中，便是立时大哭起来，似是饿了。

沉幼蝶让丫鬟出去，她一只玉手抱着襁褓，另一只手则是轻轻扯开半边衣领。

那衣领滑落下来，露出了雪白如玉的窄瘦香肩房，肌肤胜雪，锁骨清晰可见，其上挂着一根吊带，在烛光之中有着一别样的美丽。

这是肚兜儿的吊带，沉幼蝶将吊带取下，刹那间一只饱满到极致的高耸雪乳暴露于空气之中。

乳肉白腻香润，好似刚刚出笼还冒着热气的白馒头般，盈盈圆嫩，峰峦傲人，其上一点朱红娇艳欲滴的悬挂于那饱满圆硕的乳球之上，点缀如春，香气四溢。

似是感受到了什么，婴儿毫不犹豫，张开嫩嫩的小嘴一下就含住了那娇艳欲滴的一点殷红，接着便是用力的吮吸吃奶，不再哭了。

沈秋对沉幼蝶说了两句，然后便离开了唐府，前往那个客栈，去将涂犬叫过来。

.....

客栈里。

涂犬选了一间最为豪华的房间，当然，房费并不是他给的，而是沈秋给他的。

涂犬本就行囊羞涩，这些年来的修行只有花出去的钱财，很少有赚回来的，一直都过着节衣省食的生活，有时候风餐露宿对他来说也是正常的。

涂犬一直都过惯了这种生活，只是让涂犬没想到的是，竟然会在路上遇到沈秋这个贵人，改变了他的生活。

是的，涂犬认为沈秋是他的贵人。

原因无他，在这来南虎城的一路上，都是沈秋拿出花费，本来涂犬还想隐藏的，可是被沈秋看到了，还带他去裁缝店做了一身好衣裳，虽然算不上有多昂贵，却比他的那些麻布衣服强得多了。

还有这一路上的住宿与伙食，也都是沈秋承担，根本没让涂犬花过一分钱。

涂犬是山泽散修，也有些心狠手辣，却是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那种，还是有点良知的，因此涂犬对沈秋是有那么一点愧疚的，而且他对薛青柠竟然起了心思。

朋友妻，不可欺，但涂犬总是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那种想法，觉得愧对沈秋。

这还不止，当遇到那个黑衣美妇之后，涂犬对沈秋的愧疚更大了，因为那黑衣美妇竟然让他去偷取沈秋的内丹。

涂犬本不想这样做，可碍于性命被黑衣美妇拿捏在手上，他就算不想也必须去做，涂犬也是怕死之人。

“唉，想来想去，沈兄弟，我涂犬真的是有些对不住你啊.....”

坐在房中，涂犬心思复杂纠结：“可我也是为了活命，沈兄弟，希望尽量不要伤到你性命。”

涂犬暗中思索计划，该怎么去取出沈秋的内丹。

而这一个思索便是过去了好几个时辰，正当涂犬沉浸于其中的时候，房门被推开打断了他的思路，涂犬下意识的警惕，站起身来，忽的看到是沈秋，松了口气。

两人见了面打过招呼，沈秋便说起了让涂犬到唐府去，涂犬听后，面露难色道：“这样不好吧，沈兄，毕竟那是你三姨住的地方，我一个外人.....”

沈秋面色一肃，道：“涂兄，不要乱想，你我已经是兄弟，哪是什么外人！让你去你就去，若是男人，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

涂犬点头：“既然沈兄这么说了，那好罢，我去便是了。”

沈秋这才笑了，带着涂犬离开，前往唐府。

沈秋带着涂犬回到唐府，刚到门口，就见那唐府的大门外站着一道纤纤如玉的身影。

站在门口的那道纤纤身影如梦似幻，美轮美奂，只是一眼便让人终身难忘。

沉幼蝶贤惠秀丽，她身着一件淡紫色的仿宫廷的华裳，小巧碧玉般的纤瘦娇躯如水蛇儿一般，黑发高挽成贵妇头，那发团里插着一根紫色的玉钗，盘住黑发，耳鬓两边露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晶莹耳垂，黛眉清秀，双眉如杏叶，美眸含着秋水，婉转娇柔。

娇娇小唇轻点薄红，娇艳欲滴，脸颊儿娇嫩的吹弹可破，有种楚楚小娇媚的勾人气质。

并且沉幼蝶已经嫁为人妇，也有那种少妇的成熟气质，最为诱人。

在大门口上挂着的两个夜灯笼光芒的照耀下，那昏黄的灯光似是为她披上一层霞衣，圣洁悠然，让得沉幼蝶美的更加惊心动魄。

沈秋看了，也是不禁心中一颤，旋即又是释然，心中暗想：“没想到三姨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美，犹如仙子一般，毫不逊色二姨与娘亲。”

沈秋心中感慨，脸上露出笑容，随即走了过去。

涂犬慢了沈秋一步，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直了，那双犹如老鼠般的眼睛微微眯着，透露出狡黠的光芒，而那双倒八字眉在这时紧锁起来，让他显得更加猥琐。

不过涂犬根本没有注意到自身形象，因为已经如此了，他沈浸在了沉幼蝶的美丽之中，无法自拔。

在路上涂犬只是从沈秋嘴中得知她的这位三姨是唐府的少奶奶，他们到唐府来歇脚休息，沈秋也未曾提过他的这位三姨到底有多美，因此涂犬只当是一般。

然而，始一初见，涂犬便被沈秋这位三姨惊艳到了。

“美……美……太美了……简直比薛姑娘还要美丽……”涂犬忍不住的咽了口口水，面色涨红，兀自感觉到小腹里一阵火热升了出来，燥热无比，心痒难耐。

虽然涂犬心中自认最爱薛青柠，可是看到沉幼蝶，他还是难免心生旖旎，忍不住的有非分之想。

“涂兄，涂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打破了涂犬的遐想，涂犬连忙回过神来，原来正是站在沉幼蝶身旁沈秋在叫他。

沈秋略有不满意道：“涂兄，你为何走神了？”

涂犬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道：“不满沈兄说，实在是因为看到唐夫人太过美丽了，简直是平生我所未见，今始一见，让我明白原来这世上真有仙子，太美了！”

第四十二章

第二日天明，沈秋早早地就起床了，在院子里打拳修炼。

如今的沈秋是第四境修为，他的天资并不怎么好，因此需要勤学苦练。

不过，有了他父亲留下来的逆神九转诀，天资就并不是什么问题了。

沈秋如今只需修炼逆神九转诀，便能将自己的修为境界快速提升。

沈秋在心中感谢父亲，如果他不早那么陨落，那该多好？

有他在，自己的娘亲便不用孤独寂寞，是以也不用找那粗糙野蛮的风啸天入赘，天下间也没有谁敢对他的娘亲说三道四。

可惜，斯人已逝，再怎么追忆也没用，沈秋心中唯有发愤图强，争取让自己变得更强，不是让娘亲保护自己，而是自己保护娘亲。

沈秋的心中有这样的决心，也就是一座山巅横在眼前，他要去攀越。

有了这样的决心，沈秋对待修炼，自然是异常的刻苦，他也能吃苦，不论汗水有多么的淋漓，不论暴晒有多么的炙热，沈秋都要坚持下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娘亲，为了身边的人。

还有，沈秋要叫那个军皇山那个叫秦晚照的女人好看。

当时的秦晚照并没有从言语上给予沈秋耻辱，但沈秋绝对记得，当时秦晚照看他的那种眼神，带着轻蔑以及不屑。

是以沈秋不是为了什么报复，而是为了证明，他当得起秦晚照的夫君。

沈秋修炼刻苦，从天还未亮之时便练拳，全身汗水淋漓，随后又练剑，在这过程中，他不断地运转逆神九转诀，让自己体内的血液灵力沸腾不息。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婢女前来，给沈秋端来早餐，沈秋询问了这个婢女几句三姨的情况，婢女说沉幼蝶离开了府邸，前往了一家酒楼。

那家酒楼原来是唐府的产业，但现在是由沉幼蝶在打理，为了将酒楼生意做好，于是沉幼蝶便酿造出醉花小酿这种美酒，果然吸引来了很多顾客。

随后沈秋又询问了婢女关于涂犬的情况，婢女恭敬地告知沈秋，涂犬待在他的屋子里没有出来，就算婢女叫了他，他也避不露面。

沈秋哦了一声，便再没有多问，心中想到可能是涂犬初来乍到，太过生涩，于是便没想太多，继续修炼。

.....

唐家酒楼。

这是唐家在南虎城的一处大产业。

尤其是醉花小酿最为出名。

然而，当沉幼蝶时常来酒楼巡视之时，她便成了这里最出名的，比那醇香诱人的醉花小酿还要诱人，来酒楼花费的更是以男性为最。

比如这一日，沉幼蝶来到酒楼之中，刚踏步于中，便吸引来了一道道炙热的目光，络绎不绝。

今日沉幼蝶是来酒楼里走一圈的，顺便看看生意如何，倒是不用查账，只需看一眼这里的客人就知道了，人声鼎沸，生意实在是好的不行。

沉幼蝶一袭紫衣，束胸紧臀，腰肢柔柔，她的脸蛋儿娇俏，美眸中有着万种风情，已为人妇的她知性美丽，并且有着女人的娇媚味道，让人目不转睛。

“妈的，真的是太漂亮了，瞧瞧那臀儿，一扭一扭的，真想把她的裙子掀起来，仔细的瞧瞧那里面的两瓣丰满臀肉，肯定是挺圆有肉，翘的我这根东西都硬了。”

有客人小声地说着，并且伸手在裆部上揉了揉，揉一揉不要紧，可这一揉，那活儿倒是越来越大，隔着裤裆，坚硬如铁，愈发的舒服。

望着那莲步款款的娇媚人妻，玉肤白皙，香臀隆圆，犹如蜜桃般的浑圆挺翘，这人揉着裤裆里包裹的肉棒，一时间快感欢愉，竟然到了极致，就那么的射在了裤裆里，一片黏糊湿润。

这人胸膛剧烈的起伏，喘息不已，实在是难以忍受，有一种做贼般的心虚，这里有这么多人，自己却对着那唐家夫人就这么的射了出来，还好没人知道，不然里面不得丢光。

不过，不仅是此人对沉幼蝶有如此遐想，其他人亦是如此。

待得沉幼蝶走上楼梯之时，抬腿之间，那从裙缝里露出来的大腿光滑圆润，腿肉香滑，娇嫩的光泽莹白，若隐若现，不时透露出的春光令人呼吸急促。

而沉幼蝶昂首挺胸，那胸前的一对峰峦饱满高耸，藏在薄薄的丝衣之中曲线起伏，两只硕圆的浑球欲要爆衣而出。

众多目光投递在自己的身上，那些目光带着如火焰一般的温度，沉幼蝶自然感受到了，但她浑然不在意，自己行的正坐得端，而且已经有夫君了，纵然这些人再如何的急切艳羡，她也不会有丝毫的道心波动。

只是一想到自己的那个夫君远在京城，不知会相隔多少时日，沉幼蝶心中又有一丝不安的涟漪泛起。

一直上了二楼，进入到一间屋子中，那些视线才消失。

沉幼蝶的呼吸骤然一松，白润的额头上有微微细密的汗珠，香汗朦胧，她的脸颊上微微红润，莫名的觉得有几分燥热，樱唇微张，娇艳诱人。

待得沉幼蝶进了屋，一个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老人见了，连忙小跑过来，腰身弯下，谄媚的笑着说道：“恭迎夫人。”

这老人看起来有几分苍老，头上缠着头巾，实际上他也只有五十多岁而已，至于为何包着头巾，原因很简单，因为老人头上有些秃顶，已是地中海，包着头巾以免影响酒楼的形象。

老人是酒楼的店长，却也是唐府的老仆，传闻从十几岁便卖身来到了唐府，一直兢兢业业，原本这个店长不是他的，但沉幼蝶坚决由老人来管理酒楼。

沉幼蝶的夫君对此是反对的，可事实证明，沉幼蝶的眼光没有看错，老人做得很好。

“老葛，最近酒楼生意如何。”沉幼蝶做了下来。

老人立刻为沉幼蝶端茶倒水，恭恭敬敬，随后立身于一旁，笑着道：“托夫人的福气，酒楼生意好的不得了，本月生意有可能又进账五十个小元钱。”

一个小元钱便是一千两白银，五十个小元钱，那便是五万两的白银。

沉幼蝶轻轻的嗯了一声，道：“那还不错。”

她端起茶杯，茶水浓热，沉幼蝶樱唇微张，吹了几口气，老葛的目光不由得落在沉幼蝶的身上，呼吸顿时一滞。

沉幼蝶的两只玉手捧着茶杯，举止端庄典雅，她吹气之时，那樱唇薄嫩的吹弹可破，红艳娇嫩，

老葛眼角余光瞥了过去，喉头蠕动，不由得吞咽了两口唾沫。

五十来岁的老葛至今还未娶妻，在乞丐堆里捡了一个婴儿当义子，一直以来老葛兢兢业业，甚至连女人的小手儿都没摸过，因此也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儿，在他的认知之中，唐家夫人，便是眼前的这位，就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了。

老葛依稀记得夫人嫁到唐家来的那一天，身披大红袍，头戴大红冠的夫人是多么的绝美出尘，仿若仙子，飘然绝尘，如那万花之中一点红，美丽的惊心动魄，令得老葛那一夜都未睡好觉。

偶尔一次，老葛误入夫人居住的后院，听到了一阵别样的声音，老葛躲在墙角根偷听着，那如浪潮一般高低起伏的声音曲调时而高扬，时而低沈，娇媚柔柔，如是黄鹂般在清晨发出动听勾魂的叫声。

也就是那一次，老葛有生以来第一次掏出自己胯下的肉棒，右手颤巍巍的握着，听着那连绵起伏的曲调，手随心动，射出了浓白的精液。

后来老葛经常去蹲在墙角根下偷听，直到少爷离开了南虎城去往京城，老葛便没再去了，因为没有那种声音了。

但老葛依然记得夫人那勾人魂儿的叫声，以及莫名的‘枝丫’声，混杂在一起奏出的曼妙曲调，是自己在世间听到的最好仙乐。

老葛遐想中，一时之间走了神，忽然间哐当一声，夫人手里的茶杯一下掉落在地，这才让老葛从走神中清醒过来。

老葛脸色急切，关心慌忙道：“夫人！”

沉幼蝶用玉指揉了揉眉心，摆摆手道：“我没事。”

但见沉幼蝶脸色潮红，如是火烧一般的燥热，哪里是没事的样子。

可她既然这么说了，老葛也不敢多问，只好蹲下身来，清理地上茶杯的碎片。

忽然间，老葛的动作一滞，因为他的视线落到了沉幼蝶的一双绣鞋儿上面。

这双绣鞋儿金丝缠绕，将一对玉足包裹在其中，娇俏玲珑，纵然不见其全貌，却可以想象这对玉足儿是何等的娇柔小巧。

而老葛靠的近了，还能闻到沉幼蝶身上那特有的香气，醉人心脾，馥郁芬芳，端的是让老葛心跳慢了半拍。

老葛不由得沈浸其中，无法自拔。

但在这时却见一条柔滑的黑蛇不知何时缠到了老葛的手上，老葛顿时大惊，吓得向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忙甩手，可那黑蛇却是在老葛的手上咬了一口。

老葛顿时叫痛，心中暗叫自己死矣，这黑蛇一看就是剧毒之物，被它咬了，肯定活不久的。

老葛悲痛至极，但见一张符纸飞了出来，化作一只神武的雕儿，将那条黑蛇叼起，仰头吃了进去。

“老葛，你且待在这儿，我待会儿回来为你解毒。”

沉幼蝶起身，一柄小剑从她袖中飞出，破窗而出，沉幼蝶如天仙一般身姿娇柔，纵身飞出窗外，消失在老葛的视线之中。

此时的老葛还处于震惊之中，待得他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夫人，您可千万不要有事呀。”

第四十三章

老葛心中无比担心沉幼蝶，在他心中，沉幼蝶便是那不世出的绝美女神，是他平生见过最美的女子，老葛对其心中有所觊觎，却一直不敢表露而出，只能藏在心底。

惊魂甫定，老葛突觉身体渐渐地有些麻痹起来，四肢使不上力，身体逐渐的瘫软在地。

老葛心中害怕至极，不由得哭着自语：“唉哟，我这老命哦，怎的老天如此的不开眼，想让老葛我就此断命，老葛我这辈子没干过啥坏事啊，最多就是偷看过一回夫人洗澡，可这也是老奴思念夫人不已，迫不得已才做的……”

“苍天啊！大地啊！老奴真的不想就此死去啊，呜呜……”

老葛怕死，自语到最后还哭了起来，撕心裂肺。

渐渐地，老葛竟然昏迷了过去，眼前一黑，意识全无。

但当老葛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床华丽的被之上，有微微的芳香浸入到鼻子之中，令得

老葛有些昏涨的脑袋一下变得有些清醒起来。

老葛想要起身来，却发现身子瘫软的有些动弹不得，他有些急了，于是咬牙想要立刻起身来，突然间一只玉手突然按压在老葛的胸膛上，接着一道细腻的声音响起：“老葛，你别乱动，你现在……咳咳……体内有毒，我要先为你解毒才行。”

老葛虽然身体瘫软，却还能扭动脑袋，他用力的转头，终于看到一张俏丽风情的脸庞，美艳绝伦，只是那桃腮般的脸颊上微微有些苍白，失去了几分血色，让老葛顿时大惊。

“夫……夫人……您受伤了！”老葛连忙道，言辞表情中尽是关切之意。

沉幼蝶道：“不碍事的，你且先躺好，不要多想。”

老葛道：“老奴这身子骨已经是半只脚踏入棺材板了，夫人尽管来便是。”

说罢，老葛便是一副不惧生死的模样，这令得沉幼蝶见了，不由得微微点头，眉宇间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随后沉幼蝶祭出几张符纸，这几张符纸落在了老葛的身上，便见它们金光大盛，从老葛体内吸收出了一道道的黑气，而老葛的表情模样在此时痛苦无比。

“老葛，若是痛了的话，可以叫出来，此地我已经设下结界了，不用担心外面听到。”

沉幼蝶见老葛面色痛苦，颇为的不忍。

老葛的长了皱纹的老脸上露出痛苦之色，但他还是咬牙道：“老奴怕叫出声来让夫人分心，还是不叫的好，夫人，您尽管来吧。”

沉幼蝶轻轻一叹，“抱歉，老葛，是我连累你了，你且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沉幼蝶深吸一口气，继续催动符纸，而老葛则是闭上眼睛，咬牙承受毒素被那几张符纸吸出体内的痛苦，因此并未看见沉幼蝶那嫣红果酱般的唇角有着一丝血迹渗出。

沉幼蝶已然有伤，却是依然坚持为老葛疗伤，她天生就心地善良，是神女宫三人之中心性最为天真烂漫的，见不得别人痛苦。

是以沉幼蝶强自支撑，掌控符纸，以其将老葛体内的毒素吸出。

也不知过了多久，老葛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已经没了沉幼蝶的声息，这让他觉得颇为奇怪，自己睡了一觉，夫人离开了？老葛试着动了一下身子，没想到竟然能动弹，这让他意外不已，想着这毒肯定是治好了，于是一下坐了起来，却觉得身子凉嗖嗖的，这才发现，低头一看这才惊觉自己竟然是光着身子的，他的衣物全部没了，只留下几块衣服的破布。

有符纸燃烧的灰烬，难道是夫人的那几张符纸将自己的衣物烧掉了？对了，夫人！光着身子的老葛也顾不得自己身上一丝不挂，他想到了在自己心中那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夫人，立时便要起身，忽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具曼妙的娇躯。

“夫人！”老葛惊呼一声，连忙下床跑了过去。

地上躺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沉幼蝶。

此刻的沉幼蝶失去意识，仿佛睡着了一般，侧躺在地毯上，脸色有些微白，血色也少了几分，那原本娇艳欲滴的嘴唇也有些微白，这让老葛担心不已，连忙叫了几声：“夫人？夫人！”

然而沉幼蝶毫无反应，老葛无奈，看了一眼沉幼蝶的曼妙娇躯，他的呼吸在这一刻不禁有些窒息，整个人面红耳赤，光着身子的他下面那根铁棍本是垂着的，此刻倏然蔓延上了一股猛火，变得坚硬起来，刚强挺立，一柱擎天。

地毯上的沉幼蝶侧身而躺，她胸前的领口却并不保守，张开了一条指头大的口子，老葛蹲在沉幼蝶的身前，从他的这个角度往下看，正好透过衣领里面覆盖的浑圆乳肉，虽然只显露了一点，却是莹白生辉，鼓圆的乳肉边缘煞是娇人，这对于几十年都是个处男的老葛来说，无异于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老葛呼吸急促，胯下的那根肉棒一柱擎天，他吞了一口口水，不知不觉手慢慢的伸了出去，却又陡然间惊醒过来，一拍自己伸出去的那只手，小声骂道：“夫人对你这般好，还让你当这酒楼的掌柜，你却想要轻薄夫人，还是人吗你？”

老葛脸红耳赤，骂自己不是人，咬了咬牙，但还是伸出手去，不过这次却不是冲着沉幼蝶那饱满高耸的胸脯去的，而是将她抱了起来。

老葛想着的是地上太凉，总不能叫夫人一直躺着，可能会着凉，是以老葛将沉幼蝶抱在怀中。

这么一抱，老葛的双手都颤巍巍的，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与沉幼蝶如此亲密的接触，沉幼蝶的娇躯小巧玲珑，碧玉轻盈，虽然看着娇俏，却也丰满有肉，紧实动人，光着身子的老葛在这一刻心快跳

到嗓子眼，心情是说不出的一种激动。

老葛一手抱着沉幼蝶那平滑柔润的香背，另一只手抄着沉幼蝶的那双修长美腿，将其如公主般的抱在怀中，是以沉幼蝶的香臀向下坠去。

由于此刻两人亲密的接触在一起，而老葛胯下的那根铁棍一柱擎天，早已是青筋暴起，怒欲冲天，当沉幼蝶那浑圆的香臀儿下坠之时，居然恰好不偏不倚的与老葛那根硕大肉棒上的龟头碰触到了，虽是隔着香裙，可那臀儿的浑圆以及弹性却是隔绝不了。

“嘶……”

刹那之间，老葛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颤抖不已，那圆鼓鼓的龟头上传来一种极致的快感，在这时竟有一种液体飙射出来，令老葛的快感到达极致，爽的犹如飞天。

“啊……”老葛发出舒服的呻吟。

那射出液体的快感让老葛沈浸其中，久久的无法自拔，老葛只记得年轻之时经常会射出这液体来，那是在梦中进行的，老葛未曾真正的感受过，他也一直没有自己为自己解决过。

而如今，这憋了几十年的一下就射了出来，仅仅只是接触稍微摩擦了一下而已，老葛便是一下射出，可见老葛憋的有多么的辛苦，还有沉幼蝶这凹凸有致的娇俏身躯又是多么的诱人。

在老葛的心中，怀中抱着的这位夫人是他的梦中女神，自从少爷带着夫人来到唐家，老葛看到夫人的第一眼便无法忘却，终生铭刻于心中。

老葛一步也未移动，抱着昏迷熟睡的沉幼蝶，他低头看着那张绝美静谧的脸庞，呼吸依旧急促，他的眼神逐渐迷离，不由得轻声道：“夫人……”

这一声‘夫人’的二字之中，包含了老葛那无法言说的心思。

随后，老葛抱着沉幼蝶向着床边走去。

……神剑宗！日头正好，阳光明媚。

于是这便是让宗门弟子比试的好天气。

比如这一日，在演武场上，一群神剑宗的弟子正在以抽签而比试。

所谓比试，也是一场考核，以此来决定在宗门内领取的资源多少。

演武场上有数百名的弟子，内门与外门，阶级分明，黑炭亦在其中。

由于沉如歌的缘故，黑炭是内门弟子，但却是排名最末尾，别说是内门弟子瞧不起，就是外门弟子也都瞧不起。

不过这些黑炭都不在乎，此刻的黑炭将一把粗重的大剑拄着，目光自然而然的落到演武场的一方，那里是观武台，一张长桌后面坐着许多人，有神剑宗的诸多长老，而神剑宗宗主林岱岩与其夫人沉如歌坐于正中，与其他长老观赏演武台上那些弟子的比试。

在神剑宗不是没有美丽女子，但是与沉如歌相比，都是相形见绌，在黑炭眼中，她们与沉如歌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小巫见大巫，连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林岱岩威武不凡，双目如虎，而坐于他身旁的沉如歌千娇百媚，身着一袭大红衣，玉钗盘发，黑发高挽而起，配上那张绝美极具风情的脸庞，端的是风姿绰约，别说黑炭，就是其他许多的弟子也不由得小心翼翼偷看过去，怕被发现，却又无法收回视线。

而且，不仅是神剑宗的这些弟子，还有那些长老，也都不时用眼角余光瞥过去。

演武场上，一片寂静，唯有演武台上有拳脚声。

一道人影从演武台上倒飞而出，重重落地，痛叫一声。

在那台上，一个英武不凡的男子傲然扫视四方弟子，朗声道：“下一个是谁，快快滚上来！”

第四十四章

陆明站于台上，黑发飞扬，他的模样英俊，一身青衣飘飘，孔武有力却不是那种粗糙汉子，说不出的风流倜傥，可以说是诸多女性喜爱的那类型，却也是诸多男子嫉妒的对象。

比如黑炭，心中那叫一个嫉妒。

这个混蛋长得比自己高也就罢了，竟然还长得比自己帅，皮肤那么好，而且修为也比自己厉害，与他相比，黑炭在自己身上简直找不到半点的优点。

不，或许还有一个优点。

虽然人多，但黑炭还是摸了一把裆部，老子的这东西比他的大啊，天赋异禀，简直就快赶得上驴

吊了，有谁的能比自己的大？这厮根本比不上啊！哼，小子，你修为高又怎样，长得帅又怎样，还不是没老子的鸟大，老子的鸟神威赫赫啊！黑炭有一种自我安慰的精神，是以如此安慰自己。

只是，虽然安慰了自己，可黑炭心中总是有一点失落。

黑炭不由得又望向了那观武台之上的沉如歌，发现沉如歌的视线竟然落在陆明的身上，这顿时让黑炭心中生出一股嫉妒之意。

该死的！姑奶奶，那小子有什么好，你竟然还笑，老子可不比他差啊！黑炭看到沉如歌那果酱般娇艳欲滴的嘴角竟有一丝笑容扬起，这让他备受打击，于是当黑炭再度望向台上的时候，妒意在演武台之上，扫了四下众人一眼，见无人上台，于是便出言嘲弄道：“这么多人，就没一人敢上来么，亏你们还是神剑宗的弟子，未免也太差劲了吧！”

众人还是默然，没有人上台去。

因为陆明不止修为高强，他还有武学战技以及剑术，都练到了精妙的地步，他们上台去，不过是去丢脸罢了。

“没人上来吗？哼，果然是一群废物！”

陆明冷冷一笑，便要下台。

就在这时，忽然听得‘唉哟’一声，接着一个黑胖子被推出人群。

“哎呀，谁这么缺德把我推出来了，我干你娘的！”

黑炭破口大骂，可不是他想出来，是有人推他出来的。

回头一看，就见一个模样英俊，鹰钩鼻的青年正在笑着。

就是那个家伙！宗主林岱岩的亲传弟子！我干你老母！黑炭猛地察觉到有两道精芒落在自己身上，赶紧回过头来，对着台上的陆明笑道：“陆师弟啊，我这是被人推出来的，无意挑战你，你随意。”

“你！”

“啥？”

“就是你，上来！”陆明冷冷的说道：“你这个又黑又胖的家伙，竟然是内门弟子，也不知道你怎么成为神剑宗的内门弟子，今日我要为宗门清除废物！”

黑炭满脸冷汗，这货一定是在故意针对自己！“我淡泊名利，不想跟你争斗，你爱找谁就找谁去。”

黑炭说道，接着便想要退回去。

陆明冷笑道：“不是淡泊名利，而是怕了吧！你这头死肥猪，不想跟我打也可以，你对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了你，怎么样。”

黑炭心中大骂，他不由得又看向台上，刹那间，刚好与沉如歌的目光对视。

靠，老子虽然长得又黑又胖，但还是有尊严的。

黑炭不愿在沉如歌的面前落了面子，对于这个长得又黑又胖的少年来说，不愿在自己心仪的女神面前坠了最后的那点脸面。

虽然心中恐惧，黑炭看着台上的陆明，昂然道：“陆明，想让脑子给你磕头，你想多了！你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这事儿就算了，咋样。”

说出这话，黑炭心中忐忑不安，是有些爽，可是他知道接下来面临的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场神剑宗的弟子都是震惊的看着黑炭，这个黑胖子，第一次让他们感到惊讶。

至于台上的陆明，英俊的面庞瞬间冷了下来，露出恐怖之态。

“黑肥猪，你找死！”

陆明从演武台上一跃，猛地向着黑炭冲去，速度之快，犹若闪电。

这一刻众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黑肥猪，他死定了！然而在这时却见一道霞光冲破天际，接着以俯瞰之姿猛地俯冲下来，去势之快，比陆明还要快。

砰！陆明一拳打在了这道霞光之中。

嗡！霞光震开，一把巨大的飞剑露出本体，格挡在黑炭与陆明之间。

“那是宗主夫人的剑！”有人惊呼。

观武台上。

林岱岩皱眉道：“夫人，你做什么！”

沉如歌道：“做本宫想做的。”

“那个黑炭侮辱陆明在先，没有教养，理应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林岱岩道。

“要是不小心把他杀了，你赔我？”沉如歌反问。

“.....”林岱岩无言，心中怒火却是无限升腾，他极是恼怒黑炭，是因为黑炭是沉如歌带回来的，别人想当然的认为黑炭也与他有关，但这黑炭的修炼资质相当的差，如果不是看在沉如歌的面子上，黑炭根本就进不了神剑宗。

是以林岱岩一直都想找机会除掉黑炭，免得看的心烦，可一直都有沉如歌护着黑炭，这让林岱岩愈发的恼怒，觉得这位风华绝代的妻子是在故意与自己作对。

因为诸多种种缘故，林岱岩对黑炭的仇恨更深了。

沉如歌出手，就是陆明也不能放肆了，他盯着黑炭，冷声道：“黑肥猪，你给我等着，我陆明绝对饶不了你！”

黑炭的脸上涌出笑容，傲然道：“嘿嘿，我等着就是！”

有二奶奶护着我，我倒要看看你能怎样！黑炭心中得意无比，他也没想到沉如歌居然愿意出手助他，如果不是沉如歌，恐怕他早就被陆明打的筋断骨折了，哪里还能站在这儿得意的笑。

而沉如歌出手，也几乎相当于是在告诉在场的诸多弟子，黑炭有她罩着，谁也不许欺负。

于是，今天的演武比试，除了大出风头的陆明之外，黑炭也让众人印象深刻。

.....天色转暗。

吃过晚饭的陆明再次来到了演武台。

此地有一人站在演武台上，身姿挺拔，不是别人，正是神剑宗的宗主林岱岩。

“宗主！”陆明上前抱拳，极是恭敬。

“来啦。”

林岱岩呵呵一笑，道：“施展一下你这些时日所学的剑术给本宗主看看。”

“是！”陆明背负着一把剑鞘，以气运剑，剑鞘里一柄长剑飞出，陆明以这把剑施展剑术，刹那间此地剑光飞舞，各种光芒绚烂，龙腾凤舞，极是壮美。

待得收剑之后，陆明脸上未见半分汗水，可见他的肉身训练不差，林岱岩见了也微微颌首，颇为的赞赏。

“很好，不错，我神剑宗的‘小九神剑’居然已经领悟到了第五层，这让我大为意外，若你能领悟到第九层，那么本掌门便能将‘大九神剑’传给你了。”林岱岩笑道。

“多谢宗主！”陆明再次抱拳道。

“关于白天的那件事.....”林岱岩欲言又止。

“还请宗主见谅，是陆明太过冲动了。”陆明忙道。

但见林岱岩摇了摇头，道：“不，你做的很对！”

陆明微微惊讶：“宗主.....”

林岱岩神色变得凝重：“陆明，本宗主要交给你一件事，不知你可否能做到？”

陆明道：“宗主请言。”.....黑炭有他自己的独立小屋。

这个小屋在宗门内的最偏僻一处，还有一个小院子，这都是只有内门弟子才有的待遇，只不过相比较其他的内门弟子，黑炭的这个寝舍就显得有些太过寒酸了。

不过黑炭倒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寒酸就寒酸吧，以前跟着风从云少爷的时候，可是住的比这种地方更为寒酸的呢。

黑炭心中对沉如歌感激，如果不是她的话，自己何以能成为神剑宗的内门弟子，又何以能够有这么一个自己的小屋，简直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月上中梢。

院子里有一口小井，黑炭脱了衣服光溜溜的一片，站在井口旁，用木桶拉了一桶水上来，接着便往自己的身上一浇。

哗啦啦！一桶凉快的井水从头到尾的浇下来，令得黑炭顿时发出舒服的呻吟声，把木桶放下，黑炭抹了把脸上的水，自语道：“爽！”

说完，黑炭便又把木桶放进水中，翘着肥肥的屁股继续打水。

这时却有一颗石子忽然飞来，啪的一下打在黑炭的屁股上，让黑炭吃痛，水桶刚提起来又落了回去。

光耀着身子的黑炭摸着屁股，勃然大怒：“哪个杀千刀的！竟敢偷袭，有本事出来与你黑炭爷爷我大战三百回合！”

话一说完，他却猛地想到，该不会是那个陆明气不过，趁着夜色来找自己麻烦了吧。

黑炭如此想着，忽然间又是一颗石子飞来，这下可不是打他的屁股了，而是直接达到了他的小腹之上，如果再往下一点，他的命根子就得遭殃了。

刹那间黑炭冷汗直冒，说不出的惊恐，连忙就朝着屋子里奔过去，可就在这时，又是一颗石子飞来，直接打在地上，就见那地面上多出了一个大洞，吓得黑炭连忙又缩了回来。

黑炭欲哭无泪，毫无尊严，一下就跪在了地上，双手合十的哭道：“饶命！饶命啊！小的错啦！”

“噢？”一道娇媚的声音在这时响了起来：“小胖子，你哪儿错了，说给本宫听听？”

第四十五章

听得这个声音，黑炭怔在当场，跪在地上的他立刻四下打探，可是却看不到沉如歌的身影。

“啊呀，原来是二奶奶来了，小的哪里都错了，还请二奶奶快快现身吧。”

黑炭一下救没哭了，胖胖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来，变脸之快，犹若翻书。

在小院子的围墙之上，一道飘然诱人的身影浮现。

沉如歌身材高挑修长，她身着一袭鲜艳的红色连衣裙，剪裁得体的衣裙将她曼妙的娇躯曲线勾勒的纤毫毕现。

那领口很低，窄瘦雪白的香肩露了出来，白腻如雪，锁骨精致，而往下便是那高耸饱满的胸脯，胀鼓鼓的将领口高高的撑起，一条深邃雪白的沟壑在其中若隐若现。

她的小腰蛮蛮，柔弱无骨般，若是柳条一样纤细，盈盈可握，而一双修长滚圆的长腿在红裙的包裹之中，虽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却能够勾起人的无限遐想。

她穿着一双红色的绣花小鞋，玉足乖巧，而在玉足与裙摆之间有露出了一截小腿，若羊脂白玉，肌肤柔滑。

沉如歌站在围墙之上，身姿缥缈，仙气朦胧，她的红唇娇艳欲滴，媚艳勾人，那一双美眸如秋水般含着盈盈波光，既是充满威严又有着妩媚，让人欲罢不能。

沉如歌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黑炭，她的脸上有着妩媚笑容，道：“你个小胖子，姑奶奶来了，你还不快给本宫请安？”

黑炭满脸疑惑的说道：“我这不是已经在向您请安了么？”

沉如歌笑骂道：“你这小黑胖子，还真是不要脸了啊，信不信本宫把你吊起来，狠狠地折磨一番？”

黑炭的胖脸上连忙挤出笑容，摆摆手：“不要不要，二奶奶，您大人有大量，而且如此的纯善美丽，肯定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啊。”

“你这马屁拍的.....”沉如歌娇笑道：“本宫可不是什么好人。”

“不不不，在我心里，二奶奶您就是全天下最善良的大美人！”黑炭恭维道。

“呵！”沉如歌不再站在围墙上，身姿轻盈，转而坐在了围墙之上。

她猛然抬起一条腿来，那裙摆被撑开，站在下面的黑炭隐约间看到了那裙子里两条洁白无暇的美腿，滚圆有肉，肌肤莹白无暇，似有红丝般的内裤，让得黑炭的呼吸一时急促，面庞涨红。

沉如歌风情妩媚的抬起腿搭在了另一条腿上，翘起了二郎腿，她的视线忽的落到了黑炭的胯下。

此时黑炭的那根棍子不知何时已经硬了起来，青筋暴起，如是一柱擎天的横立着，十分之长，并且非常的粗大，而在其前端的龟头上马眼微微的张合着，那头儿有些微微的发红，散发着一股雄性的热气。

黑炭光耀着身子，胯下的肉棒一柱擎天，他正对着沉如歌，似乎在对沉如歌耀武扬威一般。

沉如歌面颊微红，她没有忌讳的盯着黑炭的那根大肉棒，忽然间黑炭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一般，连忙弓着身子，双手捂住胯下雄风大盛的粗黑肉棒。

“小黑胖子，你怕什么，本宫又不会切了你的这东西。”沉如歌娇笑道。

“不切就好，不切就好.....切了我就没法传宗接代了，可怎么向死去的爹娘交代啊。”黑炭松了口气。

“可看你这样子，也没有姑娘能够看得上你啊。”沉如歌道。

“.....”黑炭不禁无言。

接着在黑炭的胖脸上浮现出一股失落之色，不似先前那般油嘴滑舌，有些颓然。

“是啊，我这个样子，又有哪个姑娘看得上呢。”

黑炭叹了口气，情绪低落。

沉如歌道：“小黑猪，本宫只是随口一说，你何必如此妄自菲薄。”

黑炭苦笑道：“二奶奶，我都懂的，我没有修炼的天赋，比之他人长得也丑，而且还对二奶奶您有那种心思，如果不是二奶奶您照拂我，可能我现在还再当着一个奴仆呢。”

“本宫照拂你，那你可记得住本宫的好？”沉如歌问道。

“怎的记不住！”黑炭当即右手举起，铿锵有力的朗声说道：“我黑炭在这里发誓！我的命就是二奶奶的，若是敢违背二奶奶，让我黑炭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看到如此坚定地黑炭，沉如歌那如水荡漾的美眸之中有着异色浮现而出。

“小黑猪，你说的可是当真？”沉如歌问道。

“自然当真！”黑炭在这时犹如变了个人一般，气质不同：“而且.....我还非常喜欢二奶奶！自从见到二奶奶那一刻，我就不可自拔的爱上了！”

沉如歌秀眉一挑：“莫不是看本宫美丽，所以才爱上了？”

黑炭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这些时日在神剑宗之内，我更感觉到二奶奶您对我的好！尤其是那晚在山洞，我想到您用樱桃小嘴帮我吸我的大肉棒，我就更加的不可自拔了.....”

说着说着，黑炭胯下的那根大黑肉棒竟然又变得了几分，涨硬的就跟黑色的铁棍一样，散发出熊熊的雄性气息。

“说来说去，你这小黑猪还不是只想得到本宫的身体。”沉如歌曲气微冷。

“我承认我有这个想法！但是.....”

黑炭坚定地承认，接着话锋一转：“但我黑炭敢发誓，我绝对没有玷污您的意思！”

黑炭神情认真，没有一丝作伪的样子。

沉如歌却也不是那种初涩的少女，什么也不懂，只是轻轻飘飘道：“有待观察。”

接着，沉如歌从那围墙上飘身而下，双足踩在地上，莲步款款的走了过来，经过井口边上的时候，沉如歌忽的顿步，在黑炭的注视中，她微翘起浑圆紧致的美臀，一屁股坐在了那井口边上。

当沉如歌坐下去之时，她的浑圆臀部被轻微的挤压，形状更加诱人。

黑炭看的傻眼。

下一刻，沉如歌娇滴滴的声音落到黑炭的耳朵里：“小黑猪，看什么呢，还不快过来给本宫脱掉鞋子。”

“啊？！”

“啊什么啊，本宫想洗脚，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本宫可要生气了。”

“是是是！二奶奶您别急，我马上就为您脱鞋！”

黑炭震惊的不能自己，但很快一股兴奋喜悦涌上心头，他二话不说就跑到了沉如歌面前，又在沉如歌的面前蹲了下来，伸出手去。

黑炭的两只手颤巍巍的，有些打颤，因为他实在是不敢相信沉如歌竟然会让他来为她脱掉鞋子。

黑炭两手颤颤的抓起了沉如歌的一只玉足，不由得抬起头来看向沉如歌，笑着道：“二奶奶，您.....您真的.....”

“你若不信，那本宫走便是了。”

说着，沉如歌便要站起身来。

黑炭急了，一下就抱住了沉如歌的那只玉足，“不要.....二奶奶，我.....我这就为您脱鞋！”

“还不快点！”

“是是是！”黑炭再也不敢怠慢。

于是便见黑炭为沉如歌脱鞋，虽然两只手还在颤巍巍的，有些急促紧张，但他非常的小心翼翼，动作轻柔，片刻后，黑炭的呼吸陡然凝重急促，面红耳赤。

红色小绣鞋脱去，一只精美的玉足出现于黑炭的视野之中，犹如温香软玉般，白皙的肌肤滑嫩如雪，美丽如凋琢一般，不可方物。

黑炭双眼放光，深深地吸了一口，赞叹道：“太美了！”

“小黑猪，你没骗本宫？”

“我怎敢骗您？简直是美的……美的……我好想咬上一口呢。”黑炭发自内心的说道。

“既然如此，那好啊，来咬吧。”沉如歌道。

黑炭抬起头来，不敢相信的看着沉如歌，他惊讶不已。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沉如歌不似在开玩笑。

“遵命！”黑炭兴奋的不能自己，如此大好机会，他可不会放过，当下双手捧着沉如歌那娇美的玉足到了面前，就仿佛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般，然后他伸出舌头在那美丽玉足的足背之上舔了起来。

“嗯……”当黑炭的舌头轻舔过去之时，沉如歌仰头发出一声动人的娇吟，勾人魂魄，而黑炭听得这呻吟，更是不能忍耐了，当下便是愈发的用力起来，不断地舔着。

不止是那足背，还有那五根精调细琢般的脚趾，他的舌头很快舔遍了沉如歌的玉足，沉如歌低下头来看着这个用心舔舐她美足的黑炭，媚眼如丝，那种异样的感觉令得沉如歌的娇躯如有一丝丝的电流淌过。

尤其是当黑炭的舌头舔舐过她的足心之时，那种酥痒令得沉如歌由不得发出娇吟之声，臻首扬起，她那吹弹可破的脸颊上愈发的红霞遍布，娇艳欲滴。

沉如歌的意识渐有点点的昏乱，一种发自身体本能的刺激从她的雪足延着小腿蔓延而上，过得片刻，沉如歌忽的察觉到另一只雪足上的绣鞋也被脱掉了。

顷刻间，沉如歌的两只雪足被黑炭捧到面前，黑炭一点也不客气，就那么的舔舐吮吸，无比尽情，乐在其中。

“嗯……呃……小黑猪！”沉如歌那春水一般荡漾的美眸盯着用心不已的黑炭，娇吟道：“你……你就一点也不嫌脏么……啊！”

黑炭停顿了片刻，抬起头来，嘿嘿一笑道：“一点也不脏，二奶奶您的这两只脚是我平生见过最漂亮的了，好想就这样吃一辈子呢。”

第四十六章

说罢，黑炭又埋首下去，继续用他的舌头舔舐沉如歌的那对美足，乐不思蜀，仿佛沉浸在天堂之中。

沉如歌丰腴诱人的娇躯在这时候渐渐地发热，她那大红裙子的裙摆也渐渐的被掀了起来，露出了两条如羊脂白玉般的圆润小腿。

沉如歌似未察觉，而黑炭也不满足于如此，他抬头偷偷地看了一眼沉如歌，看到她娇态含媚，红唇微张，模样诱人，黑炭又低下头去，舔舐着沉如歌的玉足，逐渐往上。

黑炭如是做贼一般的小心翼翼，却又热情狂放，舌尖舔在沉如歌那如玉的小腿肌肤上，滑嫩一片，他就像是一只狗伏着身子，看起来脑袋就好像是埋在了沉如歌的两腿之间。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黑炭的脑袋埋在沉如歌的两腿间，而沉如歌的也情不自禁的用两条小腿夹住黑炭的脑袋。

“噢……嗯……轻……嗯嗯……”沉如歌娇媚如火，呻吟如浪，在这小院子里是关不住的春意，止不住的往外溢出。

越往里深入，黑炭就愈发的感觉到胯下的那根肉棒坚硬如铁，膨胀的欲要爆炸一般，他是真的有些忍耐不住了，闻着这位神女宫二宫主的体香，令他的肉棒竟然自己逐渐的达到巅峰，龟头上传来的酥麻快感弄得黑炭忍不住有股想射的冲动。

恍惚之间，黑炭抬了下头，他的目光贯穿了那红裙的裙摆，直透裙底，在那红裙之中的是两条滚圆丰腴的大腿，肌肤莹白，似有奶香味从中传出，迷人心魄。

“二奶奶……”听着沉如歌的娇吟，黑炭也忍不住的呻吟起来。

黑炭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脑袋逐渐往上，从沉如歌那羊脂白玉般的小腿舔舐到了她的膝盖晚上，接着无法抑制的向着沉如歌那丰腴滚圆的大腿处而去。

在那里是一片最为幽静神秘的桃花源地，黑炭的眼睛发亮，他看到了在那两条风雨滚圆的大腿之中有着一片粉红蕾丝的地带，曲径通幽，犹如仙境。

这一刻的黑炭胯下肉棒再次暴涨，到达了极限，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突然就如发了狂的野兽一般向着里面冲进去。

“啊！”沉如歌发出惊讶的娇吟，她显然也没想到黑炭竟然会这样，黑炭的力气之大，让有些意乱情迷的沉如歌极是意外，如果不是她是十境的修为，恐怕已经被黑炭顶到了井里去。

沉如歌稳住身子，接着微微一用力，一股灵力震出，将黑炭震飞了出去。

黑炭飞了出去，落在地上，顿时发出‘哎哟’一声痛叫，也好他在神剑宗没有不学无术，倒是锻炼了几分体魄，再加上沉如歌并没有真的下杀心，否则黑炭不死既残。

“你这小黑猪，给你一点灿烂你就开染坊，竟然敢得寸进尺，你说本宫该怎么处置你？”

沉如歌冷笑着道，脸颊上却还有一抹滚烫的绯红。

黑炭从地上爬起，苦着脸道：“我也不想啊，都怪二奶奶您太有魅力了，我把持不住啊。”

“那就是你道心不稳。”

“有这东西在，我的道心怎么可能稳得住啊。”

黑炭说着，一指胯下那根坚硬似铁的粗黑肉棒，即使刚才摔在了地上，这根粗黑的大肉棒也没有丝毫要减弱下去的趋势。

沉如歌还待再说，忽然，她绝美如火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惊诧之色，她二话不说，放出一股灵力将黑炭卷起，接着一下冲入到了井里。

黑炭被沉如歌的这个意外之举弄得脑袋发懵，再当他反应过来之时，就已经在井里边了，不过没有入水，而是就悬停在半空中，他光溜溜的屁股被一只玉手抓着，小黑猪一般的黑炭被沉如歌抱在怀中。

黑炭的力气自然没有沉如歌的大，被沉如歌抱在怀中，黑炭也是下意识的双手绕过沉如歌的腋下，一下环抱在了沉如歌的香背之上。

此时的黑炭一丝不挂，浑身都是光不溜秋的，而他与沉如歌如此紧密的接触到一起，胯下的那根粗黑大肉棒自然也无法避免的顶在了沉如歌的身上，也不知是不是巧合，黑炭那根大肉棒坚硬如铁，正好顶在了沉如歌的小腹之下。

坚硬而又热气腾腾的肉棒龟头顶在上面，虽是隔着衣裙，可这衣裙是蚕丝所织，薄如蝉翼，对于黑炭来说几乎没有阻隔，就好像是顶在沉如歌那吹弹可破的肌肤之上，软肉白嫩，令得黑炭的马眼处有一种爽感刺激而生，并且有种想要爆射出精液的冲动。

“喔喔……”黑炭忍不住的发出呻吟声。

“不许出声！”沉如歌狠狠瞪了他一眼。

黑炭赶紧闭嘴，脸上有疑惑之色，直到此刻他才想起来，为何沉如歌要这样做，实在是让他想不通？不过黑炭很快听到在井口上方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似是有人来了。

接着一道声音响起：“宗主，那头死猪好像没在这里。”

黑炭顿时瞪大眼睛，露出震惊之色，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可不就是白天想要废了他的陆明么？然而，这只是开始，接着又有一道声音响起，令黑炭顿时感到浑身冰寒。

“不在便罢了，咱们进去等着，只要你将那头死猪废了，本宗主必定将‘大九神剑’传授于你。”林岱岩的声音响起。

废了？废了！黑炭身体发寒，他不由得望向对面的沉如歌。

此刻两人过于紧密了，身体紧紧地交缠在一起，毕竟这井里边就只有这么宽一点，是以两人除了身体喷出之外，脸庞也挨得很近，几乎近在咫尺，只在毫厘之间。

沉如歌的面容绝美，黛眉青翠，此时近近的细看，那一双眸子仿若是月光照耀下的一池春水，美丽至极，还有那微翘的琼鼻，以及娇艳欲滴的两片唇瓣，温润多水，煞是诱人。

黑炭看到了沉如歌的美眸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旋即便是令人骨寒的冰冷，黑炭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又怕外面的林岱岩与陆明听见，只好继续闭着嘴。

然而，黑炭一时间又想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竟然想要废了自己，而且主使者还是堂堂的神剑宗宗主林岱岩。

黑炭有七情六欲，虽然恐惧于林岱岩，但在此刻，他除了身体发寒之外，更多的则是愤怒。

刹那间，黑炭盯着沉如歌，本来他的双手放在沉如歌的香背之上，此刻倏然收紧，接着他的嘴唇向前凑了过去，过去，一下亲吻在了沉如歌娇媚的樱唇之上，顷刻间便感受到了那两片唇瓣的馥郁芬芳，温润柔腻，顿时让黑炭一下飞上了天堂。

只是还没感触到多久，黑炭却被沉如歌抬起葱白的食指戳在额头上，一下就给撑开了。

黑炭张嘴就要叫，却被沉如歌以冰冷的眼神给瞪了回去。

但黑炭显然是不甘心，还要再继续，沉如歌漠然说道：“小黑猪，你想死？”

这带着杀机的冰冷声音顿时让黑炭止住了，再也不敢乱来，这个时候他脑袋里一个激灵，这才猛地想起来，她是神女宫的二宫主，至高无上，杀人不过一个念头的东西。

黑炭连忙一副谄媚害怕的样子，赔笑道：“小的错了……二奶奶饶命，饶命啊！”

“饶命？”沉如歌冷笑道：“随意欺辱本宫，让本宫如何饶你性命？”

黑炭：“我……我……我都是因为……”

“什么？”

“因为宗主！”

黑炭下了决心一般，说道：“宗主想要杀我！”

沉如歌道：“杀你就杀你，你只不过是贱命一条而已，如果不是本宫，你焉能活到现在？”

直到此时，黑炭再一次的见识到了沉如歌冷漠。

以往沉如歌娇俏如火，嬉戏玩弄，让黑炭忘记了沉如歌的真实身份，因此，现在沉如歌猛地露出杀机，让黑炭顿时明白了过来自己的处境。

“小的知道了，小的知道了……”

黑炭一脸凄惨，苦苦哀求道：“二奶奶千万不要杀我，我知道错啦！我给您当牛做马，绝不会再犯了，饶命呀……”

黑炭是真的怕了，连连哀求，沉如歌冷笑一声，伸出剥葱般的食指一下挑起黑炭的下巴，这让得黑炭有些不解。

下一刻黑炭的身子猛然下坠，因为沉如歌没有再抓着他了，只是惊慌失措是片刻间的事情，黑炭很快就察觉到双脚仿佛踩在地上，低头一看，下面有一层光幕，他正踩在上面，这光幕是沉如歌以灵力幻化出来的。

“本宫在这里设了一个结界，就算闹的再大声，外面也听不到。”

沉如歌也落了下来。

“……”黑炭心有余悸，不敢答话。

下一刻沉如歌忽然轻解罗衣，将香肩上的一片薄丝红衣掀开。

香肩窄瘦，肌肤光滑如玉，精致美丽的锁骨刹那间暴露于黑炭的视线之中，那香肩往下有便是饱满隆起的香乳，领口涨鼓，圆润乳肉的边缘似欲爆炸而出。

黑炭不由得吞了一口口水，眼睛发直，犹如红了一般，入魔似的，喃喃道：“二奶奶……”

就在这井中，一片光幕横在其中，沉如歌轻解罗衣露出雪玉般的香肩，她果酱般殷红的嘴角扬起一抹娇俏诱人的弧度。

“本宫美吗？”沉如歌轻启欲滴的朱唇，声如魔音，勾走了黑炭的魂儿。

第四十七章

“美……美……太美了！”黑炭的眼睛还是红着，放出野兽一般的光芒，呼吸粗重，脸庞涨红。

黑炭站在光幕之上，胯下的肉棒横立着，坚硬似铁，散发着威武的雄风。

不知不觉间，黑炭的右手缓缓地抚上了自己的粗黑大肉棒之上，然后忍不住的前后撸动起来，让他的粗黑肉棒硬的跟铁棍一样，龟头猩红，马眼张合，有口水似的液体从里面分泌出来。

风情妖娆的沉如歌自然见着了这一幕，她轻抬起手，用葱白如玉的食指对着黑炭勾了勾，媚声道：“小黑猪，过来！”

黑炭心中惊疑不定，刚才还杀机凛然的沉如歌此刻却如此的嫣然魅惑，让他实在搞不懂沉如歌的心思。

当然，黑炭也根本猜不到。

这位神女宫二宫主的心思太过复杂，匪夷难测，如果黑炭真能猜中，就不会被沉如歌如此玩弄了。

不过，被这样的玩弄，换做哪个男人都会愿意的，黑炭自然也不例外。

看着裸露着雪玉般肌肤香肩的沉如歌，妖娆娇媚，媚笑风情，黑炭如行尸走肉般向着沉如歌走了过去，这是井里，黑炭一个胯部便来到了沉如歌的面前，胯间粗黑肉棒横立着，似是在对沉如歌耀武扬威。

突然间，在黑炭来不及反应之时，一只略有冰凉而又肌肤滑腻的玉手一把抓住了黑炭的粗黑肉棒，刹那之间，黑炭身体紧绷，爽上了天。

“喔……二奶奶……您……您抓着我的肉棒了……”黑炭说话打着哆嗦。

只是，被沉如歌那曼妙纤细的柔荑抓着自己粗黑硕大的肉棒，黑炭那张胖脸上的表情却是充满了爽快惬意的表情，皮肤略黑的脸上满是享受之意。

而在此时，沉如歌那如仙音一般的动听声音响起：“小黑猪，瞧你这一脸享受的表情，信不信本宫把你的这根铁棍跟捏烂啊。”

黑炭当即如梦乍醒，一脸惊恐的表情，连忙说道：“二奶奶不要！”

沉如歌殷红欲滴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她最喜欢看这只小黑猪惊恐害怕的样子，这也让她的心中颇为开心。

沉如歌道：“为何不要？”

黑炭苦着脸道：“这可是俺的命根子呢，要是二奶奶您捏烂了，俺怎么传宗接代呀，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呀。所以还请二奶奶开恩，千万不要这样做呀。”

沉如歌看着黑炭害怕的模样，不似作伪，却也捏着黑炭的肉棒不放，笑道：“小黑猪，方才我那丈夫与陆明的对话你可听清楚了？”

黑炭一怔，旋即就赔笑道：“二奶奶说什么，俺听不懂啊……别别别，二奶奶，轻点，嘶……疼疼……”

玉手用力，黑炭顿觉自己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吃痛。

饶是他的肉棒再如何的坚硬似铁，可对于沉如歌来说，她连神兵利器都捏的断，又更何况是黑炭的这根肉棒子呢。

“小黑猪，不要跟本宫装傻充愣，本宫可不好骗。”沉如歌媚笑道。

“是是是！二奶奶请快快松手，黑炭以后再也不骗您了。”黑炭连忙说道。

在黑炭告饶之后，令得他松了一口气的是，沉如歌的那只玉手力道果然便小了，但黑炭心有余悸，犹如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这种滋味极是难受。

而这也更让黑炭对这位神女宫的二宫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她玩世不恭，心思难猜，却又妩媚颠倒众生，令人极力的想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纵然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也不得不说，黑炭胯下的那根粗黑棍儿也的确是天赋异禀，过了没多久，那种疼痛便消失了，随即又是雄风傲然，变得坚硬硕大，散发出熊熊的热气。

而让黑炭惊讶的是，这时候沉如歌那只曼妙纤细的玉手竟然微微撻动起了黑炭的肉棒，黑炭惊讶的看着近在咫尺的沉如歌，她绝美出尘，这张白嫩如玉的脸庞之上五官妩媚，双眸如星，樱唇似鲍，黑炭的呼吸再次变得粗重起来。

“二奶奶……”黑炭眼神变痴。

沉如歌是坐在她布置出来的光幕之上的，因为这井的宽度本来就不大，最多就是一米左右的直径，而沉如歌在这时候向黑炭靠拢，她那绝美的脸庞贴的黑炭更近了。

沉如歌幽幽开口：“小黑猪，告诉本宫，你想不想报复本宫的丈夫。”

黑炭的略有黑乎乎的胖脸上露出震惊之色，他惊愕不已的看着靠近的这张绝美脸庞，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记住，不要欺骗本宫，你知道本宫厉害的。”沉如歌又提醒了他一句。

妈的，豁出去了！黑炭的心脏跳动不已，这个时候的他心中一股火焰猛然升腾上来。

“想！”左右横竖是一死，黑炭也就横下心做出了这个回答。

沉如歌笑了，她笑的嫣然，魅惑众生。

下一刻，她忽然凑近在了黑炭的耳边，轻吐出幽幽热热的兰气，以蚀魂媚骨的声音小声道：“既然想，那本宫成全你一次。”

黑炭顿时僵立当场，然而，他却没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就算沉如歌声再小，他也听到了。

“二……二奶奶……”黑炭的声音颤颤。

“躺下！”沉如歌忽然又以冰冷的语气说道。

未等黑炭反应过来，他便一下躺在了光幕之上，胯部那里的肉棒儿朝天挺立，如一枚待发的舰炮。

.....这井里的容纳面积实在不怎么的大，而且黑炭还很肥胖，他躺下之后，只能是身子背靠在水井的墙壁之上，这样双腿才能打直。

不过这样也算好了，让黑炭觉得能够稍微的舒展开。

而黑炭本来就没穿衣服，在他坐躺下之后，那根如是待发的活儿此时更加雄风威盛，一柱擎天，一丝不挂的没有任何遮拦，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中，跃然于沉如歌的视线之中，无法躲藏。

此时的黑炭心中跳个不停，他的呼吸粗重，虽然这井里冰凉，可是，他的全身却是极为的火热，心中隐有的期待让黑炭平静不下来。

黑炭痴痴地看着眼前这位绝世丽人，性感成熟，风情妩媚，单单只是看着便让黑炭的大肉棒磅礴生威，涨硬的厉害。

而就在黑炭期待不已之时，沉如歌有了动作，这个当做让黑炭吃惊不已。

“二奶奶.....你！”黑炭震惊的看到，沉如歌缓缓地站起身来，抬起一只雪嫩纤细的玉足跨过了他的身子，两条修长滚圆的肉腿立于黑炭的腰身两侧。

黑炭不解沉如歌这么做是何意，难道这就是报复宗主的方法？但就在下一刻，沉如歌又有所举动，她的两腿弯曲，竟是一下坐了下来。

刹那间，沉如歌那圆润滚翘的丰满美臀坐在了黑炭的大腿之上，虽是隔着衣裙，可那丰腴美臀的肉感却是清晰地让黑炭感受到了。

“二奶奶，您.....你这是.....”

黑炭实在是有些不能应对。

实际上，此刻他的心儿已经放飞天外，有些空白，不知该怎么做。

以往黑炭与这位神女宫二宫主的接触，仅限于手，或者是脚，从来都没这样过。

沉如歌伸出玉手，两指掐着黑炭胖脸的肥肉，她绝美的脸上依旧带着媚笑：“小黑猪，本宫不是说过么，要报复我的那位丈夫。”

“可您这是.....”

“本宫这是在成全你呐。”

沉如歌“成全？”

黑炭犹疑着，试探着道：“那二奶奶俺.....可不可以.....”

“你想如何？”

“让.....让俺亲您一下.....”

“不可以！”沉如歌的威严不容抗拒，道：“本宫说什么才是什么，你这头小黑猪，只需听从本宫的命令即可，否则，惹得本宫不悦了，本宫可是绝对不饶你的。”

“是是是，二奶奶您说的是，你想怎么样，俺都可以，俺就是您的一条小奶狗。”

“就你这模样也是小奶狗，还是当本宫的小黑猪吧。”

沉如歌说着，一只玉手忽然拉住了裙摆，接着慢慢的向上撩起，那精美白皙的玉足，羊脂白玉的圆润小腿，当裙摆到了膝盖弯的时候，黑炭的呼吸一下屏住。

黑炭眼中的期待感愈来愈浓。

“小黑猪，想不想知道本宫裙子下面是什么样子的呀。”沉如歌挑弄道。

“想！想！简直做梦都想！”黑炭立即回答，连忙说道。

“是么？”沉如歌对此似有几分好奇：“那你跟本宫说说，你梦里都梦到了本宫什么.....不许欺骗本宫噢！”

黑炭哦了一声，说道：“二奶奶，俺几乎每晚做梦都梦到你了呢，俺每次梦到二奶奶，都是看到二奶奶站着，背对着俺，掀起裙子，然后露出圆滚滚的大屁股，俺的肉棒发硬，实在忍不住了，冲了过来，然后把俺的这根大肉棒送进二奶奶您那湿润润的小花穴里，最后抓着二奶奶您的水蛇腰儿就使劲的禽干呢！”

沉如歌面颊有着朝霞般的绯红升腾而起，用玉指挑逗似的一戳黑炭的额头，道：“小黑猪，你胆子真大啊，居然敢在梦里对本宫做这些。”

黑炭嘿嘿一笑，道：“这都是您让我说的啊.....还有呢，二奶奶您一直让俺轻点轻点的，可是到了后来，又让俺用力，于是俺就用力了，把二奶奶禽的哇哇叫呢，嘿嘿.....”

瞧着黑炭得意的笑起来，沉如歌这次却未再训斥黑炭，而是又凑到黑炭的耳边，柔柔的说道：“小黑猪呀，这次你可一定要把本宫操的哇哇叫，不然的话，本宫杀了你喔！”

第四十八章

夜黑。

神剑宗。

小院落。

一口井中。

黑炭的神色振奋，胖脸上的两坨肉似乎也因为高兴的不能自己而抽搐颤抖，还有那双贼溜溜的眼睛里放出满是淫欲的光芒。

他背靠在井壁之上，坐在用灵力幻化出来的光幕之上，全身光溜溜的，一丝不挂，肚子上也有赘肉，肥溜溜的，皮肤略显黝黑，因此黑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肉球一样。

没有什么八块腹肌，也没有什么肌肉，有的只是肥肉，就黑炭这样的身材，一般女人见了都会生出厌恶之色，并且对其进行嘲弄。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黑炭以前跟随风从云之时，在那紫龙山，经常受到那些女弟子的嘲弄，也没有一人喜欢黑炭，以至于黑炭在去到蓬莱岛神女宫之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黑暗无望的。

但这样黑暗无望的人生在遇到沉如歌之后彻底的改变了，沉如歌对待他虽有言语上的逗弄，却不曾让黑炭感到心寒。

沉如歌将他带来这神剑宗让他成为内门弟子，而今，竟然又要让黑炭伺候她。

这位神女宫的二宫主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她的风华绝代天下，火辣性感，不知是多少男人心中女神，如今自己与她这般的肌肤相亲，令得黑炭心中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而心里的激动让他不能自己。

沉如歌那娇滴滴而又魅惑的声音犹在黑炭的耳边回响：“你可一定要把本宫操的哇哇叫，不然的话，本宫杀了你喔。”

这话有着一股蛇媚之感，却也有俏皮，混杂在一起，让人光是听着都骨头发酥，而如此的近在咫尺，让得黑炭胯下的那根肉棒在此时更加的血脉喷张，坚硬如铁，竖立朝天。

黑炭只觉得浑身血脉沸腾，望着沉如歌那娇媚诱人的美眸，黑炭咬牙道：“二奶奶，您放心，俺一定会将你操的哇哇叫的，让你终生都忘不了！”

犹如是发誓一般，黑炭的话里透露出了他的决心。

沉如歌却是打趣地调戏道：“你的这根棍子虽然大，可是，想让本宫终生都忘不了，那也未免太过信口开河了吧。小黑猪，你可不要逞强哦。”

这激起了黑炭的好胜之心，他嘿嘿一笑道：“俺只好用实际行动让二奶奶您相信了，只是……”

“如何？”

“俺怕您太凶，那个……”

黑炭抬头看了一眼井口上方。

“你是怕本宫的丈夫听到？”

“是……是的……”

“不用怕，本宫已经在这里弄了一个结界，只要这结界不坏，就算弄得再大声，外面也是听不到的。”

沉如歌咯咯一笑，媚眼如丝，她伸出玉指挑起黑炭的下巴，笑道：“小黑猪，还不快来？”

黑炭兽血沸腾，看到如此娇媚动人的沉如歌，又得到她的允许可以禽干她，黑炭哪里还忍得住，当下呼吸粗重，伸出双手，一把就将坐在自己大腿上的沉如歌曼妙腰肢搂住，接着便作势欲要去亲吻沉如歌那娇艳欲滴的娇媚樱唇。

要知道，黑炭对这娇艳欲滴的唇瓣早已垂涎已久，此时有了机会，黑炭自然是迫不及待。

只是，当黑炭凑身过去之时，沉如歌却又用剥葱般白皙的玉指一下放在了黑炭的嘴唇上，一下阻止了黑炭，这让黑炭的眼里不由得露出疑惑之色。

“小黑猪，本宫的嘴唇，暂时还不是你能享用的。”沉如歌道。

暂时？那就是以后还有机会了。

黑炭也不失落，只要有机会就行。

与此同时。

黑炭搂住沉如歌那柔软无骨般腰肢的双手缓缓垂落。

“嗯……”沉如歌嚤吟一声。

因为，黑炭的双手终于落到了沉如歌那丰腴浑圆的美臀之上，双手各自抓住一瓣肥厚盈圆的臀肉，虽是隔着衣裙，却仿佛是一片薄纸般，犹若无物。

沉如歌的娇躯微有颤抖，如有电流淌过全身，这电流可比那雷劫似乎都要来的恐怖几分，丈夫意外的男人双手抓着自己的香臀儿，那种不顾一切的用力，如火的热情，都让沉如歌内心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好似是背叛的那种心理萌芽在沉如歌的心中滋生。

不，不应该说是男人，该说是一个少年。

这少年与普通的少年不同，其貌不扬，反而走到哪里都会令人心生厌恶，一身肥肉，言语粗鄙，贪生怕死，可以说真的跟猪一样，小黑猪真是名副其实。

只是，谁又能想到，这小黑猪此时却能得到沉如歌的允许，一亲芳泽，那双手抓住了多少人都羡慕不已的盈润圆臀。

即使如此，沉如歌的气场依然强大，黑炭抓住了沉如歌的那两片臀瓣儿之后，不敢肆意妄为，只是试探性的进攻。

“嘶嘶嘶……”

突然，黑炭连着倒抽了好几口凉气，因为一只柔软略有冰凉的柔荑抓住了黑炭胯下的那根朝天肉棒，并没急着为他撸动，而是用那葱白滑腻的玉指揉动黑炭的命根子。

一根葱白纤细的食指悄然爬上了那命根的前端，亦是粗黑肉棒的猩红龟头之上，那里已然是呈现暴怒状态，中间一条马眼线分分合合，有液体分泌出来。

而沉如歌的用食指在那龟头上轻轻的磨妍，带来的触觉刺激，比撸动肉棒更为的刺激，因此也让得黑炭舒服的倒抽凉气。

“哦哟哟，二奶奶，您的手指弄得我那儿好爽啊……”黑炭说道。

“是吗？”沉如歌妩媚的说道：“既然本宫让你爽了，那你怎的不让本宫爽？”

黑炭嘿嘿一笑道：“好，好，二奶奶，俺这就让您爽。”

说着，黑炭双手抓着沉如歌那饱满臀肉猛然用力，五指透过薄薄的红裙一下深深地陷了进去，而黑炭的这突然用力，令得沉如歌喉咙里不由得发出一声轻轻的娇吟。

黑炭小心翼翼的看了一下沉如歌的神色，发现她并不在意，反而还将另一只手搭在自己宽厚的肩膀上，这就好似是鼓励般。

黑炭得了鼓励，于是便再也忍耐不住了，双手用力的揉捏起来，就见那在红裙包裹下的盈满臀肉不断地在他的手指间变换出各种各样的诱人形状。

而黑炭的嘴也不闲着，直接埋到了沉如歌胸前的两座饱满圣峰之中，刹那间一股乳香透过衣物窜进了黑炭的鼻子里，令他精神大振，还有那两座圣峰的饱满柔软，黑炭用脸部完全的感受到了，她惬意无比，整个人都仿佛要飞出天外。

小院子里，一口井中。

黑炭爽的不能自己，闷声闷气的说道：“二奶奶，您……爽……爽不爽啊？”

“还行。”

沉如歌淡淡道，敷衍之意甚浓。

但这却是激起了黑炭的好胜之心，既然你说我不行，那我偏偏要证明给你看。

当即黑炭色心大起，一下将沉如歌的红裙撩了起来，由于黑炭撩起来的时候不知轻重，那红裙一下被黑炭撩到了沉如歌的香腰上。

于是乎，沉如歌下面的那风景彻底的暴露于了空气之中。

黑炭呼吸凝重，在这一刻甚至忘了呼吸。

那是多美的一双腿啊！两条修长碧玉般美腿滚圆高挑，小腿如羊脂白玉般润滑，沿着往上，便是那滚圆紧致的大腿，有肉却不肥胖，反而极致的紧致，富有弹性。

再往上……黑炭真的是要窒息了。

再往上自然便是沉如歌那动人心魄的绝世美臀了。

那两片臀瓣实在时太美了，盈圆有肉，紧致的犹如蜜桃般，微微向外撑开，可以知道的是，那两瓣臀肉绝对是她比她的香肩要宽。

而就在那两瓣臀肉的股沟中间，却有一块三角状的红丝布料，如此遮掩着，却反而让那娇美香臀

显得更为诱人。

黑炭低头，便能看到在沉如歌那平坦光滑的小腹之下，也有一块三角状的红丝布料，上面绣着一朵娇艳的玫瑰之花，如是蛛网般密集，那桃源圣地在其中若隐若现，神秘幽远的迷人至极。

黑炭愣了，犹如凋塑般，他被眼前这绝世美丽的一幕震惊住了。

原来.....原来这便是沉如歌的下面的美丽风景，是多少枭雄大佬，邪魔散修，亦或是正义修士梦寐以求都想见到的，现在却被自己一个下人奴仆看到了，真是自己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黑炭沈迷其中，无法自拔，忽然间，他那粗黑的大肉棒被一只玉手紧紧地握着，用力的撻动，这才黑炭清醒过来。

“小黑猪，本宫这里美么？”沉如歌的声音传来。

“美.....美！”黑炭的嘴角似有口水流出来：“太美了！二奶奶，俺.....俺想掀开那块小布料看看！”

“看就不用了，快些插进来吧，本宫不想再做什么前戏了。”

沉如歌如此说道。

接着便见她另一只玉手将那两腿之间的三角布料微微的掀开，一片洁白红肉彻底的暴露在了黑炭的视线之中。

那是两瓣柔唇，红润紧致，此时微有晶莹的仙泉流淌而出，两瓣红唇微微的张合，犹如那成熟了的豆蔻，正在邀请着某物的进入。

第四十九章

林岱岩与陆明走进了屋子里。

这里非常的简陋，看不到任何豪华的物品，而且还显得有些清贫。

忽然间，陆明看到了一物，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眉宇间流露出厌恶之色。

那是一张木床，而在木床之上其实就只有一块木板而已，在木板上只有一床脏兮兮的毯子，但就在那毯子之上，有着一一条短裤，已经快要发黑了似的。

陆明不喜脏物，更是对此有洁癖，因此看到之后，下意识的皱眉露出厌恶之色，这一幕恰好被林岱岩看到了。

林岱岩走了过来，怒声道：“这只黑猪，连一点卫生都不讲，这整个屋子里臭气熏天的，就他这样，活着都是无用，比本宗最低等的杂役都还不如！死了最好！”

陆明道：“宗主说的在理，这只臭黑猪在神剑宗还是内门弟子，简直是可恶！”

林岱岩轻声一叹：“还是都怪本宗主的妻子太过胡闹了，这只黑猪一来没有修炼天赋，而来为人做事亦是邋遢，惹人厌恶，当初如歌带他来之时，本宗主就该拦着才对。”

陆明道：“宗主夫人这么做，想来定有她的理由.....不过我想应该是被那只黑猪给欺骗了，宗主放心，我陆明一定会让这只黑猪死了才行。”

林岱岩点了点头道：“好，那就辛苦你了，你放心，如若如歌知道是你做的，本宗主一定会替你承担下来。”

陆明抱拳：“是！”

然而，在陆明的心中亦有他自己的打算。

说是替自己承担下来，又没书面协议，只是口头承诺，谁能相信呢？陆明虽然年少，但是跟着他的娘亲女武神陆宣妃混迹那南武城，自知人心险恶，有时候还是得防一防才行。

“好了，既然那只臭黑猪不在，咱们离去吧。”林岱岩道。

“是！”

夜已深。

林岱岩想到了自己的那位性感火辣的娇妻，在自己来这儿之前，她说是去散散心，也不知有没有回去，自己得赶紧回去，冲进被窝，与她翻云覆雨一番。

一想到自己那位美艳娇妻的滋味儿，纵然在床第方面有所不善的林岱岩，那裆部也不由得微微顶了起来，只是很不怎么明显。

来到院子里，林岱岩忽然心有所感，停了下来，不由得望向那口水井，欲要过去。

“宗主？”陆明轻唤了一声。

“没事，咱们走吧。”

.....水井之中。

“啊啊！进来了.....二奶奶，我的肉棒进来了.....进来了啊.....”黑炭的声音带着连绵的爽意，那是一种酥麻到骨子里的感觉，令得黑炭整个人如要飞上天际一般。

因为，黑炭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儿终于进入到了他那梦寐以求的仙洞之中。

那仙洞温暖如春，豆蔻紧缩，汁水浓郁，始一进去，黑炭的全身便是彻底的没了力气，好似要深陷其中，整个人都恍惚了。

这还只是进去了一个头儿呢，粗黑结实的肉棒还在外面，远没有进去，饶是如此，黑炭便也感觉到那桃园秘地的紧致，那张粉嫩洁白的小嘴儿似乎要将他的命根全部的给吸收进去。

黑炭从来都不知道这种滋味，让他如同置身仙境，而且自己的肉棒之中一股又酥又痒的感觉升腾而起，好似是有什么东西要射出来一般，因为那粉嫩丰腴的唇瓣实在是吸的太紧了。

“噢噢.....太爽了.....二奶奶您的下面.....好似要把俺给吸进去了似的.....俺有些受不了啦.....”黑炭又说道，尽情的抒发自己此刻的感觉。

沉如歌绝美的脸庞性感妩媚，她的双腿跪在黑炭的腰侧，臀儿还未坐下去。

听得黑炭如此这般畅叫，沉如歌刺了黑炭一眼，斥道：“不许叫！”

“好.....好.....不叫！俺不叫！”黑炭双手举起做投降状，靠在井壁上的他忽然嘿嘿一笑，道：“二奶奶，您一直悬而不坐，让俺心里跟猴爪挠似的，痒痒的，不如干脆直接坐下来吧，您看可好？”

“不好！”沉如歌冷冰冰的说道：“你的这根铁棍太大了，就是本宫都有些收纳不了。”

黑炭眉头一扬，谄媚笑道：“那二奶奶您给说说，是我的这肉棒儿大，还是宗主的那根肉棒儿大啊？”

然而，黑炭这话刚一问出来，这井里的结界之中空气骤然变冷，有一股肃杀之气弥漫盘旋。

黑炭打了个冷颤，连忙赔笑道：“俺错了，俺错了，俺再也不说这个了，二奶奶，您请饶命。”

“哼，本宫还不是那种嗜杀之人，但你的嘴巴必须管住了，否则休怪本宫打烂你的嘴！”

“是是是！”黑炭连忙应道，不敢再有任何不敬。

被沉如歌这一顿斥责，黑炭心中自然是有不开心的，但这不开心很快就没了，因为自己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即将插入到这冰冷绝美的高傲女神蜜穴之中，还用得着纠结那些有的没的？虽然黑炭不敢对沉如歌有任何的逾越，只能按照她的心意来做，但黑炭已经是高兴的不能自己。

黑炭胯部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直挺挺的向上耸立着，威武不凡，与黑炭的外貌完全的不同，有着不可言说的精神。

此时，那坚硬如铁的肉棒前端已经没入到了沉如歌那娇嫩红润的蜜穴之中，粗大的龟头将两片肉瓣挤开，只留下棍身在外面，饶是如此，那难以言喻的紧致温润都让黑炭爽的不能自己。

黑炭实在是有些承受不了，双掌抓住沉如歌那丰腴紧实的两片臀瓣，然后猛然的用力往下一压。

“你！”沉如歌一声惊呼，她被黑炭打了个猝不及防。

纵然沉如歌是十境修为，纵然她只需动辄一个念头就能杀了黑炭，可她完全没有想到，黑炭竟然会如此做，真的是让她猝不及防。

这只是一个念头的事情，沉如歌那丰腴美感的性感娇躯便是往下一坐，肉臀一沉，噗嗤一声，黑炭那坚硬如铁的硕大肉棒儿一下就顶入到了沉如歌的娇嫩蜜穴之中。

刹那间，空气静谧，只有那急促凝重的呼吸声。

沉如歌已然是反应过来，她的一双美眸中有着冰寒杀机：“你这头黑猪，竟然敢趁本宫不注意...本宫要杀了你！”

黑炭连连求饶：“不要啊.....二奶奶，长痛不如短痛，您看你这一直蹲着也累了，倒不如俺帮您一把.....不挺好的嘛。”

沉如歌美眸一瞪，嗔道：“好什么好，本宫都快疼死了！”

黑炭苦着脸道：“那俺就没法子了.....书上不是说，男人的大肉棒进到女人的蜜穴里，虽然是会疼一会儿，但很快就不会疼了，而且还会很快乐呢。”

“你这小黑猪，看的都是些小黄书吧。”

“杂书，杂书！”黑炭腼腆的笑道。

“哼，你说的这些本宫怎会不懂，但你竟敢不征求本宫的同意.....”

沉如歌咬着银牙，顿了顿，说道：“下不为例！”

黑炭连忙点头应是。

过了些许片刻，黑炭小心翼翼道：“二奶奶……这……这都进去了，您看……”

“看什么？”

“唉哟，俺的二奶奶哟，您看我这根大棍子都已经进去了，您就别玩弄俺了，让俺动一动吧。”

黑炭几乎要哭出来一般。

“呵！小黑猪，你想多了，要动也是本宫来动，你……”

沉如歌果酱般娇艳欲滴的唇角有着一丝笑意：“不许动！”

黑炭连连点头：“是是是，您动，您快动一动。”

黑炭急不可耐，管他是谁动，只要是能动就成，对于黑炭来说，自己此时能将那根粗黑而又威武的肉棒送到这位高贵性感女神的娇艳蜜穴里，就已经是有一种非凡莫名的成就感了。

黑炭抬头，他看到了这位坐在自己胯部的高贵女神，神女宫的二宫主，神剑宗的宗主夫人，美人如玉，性感如火，媚辣似椒，让得黑炭心中有着无法言说的震撼感。

他从没想到有一天，这位神女宫的二宫主会主动地骑在自己的身上，只是自己不能随便动弹倒是个遗憾。

若是自己能动的话，绝对要将这位二宫主肉的哇哇乱叫，一个劲的求饶，黑炭极是自信的想着想着。

忽然间，黑炭感觉到自己的那咬住了自己粗黑肉棒的娇嫩蜜穴缓缓地向上抬了起来，黑炭连忙低头定睛看去，接着便是瞪大眼睛，张大了嘴，不敢相信的看着。

就见沉如歌的饱满雪臀在这时抬了起来，露出了黑炭那粗大肉棒的棍身，只留下龟头在其中，还没等黑炭开口，沉如歌那抬起来的饱满雪臀又是一下坐了下来。

‘噗嗤’！那桃源蜜穴将黑炭的肉棒重新吞了进去。

“啊！”黑炭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嗯……”沉如歌则是秀眉微皱，雪腮嫣红，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吟。

“二奶奶……”

“别动！”沉如歌说了一声，接着又抬起雪臀，又往下面坐了下来。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候，沉如歌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坐骑式的姿势在黑炭的那根粗黑肉棒上起伏伏，如同在海浪中上下颠簸。

这一时刻的沉如歌美眸紧闭，雪腮晕红，有着一股不可言喻的成熟美艳风情。

第五十章

沉如歌如一位女骑士不断地在黑炭的身上起起伏伏。

红裙落下，覆盖住了沉如歌那丰满浑圆的美臀，两瓣丰嫩臀肉不得见，但很快却见两只手悄悄地伸了过来，一下将那红裙撩起到了沉如歌的腰间。

刹那之间，就如绝世瑰丽的美物呈现于世间，沉如歌那娇嫩翘挺的傲人雪臀在这一刻暴露于空气之中。

两瓣臀肉盈圆紧致，丰满至极，极致的翘挺，不用双手故意去挤压，它们自然而然的就挤合在一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丰腴肉感冲散出来，如一圈一圈的水浪，波涛汹涌。

也正是因为如此，黑炭只觉得进入到了那蜜穴花房里的肉棒儿仿佛受到一层层嫩肉壁垒的挤压，那种舒爽的感觉难以言喻。

黑炭只觉得爽飞到了天际，看着这位坐在自己胯部不断上下起伏的神女宫二宫主，她热辣如火，仿佛那传闻中的三昧真火一般，要将自己给燃烧了。

沉如歌一双洁白如玉的双手搭在黑炭的双肩之上，她的雪臀则是坐在黑炭的肚腹之上，哪里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从后面看去，那两片臀瓣盈圆而又紧实有力，当沉如歌将雪臀抬起来之时，黑炭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便会暴露出来，在那之上沾满了暧昧的汁液，润滑湿润，就仿佛涂抹上去似的。

“噗嗤”一声！沉如歌坐了下来，将黑炭的那根硕大肉棒一下纳入到了她的湿润花穴之中，刹那间便有这样的声音发出。

而每每到了这时，黑炭便感觉自己的肉棒被那无限的温暖水润所包裹，龟头似乎触及到了一片柔

软的地方，好像是顶到了什么。

黑炭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他就是想往深处顶进去，越深越好，就这样浮于表面，实在是让他不能满足。

黑炭抬头，看到了沉如歌那绝美的面庞，她的美眸微微眯着，双颊之上也早已有红晕浮现出来，于是乎吹弹可破的脸颊仿佛那熟透了的番茄，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

沉如歌似是身体火热，白润的额头上有微微的细密汗珠，她的娇嫩嘴唇微微的张开着，有热气喷吐而出，唇瓣温厚，让人想要咬上一口。

但到了这个时候黑炭也不敢，怕沉如歌再次翻脸，只是瞧着愈发的嘴馋。

渐渐地，黑炭却也觉得少了什么，按理说他本来是没空思索的，可是他偏偏就思索了起来，过了会儿，黑炭终于知道少了什么。

没声音！虽然沉如歌张着那娇嫩朱唇，吐着热气，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声娇吟发出，让这井里好似失去了生气，也让黑炭由衷的觉得没劲。

只是，黑炭又不敢对沉如歌做什么，只能依照她的指令行事，就算在此刻，黑炭都处于被动的地步，沉如歌两只玉手按住他的肩膀便令他动弹不得。

是以黑炭只能忍耐着。

但黑炭心绪如水，他暗暗发誓，只要给自己机会，绝对要让这位高贵娇媚的宗主夫人自己胯下犹如那夜莺婉转呻吟，春情荡漾，叫饶不止。

只是沉如歌一直不给黑炭机会。

黑炭心中虽有失落，可要仔细的算究过来，更多的还是兴奋，被美艳如歌的宗主夫人这样以坐骑式的姿势在他身上上下运动，那肉穴儿的紧致与湿润，都让黑炭爽上了天.....也不知是不是沉如歌故意的，黑炭只觉得那两瓣丰腴紧实的臀肉把自己的硕大肉棒给夹得紧紧地，肉棒龟头上的马眼处有酥痒之感，竟然有一种想要射出万子子孙孙的冲动。

“喔.....”忽然间，黑炭发出一声长吟，接着连忙叫道：“二奶奶.....好爽.....真的太爽啦.....您的花房又紧又湿.....哎哟喂.....俺真的快忍不住啦.....”

“别.....别出声.....”

“不出声.....不足以.....表达.....表达.....俺的兴奋啊。”

“你找.....找死！”

“二奶奶.....您下面那么紧.....别说.....俺.....俺真的要死啦.....”黑炭也不压制自己的快感，此景只应天上，天下凡物绝无二。

其实，黑炭也是在试探这位神女宫二宫主的底线，他瞧着这位二宫主香汗淋漓，那绝美性感的脸庞之上热辣似火，媚眼如丝。

随着沉如歌的一上一下，她胸前那两只饱满的傲人雪乳跟随着上下晃动，虽是被衣物给遮盖着，可是却仍有一抹抹的雪白从中跳跃闪烁，晃人眼球。

黑炭口水直流，很想一口就咬上去，只可惜黑炭终究不敢这样做。

黑炭一双手爪扶在沉如歌的细嫩腰肢上，随着沉如歌的上下浮动，就仿佛是黑炭的一双手在扶着她的腰肢让她上下浮动。

其实以前作为家仆之时的黑炭身体很差，但到了神剑宗之后，就算是一头猪，经过训练，那也能有效果，黑炭作为人，自然如此。

虽然黑炭的身体还是胖胖的，肚腩上也是有着肥肉，可是比之以前，黑炭的胖倒是有些壮的味道，整个人也更加的有力量了，至少是堪比一头野狗的。

“啪啪啪.....”沉如歌那丰腴紧致的雪臀与黑炭的胯部撞击在一起，沉如歌仰着头，黑发飞扬，娇美如花。

“喔喔喔.....”黑炭跟着叫起来：“二奶奶.....慢点哦.....小的.....快忍不住啦.....”

沉如歌却仿佛未听到黑炭的这话一般，依旧坐着上下浮动，绝美的脸上意识渐渐消失，迷离梦幻，黑炭咬了咬牙，双手忽然落到了沉如歌那一双修长的大腿之上。

这一双长腿儿可谓是笔直滚圆，如羊脂白玉般，肌肤透红，一双大腿滚圆丰腴，肉感十足，黑炭的手掌太小，完全的抓不住，只能抓住内侧，但这也足够了，他只需要一个着力点。

有了这个着力点，黑炭的心脏跳的越快越快，他心中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其实是有些大胆的，有可能会热闹沉如歌，但黑炭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直这样被动，实在是让他不甘心。

啪啪啪啪.....啪！在沉如歌再一次坐下来之时，黑炭眼中猛然浮现出一抹光芒，紧接着，黑炭用力的抓住沉如歌那双肉圆大腿，胯部猛地向上一冲。

“啊！”沉如歌始料未及，喉咙里发出一声嘶长的娇吟。

沉如歌那媚眼如丝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寒光，厉喝道：“小黑猪，你.....啊啊啊.....”

她想呵斥，可是黑炭却是丝毫不停歇，抓住机会胯部就猛地连续的向上顶冲起来。

黑炭来势汹汹，冲刺的那叫一个勇猛，全身彷若注入了一股蛮牛之力，胯部不断地向上顶刺。

“啪啪啪啪.....”肉体碰撞之声不断地发出，从黑炭开始之时，几乎就没断过。

黑炭在下，娇媚如火的沉如歌坐在黑炭的胯部之上，黑炭的那根粗黑肉棒用力使劲的刺入那湿润的蜜穴之中，粗大的棍身不断地摩擦着那花房蜜穴里的娇嫩肉壁。

“慢.....慢着.....”沉如歌欲要阻止。

“二奶奶，俺.....俺忍不了啦.....呼呼.....”黑炭喘着粗气，双手使劲的抓着沉如歌那两条跨坐在侧的滚圆肉腿，不断地使劲用力。

“你.....你这黑猪.....本宫.....本宫定不饶你！”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黑炭咬着牙，整个人靠在井壁的一侧，他坐在沉如歌以灵力布置出来的光幕之上，愈发的坐了起来，最后背部完全与井壁贴合在了一起。

黑炭坐直了，虽然黑炭是要比沉如歌矮上许多，但此刻黑炭这样，几乎是与沉如歌相差无几了，两人面对面，黑炭的脸庞更加的靠近了沉如歌那张娇媚性感的脸庞。

“啊啊啊.....二奶奶.....俺要用力了.....”

“哼！你.....你敢！”

“俺就敢！”黑炭眼中闪过一抹野兽般的凶光，满是情欲，他的双手干脆从沉如歌那滚圆大腿的外侧绕了进来，于是乎就见黑炭用手腕勾住了沉如歌那丰腴有肉的大腿，紧紧地箍在了手腕里面，而这让黑炭能够更好地用力。

说用力就用力，如此大好的机会，黑炭怎的也不会放过。

“啪啪啪啪.....”黑炭使劲的挺动胯部，让他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用力的向上刺入那娇润傲人的嫩穴之中，那里没有一丝毛发，白净如玉。

这是名器白虎，是男人真正的欲求之地，洁白无瑕，两片粉嫩的唇瓣却又水润滑嫩，紧致无比。

但见黑炭用力的往上一顶，他粗黑硕大的肉棒便将两片粉嫩的唇瓣给硬生生的挤开，这是一幅犹如笔开妙花的画面，黑炭的肉棒粗暴的挤了进去之后，那深深地刺入给沉如歌带来一股难言的饱满之感。

但沉如歌却还是没有发出声来，银牙紧咬，只有剧烈的喘息声。

“二奶奶.....您.....您叫一声呀.....”黑炭哀求。

“本宫.....本宫.....不要！”

“那二奶奶就别怪俺更用力了！”

“呵！”沉如歌一声轻笑：“你想.....让本宫.....叫？本宫不会的！”

这深深地刺激到了黑炭。

黑炭脸上露出发狠之色，下一刻，他猛然将跨坐在自己身上的沉如歌往后一推，啪的一声，黑炭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一下跳了出来，在黑炭的肚皮上弹了一下。

黑炭的肉棒上带着莹白汁液，龟头猩红，刺激到了最尖端，那马眼不断地张合着，分泌着液体出来，耀武扬威，神威赫赫。

而沉如歌顿觉下身一阵空虚袭来，意识稍微清醒了几分，她向后仰躺，这井口只有这么大，因此沉如歌只好背靠在了井壁之上。

第五十一章

沉如歌向后靠在井里的石壁之上，好在有那大红袍未褪，因此石壁上的泥沙便沾染不到她的香背雪肤。

而在此时，沉如歌的两条修长美腿向上微微的弯曲了起来，两条美腿的曲线修长，小腿上的肌肤如羊脂白玉般，光洁无瑕，而那丰盈的大腿肌肤更是光亮，纤毫水润，紧致而富有弹性。

两条腿微微的分开，幽静神秘的桃园秘地已然暴露在黑炭的视线之中，一簇黝黑茂密的森林圣地，两瓣粉唇蜜汁水润，粉嫩无暇，如若蓬门，幽幽深邃，引得黑炭的呼吸粗重无比。

此时的沉如歌娇媚诱人，性感如火的她风姿绝尘，但是现在就这样的在黑炭的眼前，这让黑炭怎么能把持得住？几乎就是在这刻，黑炭把沉如歌推了出去之后，没有任何的停留，一下跪了起来，接着他的双手各自一把抓住沉如歌的一条丰盈玉腿，撩在腰间。

然后就见跪着的黑炭一步向前，双手也在沉如歌丰满紧致的大腿上滑动，一下就落到了沉如歌那丰满圆润的臀瓣之上。

两只有着肉茧的手掌抓住了沉如歌的娇娇美臀，那种犹如砂砾摩擦的酥痒让沉如歌的脸庞更显娇艳红润，艳丽勾人。

其实此刻的沉如歌意识略有昏厥，有了那么一丝迷糊，当然，这是在沉如歌没有动用修为的情况下，沉如歌的脑袋里略有空白，整个人陷入到了一种失去自我控制的边缘状态。

再看黑炭胯下那一根硕大粗黑的肉棒已然逼近，雄风威武，在那肉棒上的菰头猩红雪亮，因为沾着一些蜜汁，并且透露着淫靡的色彩，不过更多的还是黑炭这根硕大棍子的煞气。

雄性男根的巨大所带来的煞气。

虽然黑炭还只是个少年，皮肤黑，又肥胖，但是那条粗黑棍子的巨大却无法掩饰，世间少有，而此刻黑炭跪在沉如歌那两条丰盈玉腿之间，粗黑硕大微微的向上挺立着，犹如一杆标枪，完全落在了沉如歌的视线之中。

沉如歌媚眼如丝，那双杏梅般的眸子里秋水盈盈，涟漪波动，一双眸子真的是魅惑勾人，让人的魂魄都快被勾了过去，欲罢不能。

那双眼睛好似会说话一般，准确说起来，黑炭就是个雏儿，看到沉如歌这般勾人魅惑的眼神，他已然忘却了沉如歌那冷厉生气时候的样子，此刻只想着把自己的棒子送进那桃源门户之中。

于是黑炭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歇，左手从沉如歌那娇俏丰满的臀瓣上抽了回来，一下握住了自己的那根粗大肉棒，然后便是将身子一动，握着热气腾腾的肉棒便是向着沉如歌那粉嫩蓬门之中顶刺而去。

“小黑猪你敢……”沉如歌忽的一声娇斥。

然而，却已经晚了。

“噗！”黑炭的肉棒粗长硕大，还只是第一次的他，哪里分得清什么轻重？就这样直接耸了进去，隐约有‘噗嗤’一声传出，好像是气泡被戳破了一般。

沉如歌随之仰起头来，完美体态的娇躯在这一刻如若痉挛般的绷紧起来，在领口里若隐若现的饱满酥胸在这一刻上挺，呼之欲出。

娇吟如丝，沉如歌只觉得下面一下被撑满，黑炭粗黑硕大的肉棒肿胀的将她那深幽洞穴给填满了，令得沉如歌竟然一时之间失声。

不过沉如歌好歹也是十境的修行者，本就意志力坚韧，在适应了片刻之后，沉如歌的思绪渐渐地回复了过来，双眼清明，看到了几乎是趴在自己平坦腹部上的黑炭，果真是如一头黑猪般，满脸的淫邪与惬意，可见此刻的小黑猪是如何的爽快。

沉如歌本可凝聚一道剑气将其斩杀的，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寒着脸道：“小黑猪，你是不是想找死？想找死就直说，本宫成全你！”

黑炭一脸无奈的说道：“二奶奶，俺……俺这也算是做错了？”

“错了！”

“哪儿错了？”

“怎么，你觉得本宫错了？”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黑炭赶紧说道。

此时的黑炭只觉得自己的命根子被那柔润与温暖所包裹，似有嫩肉，那种感觉无法言说，一直挤压着他的命根，那种舒爽感亦是难以形容，龟头上刺激无比，让他一时间竟有种要射出去的冲动。

但黑炭还是硬生生的忍住了。

其实，不是黑炭有自制力，任谁的那命根钻入到沉如歌这绝世的花穴深径之中都难以自持，可能有的还未进入里面便已是精尽人亡了。

黑炭之所以能忍住，实在是他的命根有些异于常人，天生就是底子厚，本钱足，因此在这时没有直接的射出来，稍微停顿了些许时间，那种快感稍稍的弱了一点，但是龟头以及棍身被嫩肉包裹的温

暖触感，令得黑炭犹若处在天堂，飘飘欲仙。

黑炭的喉咙里发出畅快的呻吟声来，那惬意的表情落在了沉如歌的眼中，沉如歌冷笑一声，又想训斥这个黑猪几句，但在这时，那根粗大的棍儿竟然在这时动了起来。

这一动，犹如大肉棒直捣黄巢，顿时令得沉如歌微微蹙起秀眉，实在是那活儿太大了，她的丈夫林岱岩的那东西根本不能与之比较。

“噢噢……二奶奶……俺……俺动啦。”黑炭说着，便是挺动起了下身。

“你别……噢……轻点……”沉如歌忽的一声高吟。

原因是黑炭动了便动了，可是却没有从慢到快的一个过程，直接就是以最快速度动作起来。

‘噗嗤’‘噗嗤’‘噗嗤’！黑炭的屁股耸动，将自己的粗大的大肉棒一下送入到沉如歌那娇娇美艳的花户之中，接着黑炭便是双手扶住沉如歌在自己腰侧的两条美腿，丰腴滚圆的大腿根被他双手挽住，就那么的夹在他的腰身上。

下一刻便见黑炭没有任何迟疑和犹豫，便是用力地耸动了起来，仿佛一下就是要用尽所有的力气一般，野蛮粗鲁，犹如狂涛骇浪，在这时全部的涌向了沉如歌。

作为神女宫的二宫主，沉如歌是一位有着十境修为的剑修，本身来说，她只需外放灵力便能将这头在用力对自己耸动的黑猪给震开，但沉如歌终究没这样做。

若是沉如歌真要这般做了，那从一开始，沉如歌便不会让这头黑猪染指自己的肌肤一寸一毫。

只是，这头黑猪的肉棒未免太大了些，撑得下面都满了，纵是沉如歌心中都不免一惊。

而就在这时，黑炭发出了高昂的叫声来，“嗷嗷……好爽呀，二奶奶，您的里面……太……太舒服啦……”

“真的好紧呀，俺……俺都快忍不住的射啦。”

“你这……黑猪！快给本宫闭……闭嘴！”沉如歌娇喘着道。

黑炭一波又波的发动冲击，极是剧烈，如同狂涛巨浪，不断地扑打着沉如歌，她虽是剑修，却不是体修，体魄也是由灵气洗刷的，没想到这头黑猪的冲击居然如此剧烈，让她有点应接不暇。

起初时那肿胀让沉如歌感觉到了一些疼痛，但在黑炭连番的冲击之后，渐渐地适应下来，那根金箍棒在她里面的冲击便是让她愈发的感到舒服起来。

沉如歌靠在井壁之上，挺拔的酥胸在这时高耸的向上仰起，隆起的轮廓弧度饱满诱人。

“噢……”沉如歌朱唇微张，吐着热气，娇艳如火的唇儿娇嫩诱人。

“大不大？”黑炭猛地问道。

“不……”沉如歌立即就想否认，但在这时，黑炭竟然又加速了冲击，棍棒乱搅，在那水帘洞里翻江倒海，澎湃汹涌。

“不大？”黑炭一下卯足了劲，非要证明一般，黑炭连续抽插了上百下之后，却是缓缓地慢了下来。

此时的沉如歌面红如茄，娇艳芬芳，本就火辣性感的她，此时那媚眼如丝的绝美神态更是诱人无比。

在这井中虽然清凉如水，可在她那吹弹可破的雪肤之上早已有汗珠儿渗了出来，一颗颗的汗珠仿佛珍珠般晶莹剔透，更让沉如歌显得美艳动人。

沉如歌高耸饱满的酥胸剧烈起伏，被黑炭连续抽插上百回之后，已经是处于热情高涨的地步，正沉浸于其中，却是感觉到了那根棍子不再动了，这让沉如歌颇为的有点不悦。

再定睛一看，黑炭那嘴角上竟然挂着一丝邪笑，沉如歌立时便明白过来了这头小黑猪的心思。

“小黑猪，你怎的不动了？”沉如歌问。

“二奶奶您说俺的那东西不大，俺……俺可是受到了打击，心中郁闷，所以也就没有干你的力气了。”黑炭说道，语气里颇为的委屈。

“呵，你这小黑猪，居然跟本宫玩这一招？”

沉如歌眉头一肃，刹那间一股凰仪般的威严从她的眉宇间透散而出，那双如丝的媚眼之中也透露出了可怕的目光来。

本来还想要欲擒故纵的黑炭一听这话，当即吓得身子一颤。

不过，就在这时，却见沉如歌忽的抬起手，对他勾了勾如剥葱般的食指，黑炭愣了下，接着慢慢的凑了过去。

沉如歌也在这时动了，俯身到了黑炭的耳边，吐气如兰，香媚娇人。

接着沉如歌那娇艳的朱唇缓缓的轻启，“小黑猪，你那东西凭的忒大，快把本宫给撑爆了。”

“啊？！”

“现在，本宫命令你，快点动，如若不然，本宫就杀了你！”

第五十二章

林岱岩回到了住处。

只是让他有些诧异的时候，沉如歌并未在房中，先前他想到自己的这位夫人，下面就是一阵火热，因此想着快些回来与其温存一番，翻江倒海，春宵一度入仙境。

然而，回来之后，却发现卧房里空荡荡的，红床犹在，可是美人身影却不知哪里有。

失落肯定是有的，但也实属再正常不过，林岱岩坐在床上，身为神剑宗的宗主，既然不能与夫人芙蓉帐暖一番，那便修炼。

作为修行之人，到了一定的层次境界，已经无需再食用食物，可以朝暮饮露，辟谷不食，因此一有时间便是修行。

此刻的林岱岩便是如此，妻子还未回来，他便想着修行一小会儿，等待妻子回来再做缠绵，只是不知这等待需要多久去了。

.....“唔唔.....慢.....慢点.....”

“小黑猪！”

“太快了，让本宫.....歇.....歇息.....一小会儿.....嗯嗯.....”

井中。

黑炭双手抓着沉如歌那两条滚圆丰腴的大腿，架在自己的腰侧，然后将自己粗黑硕大的肉棒送入到沉如歌那娇娇鲜嫩的花穴之中，不断地进入再抽出，如此往复。

不得不说，黑炭当真是如一头黑猪般，力气极大。

若换做他以前是风从云仆人的时候，或许这样下去没几下就会累了，但到了神剑宗来，再怎么说是严格训练过了，还有林岱岩的冷眼督促，他就是身体素质想不好也不行。

是以黑炭用力的耸动着胯下的那根巨棒，不断奋力的抽插，就见他的那根粗大肉棒在沉如歌那娇美无暇的花户里前后进出，噗嗤噗嗤的声音接连响起。

“呼呼.....好美.....太美了.....”黑炭迷恋的贪干着，整个人已经沈浸到了其中，无法自拔。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奴仆而已，竟然能够贪干到如此高高在上的神女宫二宫主。

虽然她平日里性感火辣，看似对谁都是诱惑，但是黑炭的小脑袋瓜里却是知道，如果因此就以为谁都能触碰到这位二宫主的话，那就是找死。

沉如歌的强大，黑炭心中是知道的，随着他来到神剑宗之后，虽然修炼天赋不行，但对于修行者却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如沉如歌这般，一位十境的剑修，在潜龙大陆之上，几乎是可以横行天下了。

而此刻，自己却在用那根天赋异禀的粗黑硕大肉棒贪干着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女宫二宫主，这让黑炭如何不欣喜如狂，又如何不让他心中振奋？黑炭在奋力的耕种，不断地用他的庞大大肉棒捣弄着沉如歌那娇嫩的花穴，非常的用力，几乎是使出浑身解数。

沉如歌胸前的一对傲人雪峰藏在领口之中，隐隐约约的浮现出来，乳肉嫩白而又饱满，轮廓隆圆，一条深邃白腻的乳沟若隐若现，细密的汗珠微微的渗了出来，香汗淋漓，令那两座圣女雪峰更是诱人。

但很可惜，黑炭不能抓，只能看到随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撞击，那两只傲人雪峰在黑炭的贪干下，上下前后的晃荡起来，一阵一阵的乳浪摇曳如花朵般绚烂的绽放开来，美丽无暇，展露出最娇艳的一面。

虽未露出，却已是含苞待放，诱人无比。

黑炭看的眼花，很想伸手去捉弄一二，可是看到脸颊红润如熟透了的沉如歌，黑炭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生怕她凝聚灵力成剑，一剑斩下自己的头颅。

但沉如歌并没有这样做，因为黑炭还未触及到她的底线，因此维持着这个样子便是最好的了。

但是，黑炭也只能如此了。

就算是他想要换个动作，却也不敢开口，只能照此反复下去，心中虽有丁点失落，但更多的还是

被燃烧的情欲填满，兴奋至极。

能够就这样耸动肉棒在这位性感如火的仙子花穴之中捣弄，搅得不堪泥泞，汁液乱溅，就已经是自己难以想象的福分了，还是不要去奢想其他的。

更何况，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想到这里，黑炭的心中便是恢复了过来，干脆各用一条胳膊抱着沉如歌在自己腰侧的那丰腴雪白的大腿，就见沉如歌那两条美丽修长的大腿被他抬起，整个粉嫩无暇的花房在此时已是蓬门打开，黑炭不断地朝里耸动，要用他那巨大的肉棒直顶花心。

“噢噢.....二奶奶.....肉你.....我肉你哦.....”黑炭咬牙，近乎本能的如此说道。

“小黑猪.....哦哦.....”沉如歌的玉唇里终于发出了连连的娇喘来。

“大不大？爽不爽？”黑炭连忙问道。

“哦哦.....太大了.....”沉如歌娇声连连，喘息诱人，脸颊红嫩的欲要滴水。

“爽不爽？”黑炭很想知道这个。

“你.....”沉如歌却没有完全的沈沦其中，此时灵台豁然清明，伸出白嫩的玉手，一把放在了黑炭的胸口上，刹那间黑炭的身体顿时止住。

大汗淋漓的黑炭愕然一愣，接着脸上露出恐惧之色，这一刻他有种被死亡笼罩的感觉。

沉如歌那双勾人如火的眸子里透射出来的目光落在黑炭的身上，她放在黑炭胸口上的玉手向上移去，最后剥葱般的食指勾在了黑炭的下巴上。

“小黑猪，你如果再敢乱说话，本宫可真的要杀你了，明白了吗？”沉如歌道。

“明明明.....明白！”

“明白就好，本宫让你干，那你就干！你若不想干，在你后面想干本宫的人可都排着队呢，他们给本宫当狗都行，而你有这么好的机会，那就好好的把握，可别惹得本宫不悦，否则，本宫一旦生气，杀起人来可是不眨眼睛的哦。”

最后一句话有些俏皮。

但是，黑炭却明明白白的感觉到了沉如歌不是在说笑。

这个时候黑炭才明白过来，原以为沉如歌已经陷入到了情欲之中，实际上还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说起来也是，像沉如歌可是神女宫的二宫主，高高在上，十境的修行者，有什么能够让她动容的？而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仆人，能够把自己的大肉棒送进她的娇嫩花穴之中，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黑炭不敢再有异样心思，就算是有，也藏在了心里，不敢再表露出来。

不过，虽然黑炭有些战战兢兢，可那娇嫩温润的花户包裹住黑炭的粗大肉棒，给他带来难以言喻的舒适和酥痒在提醒着他，自己的命根大肉棒现在还插在她的花穴里呢。

是啊！纵然你高高在上又怎样，是神女宫的二宫主又怎样，还不是被我给插着！黑炭心里如此想着，却也没敢乱动，等着沉如歌的发话，却见此时沉如歌双眸娇媚，那果酱般娇红的唇角扬了起来。

“小黑猪，别怕，本宫不是那种喜怒无常的人，只要你伺候好了本宫，本宫高兴了奖赏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舍得杀你呢.....你身子别抖啊，咦，怎么身子抖着，下面这根东西反而变得更硬了呢。”

“没.....没有啊.....”黑炭有点浑浑噩噩的装傻。

“没有？你当本宫没有感觉么？”

“呃.....那俺现在就拔出来？”

“不用了。”沉如歌又是伸手，一下又将黑炭给推了回去，倒在光幕之上，沉如歌整个人也随之坐在了黑炭的身上，到头来，又恢复了最开始的姿势。

但这一次，沉如歌却是一把将胸前的领口给微微的掀开，刹那间那一片火红的肚兜儿就露出了冰山一角，在红色肚兜里裹着的两只饱满雪球极其傲人，隆圆的乳肉相互的挤压在一起，深邃白腻的沟壑清晰可见，当沉如歌微微的俯下身子之时，躺着的黑炭就感觉那两只丰硕雪球要掉下来砸在自己脸上一般，让他满眼里尽是雪白花花的一片。

黑炭忍不住的吞了下口水，“好.....好大！”

沉如歌咯咯一笑，“可惜你摸不着。好了，小黑猪，现在乖乖的给本宫躺好，让你瞧瞧本宫的危害。”

说罢，沉如歌一下便抬起了那高翘浑圆的美臀，裙衫凌乱，两瓣浑圆的臀肉抬起，便见黑炭的那根大肉棒满是青筋，狰狞而又凶煞，其上沾满了丝丝的晶莹汁液。

啪！却见两片丰满的臀瓣猛地落下，将那条大肉棒瞬间吞没。

“喔.....”

“噢.....”

黑炭和沉如歌的嘴里几乎同时发出呻吟声来。

“啪啪啪啪.....”

紧接着便见沉如歌的娇俏雪臀快速的上下浮动起来，一上一下，刚才微微有些沉寂的春色在这一刻又蔓延开来，让整个冰凉的井里一下子又变得火热朝天起来。

“嗯嗯.....”沉如歌发出闷闷的鼻音。

躺在结界光幕上的黑炭张着嘴，吐着粗气，屁股抬离了起来，他忍不住的向上耸动了起来。

啪啪啪啪.....大肉棒咆哮，雪臀高翘，随着沉如歌的上下坐动，她胸前那被裹在红色肚兜里的两只傲人雪球也随之上下的摇动，乳波阵阵，一浪高过一浪。

刚才心情还有些低落的黑炭在这时眼睛陡然瞪大，他感觉到了马眼处忽的传来了一阵极端的酥痒，整个人身体不禁紧绷起来。

“啊啊啊.....二奶奶.....俺.....俺忍不住啦.....”

“本宫.....本宫.....也要来了.....”

“来了.....来了.....”

“等一下.....本宫.....”

“噢噢噢.....”

“射啦.....”

“啊.....”

第五十三章

一声长吟。

随后如水一般的渐渐平息下来，剩下的只是那如破风箱的喘息声。

黑炭有些舍不得把东西拔出来，那根东西还放在沉如歌那娇俏如巢的花户之中，里面温暖如春，鲜肉滑嫩，让黑炭沈浸其中，无法自拔。

黑炭不愿拔出来，虽然已经是射了，可仍旧是坚硬如铁。

而沉如歌双颊潮红，渐渐地回过味来，低头看了一眼黑炭的胯部，骤然道：“小黑猪，怎的还不拔出来，等着本宫给你扭断这东西吗？”

黑炭的脸上意犹未尽，他嘿嘿一笑道：“二奶奶，不是我不想拔出来，而是您那里面实在太过温暖了，俺舍不得啊。”

“嗯？”

沉如歌神色微冷。

黑炭打了个激灵，连忙把那根粗大的肉棒拔了出来。

可是这一出来，那粗黑硕大的肉棒仍然僵硬如铁，擎天一柱，还带着淫靡的汁液，有的溅到了沉如歌的衣裙上，让沉如歌略感不悦。

黑炭却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此时他还有些意犹未尽，犹豫着道：“二奶奶，我这根东西还硬着，您看.....”

沉如歌娇媚蚀骨，她也看了一眼黑炭那根粗大的东西，呵呵一笑道：“硬着便硬着，本宫可不是什么青楼里的那些女人，你这头小黑猪，自个儿忍着吧，或者.....”

“躺在床上去，想着本宫，用手来几次都行，咯咯~~~”

沉如歌娇笑着，便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裙，又恢复了那性感如火却又高高在上的模样，不可侵犯。

下一刻，沉如歌纵身而起，身影飘飞，一下跃出井中，只留下黑炭还待在那片她留下的光幕上。

“嘿嘿.....”黑炭一阵傻乐。

虽然意犹未尽，还想再来几次不得而终，但是这一次却让他飘飘欲仙，享受了常人所不能享受的美味，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值了！

.....

沉如歌离开了黑炭所在的那个小院，忽的顿足，只觉得大腿上有一点凉意，她立时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仅如此，她只觉得两条腿有点淡淡的酸软。

“这个小黑猪，人小鬼大，倒是本宫有点小瞧你了。”

沉如歌淡然一笑，召出一柄飞剑，驾驭飞剑化作一道火虹，消失在夜幕之中。

不久之后，沉如歌回到了房中，正在盘腿打坐的林岱岩立时睁开眼睛，看到了归来的妻子，林岱岩当即便是心潮如火，便想要立即扑上去。

“我累了。”沉如歌这样道了一句。

林岱岩顿觉失落，却又无可奈何。

看着和衣而睡的妻子，娇躯丰腴动人，热辣似火，比起往日，今日好像更加的美艳诱人了，自己却不能采摘，端的是一种折磨。

.....

天苍苍，野茫茫。

九月的秋风中带着一丝凉意。

一条小河，清澈见底，里面有鱼儿在欢快的游动，一副祥和的画面。

突然间，一只手忽然探入，速度犹若闪电的将两条鱼儿抓了起来。

少年剑眉星目，英姿勃发，他将两条鱼儿拿到早已架好的火堆上进行烧烤，可惜的是没带调料品，因此这鱼儿如果真要吃的話，就有些无味了。

不过，对付修行者来说，在这野外吃鱼儿也只是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到了境界的修行者已经可以饮霞食露了。

小木屋前，风从前烤着两条鱼儿极为认真，他没有发觉，已经有一位绝世美妇莲步款款的走了出来，已然来到他的身后。

绝世美妇身着一袭如白雪般的长衣，她肌肤如雪，凝脂如玉，那一头如墨的黑发披在香肩上，绝美的脸庞清冷而又绝世无双，世间难寻。

她的身躯极其高挑，一双长腿在裙中的笔直浑圆，那裙摆随风微微的摇曳飞起，于是她那两条白皙如玉的长腿便微微的露出，但也只是稍纵即逝，散发出淡淡的春色又收了回去。

她的雪玉长腿极致高挑，而美臀则是挺翘到了极致，犹若水蜜桃般浑圆，其上是如水蛇般细嫩的腰肢，好似会迎风而断，太过细致。

再往上，便是那惊心动魄到了极致的一对圣女峰，高耸饱满的如是要爆炸般，仿佛要破衣而出，酥胸高翘滚圆到了极点，就算是最厉害的画师也难以用画笔勾勒出来。

她绝美无双，清冷如雪，仿佛是画里走出来的仙子。

红唇绛珠，精致双眸，绚烂若花。

风从云认真细致的烤鱼，忽然间，看到一双雪白的绣花鞋，这才醒悟过来，连忙站起身来。

“干娘.....”

“烤鱼？”

“是的，您一条，我一条，那条大的给您，小的.....留给我就好啦。”风从云道。

说话之时，风从云的眼睛有些不老实，每当微风吹过，沉融月那白裙微微的飞起，便露出她那两条如羊脂白玉的小腿。

虽然风从云低着头，但沉融月却是知道的，她也不戳破，说道：“你身上还有余毒未解，不过，却也能够行动了，收拾一下，我们下午出发。”

风从云惊了一下，“今日就走？”

沉融月道：“有疑问吗？”

风从云连忙摇头，“没有没有，干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是.....”

“什么？”

“就是.....孩儿余毒未解，要是那毒性再发作，孩儿.....不知该如何应对。”

沉融月那犹若桃腮的脸颊般似有一丝红晕荡过，沉吟片刻，道：“本宫知道了。”

不肯定，却也不否认。

沉融月在对面坐了下来，轻声道：“将你的烤鱼拿来给本宫尝一下。”

“是！”

风从云欣喜若狂，立即将一条烤好了的烤鱼递过去。

沉融月接过，那葱白的玉指轻轻撕下一块，放入嘴中，风从云使劲的盯着，看着沉融月优雅的咀嚼着，红唇薄嫩，心头狂跳。

“还行。”最后，沉融月给出这样一个评价。

“只要干娘喜欢就好。”风从云立即说道。

下午时分，两人离开了小木屋。

沉融月并没有召唤出一柄飞剑，御剑而行，而是徒步而行，风从云则是跟在沉融月的身后，如是一个乖乖的小童。

食髓知味，自从昨夜尝过这位站在雪山之巅，高贵出尘的神女宫大宫主的滋味之后，风从云便是按捺不住心头狂热，跟在后面，欣赏着前面沉融月傲人绝美的风姿。

她款款莲步，姿态优雅，就算前方有崎岖，但在她的脚下，却不曾有半点的阻拦。

那包裹在雪白裙装之中的傲人雪臀形状浑圆，犹若蜜桃般，盈圆而又不失紧实，将那裙子高高的撑起，不怒自翘。

两片丰厚的臀瓣随着她走路之时，微微的一上一下，摇曳着道道的臀浪，惊心动魄。

不大多时，风从云便只觉得胯下一阵涨热，顶起了一个大帐篷，却又不敢对沉融月提出什么来，只能自己忍耐着。

风从云不知沉融月要去哪儿，这是要打道回家，还是另有去处，他不知道，也不敢问。

对于修行者来说，徒步而行这种事情，就算是几天几夜也没什么，也可以当做一种修行，对于沉融月来说便是如此。

而沉融月一直在十一境徘徊，怎么也上不去那传说中的十二境，一直寻求契机，却无从窥得其中法门。

不过，沉融月对此却也不着急，十一境的修为，在整个潜龙大陆上寥寥无几，只要能守护自己的亲朋好友，已然够了。

一直行到了晚上，远远地望见了一个城郭轮廓，灯火摇动。

看到了一座城，风从云呼的松了口气。

“干娘，咱们这是……”

“先去歇息一晚。”

……

古松城。

这是大秦皇朝偏远地区的一座城市，因城中心有一棵古松而出名。

说起这棵古松就有趣了，传闻这棵古松已经生长了千百年，比这古城的历史还老。

古松有灵性，并且能孕育出松脂，供人吞下，有大奇效。

古松城的城主名为宋鹤，年龄已到古稀，他以前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军功丰厚，但因为得罪了一郡之主被贬到了这里来。

一座名为‘来福’的客栈中，已经入夜，但是客人并不会这样早早入睡。

客栈中有许多江湖中人，游侠剑客，男女皆有，有的喝酒，有的吃菜，各有不同。

除此之外便是他们之中有的人大有名气，有的人则是名如萤火，大大小小，组成了那一幅幅人生百态图。

第五十四章

来福客栈的大门被人重重的一把推开，就见一行人闯入。

这一行人凶猛彪悍，每一个都人高马大，且面露凶光，让人望而生畏。

为首一个大汉更是有两米之高，雄武至极，犹如猛犸大象一般，目光四扫，客栈中的客人皆是一撇过头去，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唯有少数几人不惧。

为首大汉冷笑一声，向着一桌走去。

那一桌有五人，三男两女，男的英俊，女的靓丽，大汉往那桌子一坐，板凳发出嘎吱声。

“嘿嘿，几位，都是‘小龙门’的弟子吧。”大汉狞笑道。

“你就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血虎’？”一个英俊男子问道。

“正是！”

血虎狞然一笑，双臂肌肉虬结，有爆炸般的力量，道：“你们都是来杀我的吧！不过，想法是好的，可惜你们就是实力不行。”

几人眼神一凛。

刹那间，一场战斗毫无预兆的爆发开来。

那三男两女同时对着血虎出手，剑光如影，整个客栈里被剑光给填满。

与此同时。

一棵老树前。

这是一棵老松，树干庞大，扭扭曲曲，看起来无比狰狞，可仔细一看却能看得出来，这棵老松扭曲的树干犹如一条狂蟒，其上有角，正欲化蛟。

一道黑影降临此地。

来者是一个黑衣男子，面容刻板，双眸血红，“狂蟒化蛟，哼，还是让本掌门吞了吧，可让本掌门提升百年功力，是你的荣幸呢。”

但就在此时，却有一道月华般的身影飘然而来，灵动至极，一剑斩向黑衣男子，犹若闪电，瞬间炸开，威力巨大至极。

虽然黑衣男子是背对着的，但见他身形一动，消失了。

扭曲的古松树干之上发出一声咆哮，那条狂蟒挣扎扭动起来。

“哈哈！月华门主，多谢你这一击，倒是让本掌门节省了一些力气。”那黑衣男子阴恻恻的笑道。

远处，一位蒙着脸的一位女子双眸含煞，眸子里有寒光拂动。

她一袭白衣，犹若清雪，美丽无暇，脸上有一袭轻纱，面容不可见，但是一双眸子却是勾人的很，水汪汪的，天生就有一种勾人的魅力。

她的身躯着实美丽，尤其是那两条修长的美腿于薄纱白裙之中若隐若现，身躯娇柔，给人一种如是水做般的感觉。

她便是小龙门掌门，月华。

大秦皇朝的江湖门派有很多，而小龙门位居前五，都是因为有一位美丽出尘的女掌门，传闻早已经突破到了五境，只需一步便能踏入到第六境，成为真正的修行者。

在修行者的境界之中，六境，便代表了真正的成为修行者。

成为一名修行者，便代表着真正的不再是凡人了。

月华一双秋水般清澈的眸子里满是冷漠之色，“鹰绝空，凭你这等邪魔外道也想得到这棵古松的精华？做梦！今日我便代表正道，消灭你这魔头。”

鹰绝空呵呵一笑道：“月花掌门，别说的那么义正言辞，什么代表正义，不过是你也对这古松精华有所觊觎，这里又无外人，直说便是，我也不会笑话你。”

月华双眸冰寒，冷冷道：“总之，有我在，今夜你别想得到这古松精华！”

鹰绝空道：“抱歉，本掌门要定了！”

刹那间，两人之间的气氛陡然降至冰点，一战便要触发。

可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冷漠却又动听如天籁般的声音响起，“这等好东西，本宫也想拿来瞧瞧呢，不如让本宫参与一个，如何？”

这道声音一起，令得两人心头都是一惊。

旋即他们俱是望去，便见不远处有一道身影袅袅莲步而来，婀娜多姿，美艳无双，一瞬间鹰绝空的眼睛都直了，纵然是月华，也都自行惭愧。

因为那走来的是一位女人，如仙子般，天生尤物，每一步犹如脚踩涟漪，雪光荡漾，袅袅娜娜的身姿勾人魂魄，那完美高挑的身躯妖娆动人，没有媚意，却有一种令人可望不可亵玩的绝世风姿。

鹰绝空紧紧地盯着，一时之间，不由得怔了，犹如失了魂魄。

不仅是她，就是在江湖中人称仙子的月华掌门在此刻亦是失神，她虽然也堪称绝色，但是此刻与这一味姿态婀娜的仙子一比，真的有些相形见绌，就是月华自己也不敢去与之比较。

不知来者是正是邪。

沉融月款款莲步，脚踩涟漪波光而来，在她的身后跟着风从云。

沉融月的视线落在那棵有千年历史的老松之上，红唇轻启，说道：“这棵老松已经孕育出了木之

精华，本宫要了。”

鹰绝空桀桀一笑，说道：“好大的口气！”

月华则是恭敬道：“不知来者是何方人物，这棵老松关系着古松城的命脉，若你执意要取走的话，我小龙门决不答应！”

“小龙门？”沉融月轻轻一笑，道：“大龙门的‘龙开天’本宫也是认识，怎么，那个粗鲁的家伙没来？”

月华顿时吃了一惊。

大龙门，那可是她最是向往的存在，至于龙开天，那可是大龙门的门主，她也仅仅见过几次，以武入道，威武绝伦，她竟然认识？

月华心肝胆颤，她不知来者何人，但可以知道的是，对方绝对不简单。

“哼，老子管你们是谁，总之，这棵老松的木之精华就是老子的！”鹰绝空心中喃喃一句，突然发狠，化作一道乌光猛然冲向那棵千年老松。

然而，一道光华却是突然轰来，速度之快，根本看不清，而鹰绝空心中暗道一声不好，想要躲闪，那道匹练的光华已然击中了他。

鹰绝空倒飞而出，大口吐血。

这一刻鹰绝空立即明白过来，自己不是对手。

“本宫说话你就这么不放在眼里么？”沉融月冰山般面容上浮现一缕笑容，刹那间犹若夜昙盛开，百媚千娇，勾人心魄。

而那鹰绝空的心中则是有一丝恐惧生出。

但他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鹰绝空咬了舌尖，舌头血飞出，刹那间他的周身狂风大作，而在鹰绝空的四周有青鬼獠牙利啸之声传出，黑烟狂涌，令得此地仿若成了一片血海地狱。

月华俏脸上面色大变，叫道：“不好，是借魂之术！”

沉融月瞧了月华一眼，笑道：“你也知道借魂之术？”

月华忙道：“我在古籍上看到过，传闻这借魂之术是强者在弱者的魂魄上打下一缕自身的魂魄，关键时刻，那名弱者可以释放舌头血召唤出那名强者的一缕魂魄，就是不知这个邪魔外道会召唤出什么人物的魂魄，若是修行者的魂魄，那……”

但见沉融月那精致雪莹的面庞上，不见分毫的担心，果酱般的唇角还有着一丝盈盈笑意。

至于沉融月身后的风从云，则是心中打颤，这等阵仗，他根本就没见过。

与此同时，那鹰绝空的上方，一片如流水般的黑烟狂卷，骤然凝聚到一起，忽而又轰然散开，一名黑衣男子出现在其中。

那黑衣男子气势强盛，身形一出，威压四散，月华第一个跪了下去，嘴里吐血，风从云也是一样，心中颤抖。

但是沉融月却不为所动，只是她那双风韵勾人的美眸里多了神剑般的凌厉。

那黑衣男子是一个中年，高大威猛，面庞中正，有着一股舍我其谁的霸道，双眼如凶兽般，目光四扫，最后定格在了沉融月的身上，出现惊讶之色，稍纵即逝。

黑衣男子那双如凶兽般的眸子盯着沉融月，直接上下打量，脸上露出垂涎贪婪之色，毫不掩饰。

“本座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神女宫大宫主沉融月！”

“本宫也是意外，想不到会在此遇到大天魔宗的宗主……巫穹。”

第五十五章 大天魔宗。

这是东方修行界的一个宗门，并且不亚于神剑宗，紫龙山，或是军皇山这样的地方。

不论哪个时代，都有正邪之分，如今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大天魔宗在正义之士的眼中是邪魔外道，并且属于必须灭掉的那种，但很可惜的是，大天魔宗实力强大，就如此刻出现在沉融月她们面前的这位大天魔宗的宗主，巫穹，可是实打实的十一境，与沉融月实力相当。

不过，此刻的巫穹只是一尊元神分身而已，若说修为，大约只有七八境左右。

除了沉融月之外，月华或是风从云，都不是对手。

但也就是有沉融月在此，他们的性命也是无忧了。

巫穹高大威猛，并且霸道绝伦，就算只是一尊元神分身，也是可怕至极，有无人能敌的姿态。

但沉融月却是面色平静，风姿绝丽的她毫不在意，在与巫穹仅仅交谈了那么一句，她便出手了。

就见一道绝世无匹的光华轰杀而去。

巫穹勃然大怒，“沉融月，你敢动本座的元神分身，就必须承受本座的怒火！”

沉融月平静淡然，一句话也不说，再次施展出了一道绝世无匹的光华，而这道光华化作一柄巨剑，直飞出去，将巫穹的元神分身一剑爆破。

余波震荡出来，月华与风从云齐齐后退，唯有沉融月立在原地，风轻云淡。

见得这一幕，月华美丽的脸庞上露出震惊之色，旋即快步上前去，行了一礼，恭敬道：“月华在此多谢前辈相助。”

沉融月淡淡的嗯了一声，没说什么，迈步离去，风从云赶紧跟上。

月华一直保持着恭敬地姿态目送沉融月远去，待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月华才松了口气，而后迈步来到那鹰绝空的身边，祭出一条法带，将其捆绑，带离远去。

对于沉融月来说，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罢了，遇到了顺眼就帮一次，若是不顺眼的，沉融月看也不会看一眼。

风从云小心翼翼的跟在沉融月身后，对于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名义上的干娘，风从云心中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那可是大天魔宗主巫穹的元神分身啊，就在刚才，风从云只觉得那元神分身爆发出来的威压就让他喘不过气来，但是却被沉融月一招秒杀。

那一刻，风从云才真正见识到了沉融月的可怕，就算心中有非分之想也不敢再乱来了，他是真的怕了。

就算自己的父亲风啸天，遇到那巫穹，恐怕都不能力敌。

一路来到了一家客栈。

那客栈的老板肥头大耳，以及手下的一个小二看到沉融月便是惊为天人，眼睛直溜溜的便移不开了，让风从云心头很是嫉妒。

那店家小二带着他们上楼去，一路上弓着背，两腿夹着，裤裆那里早已顶了起来。

到了客房里，那小二低着头捂着裆部快速退去。

风从云气的脸色铁青。

沉融月自然瞧见了，也知道风从云为何如此，不过她没有指点出来，坐于床上。

风从云立刻倒了一杯热茶，讨好的送了过来。

风从云的眼里满是炙热之色，此时脸庞变得潮红，看到如此绝美的沉融月，他仿佛忘记了先前沉融月一招秒杀巫穹元神分身的事情，干咽了一口唾沫。

此刻坐于床上的沉融月，一袭如雪的白衣，犹若仙子般风华绝美。

她饱满傲人的胸脯将衣领撑得高涨，盈盈一握的小腰如柳条般纤细，而那与床上华锦棉被接触的美臀曲线隆圆，两条修长的玉腿滚圆丰腴，藏于裙中，虽未露出一角，却已然是惹人遐想无限。

沉融月的一双雪白柔荑放于浑圆的大腿之上，静雅娴美，尤其是有一股成熟风韵的气质，高傲若傲雪寒梅，肌体生霞，光彩溢人。

风从云的心中瞬间火热起来，盯着沉融月，仿佛要将沉融月一口吃掉般，面对这位绝世美妇，风从云食髓知味，很想要再一尝其中滋味。

沉融月忽的盘腿而坐，望向前方的风从云，缓缓地开口，“你紫龙山的紫龙拳练到第几层了？”

风从云忙道：“第三层。”

沉融月道：“太低。”

风从云略有不好意思，干笑道：“还请干娘指点。”

“这样吧，你且用紫龙拳来攻击一下本宫，看能不能近到本宫身旁来。”

“孩儿自然是做不到的。”风从云道：“这天下谁人不知干娘的修为举世无双，孩儿才区区五六境，哪里会是干娘的对手。”

沉融月剪彩般的那双秀眉微微一挑道：“本宫看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整日沉迷于美色，于你并没好处。”

被看穿内心，风从云身上顿有一股冷汗生出。

“明日本宫便送你回紫龙山。”沉融月道。

听得这话，风从云瞬间大惊。

“干娘！”

然而，沉融月却是不予理会，盘腿闭目，打坐修炼，无心外界。

风从云脸上好一阵失落之色，心有不甘，却也违抗不了，只能暗暗作罢。

但风从云也没离开屋子，干脆也在那冰凉的地板上睡下了。

外面大雨连绵。

到了深夜，寒意重重，睡在地上的风从云不时发出咳嗽之声，于修炼中的沉融月睁开美眸，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

沉融月下床来，缓步走到风从云身边，慢慢蹲下，伸出雪玉般的柔荑放在风从云的额头之上，滚烫至极。

按理说修炼之人一般都不会感冒发烧，但此刻风从云额头如此滚烫，沉融月眉头微皱着，“难道是幽冥老祖的毒又发作了？”

沉融月挥手放出灵力将风从云托起，放于床上，便见风从云满头大汗，脸庞红通通的，仿佛被烧红了。

思索片刻，沉融月将风从云的衣衫解开，便有一股炙热传出。

“好热.....我好热.....”忽然间，风从云有了意识，猛地一把扯开胸前的衣服，露出了精赤的上身。

但这还不止，风从云又一把将裤子也给脱掉，双脚随意的将那裤子蹬开。

不到片刻，风从云便是衣着没有半缕，整个人赤条条的躺在沉融月眼前。

风从云迷迷糊糊睁开眼，便是看到了坐在床榻边上绝美无双的沉融月，心头火热，瞬间扑向了沉融月，“干娘！”

幽冥老祖的毒素又发作了，还是没有完全根除。

就在风从云即将扑到沉融月身上之时，却被一股柔和的力量给拦住，无论如何都前行不了，这是沉融月抬手挥出的灵力。

这股灵力将风从云一下给禁锢住了，让他躺在床上，随后沉融月又随手在这个房间里布置下了一个隔音结界，以免被其他房间里的人听到。

“干娘.....孩儿的肉棒好硬.....孩儿好难受啊.....”虽然被禁锢住，风从云胯下的那根东西却无法禁锢住，昂然挺立而起，散发出煞煞凶威。

沉融月那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片刻后，沉融月伸出如羊脂白玉般的柔荑将那肉棒握住，透过那葱白的指尖，沉融月将一股寒气散了出去，裹住那强硬肉棒的全身。

“啊！！！”

风从云忽然一声尖叫，嘶吼不已，脸上竟然泛起了青筋，扭曲起来。

适得其反了？

沉融月微微蹙眉，就在此时，在风从云的眉心之中，一道黑雾猛然蹿出。

“元神印记？”

沉融月盈盈柔波的美眸之中顷刻间泛出一股肃杀。

“沈宫主！你敢动一下，本座立刻就将这小崽子宰了！”那道黑雾之中传出一道冷厉的声音。

沈默良久，沉融月缓缓开口，“你想如何？”

第五十六章

漆黑如墨的夜空之下。

一条血泉泛着妖异光芒，在血泉旁边的一座山巅之上，幽冥老祖灰发飞舞，此时整个人脸庞露出一股淫笑之色，他闭着眼睛，嘿嘿说道：“沈宫主，你抢了本座的幽冥血莲，此事该当何论？”

远在不不知有多远的客栈之中，沉融月看着风从云眉心处冒出来的那一缕黑雾，没有规则的蠕动着，听着里面传来幽冥老祖那沙哑的声音，她的秀眉微微的蹙着。

一柄细小的飞剑从她的眉心处飞出，有破杀千军万马之势。

最后，沉融月那娇艳的红唇轻启，缓缓说道：“待得本宫回去之后，会送你一样同等价值的神物

作为交换，如何？”

这算是让了一步。

那黑雾里沈默了好一会儿，幽冥老祖的声音再次缓缓的响起，“这幽冥血莲可是本座辛苦等了好久的，也是本座的机缘，可你却是抢走了，叫本座如何甘心？传到外界，引起舆论，也是你沉融月不占道理，就算你是神女宫的大宫主，也平不下这人心啊。”

沉融月道：“那你想如何？”

幽冥老祖嘿嘿一笑道：“也不想如何，嘿嘿，沈宫主，你风姿绝代，艳冠群芳，其实本座早已对你仰望已久，心生爱慕，若是你能与本座水乳交融，如胶似漆的共进云雨一番，不仅是那幽冥血莲送于你，那这小崽子的毒，本座也一并给他解了，如何？”

沉融月绝美的面容上浮现寒色，“原来你是想把你那根火热肉棒送进本宫的身体里。”

远在幽冥血泉的幽冥老祖一听这话，瞬间身体火热，下面的那根东西瞬间涨硬起来，一柱擎天，他忍不住解开裤裆，将那肉棒释放出来，如是囚龙脱牢，威武雄壮。

忽然间，闭着眼睛的幽冥老祖伸手一下握住了自己的巨大肉棒，缓缓地撸动起来。

客栈里。

那一缕黑雾还在无规则的蠕动，这是幽冥老祖的元神印记，突然间这团黑雾明显变得激动起来，猛地向着沉融月扑来，但是却被沉融月抬手拦住。

黑雾里瞬间发出幽冥老祖的怒声，“沈宫主，这只是本座的一缕元神印记而已，快让本座干你一回，就一回！”

但见沉融月冷冷一笑道：“就凭你？”

“呃……”

“本宫从不受人威胁，就算你幽冥老祖也是如此。”

“……那你想看着这小崽子死？”

“他死了，紫龙山自然不会放过你。”

“紫龙山？哼，就算是紫龙山又如何，本座就算打不过，跑就是了！本座孤身一人，天下哪里去不得……”说到这里，幽冥老祖忽的嘿嘿一笑，“倒是你那神女宫，总不全是如你这样的十一境高手吧。”

沉融月倏然站起身来，双眸中迸发出无限寒意，“你想死，本宫成全你！”

那一缕无规则的黑雾似乎是颤了一颤，不再强硬，变为无奈的语气：“沈宫主，你不能如此霸道吧，你抢了我的幽冥血莲不说，还要杀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虽然世人都以为我幽冥老祖是邪魔外道，可我也没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就说那幽冥血泉，也不是我弄的，是我师尊弄出来的，好不容易等到那幽冥血莲成熟，可是你却一下给我抢走，你这太欺负人了啊……”

听这语气，已然是快要哭出来一般，令得沉融月倒是有那么一丝意外。

“你堂堂十境的幽冥老祖，如此这般，说不出不嫌丢人？”

“可你这么欺负人，说出去不也丢人么？”

沉融月一时沈默，片刻后，她玉手一挥，就见空中有无数个符印闪光凝聚而出，最后形成一面光符，幽冥老祖的元神印记更加的紊乱起来，似要逃跑，但却被这面光符给镇压下了。

幽冥老祖这次竟然真的直接就哭了出来，但很快又抑制住了，因为，这面光符并没有将他的元神印记给镇杀掉，而是将他的元神印记给压到了风从云的身体之中。

一时间幽冥老祖疑惑不已，但是却感觉到自己能控制风从云的身体，瞬间大惊，还未等他回过神来之时，沉融月那丰腴动人的身躯已然坐在了他的身旁。

“只有半柱香的时间，若你自己不把握住，那也怪不得本宫。”沉融月道。

幽冥老祖彻底惊住，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一阵狂喜。

此时，他的元神印记彻底控制住了风从云的身体，在半柱香之内，他就是风从云。

风从云，不，应该说是幽冥老祖，完全占据了风从云身体的他激动不已，从下往上看去，那绝世无比的风景跃然于幽冥老祖的眼中。

沉融月两条修长完美的长腿并拢一起，她斜坐于幽冥老祖的大腿侧，而从幽冥老祖的角度看去，能够看到沉融月那傲人无比的饱满胸脯，曲线犹若巨峰般耸立，包裹于雪纺纱衣之中，波涛汹涌。

犹如一位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般，在幽冥老祖的眼中，这位斜坐于自己身旁的绝世美人犹若女

王，气质高冷，美艳无双，高高在上的她有着涟涟艳光自那无暇的雪肤散发出来，令得幽冥老祖心头如有烈火在焚烧般，再也按捺不住，便是起身向着高贵典雅的沉融月扑去。

然而，幽冥老祖只是刚一起身，就被沉融月以一根玉指压了下来。

“本座忍不住了，沈宫主，不，干娘，你就行行好，快让本座泄一次火吧！”幽冥老祖急促的说道，满脸涨红。

再看他胯下的那根肉棒，早已是坚硬若铁，散发着腾腾的煞气。

虽然幽冥老祖只是借助了风从云的身体，但是，此刻是以他为主导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他幽冥老祖躺在床上，肉棒擎天。

看着急促的幽冥老祖，沉融月淡淡道：“本宫不是不明事理之人，你且躺好，本宫此次满足你一次便可。”说着，沉融月便伸出雪白如玉的柔荑，一下将那擎天火热的肉棒一把握住。

刹那间幽冥老祖爽的不能自己，肉棒之上，如鸡蛋大的龟头猩红，马眼处张合着，有着淡淡晶莹的液体流淌而出。

幽冥老祖差点暴射而出，但还是连忙忍住了。

“喔……干娘，您的手……让本座太爽了！”幽冥老祖激爽不已，嘴里发出连连叫声。

沉融月撸动起了那硕大火热的肉棒，温柔的上下起来，只一会儿，便见幽冥老祖的脸庞涨红，他微微侧头便看到了那隐藏于裙中的两条修长美腿，虽不能完全看见，却早已是让他心往神驰。

忽然，幽冥老祖发出一声怪叫，只是因为沉融月的玉手微微用力，将那根硕大暴涨的肉棒给用力一捏，也令得幽冥老祖神色有点不自在。

“干娘是你叫的么？”沉融月冷语如冰。

“这个……”幽冥老祖面露委屈之色，“这个小崽子不也是这么叫你的么。”

“他是他，你是你，若你敢再这么叫，本宫就将你的元神印记打碎。”

“不要！”

幽冥老祖哀嚎一声，忙道：“不了，本座再也不这么叫了，沈宫主息怒啊。”

沉融月冷哼一声，倒也没有再继续吓唬幽冥老祖了，那如雪玉般的玉手又是恢复了温柔，上下撸动，在这五根葱白玉指的温柔乡中，幽冥老祖的肉棒一下涨怒到了最大，正对着沉融月那张妩媚绝美的脸庞，杀气腾腾，直欲冲天。

“噢~~~”幽冥老祖颤声一抖，忍耐不住的伸手向着沉融月那饱满耸立的酥胸而去，想要抓住那沈甸甸的一座巨峰，尽情揉捏。

第五十七章

只是，幽冥老祖的手眼看着就要靠近那犹如梦幻的饱满胸脯之时，沉融月的眼神忽然变得凌厉起来，犹若两柄利剑。

幽冥老祖只觉得有些冰寒，伸出去的手不由得停住，悬空在那儿，再前进不得分毫。

但也仅仅是一瞬，幽冥老祖忽然瞪大眼睛，全身仿佛有一股电流划过，因为在那暴涨如怒龙般的肉红龙头之上，一根葱白如玉般晶莹剔透的食指轻轻的划过，然后像是调戏一般，在那马眼之上婉转揉捻。

这一下就刺激到了幽冥老祖，令得他身体瞬间紧绷起来，嘴里又不禁发出叫声来，“噢噢……沈宫主，您的小手儿……噢噢……弄得本座太舒服了……本座……要……要飞了……”

沉融月果酱般的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是么？那你飞给本宫看看？”

“噢噢噢……”

“你这叫的也太难听了。”

“喔……”幽冥老祖极是艰难道：“本座受不了啦！”

刹那间，便见幽冥老祖眼中一股红光涌现了出来，他猛地坐起身，就要往沉融月扑去。

然而，终究是两方的实力太过悬殊，再加上幽冥老祖此刻只是元神印记入得风从云的体内，哪里会是沉融月的对手，一下就被沉融月放出灵力缠绕全身，动弹不得。

“本座好苦啊……沈宫主，你……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瞧你这跟疯狗一般的样子，若说了出去，叫别人如何看你？”

“就算世人唾我骂我我也在所不惜，我……我想干你！”

“怎么个干法，给本宫——说来。”沉融月似是有意挑逗幽冥老祖的神经。

幽冥老祖此时宛若疯狂一般，‘啾啾’的喘着粗气，痴迷不已的看着这位风姿绝世而又无比动人的神女宫大宫主，犹如是喝了最香醇的浓酒一般说道：“当然是把我的这根大肉棒送到宫主你的桃源蜜穴里去，然后我再狠狠地动，狠狠地干你，把你干的哇哇乱叫，让沈宫主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沉融月媚眼如丝，美眸中有着盈盈水波流淌般，绝美无比的容颜仿佛集结全天下的精华，就算是那最娇艳美丽的花儿也无法比上。

“你这厮还真是大胆，居然如此妄想，也不怕本宫就在这里捏碎了你的元神印记？”沉融月那冰雪覆盖的绝美容颜上竟然有着一丝一丝笑意。

而幽冥老祖则是豁出去了，大喊道：“不怕不怕！我一点都不怕！就让我狠狠干你一次吧，只要能干一次，以后我听凭你的差遣，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沉融月娇娇一笑，“你们男人精虫上脑，都是如此么？”

幽冥老祖冷不丁打了个寒颤，感觉被那双勾人魂魄的美眸给看穿了。

幽冥老祖有些不能回答。

但见下一刻，令他瞪大眼睛的是，沉融月忽的稍稍起身，然后在他震惊的注视之中，沉融月那俏滚圆的蜜桃臀一下在他的肚腹上坐了下来。

这么一坐，幽冥老祖的肚腹瞬间便感觉到了那蜜桃臀的圆润与紧致，丰腴诱人，两瓣丰满的臀肉是隔着薄薄的衣裙，却犹若无物般的贴在他的肌肤之上。

而且，就在幽冥老祖瞪大眼睛之际，沉融月反手绕后，一下将幽冥老祖的肉棒给抓在手心。

幽冥老祖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很快就知道了。

只见沉融月那丰腴圆润的翘臀在这时微微的向后翘挺起来，她抓着那根硕大狰狞的肉棒也向前贴去，于是乎那硕大狰狞的肉棒便是一下顶在了神女宫大宫主的滚圆翘臀之上，恰好在那两瓣傲人丰腴的臀肉之中。

刹那之间幽冥老祖便感觉到别有一番天地，虽是隔着薄薄衣裙的贴着，但是那肉棒上传来的极致快感令得幽冥老祖全身汗毛张开，犹有电流划过。

幽冥老祖一时间忍耐不住，双手一下抬起，啪的一下拍在那两瓣丰腴的臀肉之上，极其用力，瞬间便是感觉到了那紧实臀瓣的肉感，丰腴有致，富有弹性，他恨不得将手指给融化进去。

“美……太美了……”幽冥老祖有感而发的叫道：“噢噢……沈宫主，你的屁股……太……太有肉啦……”

“你这厮竟敢不老实。”沉融月瞪了他一眼。

但在幽冥老祖的眼中，沉融月瞪他一眼，却是有着万千风情，勾魂夺魄，更是酥麻到了骨子里，全身的血液也跟着沸腾起来。

然而，这也仅仅是开始……

幽冥老祖那硕大狰狞的肉棒贴在这位神女宫大宫主的臀沟之中，没过多久，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微微的动了起来。

“喔……”

刹那之间，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爽瞬间传遍幽冥老祖的全身，那肉棒爽的无以复加。

幽冥老祖满脸都是舒爽的表情，刺激到了极点，沉融月媚然一笑，也不言语，只是反手握着那根粗大的肉棒紧贴在自己的饱满香臀之上，更加的用力。

沉融月的双腿跪于幽冥老祖的腰侧两边，臀儿高翘，在如此的紧贴之下，她丰腴动人的香臀上下的频率似是也快了许多，自然是给幽冥老祖带来更大的快感。

幽冥老祖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实在是难以言喻，一时间便想要缴械，可又想到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于是便只得生生的忍耐下来。

沉融月斜了他一眼，自然是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戳穿。

下一刻沉融月将那裙摆撩起，只在瞬间，沉融月那饱满丰腴的臀肉便有片刻间的泄露出来，其中仅有一条小小的丝带镶嵌在那丰腴的两瓣臀肉之中。

裙摆落下，不仅将沉融月紧实盈圆的香臀给容纳了进去，也将幽冥老祖的那根狰狞肉棒给包含了进去，只一会儿，幽冥老祖的表情再次一变，难以自制。

因为，这次没有再隔着衣裙，而是肌肤相亲了。

那嫩滑丰满的臀肉被幽冥老祖的肉棒给切身体会到了，薄薄的热气扑打在那肉菇之上，却如火焰，将幽冥老祖给点燃。

这一刻幽冥老祖再也忍耐不住，双手抱着沉融月丰盈的两片臀瓣，接着便是肉棒胡乱的向上乱顶，就如打桩一般，极力的疯狂刺激。

“啊啊啊……沈宫主，我要干你……我要干你了……”幽冥老祖大叫起来。

“呵呵。”沉融月不屑一笑。

而这一笑，却是对幽冥老祖造成了莫大的刺激。

不仅如此，她那勾人夺魄的一对眸子里丝丝娇媚，又仿佛是在对幽冥老祖进行挑衅。

于是幽冥老祖用起来的力道更大，不断地向上硬顶，胡乱至极，在那裙子之中，便见里面一阵的起起伏伏，不断地高隆又沈下去，好似有一条硕大的鱼儿在其中翻腾。

沉融月那绝美的脸庞之上有丝丝的红润渐渐浮起，她整个人也是显得愈发的娇媚不已，颊畔之上红霞朝朝，仿若熟透了的水蜜桃，多汁可口。

幽冥老祖哪里忍受得了，如是野兽一般，猛地坐了起来，接着一下将沉融月压在了身下去。

沉融月却也不阻拦，任由幽冥老祖胡乱的冲击，因为幽冥老祖胆敢将那物事放入她的体内，她会立刻将幽冥老祖的元神印记给打碎。

而幽冥老祖却也仿佛知道这点一般，没敢越线，只是将那裙子翻起，便看到了这位神女宫大宫主那两腿之间最为绝美秀丽的风景。

第五十八章

躺在床榻之上的沉融月美艳无双，她那冰山般绝美的容颜上有着丝丝淡淡的红润，娇媚可人，就仿佛熟透了的果实般，嫩的似是能掐出水来，肌肤如雪。

眉梢如黛，眸含春意，唇如樱桃，这张绝美的脸庞令人心醉，幽冥老祖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只在瞬息之间就感觉心神沈醉，迷恋到其中无法自拔。

此时的幽冥老祖有着少年的躯体，一颗心还是他那个年纪的。

其实幽冥老祖本身就长得有些丑陋，加上常年修习魔功，经常出入幽冥血泉，面貌就算是想英俊帅气也不行，他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是如妖兽一般的邪恶目光。

“美美美！”幽冥老祖连连感慨，“本座我不知见过多少仙子一般的人物，可是比起沈宫主你来，那些仙子般的女子都不过是庸脂俗粉啊。”

听得这话，沉融月轻笑一声，“幽冥老祖，你这般恭维，可是忒没意思，本宫是绝美无比，可是，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可不要精虫上脑把本宫捧得太高了，你们男人精虫上了脑就胡乱说一气的话，本宫可是听得太多了。”

幽冥老祖嘿嘿一笑，“沈宫主慧眼如炬，智深如海，本座什么话都瞒不过沈宫主，真的是汗颜啊，不过那些话都是本座的实话，绝无半点虚言，本座敢以‘心劫咒’发誓。”

心劫咒，乃是修行界最恶毒的法咒之一，若是有人用了心劫咒以此发誓，敢说出与心内不同的话语来，那么便会遭到反噬。

沉融月有些意外的看着跪在自己两腿之间的幽冥老祖，笑道：“幽冥老祖，为了快活一次，你舍得下如此大的血本？”

幽冥老祖道：“只要能与沈宫快活一次，本座就算是减少百年寿命也愿意啊。”

此时，幽冥老祖的眼神炙热，已经无心再多说了，他望着躺在自己面前的沉融月，这位高贵典雅如那雪山之巅最为清冷的一朵冰天雪莲，她散发出诱人的气质，就算只是一个最为细微的表情，都让幽冥老祖感到热血沸腾不已。

幽冥老祖一只手不自觉的扶上了沉融月那滚圆有致的大腿之上，顷刻间便感觉到了那大腿肉肉的肉感，富有弹性，紧致滑腻，而幽冥老祖便是情不自禁的捏了捏，感受着那丰富的肉感。

此刻幽冥老祖披着风从云的躯体，身躯精壮，只是难掩少年英气，胯间一根肉棒早已是高耸挺立，耀武扬威，而幽冥老祖的一手右手扶着沉融月的滚圆大腿，左手则是握着那根粗大狰狞的肉棒往下压去，一下便是放在了那丝绸薄缕掩盖的两腿之间。

然后幽冥老祖便是耸动起来，那根粗大狰狞的肉棒在沉融月的两腿之间摩擦，虽然是隔着薄缕衣衫，但是已经仿若无物。

幽冥老祖一耸动起来，便是立刻压制不住的粗暴野蛮，格外有力，他以手压着那根硕大的肉棒，以此耸动着，看似是在隔靴搔痒，却是说不出的快活与舒服。

有谁能对堂堂神女宫大宫主做出这种事情，不知有多少人将这位绝世美妇当成心目中的仙子女神，就算是摸摸她的玉手，或是能求的她嫣然一笑，都算是了不得的事情了。

仅仅只是如此，幽冥老祖便都有些满足了，而且也不敢再祈求其他，如此最好。

幽冥老祖渐入佳境，粗鲁如蛮兽般的他愈发的用力，因此也渐渐地没注意到，他的粗大肉棒一时间向着沉融月的平坦小腹而去，而他跪着的两条大腿则是与沉融月那饱满浑圆的臀瓣拍打在一起，每当幽冥老祖前耸之时，两者便会撞击到一起。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沉融月那一袭如雪般薄薄的裙摆往上撩了起来，不大会儿，她那两条最是修长美润玉腿便是暴露在空气中，肌肤似雪，如凝脂白玉，洁白无瑕，仿佛盈盈生辉。

而裙摆褪到了沉融月的胯部之上，她那娇嫩饱满的雪臀也隐隐的露出大半，若隐若现，春光无限，虽未完全暴露于空气之中，可就是这般半遮半掩，最是诱人。

幽冥老祖的手压着肉棒，不断地前耸，可随着沉融月那衣裙的撩起，也不知是幽冥老祖有意还是无意，肉棒一滑，顿时便落到了沉融月那娇嫩平坦的小腹之上，始一接触，那如雪玉般滑嫩的肌肤略带点秋意的冰凉，刺激的幽冥老祖身躯一颤。

而幽冥老祖不由得低下头去，便是再移不开视线。

就见沉融月那美丽的两腿之间芳草萋萋，草深茂密，其中只有一条三角形的丝带捆缚在上面，而一条丝带从中往下延伸而去，穿过那如仙境般的桃源洞天，如此这般，也是遮掩不住那艳丽柔嫩樱桃穴儿，碧波无暇，粉嫩娇艳。

蓬门就在那条无法遮掩的丝带中若隐若现，两瓣唇儿粉艳艳的，似是有盈盈玉汁浸润，诱人至极。

幽冥老祖呼吸急促，便再也不管不顾，左手握着粗大狰狞的肉棒，杀气腾腾，便是要直穿进去。

“尔敢！”沉融月一声娇斥。

可惜，却也晚了，幽冥老祖的那粗大的肉棒前端一下便是刺入到粉嫩娇润的花穴之中，瞬间便是没入进去了一半。

而那粗大向外挤撑，令得沉融月如水蛇般腰肢微微上扬，离开床面。

“哦……哦哦……”幽冥老祖发出舒爽的呻吟，那粉嫩肉壁挤压包裹的温软，令得幽冥老祖感觉到无限舒适，精关在这时竟然就要打开，倾泻而出。

可不能就此射了！

幽冥老祖心中一声怒吼，赶紧停下，不敢再动。

幽冥老祖面色涨红，整个人紧张无比，再低头一看沉融月那绝美无暇的面容，此刻妩媚精致，煞是勾人，尤其是那一双瞪着自己的美眸，最是勾魂夺魄。

如此尤物，想不到自己竟然插进去了，幽冥老祖爽的不能自己。

“你这混账，还不快给本宫……退出去！”沉融月面含霜雪。

第五十九章

春宵帐暖，芙蓉花开。

客栈那最精致豪华的客房里，一张大床，锦被丝绒，温暖如春。

而在那丝软的锦被之上躺着一位女子。

这女子风情正茂，如瀑的黑发随意的清散在那香枕之上，她的容颜绝美，风华绝代，那如玉脂般的肌肤无暇生辉，一双盈盈的水眸风情万种，好似会说一般，勾魂夺魄。

她的朱唇如樱桃般粉嫩娇艳，好似熟透了的秋实，欲要引人品尝。

而此刻那双美丽的剑眉微微的皱着，好似有说不出的一丝忧愁，似有楚楚，更令人想要疼惜一番，让人一时会忘记这位躺着的会是那蓬莱岛神女宫的大宫主，绝代风华，冠绝无双。

而此刻，幽冥老祖跪于沉融月的前面，在她那两条修长的美腿之间，幽冥老祖胯下的肉棒煞气腾腾，笔直向前，已经没入大半，只是此刻却无法再进入。

不是幽冥老祖不想，而是始一刺入，他便感觉到了那里面的紧致，粉嫩肉壁紧紧地包裹，好似温水般的灼热又湿滑，令他的精关难以自持，想要一泻千里。

幽冥老祖不想就这般一下倾泻出来，只能按枪不动，慢慢的平复下来。

高贵典雅的沉融月看着满脸舒爽的幽冥老祖，他仿佛未听到自己的话语一般，于是沉融月再度加重语气，厉声道：“幽冥老祖，本宫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就见幽冥老祖脸色一丧，几乎是哭丧着脸道：“哎哟喂，沈宫主啊，本座这都进来了，您再让本座拔出去，那不是要我的命嘛。”

沉融月冷声道：“本宫可没让你插进来。”

幽冥老祖：“这……这……”

“嗯？”

“拔不出来啦。”幽冥老祖叫道。

“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你？”

“怕个毛！”幽冥老祖忽然来了脾气，热血上涌，满脸疯狂的说道：“只要能快活一次，我就是死，那也无憾了！”

沉融月略有诧异，“你还真是不要命了？”

幽冥老祖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下一刻，幽冥老祖终于平定下来，他的下面猛然向前一耸，便见那硕大狰狞的肉棒势如破竹般，全根没入到了那湿滑水润而又温暖的玉穴之中。

好似巨剑入鞘，幽冥老祖本是跪着的，但在这一刻他顺势趴了下去，那硕大狰狞的肉棒更是向着里面抵入了进去，严丝合缝的交合在一起。

“噢……”

而就在幽冥老祖那肉棒没入到湿润的花房中之时，他立时发出一声惬意且悠扬的叫声，灵魂在这一刻都仿佛得到了升华。

进去了，总算是进去了！

幽冥老祖全身血液沸腾，在这一刻整个人如是被火焰给点燃了般。

而躺在床上的沉融月两腿张开，幽冥老祖就趴在她的身上，两人肌肤相亲，如此这般的交合在了一起。

而幽冥老祖半秒都按捺不住，急切地动了起来，用那根硕大的肉棒在沉融月的蜜穴之中搅动起来。

“啪啪啪啪……”

一阵肉体的撞击声在这时连绵不绝的响动起来。

沉融月面颊潮红，媚眼如丝，绝美动人的她娇躯丰腴，两条修长滚圆的玉腿渐渐地缠绕上了幽冥老祖的腰间。

“噢噢……沈宫主，干你……我要干你……”

“呃呃……你这混蛋……竟敢用强……”沉融月娇声颤颤，断断续续，然而就是如此，却仿佛在幽冥老祖的耳边回荡，犹如那丝竹魔音，更加激起幽冥老祖的兽欲。

本来幽冥老祖还担心沉融月是否会将他击杀于此，那样什么都没了，但是，让幽冥老祖想不到的是，这位高贵的神女宫大宫主非但不杀他，反而还以那魅惑勾人的话语娇嗔。

这让幽冥老祖如何不激动，幽冥老祖就仿佛是吃了神药一般，用力粗暴，双手撑在沉融月那丰腴娇躯的酥胸两侧，两条腿微微的并拢在一起，然后便是抬臀往下冲刺，在一记深深地暴刺之后，臀部又往上抬，接着又往下深刺，如此往复。

“啪啪啪……”

“嗯嗯……轻……轻点……”沉融月轻声呓语。

幽冥老祖听得这话，却无半点的停歇，反而用力更甚：“好爽……真的是太爽了……沈宫主我干……我干死你……”

沉融月呵的一声，“就凭你？”

幽冥老祖被刺激，热血上涌，怒吼道：“对，就凭我！啊啊啊啊……干你干你……”

沉融月媚眼如丝，那绝美的脸庞上春潮涌动，红霞满天，娇艳欲滴的仿佛能渗出水来，似是能吹弹可破。而那朱玉般的樱桃红唇微微的张合着，翕动闭合，吞吐着丝丝热气。

此刻的沉融月最是美艳动人，她如那雪山之巅的神女，躺在床上的她散发着诱人至极的气息，春情弥漫，无需她动弹，却已是最美的姿态。

“啊啊啊啊.....”幽冥老祖使劲的冲刺，好似要将自己所有的力量使用出来，他用粗大狰狞的肉棒直捣黄龙，不断地在里面搅动，泥泞翻涌，汁水乱颤。

“射吧.....快射吧.....”沉融月忽的喘息着说道。

这一声落在幽冥老祖的耳中，令得幽冥老祖全身毛孔张开，“沈宫主.....啊啊.....”一阵连番抽刺。

幽冥老祖忽的停下下来，又跪了起来，他想变换一个姿势。

就见幽冥老祖双手各自抄起沉融月那丰腴滚圆的两条玉腿，扛于肩上，而在这个过程中，幽冥老祖硕大的肉棒始终没有从那泥泞的花穴之中退出来。

沉融月那两条长腿被幽冥老祖扛在肩上，玉腿修长，极致高挑，如是羊脂白玉一般，肌肤无暇，每一寸肌肤都好似奶雪般白皙精致。

“啪啪啪啪.....”

刚一扛起来，幽冥老祖不停歇，又是继续冲刺。

而这一次两人交合的部位便是更为清晰，就见幽冥老祖在抽插的同时，随着他的卖力耸动，他的肚腹与沉融月那丰腴紧致的并拢大腿撞击在了一起，极具视觉冲击力。

幽冥老祖感觉如是升天，快活不已。

可是，突然间他忽的一声惊叫：“好紧.....好紧.....沈宫主别这么紧.....”

虽是如此说着，可幽冥老祖却是动作不停。

“呵.....你这混蛋.....还不快给本宫射出来.....”绝美动人的沉融月一声冷笑。虽然春情潮动，但此刻的她却是掌握全部局势。

“啊啊啊.....来了.....要来了.....”幽冥老祖狂叫。

“来吧来吧.....”沉融月亦是跟着呻吟起来，似有催促，“快些来快些来.....本宫也要来了.....”

“啊啊.....射.....射了！”

“喔喔~~~”

第六十章

随着两声嘹亮的长吟，客栈房中又渐渐地恢复寂静，好在房中早已被沉融月亲手布下了结界，不然他们的声音早已传了出去，毕竟这客栈的隔音效果如何谁也不知。

幽冥老祖不忍将肉棒拔出来，余韵犹在，那惬意舒爽的感觉不知如何形容。

“你这混蛋，还不快将那物事拔出来，等着本宫生气么？”此时沉融月的声音响起。

幽冥老祖不敢有违逆，赶紧将那硕大狰狞的肉棒拔了出来，就见肉棒头一扬，还有点调皮的意味，幽冥老祖嘿嘿笑着，都有些傻乐似的样子。

而在此刻沉融月那两条修长完美的玉腿还被幽冥老祖扛在肩上，看着那蜜穴花房嫩肉微微的张合，粉嫩娇艳，肌肤雪腻刺眼，一时间幽冥老祖又有些难以自持，很肉棒不禁又有些硬了起来。

但是一股巨力忽然将他推开。

沉融月丰腴娇躯飘然如叶的坐了起来，又恢复了那般超然出尘的冰冷模样，她冷冷的说道：“好了，幽冥老祖，满足你一次了，也该你为这孩子解毒了。”

幽冥老祖依依不舍道：“这个.....”

沉融月转头望来，美眸如玉，充满着寒气，“怎的，你还想再来一次？”

幽冥老祖很想点头，但是讪讪一笑，终究没敢点头，连忙道：“沈宫主放心，这孩子的毒本座立刻帮他解了，还有先前本座对你的那些承诺，决不食言。”

沉融月盈圆的水眸中犹有媚意未散，此时多了一抹诧异，“本以为你是精虫上脑才说出那些话来的，没想到你竟还当真了？”

幽冥老祖道：“我向来说话算话！沈宫主，以后但凡有差遣的地方，飞剑传书即可，我以信誉担保，绝对第一个赶来。”

沉融月有些无言以对，不承认也不否认，转移话题让幽冥老祖别再磨蹭，赶紧将风从云体内的毒解了，幽冥老祖连忙应下，忙活起来，半个时辰过去之后，幽冥老祖的元神印记自风从云的体内飞了出来，而风从云处于昏迷。

幽冥老祖的元神徘徊，不愿散去。

沉融月冰寒如雪，“还有事？”

幽冥老祖目露不甘之色，盯着沉融月那丰腴傲人的成熟身躯，喉头蠕动，“多谢沈宫主让我今夜度过一个曼妙的夜晚，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沉融月淡淡道：“来日方长。”

幽冥老祖先是一愣，继而脸上露出兴奋惊喜之色。

“看你表现。”沉融月复又这般道了一句。

“宫主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幽冥老祖忙道。

最后幽冥老祖化作的元神化作一道黑芒如鬼影般离去，这客房里便恢复了寂静，只留下高傲如雪的沉融月与赤身裸体的风从云。

沉融月扭过头来看了一眼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风从云，忽的想起了自己那个儿子，不知他到没到南虎城，有没有见到他的三姨娘。

这一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以他那性子，也不知能否吃得了苦，要是吃不了苦，又能与谁说？

娘亲不在他的身边了，他能否成长起来，又有没有想自己？

许久不见，都有些想他了呢。

沉融月心念颇动，想到自己的那个儿子，沉融月那如冰山般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了一抹淡然温和的笑容，嫣然过百千花开。

.....

军皇山。

此处是潜龙大陆东方的一个大势力之一，亦如蓬莱岛的神女宫一般，而比之那神女宫，老实说军皇山的实力要强上一截。

就说军皇山隐世不出的老怪物都有好几尊，就算是十一境的修行者前来也讨不了好。

而且近年来，军皇山的好苗子颇多。

军皇山巍峨庞大，山顶上地势开阔，平原万里，其上有诸多华丽高大的宫殿，也就世俗皇宫能比得上了。

时值春季，鸟语花香，军皇山一处犹如仙境般的地方，有一位女子与石盘之上打坐。

在女子身后是一个巨大的火山洞口，那里面红光喷涌，犹如凶兽嘶吼，声震九天，足以扰乱修行者的心神，但女子却不为所动。

女子身穿一袭劲装红衣，身段曼妙，犹如无骨，傲人的胸脯虽然被包裹于红衣之中，却仍然是高傲耸立，轮廓挺高，威而不垂。

女子嫣然是走的武道一路，在她的身旁横着一把长刀，那长刀泛着寒光，森然可怕。

打坐许久，女子豁然睁开眼睛，她有着一股英姿飒爽的气质，那双眼更是锋利若剑。

此时，一个男子缓步行来，身后跟着几个军皇山的弟子。

为首的男子端的是丰神如玉，相貌英俊，他头戴玉冠，如同一位君子，温润如玉。

“晚照。”男子打了一声招呼。

秦晚照站起身来，嘴角露出一缕笑容，“鸿祯师兄。”

晏鸿祯道：“晚照，你今日又要闯这红莲洞？”

秦晚照点头，“我已闯过三关，还有六关未闯，待得我闯下那六关，便是我突破到六境之时，到时候我便下山去历练修行。”

晏鸿祯叹了口气，“想不到晚照你竟然有如此决心，你若突破六境，就算是七境修行者恐怕也不是你的对手。”

秦晚照道：“那也比不上鸿祯师兄你，如今已是七境，已然是横扫了。”

晏鸿祯笑着自谦，说哪里比得上晚照，他身后的几个军皇山弟子也都跟着夸赞。

而秦晚照心里倒是没有丝毫波动，对于这样的夸赞，她从小听到大，已经是心静如湖水般平静。

秦晚照转身走到那被称为红莲洞的巨大洞口站定，晏鸿祯挥手屏退了那几个弟子，然后步伐稳健来到了秦晚照的身。

晏鸿祯低头从后面瞧着这位军皇山山主的千金，如是欣赏世间最为玄妙绝顶的法宝，不放过一丝一毫。

从后方看去，秦晚照那柔长娇人的身段亭亭玉立，香腰瘦削，如水蛇一般娇柔，杨柳依依，而那

小细腰往下便是不怒自挺的香臀，浑圆的高翘而起，形态丰满，被一袭红裙包裹，淋漓尽致。

晏鸿祯心头火热，似是蚂蚁爬过，四下无人，再顾及不得分毫，向前一步，伸手一把揽住秦晚照那纤柔娇细的玉腰，一把将她拢入怀中。

第六十一章

美人入怀，自是让晏鸿祯心中大动，裆部顶起一根大帐篷，胯下的那根活儿立刻就变得不安分了起来。

在军皇山，谁不知这秦晚照是天之骄女，从出生的时候便是有异象，修炼天赋绝顶，如果不是其父军皇山的山主故意为之，秦晚照早已进入到了八九境的境界。

这是一种压制的手段，待得时机成熟，秦晚照能够一跃进入十境，那时便是站在山峰之巅，可怕至极。

除了天赋之外，在军皇山中，秦晚照亦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还有她的美丽，更是牵动了不知多少军皇山男性弟子的心，可以说是众多男性弟子追求的对象，趋之若鹜。

秦晚照艳丽动人，年纪轻轻，却已然是出落的沈鱼落雁，出水芙蓉。

秦晚照以武入道，她的身体更是美丽动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令人最瞩目的焦点，尤其是那两条盈盈修长的美腿，滚圆紧致，不是那种瘦削，而是极有肉感，不知是多少弟子心中所幻想过的。

追求秦晚照的不知有多少，其中不乏有各种天才，而晏鸿祯便是其中之一。

要说晏鸿祯为何能拿下秦晚照，原因还在于秦晚照说想吃盛产于一处魔地的鱼儿，晏鸿祯当即便去了，一个月后带着那鱼儿归来，满身是伤，让心儿坚硬的秦晚照也不由为之有些动容。

再加上晏鸿祯此人也是长得英俊至极，样貌虽说有点阴柔，但是皮肤白皙如玉，却是女子最喜欢的那一类，而且修行天赋也不差，秦晚照才略略答应下来。

晏鸿祯从后方一手搂着秦晚照那纤细如水蛇般的柳条细腰，他的胯部则是早已紧贴上去，那里本就是顶起了一支大帐篷，恰好就顶到了秦晚照那丰盈圆润而又紧致的翘臀上，虽是隔着一袭衣裙，但是秦晚照却仍能感觉到那硕大。

晏鸿祯几乎是俯身贴在秦晚照那高挑动人的娇俏身躯之上，下巴搁在秦晚照的香肩之上，两人侧脸紧紧地贴在一起。

晏鸿祯的鼻子里吸入秦晚照那发丝间的香气，满脸的迷醉之色，动情至极的说道：“晚照，你不知道，这些时日师兄我想你想的心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今日终于见到你了，我好欢喜啊。”

说着，晏鸿祯下面便是耸动起来，虽然是隔着衣物的，可从晏鸿祯满脸的舒爽之色看得出来，就算如此，晏鸿祯照样是享受至极。

秦晚照那如玉的颊畔上渗透出了诱人红霞，低声道：“鸿祯师兄，不要这样。”

晏鸿祯道：“我想你想的好苦，晚照师妹，此地无人，你我不如就快活一番吧。”

一边说着，晏鸿祯的两只手便不安分，缓缓地向着秦晚照那饱满高耸的胸脯攀爬而去，眼看着那两座傲人雪峰要落入晏鸿祯手掌之际，秦晚照身上忽的涌出一股灵力。

下一刻晏鸿祯便被一股大力给震飞，但又很快稳住身形。

晏鸿祯神色愕然，“晚照师妹？”

秦晚照转过身来道：“鸿祯师兄，此事不急于一时，待我破镜之后，我……”她眼媚如丝，“我必定会满足于你的，可好？”

晏鸿祯松了口气，道：“我还以为你是讨厌我了呢。”

秦晚照道：“怎会，只是我不想落于那人之后罢了。”

“那个废物？”

“嗯，待我实力强大之时便会去退婚，毕竟只是父辈定下的婚约，我秦晚照不想受制于人，而且还只是一个废物。”

晏鸿祯道：“我绝对支持你！那样的废物怎么配得上晚照师妹你。”

说着，晏鸿祯走上前去，虽然心中躁动，但他还是忍了下来，保持君子风度。

“师妹，我与你一同入红莲洞中闯关，为你护阵。”

“那就多谢师兄了。”

……

南虎城。

沈秋正在修炼，准备着突破境界。

他如今是四境修为，正准备突破到五境，在别人眼中他是废柴，但是在修炼了‘逆神九转诀’之后，沈秋的修行速度正火速般的提升。

但是修行不宜急躁，也并非一日之功，眼看差不多了，沈秋便停了下来，离开房间，然后来到院子之中。

此地是唐府，院子曲折幽深，眼见天色还早，沈秋便打算出去逛逛。

来到大街之上，沈秋欣赏着南虎城里的人土风情，一路走来，沈秋心中感慨无比，这比冷清的神女宫要热闹得多了。

忽的，沈秋看到前方有一群人围拢着，不由自主的走了过去，一看才得知，是那城墙之上挂着一张大横幅的通缉令，而通缉之人竟然是魔教圣女。

这就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了。

通缉画像上是一个女子，戴着面纱，看不清全貌，但不知是不是那画师太过厉害，竟然画的极为传神，尤其是那一双眼睛，眼媚如丝，水波荡漾，令得许多观看的人都是艳羡不已，纷纷议论一位魔教圣女竟然如此绝美。

沈秋亦是被惊艳到了，他与旁人不同，从画像上女子的眼中看到了凌厉的冰冷杀机。

看了会儿，沈秋觉得自己与其打不着八杆子的关系，于是便退去了，继续在城里闲逛，待得沈秋回唐府之时，正遇上一架马车踢踏踢踏的行来。

沈秋望去，那车门窗帘拉开，发现里面一个老人竟然抱着三姨下来。

那老人面容瘦削，眼窝深沈，娇俏丰腴的沉幼蝶在他的怀中，闭着双眼，似是昏迷不醒。

沈秋脸色一沈，立即走上前去，面色冷厉，老人看到沈秋神色不对，连忙说道：“夫人被人偷袭，昏迷不醒，小的是唐府酒楼的店掌柜，是在酒楼里看到夫人遇难，这才将夫人送回来的……”

老葛连忙解释。

沈秋这才有些释然，收敛起了杀机，道：“我叫沈秋，这是我的三姨。”

老葛哦哦两声，恭敬地笑道：“原来是沈少爷，既然已经到家了，那夫人就交给您了。”

沈秋接过了昏迷不醒的沉幼蝶，将其抱在怀中，不顾老葛怎么想，他转身走进了唐府之中。

老葛目送着沈秋消失在门口，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转身坐到马车里，让车夫驱车扬长而去。

进入府中，沈秋抱着昏迷的沉幼蝶去往她的卧房，一道声音自身后响起：“沈兄！”

“涂兄。”

面貌丑陋而又瘦矮的涂犬连忙上前来，看到方逸怀中的沉幼蝶，不由讶然道：“夫人这是怎么了？”

沈秋道：“说来话长，进屋里说吧。”

进入卧房中，沈秋将沉幼蝶放于床上，涂犬关切的看了过来。

“沈兄，我略懂一些医术，不如让我帮夫人看看？”

“真的？那就麻烦涂兄了。”沈秋没有怀疑。

第六十二章、第六十五章

沈秋面露关切之色，看着涂犬为自己的三姨把脉。

躺在床上的沉幼蝶此时似是失去了知觉，从面色上来看也并无什么病态之色，只是额头上有细密的香汗渗出，那嫩的能出水的无暇肌肤上有隐隐的红润渗透出来，让她显得有些艳光明媚，也煞是诱人了几分。

由于先前太过忙碌，也不知怎的回事，沉幼蝶胸口的衣领凌乱的开了几分。

那浅红色的肚兜边缘露了出来，虽然只是冰山一角，可是却因为沉幼蝶的胸脯太过饱满，呼吸也有点紊乱，那傲人酥胸似乎随时都会挣脱出笼。

肌肤如雪般的无暇，美丽至极，仿佛牛奶般的滑腻。

沈秋注意到了这点，有心想要过去替自己的三姨将那领口拉上，可是一看到坐于床边的涂犬，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毕竟这样做有掩耳盗铃的意思。

若是不去做，或许涂犬还发现不了。

而且沈秋观涂犬此刻目不斜视，一副正容的样子，便没有什么怀疑。

过了约有半柱香的时间，涂犬从一种境界中回过了神来，沈秋连忙上前询问。

“涂兄，怎么样了？”

涂犬摇了摇头，轻轻一叹，“唉，唐夫人的身体并没有受伤，只是呼吸有点紊乱，我也查不出什么毛病。”

沈秋眉头一皱，“那该如何？”

涂犬：“不过，我刚才……沈兄，我这么说了，你别生气。”

“我怎会生气，你说便是。”

“就是我才为唐夫人把脉之时，触及到她的肌肤，发现她的肌肤有些滚烫，我想她应该是中毒了。”涂犬道。

“那该怎么办？”沈秋立即问道。

“这样，我开一个药方，你且去抓一些药回来熬着，先让夫人的身体温度降下来。”

“好！”

沈秋欲要离去，猛地想起什么，又转过身来，郑重的抱拳道：“麻烦你了，涂兄。”

涂犬伸手拍拍沈秋的肩膀，笑道：“你我是兄弟，何必这么见外，快些去吧，这里有我照看着，你不必担心。”

沈秋拿了涂犬写的药方，立即离去了。

不论如何，也要尽快把药抓回来，然后熬药为三姨服下。

在蓬莱岛神女宫的时候，小时候沈秋最亲的人便是沉幼蝶了。

二姨沉如歌天生就喜欢玩，再加上她恐怖的修炼天赋，在潜龙大陆上，几乎是横行无忌，最喜欢的也是逗弄沈秋，搞得沈秋都怕了。

然后便是母亲沉融月，她一向冷冰冰的，不喜与人交谈，向来果决独断。

曾经有邪魔外道之人杀上神女宫来，那一日还是孩童的沈秋亲眼看到母亲让诸多巨擎魔头陨落，血流成河，对她又是恐惧又是害怕。

但是，沈秋却也知道，母亲是爱自己的，只是不同于两位姨，她一直都将感情埋藏的很深。

来到唐府外，沈秋立即就向药铺快速行去。

很快便是来到了药铺之中，沈秋按照涂犬给的药方，抓了许多药，然后再快步赶回唐府。

只是，当涂犬路经一条便捷的小巷之中，陡然顿步。

沈秋眉头一皱，立即运转灵力于全身，以作戒备。

沈秋虽然自小是在神女宫长大的，有母亲保护，没有受到过什么生命威胁，但是出来这么久了，沈秋一路上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此刻他的心中有了戒备。

突然间有一丝丝铃铛轻轻碰撞的声音，仿佛是风铃声，由远及近。

沈秋抬起头，注视前方，一个黑衣女人迈动款款的莲步走了过来。

刹那间沈秋的心中一跳。

黑衣女人身穿一袭黑色的连衣长裙，她高挑的身体曲线被尽数的勾勒出来，从上到下，凹凸有致，有着一股邪魅的味道。

她蒙着面纱，黑发高挽，只露出来的那双美眸里碧波荡漾，仿佛狐狸的眼睛般，勾人无限。

一时间沈秋的呼吸快要屏住，怔怔的望着。

但很快沈秋感觉到了一股危险，面色一凛，当即躲闪。

叮叮叮！

就在沈秋原来所站的地方，多出了三个拇指大的深坑。

“咦。”黑衣女人那亮丽的美眸中有一抹亮光，“竟然能躲过本圣女的妙影针。”

“你是谁？”

“呵呵，本圣女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梵琉璃。”

沈秋似是想到了，沈声道：“你是那个被通缉的魔教圣女？”

梵琉璃的眼眸里浮现出笑意，“嘻嘻，你居然猜出本圣女的身份了，既然如此，那本圣女可就留你不得了呀。”

.....

涂犬将门关上，又回到了床榻边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涂犬的视线一下落到了沉幼蝶的身上，而就是如此，涂犬的视线就再也移不开了，就如钉在了沉幼蝶的身上一股。

“仙女，仙女啊.....”涂犬的喉头蠕动，吞了几口唾沫。

床榻之上的沉幼蝶闭着眼，面色安详的睡着，小家碧玉而有着人妻气质的她，没了那种少女的青涩，有的只是身为人妇的熟媚，却又内敛于其中。

沉幼蝶的领口已经开了许多，里面那红色的肚兜好似一团火般，红艳艳的，将她胸前的两座傲人雪峰给包裹住。

可就是这样半遮半掩，更是透露出无尽的诱惑。

那娇嫩嫩的小嘴唇，油光诱人，仿佛熟透了的水果，让人恨不得亲上一口。

涂犬吞咽着口水，很想低头吻上去。

可是.....

涂犬此时却又想到了沈秋，这位待自己如亲兄弟般的人，理智又让涂犬压制住自己的兽火。

“不行，我不能对不起沈兄，若是我这样做了，以后还有何颜面去面对他？”面相丑陋的涂犬握紧拳头，如此这般的对自己说道。

然而，当涂犬低下头之时，却是看到了自己的裆部顶起了一定大帐篷，高高的，早已擎天一柱，与那粗布裤子摩擦着，有爽感，却又有着阻拦，让人想要冲破这层束缚。

“嗯~~~”突然，一声娇吟响起，将涂犬从折磨中拉了回来。

他连忙看去，床榻上的沉幼蝶居然有些虚弱的睁开了眼睛。

涂犬心中有些失落，但还是连忙道：“唐夫人，你可算醒了。”

沉幼蝶欲要轻启朱唇开口说话。

忽然，她的神色一震，面颊迅速的浮上一层绯红。涂犬心里大惊，他对这种事情可不熟悉，连忙问道：“夫人，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是哪里不舒服，还请告知，我还算略懂医术，一定会尽全力救治你的。”

沉幼蝶无心理会涂犬，此时她的全身燥热，仿佛如火焰一般在燃烧。

这一股燥热来自小腹，令得沉幼蝶立即想起先前与那个黑衣女人交手的时候，那黑衣女人将一道符咒打到了自己的小腹之上。

起初的时候并无异样，沉幼蝶也没放在心上，但现在来看，那道符咒起了作用。

沉幼蝶精通于符咒，自然知道这符咒是什么。

她立即运转灵力，对抗这道符咒所产生的作用，继而慢慢的坐起身来，一旁的涂犬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

终于，沉幼蝶的身子坐了起来，看向某处，“去将那个小盒子拿过来。”

涂犬应声，连忙过去，将一个小盒子拿了过。

沉幼蝶将小盒子打开，里面装着一支毛笔，但是这支毛笔却与普通的毛笔不同，主要是毛笔上的毛须，那是一种高级灵兽的毛发所制成的。

沉幼蝶又取出一张金色的纸，她手执毛笔，迅速的在金色纸张上写下一道符咒。

“你.....转过身去。”

“哦，是是.....”涂犬连忙转过身去。

在涂犬转身之后，有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这令得他立时有些心猿意马起来，那顶起帐篷的裆部原本没有疲软的迹象，在此刻更是坚硬如铁，因为脱衣的声音很容易让人产生幻想脑补。

沉幼蝶将小腹处的衣服拉开，她的玉腰纤细窄瘦，在那平坦光滑而无一丝赘肉的小腹上，有一道黑色的符咒印在那雪嫩如玉的肌肤上，有一条条经脉似的纹络向着四周蔓延。

沉幼蝶立即将自己写就的那张符纸贴于小腹之上，就见那张符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融于那如雪般滑腻的肌肤之中，消失不见。

直到此时，沉幼蝶那脸颊上的红润才微微的渐消，但是仍然留有余味。

“好了，你且转过身来吧。”沉幼蝶道。

涂犬这才转过身来，但是神色有点不自然，两腿并拢，微微弯着腰。

一开始沉幼蝶并未看出来，但是沉幼蝶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视线落在了涂犬的裆部，立

时看到了那顶起的大帐篷。

虽然涂犬有意遮掩，可是，也着实是他天赋异禀，那根东西忒大了些，头儿埋藏不住。

沉幼蝶颊畔上的红润原本消散了几分，此时又重新的浮现了出来。

沉幼蝶想要假装没有看到，但是涂犬已经发现了，他连忙俯下身子，双手捂住那顶起大帐篷的裆部，面露尴尬讪讪之色。

“夫人，我.....我不是故意的。”涂犬连忙解释。

沉幼蝶看着涂犬，沉默了会儿，说道：“你先出去吧。”

涂犬连忙点头，起了身来，但还是捂着裆部，向着屋外小跑而去。

涂犬不仅面貌有些丑陋不堪，就是身子也显得瘦削矮小，跑起来的一幕落在沉幼蝶眼中，虽然不至于让沉幼蝶产生厌恶，却也谈不上什么喜欢。

毕竟有侄子的关系摆在那儿，沉幼蝶也不会表露出自己对其的不喜。

涂犬一下跑到门口，眼看着就要出去了，可却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一声痛苦的呻吟声，令得涂犬不由得止步，转身望去，顿时一惊。

只见坐于床头上的沉幼蝶嘴角竟有一抹心血流淌而出，她的面色红润若霞看起来不像是痛苦，倒像是有些焦躁难耐。

不过涂犬哪里注意得到这些，本来已经走到门口的她飞快的跑了过去。

“夫人，你怎么了，还请与我说一下，我立马为你进行救治。”涂犬一边说着，一边抓起沉幼蝶的皓腕，为其把脉。

然而涂犬的修为功夫实在太低，虽然略懂医术，但是对于沉幼蝶肚腹上的那种高深符咒，他是半点办法没有。

正当这时，沉幼蝶忽然一把抓住涂犬的手臂，这令得涂犬一怔。

抬起头一看，竟发现沉幼蝶的那双秋水眸子里促狭着勾人的媚意，媚眼如丝，碧波荡漾，当真是好看的紧，一下就把涂犬的魂儿给勾了去。

涂犬吞了口口水，低声道：“夫.....夫人？”

“出.....出去！”没想到沉幼蝶却是对他一声大喝。

“啊？”

涂犬有些惊讶，旋即摇了摇头，故作正色道：“不行！夫人你此时的状况很不好，我若出去，你出了事该怎么办？要是沈兄回来了，知道我不管不顾，那我涂犬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他？我涂犬虽然修为底下，但也绝不是那种遇事就闪的人，就算夫人你让我走，我也绝不会走的！”

涂犬说的义正言辞，声音敞亮，让人听不出作伪之意。

痛苦中的沉幼蝶抬起头来，诧异的看着这个面相丑陋还有些贼眉鼠眼的男子，心中有些惊讶。

“没想到你竟然有这般心思。”沉幼蝶轻声说道。

“不管夫人是否看得起我，我都不会走的！”涂犬说道。

“唉，罢了。”

沉幼蝶那绝美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为难之色，似是有些犹豫，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你.....你且掀开我肚腹上的衣服。”沉幼蝶道。

“.....”涂犬顿时惊住，不敢置信。

“快些！”沉幼蝶撇过头去，又道了一声。

“噢噢。”涂犬连忙点头，手有些颤抖，手指夹着一截衣角，然后缓缓地掀起来。

待得那衣服掀起，涂犬的呼吸顿时就有些粗重，他看到了沉幼蝶小腹上那光滑无暇的肌肤，犹如凝脂般，冰肌玉骨，美丽难言。

只是，在那肚腹上却有一簇黑花，又不像是黑花，看来看去，涂犬也看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来。

“这是一个魔宗的符咒，很是阴狠毒辣，能够刺激人体生理本能，很难解掉。”沉幼蝶道。

涂犬这才回过神来，连忙问道：“那该怎么办？”

沉幼蝶道：“你是否与其他女人交合过？”

涂犬犹豫了下，回道：“没.....没有。”

沉幼蝶轻轻的嗯了一声，道：“那便来吧。涂犬当场愣住，有些不知其意。

来？

来什么？

“你还愣着作甚？”美妙的声音响起。

涂犬有些茫然地看着沉幼蝶，呆呆道：“夫人，你.....你要我做什么？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

沉幼蝶美眸一瞪，刚想发怒，但是看到涂犬满脸的茫然之色，不像是装出来的。

在沉幼蝶那雪肤白皙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红晕，并不明显，却是显得娇艳欲滴。

“你这家伙，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不知？”

“我.....我是真的不知啊。”

涂犬连忙说道：“不过夫人你是沈秋的三姨，我是他的好兄弟，您想要我干什么，尽管吩咐就是。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涂犬都认了，绝无二话！”

“这是你的真心话？”

涂犬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有这个真心，只是，我人言轻微，又没那个本事，所以.....但夫人您放心，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绝无二话！”

“你这家伙.....”沉幼蝶想要嗔骂两句，忽然间，她的眉宇间微微的扭曲，一股痛苦又是悄然升腾而起。

而且自小腹一股火热如海潮般的蔓延而出，焚烧她的四肢百骸，全身经脉，而且难以抵挡，这道符咒的威力实在太过霸道了。

要不是制符的材料不够，岂能容它如此嚣张？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稍稍的舒缓了点，沉幼蝶道：“你去将门关上。”

“是！”涂犬也没问为什么，立刻照做。

屋里立刻就有些黑了起来。

涂犬要将蜡烛点上，但是刚用火折子给点上，却听得沉幼蝶叫其灭了。

涂犬乖乖的将蜡烛给吹灭了，有些忐忑不安的站在那儿。

“你且过来。”沉幼蝶道。

“是.....是！”涂犬小心翼翼的走过去，也不知怎么回事，脚下不小心踢到了椅子腿，差点摔倒在地上。

虽然是大白天的，但是关了门，这屋子里显得很昏暗。

涂犬来到了床榻边上，躬身而立，连大气也不敢出，但是一双眼睛却不安分，视线一下落到了床榻上的沉幼蝶身上。

这位唐家的儿媳妇，端的是清纯娇俏至极，犹如荷叶般青青葱葱，但此时还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媚意散发出来。

此刻的沉幼蝶娇艳诱人，有着少妇的成熟气质，又有几分少女的青涩，最是让人蠢蠢欲动，仿佛一件绝世美物，这世间最精致美丽的瓷器，稍稍碰触一下就碎，让人恨不得揽在怀里，好生温柔的安抚。

涂犬站在床榻边上不敢随意动弹。

这里的气氛一时间沉默了下去。

终于，还是沉幼蝶忍不住先开口，“你愣着作甚，还不上床来？”

涂犬瞠目结舌，“上床？”

涂犬不敢置信。

“不然呢？”沉幼蝶一声反问，终于给了涂犬答案。

这次涂犬相信自己没有听错，真的是这样。

看着床上那绝美娇俏的少妇，涂犬的心里先是紧张，旋即便有一股豪气升腾而出，还有一股欲念充斥他的脑海。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一开始涂犬还有理性能压制，但是在得到沉幼蝶的许可之后，他终于是按捺不住，被情欲冲昏了头脑，连忙一脱鞋子，踩到了床上去，然后斜了身子坐着。

在昏暗的环境中，涂犬有些不敢抬头看这位风韵娇人的绝美少妇，可是又忍不住去看，那红润的面颊，丝丝诱人的美眸，水波荡漾，娇艳欲滴的红唇更是诱人。

“夫人.....”涂犬轻轻的唤了一声。

“我身上的这道符咒的效果刚才也与你说了，必须交合才行，只此一次，而且不许告诉秋儿，明

白么？”沉幼蝶说道。

“明白，明白！”涂犬连忙点头。

说着涂犬的双手便是极不安分的伸了出去，一只手揽住沉幼蝶的纤纤细腰，如水蛇儿一般柔滑。

而涂犬的另一只手则是放到了沉幼蝶的大腿上，隔着那薄薄的裙子，涂犬的爪子立时就感受到了那丰腴大腿上的肉感，极富弹性。

若说刚才的涂犬只是一只被拆了线的炸弹，那么此刻，便是有火折子给点了火，这颗炸弹一下就爆炸了。

而这爆炸开来的后果便是如浩瀚的瀑布一般，轰隆隆止不住的一息奔腾。

“夫人！”涂犬叫了一声。

这一声带着欢愉，他情不自禁的猛地一用力，一把将成熟娇俏的少妇给搂进了怀里。

而沉幼蝶也有些猝不及防，她嘤咛一声，如是一滩烂泥般。

“别……”沉幼蝶有心想让涂犬慢些。

虽然沉幼蝶已经做好了准备，只是一想到这人那丑陋的面容，粗俗，怎的也与倜傥风流的君子沾不上边，更别说与自己的丈夫相比了。

是以沉幼蝶一下显得有点惊慌，玉手推搡在涂犬的胸口上，想要将他推开些。

然而涂犬闻着她身上那动人的香味儿，还有如玉在怀的娇美身躯，丰腴有致，紧实的肉感让涂犬根本就把握不住，沉幼蝶一时也是推不开。

涂犬将沉幼蝶紧紧地搂在怀里，脸庞便是向着沉幼蝶的脖颈凑了过去。

涂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真香！”

“你这……登……登徒子！”沉幼蝶银牙紧咬，“别那么……用力！”

“是，是！”

涂犬说着，一下绕到了沉幼蝶的身后，然后双臂穿过沉幼蝶的腋下，双手回拢，一下便是握住了沉幼蝶胸前的两座傲人雪峰。

虽然沉幼蝶生的娇俏可人，如今也是为了人妇，但是那胸脯却是极致的饱满，当涂犬双手握住的时候，感觉到有点沉甸甸的，但更多的还是高耸的挺拔，弹性十足。

这一刻涂犬只感觉到全身仿佛有电流淌过一般，那种滋味与感觉难以形容。

而且在这一刻，涂犬的裆部更是高高的顶起一座大帐篷，涨硬如铁，涂犬忍不住的跪在了沉幼蝶的身后，就用那顶粗大的帐篷在沉幼蝶的后腰上上下下摩擦起来。

每一次的摩擦，都是酥痒酸麻，龟头上传来的极致快感，难以言喻。

沉幼蝶白润的额头上此时香汗淋漓，她的臻首向后仰着，后脑勺贴在涂犬的胸膛上，媚眼如丝，一张樱桃似的小嘴儿在微微张合着，热气进出，吐气如兰。

这家伙，真的是太性急了，竟然如此粗鲁。

把他与相公一比较，差距一下就出来了。”屋内一片昏暗，但又不至于一片黑暗。

而在屋里，有两个身子纠缠在一起，一人在前，一人在后。

涂犬在后，他的呼吸粗重，额头上甚至青筋暴起，整个人气呼呼的，满脸涨红，明显是受到了刺激。

下面的那根东西将裤裆顶了起来，就着沉幼蝶那曼妙的后腰上下的摩挲。

一开始的时候涂犬还是有几分矜持的，怕弄得沉幼蝶反感。

在涂犬的心中，这位唐家的夫人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了。

前有薛青柠，但是两者一比较，薛青柠多了一股英气，而这位夫人则是多了不露于外的娇媚，藏在骨子里，更是诱人。

在涂犬的心中还有一股刺激感。

这可是自己好兄弟的三姨，如今自己与她如此的肌肤相亲，如何能不让涂犬心中不悸动？

涂犬的两只手如禄山之爪，毫不停歇，抓住了你两座极致紧实而又饱满的香乳，虽是隔着衣服，可是那薄薄的丝质材料犹如薄纸般，仿佛根本就起不到半点阻隔的作用，反而更想让人探究其中。

左右各一只手的抓着，涂犬此时全身火热，本就粗鲁，哪里还知道什么温柔，抓着之后，双手便是不停的揉捏起来。

“嗯……”沉幼蝶的喉咙里发出呻吟声。

这位唐家最是绝美的少妇此刻微微的闭着眼，脸颊红润通透，似欲升仙。

“慢些……你……你慢些……”沉幼蝶出声。

“好的，好的……”

涂犬自然是听到了这声音，但是，他却没有要慢下来的意思，双手依然有些粗暴的揉动，将那两座傲人的高耸雪峰抓在手里，使劲的感受其柔软。

被郎君之外的男人如此的蹂躏双胸，而且这个男人还是如此的面相丑陋，这说出去，必定会笑掉大牙，让得沉幼蝶的心绪极是复杂。

一想到自己的郎君，沉幼蝶除了复杂的心绪之外，还极是忐忑。

毕竟，与另外的男子做这种事情，那就是背叛他了。

若是被他知道，那他会怎么看待自己？

沉幼蝶一点也不想如此这般。

但是性命堪忧，沉幼蝶却又不得不这样做，宁死也要守贞洁，那是愚钝，若是连命都没了，又何来谈其他的？

再者便是，只有这一次而已。

而且沉幼蝶也不认为自己会因此变心，只要心中只有郎君一人，那便足够了。

如此这般的想着，沉幼蝶的心中便好受了许多。

也就在她这般想着的时候，一只禄山之爪忽的如泥鳅一般，一下钻过了她的衣领。

这令得沉幼蝶的娇躯顷刻间便是紧绷起来，不由得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而那只手没有任何停顿，一下就抓住了一只饱满的香乳，五指一拢，便是将其抓在掌中。

沉幼蝶的肌肤泛起红潮，她紧绷的身躯在这一刻完全就如雕塑一般了。

被一个陌生男人如此的捏住自己那最私密的地方，沉幼蝶的心中生出对郎君的羞愧，却也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刺激感在升腾而起。

而此刻涂犬的心中亦是刺激无比，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有这般艳福，以手掌抓住这位绝美少妇的胸乳，那惊人十足的弹性，以及柔软，胀鼓鼓的滑腻还带着温热，让二十多年来没有接触过女人的涂犬为此彻底的疯狂了。

“好大……真的好软……”涂犬不敢置信。

足足停滞了好一会儿，涂犬便终于按捺不住，一下将沉幼蝶放倒在床上。

沉幼蝶躺在床上，两条藏在裙子里的长腿儿不由得拱了起来，还未等她深出一口气，便只觉得胸口一凉，原来是涂犬竟然已经粗暴的将她胸前的领口给拉开了。

这一拉开可不得了，虽是昏暗，但是暴露于涂犬眼中的是一件紧身的粉红小肚兜。

这粉红小肚兜上刺着绣，煞是好看，但涂犬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这上面，而是小肚兜遮盖的那两团饱满大雪球。

粉红的小肚兜根本就不能掩盖，就见沉幼蝶躺着之时，那两只大雪球的乳肉向外四溢，润白的乳肉若隐若现。

而在正中，两只饱满的香乳之间则有一条深邃不可见底般的沟壑，滑腻白皙。

两只乳球鼓鼓胀胀的，好似不堪束缚，欲要挣脱出来。

于是按捺不住的涂犬一下便是伸手过去，抓住那肚兜边缘，他的双眼几乎放出红光，在这时一用力，随着沉幼蝶的一声惊呼，整个粉红的小肚兜便被涂犬给扯了下来。

刹那间，沉幼蝶那绝美无比的上身便是尽数呈现于涂犬的眼中。

涂犬的眼睛里放着红光，呼吸粗重。

而沉幼蝶则是下意识的抬起双手，用双臂拦在胸前，两点娇艳欲滴的蓓蕾便被遮挡住，只不过还是难以掩盖她胸前那两只饱满乳球的绝世风采。

涂犬也不去拉开这位绝美少妇的手臂，而是在这时火急火燎的一把脱下自己的衣服。

不得不说，涂犬虽然面容丑陋，可是身材倒是有些好，毕竟是习武的，肌肉发达，皮肤也是呈小麦色和一点黝黑。

见得涂犬脱衣，沉幼蝶下意识的撇过头去。

但这还不止。

接着涂犬又赶紧一把将裤子给脱了，只剩下一条短裤。

当沉幼蝶不经意间看去的时候，有着烟丝荡漾的美眸里满是震惊。

此时那里正高高的翘起，似是被某根铁棍顶了起来，雄赳赳气昂昂，正对着沉幼蝶的视线。
真大！

沉幼蝶心中惊诧不已，比自己郎君的那根东西可是大的太多了。

想不到他面容丑陋，这东西却是天赋异禀。

而就在沉幼蝶心中惊讶之际，涂犬又是二话不说，一把将短裤给脱了，只听得啪的一声，那根东西如是挣脱牢笼，没有了舒服，弹跳而出，几乎跃然于她的眼前。

空气之中一股无形的火热弥漫而来，还有一股微微腥臭的气味。

沉幼蝶花容失色，潮红的面颊火辣辣的滚烫。

怎的如此之大？

沉幼蝶不知该怎么说。

“夫人，我来了。”涂犬说了一声，一把扒开沉幼蝶的两条长腿，然后压了上去。

第六十六章

涂犬的心中早已是激动不已，仿佛要爆炸开来一般。

为何如此？

因为涂犬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个样子，竟然有幸爬上这位唐夫人的香床，还能有幸一亲芳泽。

这位唐夫人天生高贵，娇俏玲珑，并且有着少妇独特的韵味，勾人心痒。

躺在床上的沉幼蝶美眸如丝，吹弹可破的脸颊微红，红唇微张，吐气如兰。

往下便是沉幼蝶胸前那两座傲人的雪峰，当真是涨鼓如圆，白嫩嫩的，仿佛透着香气。

不仅如此，这白腻雪峰上的两点蓓蕾更是姹紫嫣红，娇艳欲滴，让得涂犬心神激荡不已，忍不住的伸手一把抓住那白嫩的雪峰。

那饱满的乳球被涂犬抓在手中，乳肉立时从涂犬的手指之中溢出，其柔软与弹性，还有那滑嫩的手感，让涂犬这一刻心脏都快要跳了出来。

“夫人，您胸前这圆球，好有弹性。”涂犬忍不住说道。

被涂犬五指一抓，仿佛引出了沉幼蝶内心深处那最原始的欲望，她体内的那个诅咒，在这一刻怦然爆发出了力量，弥漫全身，再也压制不住。

在沉幼蝶的脑海里，唯有一丝理智尚存，但是不知能坚持多久。

涂犬的禄山之爪侵袭在沉幼蝶那娇俏饱满的乳球之上，微微一用力，那乳肉便是变幻形状，极致的手感让涂犬爽到飞起。

涂犬自小就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地位，很长时候都是坑蒙拐骗，遭人殴打，仿佛是地下水沟里的臭老鼠。

再有他那张丑陋的面貌，就算是攒够钱去了青楼，接待他的女子也都厌恶。

一直以来，涂犬都以为自己与女人无缘，却未想到，今日却如此有幸，而且还抓住了这不知多少男人所羡慕的香乳，细腻揉捏。

这让他胯下的那根东西愈发的坚硬肿胀，滚烫如火，不知不觉间已经顶在了沉幼蝶的两腿之间。

那滚烫巨大的东西尖端顶了上来，沉幼蝶立时便是感觉到了，俏脸上更加的晕红，如是晚霞，心头也是跟着微微一颤，喉咙里不自觉的发出一声娇吟。

而涂犬则是觉得龟头上有一阵酥麻感传来，不自觉的又顶了两下，那里有一层薄薄如绸缎般布料，饶有湿润。

那里是美人少妇的桃花源，洞穴神秘，蓬门未开，却已经仿佛有丝丝泉水渗透出来。

涂犬只觉得一股爽感袭来，情不自禁，微微趴下身子，便又是顶了上去。

“呃~~~”沉幼蝶发出一声轻轻的娇吟，没想到那根东西又来了。

但这只是开始。

涂犬将硬物抵在那里，虽然有薄薄的布料阻挡着，可涂犬死死地抵在那儿，屁股左扭右扭，由于摩擦所带来的爽快感愈发的强烈。

“好.....好爽！”

涂犬情不自禁的说道。

他的脸庞也是红了，这是激动地，眼睛也是瞪得有些大，彷如一只发情的野兽。

涂犬的屁股不停的向前耸动，在沉幼蝶那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之间不断运动着，激荡起了一阵阵温热的气息。

香房暖意层层上涨，春意也在潜伏着，随时爆发开来。

沉幼蝶下面被那根坚硬的活儿用力的撞击着，那东西顶端上的肉菇使劲用力的撞击和摩擦，那坚硬而又滚烫的肉菇热度似乎也传染到了沉幼蝶的身上。

沉幼蝶的贝齿轻咬着红唇，美眸里荡漾着春水，脸颊红晕，仿佛一副极为纠结挣扎的样子，妩媚中带着清纯。

而这落在涂犬的眼中，却令得他反而更想粗鲁一些。

“夫人，我受不了了，我想弄进来。”涂犬喘着粗气说道。

在说话之时，涂犬已经是按捺不住，用手指将那条薄薄的绸缎布料给掀开。

涂犬知道这薄薄的布料只有贵妇才能穿得起，似乎叫内裤来着，一条都价值十两银子来着，再好一些的，那就更贵了。

而这东西穿在这位美人少妇的胯部上，将那郁郁葱葱的蓬门遮掩，此时他一指掀开，便看到了那娇嫩诱人的玉门，芳草萋萋，生气浓郁，而那里有两片红唇，仿若有山泉渗透出来，晶莹剔透。

涂犬低头，便是看见这样一副盛景，他从未见过，却是一直都在幻想的。

今日终于得见。

涂犬早已激动的不能自己，左手握住自己硕大的肉棒，便是要向那里冲刺进去。

这期间不过是几秒的事情，不到几个呼吸，那滚烫红润的肉头便是顶在了那两片娇嫩诱人的红唇中间。

这两片红唇没有一丝坠落，也不松弛，因此当涂犬将自己的那根滚热铁棒前端凑到里面去的时候，刚一接触到，那两片红唇便将他的肉棒龟头给咬住。

刹那之间一股难以言喻的酥痒感觉刺激了他整个人，马眼处一股爽感袭来。

“不行不行，射了射了……夫人，我要射了……”涂犬双眼紧闭，难以自制。

沉幼蝶微微一惊，还未等她有所反应，便感觉到一股滚烫热流涌进了自己下面的肉道之中。

如是惊涛骇浪拍打，激热滚烫，让沉幼蝶娇俏丰润的娇躯也禁不住跟着身子一颤，微微痉挛。

“呼……呼……”

涂犬趴在了沉幼蝶的身上，他的胸膛将沉幼蝶胸前的两座圣女峰挤压着，两只雪白的乳球好似玉盘一般溢开。

涂犬重重的喘着气，射了之后有一阵疲软感袭来，但对于年轻的他很快消散，继而在涂犬心中便是升腾起了一股失落感，有些郁闷。

自己怎么这么快就忍不住射出来了呢，不应该啊。

眼看着就要一杆进洞，如此大好的机会，却只在洞口外就泄了，这让涂犬如何不郁闷。

闻着沉幼蝶那动人心脾的发香，涂犬忽然想到，或许还能再来一次。

而且，没过多久，涂犬就感觉自己的那根东西又硬了起来。

一次不够，还需一次。

涂犬立时跪了起来，忙说道：“夫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刚才我只是……”

砰砰砰！

敲门声忽然响起，随即响起沈秋的声音。

“三姨……”

这令得涂犬一惊，他做贼心虚，立即就想起身躲起来，但是却被一只玉手拉住。

接着沉幼蝶将那娇艳的嘴唇凑到涂犬耳边，犹若蚊声细语，“别动，秋儿就在门外往里瞧，不许闹出动静来。”

涂犬一听，紧绷的身子只好慢慢的放松下来，又重新趴到了沉幼蝶如玉雪白的娇躯上，胯间那根硬物逐渐又变得滚烫起来，坚硬如铁，再一次的顶在了那湿润软脂般的蓬门上，欲要撬开。

第六十七章

面颊潮红如霞的沉幼蝶微微一惊，心里仿佛漏跳了半拍，感觉到那硕大的物事又硬了起来，滚烫

的肉头顶在自己那曲径通幽的桃花源地，沉幼蝶的娇躯便是仿佛有潺潺的电流淌过。

沉幼蝶没有想到，这个面容丑陋的家伙，在这时竟然还能硬的起来。

“秋儿就在外面，你……你小心一些。”沉幼蝶立时低声细语的说道，想要对涂犬警告。

然而，‘小心’二字却让涂犬理解有点错误了。

不仅如此，沉幼蝶的轻声细语，仿佛媚蛇吐信，让得涂犬骨头软酥酥的，胯下的那活儿不禁又是肿胀坚硬了几分，更是向前轻轻的抵触了一下。

于是乎，那猩红坚硬的肉头便是微微的突破了两片娇嫩的唇儿，又一次的挤了进去。

不过由于先前已经射过一回，这是第二次，涂犬倒是没有那么快的泄了。

但是，饶是如此，涂犬感觉到那两片厚厚的唇儿包裹着自己的棒身，那种极致紧迫的温润，让得涂犬有一种一飞上天的冲动。

但涂犬打定主意，这次一定要忍住。

微微抬头，涂犬看到了身下躺着的娇艳少妇，那如烟丝般动人的美眸有水波在荡漾，酒红般的嘴唇仿佛会说话，如红樱桃一般微微张合，喘着粗气，明显是在诱人品尝。

涂犬很有一种亲上去的冲动。

低下头，涂犬便要亲吻上去，可眼看着就要亲吻到那两片娇嫩鲜艳的薄唇了，却被一根剥葱后的食指给挡住了。

涂犬一愣。

刹那间便是看到沉幼蝶那眼中透露出冷意。

涂犬顿时不敢动了，微微抬起头，赔笑道：“对不起，夫人，我……我情不自禁了。”

“嗯。”

“那夫人……沈兄还在外面吗？”

“他要是在呢？”

“呃……”

涂犬变得紧张和局促起来，不知所措，额头上竟然有微微的汗水渗透了出来。

沉幼蝶瞧得这一幕，不知为何，心绪有些不宁静起来，忍不住想要逗弄他一番，于是便是低声说道：“现在秋儿就在外面呢，你若敢动，被他知晓，他可绝对不会放过你。”

涂犬脸色大变，连忙说道：“好，好，我不动，不动。”

沉幼蝶道：“你太大声了。”

“啊？！”

“更大声了。”

涂犬张大着的嘴连忙闭上。

瞧见涂犬这般模样，沉幼蝶那潮红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了丝丝的笑意，觉得这个家伙虽然面容有点丑陋，根本比不上自己的夫君。

可要说有趣，却也比自己的那位郎君更有趣几分，瞧这紧张的模样，可不是自己那位古板迂腐的夫君可以比得上的。

而且，这个家伙的那根东西似乎也太大了，夫君更是比不上，此时就这般抵在自己的玉门处，仿佛要破门而入。

就夫君的那根东西，与之相比，似乎真的要小了许多。

这个念头一出，沉幼蝶赶紧压下，心头生出一股愧疚感。

自己怎的可以这样想呢。

当初与夫君相爱，答应了不嫌不弃，可是自己却因为这东西那样胡思乱想，怎么对得起他？

“啊……”

忽然，沉幼蝶那带着成熟风韵的俏脸上微微一变，眉宇间露出些许的痛楚之色，原本居于涂犬腰间两侧的两条修长美腿忽然情不自禁的向上抬起，弯曲拱了起来，不自觉的将涂犬的腰身给夹住了。

“喔……”

相比于沉幼蝶，涂犬却是舒服的一塌糊涂。

因为，他的那根硕大物事，在突然之间进入到了沉幼蝶的花径蜜穴之中。

“呃……”

沉幼蝶的臻首微微的抬起，上身也跟着向上顶起，那雪白傲人的胸脯曲线立时暴露无遗。

“你.....你这家伙，快.....快些拔出去.....”沉幼蝶的香臀微微扭动，想要挣脱开来。

但是这一挣扎，却是毫无作用，反而让涂犬感到更加的舒爽。

因为沉幼蝶的腰肢和香臀这般扭动，让涂犬的肉棒与湿润的花径摩擦，带来巨大的刺激感，是哪个男人都不能抵挡的。

涂犬不由得发出舒服的呻吟：“喔.....夫人，您.....您别扭了，您再扭来扭去，我.....我忍不住又要射了.....您的那里面实在是太温暖，太舒服了。”

听得这话，沉幼蝶的脸颊上潮红更盛，感受着那根硕大东西顶在自己的玉门之中，沉幼蝶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又不知为何，那东西涨硬的撑在里面，让自己竟然感到有些许的.....满足？

这个念头一起，沉幼蝶连忙想要压下，继而连忙说道：“你.....你快些退出去，否则.....”

涂犬说道：“夫人，你太大声了。”

“你更大声。”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涂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里满是迷恋痴缠之色，“就算被沈兄发现，我.....我今日也要狠狠地禽夫人你一次。”

沉幼蝶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涂犬道：“我豁出去了，夫人，您要杀便杀，反正此时的我太爽了，不会拔出去的。”

“你.....”

沉幼蝶怒不可遏，说道：“你无耻！”

涂犬嘿嘿一笑，说道：“夫人，您说我无耻也好，不要脸也罢，反正我想狠狠地禽夫人您一次，您就别挣扎了。”

说罢，涂犬便是忍不住的耸动起来。

沉幼蝶本来是想要开口再说，但是涂犬这么一动，那根东西本来就大，向里一顶，便是让得沉幼蝶所有的话都给吞了回去。

“别.....别动.....”

“啪啪啪啪.....”

涂犬却是已然不顾那些，趴在沉幼蝶娇俏玲珑玉体上的他，已然开始耸动起来。

不动还好，这么一动，涂犬便是彻底的把持不住了，用力凶猛，用坚硬如铁的滚烫肉棒用力的在那湿润花径里抽插，进进出出。

这一刻的涂犬如有神力，屁股一抬一放，用力的耸动着，不大一会儿，便是将那本就湿润的花户里面，搅动的更加泥泞不堪。

他也不顾沈秋是否在外面了。

正如涂犬说的那般，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沈兄，今日禽了你的三姨，是我涂犬不对，可是你的三姨实在太美，我忍不住啊.....”

第六十八章

实际上沈秋早已不在门外了，未曾听得里面传来沉幼蝶的声音，沈秋只当沉幼蝶是睡着了，便没有进去。

而且，退了推门，发现那门也已经从里面锁上了。

沈秋提着一包药，到了厨房里，将那一包药弄到瓦罐里，加了井水，点火熬炼。

沈秋待在厨房里，不由想到了先前在巷子里发生那一幕，也想到了那位黑衣女子。

她叫梵琉璃，是一位魔教圣女，可至于是哪一个魔教的圣女却是不知了。

沈秋待在神女宫之时，对天下宗门倒是有些了解，许多的名门正派，或是邪门外道，沈秋都了然于心，但是却看不出那个黑衣女子的来路。

当时在巷子里，那梵琉璃是要杀他的，但是，沈秋也不是没有自保的本事。

在与那梵琉璃打斗一番之后，似乎有兵丁赶来，她不敢逗留，只好离去，毕竟她是被通缉的魔教圣女，若是引起太大的动静，对她来说，会很麻烦。

在梵琉璃离开之后，沈秋便是回到了唐家宅院来，适才有了去房门前去询问的一幕。

那瓦罐里的药汤很快被煮沸了。

沈秋收敛起心神，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涂兄呢？不是让他照看三姨么，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沈秋不禁有些生恼，不满的自语道：“等见到涂兄，我一定要好生说他一番。”

……

“嗯嗯……呃啊……”

沉幼蝶仰头发出轻吟之声，如烟如丝，飘渺不定，但是听来却让人热血沸腾。

此时涂犬已经是陷入到了这美丽白玉的软玉香怀之中，胯下的那根硕大肉棒已然突破到了那曲径通幽的花房之中，那根粗大的东西不断在里面翻江倒海。

涂犬已然不顾沈秋是否在门外了，整个人已经是有些疯狂，眼里满是迷恋的情欲之色。

是以涂犬非常用力的抽插，将自己的那根硕大东西不断地送进送出。

每一次进入，涂犬都仿佛恨不得把两颗卵蛋给送入进去，因此用力极大，如此剧烈，让得娇嫩的沉幼蝶有些按捺不住的发出娇吟。

沉幼蝶那完美无瑕的香躯洁白如玉，藏在小肚兜里的两只饱满香乳不知何时已经跳了出来，跃然于空气之中。

由于涂犬压在她的身上，以至于那两只傲人雪白的香乳变换形状，如同玉盘，乳肉四溢。

随着涂犬抽动之时，他的胸膛便是会与沉幼蝶的两座雪峰不断挤压，一上一下，那饱满雪白的酥胸成了别样的形状，也有了一种不同于平常的天然美感。

而涂犬也自有感应，胸膛上压着两只柔软且富有弹性的白兔，让他的心跳极是加快。

随着这样的加快，涂犬便是抽插的更厉害。

‘啪啪啪啪’！

连续不断的撞击声极有节奏，仿佛一首乐曲，美妙动听。

除了这声音之外，还有‘噗嗤’之声不断地响起，似是伴奏。

涂犬抽插的愈发用力，那花房甬道里的湿润与温热，让得涂犬面红耳赤，青筋暴跳。

“噢噢……唐夫人，爽不爽，我的东西大不大……”涂犬在一边抽插的同时，不由这般问道。

沉幼蝶臻首扭到一边，脸颊上潮红未退，听得这话，想要回答，可又被冲击的太厉害，只能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啊……”

沉幼蝶突然一声娇吟，还未停歇，接着又是连续的发出声声潮浪。

“啊啊啊……轻……喔喔……轻点啊……快撑破了……”沉幼蝶张着嘴，艰难的呼吸，眼里丝丝入媚，春水荡漾，说不出的诱人。

但涂犬哪里懂得怜香惜玉，在沉幼蝶这般声语之中反而是更加用力。

仿佛是突然吃了灵丹妙药一般，涂犬的屁股高抬起来，然后重重的压下，将他胯下的那根棒子猛然沈入沉幼蝶的玉穴之中，‘噗嗤’之声更是激荡。

终于到了尽头。

涂犬喘着粗气停了下来。

原本他是趴着的，这个时候抬起上身，跪坐了起来，但是那根东西却未曾从那桃花蜜房里拔出来，而是将沉幼蝶那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并拢到了一起。

涂犬右臂伸出，一把将这两条绝世美腿给揽在了肩上，低头看去，沉幼蝶那完美圆润的香臀暴露无遗，两瓣臀肉紧实白嫩。

而就在那之间，涂犬巨大的东西正插在里面，涨硬滚烫，被那两片粉嫩的唇儿包裹着。

涂犬向后一退，便带出了浓浓的汁液，清晰可见。

再一进去，便是温暖如春，如是进了仙境。

涂犬不敢置信，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再抬头一看，就见这位唐家的美人少妇，此时正用银牙贝齿轻咬着嘴唇，一副幽怨娇嗔的模样，煞是令人怜爱。

“你……你快些拔出来。”沉幼蝶说道。

涂犬嘿嘿一笑，说道：“不行啊，夫人，我这都已经进去了，再叫我拔出来，那岂不是要我的命吗？”

“你……”

“而且这也是夫人您叫我做的啊，难道还要错怪我不成？”

沉幼蝶咬着红唇，几欲纠结之后，说道：“那你快些，不然秋儿来了，被他发现，我.....我饶不了你！”

涂犬说道：“既然如此，那夫人您得配合我一些啊。”

沉幼蝶沉默片刻，又扭头到了一边，轻声的嗯了一声。

虽然低若蚊声，涂犬却还是听的一清二楚。

刹那间，涂犬精神振奋，嘿嘿笑道：“夫人，那我来啦？”

“你.....你来.....啊！”

还未等沉幼蝶说完，涂犬便是按捺不住，猛地一用力，又是将坚硬滚烫的物事送到那湿润温暖的花房之中。

不消片刻，这房间里再次春暖四溢，好不香艳。

过了约有半柱香的时间，涂犬突然感觉到马眼一阵酥痒。

“来了来了.....夫人，我要射了.....”

“啊啊.....你别.....啊.....好烫.....”

“喔.....”

.....

半晌之后，满头大汗的涂犬将那根东西抽了出来，带出大片水渍。

躺在床上的沉幼蝶衣衫凌乱，发丝亦是凌乱，香汗淋漓，面颊潮红，余韵未消，反而更是多了几分美艳。

沉幼蝶微微抬起美眸，便是看到跪在身前的涂犬，这个面貌丑陋的男子，此时胯间的那活儿似乎还仍是活力未退。

沉幼蝶心绪复杂，眼前这个面貌丑陋的男子，与自己侄儿称兄道弟，却是将那东西送入了自己的身体之中，发生了这般关系，是沉幼蝶怎么也没想到的。

再者便是夫君那里，自己嫁为人妻，却被他人沾染了身子，违背了妻纲，如何对得起他？

只是，事情已然发生，是抹灭不了的事实，又能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咚咚咚！

敲门声响了起来，外面又传来沈秋的声音：“三姨，你还在吗？我给你熬了药端过来了，你要是再不出声，那秋儿只好硬闯进来了。”

沉幼蝶一惊，涂犬更是慌张无比，想要逃离，被沉幼蝶一把拉住，低声道：“不许发出声响。”

随后，沉幼蝶有气无力地说道：“秋儿，我在呢，刚睡了一觉，好多了。”

.....

第六十九章

古松城。

客栈里，风从云幽幽的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睁眼一看，却是发现四处无人，不禁大惊，腾的一下坐了起来。

“干娘！”风从云呼唤道。

然而却是没有回应。

风从云心中着急，从床上下来，连鞋子都顾不得穿上，在屋里翻找了一圈，最后又离开房间，蹬蹬的向着客栈楼下跑去，忽的松了一口气。

在风从云的视线中，有一位绝世美妇在靠墙的桌边坐着，她素手拿着一只小酒杯，正在小酌。

客栈里早已人满为患，所有的桌子都被占据了，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老少皆有。

他们望向那个正在小酌的绝世美妇，口干舌燥，一个个眼睛里发出狼一般的目光，似是想要扑冲上去，但是地上躺着的几具尸体，却又提醒他们不可过去，那是前车之鉴。

沉融月绝世无双，素手酒杯，发丝如瀑，绝世的容颜美艳无暇，一双美眸里虽然带着寒意，更多的却是勾人的媚意。

她身着一袭雪白的素衣，丰腴动人的上身曲线淋漓尽致的展露出来，尤其是那傲人的酥胸，在微张的衣领之中，令人遐想无限。

她肌肤赛雪，唇红齿白，只是抬起玉指拢起发丝之时，都有别样的风韵，让人心儿跟着颤颤。

若不是地上的那几具尸体有做榜样，四周众人恐怕早就冲上去了，然后将这个冰山般的女神给压在身下，狠狠地蹂躏，肆意玩弄。

这是一位如仙子般的绝色美妇，姿态雍容，风华绝代，仅是一个眼神就能勾魂夺魄，却又是一个眼神又能望而生畏。

沉融月伸出剥葱般的二指，夹起桌上盘子里的一颗炒花生，她微微仰头，露出如天鹅般优雅如玉的颈，樱桃般的红唇微微张开，最后将那颗炒花生放入嘴中，微微咀嚼。

这仅仅是她一个抬手之间的举动，却是让得在场众人无不为之口干舌燥，大吞口水。

“我忍不住啦！”

突然间，一个男子再也忍不住，猛地扑上前去。

沉融月看也没看，只是屈指一弹，便见一道匹练的光芒飞出，将那化作野兽的男子额头直接洞穿。

然而这一次却无人再害怕，全部都跟疯了一般，疯狂的涌了上去。

沉融月看也不看他们，坐于桌后，丝毫没有出手的打算。

站在楼梯上的风从云脸色大变，少年的脸上陡然浮现出怒色，杀机浮起。

但就在这时，一道仿若雷霆般的浑厚声音响起：“你们这些宵小，找死！”

一股气势如同洪流般的猛冲而来，气浪若海，将那扑冲上去的众人全部给掀飞出去。

客栈里面，几十个人影翻飞，纷纷摔落出去，将客栈里的桌椅给砸的不成样子。

一名身穿黄色锦服的中年男子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

“爹？！”风从云脸色大惊。

从门外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紫龙山山主风啸天。

但风啸天走进来之时，再无人敢上前一步，都被他可怕的气势所震慑。

风啸天的那对虎目之中，犹若电芒流动。

“谁敢再上前一步，本山主杀无赦。”风啸天冷漠的说道。

作为紫龙山的山主，气势自然是有的，如今已是第十境，已经少有对手。

“他……他是紫龙山的山主！”

“竟然是他！”

“惹不起啊，咱们快逃！”

客栈的这些人顿时作鸟兽散。

至于那些被气浪所伤，成了重伤的人们，跑不了，只好缩在角落，心中祈祷，先前生出来的色心，在这一刻荡然无存，被死亡的恐惧彻底压制。

而风啸天懒得去看他们，视线早已到了沉融月的身上，眼中有着莫大的激动之色。

“宫主！”风啸天惊喜的唤了一声，就要上前去。

然而沉融月冷冷的望来，说道：“站住。”

风啸天只好站住，但是面色早已是无比的急切，欲要上前，可又怕惹恼沉融月，前进不得，心里好似有蚂蚁挠着。

见得风啸天这般急切地模样，沉融月觉得有几分好笑，说道：“风山主，刚才真是好大的威风呢。”

风啸天忙笑着道：“哪里哪里，比起公主，风某这只能是三脚猫功夫，真是献丑了……宫主，让风某过来可好？”

沉融月道：“你方才闹出的动静太大，恐怕此地的城主已经赶来了。”

风啸天道：“这点宫主无需担心，我与此地的城主相识，他不会为难。再说了，就算他敢为难，为了宫主，风某与他翻脸又如何。”

沉融月浅浅一笑，说道：“你不在紫龙山待着，来古松城做什么？”

风啸天脸上笑容忽然敛起，正色严肃了起来，说道：“赤血妖地的封印出现情况了。”

“赤血妖地？”

“是的，您也知道，赤血妖地乃是十大妖地之一，封印着一位妖皇。而妖皇一出，若是没有十二境的修行者，恐怕……”

说到这里，风啸天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霾。

沉融月那绝美的脸庞上笑容也是收敛了起来，重新恢复了冰山般的模样，气质高贵清冷的她沈吟着说道：“既然如此，本宫与你一起过去看看。”

风啸天喜道：“如此甚好，有宫主您在，我的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半柱香之后，沉融月，风啸天以及风从云从客栈里走出。

来到古松城外，他们三人欲要离去，一名中年男子御空飞行而来，拦在前路。

中年男子面容有些沧桑，笑道：“啸天，你来了古松城也不与我打个招呼，太不够朋友了吧。”

风啸天道：“确有急事，还请见谅。”

“我只是开玩笑，不必在意，哈哈……”中年男子笑着，忽的看向沉融月，顿时被其绝美的风姿惊艳到了，随即赶紧收敛心神，抱拳道：“不知你是……”

“本宫沉融月。”

中年男子惊讶道：“该不会你就是传闻中神女宫的那位……”

沉融月眸若秋水，果酱般的唇角微微一扬，浅笑道：“正是本宫。”

第七十章

从古松城离开，原本一行三人变成了四人，因为多了一位古松城城主。

他名叫金元贤，是从某个宗门出来的，进入大秦皇朝，成为了一名武将，后来又因参与对抗蛮族，有了军功，才得意封侯，成为了古松城的城主。

而他与风啸天是同辈人。

原本金元贤是想来与风啸天打上一个招呼的，可是在看到那位传闻中的神女宫大宫主之后，金元贤便是魂魄都被抽离走了一般，不想离去。

于是，金元贤便了解情况，最后豪气冲上云霄，朗声道：“妖地封印有异动，我作为修行者的一员，纵然是身死也是无悔，此行，我必须去！”这一路上，他们没有骑马，都是修行者，若说骑马，那速度也太慢了。

但沉融月却也不急，在路上的时候，她看上了一辆马车。

还未等她开口，那金元贤便是立时看了出来，立即付钱，将那马车买了过来，速度之快，让风啸天都慢了半步。

而在接下去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座城镇，在这里也有紫龙山的分会，于是风啸天将他的儿子风从云留了下来。

风从云被留下之时，自然是有所不满，但是却无力回击。

从小到大，风从云都不敢忤逆他的父亲半分，风啸天在风从云的心中，留下的威慑力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在城中最好的客栈住下了，打算第二日再继续赶路。

妖地的封印松动，这也不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

就算他们赶到了妖地，没有十二境的修为，要想将那妖皇斩杀，却也是难度太大。

而这一路上，他们也需要去见一些修行高手，招纳过来，一起去妖地。

……

客栈中已然被清空了。

风啸天与金元贤同坐一桌饮酒。

两人喝的酒不是杯子，而是坛子。

他们喝起酒来相当的豪放。

其实两人曾经在一个宗门里学艺过，算是师兄弟，后来由于各走一方，便是很久没见了，联络也极少。

这次能聚在一起，也算是缘分。

客栈里的酒对他们来说并不醉人，连着喝了好几坛烈酒之后，两人都只是面颊微红，这还是他们没用灵力化解掉的缘故。

只是，两人似有默契一般，看起来的样子却都有些醉意。

“金兄，你老实交代。”风啸天灌了一大口酒，把酒坛一放，看着金元贤如此说道。

“交代什么？”金元贤反问。

“你是不是对楼上的那位有心思？”风啸天很是直接的问道。

金元贤怔了一下，似乎也没想到风啸天会如此直接。

片刻之后，他苦笑了一声，说道：“风兄，我的情况，你都知道的很清楚，我未娶妻，也无子女，如今遇到了沈大宫主这般风华绝代的女子，身边还未有丈夫，我如何能不动心？若不动心，那还是男人么？”听得这话，风啸天不由得默然，因为金元贤这话说的是事实。

“等等！”金元贤突然直直的盯着风啸天，说道：“风兄，你与大宫主已经到什么地步了？”风啸天呵呵一笑，说道：“老兄不才，已经快要水到渠成了。”金元贤却是嘿嘿一笑，说道：“不过有我在这儿了，恐怕这水到不了渠里。”风啸天眼神一寒。

“玩笑，开个玩笑，我会与风兄公平竞争。”金元贤做了一个投降的手势，随后又喝了几口酒，说道：“风兄，我听说这位大宫主的丈夫可是震动东域的那位？”风啸天笑道：“有什么不可说的，正是那位……叶掀天。”金元贤苦笑道：“自然是不大好说。风兄，如果真说起来，你能接的过那位几招？”风啸天脸上的笑容不由得渐渐消失，变得凝重。

“十招之内，必败！”

“如此说来，那我也接不了几招。”金元贤叹道：“我曾经有幸见过那位几次，端的是丰神如玉，人中龙凤，而且修行资质也是极其可怕，几乎是无人能及。但可惜啊，为了苍生，想不到他竟然向天举刀，如此气魄，真的是让人佩服。”……

屋内。

沉融月正倚着窗户，遥望城中夜景。

倚窗而立的沉融月一袭雪白的薄纱罩体，丰腴高挑的身躯曲线尽显，蜜桃型的丰臀翘挺，两条白皙如玉般的长腿在薄纱裙中若隐若现。

沉融月风姿绝代，黑发如墨，高贵典雅，如是一朵绝世青莲，倚窗而立的她有着别样的风韵。

沉融月抬起葱白如玉的素手，掌心之中浮现出了一团幽白的火焰。

“也不知秋儿最近过得怎么样。”沉融月轻声喃喃。

门忽然被推开，一个少年在这时脚步轻悄的走了进来，有些蹑手蹑脚。

沉融月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来了。

“小家伙，你独自一人跑这儿来，不怕被你爹发现？”沉融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调侃之意。

风从云已然来到了沉融月的身后，他看着眼前的这位绝世美妇，那笼罩在薄纱丝衣里的丰圆翘臀，曲线高隆，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让得风从云禁不住的呼吸加重。

风从云眼睛一红，便是如野兽一般的扑了过去。

但是还没接近，却有一股力量将他束缚住。

“小家伙，今日本宫没那方面的兴致，你爹也在楼下，所以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沉融月淡淡的说道。

“干娘！”风从云一声低吼，“您真的忍心吗？”

沉融月道：“本宫做事，无需你来质问。”风从云拳头紧紧地一握，“我绝不会放弃的！”说罢，风从云带着怒意转身而去。

房门关上，沉融月适才转过身来，绝美脸庞上的表情毫无一丝波动。

……

夜深之时。

房门被悄然推开。

屋内只有一根蜡烛在燃烧着，灯火如豆。

风啸天脚步轻巧，如是做贼一般，他的视线落到正前方那张床上。

这一刻的风啸天内心一团火焰爆发，焚烧四肢百骸，他喉头蠕动了一下，干吞了一口口水，整个人兴奋地快步上前。

到了这张大窗前，风啸天便是看到睡着了的沉融月。

睡着了的沉融月眼帘闭着，安静祥和，睡的正是甜美，但那张绝美的脸庞让得风啸天心头燥热，尤其是那张娇嫩红艳的嘴唇更是让风啸天难以忍耐。

一时间，风啸天的呼吸粗重。

也就在这时，熟睡般的沉融月忽然睁开了眼睛。

第七十一章、第七十三章

这一双眼睛好似黑夜中的一抹圆月。

沉融月的美眸睁开，明眸亮丽，冰冷且具有威严。

风啸天单膝跪在了床边，极是谦恭的笑着说道：“融月，还没睡呢。”

“你也未睡。”沉融月清冷道。

“嘿嘿，我睡不着。”风啸天笑着道。

作为紫龙山的山主，风啸天此刻没有什么尊严般，单膝跪在床边，不敢对沉融月有任何的不敬。

只是心头间的燥热，却又让风啸天的视线不得到处乱瞄。

沉融月自是发现了。

“睡不着，那便去打坐修炼。”沉融月如此道。

“别啊，融月，你不知道，这些时日我想你不想的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间都无精打采，今日终于得见，我……我实在是有些按捺不住啦。”风啸天这般说着，左手已然极不安分的钻进了被褥之中。

始一进去，风啸天的大手便是摸到了肌肤弹性的大腿之上，虽然有薄纱丝衣的阻隔，却是顷刻间点燃了风啸天小腹里的那团火，再难自持。

“融月……”风啸天痴痴地看着沉融月，轻唤一声。

“你到底想如何？”

“我能如何，融月你应该很清楚啊。”风啸天满脸迷醉之色。

说着话的时候，风啸天那只已经进入到了被褥之中的左手如是游龙，肆意的在被子里那曼妙的身躯之上尽情的游走，渐渐地到了一处神秘桃源。

沉融月脸颊微红，轻叹一声，“罢了，本宫也不是不近人情之人……手拿出去。”风啸天笑着把手收了回去，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沉融月，双眼眼里满是热忱的期盼。

“瞧你那火急火燎的模样。”沉融月道。

“我这不是太久没见您了嘛。”风啸天‘腼腆’一笑，他跪在地上，神情急切。

沉融月也未多说什么，只是坐起身来。

她如瀑的乌黑秀发顷刻间倾泻而下，披散在香背之上，令她有一种慵懒的美丽。

沉融月拢了一下额前的秀发到而后，她高贵典雅，坐在床榻之上，而风啸天跪在地上，仰着头，视线落到沉融月的胸上。

虽然她胸前的衣襟不低，但是圆硕饱满的双峰将领口高高的撑了起来，肌肤赛雪，胸部的曲线轮廓隆圆诱人。

风啸天不禁吞了一口口水，一副色急的模样，恨不得直接扑上去。

然而风啸天却也不是沉融月的对手，只要他敢乱来，扰了沉融月的心情，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跪在地上的风啸天胯间早已顶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的那活儿也早已滚热烫硬的了，他一脸谄笑的看着沉融月，极尽谦卑。

沉融月轻轻的叹了口气，正想说点什么，却忽然感觉到一股汹涌的异力。

“看来今晚是不成的了。”沉融月道。

极是期盼的风啸天不由得一愣，正当他想要开口询问的时候，沉融月已然向着窗外去了。

……

夜沈了。

金元贤还未休息，而是拿着一只酒葫芦，就坐在屋顶喝酒。

他的脑海中想起了那个绝美身影，翻来覆去，怎的都睡不着，只好跑到这屋顶来喝闷酒。

夜风清冷。

在那漆黑如墨的夜空之中，忽然有数十道的亮光闪过，稍纵即逝，转瞬间便是临近及至。

金元贤眉头一挑，“来者不善啊！”他感觉到了浓郁的妖气。

下一刻金元贤纵身而起，如一支离弦的箭矢疾冲而出，向着那数十道的亮光冲去。

“何方妖邪，胆敢在此闹事，找死！”金元凌厉喝道。

他一拳打出，金光大盛，这一拳如是破开黑夜，拳印如山，打入到了那数十道的身影之中。

有惨叫声响起。

“好霸道的拳风。”一个极为妖邪的男子冷声道：“不过你一个区区八境也敢来阻拦我等，是你

找死才对。”那妖邪男子面白如玉，双眸赤红，黑发飞舞，身上一股滔天妖气磅礴涌出。

“大放厥词！”金元贤也不废话，再次出手。

那妖邪男子赤红的双眸异光一闪，杀机浓郁，亦是出手。

一柄血色长剑飞出，半路之中迅速放大，最后足有几十米之长，向着金元贤直直的斩下。

金元贤纵身而上，直接迎了上去，与那柄血色巨剑碰撞在了一起。

下一刻，金元贤被震得倒飞而出，身体失去控制。

忽然，一只素白玉手抵在金元贤的背上，将他的退势全部化解掉。

一阵香风袭来，窜入到金元贤的鼻子里。

扭头一看，金元贤顿时惊讶不已。

……

“沈大宫主？！”金元贤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是沉融月。

而且，她何时来的自己怎会没有察觉？

传闻中的沈大宫主已经是十一境，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物，起初的时候他还犹自有些不敢相信，但是现在相信了。

风儿吹来，沉融月的乌黑秀发随风而舞，她收回了纤白素手来，淡淡道：“金道友，你且先到一边去，这些妖族交给本宫便是。”金元贤道：“这怎么行，让您一人去对付这些妖族，我身为男人，岂能坐视不理。”沉融月略有诧异的看了一眼金元贤，道：“金道友哪里出身？”

“归元宗。”

“归元宗的宗主本宫倒是认识，为人正义，与我的丈夫是至交好友。”沉融月淡淡地说道：“既然你有心，那就把守四方吧，若是看到有逃走的，格杀勿论。若是实在抵御不住，放走便是，或是等着本宫来收拾。”金元贤惊讶的看着这位绝色美妇，她那如站在云端般的高贵气质，冰冷凌厉，是金元贤这一辈子都未见过的。

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却让金元贤十足的震撼了一把。

“好，那就麻烦沈大宫主了！”金元贤抱了一下拳，旋即便退到一边了。

因为金元贤也自知自己的实力，不过是八境而已，与十一境的沉融月相比，完全是天差地别。

妖气滚滚。

那个极为妖邪的男子正在打量着沉融月，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眼中露出了阴邪的贪婪之色。

“嘿嘿，本来只是来杀戮收取一些血肉的，没想到竟然能碰到这等极品。”妖邪男子垂涎十足。

“本宫确实是极品中的极品，只不过……你这等体内流淌罪血的妖族可是染指不了。”沉融月美眸中的寒意愈发强盛。

那妖邪男子哈哈大笑一声，道：“是否染指的了，那可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话音刚落，妖邪男子便是悍然出手，那柄血色长剑的剑尖直指沉融月，突然分而化之。

夜空之下凭空多出了上千把的血色长剑。

“去！”妖邪男子一声厉喝。

便见那上千把的血色长剑倏然向着沉融月暴击过去。

“就这点本事么。”沉融月轻轻一笑。

下一刻，沉融月轻描淡写的抬手一挥。

一片符光飞出，符文漫天。

每一个符文都轻易的将一柄血色长剑击碎，不消片刻，那上千柄的血色长剑就消失了。

但那些符光还未消失。

沉融月再次抬起纤白的玉手，凌空一握。

所有的符光聚集在一起，整片夜空都仿佛被照亮，便见那一大团符文向着妖邪男子撞击而去。

妖邪男子彻底的惊住了，瞪大眼眸，不敢相信。

而在妖邪男子身后的那些妖族，纷纷尖叫起来，四下逃散。

与此同时，那金元贤见状，立即就进行堵截，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妖族跑掉。

于是金元贤立即出手，与那些妖族混战在一起。

只是，金元贤毕竟只是八境，与这些妖族战斗，很快便显现出了颓势来。

但金元贤却并没有避让，纵然身上已经有多处带伤，金元贤也依旧在顽强的抵抗着。

那妖邪男子正在他逃窜，沉融月已然追了出去，她有些意外，没想到那妖邪男子竟然如此能跑。

不大一会儿，便是追出了城去，进入到一片山林之中。

圆月高悬，黑夜漫天。

那妖邪男子化作一道妖光，犹若流电，沉融月紧随其后。

沉融月却也不担心这妖邪男子跑掉，她只是心中一动，想要跟着这个妖邪男子，看他去往何处。

妖邪男子一路疾驰而出。

沉融月紧随其后，不过很快便与其拉开距离，隐藏自身的气息，不让对方发觉。

这个妖邪男子越是九境的修为，实力倒也不差，但在沉融月的眼里，却是算不得什么了。

离开了城区范围，前方一片密林出现了。

.....

月夜之下。

有两个光头和尚坐在篝火前。

一个年轻僧人正在烤着一只野兔，极为细心。

一旁是一个中年僧人，盘腿而坐。

中年僧人面色红润，头上油光锃亮，坐在那儿似乎是在念着佛经，一副宝相庄严的模样。

不多时，中年僧人的脑后竟然有一个淡淡的光环亮了起来，让他显得更为神圣。

年轻僧人看去，不由得一惊。

“原来师父已经到了能够脑后生环的境界，大彻大悟，我以后还是要多向师父学习才是。”年轻僧人心里满是敬佩。

年轻僧人是几岁的时候就入了大宝寺，然后跟着黎无花修行，一直以来，都是以黎无花为尊。

而黎无花也待他跟子嗣一般，教给了他许多，是以年轻僧人一直都很感激黎无花，并且也都事事听从黎无花的。

至于佛门僧人能不能吃荤，一开始年轻僧人还有些有余，但在黎无花的一番开解之后他便能接受了。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不是这样么。

不多时，那兔肉总算是烤好了。

黎无花就仿佛有心有感应一般，在年轻僧人还未开口之际，他就豁然睁开了眼睛。

“真香啊，好徒儿，你这烤肉的手艺又是精进许多了啊。”黎无花夸道。

“哪有，师父过奖了。”年轻僧人将一只流油的兔腿递了过去。

黎无花接过，笑道：“果然不错，无空，你也吃。”

无空道：“好的。”

在这荒郊野岭，师徒二人便是就着这一只烤野兔吃了起来。

无空跟着黎无花风餐露宿惯了，因此也没什么怨言。

正当两人吃着的时候，忽然间，夜空之中有一抹红光一闪而过。

“师父，有妖气！”无空把手里的烤兔肉一扔，拿起法杖，二话不说便是追了出去。

“诶，我这徒儿，还真是正义，每次降妖除魔都跑的这般快，也不怕哪天葬身虎口。”黎无花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落后，三下五除二的将手中的那只烤兔腿给吃了，接着便双脚一个蹬地，纵身飞起，追了过去。

“前方妖孽哪里跑，还不快停下，速速伏诛！”黎无花大喝一声，犹如九天雷震，端的是惊人魂魄。

那红光听得黎无花的喝声，更加没有停留了，跑得更快。

不多时，黎无花便赶上了自己的徒儿无空。

“徒儿，小心一些，此人身上妖气极重，恐怕是一个妖邪。”黎无花道。

“徒儿晓得。”无空应了一声，但是却追的更快了。

不多时他们便到了一个山谷之中。

无空在最前面，黎无花跟在后面，刚到山谷上空，黎无花脸色猛地一变。

“不好，徒儿，快回来！”黎无花叫道。

但是，为时已晚。

在无空追着那个妖邪男子进入到山谷里之后，此地的气息陡然发生变化，漫天光束交叉，犹如一道道绝灭剑光，将整个山谷都给封闭了。

而就在那最中心处，有一道粗大如柱的妖气直冲天际，磅礴慑人。

黎无花心中震惊，以自己的实力进去，恐怕只是寻死。

但时黎无花也没办法，深吸一口气便是准备冲进去。

“你进去送死么？”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声音自黎无花的身后响起。

这声音听来熟悉，黎无花转过头去，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绝美身影，顿时惊讶道：“大宫主？你.....你怎么会在此处？！”黎无花惊讶不已，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沉融月。

“怎么，怀疑自己眼花了，或者觉得本宫是假的，是冒充的，不敢相信？”沉融月调笑道。

“怎么会！”黎无花面色认真地说道：“有谁敢冒充您呢？再说了，谁敢冒充，贫僧与她不死不休，绝对不能人凭空玷污您的清白！”

“你这和尚，义正言辞，张口就来，要说玷污本宫的清白，你可是当仁不让。”沉融月道。

听得这话，黎无花便是不由得想到了那夜发生的事情，心头顿时火热起来。

“阿弥陀佛！”黎无花吟了一声，红光满面的胖脸上满是笑意，“大宫主说笑了，贫僧那可不是玷污，而是探讨啊，是与大宫主探讨人生哲理，难道这也有错？”绝美的沉融月看着这个不要脸的和尚，说道：“你这臭和尚，油嘴滑舌的，那好，就当是探讨人生哲理，你可否还想与本宫再深入的探讨一番？”黎无花那张满是红光的胖脸上顿时露出激动之色，喜不自禁，但随即又失落下来，轻叹一声。

“贫僧也想啊，只是.....贫僧的那徒儿进入到了这妖谷之中，贫僧很是担心，恐怕现在是凶多吉少，唉.....”

“我还以为你这臭和尚只想着花前月下，不想你那徒弟了呢。”沉融月调侃。

“哪里！贫僧与那徒儿相依为命，可不会忘记他。”说到这里，黎无花停顿了片刻，望着风华绝代的沉融月，笑道：“既然大宫主来了，那应该就没问题了。”沉融月道：“你就这般相信本宫？”黎无花道：“贫僧不相信大宫主，还能相信谁呢？”沉融月似是有点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道：“也罢，反正本宫来此的目的也是如此，你且先在此处等着，本宫这就进去。”说罢，沉融月的眉心处闪过一团光芒，落到她纤白的掌心之中。

那光芒散去，一座小塔浮现。

沉融月将其一抛，小塔迅速变大，宏伟至极，如是擎天巨柱，轰然向着那股磅礴的妖气压塌过去。

喀嚓喀嚓！

山谷的阵法直接被这个法宝破开。

黎无花看的目瞪口呆。

“大宫主之强，果然是惊天动地，贫僧佩服啊！”黎无花一声夸赞。

沉融月瞥了黎无花一眼，颇有些无奈。

她与黎无花也算是老友了。

当初黎无花与自己的丈夫叶掀天是至交好友，也曾一同去绞杀邪魔，后来她的丈夫死去，黎无花心怀愧疚，便是剃发为僧。

这件事有很多人都不知。

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便是，这黎无花也曾对自己有意，还表白过。

在表白失败过后，黎无花便是胖了，油光满面，成了现在这般样子。

沉融月没有多说什么，纵身向着山谷里面冲去。

“别啊，大宫主，等着贫僧啊！”黎无花二话不说，便是也俯身冲了进去。

山谷之中，一座巨大的白骨祭坛跃然于视线之中。

在那祭坛之上坐着一个黑衣人。

当沉融月刚刚落下之际，那黑衣人便不容分说，纵身而起，直接向着沉融月碰撞过去。

刹那之间，天地变色。

紧随进来的黎无花见状，连忙躲闪，这可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战斗。

落到谷底，黎无花立刻就发现了自己的徒弟，昏迷在地。

黎无花过去探了一下鼻息，“还好还好，死不了。”黎无花心里松了一口气，不经意的扫了四处一眼，最后目光落在了那个白骨祭坛之上。

“嗯？”黎无花看到在那白骨祭坛之上有一个七彩莲花，大放光彩，有神秘气息飘出。

“好东西。”黎无花眼睛一亮，立即动身冲了过去。

来到白骨祭坛之上，眼看着就要近了，祭坛中忽的有几根铁链凭空生出。

黎无花赶紧躲闪。

这些铁链来势汹汹，纵然黎无花是九境修为，也难以招架，一时半会儿下来身上便挂了彩。

不过黎无花也算是有法子，总算接近到了那个七彩莲花，伸手便是一把擒了过来，拿起来就跑。

不过黎无花也没忘记无空，他将无空一把拉起扛在肩上，便是冲天而起，离开这座妖谷。

黎无花一直跑了好远，这才停下，然后仔细的给无空检查了一下身体，并没受伤，也没什么大碍，只是单纯的昏迷了过去。

黎无花坐在地上，呼的松了口气，随即便是倒抽一口凉气。

此时身上那些伤口的剧痛传来，让得黎无花也不禁咬牙，不过看到了那个七彩莲花，黎无花便是嘿嘿的笑了起来，一脸满足。

“臭和尚，你瞎想什么呢，一个劲的傻笑。”一道声音自他身后响起。

黎无花赶紧转过身来，就看到圣洁如雪的沉融月，惊讶道：“大宫主，您这么快就将那名妖族给杀了？”

“跑了。”

“竟然能从您的手下跑掉，那名妖族的实力可见不一般啊。”

“不说这个，你的身上怎么受了那么多的伤？”黎无花嘿嘿一笑，双手将那个七彩莲花捧了起来，笑道：“贫僧看那白骨祭坛上有这东西，真是好看，也唯有跟大宫主您才般配，所以就想着取来，只是不小心受了点伤，不碍事的。”沉融月微微的怔住，有些哑然，那双美丽的眸子里露出了些许不同寻常的情绪。

沉融月将这朵七彩莲花接了过来，拿在手里仔细的端详了一会儿，随后便是收进了储物戒指里面。

沉融月斜瞄了地上的无空一眼，道：“你这徒弟没事吧？”

“嘿嘿，没事没事，只是昏过去了而已。”

“那就好.....你这是什么眼神？”只见坐在地上的黎无花盯着沉融月，一个劲的傻笑，满是油光的胖脸上有着一股耐人寻味的笑意。

而且黎无花那眼睛里透露出来的色眯眯的意味，已经是昭然若揭。

沉融月无意间看到了黎无花的裆部顶起了一个大帐篷，冷笑一声道：“你这色和尚，都受伤了还想着这种事儿？”

黎无花忙道：“不碍事不碍事的，不就是一点小伤么，没事儿。”

“你确定不碍事？”

“贫僧无比确定。”但是话音才落下，沉融月便转身而去，黎无花想了想，立即站起身来跟了过去。

月色姗姗。

黎无花跟在沉融月的身后，所有的视线都放在前面沉融月的身上，越看越是心头火热，下面的那东西涨硬的也越厉害。

走在前面的沉融月一袭白纱长裙，丰腴高挑的身材曲线尽显，那傲人的蜜桃臀微微的扭着，臀肉饱满，圆硕高隆，荡出一片片的臀浪来。

而在那白色纱裙里若隐若现的两条美腿肌肤赛雪，如羊脂白玉般，小腿圆润，而那时而露出来的大腿，则是滚圆有力，紧致有弹性。

虽然沉融月没有放出气息，但高挑丰腴的她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高贵圣洁的气息，动人心魄。

也不知走了多远，黎无花也懒得去想走了多远，反正有沉融月在此地，没有妖魔邪怪敢来找死。

忽然，前方的沉融月停了下来，黎无花没有注意，还是大步向前走着，一下撞到了沉融月的后身上。

一股异香窜进了黎无花的鼻子里。

黎无花血液沸腾，下面那东西涨硬到了极点，隔着裤子，一柱擎天，顶在了一片紧致有弹性的臀肉上。

黎无花瞬间就有一泻千里的冲动，但是硬生生的忍耐了下来。

而黎无花下意识的伸出双手，一把将沉融月那纤细的蜂腰抱住，整个人都贴了上去。

“你做什么？”沉融月语气微冷，却也没有阻止黎无花。

“还能做什么，贫僧想与大宫主您探讨一下人生哲理啊。”黎无花满是急不可耐，“难道大宫主您不愿意？”

“本宫要是不愿意呢？”

“呃……”黎无花有点说不出话来，过了片刻，黎无花下定了决心一般，说道：“贫僧豁出去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算大宫主您不愿意，那贫僧也要来强硬一些的了。”说着，黎无花便是有些疯狂起来，那双手也不安分，向上移去，瞬间来到了沉融月那傲人饱满的酥胸上面，隔着衣服，一把将那两座圣洁神圣的圣女峰抓在手中，一手一个。

只可惜沉融月那饱满的酥胸实在是太过圆硕和隆圆了，纵然黎无花的手掌颇有些大，却也只能堪堪的抓住。

随着黎无花的大手抓住沉融月胸前那圆润的香乳，沉融月那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了淡淡的红晕之色，媚眼如丝，仿如秋波。

沉融月微仰着臻首，那饱满的胸脯轮廓与弧度便是更加的傲人了。

而在沉融月那翘挺丰满的美臀处，黎无花裆部那硕大的帐篷正抵在上面。

“喔……大宫主，您的屁股实在太翘了，贫僧这下面已经硬的跟铁棒了一般，很想插进去啊。”黎无花喘着粗气说道。

黎无花一边说着之时，下面的那个大帐篷就禁不住的做抽插的动作，他的屁股一会儿微微的向后撅起，接着就向前面顶了过去。

“嗯……”沉融月的鼻息间发出一声轻吟。

下一刻她的气息一放，一股力量将抱着她的黎无花给掀开了。

不过却也没有太过霸道，不然黎无花早就受重伤了。

被这么掀开，黎无花先是错愕了一下，旋即心头便是生出一股失落感来。

不过，接下来的时候，黎无花便是瞪大眼睛。

沉融月转身向他走了过来。

沉融月抬起右手，伸出剥葱般的玉白食指抵住黎无花的胸口，将他推得后退。

直到黎无花退到一棵树前，实在无法可退。

紧接着沉融月便是靠了过来，几乎是贴在了黎无花的身上。

沉融月那对饱满傲人的酥胸几乎就贴在了黎无花的胸膛之上，黎无花微微低头，便是看到了沉融月胸前那衣领里裹不住的两团雪白，溢出来的乳肉甜美白嫩，柔软却又紧致。

“好大的一对球儿！”黎无花禁不住的发出一声感慨。

“是吗？”沉融月媚眼如丝，那双美眸里秋波萦绕，媚人蚀骨。

“大的，好大的。”黎无花一本正经的说道：“贫僧觉得，比起那些邪恶的妖魔来，大宫主您胸前的这两个圆球儿，才是这世间最大的邪恶。贫僧此刻痴迷不已，恨不得想要啃上几口，把头埋进去，细细的感受一下，就算是死，那贫僧也是无憾了啊。”沉融月又向前靠了几分，那张绝美的脸庞与黎无花红红的胖脸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本就不般配。

黎无花呼吸粗重，额头上都有几条青筋暴涨了起来，正在这时，他忽然觉得下面一凉，裤子掉在了脚上。

啪的一声，黎无花下面的那条大肉棒一下弹跳而出，得到了解放，生龙活虎。

黎无花一惊，“大宫主？！”沉融月妩媚一笑，“佛门中说，色乃大忌，你说出这样的话语来，也不怕佛祖怪罪？”黎无花梗着脖子，极为硬气的说道：“人死鸟朝天，怕个鸟，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

“能与大宫主您探讨人生哲理，乃是贫僧生平最大的幸事，别说是佛祖，就算是诸天神佛，贫僧也不惧。”

“好一个诸天神佛都不惧。”

“那是，那是……”

“可本宫很想知道，若是如此这般，你惧是不惧。”沉融月邪魅一笑，伸出一只素白纤细的玉手将他那根硕大涨热的铁棍倏然握住。

第七十四章

夜黑影疏。

圆月高挂于夜空之下，四野寂静，唯有虫鸣鸟叫之声，稀稀疏疏的，仿佛造成了一曲曼妙动听的音乐。

一片树林之中。

这里的树木纵横交错，没有任何条理的排列着，以至于那透过树林枝丫缝隙的也都错落无致。

这里本该是与其他的树林没什么区别的。

不过就在今夜，此处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打破了这里以往的寂静。

夜色浓稠如水，在月色的调和下，一种暧昧气息悄然酝酿生出。

黎无花后背紧靠在一棵大树上，虽然树皮有些咯肉，但黎无花早已忘却了这些，也懒得去注意这些。

此刻黎无花的脸上满是愉悦舒爽的表情，微张着嘴，眼睛略有点翻白，显然是进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之中。

就算是此刻沉融月要杀他，他也生不出一丝的反抗之心，是真正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不过，沉融月自然没有杀他的意思，而是以那纤白嫩柔的玉手抓着黎无花胯下的那根坚硬铁棒，也不动，但是给黎无花带来的感觉，却完全是上升到了云端。

“喔……大宫主，您的手……”黎无花声音颤颤。

“我的手？”沉融月果酱般的唇角扬起一抹淡然笑意，如是新月般弯曲，她的樱桃美唇微微的吐出灼热的气息。

沉融月已经是与黎无花靠的很近了，那张绝美的脸庞也几乎是要碰触到黎无花的胖脸。

“本宫的手怎么了，你给本宫说清楚。”沉融月妩媚诱惑的问道。

“太爽啦！”黎无花的脚尖微微踮了起来，身子紧绷，发本能的说道：“只是您的这一只手，就这么一握，贫僧……贫僧就有一股想射出来的冲动，实在是欲罢不能啊。”

“想射出什么来？”沉融月问道。

“这……”黎无花稍有犹豫，“大宫主，您这是逼贫僧说粗言粗语啊。”

“呵呵，可本宫倒是想听你说些粗言粗语呢，你说说，让本宫好生的听听。若是说的好听了，本宫也不是没有奖励给你。”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沉融月如是调戏黎无花一般，那握着黎无花下面坚硬涨热铁棒的玉手，在这时候微微的撸动了起来。

就这么轻轻的撸动，对于黎无花来说，却更是莫大的刺激。

“喔喔……大宫主，您这玉手真是好生舒服，弄得贫僧真想射您满手都是。”黎无花咬了咬牙，如此说道。

“是吗？那你射出来给本宫瞧瞧？”

“不行不行，贫僧战力超群，岂能在此时就射出来。”

说着，黎无花嘿嘿一笑，“再说了，大宫主您还没泄呢，贫僧怎么能射。”

沉融月双眸里烟波流转，妩媚动人，“这么说，你是想与本宫一较高下了？”

黎无花正色道：“那是自然！可就怕大宫主您不愿意啊。”

沉融月呵呵一笑，却也不说话了，微微低头，便是看到了黎无花下面那根粗大涨硬的活儿，在她手中青筋狰狞，怒发雄威。

沉融月的那五指葱白如玉，没有一点瑕疵，肌肤赛雪，有一种微微凉。

她轻轻的撸动着黎无花的涨热铁棍，一开始是很缓慢的，也很温柔，而黎无花也是渐渐地适应了下来。

但没过多久，黎无花的视线便是落到了沉融月那饱满的酥胸上，他只需微微低头，便能看到那藏在衣襟里高隆浑圆的香乳形状，端的是要撑破了衣襟一般，呼之欲出。

黎无花按捺不住，伸出一只手过去，一把握住一只圣女峰。

隔着白纱丝衣，黎无花的大手堪堪握住，他还有些不敢相信，但随着他稍一用力，那滚圆饱满的圣女峰便是变幻了几许形状，乳肉四溢，香嫩可口。

“大宫主，您胸前的这只大白兔也太大了，真的是好大的邪恶啊。”黎无花垂涎着说道。

“邪恶么？本宫怎的不知。”

“您这邪恶端的是诱人的很，贫僧真想将它们给降服。”

“既然如此，那你就来降服给本宫看看，本宫可是很不信的。”

“嘿嘿，好！贫僧这可就来了？”

黎无花也不待沉融月回答，另一只手抬起，毫不客气的抓上了沉融月胸前的另一座饱满圣女峰。

黎无花的举止有些粗鲁，他的两只手抓住那两座圣女峰，毫不客气，便是用力的揉捏起来，让那饱满滚圆的乳球隔着白纱丝衣在他的手里变换各种形状。

也正是随着黎无花的这般粗鲁举动，沉融月胸前的衣襟便是再也支撑不住，很快变得凌乱不堪，高低不一，那黑色蕾丝的花边在这时也是暴露于了空气之中。

沉融月那张绝美的脸庞上红潮渐起，娇嫩的颊畔上生出熟透了的晚霞，她媚眼如丝的看着黎无花，在此时更加的诱人。

烟视媚行。

沉融月那娇人可口的樱桃红唇微微的张开着，吐气如兰，带着微夏的灼热气息。

黎无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沉醉其中。

突然，黎无花双手拉住沉融月的胸襟衣领，稍一用力，那本来束缚着两座圣女峰的衣襟根本经不起他的这一摧残，直接被拉了下来。

刹那之间，出现在黎无花视线里的便是那黑色蕾丝花边胸罩包裹着的两只香乳，饱满滚圆，白皙嫩柔的乳肉仿若有着圣洁的光芒在散发出来。

黎无花的双手颤颤巍巍的举了起来，然后将那两只丰满傲人的雪乳握在了手中，那种细腻的嫩滑以及柔软触感，都让黎无花的心跳骤然加快，也让他的欲火更加汹涌。

而就在这时，沉融月那娇媚诱人的声音响起，“哟，色和尚，你下面的这根东西又变大了呢。”

黎无花嘿嘿一笑道：“还不是大宫主您胸前的这两只邪恶惹的祸。”

“可惜你降服不住。”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黎无花满脸淫光。

风华绝代的沉融月笑容嫣然，妩媚至极，她忽然松开了黎无花胯下的那根硕大铁棒，这令得黎无花一怔，心里有片刻间的失落。

随后沉融月莲步微移，与黎无花拉开了些许的距离。

沉融月向后些许的退了几步，退到了一棵树前，她转过身去背对着黎无花，那高挑诱人的娇躯在月色下绝世美丽，不食人间烟火般，真的如同一位从仙云上降落下来的仙子。

“大宫主。”黎无花吞了一口口水，喉头蠕动。

而就在下一刻，背对着黎无花的沉融月转过头来，嘴角勾起一抹勾人魂魄的笑容。

接着便见沉融月抬手将那白纱丝质的衣裙捞了起来，转到一边，于是乎她那翘挺浑圆的美臀便是完美无瑕的呈现在了黎无花的视线之中。

这一刻的黎无花，眼睛瞬间睁大，双眼之中更是爆射出了两道精光来。

沉融月抬起玉臂，将手撑在那树上，背对着黎无花的她，那裙摆已然掀了起来，露出来的傲人美臀也没有半点遮掩的落到黎无花的眼中。

当然，要说有遮掩的话，就是那几乎是贴在两瓣臀肉上的黑色蕾丝花边的内裤了。

但那内裤几乎是镂空的，如纸片一样薄，就那般倒三角的贴在那嫩白浑圆的臀肉上，更显诱惑。

黎无花也算是见多识广，知道那东西来自西域，最是能勾人情趣。

“大宫主……”黎无花的双眼视线已经完全被吸引了过去，他整个人也有些痴呆一般，慢步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接近之后，黎无花也能看得更清楚了。

这位神女宫大宫主那翘挺丰满的香臀犹若蜜桃一般，与那纤细的蜂腰勾勒出这世上最是极品的曲线，那臀肉白皙如玉，香嫩紧致，两片臀瓣之中的沟壑撩人心魄。

黎无花胯间的那根肉棒在此刻也是怒涨到了极点，擎天一柱，直冲天际。

黎无花痴迷不已的看着这位神女宫大宫主的绝世美臀，呼吸粗重，忍不住的伸出一只手去轻轻的抚摸。

始一接触到，黎无花的脑海中便是犹如怦然炸开般，他的五根手指摊开，抚摸在了那丰腴紧致的

一瓣臀肉上，极尽所能的感受这臀肉的紧致弹性，不一会儿便是爱不释手。

由于黎无花从小便是走的体修路子，因为练功，他的手掌上生出了很多老茧。

因此，在黎无花这般抚摸上去的时候，他手掌中的那老茧给沉融月亦是带来一种难以用言语的感觉。

“呆子！”沉融月转过头来，娇嗔一声。

“嘿嘿……”

“你还要摸多久，再不进来，本宫可就走了。”沉融月道。

她面颊红潮，犹若朝霞，那双水波动人的美眸里更是有着勾人的妩媚之意。

听得沉融月这般说，黎无花哪里还能按捺得住，连忙一指将那蕾丝花边的内裤带子勾到一边，正好紧紧地绷在那浑实的一瓣臀肉上。

黎无花左手握着自己那根硕大坚硬的物事，将那猩红滚圆的龟头凑了过去，顶在了沉融月下面那神秘的玉壶花穴门口。

第七十五章

刚一碰触到，黎无花便感觉到了点点的湿润，不由笑着说道：“原来大宫主您下面这也是有些湿了啊。”

“本宫湿了便湿了，你若再不进来，那可就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沉融月面色不变的说道。

“别急别急，贫僧这就进来。”黎无花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黎无花微微踮起脚尖，将他那硕大的肉棒向着前面凑了过去。

红润的龟头微微的陷入到了两片娇嫩的唇肉之中，刹那之间黎无花便是惊叫起来。

“哎哟哎哟，不行了不行了。”黎无花大惊的叫道。

“怎的了？”

“大宫主您下面这张嘴儿是活的啊。”

“是么。”

“是啊，我这大肉棒刚一凑过去，便被您下面这张嘴儿给吸住了。”黎无花郑重其事的说道：“要不是贫僧定力超群，恐怕刚才已经是一泻千里了。”

“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敢再进来了？”

“敢！有何不敢！”黎无花视死如归一般，朗声说道：“就算贫僧今日拼了性命也要与大宫主您下面这张小嘴一较高下，大宫主，贫僧来了！”

黎无花也是深吸一口气，横下心来，再也没有半点犹疑，将他那根黝黑硕大的肉棒送进了沉融月下面潺潺的玉壶之中。

这才刚一进去，黎无花整个人身子便是轻轻一颤，差点射了。好险好险！好在贫僧有莫大定力忍住了。

而随着黎无花将他那坚硬如铁的肉棒送进沉融月的湿润玉壶里之时，沉融月的臻首在这时候也不由得微微一扬，闪过一丝痛楚，更多的却是几分愉悦。

黎无花双手扶住了沉融月那纤细若柳条般的蜂腰，定了定神之后，他嘿嘿一笑道：“大宫主，贫僧可要干你了，您心里可是做好了准备了？”

“你只管来就是，难道本宫还能怕了你不成？”沉融月淡然道。

“既然大宫主这般的有自信，那就且看贫僧如何让你在贫僧这根大肉棒下面认输的。”

“你……”沉融月还待再说。

黎无花却是不容分说，立时便是抽插了起来。

“啪啪啪啪……”黎无花始一抽插，便是毫不客气，用力的冲撞起来。

“嗯嗯……”沉融月始料不及，嘴里发出轻吟之声。

黎无花扶着沉融月的纤细玉腰，用力的冲撞，将他那根硕大的肉棒在沉融月的湿润花穴里面尽情的抽插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那东西还未到底，但随着黎无花这般的快速的抽插，沉融月那紧致在花道里便是泥泞不堪，十几次便被黎无花的那根硕大东西入了底。

月色之下，小树林寂静无比，但是‘啪啪’之声却是清脆响亮。

在那浓稠如水的夜色中，一位绝世美妇单臂撑在一棵树上，她的香裙掀起，那高隆翘挺的雪臀不断地颤抖着，臀肉泛起一波一波的臀浪，阵阵诱人。

一个高大威猛的中年和尚就站在这位绝世美妇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欲要，下体不断地用力撞击，将自己那根金箍棒在里面翻江倒海，搅动一片腥风血雨。

“紧……真是太紧了……”黎无花的额头上有大汗渗出。

虽然说是这般说，但黎无花下面却是一点也不慢，都是修行之人，黎无花的体力可谓是相当的充足，生龙活虎，如此往复的抽插了上百下，黎无花却没有一点疲惫之感。

“嗯嗯嗯呃……”沉融月那张樱桃红唇里发出了呻吟之声，她的脸色也有些迷醉起来，香汗淋漓，发丝沾染着香汗，让其变得更加妩媚诱人。

风华绝代的神女宫大宫主，十一境修行者，是所有修行者中最顶端的存在，此时被黎无花这个中年僧人在身后肉干着。

她的衣衫凌乱，裸露出来的雪肤晶莹剔透，胴体完美。

沉融月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曲线诱人，她的脚尖微微的踮了起来，以至于她那丰腴紧致的浑圆美臀在这时候显得更加翘挺了。

“大宫主，贫僧……贫僧肉你……肉的爽不爽啊？”黎无花突然单手抓住一瓣臀肉，用力的揉捏。

“呃……呃啊……”沉融月的完美娇躯被撞击的抖动，胸前那两座圣女峰也跟着摇晃，乳浪阵阵，汹涌波涛。

“你……你这色和尚，你与本宫……这般……这般胡来！佛祖会……会怪罪……你的！”

“什么怪罪不怪罪，贫僧说了，就算是诸天神佛现在来了，贫僧也是不惧！”

“好啊，那你……你……你再快些……本宫要……要来了……”

“来了……贫僧也要来了……”

“啊啊啊……色和尚，用力些，快些……”

“来了来了……”

“哦啊……”一声长吟，苏媚入骨。

身材高大威猛的黎无花在一次深深地撞击进去之后陡然停了下来，他的胯部与沉融月那雪白完美的丰臀完全的贴合在了一起，几乎是不留任何一丝缝隙，直抵花心。

而沉融月则是仰起了头，那脖颈处的精美锁骨在这时候曲线更显。

香汗淋漓的她熟媚诱人，红唇微张，实在是娇媚到了极点。

蓬莱岛神女宫的大宫主，在整个东域是最顶端的修行者，风华绝代，艳名远播，不知有多少的追求者趋之若鹜，想要一亲芳泽。

枭雄大佬，群英名士，有许多人都曾向沉融月表白过，但都无疾而终。

以前的黎无花也是其中之一，也遭到过沉融月的拒绝，但他后来一直跟随叶掀天去到西边狙击魔族，直到叶掀天死了的消息传出，他回到神女宫向沉融月道了一声歉，然后去剃发为僧。

至此之后，黎无花一直都不再与沉融月见过。

但是那份心意一直藏在心底。

而让黎无花意想不到的，缘分到了，是怎么也跑不掉的。

他怎么也想不到，今时今日，月色宜人，夜色静谧，自己却能一亲沉融月的方泽。

不说是三生有幸，也算是好事做尽终有报。

黎无花低头，看着自己的胯部与那丰满浑圆的翘臀顶在一起，里面那湿润肉壁的挤压让得黎无花只觉得舒爽上天，想要一泻千里。

但黎无花最终还是硬生生的给忍耐住了，没有射出去。

他是觉得就这般射了出去，过程太短，应该好好享受才是。

而且自己也要向大宫主证明自己的雄霸以及持久力，时间太短，岂不是会让大宫主看不起？

黎无花下面那根硕大的铁棒深深地陷在沉融月那湿润的玉壶里面，如他所说，沉融月下面的那张嘴儿果真是好像有吸力一般，一般男人根本承受不住。

而且这也实在太紧了，着实是很考验黎无花的毅力。

中场休息。

单手撑在树上的沉融月回过头来，那好似喝醉了的美眸里丝丝烟波，动人心魄。

呼吸粗重的黎无花迎上了沉融月那勾人夺魄的视线，禁不住的身子一软，立刻运转灵力，堪堪把持住自己。

然后黎无花那张胖脸笑了起来，宝相庄严的僧人这么一笑，颇为怪异。

“大宫主，贫僧的这根棍子舒服不？”

“有点厉害。”

“才一点啊，那贫僧可就不高兴了。”黎无花傲然道：“贫僧这根棍子可旋地打洞，吊起石块，端的是坚硬有力的很，贫僧敢保证，万里无一，千挑万选也是难求啊。”

沉融月道：“你倒是会自夸，可惜一点就只有一点，本宫还未高潮呢，就算你夸得再天花乱坠也是无用。”

黎无花笑道：“刚才只是前奏，只是热身，大宫主可是做好准备？”

第七十六章

“什么准备？”

“接下来贫僧可是要加速冲刺了，保证让大宫主您欲仙欲死，忘不了贫僧的这根大肉棒。”

“你就那么有自信？本宫可是不信。”

“不信？”黎无花嘿嘿一笑，“那贫僧可就来了？”

“来吧。”

黎无花深吸一口气，双手把持住了身前那完美的翘臀，左右手各自抓着那丰满雪嫩的臀肉，完全的握不住。

那产自西域的蕾丝花边内裤被撇到一边，紧绷在那饱满紧致的臀肉上，不得不说，很是有一种诱惑的刺激感。

黎无花缓缓地抽出自己那坚硬滚烫的铁棒，依旧是坚硬无比，雄风激昂，青筋环绕的棒身上还沾着那晶莹剔透的蜜汁，格外润滑。

“大宫主，贫僧来咯。”黎无花嘿嘿一笑。

沉融月并不言语，但是那隆圆紧致的雪臀却仿佛是微微的翘高了几分，曲线更显。

黎无花也不再有多言语，双手把持住那高翘雪臀，然后臀部猛地一用力，向前冲击。

噗嗤！黎无花的那根硕大活儿便是又一次的深陷那蜜道花栈之中。

“额……”沉融月跟着轻吟一声。

“啪啪啪啪……”那肉体撞击的声音再一次的响了起来，连绵不绝。

黎无花这一撞击冲刺，好似狂浪拍岸，凶猛至极。

黎无花的那根硕大肉棒在高贵圣洁的神女宫大宫主玉壶中不断的来回穿梭，一次次，一回回，好似精力无限，永不停歇。

“嘿嘿……”黎无花那张红光满面的胖脸上浮现出笑容，颇为自得。

他几乎是施展了浑身解数，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不断以他那根肉棒对沉融月进行冲击。

黎无花高大威猛，身体壮硕，不久之后却也是汗水连綿。

若论修为，黎无花是远在沉融月之下的，要说体力，他也是比之不上的。

但是用后入式这种法子，黎无花却也是居高临下的，从他的视线完全可以看到微微俯下身的沉融月，这位高贵圣洁的神女宫大宫主，就好似是臣服在他的胯下一般，婉转娇吟。

“啪啪啪啪……”黎无花抽插着，撞击不断，如此往复，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少说也有上百下了，可是仍然不见沉融月有泄身的迹象。

黎无花不禁有些恼了，自己都使出浑身解数了，竟然还无法让大宫主泄身，这让信心满满的黎无花怎能不懊恼？

是以黎无花决定大胆一些。

黎无花突然停止了抽插，俯下身来，将沉融月的右腿抬起，放在了臂弯里。

刹那之间，沉融月那完美诱人的桃花源地便是清晰地暴露在了夜色之中，一簇萋萋的芳草，唇瓣红嫩，娇艳欲滴。

而此刻那娇艳欲滴的唇瓣正含着一根硕大滚烫的丑陋肉棒，相互交合在一起，对比鲜明，却又无比的淫靡，惹人心扉。

“你这是作甚？”沉融月头也不回的开口问道。

“嘿嘿，贫僧这是变变花样，您不介意吧？”

“本官倒想看看你能怎么弄。”

“那贫僧又来咯。”

说罢，黎无花便也不客气，屁股一耸，又是向前撞击过去，那粗大的肉棒便是又一次深深地撞了进去，深陷其中。

“啊啊啊啊……”黎无花这一冲刺，便是快若风儿，马不停蹄，“大宫主，感受到贫僧的厉害了么，贫僧正用大肉棒干你呢，哈哈……”

“嗯嗯……你……你这色和尚……好不知耻……嗯啊……呃呃呃……”沉融月娇声颤颤。

“嘿嘿……贫僧就是不知廉耻，不然……不然怎么能……这么干您呢……”

黎无花满面红光，笑的很是淫邪，与先前宝相庄严的样子完全不同。

“噢……啊……嗯嗯……”黎无花猛烈的撞击，进行抽插，好似不知疲倦，他浑身的肌肉都开始暴涨起来，显然是用了大力气的。

而在黎无花这般犹如海潮拍岸的撞击抽插中，沉融月胸前那吊坠着的两坨丰满胸肉在这时前后的摇晃，如汹涌的波涛般浪斗不止。

沉融月的身段高挑，两条美腿滚圆紧致，肤白赛雪，凌乱的衣衫中有着大片春光透露出来，却没有完全的剥开。

若隐若现，最是惹人遐想。

中年僧人在用力的肉干，用不止歇，用磅礴大力不断地撞击。

大肉棒咆哮，翻江倒海，卷起一片片的风浪，泥泞不堪，暧昧淫靡的气息不断在这夜色密林里升腾起来，热浪阵阵。

沉融月那绝美脸庞上的香汗越来越浓郁了，这让她也显得愈发的成熟诱人。

微张的嫣红嘴唇，耳根润红，脸颊也是如西红柿一般的熟透了，好似能滴出水来。

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美眸里，烟波好似光华一般流转不止。

风华绝代的神女宫大宫主，被大宝寺的僧人黎无花不断地抽插着，没有断续。

她的纤长右腿被黎无花抬在右臂上，那花穴玉壶清晰可见，唇瓣娇人，有滴滴的水珠儿落了下来，随着那根硕大黝黑的铁棒不断在里面冲击，好似有水花飞溅出来。

沉融月那赛雪的肌肤在此时渐渐地红润起来，早已变得有些燥热，丰腴成熟的胴体在这个时候好似泛起诱人的红晕光泽，完美无瑕。

黎无花每一次的冲击，都是深沈而又大力的，恐怕也只有沉融月才能承受得住了。

毕竟她修为高深，远在黎无花之上，若是一般女人，恐怕早就被黎无花冲撞的花心颤颤，水波长流，犹如烂泥一般的瘫软了。

黎无花的冲势忽然减缓了下来，到得最后完全不动了。

“你……你怎么……停了？”沉融月立时问道。

“嘿嘿，贫僧还有一个姿势想要尝试一下，一直都想着要实践一下，不知大宫主可否满足贫僧这个愿望。”

“好啊，本宫想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花招。”

黎无花温柔轻轻的将沉融月那条滚圆有肉的美腿放了下来。

然后屁股一撅，就将那根活儿从沉融月的泥泞花壶里抽了出来。

啪嗒，啪嗒……

黎无花的粗烫铁棒抽了出来，弹跳了几下，雄风不减，上面沾满了润滑的汁液，硕大猩红的龟头处滚烫粗热，煞气满满。

沉融月站直身子，两条雪玉般的美腿微微颤了一颤。

她拢了一下披散在香肩上的乌黑秀发，转过身来，看着满面油光的黎无花，道：“你还有什么花招，使出来吧，本宫想见识一下。”

黎无花嘿嘿一笑道：“大宫主先帮贫僧撸一下吧，保持活力。”

沉融月也没拒绝，伸出那不沾阳春水的玉手，也不管那根粗烫铁棒上沾着的润滑汁液，一把抓住，然后便是撸动起来。

“喔喔……”黎无花舒服的呻吟了一声，“爽啊！”

“你这色和尚，今日可是犯了色戒，还配当佛门弟子么？”

“大不了就不当呗，以后我就跟在宫主身边，当牛做马，嘿嘿。”

“你以前也是挺正义一人，没想到是这般的无耻不要脸。”

“嘿嘿……”黎无花伸手揽住了沉融月那纤细完美的蜂腰，将她一把搂入怀中。

而黎无花下面的那根粗烫肉棒穿过了沉融月那两条浑圆紧致的大腿，被挤压在里面。

黎无花前后动了动，让其在里面尽情的摩擦。

黎无花看到了沉融月那张绝美的脸庞，两人的脸庞近在咫尺。

忽然间，黎无花便是想要亲吻过去。

但沉融月却是抬手一指，挡住了黎无花的突袭。

黎无花也不觉得尴尬，嘿嘿一笑，右手下移，握住了沉融月的一瓣丰腴臀肉，用力的抓捏揉弄，细致的感受那香臀的紧肉触感。

而黎无花的左手则是握住自己的肉棒，又将那滚烫的猩红龟头顶到了花壶门口。

“大宫主，贫僧来咯……”

说着，黎无花便是微微用力的朝里一顶，破开了那两片薄嫩的唇瓣，长驱直入，直捣黄龙。

“嗯……”沉融月仰头发出一声娇吟。

黎无花换做两只手托住沉融月那丰满高耸的盈白翘臀。

“来咯……”

“你废话很多啊。”沉融月语气微冷道：“要来赶紧来，若是不让本宫到了高潮，那可有你受的，你……啊！！！”

“啪啪啪啪……”

不等沉融月说话，黎无花突然便是猛烈的冲刺起来，毫无征兆，让得沉融月猝不及防。

“你……啊啊……本宫决不轻饶你……”

“哈哈，来吧……贫僧也饶不了你……”黎无花突然胆大。

沉融月美眸一寒，可黎无花此时深入猛烈的抽插，一时间也难以顾得上了，反而更觉得沉融月这般模样更是诱人，那马眼处有了一股想要飙射的冲动。

夜色静谧，娇吟声簇，肉体的撞击声清脆悦耳。

两人相对而站，身子几乎是紧紧地贴在一起，如胶似漆。

黎无花托着沉融月的高翘美臀，不断地剧烈抽插，逐渐的觉得下面一股舒爽之感愈发浓烈。

而沉融月媚眼如丝，那脸颊上的红潮也愈发的浓郁，妩媚动人，成熟高贵的她贝齿轻咬起了红唇，又有一抹小女人的娇嫩感觉。

“啊啊……大宫主，贫僧要来啦……”黎无花抽插的愈发快速。

“嗯嗯……来便来了……本宫还怕你不成……嗯啊……”

“本宫……本宫也要来了……”

“那贫僧可不想射了。”

“你敢！”

“嘿嘿，那您叫几声……好听的来听听……嘿嘿……”

“官人，快来吧……好官人……你好猛哦……”沉融月娇声滴滴。

黎无花听得这话，只觉得身子骨头都酥了，精光再也收不住……

“来啦来啦……”

“哦哦，官人……”

“哟你哟你……”

“外面……给本宫射到外面去……啊啊……”

“喔喔……”

黎无花一下抽出粗烫滚热的铁棒。

他左手扶着沉融月的纤细蜂腰，右手则是抓住自己肉棒，脚尖一踮，便是一股股的白色浊浆爆射而出，扑打在了沉融月那平坦光滑的肚腹之上。

喘息阵阵，好似破风箱一般，由高到低，渐渐地平复了下来。

月光下，那夜色静谧祥和。

黎无花那光秃秃脑袋上戒疤显眼，汗水长流，在月光的映照下，头上就好似流油般，很是锃亮。

裤子在黎无花的脚底，他胯间的那根滚热肉棒余威未消，虽然硬度少了一些，可是仍然很硕大，雄风威武。

沉融月娇媚的躯体靠在树上，她的衣衫凌乱，胸前那两座饱满高耸的圣女峰在凌乱的衣襟中不断地起起伏伏，但又被那真丝的黑色蕾丝熊征兆紧紧地包裹着，束缚欲出。

白花花的乳肉紧致滚圆，让黎无花看得眼冒金星，喉头不禁又蠕动了一下。

沉融月怎会瞧不见黎无花那眼神里包含的意思，她微微低头看了一眼黎无花的胯下，那东西即使垂吊着，也依然很粗长。

“怎的，还想再来一次？”沉融月道。

“呃.....贫僧食髓知味，自然是想再来一次，就是不知道大宫主您给不给贫僧机会啊。”

黎无花笑咪咪的说道，不像是开玩笑。

黎无花也的确是食髓知味，看着眼前这位绝美大宫主那高挑丰腴的完美躯体，想象着自己刚才在她身上征伐，怎么会觉得够呢。

但是沉融月淡淡地说道：“好了，已经给了你一次，时候也不早了，你去照顾你的徒弟吧，本宫也要先去休息一番了。”

说罢，不给黎无花任何机会，便是转身离开了。

黎无花这次也不觉得失落，自己这次是真正的有大收获，有了一次，只要用心经营，那自然还会有第二次，也不急于这一时。

于是黎无花赶紧提起了自己的裤子，粗糙的整理好自己的衣物，向着自己徒儿那边去了。

.....沉融月离开了小树林，她坐在了一棵树的枝丫上，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并拢的垂着，风吹动了她的裙子，隐约露出了一双雪白的赤足。

此时的沉融月就好似一个少女般，两腿摆动，有些悠闲和轻松，只是心里却有些许的愧疚之意。

不过这愧疚之意很快便没了。

“叶掀天，你到底死没死，要是死了，那我做这种事，那我就没愧疚之意了。”

沉融月轻声喃喃，“可你要是没死，那本宫做这种事，是不是就是背叛你了呢？若你知道，会不会生气呢？料想你肯定会的，毕竟你就算是烂好人，应该也是会生气的，可你要真是活着，却不来见本宫，那也就别怪本宫无情了。”

.....西域。

这是一片蛮荒的世界。

族群部落有成千上万，各不相同，犹如星罗棋布的弥漫在整个西域大地之上。

这里常年都是风沙狂卷，烈日炎炎，各种魔兽层出不穷，处处也都弥漫着危险。

在西域的南边，这里有一块庞大的绿洲，也有一个湖泊，可供部落以及牛羊生长。

此处的部落民风很是彪悍，住的屋子也是那种土屋，不过他们以牛羊为食，天生壮悍。

因此部落里的人们，男子如铁，女子如钢。

在地势延高的地带有一簇簇的土屋，彼此相邻，不见有什么豪华的。

不过在这些土屋的最中间处有一座三层高的建筑物，那是木头搭建的，而且外表也比那些土屋更为的华丽，如是这片土屋里面的圣地。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今日，部族里那些人们全部拥挤到了这处圣地之前。

他们神色虔诚，仿佛是在祷告。

一只黑色棺材被人抬了出来，放在了大门处，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的看着那只黑色棺材，不发一语。

黑色棺材朴实无华，看起来就是一口普通的棺材。

一位身穿红袍的祭司走了出来，在黑色棺材旁边站定。

祭司约莫有五十多岁，手里捧着一个石罐，在众人的注视中，他将那个石罐倾。

一股水从石罐里流淌而出，落在黑色棺材之上。

刹那间，那黑色棺材的棺材盖上面竟然长出了一朵极其艳丽绚烂的花朵来。

人群里骚动起来。

“看到了吗？大家都看到了吗？神灵显灵啦！”祭司激动的大叫。

所有人都跪伏了下去，开始磕头祭拜。

祭司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显然是很满意。

等到人们跪拜之后，祭司这才缓缓地说道：“好了，大家都看到神迹了，接下来我在此宣布，这个月你们需要献上两位美男美女，否则，神灵降怒，连年大旱，后果严重。”

说完，祭司转过身去，走进了圣地之中。

那口黑色棺材也被抬回了里面。

众人缓缓地退散而去。

而就在圣地的高空之中，有一朵巨大的黑云悬浮着，其中仿佛有一只眼睛的轮廓正冷冷的俯瞰着下方。

沙漠之上，烈日炎炎，狂风呼啸。

有一只车队正在其上行走。

其中一辆豪华的马车最是惹眼。

这辆豪华的马车由三匹壮猛的骆驼拉着，车内的面积极大，里面也是极为的舒适。

而跟随着车队的是一支军队，大约有二十人左右，每一人都身穿铠甲，人高马大。

带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脸上有着沧桑之色，他骑着一只骆驼走在最前面，但却不时的回头看一眼那个好话马车，眼里隐有怒意。

或者说，有嫉妒与羡慕。

这时，一名军士从前方骑着骆驼回来，双手抱拳道：“禀告大将军，前方看不到村落，但有一个湖泊，可以有就地扎营。”

“知道了。”

中年男子一扯缰绳，骑着骆驼来到马车边上，朗声道：“城主，前方有一个湖泊，天色快黑了，咱们可以到那里扎营休息。”

“这次由伍将军你带队，你拿注意便是。”车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有点沈厚，平稳之中透露出一股霸气。

“不，我以城主为尊，一切还是以城主的意思为准。”

忽然，那马车车窗的帘子掀开，里面露出了一张绝美英武的脸庞。

伍腾的心中激荡了一下，立刻抱拳行礼。

“城主。”

“这是在外面，不用多礼。”

陆宣妃淡淡道：“辛苦你了。”

伍腾忙道：“不辛苦，能为城主做事，是我的荣幸。”

陆宣妃淡淡一笑，“你倒是会说话……好了，我也想休息了，加快一些速度吧。”

“是！”

黑炭立时吓了一跳。

“谁？谁在说话？”黑炭神色紧张。

“呵呵，当然是本座在说话。”

黑炭终于听清楚了那声音的来源，豁然看向那黑压压的山洞。

“你在山洞里？”

“当然。”

“你怎么会在那里面？”

“此事可就说来话长了，有兴趣听么？”

“嘿嘿，反正我闲着也无事，就听你吹吹吧。”

黑炭靠近山洞，却没进去，而是在洞口就地坐了下来。

此事怪异，自己又不是傻子，先探清虚实再说。

黑炭读过许多的志怪书籍，知道那些所谓的大妖魔，一般都善于蛊惑人心。

还有的会引人前去，然后剥皮，给它们自己穿上，成为人样。

所以黑炭很小心翼翼的，并不进去，就坐在洞口。

“好了，开吹吧。”

.....南虎城。

日子如往常一般。

沈秋住在唐府，也已经有些许的时日了。

在三姨沉幼蝶的帮助下，他已经顺利的破境，如今已经是第六境了。

第六境的修为，足以媲美山下那些武林门派的掌门了。

而且在世俗之中，也可以算得上是顶尖了。

到了六境之后，沈秋的心中便动了心思。

这一日他前往了南虎城的一个钱庄。

掌柜的是一个老者，在看到沈秋拿出了天盟令之后，整个人呆若木鸡。

“拜见盟主。”老者赶紧抱拳，弯腰行礼。

“不必多礼。”沈秋淡淡地说道：“我要见天盟在南虎城分舵的主事人。”

那掌柜立即应了一声是，请沈秋稍等片刻，去到了后面，不多时掌柜再次出来，道：“还请盟主稍等片刻，王舵主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沈秋落座了下来，那掌柜立即让手下人看茶。

掌柜姓朱，名叫朱络，八面玲珑，一番交谈下来，沈秋对天盟在南虎城的情形也了解了许多。

而在他们刚刚交谈完了不久之后，便见一个中年男子大步走了进来。

男子身上带伤，还很新鲜，他手握一把铁环大刀，端的是威武雄壮。

看到沈秋之时，男子立时走了过来，将铁环大刀往地上一插，单膝蹲下，“在下王大强，拜见盟主！”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沈秋立即上前去搀扶。

王大强自然也是站起身来。

沈秋扫了一眼他身上的伤口，道：“王舵主，你身上的这些伤是.....”

王大强哈哈一笑道：“没事没事，不过是跟黑龙帮打了一架，这是常事了。”

“黑龙帮？”

“黑龙帮是南虎城本地最大的帮会，与我们一直都素有恩怨。”

王大强说到这里，眼里有几分闪躲。

沈秋也不拆穿，道：“那王舵主详细说说。”

“好！”

接下来沈秋一直都待在这钱庄里，这才知晓天盟分部与黑龙帮的恩怨。

都是源自于城外的一座矿山，朝廷拿五成，剩下的五成给了南虎城的其他势力，由他们自行分配。

每次都是天盟拿三成的。

但是近来黑龙帮不满，想要更进一步，闹的越来越凶，因此最近两大势力摩擦不断。

“听说那黑龙帮请了一位客卿，实力强大，恐怕我难以对付。”王大强倒也直接，将自己的难处说了出来。

“王舵主放心，如今我在了，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有盟主在此，当然无忧！”

就在此时，一位妇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这位妇人体态略显丰腴，姿色似乎也看不出有多独特，但却是有着一股成熟妇人的气质。

尤其是胸前那两只雪兔，极是滚圆，胸脯高涨，仿佛要爆炸开来一般。

沈秋看了一眼，便是飞快的移开视线，非礼勿视。

“盟主，这是内人。”王大强介绍。

“妇人李玉拜见盟主。”妇人向沈秋盈盈施了一礼。

“王夫人好。”

“午餐我已经备好了，若是盟主不嫌弃，不如与我们一同用餐？”

“有什么可嫌弃的，夫人说笑了。”沈秋笑道。

随后一行人便是离开了钱庄，到了王大强的府中。

王大强与李玉已经有了一子，几岁左右，生的倒是可爱伶俐。

沈秋与他们夫妻二人一同用过了餐，然后便告辞离去了。

沈秋未回唐府去，而是在城中转悠起来。

一辆马车行驶而来，周边跟着几个恶棍。

所过之处，人人皆是闻风丧胆般，飞快离开。

有的慢了，便是被人一把推开，丝毫不管死活。

一路风风火火的，煞有威势。

沈秋拉过一个人，问道：“那马车里坐着的是谁，怎会如此霸道？”

“小哥儿，你是初到此地吧，那个马车里坐着的，可是本地黑龙帮帮主之子，在这南虎城，除了官府黑龙帮不敢惹，其他人全敢招惹，端的是可怕呢。”

沈秋看着那辆马车，眼睛微眯。

是夜！一座府邸之中。

一个身穿夜行衣的蒙面黑影进入到乐府邸之中。

在府邸中一番搜索之后，最终黑影来到了后院。

在这后院里面有一个厢房，里面灯火通明，正有一阵怪异的声音传出，带着剧烈的喘息，还有强劲的撞击之声。

黑影犹豫了会儿，纵身飞起，最后轻轻的落到了那房顶之上，悄然无声。

黑影深深地吸了口气，将两块瓦片揭开，屋内的一切便都清晰的落入到了黑影的视野之中。

刹那间，黑影的眼中便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怎么……怎么会是她？！”

第七十九、第八十章

房中。

灯火通明。

剧烈的喘息声不绝于耳。

“啊……啊……不行了不行了……少帮主……你……你且慢些……喔……”

一声声的呻吟声，连绵不断，如是起伏不定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屋中，有一张圆桌，上面的绣花桌布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快要落地了。

而就在那之上，躺着一具白花花的美体。

那美体肌肤雪白，胸前的两只饱满圆球正一前一后的剧烈晃荡，其上一点樱桃红红，不断地甩动出红线。

妇人有着成熟的气质，媚眼惺忪，额头上已是香汗淋漓，嘴儿张大，不断地吞吐着粗气，面颊红润，倒是勾人的很。

那妇人的两只雪白玉足踩在圆桌边缘，美腿弯曲拱了起来。

妇人的大腿浑圆，肉白雪嫩，被两只大手给抱住，勒的变换形状。

而在妇人的两条美腿之间，有一个男子正在肆意驰骋，将那巨大东西不断地在妇人的玉壶花穴里面抽插，活力旺盛。

那男子虎背熊腰，当真是如一头暴熊般，尤其是胯下的那根肉棒，更是硕大粗长，竟然犹如婴儿手臂，在妇人的花穴里面搅动之时，还未完全没入，根部余留在外面。

此时这般粗大的东西正在里面搅弄，澎湃汹涌，让得那妇人的娇躯不时的痉挛，身子也不时的颤抖。

蹲在屋顶上的黑影默然，双眸之中的震惊还未消逝。

那个妇人，他认得。

正是他今日才见到的那位王舵主的夫人李玉。

王夫人！今日见到的时候，沈秋只觉得这李玉贤惠，心灵手巧，而且与王大强相亲相爱，两人看起来极为幸福，是一个完美家庭。

可是，此刻沈秋却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那虎背熊腰的男子，沈秋已经了解到了其身份，乃是黑龙帮帮主之子，也就是黑龙帮的少帮主，名为熊力满。

那王大强对黑龙帮可是恨之入骨，可现在，王大强的夫人却是与黑龙帮帮主之子做这种事情，要是王大强知道了，岂不是暴怒震天？看着那熊力满不断地将硕大粗长的肉棒抽插在李玉的花穴之中，没有完全没入，速度却是奇快，搞得李玉发出连绵不绝的呻吟声，可见这熊力满是多么的天赋异禀。

尤其是那根肉棒，实在太过粗大了，沈秋见了，也不免有几分羞赧。

那简直就是跟驴一样的东西了。

沈秋不免想到了薛青柠。

当时自己的那东西还未送入到薛青柠体内，在外面就是一时爆射出来。

再与这熊力满相比，当真是相形见绌，无地自容。

“啊！！！”

就在此时，那熊力满忽然停了下来，抬起手来，然后落下。

啪！熊力满这一巴掌拍在了李玉那丰腴圆满的臀肉上，清脆响亮。

“王夫人，我下面的这东西大不大？”熊力满笑着道。

“你……你……”李玉微微仰头，瞪视着熊力满，似乎想要呵斥几句。

但是那熊力满下面忽然向前一顶，蛟龙入海，翻滚的浪潮滔天，顿时把李玉的一番话给挡了回去。

“大不大？”

“大……好大！”

“可是实话？”

“不……啊！是的……是实话……”

“比起王大强那个傻货如何？”

“不要……说这个嘛……”

“好，那我就疼你一回，不说……现在你给我下来，把屁股翘高，对，就这样，我要从后面狠狠地干你。”

李玉从圆桌上下来了，在熊力满的吩咐以及指挥下，她背对着熊力满，俯下身来，那光洁的香背一览无余。

李玉俯下身之后，那丰满傲人的盈白雪臀便是展露出来，两片臀肉白花花的，形状好似熟透了的苹果，那神秘桃源隐约可见。

熊力满胯部那里黑黝黝的一片，那条坚硬涨热的肉棒如剑一般，威风汹汹。

熊力满又是抬手，啪的一下在李玉的雪臀上一拍，臀浪颤颤。

“扭几下来看看。”

李玉脸颊上微显羞涩，但还是扭动了起来，好不诱人。

熊力满嘿嘿一笑，握住了自己的那根硕大物事，便是将猩红狰狞的顶端凑了过去。

‘噗嗤’一声，熊力满猛地将自己的东西送了进去。

“喔……”李玉仰头便是呻吟出声。

“啪啪啪……”熊力满精力强盛，始一将自己的肉棒送入进去，接着便是接连不断的抽插起来。

那李玉坚持了没多久，整个上半身便是趴到了桌上，两只饱满的大雪兔挤压在桌上，形成了极其诱人的形状。

而她的腰腹处则是被熊力满顶着紧贴在了圆桌边缘。

吱……吱……熊力满实在力大无穷，随着他的抽插肉干，那圆桌也移动了位置，跟着震颤起来。

“啊啊啊啊……太大了……少帮主！太大了啊！”李玉叫出声来。

“嘿嘿，老子的东西就是大，今天要把你给肉上天，哈哈！”熊力满志得意满的大笑出声。

“喔喔……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啦……”

忽然，熊力满双手抓住了李玉的两条玉臂，拉着向后。

就好像是骑马牵着缰绳那般。

李玉的后背紧贴在熊力满的胸膛之上，两人的下面纹丝合缝，难以想象，熊力满的那根粗长东西此时已经完全的送入到了李玉的身体之中。

“啊……老子要来了！”

“射里面.....就射里面吧.....”

“哈哈，王大强，你敢打我，我就灌满你的老婆.....”

“啊.....呃啊.....”

“来了来了.....王夫人.....老子要射了！”

“射进来.....全都射进来吧.....我飞啦.....”

“嗯.....”王夫人的身体极力的颤抖着，脚尖踮起，那丰满的雪臀也在极力的向后翘着，将熊力满那一股一股的浓液精华给接纳入体。

李玉气喘吁吁的，整个人直接趴在了桌上，双臂也是无力的瘫在桌上。

但是熊力满却是啪的一下拍在李玉的翘臀上，说道：“来，给老子把这东西舔干净。”

李玉勉强着自己支撑起来，转过身，在熊力满的身前蹲下，然后张开了嘴儿，一口将熊力满那硕大的东西给吞了进去。

只是，熊力满的那东西就跟驴子的一样，就算李玉再如何的勉强，也不能完全的容纳，面容有些痛苦。

即使如此，李玉还是非常尽兴尽力的为熊力满清洁。

熊力满双手叉腰，就这么享受着李玉的服务。

“嘿嘿，王大强啊王大强，想不到吧，现在你老婆正在给我舔肉棒呢。”熊力满笑出声来。

李玉似乎是想说话，但是熊力满伸手就把她的臻首压住，不让她退出来。

李玉脸上的痛苦之色愈发浓郁。

好一会儿之后，熊力满胯部那硕大的大肉棒从李玉嘴里弹出，似乎是有些干净了。

而李玉则是瘫软的坐在了地上，禁不住的用力咳嗽。

熊力满没有半点的怜香惜玉，走到了一边去，拿出一盒从西域过来的卷烟，用烛台上的火焰给点燃了，狠狠地抽了两口。

过了半晌，李玉才缓缓地站起身来，默默地将衣服穿起，终于有了那般贤惠的模样。

“那.....我走了。”李玉的声音有些幽怨。

“走吧走吧，难不成你还想住我这儿啊。”

熊力满说着，旋即便是嘿嘿的笑了起来，“住我这儿也行，反正我还没干够呢。”

听得这话，李玉打了个激灵，不再逗留，有些落荒似的快步离开。

屋里只剩下了熊力满一个人。

他坐在床榻上，就那么光着身子，嘴里叼着卷烟，浑然一副以自我为尊的模样。

于是，沈秋进去了。

沈秋是从大门进去的，进去后用门栓将房门关上。

熊力满的眼睛眯起，继而脸上浮现出凶狠之色，狞笑起来。

沈秋什么也没说，直接便向着熊力满动手。

如今的沈秋已经是破了六境，再加上逆神九转诀，以及他父亲留下来的那套剑术，要对付同等境界之人，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而这个熊力满最多才是四境左右，一开始犹如一头暴熊般凶悍无比的攻击，但在最后，被沈秋硬生生的一掌拍到了地上躺着。

熊力满为人凶恶，此时被沈秋制服，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还极为硬骨头的出声威胁。

“敢动我？我爹是黑龙帮的帮主！你敢动我，你会死的很惨！”

“是么。”沈秋的神色无比冷漠，双指并起，将一道剑气打出。

这道剑气击中了熊力满的小腿，让他顿时痛不欲生。

为了不让熊力满发出叫声吸引他人。

因此沈秋便是一脚踩在了熊力满的嘴上，让他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

“若是你敢大喊大叫，我不保证下次就是你的脖子被切断了，懂的话，点点头。”沈秋冷冷的说道。

熊力满的双眼中立时浮现出惊恐之色，不敢再反抗，连忙点头。

沈秋把脚拿开了，但是神色依然漠然，冷冷的盯视着熊力满，防止他耍什么歪门邪道。

“少侠饶命.....少侠饶命.....”熊力满屈服了，他是因为恐惧死亡屈服的。

“你是怎么跟王大强的内人混在一起的？”沈秋冷声问道。

“敢问.....少侠如何称呼？”熊力满抬起头来，脸上挤出笑容。

“嗯？”沈秋语气一沈。

“不问不问，是我多嘴了，既然少侠想知道，我说便是。”

熊力满连忙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大约是一个月以前，熊力满便与李玉有了染，至于起因，自然是这熊力满主动的。

熊力满喜好人妻，早就对王大强的妻子有所垂涎，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终于，在一个月前的时候，熊力满找到了机会，对李玉施加了强硬手段，将其强暴，随后又威胁了李玉一番。

李玉不敢将此事告知王大强，只能自己憋着。

起初李玉也警告过熊力满，但是她不说，反而让熊力满对她的控制更加得心应手。

后来李玉也就半推半就的从了熊力满，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每当王大强出去办事之时，李玉都会来熊力满这里，与他颠鸾倒凤一番。

“说起这个女人，一开始性子倒也烈，但在被我一番驯服之后，还不是服了我。嘿嘿，我这东西，可是能在地上戳出洞来呢，天下间的男人少有。”

熊力满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沈秋冷冷道：“是吗？要不要我给你割了？”

熊力满脸色顿变，连忙赔笑道：“不了不了，少侠，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这样，不然我这东西毁了，以后断子绝孙，愧对祖宗啊。”

“但你为人处世行的都是恶迹斑斑，你说，要我如何才能放了你？”沈秋道。

“这.....”熊力满为难了一阵，最后坦然道：“少侠您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便是，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办到。要是办不到，您杀了我便是！”

不得不说，熊力满看人很准，也很精明。

他知道沈秋有所图谋，便是这样应对，就是为了拖住沈秋。

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天渐明。

年轻僧人无空也已经醒了过来。

但是他发现除了自己的师父之外，还多了一人。

看到那人之时，无空的脑海里便是轰然一震。

“好美.....”

无空的心里翻起浪涛。

前方是一位身着白色雪衣的绝世美妇，她黑发如瀑，身姿高挑，完美无双，从上到下的凹凸有致，冰肌玉骨，绝世而独立，犹若朦胧纱雾。

让人想看不清，却又更看不清。

无空站起身来，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上前去，做了一礼，“大宫主，小僧无空，是.....”

“本宫知道你的是他的徒弟。”沉融月打断了他。

无空低着头，不敢直视沉融月，被其气场压制着。

无空只是一介小僧。

而且，他的心中也有有一种异样感觉，比之眼前这位风姿绝世的神女宫大宫主，自己便如那云尘之下的泥土，终其一生也够不着。

正在这时，黎无花便是回来了。

第八十一、八十二章

“嘿嘿.....”黎无花看着沉融月，“阿弥陀佛，我已经将此事转告给了风施主与金施主了，接下来的时候，就由贫僧与宫主您一同前往赤血妖地了。”

沉融月看了眼黎无花，发现他那张胖脸上满是笑容，饶有深意，便是知道这厮心头在想些什么了。

不过，沉融月却也没有说什么，与黎无花和无空这对师徒一起上路了。

在路上之时，沉融月以一张白纱遮住面容，以免让世人看到，惊世骇俗。

起初的时候，三人是以步行的，没有骑马，也没有马车。

不过在路过一个村庄借助一晚之后，也不知黎无花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找来了一个板车，以骡子拉车。

骡子耐力持久，而且距离赤血妖地也不远了，因此沉融月也没有什么异议。

这板车上很脏，黎无花立即就拿了一块抹布过来，擦干净之后，便是温文儒雅的做了一个邀请手势。

“大宫主，请！”

“你倒是有心。”

“贫僧向来有心，以后您会发现更多。”

黎无花伸出手来。

沉融月伸出柔若无骨般的玉手搭上，在黎无花的搀扶下上了这辆板车。

随后沉融月便是盘腿坐下，黎无花也赶紧跟上。

板车动了，离开村落。

沉融月却是瞧见了牵着骡子走路的无空。

“你徒弟怎么不上来？”

“年轻人，就该多多锻炼一下。”黎无花笑道。

“呵呵。”沉融月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于是一行三人再次出发。

在前行的路上，黎无花与沉融月并肩而坐，他盘腿坐着，单手拿着念珠，一颗一颗的转动着，嘴里默念着佛经。

这一时刻的黎无花宝相庄严，身上有一股超然气质散发出来，仿佛真如得道高僧一般。

沉融月面无表情的瞧了黎无花一眼，这厮与那夜那般疯狂的时候判若两人。

那夜如魔，今日如佛。

小和尚无空拉着骡子，骡子拉着板车，不久之后，这板车便进入到了大山之中。

“师父，我去找些食物来。”无空道。

“好，你且去吧，为师还要静坐一下。”黎无花板着脸道。

“是！”无空便是离去了，很快没入到了山林之中，消失不见。

待得无空消失之后，黎无花便是再也按捺不住，转过身来，笑吟吟的，那笑容里的意味不言而喻。

沉融月如何看不出来，视线一低，便是落到了黎无花裆部那顶大帐篷上面。

沉融月素手伸出，便是一把轻轻的握住了那大帐篷的顶端。

“嘶……”顷刻间黎无花便倒抽了一口凉气：“哟哟哟，大宫主，轻点，你别给贫僧掐断了。”

沉融月笑道：“掐断？你这物事便是这般脆弱么？”

黎无花笑道：“自然不是。贫僧这东西可软可硬，此刻只是沉寂下来罢了，你想要它擎天一柱，只是动手手指的事情，不如您试试？”

“怎么试？”

黎无花四下看了一眼，如是做贼一般，然后将袈裟拨拉到一边。

“得罪了。”接着黎无花左手拉开裤裆，右手拉着沉融月的玉手，便是一把塞入到了裤裆里面。

五指略微的有些冰凉，细若无骨，仿似葱玉般，始一触碰到，便立时让黎无花下面的那根肉棒涨硬的更大，也更加的坚硬如铁。

“把手拿开。”沉融月忽然冷冰冰道。

黎无花的手一滞，旋即笑咪咪的拿开了。

下一刻，沉融月那纤白的五指便是将黎无花的那根大肉棒给握住了。

“喔……”黎无花情不自禁的发出舒服的声音来。

“你叫这么大声，不怕被你那徒儿听到？”沉融月调侃道。

“呃……”黎无花又是四下看了眼，旋即收回视线，笑道：“我那徒儿还未回来呢，宫主，您快动，快动，不然贫僧那徒儿回来了，可就没机会了。”

“你这色秃驴，连这点时间也不会放过，本宫真想给你把这活儿掐断了。”

“嘿嘿，宫主说笑了，你舍得么？”

“本宫有何舍不得的，不信试试？”

“信了信了。”黎无花赶紧求饶。

瞧见黎无花这般没骨气的模样，沉融月的嘴角亦是忍不住的勾起一丝笑意来。

沉融月的唇角勾起，那唇瓣未着半点胭脂水品，但却如如果酱般娇艳欲滴，好似熟透了的果实，诱人想要品尝一番。

黎无花的裤裆处隆起，里面不断地起伏，沉融月以剥葱般的纤细五指在里面握着黎无花的那根硕大东西，不断地上下撸动着。

“师父。”正当黎无花享受至极的时候，无空的叫声突然响起，把黎无花给吓了一跳，连忙拉过袈裟盖住裆部。

沉融月却也未动了，面容平静，仿佛与她无关。

无空提着几只野兔走了过来，笑道：“师父您看，今日收获颇丰。”

黎无花额头有几滴汗水渗出，故作镇定，道：“果然颇丰，你且去把这几只野兔烤了。”

“好的。”无空立即便是到了一旁开始忙活起来。

“呼！”黎无花吐出一口浊气。

这时沉融月那张绝美的脸庞凑到了黎无花的耳边，口中轻吐出如兰般的灼热气息，“你这色秃驴，要是如此这般被你徒儿知道了，你猜会如何？”

沉融月媚眼如丝，那脸上的表情勾人魂魄。

“呵，又硬了一些呢。”

“宫主，您……您且饶贫僧一命。”

黎无花看了眼不远处的徒弟。

“饶你？”沉融月笑道：“本宫为何要饶你？给本宫一个理由先。”

“这……”黎无花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你别表现出异常，本宫帮你出来。”

“多……多谢宫主。”

“有什么可谢的，谁让你赖上了本宫呢。”

“嘿嘿，那以后贫僧要更不要脸就行了。”

这边黎无花与沉融月打情骂俏，那头，无空正在忙活着，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事实上以无空的修为，自然察觉不到。

只是无空心中总有一点怪异的感觉，至于是哪里怪，却又说不上来。

不多时，无空便是熟练的把野兔给烤好了，他站起身来，望向黎无花那边。

“师父，已经烤好了。”

“哦……啊……你……稍等会儿，为师身体略有不适，你先去四周查看一下情况。”黎无花道，脸色有些涨红。

“刚才徒儿去打猎野兔的时候顺便看过了。”

“让你去你就去！”

无空哦了一声，不敢再多说，连忙去了。

待得无空走后，黎无花便是松了口气，接着整个人极其亢奋，伸手便是将沉融月的纤细腰肢给一把搂住，另一只手则是向着沉融月胸前的耸立高峰摸了过去。

沉融月也不阻拦，任由黎无花的那只大手攀上自己胸前的饱满酥胸。

隔着丝纱薄衣，黎无花的那只大手握住一座饱满玉峰，虽然是隔着衣服，但是其中的弹性以及那种紧致柔软，无法阻挡的传递到了他的手里。

虽然是抓住了，黎无花的那只手却也是握不过来，只能堪堪的抓住。

沉融月却也没有拒绝，就这般任由黎无花抓握着，不过言语里却是出声调侃：“你不怕你那徒儿突然回来，然后打一个回马枪？”

“不会不会，贫僧那徒儿只听贫僧的，让他往东绝不往西。”

“那你这徒儿还真是听话。”

“那是当然！”

黎无花笑咪咪的说道：“不瞒你说，贫僧收养他的时候，他可是天赋异禀呢。”

“噢？”

“当时他还小，贫僧路过一个小镇看到他，光着身子在坐在池塘边上，孤零零的，贫僧过去一问，原来是他的衣服被人扒拉走了。父母双亡，也没吃的，整日乞讨为生，本来此事贫僧也不该管的，毕竟天底下那么多穷苦人，贫僧也管不过来，不过.....”

“后来那小子一直跟着贫僧，就那么光着身子，不顾周围众人的眼光，心性极好，是以贫僧把他给收了当徒弟。”

“这有什么天赋异禀的？”

“嘿嘿，贫僧还没说到呢，除了他心性极好之外，还有的便是贫僧徒儿的那根肉棒，可是与常人不同。”

“是么？”

“可不是嘛，粗大的很，尤其是龟头那儿，就跟蘑菇似的，涨大的很，简直是难闻一见。”

“本宫不信。”

“不信最好，您若信了，那不就是抛弃贫僧了么。”

“那本宫就要把你抛弃了呢？”

黎无花嘿嘿一笑，“宫主心地善良，断然是不会的。”

“那可说不准哦。”

黎无花也不当回事，还要再说，这时沉融月的手里忽然有了动作，一把快速的撸动起来。

黎无花的嘴顿时张成O型，再次发出欢愉的声音。

“哦哦.....宫主，慢些慢些.....”

“再慢些，你那徒儿可就回来了。”

“那.....快些？”

“本宫如何做，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沉融月突然将黎无花的裤子褪下，那根硕大的物事便是一下敞露了出来。

沉融月以剥葱般的食指轻抚在那猩红圆润的龟头上面，指尖划过，那细腻温柔的触感，再加上沉融月玉手的上下撸动，令得黎无花抵挡不住。

玉指磨妍，洁白素手撸动，又是沉融月这般孤高绝世的美人，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承受得住。

黎无花终是有些难以招架，脸上浮现出了一股舒爽的表情，似欲飞翔。

“喔喔.....要射了.....贫僧要射了.....”

“呵呵.....”

沉融月的红唇凑近了黎无花的耳边，妩媚小声地说道：“好相公，快射吧~~~”‘好相公’这三个字犹如巨大的魔力般。

黎无花终于是再也难以自持，便见那火热滚烫的肉棒更加粗大，那马眼处一股白浆喷射而出，一串连着一串。

终于射了出来。

那白浆不止是把打湿了黎无花的衣裤，有的也落到了沉融月那素白的玉手五指之上，看起来别有一番别样的美感。

“呼.....呼.....”黎无花爽上了天，呼呼的喘着粗气。

忽然，他瞪大眼睛。

因为沉融月抬起那沾了浓浆白液的玉指到了鼻子前，微微的嗅了一嗅。

“宫主！”

“难闻死了。”

.....吃过了烤兔，算是补充了一些体力，三人继续向着赤血妖地过去。

其实对于沉融月与黎无花来说，他们已经是不大需要吃食物的了，毕竟修为那么高了，就算几天不吃，那也无碍。

太阳从西边落坡。

三人在一个湖边停了下来。

此时他们所在的地方，距离那赤血妖地大约还有一天的路程，就算慢慢的赶过去，那也足够了，毕竟赤血妖地的封印不是一朝一夕就会被冲破开的。

这一夜在无空又去弄了一点野物吃过之后，便是到了远处的一座石台上盘腿坐着，念佛经，吸收

天地灵气修炼。

沉融月则是漫步在湖泊边上，继而停步，望着湖面，似乎是在思索些什么。

沉融月如今已是十一境，但一直不能突破到十二境。

不是因为沉融月的天赋不够，而是因为传说之中，能突破十二境，那便是到了飞升的时候。

飞升是每一位修炼者所梦寐以求的。

若能飞升，便能遨游天地，寿命呈倍数增长，去见识一个真正的新世界。

但可惜的是，沉融月一直都未能突破，停留在这个境界许久了。

“罢了，顺其自然便是，不必强求。”

沉融月的心态却也看的开。

忽的，沉融月省起一件事来，自己从神女宫离开以来，似乎还未曾焚香沐浴，今日见了这湖泊，便是动了心思来。

那色秃驴也不知干什么去了，正好可以洗净一下身子。

于是，沉融月将最外面披着的那层纱衣脱掉，手指一抬，那纱衣便是挂到了湖边的长草之上。

随后沉融月将腰间丝带拉开，随着衣袍脱落，沉融月那完美无暇的丰腴胴体便是暴露在了空气之中，即使是佛祖见了，恐怕也是把持不住。

第八十三、八十四章

玉足轻点水面，沉融月踏入湖中，似是踩在湖面之上最后才慢慢的沉了下去。

沉融月只是在岸边洗浴，未到湖中央，因此那浅水区未能将沉融月的整个娇躯包容进去。

绝对饱满高耸的双峰，圣洁无暇，两点樱红娇艳欲滴，彷似熟透了的樱桃般。

蜂腰纤细，柔弱无骨，平坦小腹光滑润白，盈盈一握。

清澈的水滴在沉融月那赛雪的肌肤上滑落，月色之下，沐浴的沉融月好似天仙下凡，美不胜收。

.....月色静谧。

湖水泛起了一丝一丝的涟漪，碧波荡漾。

风儿吹来，将那赛雪般肌肤上的水珠吹干，让人觉得颇为惬意。

沉融月在浅水区坐了下来，下面正好是一块石头，她这么坐着，只留下臻首在外面。

忽然间，从远处的湖水里泛起了巨大的涟漪，似是有一条怪鱼向着这边疾驰而来。

沉融月双眸一寒，抬起玉手来，一股湖水便是到了她的掌心之中。

这一股湖水凝聚成一条水蛇，下一刻便砸了下去。

浪花滔天。

“哎呀呀，宫主，快快住手，是贫僧呀。”一道有些慌乱和促狭的声音响起。

但沉融月却仿佛是没有听到一般，操纵这条水蛇，将黎无花的身子缠住。

便见黎无花被五花大绑，最后被提到了沉融月的面前。

黎无花嘿嘿一笑，“宫主，是贫僧呢。”

沉融月眉头一挑，“原来是你啊，本宫还以为是什么水怪呢。”

黎无花道：“贫僧哪里像水怪了。”

“不像么？也罢，本宫当你是水怪便是。”

话音一落，在那条水蛇的缠绕下，黎无花便是被缠着飞了起来，脱离水面。

与此同时，沉融月探出手去，那落在长草上的纱衣飞了过来。

沉融月纵身而起，只在刹那，那件纱衣便是笼罩在了沉融月的丰腴胴体之上。

水珠未散，将纱衣都给打湿了，那纱衣也紧紧地贴在沉融月的完美身躯上，高挑丰腴的曲线毕露，那领口处饱满的乳肉遮掩不住，下面一处芳草神秘，曲径通幽，玉壶若隐若现。

沉融月一个纵身便是回到了那板车之上。

她侧躺了下来，纱衣紧贴在那滚圆修长的美腿之上，紧实有力，玉足白皙。

沉融月以玉手撑着太阳穴，侧身看着还在湖面上的黎无花。

沉融月勾动了一下手指，黎无花便是飞到了沉融月的前面来。

此时的黎无花全身被水蛇捆绑住，他赤身裸体，身子有些肥胖，胯间的那活儿硕大的垂吊着，清晰地落到沉融月眼中。

“你这色秃驴，大半夜的潜入水中，是不是又想行什么不轨之事？”

“呃.....宫主慧眼如炬，果然啊，贫僧什么都瞒不了你。”

黎无花的视线在沉融月那高贵丰盈的躯体上游走。

侧着身子的沉融月美臀挺翘，本就隆圆，此时那臀腿之处的曲线就如一笔勾勒出来似的，完美到了极点。

黎无花吞了口唾沫，胯间的那活儿更硬了，已经是一柱擎天。

沉融月自然也是发现了，果酱般娇艳的唇角勾起，也对黎无花勾了勾手指。

“宫主，您就别玩贫僧了，快快把贫僧放下来吧。”

黎无花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

“把你放了下来，好对本宫发难么？”

“贫僧.....此刻贫僧真的超想干你！”

“不怕被你徒儿看到？”

“刚才贫僧来时，就已经把他打发出去了，此地无人.....宫主，您行行好，快放贫僧下来吧，贫僧真的是按捺不住啦.....”

“色秃驴。”

“嘿嘿.....”

“想要本宫？”

沉融月言语着的时候，将那裙摆微微的向上拉，滚圆白皙的大腿便是暴露了出来，沾着水珠，光滑透亮，好似羊脂白玉一般。

“好想好想.....贫僧现在已经欲火焚身了，再不泻火，贫僧恐怕就要死啦。”

“呵呵，罢了，本宫倒要看看，你今晚又能有多厉害。”

沉融月随手一挥。

那水蛇从黎无花的身上松开，而黎无花也是落到了地上。

侧躺着的沉融月从板车上坐了起来，她赤足踩着泥土，绕着板车走了半圈，最后弯下那盈盈一握的蜂腰，单手撑着，另一只手则是向黎无花勾了勾。

黎无花哪里还能按捺得住，立刻挺枪便是上去了。

月色无暇。

大地静谧。

“嗯嗯.....呃啊.....”一阵动人曼妙的娇吟声传出，春意盎然。

吱呀吱呀.....伴随着这娇吟的还有老旧板车被摇晃时发出的呻吟声。

月色下，一个光头和尚站着，两腿微张，似是蓄力爆发。

在他的身前是一位绝世美妇，高贵动人，簪子别着的黑发已经有些许落了下来，一摇一晃，为她增添了成熟动人的风韵。

一件纱衣轻描淡写的包裹在她的身上，此时已是凌乱不堪，很是杂乱。

沉融月香臀处的裙摆已经被捞到了蜂腰之上，就仿佛一层薄纸般，平添了更多的诱惑。

那两瓣臀肉紧致丰满，蜜桃一般的雪臀有着别样致命的吸引力，而在那勾人臀缝的下面，一根坚硬肿胀的火热铁棒正在里面不断地进进出出。

黎无花双手扶着那完美的腰臀，胯间不断地耸动着。

“啪啪啪啪.....”黎无花胯部撞击在那盈圆紧致的挺翘丰臀之上，一次次让自己火热滚烫的肉棒深入进去，每一次的深入都让黎无花感觉要上天了一般。

玉壶里面紧致细润，又是滚烫热烈，不断地刺激着黎无花，无时无刻的不想要射精出来。

可就算是这样，黎无花还是强忍着，不让自己一下倾泻出来。

“噢.....”沉融月一声娇吟，回过头来，媚眼如丝，勾的黎无花魂魄都快丢了。

“宫主.....您里面夹得好紧呀.....”

“是么？那你倒是快些呀.....”沉融月媚音酥骨。

“贫僧加速了。”

黎无花使出浑身解数，这一刻根本无暇顾及及其他，胯部耸动的更厉害了，一次次的撞击在沉融月丰盈的蜜桃臀上。

啪啪啪.....寂寂的夜晚春意盎然，好似三月春风忽来，吹出了遍地的新芽。

沉融月的丰腴娇躯在黎无花这般凶猛的撞击下，自然也是跟着有些晃动，尤其是胸口处的两只饱满乳球此时吊坠着，一摇一摇的，乳浪阵阵，波涛汹涌，美不胜收。

“嗯嗯嗯.....快些.....色秃驴.....再快些.....” 沉融月喘息不断，继续勾弄黎无花。

“哈.....哈.....” 黎无花不禁俯下身去，双手从那细致的蜂腰侧边滑落，最后握住了那两个一摇一晃的滚圆乳球，手感紧致柔软，好不美丽。

黎无花的胸膛贴在了沉融月那香背之上，好似一头耕牛般，两者下面紧密的贴合在一起。

黎无花每一次的撞击几乎都到了沉融月玉壶里面的花心之中。

浓浆飞溅，妙不可言。

“噢噢.....色秃驴.....” 沉融月娇媚的好似水一般，声儿诱人。

“官主.....来了.....贫僧要来了.....”

“来吧来吧.....”

“叫我好相公.....”

“本宫不叫！”

“叫！”

“啪啪啪啪.....”

黎无花突然又是使力。

“好相公.....喔喔.....快些.....快些射出来给本宫.....”

“来了来了.....”

黎无花那根坚硬灼热的大肉棒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在这时猛地加速，好似活塞般猛地奋力抽插。

“噢噢噢噢.....本宫.....好快活.....”

“贫僧要来了.....”

“等一会儿.....”

“忍不住啦.....啊！！！”

两者齐齐抽搐，身子痉挛，在这一刻同时泄身上天。

而黎无花的那根棍子深深地陷入在沉融月的玉壶花心之中，一股滚烫的浓液扑打在那花心上面，浇了一个遍。

“呼.....呼.....” 喘息声不断。

过了也不知多久，黎无花把坚硬涨热的肉棒从沉融月绝美的花心里面抽了出来，犹有余威。

“秃驴！”

正当黎无花回味之时，沉融月突然一声娇斥。

“啊？官主.....”

“本宫还未高潮呢，你居然先来了？”

“这.....这.....”

黎无花有些犯难：“实在是您那玉壶里太紧了，贫僧忍不住啊。”

“再来！”

“来的来的，不过您稍等片刻，贫僧还需.....”

然而在下一刻，沉融月招手，一股湖水便从那湖泊里涌了出来，扑打在黎无花的胯部，将黎无花那根沾满了汁液的棍子给洗了干净。

还未等黎无花说什么，沉融月便是莲步轻移，单膝跪在了黎无花的胯前。

那娇艳欲滴的唇边张开，立时把黎无花的那根硕大物事给含了进去。

“官主？！” 黎无花震惊无比。

“噗嗤，噗嗤.....”

沉融月不答，只是以唇儿拨弄黎无花的肉棒，一番来去，香舌挑拨，汁液四溢，弄得黎无花全身紧绷，那马眼处被香舌挑弄，实在是爽的上天。

“官主您.....太爽了.....太爽了啊.....”

黎无花低头看着绝美高贵的沉融月，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竟然在以香唇为自己拨弄吹箫，这种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

只是片刻，黎无花那硕大的肉棒再一次坚硬如铁。

忽然，沉融月吐出了香唇里包裹着的粗大肉棒，道：“躺上去。”

黎无花不敢多语，连忙躺到了板车之上。

沉融月莲步轻移，也来到了黎无花的身边，迈腿跨过。

‘噗嗤’！沉融月坐下，那丰腴浑圆的翘挺美臀将那根铁棍一下吞纳。

“喔……”沉融月仰头，脖颈纤细如优雅的天鹅般，醉眼迷离。

“今夜，本宫要榨干你。”

沉融月笑颜如花。

“宫主别这样……贫僧……喔……”

未等黎无花说完，沉融月便是扭动起了丰盈的香臀，上下蠕动，速度比之黎无花更快。

“喔喔……”

“来了……贫僧要来了……”

“本宫也要来了……再等等！”

“啊啊啊……”

“嗯啊……啊啊啊……”

“来了来了……宫主，贫僧全部射给你了……”

“喔……”

随着两人一声长吟，此处的春意浓郁到了最极致的顶点，火热如夏。

第八十五章

无空估摸着时间，大约也到了回去的时候，于是摸着黑，向着来时的路上而去。

他出来已经有一个时辰左右了。

按照师父说的，必须在外面对够一个时辰才能回去。

黎无花没有给他理由，只是让他照做。

而无空自幼便听从黎无花的话，是以没有多问。

在呆够了之后，无空沿着原路返回，到了那湖泊边上，无空突然听到了一阵高昂的声音，令他立时寻声望去。

不看还好，这一看过去，无空的视线便是立即被吸引了过去，再也无法移开。

就在那板车的边上，有一位绝色美人正双手撑在上面，浑圆白玉般的美臀向后高高的翘着，两条美腿修长，肌肤赛雪，白莹莹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天然美感。

那位绝色美人的身材凹凸有致，简直是美到了极点，仿佛全身晶莹的肌肤都仿佛散发着淡淡的荧光，美丽绚烂。

不论是哪一处，都充满了美感，是文字无法形容的。

而就在那位绝色美人的身后，正有一位粗壮的和尚，不住的将那铁棍送入到她的玉壶花穴里面不断地抽插着。

那连绵如浪的喘息声不绝于耳，响彻了这片荒野，春意四散。

年轻和尚一时间看的呆了，整个人就如被定住了一般，口干舌燥。

过了会儿，他情不自禁的摸了一下下面的裆部，不知何时已经顶了起来。

“罪过罪过……”无空嘴里轻轻的喃喃着，想要扭过头去无视这样的春光画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怎么都移不开，仿佛有一股魔力般。

……天亮了。

无空拉着驴子，驴子拉着板车，板车上拉着沉融月与黎无花。

在路上的时候，无空始终不敢回头一眼，一直都是看着前面，微咬嘴唇，很紧张，太阳不大，但是他的额头上却是微微的见汗了。

就这样赶路大约有半天左右，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小村落。

而这个小村落距离赤血妖地并不远了。

“徒儿，你且停下，为师先去里面拜访一番。”

黎无花从板车上跳了下来。

“师父，还是我去吧？”

“你不行，这事儿还是为师擅长，你就在这里待着，为师去了。”

黎无花说罢，便是径直向着村落里去了。

无空眼看黎无花去了村落，只好留了下来，站在驴子旁边。

无空挺直腰背，单手做着佛礼，但却一点也不敢回头，额头上早已是有豆大的汗珠涔涔的滚落下来。

无空感觉身后有两道视线落在自己的身上，他也不知道那两道视线有什么含义，只是单纯的觉得如芒在背，整个人愈发的不自在。

纵然此刻无空再怎么在心里默念清心诀也是无用。

“小和尚。”突然，一道清脆悦耳，又彷彿是如魔音般的妩媚声音在无空身后响起：“转过头来给本官瞧瞧。”

紧张至极的无空慢慢的转过身来，低着头，不敢直视沉融月。

“你这小和尚，把头低着做什么，抬起来。”沉融月道。

无空嘴唇微抿，慢慢的抬起了起来。

入眼处，便是那绝美动人的身躯，视线正好落在沉融月那胸前，那微低的衣襟处，饱满隆圆的曲线耸立，仿若要爆炸开来，看的无空顿时忍不住心惊胆战，脸庞刹那间便是红了。

无空心跳的厉害，连忙收回视线来，又连忙跪在了地上，嘴里快速的念着：“罪过罪过……饶命饶命……”

沉融月嘴角一扬，仿若三月春风，花开娇艳，美不胜收。

“你这小和尚，也忒有意思了一点，有趣。”

过了大约一炷香左右的时间，黎无花回来了。

不过，待得黎无花回来的时候，无空已经站了起来，与黎无花离去的时候无异。

“问到些什么了？”沉融月问。

“嘿嘿，倒也没什么怪事，而且贫僧已经与一家住户谈好了，可以让我们住一晚。”

“行，那便住上一晚吧。”

沉融月道，仿佛没有看到黎无花眼中闪动跳跃的别样目光。

……南虎城。

沈秋回到了唐府来。

从那座府邸回来，沈秋进入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刚准备入睡休息一番，房门突然被敲响。

“谁？”

“沈兄，是我。”

沈秋起身将房门打开。

在门外站着的是一个相貌丑陋，腰背佝偻的男子，沈秋笑道：“原来是涂兄，有事吗？”

涂犬道：“是这样的，沈兄，我看你今日出去了一整天，似乎有什么事。实话实说，我不想看到沈兄你出事，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还请说出来，我想与你一起承担。”

沈秋眼中微微露出诧异，但见涂犬神色真诚，于是沈秋便问道：“我参与的事情会很危险，涂兄你真的要来？”

涂犬正色道：“为兄弟两肋插刀，肝胆相照，有何不可。”

沈秋点头，“好，既然如此，那涂兄请进屋来，我与你详细一说。”

涂犬也点了点头，与沈秋一起进了屋。

烛光如豆。

过了几盏茶的时间，沈秋将自己的身份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事告诉了涂犬，而涂犬的脸上浮现出了震惊之色。

“涂兄，此事你也不用勉强自己，我一人……”

“不！”

涂犬摇了摇头，神色肃穆道：“这是事关沈兄性命的事情，我这个做兄弟的岂能袖手旁观？就这样说定了，下次沈秋若是再只身涉险，一定要告诉我，不然不是兄弟！”

沈秋轻叹一声抱拳道：“多谢涂兄！”

过了会儿，涂犬起身离开了这里，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到了屋子里，涂犬用火折子点了烛灯，但在下一刻，涂犬看到了床上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当即吓

得面色惨白，额头冒汗，慌忙想要抽出武器来，却发现武器正挂在床头上。

“瞧你被吓成那样，成何体统！”

听得这声音，涂犬一愣，因为有些熟悉。

涂犬拿起烛台，仔细的看了看，旋即慌忙跪下。

“不知是您大驾光临，小的有失远迎。”

“呵，你倒是挺识趣的。”

那坐在床榻上的人站了起来。

随着她这么一站起来，那在黑衣包裹之下的丰美曲线立时便是展露无疑。

那黑衣包裹着的玉体凹凸有致，衣襟高耸，饱满的胸脯似是呼之欲出，蜂腰细细，往下美臀却又挺翘浑圆。

在那黑裙之下，两条雪玉般的长腿高挑滚圆，在裙缝之间若隐若现。

只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能看清她的脸庞，因为她的脸上戴着一个骷髅面具。

这让涂犬颇为遗憾。

黑衣女人缓缓地走到了涂犬的面前来，“本座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吗？”

“呃……”

“看来是没办法好了。”

“不是，还请大人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我……”

“不用给你时间了，你这个贱狗，想你也是不敢的。”

“大人明察秋毫。”

“现在本座有另一件事交给你去办。”

“大人请说。”……夜幕悄然降临下来。

天色已经黑了。

一个简陋而又打扫的极为干净的屋里，一张草席上，有两人相对而坐。

黎无花心头火热的看着眼前的绝世美妇，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高贵典雅，无论何时看她，浑身上下都有着那种成熟动人的万千风情，难以言喻。

此时无空去到了另一个屋，这是黎无花叫他去的，为的就是今晚能与眼前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共度春宵一夜。

然而，正当黎无花准备摩拳擦掌之际，沉融月却是突然站起了身来。

“宫主……”

“来客人了，本宫去看看。”……夜晚安静的小村落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这一群不速之客分为三拨人。

这三拨人之中的每一拨人都只有零星几个，不算多，但是从他们身上的气质，以及他们相貌风度来看，都不是普通人，而是有修为的人。

“哟，古不玩，焦老道，你们都来了啊。”

一个国字脸的男子看向另外两拨人的主事人，笑着道。

国字脸的男子一头齐肩黑发，有些乱糟糟的，随意的披散在肩上，但却有些器宇轩昂的模样。

另外两人，一个是脸颊削瘦的中年男子，八字眉，两撇小胡子则是倒八字，因此整张脸看起来有那么一点不协调。

而另外一人则是身穿道服的老头，两道白眉，一副‘俊俏’的模样，面含笑意，不知为何，总是让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自在。

焦老道含笑不语。

古不玩则是不耐烦的看了那个豪放男子一眼，道：“龙开天，你大龙门可是距离这赤血妖地最远，怎的又跑这儿来了，不是单纯来欣赏风景的吧？”

龙开天翻了一个白眼，“你古不玩是来干啥的，我龙开天就是来干啥的。”

古不玩露出恍然之色，点点头，“懂了。”

古不玩，平生最为喜好各种法宝器物，以及符文术法，家里收集的很多，藏品之丰，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此处距离赤血妖地已经不远，再翻一个山头就能到了，咱们是现在过去，还是在这儿歇一晚，明早再过去？”古不玩道。

龙开天摇了摇头，道：“你们难道就一点没察觉么？”

古不玩：“察觉什么？”

焦老道微微一笑，道：“贫道已经察觉到了。”

龙开天与焦老道对视一眼，这一刻仿佛极有默契，唯有古不玩有些不解。

片刻后，龙开天当即朗声道：“敢问可是大宫主在此地，可否出来让我等一睹芳容。”

寂静无声。

但是古不玩的脸色已然激动起来。

“真的是大宫主在此地？”

古不玩一脸的不可置信。

“大宫主，真的是你在这里吗，我是小古子啊。”

古不玩立刻就叫了起来。

别看古不玩瘦，但是这一叫就是大嗓门，几乎整个村落都能听见。

龙开天和焦老道同时斜了他一眼，龙开天嘲弄道：“别吵吵，大宫主可不喜欢别人大嗓门，古不玩，你还是到一边自个儿玩去吧，不要打搅我们。”

古不玩眼睛一瞪，“老子就不走，有本事来打我啊，看我不用法宝砸死你们！”

古不玩别的不多，就是法宝最多。

就算是龙开天和焦老道加起来的法宝也没他多。

龙开天顿时就不爽了，还待再说，这时却见古不玩的眼睛直了起来，他连忙顺着古不玩的视线看去，心脏在这时不由得一紧。

就见远处的黑夜之中，月色明亮，一道雪白色的动人身影款款莲步而来。

那道身影如梦如幻，仿佛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绝世美丽，轻艳出尘，美得不可方物。

沉融月莲步走来，清风吹动她的发丝，衣角也随风而动，她的鞋子轻踩在石板路上，在月光下朦胧而又梦幻。

这一刻，三人的视线都直直的落在她身上，不由得干咽了一口唾沫。

沉融月那高挑丰腴的身子凹凸有致，饱满耸立的胸脯将衣襟撑满，蜂腰细润，尤其是在那两条滚圆修长的美腿在裙叉之中若隐若现，晶莹剔透的肌肤吹弹可破。

她孤高冷艳，始一出现，便是如仙子般牢牢地吸引住了三人以及他们身后众人的视线。

“大宫主！”古不玩惊呼一声，最先冲了过去。

龙开天见状，也想冲过去，但是要顾及自己身为大龙门掌门的形象，还是矜持了一些。

“小古子，瞧你给激动的，见到本宫就这么开心么？”沉融月打趣道。

古不玩忙道：“那是自然，我可是对大宫主您日思夜想呢，现在终于见到，别说开心，我还激动的想要哭一场呢。”

“真是恶心。”

龙开天厌恶的说了一句，然后来到沉融月面前，抱拳道：“大宫主。”

“龙开天。”

“正是在下。”

“小古子都对本宫日思夜想的很，你呢，你就一点也不想本宫么？”

“.....想！”

“切！龙开天，原来你也挺恶心的。”

古不玩嘲弄一笑。

龙开天汗颜，狠狠瞪了古不玩一眼，碍于沉融月在面前，不好大骂这厮。

“你们都是为了赤血妖地而来的？”沉融月道。

“是的。”

“嗯，小古子是为了法宝，看能不能捡漏，你龙开天应该是为了功法来的，本宫没有猜错吧？”

“大宫主神机妙算。”

“那么.....那边那位老道长呢，他又是为了什么来的？”

“我们是在半路遇到他的，他是什么目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沉融月微微颌首，“既然来了，那就多出一份力吧，赤血妖地的封印一旦被冲破，整个东域都不好过，叫那位道长过来吧，咱们进屋一叙。”.....房间里。

沈秋正打算入睡，也已经盖上了被子，闭上了眼睛。

忽然间，他感觉到了一丝异常。

门无风自开，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一道魅影从门口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

那道魅影径直来到了沈秋的床边，然后沿着床榻坐了下来。

沈秋的鼻子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

“别装睡了，起来吧。” 犹若天籁的嗓音响起。

沈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坐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装睡？”

“本圣女对你们男人可是看的很是透彻，如果真要说的话，那就是本圣女作为女人的直觉。”

“魔教圣女果然不一般。”

沈秋看着这个坐在床榻边的女人，身姿美丽动人，那浑圆翘臀压在床沿上，挤出了一种诱人的美感，裹在黑裙之中，紧致而又丰盈。

房间里一度无声。

过了片刻，沈秋才缓缓地说道：“不知圣女来此是为何事？如果想动手的话，我沈秋大可奉陪。”

“

梵琉璃咯咯一笑，道：“你这家伙，怎么满脑子都是打架，本圣女可没那么多精力跟你打架……听说你要对付黑龙帮？”

沈秋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梵琉璃道：“本圣女很少有不知道的事情。”

沈秋笑了，“你来这儿，是为黑龙帮出头来了？”

“你猜错了。”

“那是……”

“本圣女想与你合作，一起对付黑龙帮。”

沈秋的眼里浮现出一抹惊讶。

……晚风习习。

沙漠之上，一道孤影踩着那黄沙，掠过沙丘，不顾狂风，行走淡定，仿佛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影响不了她。

黑袍如墨。

陆宣妃的身段姣好到了极致，高挑丰腴，黑发飞扬，在这一刻的她仿佛是这片土地的神灵。

有什么来了，一脚踩踏。

有什么妖魔鬼怪，一拳灭之！对于以武入道的陆宣妃来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的脚步。

黑夜之中，前方有一片绿洲出现，在那绿洲之中则是有一座村落。

房屋座座，影影绰绰。

而就在那影影绰绰里面，有一座极其独特，好似金鸡独立般的高楼，在黑夜之中特别的显眼。

陆宣妃顿了一下步子，然后便迈步继续前行。

夜很漫长。

陆宣妃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村落里。

仿佛是早有等待。

当陆宣妃刚刚到来，便是有几道强壮至极的高大身影向着她猛然冲了过来。

这些人的手里都是持着马刀，如是弯月，一同冲来，速度也是奇快，好似鬼影一般，刹那之间便将陆宣妃给淹没了。

可是还不到一秒，这几道人影便是同时被震飞了出去，躺在地上之后无论如何挣扎也起不来。

陆宣妃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继续前行。

而在陆宣妃抬腿迈步进入到村落的那一刻。

整个村子好像是有生命一般的活了起来。

“杀啊！” 喊杀声震天而起。

“杀了这个侵入者！”

“不能让她得到圣棺！”

“圣棺是我们的！”

他们都是这个村落的村民，有男有女，此时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凶厉至极的表情，极其可怖。

“一群被蒙了眼的愚民。”陆宣妃淡淡的说道。

下一刻，陆宣妃那双如星辰般的眸子里有炽热的光芒涌现出来，好似太阳光芒一般，耀眼至极。

陆宣妃身形一动，消失在了原地。

仿佛有一道气流经过人群之中。

一道道人影直接向着两旁倒飞出去。

这些村民虽然彪悍，身体素质也是历经磨难，但是在陆宣妃的面前，都只是如纸糊的一般，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不到盏茶时间，陆宣妃便到了这个村落里独一无二的高楼前面。

这是村落的圣殿！此时那门扉紧闭着，黑压压的，有一股邪异气息从中冒出。

陆宣妃没急着动，而是缓缓地开口说道：“把那只黑色棺材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沉寂了有一会儿，门扉突然被拉开，里面有一位穿着黑袍的老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老人双手拢袖，微微低头，向着陆宣妃敬了一礼。

“不知这位强者如何称呼？”

“陆宣妃。”

“原来是东域赫赫有名的女武神，失敬，失敬。”

“本城主来此，只要那只黑色棺材。”

陆宣妃傲然道：“若是不给，本城主便只有硬抢这一条路，你可以自行选择，是要活，还是要死。”

老人道：“女武神这么做，未免太霸道了，这里可是西域。”

陆宣妃道：“西域有神灵殿，这点本城主还是知道的，可是，那也拦不住本城主，除非是神灵殿的至尊亲自前来。”

老人默然。

“给，还是不给？”

老人再度沉默，“看来女武神已然知道这棺材里装着的是谁了。”

“不然呢？”

“那就是万万不能给了。”

“呵呵，既然不给，那本城主就只好硬抢了。”

陆宣妃眼中一寒。

一直低着头的老人，在这时终于抬起头来。

.....茫茫沙漠上，黑夜之中，圆月高挂。

有一队车马停留在此地。

伍腾与孔明昌两人有些焦急的踱步，走来走去，一刻也不愿停歇。

“城主怎么还未回来，难道她遭遇到了不测？”伍腾忽然怒声说道。

“不可能！”孔明昌朗声道：“以城主大人的厉害，怎么可能会有不测，你别在这里胡言乱语，反正我是绝对相信城主大人没事的。”

伍腾斜睨了孔明昌一眼，冷哼一声，也不再多说。

而孔明昌也不去看他，而是望着那茫茫的沙漠，忽然瞪大了眼睛。

有一道身影疾驰而来，一步百米，速度之快，难以言喻。

待得近了，他们才看清楚，来者竟然正是陆宣妃。

与去时不同，回来的陆宣妃多带了一样东西，在她的肩上扛着一只黑色棺材。

而且，陆宣妃的嘴角还带着一抹血迹。

这令伍腾和孔明昌大惊，他们可是从来都没看到过陆宣妃受伤。

陆宣妃根本不顾他们的惊讶，说道：“立刻启程，返回天武城！”

说罢，陆宣妃扛着那只黑色棺材走到附近的一只马车边上，将这只黑色棺材塞了进去，随后陆宣妃也进去了，再没出来。

虽然孔明昌和伍腾有诸多疑问，但还是忍着心中的疑问，立刻启程沿着原路返回。

马车里。

陆宣妃不顾嘴角的那一抹血迹，而是目光深深地看着这只黑色棺材，忽然一笑。

陆宣妃这一笑，明眸皓齿，犹若神花盛开，端的是美艳无比。

“掀天，终于找到你了。”

“回家吧。”……小村落里。

一间茅舍里面。

原本这里并不拥挤的，现在却有点挤了。

黎无花寒着脸，明显是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但是多出来的三人却仿佛没看到他阴沉着脸。

龙开天，古不玩，焦老道。

这三人围着桌子坐下。

沉融月则是跪坐了下来。

古不玩和龙开天的视线忍不住落到了沉融月的身上。

沉融月一袭白衣，圣洁如雪，高贵冰冷的她孤高美艳。

而她这么跪坐着，那丰腴身体的曲线更是妖娆诱人。

饱满高耸的酥胸上肌肤赛过白雪，衣襟低沈，深邃白腻的沟壑在烛火中朦胧若现。

沉融月的上身笔挺着，那纤细的蜂腰一览无余，傲人浑圆的美臀与滚圆的大腿挤压在一起，更是形成了难以形容的曲线弧度，紧实圆润，勾人魂魄。

唯有焦老道目不斜视。

啪！黎无花一掌拍在桌上，怒视着他们三人，“你们跑这里来做什么？”

“怎么，大和尚，只准你来，不许我们来？”古不玩道。

“是啊，这怎么看都说不过去啊。”龙开天附和。

黎无花目光落到焦老道的身上，“你呢？”

焦老道面色正肃，“除魔卫道，贫道就算老了，实力不济，也要出一把力，燃烧自身，为这天下苍生造福一方。”……黎无花顿时嘲讽道：“好一个为天下苍生造福一方啊！”

古不玩道：“大和尚，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我们都是为了封印妖地而来，难道你还想把我们赶走不成？要是那妖族逃了出来，你担待的起吗？”

黎无花冷笑一声，道：“贫僧已经请了本寺的主持前来了。”

古不玩道：“那么现在能赶到吗？”

黎无花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最后却只得偃旗息鼓。

要说这三人之中，每一人都不简单的。

古不玩，宝物众多，是最富有的修行者。

龙开天，大龙门的掌门，实力之强，绝对在他之上。

还有的便是那个穿着道袍的老道士，虽然在三人之中显得寂寂普通，可是给黎无花的感觉却是高深莫测。

黎无花不说话了，其他三人也没有多说，而是都不约而同的看向了沉融月。

高贵无暇的沉融月红唇轻启，淡淡地说道：“有什么好吵的，既然来了，那明日就与本宫一起前往妖地看看。去了，本宫可以记你一个人情。可要不去，那就别怪本宫日后翻脸不认人。”

这话一出，在场几人神色皆是一肃。

焦老道第一个站起身来，朗声道：“贫道虽然实力低微，身子骨也老了，但绝对支持大宫主！”

其他人见状，纷纷站起身来，表示自己一定会跟随。

沉融月微微颌首，“本宫在此就先谢过诸位了。”

夜无声。

第二日一早，便有一行人向着离开小村落，向着小村落的一座山那边而去。

山路险峻，奇绝诡异。

但是对于一众修行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碍。

只是对于那些跟来的下人们，就显得有些困难了。

沉融月走在最前面，一来是她的身份，几人都不敢去跟她平起平坐。

二来则是沉融月的修行境界远在他们之上，有她在前面，就算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沉融月也能出手，对此其他几人自然没有抱怨。

天气正值夏季，早晨露水繁多，山腰之上还有浓雾，树木苍翠欲滴，生机勃勃。

一袭白衣的沉融月所过之处，片叶不沾身，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气流，将那些花草树叶全部避开。

而行走最前面的沉融月也是吸引着后面四人的眼球。

但比之其他三人，焦老道则是看了一眼便收回视线，神色正肃。

龙开天，古不玩以及黎无花，他们则是偷看前方的沉融月，不觉满足。

一袭白衣的沉融月高贵典雅，身材丰腴高挑的她美艳无双，无时无刻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勾人眼球。

她是蓬莱岛神女宫的大宫主，修行境界也是十一境，在这世间几乎称得上无双，除了那位死去的丈夫，世人认为没有人能配得上她。

但就是如此，几乎每一个男人却都想要配得上她，就好像是砒霜一般，虽然知其毒，却又不怕其毒，趋之若鹜。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山巅之上，沉融月早已屹立于山巅之上，眺望远方，龙开天一众人都是跟了过来。

从此处向远处眺望而去，在那苍翠浓郁的山林之中是一个巨大盆地。

巨大盆地的上方有一个弧形的光罩，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唯有修行者才能看得出来。

在那光罩之上符文繁多，每一个符文都小如蚂蚁，神秘无比。

它们以极其繁复难解的顺序排列在一起，就算是沉融月想要破解开，也极其的有难度。

众人站在山巅上，没有感觉到什么妖气，但是他们心中震撼，明显能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迫感从那个光罩里散发出来，施加在他们身上。

“奇怪，那封印好像并没有松动的样子。”龙开天看了会儿，这样说道。

“是否有松动，近距离看看才知道。”

沉融月淡淡的说道：“其他人留在此处，你们四人与本宫一起过去，查看一下。”

说罢，沉融月掌心摊开，那雪肤无暇的手掌心里面有一柄小剑，迅速变大。

沉融月迈步踩在这把飞剑之上，御空而行。

其他四人见状，也都纷纷跟了上去。

以他们的速度，不费吹灰之力，很快便靠近了那个巨大光罩。

只是，随着他们的距离靠近，压力便逐步的凸显了出来。

除却沉融月之外，其他四人压力都是倍增。

龙开天面部微有扭曲，以一往无畏的姿态咬牙前行。

古不玩和黎无花则是退却了一些。

除了他们三人之外，一直沉默寡言的焦老道却是勉强能跟上沉融月，就在沉融月身后的三米处。

待得愈发靠近，沉融月忽然停下，回过头来看到了焦老道。

“即使是本宫都有些压力，没想到道长你竟然还能跟得上来。”沉融月这样道。

“呵呵，贫道也是尽力而为，大宫主若有需要，贫道必定肝脑涂地，不会有任何推辞。”焦老道笑道。

“你有这份心意便足够了。”

沉融月道：“好了，你且跟上来吧，说不定会真的需要你帮助。”

“遵命。”

沉融月不再多说，转过身去，继续向那巨大光罩靠近。

就在这时……轰！！巨大的光罩忽然狠狠的一颤，其上的符文各种光华要被震动的四散，自那地底之中，仿佛有一尊绝世凶神在挣扎，令人心中恐惧。

沉融月面无表情，继续靠近，终于接近了巨大光罩。

此时，就是沉融月那绝美白皙的脸庞之上也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凝重之色。

沉融月向下看去，在地面之上，有一座隆起来的坟包，看似平常，但是在那坟包之上，却有着一一条条如手臂粗大的铁链。

铁链之上亦有符文凋刻，为此加持。

而那坟包上的泥土在一颤一颤的，似乎有些松动。

沉融月在光罩之上悬停，凝望着那座坟包，沉默不语。

突然间，一道黑色妖光从坟包里冲出，似乎想要向外冲出。

但见那一条条的铁链突然飞出，将那黑色妖光一下卷住。

“吼！”黑色妖光发出咆哮怒吼，最后渐渐地化人形，一个头生双角的威猛男子出现在了沉融月的视线之中。

第八十六章

头生双角的威猛男子身披黑甲，威猛如山，给人一种极其压迫的感觉，整个天地间都仿佛黑了下来，令人变色。

紧急跟着沉融月的焦老道看到这一幕，眼中透露出惊讶之色。

这个老道士灰发飞舞，一张有了皱纹的脸庞上是有了恐惧之色，嘴里哎哟哟的，想要退走，可是看到前方那一道白色倩影之色，他咬了咬牙，终于还是艰难的停了下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行去。

实际上焦老道此刻感觉犹如一座大山压在身上，那种压力难以言喻，是绝对的威压。

漫天妖气，恐怖至极。

难道那位被封印的妖皇出世了？想到此处，焦老道便想到了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的记载画面，万地流血，生灵涂炭，一位妖皇当世而立，大有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之势。

就这，谁敢去撄其锋？不，有！前方那道白色倩影，即使在如此强横可怕的威压之中，岿然不动，让焦老道心中不由生出敬佩之心。

头生双角的男子霸气无匹，他的四肢被那粗大的铁链捆缚，几欲挣扎，那铁链捆缚的越来越紧，于是最后他干脆不再挣扎。

双脚男子望向那位绝世无双的女人，白衣裙飞，高挑身姿在喧嚣的风儿勾勒中，丰润无匹，酥胸傲人，两条长腿在裙中滚圆修长，胸挺臀翘，黄金比例的傲人身材即使令得他都是垂涎三尺。

那张清冷绝美的脸庞，红唇如火，媚眼如丝，如绝世冰山让人欲要征服。

“女人，给本座过来！”男子一声大吼。

但沉融月纹丝不动，面色毫无变化，那如水冰冷的美眸里反而有几分戏谑之色。

双角男子自是注意到了，于是更怒，“本座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

沉融月红唇微启，终于开口了。

“原来你不过是色厉内荏罢了。”

“胡说八道！”男子傲然道：“本座再说最后一次，给本座过来，否则本座发怒，你承担不起。”

“

双角男子的声音极具威严，摄人心魄，附近的生物都是感到恐怖。

沉融月的面颊微有一丝红润，但还是极为的平静，淡淡道：“是吗？你有何怒火，尽管施展，本宫倒想看看你如何的让本宫承担不起。”

沉融月的声音清冷，但还是落到了远处焦老道的耳朵里，他看着前方那动人的雪白倩影，心中震惊。

果然不愧是神女宫的大宫主，居然连妖皇都不放在眼里。

就算那双角男子不是妖皇，或者只是妖皇的分身，也足以让整个东洲感到颤栗了。

可是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却一点不惧，给了焦老道太多难以言喻的震惊了。

“人族女人！你竟敢视本座如无物，本座要你死！”

双角男子踏天而来。

轰！！一股宏大的光波如是滔天巨浪，冲向了沉融月。

沉融月那绝美的面庞之上有着肃然之色，单手掐动法诀，便见漫天的符光闪烁，凝结于沉融月的身前，形成一面防御力场。

咚的一声。

这样一个猛烈的撞击，那符光凝聚的防御力场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刹那之间，双角男子也到了沉融月的近前。

“宫主小心！”焦老道不由担心的叫道。

双角男子一拳抬起，汇聚灵力，从正面冲向了沉融月。

但见一层又一层的防御力场再次凝聚而成。

那只拳头砸在了这厚厚的防御力场之上。

咔咔咔！那防御力场被一层层的打破。

沉融月的丰腴娇躯如同轻盈蝴蝶，不由倒飞而出。

漫天光芒之中，双角男子打算乘胜追击，可是他四肢上的巨大锁链却是束缚着他，无法前行。

“吼！！！”

双角男子发出不甘的怒吼声，震动天地。

沉融月果酱般鲜艳娇红的唇角有着一抹嫣红血迹，她用雪白的手帕擦掉，随手扔出，然后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赤血妖皇果然可怕，不过，这封印还能困得住你一段时日，本宫也无需太过担心。”

沉融月道。

“待到本座出来，本座会将你奸杀！你的亲人，男的做我奴隶，女人被我日夜奸淫，哈哈！等着吧，本座一定会出来的！！！”

沉融月的水眸里闪过一抹寒芒，冷声道：“那也要你能出来得了再说！”

话落，沉融月不管那双角男子的怒视，风轻云淡的转身离去，只剩下双角男子在不甘怒吼。

“大宫主。”焦老道见得沉融月回来，忙道：“不知宫主可否有恙，贫道这里有一枚回元丹，献给宫主，希望宫主笑纳。”

焦老道将一枚丹药送上。

沉融月瞧了一眼焦老道，面带淡笑，看似谄媚，实则略有几分真诚，不像黎无花那般太过殷勤。只是焦老道的年龄颇大，脸上已有皱纹，老鼠眼，让人看了便是有几分不悦，心生厌恶。

“你的好意本宫心领了，不过这东西你自个儿留着吧。”沉融月道。

焦老道略有遗憾，却也不好勉强，只得收了回来。

“走罢。”

沉融月起身飞走，焦老道连忙跟上。

而就在两人离去之后不久，在那妖地的封印之处，一个俊秀青年走出，手执玉扇，犹若一个书生，玉树临风。

“赤血妖皇大人瞒天过海的本领果然厉害，居然将我送了出来，呵呵，世人都以为赤血妖皇大人粗鄙无脑，却不会想到他会藏的如此之深吧。”

俊秀青年的嘴角露出一抹阴森的笑容，随后他将羽扇轻轻一甩，单手负于腰后，轻轻松松、潇潇洒洒的离开了此地。

.....沉融月一袭雪白长衣，娇躯丰腴动人，衣袂飘飘。

在她归去的途中，焦老道紧随其后，而在半路之上他们遇到了古不玩与龙开天，还有黎无花等人。

他们几人见到沉融月，皆是快步上来。

“大宫主。”古不玩用衣袖一擦额头上的豆大汗水：“总算见到您了，唉，小古子在努力赶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不知大宫主可否受伤？”

“一点轻伤，不用在意。”

“什么？！”古不玩却是大惊道：“这怎么能行，小古子这里有许多丹药，还请宫主快快服下。”

说着，古不玩单手一挥，便见一个储物戒指飞出，里面一大堆的东西涌了出来，各种各样的法宝，符篆，修炼功法，还有丹药，琳琅满目，看得人目不暇接。

在场所有人之中，也只有古不玩才有这般多的好东西了，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沉融月冰冷绝美的脸庞上不由露出一抹笑意，随意取了一颗丹药，古不玩立时便是高兴的笑了起来，惹得龙开天和黎无花投来鄙夷之色。

尤其是黎无花，那目光更是能杀人了。

第八十七章

日落，月升。

当沉融月他们一行人从山里出来，回到那个小村落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

沉融月并未急着离开，而是又回到了原来那个住处。

虽然已经去赤血妖地查探过了一番，但沉融月心中却还是隐有一抹担忧。

对于她这种级别的修行者来说，已经生出了一种本能的预感，尤其是对危机的预感，自然是更不在话下，是以沉融月要留下来，再观察一番。

夜里的小山村很寂静。

入夜之后，黎无花带着无空出去化缘，他们两个都是僧人，化缘这种事情是他们的强项。

而且黎无花也想在沉融月的面前表现一番，现在强敌环伺，黎无花不想被压下去。

但在黎无花出去之时，古不玩和龙开天也一起跟上了。

“贫僧去化缘，你们跟来作甚？”黎无花怒道。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管得着吗？”古不玩不屑的说道。

龙开天则是呵呵一笑，一语不发，但是争强好胜之意极为明显。

一行人几人就这么离开了小屋子。

烛光如豆。

这小屋子里只剩下了沉融月与一个老道士。

老道士身上的那件道袍是洗了又洗，有的地方已然发白，他的头发苍灰，也有龙钟老态之色，但是精神烁烁，除却那一张颇为獐头鼠目的脸庞，颇为的仙风道骨。

老道士与沉融月独处在屋中，盘腿而坐，闭目养神，似是在神游天地。

沉融月斜看了焦老道一眼，唇角露出一丝似笑非笑之色，她玉手一翻，掌心之中多出了一个酒壶。

瓶盖被沉融月的葱白玉指轻轻的拧开，立时就有酒香味飘散了出来，酒香沁人心脾，闻之在这一刻魂魄都跟着仿佛进入到了某种境界，五脏六腑也都为之欢呼雀跃。

焦老道不由得睁开眼来，寻着酒香味望了过来，接着喉头便是狠狠地蠕动了起来。

小屋子里的地上铺着竹席，还有一张小木桌，就在小木桌的一旁，那位神女宫的大宫主斜坐在地上，左手撑地，右手则是高举那只酒壶，便见那如银光般的香醇佳酿成了一条丝线般，落入到这位神女宫大宫主的檀口之中。

美酒在手，佳人倒举入喉。

那温润娇艳的檀口惹人心动。

此刻的沉融月姿态也是绝美无比，她的上身微微向后倾倒，如是躺在某物上边一般，饱满的酥胸弧度愈发涨，傲人山峦，在那衣襟领口之中一片浑圆的白嫩若隐若现，雪沟深邃。

沉融月这般姿态饮酒，如是花中仙子，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在那白纱裙中的交迭在一起，亦是若隐若现，美不胜收。

在那一抹幽幽的烛光之中，小屋子里忽然起了一阵怪异的气氛。

“罪过罪过。”焦老道自语，赶紧撇开视线，望向窗外。

“焦道长，罪过就免了，比其他人，你是本宫见过最能保持本心的人了。”

“宫主风姿绝代，追求者无数，贫道乃是出家之人，看一眼，那都是罪大恶极。还请宫主不要再说，免得贫道走火入魔，踏入歧途。”

沉融月道：“那就不说这事，本宫有些好奇，道长来自何处，还请道长解惑一二。”

焦老道淡淡的说道：“贫道无根无萍，居无定所，身后也无宗门教派，孤家寡人一个。”

“真是如此？”

“……当真如此！”

“好罢，既然道长这么说，那本宫也就不再多问了。”沉融月道。

话音落下，这屋子里便是变得寂静起来。

焦老道又是闭目端坐。

不久之后，黎无花他们回来了。

而在他们之中，古不玩‘化缘’最多，原因无他，古不玩是以钱财买来的，他有的是钱，可以说是在场所有人里都最有钱的。

古不玩买来了小山村里的珍藏，是一只异兽，不过在沉融月的眼里，却也算不上多珍贵。

但沉融月知道，这是古不玩的示好之意，于是便也给足了面子。

一众人就在小屋里用餐起来，古不玩，黎无花，龙开天，他们都是以沉融月为中心，唯独焦老道一个人自饮自酌，好似无关紧要。

这一夜很快便是过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沉融月依旧是留在小山村，但是黎无花却带着无空离去了。

在离去之前，黎无花单独找过古不玩与龙开天，并且一一警告，但是他们两人都不放在心上。

黎无花气得不行，如果不是寺里的主持以神通传来消息，让他不得不回去，黎无花自然要待在这里，毕竟沉融月也待在这儿。

想了想，黎无花心头一动，干脆把弟子无空留在了这儿，让他看着，若有什么异常，及时禀报给他。

随后黎无花去与沉融月道别，疾速离开了小山村。

接连几天过去，小山村非常的寂静，运转如常。

而在山那一边的赤血妖地，也没有什么动静。

只是就在这一夜，死人了。

死的是几个小山村的村民，当沉融月他们赶到之时，呈现出是一片极为恶劣的惨状。

这几个村民的头颅都被抓爆开来，面容已然模糊不清，鲜血横流了一地。

古不玩捏着鼻子，面露厌恶的说道：“脑髓都被吸了，不知是妖族还是邪魔外道干的。”

龙开天蹲到一具尸体旁边，提起，细细的嗅了嗅。

“有魔气。”龙开天道。

“魔气？”古不玩还是捏着鼻子说道：“不知道是魔族还是那些魔道之人的。”

“魔族。”就在此时，一直沈默着的沉融月忽然说道。

虽然轻声，但是却铿锵如铁。

几人的脸色都是巨变。

魔族，与妖族一般，是整个修行界闻风丧胆的存在。

“不对啊，这里是那赤血妖皇的封印地，怎么会有魔族的人来，这其中会有什么古怪？”

古不玩道，神色也有些凝重了。

“古怪不古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遇到魔族之人，我杀无赦！”威猛壮实的龙开天傲气的说道。

“就你？切！”古不玩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古不玩，你看不起我是吧，打一架？”

“好啊，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古不玩开始捋袖子。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一股强势的威压突然涌出，两人俱是望向沉融月。

“你们要吵就出去吵，别吵扰本宫清净。”沉融月淡淡道。

两人对视一眼，狠狠地瞪视之后，古不玩赶紧笑脸求饶。

“焦道长，你有何高见？”沉融月忽的看向仙风道骨的焦老道。

“应该是魔族。”焦老道沈吟着说道：“只是不知来了多少魔族，实力如何，如果真的遇上，不知我们是否有胜算。”

“既然如此，那咱们先下手为强便是。”

“如何下手为强？”

“搜！”沉融月冷冷道出这一个字。

龙开天和古不玩皆是面色一凛，随后争先恐后，命令手下的人，立刻搜索这个小山村。

沉融月的视线落在焦老道身上，还未离去，焦老道一甩拂尘，呵呵一笑，道：“宫主，您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如何不对劲？”

“少了个人。”

第八十八章

“那个小和尚呢？”沉融月冷脸寒霜，立即便意识到少了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黎无花的徒弟无空。

放眼望去，四周黑压压一片，哪里还有那个小和尚的身影？……“这是哪里？小僧……小僧怎会在这里？”

无空坐在一片荆棘丛中，抬头遥望，四周都是黑压压的树林，天空是黑的，就连那月亮看起来也是黑的，好可怕。

一股刺骨的寒冷袭来，让小和尚不由得双臂环抱，身上的麻布僧衣阻拦不住那寒冷，让得小和尚的脸庞愈发的煞白。

无空紧着身子，抵御寒冷，就算是运转玄功也无法阻拦。

那寒冷好似刀子似的刮在他身上。

而且，自己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好像是山里。

可是，自己明明是在小山村里，为何会来到这山里？无空左思右想，却怎么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好冷，好冷……”

无空的脸色愈发苍白，他抱着身子，感觉像是掉进了冰山里似的。

这一刻的无空感觉自己好似一只蝼蚁般似的，面对的这种寒冷，自己无法抵御，只会活活被冻死在这里。

无空的心神在这时逐渐失守。

肉体上的寒冷，让他的心灵也跟着逐渐失去意志，四肢麻木，犹如被冻僵了的木头般。

无空的眼皮愈发沉重，慢慢的闭上。

但在即将闭上之时，无空赶紧一咬舌头，致使自己清醒。

“不能睡……不能睡……小僧不能睡着在这里。”

他知道，一旦闭上眼睛睡着，那么自己就会死在这里。

一连好几次，无空都一直忍受着，竭力保持清醒。

忽然间，一个阴森森的笑声在无空耳边响起。

“小和尚，精神力不错嘛，居然这样都不睡着，不过……就算这样，你还是躲不过的，嘿嘿，看我抽干你的阳气精魄……”

这道笑声在无空的耳边响着。

下一刻，在无空的面前有一个鬼画符般的脸庞出现。

这张脸庞瘦骨嶙峋，眼珠子都仿佛凸出来似的，画着邪恶的妆，看上去犹如黄泉来的厉鬼，极为可怖。

它的嘴唇一张，无空的眉心处阳气化作烟雾被抽了出去，悉数向着它的嘴里去了。

本来脸色煞白的无空，在此时更显颜色。

“嘿嘿嘿嘿……”阴笑声愈发的刺耳。

但在这时，黑压压的天空之中，一道莹白的匹练却在这时破空而来。

这道匹练白的亮眼，如同从天而降的神剑，直直的朝着鬼脸而来。

“啊！”鬼脸一声刺耳的尖叫。

轰！匹练所落之处，尘土飞溅，一个大坑赫然出现。

“谁！是谁敢坏我的好事！”鬼脸尖锐的叫道。

“是本宫！”一道清冷而又威严的声音传来，响彻整片树林。

随后此地一股强势可怖的威压弥漫而来，如是排山倒海，万物颤栗，月夜无声，一道丰盈绝美的身影好似踏星踩月而来。

她风姿绝代，雪衣飘飘，那凹凸到极致的丰腴娇躯裹在一层白纱布料之中，肌肤雪白如玉，冰肌玉骨，好似月里嫦娥，尽显仙姿玉色。

当沉融月来到此地，此地便形成了一片场域，好似成了一个小世界，被完全的切割出来。

以沉融月十一境的修为，除非是同境界的修行者，否则难以破开。

鬼脸那本就可怖的一张脸透露出恐惧之色，被十一境的威压压迫，鬼脸全身短暂的爆发出一股魔气，又迅速的收敛而起。

它极为警惕的看着沉融月，露出獠牙，想要恐吓对方，但是落在沉融月的眼中，却是极为可笑。

“把那小和尚放了，本宫饶你一命。”沉融月道。

虽然语气淡然，但是强势霸道。

鬼脸的手里抓着麻木僵硬的无空，嘿嘿一笑，说道：“想要这小和尚的命是吧，行啊，先把场域放开，等我出去了再说。”

“本宫何以相信你这个小魔奴？”

“不信啊？那这个小和尚就要死咯。”

沉融月沉吟片刻，美眸中寒光一闪，此地的场域破开了一个缺口。

鬼脸望向缺口，抓着无空，迅速的到了那道缺口旁。

随后，鬼脸踏入到了缺口外。

站在场域外，鬼脸又是阴森森的笑了起来，目光中的恐惧没了，转而变换为一股邪欲之色，犹如剑芒，在沉融月那丰盈神秀的娇躯之上游走起来。

“还不把人放了？”沉融月无视鬼脸的那目光，冷声道。

“嘿嘿，这么好的机会，我岂能就这样放过。”

鬼脸森森笑道：“现在你得听我的，否则，这个小和尚会暴毙而亡。”

“你敢威胁本宫？”一股强大的威压再次弥漫而出。

鬼脸先是一惊，随即想到了什么，再次吸食无空的阳气精魄。

一道匹练在沉融月的身旁凝聚而成，蓄势待发。

但是鬼脸却将无空挡在身前。

最终那道匹练还是没有挥出。

“嘿嘿……”鬼脸得意的笑着：“现在我要用你好好的爽一番，哈哈！”

话音刚落，鬼脸一拉裤子，一根硕大黝黑的肉棒便是弹跳而出，气势汹汹。

第八十九章

鬼脸单手提着形神疲倦的无空。

在它的手里，无空就好像是个死人般，已经没有了什么生命力，眼看着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如果不加以救治的话，无空必死无疑。

以沉融月的实力来说，要杀掉鬼脸，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只需要屈指一弹，便能以神通将其打的魂飞魄散，不存于世。

但是看着那奄奄一息的小和尚，心若坚铁的沉融月终究还是没有做出什么来，只是轻描淡写的看了一眼鬼脸胯下的那根活儿。

鬼脸的身上洋溢着一种魔气，对于普通修行者来说，极为可怕，但对于沉融月来说，却是不足为惧。

鬼脸是魔族，在各大族群之中，人族的数量是排的上号的，而魔族的数量就较为稀少了。

魔族天生的肉体就异于修行者，是因为它们父母一辈的缘故，这是肉体传承。

强大的基因，足以弥补很多的缺陷，以至于天生也与其他族群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强大的基因，鬼脸的身体消瘦，但是那根活儿却是出奇的大，黑不溜秋，跃然于空气之中，正对着高贵典雅的沉融月，似是在显威。

沉融月冰山般绝美的脸上毫无任何的波动，平静如常。

“小魔奴，你想拿这东西让本宫屈服？”

“怎么，不行吗？我的东西这么大，绝对能够一插到底，嘿嘿，美人，想不想试试呢？”

鬼脸笑着，胯下的肉棒愈发胀大。

原因无他，任谁看到那股绝美落雁的沉融月，心中都会有所悸动。

虽然沉融月披着一袭淡淡的薄纱，却像是什么都没穿一般，好似她无暇的雪玉肌肤，朦胧的若隐若现，在月光下春色诱人。

鬼脸一只手提着无空，另一只手则是放到了自己硕大的肉棒上，开始撻动起来。

“哼哼……”鬼脸死死地盯着高贵冷艳的沉融月，喉咙里很快发出了丝丝喘气的声音。

在它自己的撻动下，那根肉棒愈发的硕长，龟头圆大，让人无法忽视。

沉融月冷着脸，目光落在鬼脸的那根硕大肉棒上，美眸中水波流转，不经意间落到了无空的身上。

以沉融月的眼力，已经看出无空支撑不了多久。

想到这小和尚是黎无花的徒弟，与他相依为命，若是真死了，自己心中也难免有愧疚。

“小魔奴。”沉融月忽然出声。

鬼脸虽然畏惧于沉融月的强大威压，心中也有对其的畏惧，但是不甘示弱，眼睛一瞪，色厉内荏的说道：“怎样？”

“你自个儿这般弄，痛苦吗？”

“你.....你管我！”

“不如.....”

沉融月脚步轻抬，向着鬼脸走去。

“不许过来！”

单手抓着肉棒的鬼脸一声大喝：“你敢过来，我马上就叫这小和尚没命！”

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开玩笑的，鬼脸当下便又吸了一口无空的阳气。

“咳咳咳.....”

无空四肢瘫软，无力倾倒，脸色更加苍白，毫无血色，随时都有死去的危险。

“你暂且停下，本宫不过来便是。”

沉融月立即停下。

看到沉融月停下，鬼脸嘿嘿一笑，笑声之中满是得意。

忽的，鬼脸又想起了什么似的，仰着头说道：“对了，美人，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

沉融月也不生气，淡淡道：“本宫想说，你自个儿弄，不知要弄多久去了，有本宫在这儿，你何必自取痛苦，不如本宫来帮你，如何。”

“你来帮我？”

鬼脸露出惊讶之色，显然是极为意外。

“难道本宫不可？”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鬼脸立即摇头，然后极为警惕的看着沉融月，说道：“你实力强大的可怕，要是靠近，我随时都可能被你杀死，你当我傻？我可不傻！”

沉融月秀眉微微蹙起，道：“你这小魔奴，你不答应，就把那小和尚放了。

若他死了，本宫抽你魂魄，扔进丹炉之中，狠狠折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我.....”

鬼脸说道：“可你要啥我怎么办？”

“不如这样，本宫在此对天道发誓，如何？”

鬼脸喃喃的说道：“你们人类修行者发过誓，绝对不可违抗，否则天打雷劈.....好，那你发誓，不然不许过来。”

“本宫在此发誓，绝不杀你这小魔奴，若有违背，天打雷劈。”沉融月发了一道誓言。

“还有.....也绝不能伤我。”鬼脸加了一句。

“可以。”沉融月依言又发了一道誓言，如此这般，才让鬼脸相信。

只是不知为何，心中总有一些忐忑。

不过这忐忑鬼脸很快就忘却了。

当沉融月真正的走近之后，鬼脸的呼吸微微的屏住，眼睛张大，死命的看着这位神女宫大宫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一般。

那包裹在淡薄丝衣之中的丰盈娇躯，雍容华贵，前凸后翘，简直是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

鬼脸屏住的呼吸很快变成了喘大气，它的胸口剧烈起伏，胯下的那根肉棒也已经胀大到了极致，居然向上顶立而起。

沉融月低头瞧了一眼鬼脸胯下的那东西，冰山般的脸庞上忽的一笑，如同三月花开。

“小魔奴。”沉融月声若天籁。

“在！”鬼脸下意识的回答。

“本宫.....美吗？”沉融月单手微微一撩下颌，玉指葱白而又纤细，这一刻她那双美眸之中媚态横生，媚意蚀骨，钻进了鬼脸的身体之中。

鬼脸只觉得身体一颤，看傻了，下意识的说道：“美.....美.....美的我想.....我想啖你！”

“是么？你想对本宫动手动脚？”

“不，我想啖你！嘿嘿.....”

鬼脸一下又阴笑起来，一把将手里抓着的小和尚给扔在了地上，然后什么也顾不上了，直接朝着

沉融月冲了过去。

当鬼脸动身之时，胯下的那根粗大肉棒也跟着一跃一跃的，啪嗒之声作响。

只是就在鬼脸即将碰到沉融月之时，一股无形的气浪冲出，将鬼脸一下掀翻。

鬼脸飞了出去。

当它坐起来之时，口中吐出一股黑血。

与此同时。

一道天雷猛然从无尽黑夜中落下，朝着沉融月直劈而来。

这不是普通的天雷。

沉融月无法躲避，只得硬抗这道天雷。

她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天道落下的天雷，果然非同凡响。”沉融月眉宇间神色凝重。

“哈哈！”鬼脸忽然一声得意长笑：“你伤了我，违背誓言了！我看你这下还能如何！”

说罢，鬼脸大步向着沉融月走去。

“在后面天雷落下之前，本宫可以先杀了你。”

沉融月冷脸寒霜。

鬼脸不由得缩了下头。

但是……“哼，人死鸟朝天，杀了我，你也不好过！今天，我上你上定了！”

鬼脸似是想通了，底气十足，竟然又向前走去。

沉融月的美眸中不由闪过一丝讶异，显然也没想到这小魔奴竟然如此色胆包天！

第九十章

鬼脸终于来到了沉融月的面前。

它很兴奋。

胯下粗大的肉棒仰天长啸，精神十足，青筋环绕，好似怒龙绕柱，威猛的可怖。

鬼脸的鼻子里闻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香味，这种香味仿佛淡淡的花香，但是这淡淡的花香里又好似蕴含了另外一股香味，扑朔迷离，更加的难以言喻。

而正是这股难以言喻的奇异香味，在强烈的刺激着鬼脸，让他血液沸腾，加速，肉棒坚硬如铁。

面对高贵冷艳的神女宫大宫主，鬼脸不知道她的身份，只是有一种想要征服的冲动感。

鬼脸的视线落到了沉融月的胸口之上，那胸襟之上，白皙如雪，肌肤无暇，好似吹弹可破。

而那胸襟之中则是包裹着两座傲人雪峰，饱满高耸的轮廓紧实且富有弹性，一道白腻无暇的沟壑深邃幽长，似是等待探索。

饱满浑圆的酥胸就在那薄薄的衣襟之中，似欲弹跳而出，涨鼓丰盈，妙不可言。

鬼脸只是看着那饱满胸脯，便是寂寞难耐，忍不住的伸手过去，先一把抓住一座饱满的山峦揉揉，情不自禁。

只是眼看着要接近了，沉融月却是忽然抬起玉手，以两根玉指捏住了鬼脸的手腕。

鬼脸挣扎，却是动弹不得。

“你……你要违背誓言吗？！”鬼脸立即叫道。

“本宫又不伤你，何来违背誓言之说？”

“你……你无耻！”鬼脸愤怒地说道：“我巴巴拉以我‘象魔族’组长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上了你！”

“就凭你？”沉融月的唇角掀起一丝嘲弄的笑容。

因为这一丝嘲弄的笑容，巴巴拉更加愤怒了，他的眼睛瞪大，一股怒火仿佛从中喷涌而出。

下一刻，巴巴拉的另一只手再次向着沉融月的傲人酥胸伸了过去，这次巴巴拉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表情也极为的凶狠。

毫无例外的，巴巴拉的这只手的手腕也被捏住了。

“你还有何本事，拿出来给本宫瞧瞧？”沉融月傲然道。

虽然平肩相对，但沉融月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巴巴拉，那种超脱万物高高在上的姿态，令得巴巴拉打从心底感到不爽。

巴巴拉的脸部几乎扭曲，他脸上本就有鬼画符，因此此刻显得极为的邪恶。

“我就给你瞧瞧我的本事！”

巴巴拉忽然张嘴，猛地向着沉融月凑了过去，而他所瞄准的目标，正是沉融月那娇艳欲滴而又润嫩可口的檀口。

轰！！一股气浪自沉融月身上涌出，将凑近的巴巴拉直接掀飞出去。

这一次巴巴拉再次受伤，又是大吐血，如若它不是魔族的话，恐怕早就死了。

与此同时。

无尽夜空之中，再一次的有天雷降落下来。

这一次天雷的降落，比之先前更盛。

声势浩大。

许久之后，才见沉融月从中显化身影，只是额前的黑发微微的散落，略有一丝疲惫，可见她刚才抵御天雷的感觉并不怎么好。

“现在.....你还要抵抗吗？”

巴巴拉站了起来，随意的用衣袖一抹嘴角的鲜血，再次大步向着沉融月走了过去。

但是刚走几步，巴巴拉猛地打了个激灵。

他看到了沉融月那寒眸里的星霜，犹如冰山万里，冷酷刺人。

巴巴拉张了张嘴.....

“过来！”沉融月忽然一声叱喝。

巴巴拉几乎是下意识的走了过去。

但是不知为何，巴巴拉这个时候没了刚才的那种冲劲，而是感到了恐惧。

刚才沉融月并未当做一回事，因此并没有真正的施展开威能，但在此刻，沉融月是真的动怒了，是以巴巴拉才会感到这般恐惧。

巴巴拉紧着身子，如同小孩般，战战兢兢。

“小魔奴，告诉本宫，你的名字是什么？”

“巴.....巴巴拉。”

“你来自象魔族？”

“我.....”

“你不是真正的象魔族，只是有其一点稀薄血脉而已，只是一个魔奴而已，本宫说的对吗？”

“你.....你怎么知道.....”

“本宫就是知道！”

巴巴拉有些不服，先前阴气森森的样子全然不再，此时有的只是小心翼翼。

魔族也分三六九等，而魔奴则是魔族之中最低等的存在，犹如人族府中豢养的家仆。

只是就算是魔奴，一般修行者也不是对手，比如那无空便很轻易的着了道。

“跟本宫做个交易吧。”

“交易？”

“本宫想知道一些事情，你若说了，本宫可以给你好处。”

“我要是不说呢？”巴巴拉打算硬气一些。

“是吗？”沉融月的声音忽然媚如魔音。

而强装硬气的巴巴拉表情陡然一变，脚尖踮起地面，整个削瘦的身子都紧绷了起来。

巴巴拉不敢相信的低下头去，然后便看到了五根玉指握住了他那粗大黝黑的肉棒，微微的凉意袭来，令得巴巴拉忍不住的打了个寒颤。

那五指如同剥葱般的纤玉，肌肤细滑，只能握住巴巴拉那粗大肉棒的一段。

可是，随着沉融月微微用力的前后撸动一下，巴巴拉的嘴里立时发出哦哦的舒爽呻吟声：“哦哦.....爽.....好爽啊.....”

“是不是很爽？”

“爽啊.....超爽的.....”

“既然是爽，那能不能告诉本宫，是谁派你来的？”

“能.....不能.....不知道.....”巴巴拉连连摇头。

沉融月却也不恼，那祸国倾城的容颜上笑容勾魂夺魄，媚眼娇娇，“告诉本宫，本宫还能让你更

爽。”

说着，沉融月的玉手便是用力了起来，前后撸动。

玉指微凉，却是娇柔，所过之处，让巴巴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酥麻，它粗大肉棒的马眼之中，一股极致酥麻忍不住的涌了上来，仿佛要爆射出来。

但是巴巴拉竟然忍住了。

“不……不能说！”巴巴拉看似很坚决地说道。

不能说，不等于不知道。

沉融月再一次的笑了，那白腻的手掌心忽的滑落到巴巴拉那猩红滚圆如蘑菇般的龟头上，随后用力一握。

“喔……”巴巴拉仰头，双拳紧握，好似野狼孤叫。

但这只是开始。

沉融月那嫩白的五根玉指不断地在巴巴拉的龟头上摩挲，研磨，上下翻腾，好似挠痒般。

“喔喔喔……”巴巴啦叫的更欢畅了。

“告不告诉本宫？”沉融月好似醉眼迷离，唇角带笑，以极致的诱惑说道。

第九十一章

无尽夜空，没有繁星，只有淡淡的月色。

在不知名的小树林中。

高贵冷艳的沉融月微微俯身，那衣襟上处的地方雪白一片，无暇肌肤白里透着淡淡的红。

而在那衣襟之下，是真正的别有一番天地。

以一条深邃幽长的乳沟打底，那乳沟白的彻底，好似一道天堑，两边有球形乳肉挤压过来，绝美无暇，仿佛能藏万物。

在那嫩白半球之上有黑色的花纹蕾丝点缀，好似万花从中一点雪白，更是诱惑不已。

沉融月微微的俯身，那饱满圆硕的酥胸不显丝毫下垂，反而更加昂扬，美不胜收。

巴巴拉一脸的迷醉之色，那张鬼画符的脸庞已经变得通红，嘴张着，不时发出怪异的声音。

而在巴巴拉的下身，他那根粗黑硕大的肉棒被沉融月那纤白妙手握着的，尤其是那热情腾腾的龟头之处，有点凉冰冰的，却又有温热。

那柔荑掌心肌肤雪嫩，好似檀口，微微的包裹住，又有纤细五指不时的拨弄，左右上下，漫无规律，捉摸不透。

一根晶莹剔透似的食指忽然沿着那青筋环绕的肉棒上方轻轻的撩过，所过之处，好似一丝凉水划过，又如有蚯蚓在慢慢的爬行一般，撩动着巴巴拉的心扉。

巴巴拉又是全身禁不住的打了个冷颤，嘴唇张着，喉咙里发出‘啾啾’的声响，犹如老旧的破风箱似的，进出气都来不及了。

巴巴拉那削瘦的身体好似树苗，胸膛处急剧的高低起伏。

而就在他的腿弯上，裤子挂在那儿，屁股蛋也露了出来。

在孤高绝美的沉融月面前，巴巴拉此刻毫无气场，犹若被捉弄的小孩子般，双手握着拳，咬牙抵抗，生怕稍一松懈精关就开了。

“真不打算告诉本宫？”沉融月仰起头来，那表情欲说还休。

“不……不能说！”巴巴拉还是坚持道。

“呵呵，你这小魔奴，还真是有骨气。”

“当……当然啦，我是……不会……不会说的！”

“是吗？”沉融月道：“那你告诉本宫，你怎样才能开口，只要不太过分，本宫也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巴巴拉的眼中顿时涌出一抹激动，随即就想要开口，但是忽然又想到了什么，立刻冷静下来。

好一会儿之后，巴巴拉颇有怨气的说道：“不要！你……你不讲信用。”

沉融月调笑道：“本宫针灸不讲信用了？”

巴巴拉道：“你刚才还发了誓言，说是帮我，但是又伤了我，这难道不是不讲信用吗？”

沉融月果酱般的唇角笑容浓郁了几分，“咯咯～你这小魔奴，本宫现在不正是在帮你么。”

“可是……”

“小魔奴！”

“什么！”

“来，躺下。”

巴巴拉的脸上露出不解之色，但他此刻反抗不了，犹豫片刻，还是在地上躺了下来，仰面朝天，继而侧头疑惑的看向高贵无暇的沉融月。

立于一旁的沉融月好似一座冰山，难以企及，躺在地上的巴巴拉只能仰望。

但是不知为何，巴巴拉的心跳的极快，仿佛要跃出胸口。

一向坏事做尽的巴巴拉极为紧张。

而就在他紧张的不知所措之时，如冰山般只能仰望的沉融月无声一笑，笑的将巴巴拉的魂魄都给勾了去似的，不由愣神。

与此同时……沉融月伸手一撩胯下长裙，那裙摆飞舞，两条滚圆修长的绝世美腿在这一瞬间纤毫毕现，丰盈结实的大腿紧致有肉，那绝世香臀也仿佛若隐若现。

巴巴拉看的眼睛都直了，胯下那朝天顶立的肉棒在这时竟然又是胀大了几分，发出无声的咆哮。

忽然间，巴巴拉毫无征兆的打了个冷颤，只感觉到惊人的弹性坐在了他趴开的大腿之上。

待得巴巴拉回过神来才发现，那高贵的女神已然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裙摆好似圆叶般散开，罩住了那肌肤相亲之处。

但是巴巴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丰满臀肉的惊人弹性，即使不用去看，也能够感受得到那臀肉到底多么的紧致圆润，淡淡的热气如同火浪，传遍巴巴拉全身。

巴巴拉全身的血液沸腾，呼吸更加的急促，瞪眼看着这位绝世美人，难以想象，自己这个小魔奴居然能够如此近距离接触到这般的绝世美人。

能与之匹敌的，在魔族之中，恐怕也就只有魔族圣女与魔族皇后了。

尤其是魔族皇后，凤仪天下，不知是多少魔族心中的梦想，巴巴拉作为一个小魔奴，曾有幸远远地看到过一次，至今难忘。

如今，能够与这堪比魔族皇后的绝世女神如此亲密无间的接触，巴巴拉心神摇曳，忍不住的说道：“我……我知道！”

“噢？你知道？”

沉融月微笑着，玉手抬起，轻轻的握住了这个小魔奴胯下那顶着的涨硬肉棒，再次一握，沉融月心中也不免有一丝诧异，只因这肉棒比之先前，似乎又涨硬了几分。

沉融月的玉手全然一握，只能勉强握住，其上缠绕的青筋好似蚯蚓般，有凸出之感，鳞次栉比，比其他雄性平滑的肉棒多了几分凶猛。

“对，我知道！”巴巴拉咬着牙，恶狠狠的说道。

“那还不告诉本宫？”

“但我有条件！”巴巴拉鼓足勇气，壮着胆子说道。

“条件？”

“这次派我来的大人绝不是你能抵抗的，那位大人的目的和秘密我也都知道。如果……如果你能让我插一回，我……我全部告诉你！”

“你这小魔奴，倒是挺有野心的，你可知道本宫是谁？”

“不知道！”

“那你还用那位大人来吓唬本宫？”

“那位大人名为‘霸象魔候’，已经活了五百年。”

“五百年……”沉融月不由微微变色。

活了五百年的魔候，纵然是沉融月，心中也难免有了波澜。

“小魔奴，你可是在欺骗本宫？”

沉融月语气忽然加重，威势一显，那玉手也轻轻加了点力道。

巴巴拉连忙叫道：“不敢不敢！绝对不敢骗您！而且我还知道，霸象魔候是为了一株神药来此的，只要您满足我的小心愿，我绝对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

沉融月沉吟不语，思索其中真假。

下一刻，沉融月随手一招，光芒一闪，一柄玉剑凌空竖下，对准巴巴拉。

“你若敢骗本宫，斩你头颅。”沉融月道。

“不敢，不敢……”巴巴拉嘿嘿一笑，一只手缓缓抬起，好似做贼一般的抬起，慢慢的伸入到那散开的裙摆之中。

第九十二章

小魔奴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

只是，它却不知，别说是它这般偷鸡摸狗一样，就算他的呼吸稍有变化，沉融月都能轻易的知道。

但小魔奴却也赌对了，就算如此，沉融月却也不会杀它。

至于是什么原因，再简单不过。

沉融月需要情报。

这个小魔奴知道的很多，若是杀了，实在是太过可惜。

只是，沉融月却也不想让这个低贱的小魔奴玷污自己的身子。

沉融月以玉手轻轻的拨弄巴巴拉的粗大肉棒，指尖轻挑慢捻，每一次划过，都让巴巴拉有非凡感受。

而在沉融月这般挑逗下，巴巴拉的肉棒已经增长到足有二十公分了，其顶上的龟头也足有核桃般大小，猩红亮眼，散发着凶威。

这般威势，纵使沉融月看了，心中也不免有那么点惊讶。

毕竟这个小魔奴太过瘦弱了，在她的眼里，就算是魔族，巴巴拉的身体素质也不怎么样，对付普通修行者够了，可对于她来说就有些太不够看。

只是巴巴拉胯下的这根东西却是天赋异禀，有些少见，沉融月也不由得有点惊讶了。

但惊讶归惊讶，沉融月的神色毫无变化，只是唇角噙着一抹淡淡的微笑，魅惑勾人。

而此刻巴巴拉的手已经伸入到了沉融月的裙摆之中，那裙摆被巴巴拉的手带起，一截羊脂白玉般的小腿露出，光滑可见，肌肤细腻到了极致。

巴巴拉的手在裙下，也不知在干些什么，只能看到那薄纱般的裙子在微微的蠕动。

气氛有些玄妙起来。

巴巴拉的额头上见汗，他太紧张了，在裙下的那只手稍稍的碰到那光滑无暇的滚圆大腿之时，便立即触电般的收了回来。

可是，却好像有魔力一般，巴巴拉忍不住的又伸手过去了。

一次，两次，三次……却都不见这个坐在自己腿上的高贵女神有任何动怒的样子。

于是巴巴拉的胆子明显大了起来，干脆摊开手掌，直接抚摸了那光滑紧致的大腿之上。

刹那之间，巴巴拉只觉得手掌中感受到的细腻光滑，以及那淡淡的温热，是全天下宝物都难以企及的存在。

而在此刻，沉融月的那只雪白柔荑也未停歇，继续抚弄着巴巴拉的粗大肉棒，精心伺候，唇角含笑，美眸里也仿佛含着春水，妩媚勾人，惊心动魄。

巴巴拉的手抚摸在沉融月那滚圆紧致的大腿之上，见沉融月并未动怒，于是忍不住的用他粗糙的手掌小幅度的上下移动。

沉融月虽未动怒，却是在心中嗤笑，这小魔奴还真是色胆包天，它的这些小动作，早已被沉融月了然于胸。

但是没办法，为了获取这个小魔奴知道的情报，只得如此。

沉融月倒也知道一些搜魂之术，但是并不怎么炉火纯青，她对付敌人，擅长强势碾压。

若是强行使用搜魂之术，弄巧成拙，那就得不偿失了。

巴巴拉的表情逐渐有些迷离了，一脸的愉悦舒爽之色，那只粗糙的魔爪也愈发的肆无忌惮，顺着沉融月丰盈紧致的大腿开始慢慢的向上，向着沉融月的绝世美臀缓缓地移去。

沉融月的美眸里闪过一缕寒芒，只字未语，只是轻描淡写的拨开了巴巴拉的魔爪。

随后，沉融月的身影一下飘然飞起，这让得巴巴拉顿时清醒过来。

沉融月飞身而起，竟然直接跃入到了黑暗之中。

巴巴拉腾的一下坐了起来，有担忧之色。

他担忧的是，再不能享受这位高贵绝世的美人伺候。

只是，巴巴拉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

未消片刻，那黑暗之中便有一道绝世高挑的身影缓缓走来，莲步款款，纤腰素素，凸起的胯部与蜂腰形成鲜明的对比，两条绝美修长的美腿在在在那白纱裙中若隐若现。

沉融月莲步款款的走来，一颦一簇之间都有着无上动人的风情，让得巴巴拉看的眼睛都直了，眼里直冒红色血丝。

巴巴拉吞了口唾沫，然后再也忍不住，站了起来，双脚一个蹬地，便是猛地冲了过去。

巴巴拉什么也不管不顾，冲了过去，胯间的那根硕大肉棒随着它的奔跑，一甩一甩，还会撞到腹上，会‘啪啪’作响，看起来滑稽又是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巴巴拉在冲上去之后，一把抱住了沉融月的纤纤蜂腰。

然后巴巴拉便是上下其手起来，极致的疯狂，两只魔爪不断地在沉融月的香背以及高翘丰臀上不断地乱摸、乱抓，感受那难以言喻的美妙肉感。

虽然是隔着一层纱衣，但是聊胜于无，反而像是多了一份朦胧的诱惑，更加引人入胜。

而巴巴拉几乎整个人都贴到了沉融月的前身之上，他的胸膛挤压在沉融月那饱满圆硕的胸脯之上，将那两座傲人的圣女峰隔着纱衣挤压成圆盘似的形状，乳肉向外四溢。

巴巴拉彻底疯狂，能够如此一亲芳泽，让它不敢想象。

这可是能堪比魔族皇后的绝世美人，自己竟然能够如此近距离的上下其手，并且感受那丰腻饱满的肉感，让它感觉好似在做梦一般。

但它也顾不上是不是做梦了。

就算是做梦，那也要先把这个香艳春梦做完再说。

“嗯~ ~ ~”

沉融月微微仰头，喉咙里发出一声轻轻的吟声，娇嗔似的说道：“你这小魔奴，怎的.....怎的如此毛毛躁躁的，慢些.....好么？”

“不好，一点也不好！”巴巴拉说道。

“你.....你这小魔奴，讨打么？”沉融月语气忽的严肃。

但巴巴拉仿佛没听到，忽然踮起脚尖，那血花花的嘴巴就向着沉融月的脸庞凑了过去，显然是想去吻沉融月那高贵娇嫩的香唇。

沉融月以一根剥葱般的玉指拦住了巴巴拉的大嘴。

“不许碰这儿！”沉融月冷冰冰的道。

“那我不碰就是了。”巴巴拉说完，忽的就是一个低头，便是把那鬼画符的脸庞直接扑到了沉融月高耸傲人的两座圣女峰之间。

第九十三章

巴巴拉这一扑进去，把脸部埋在了那两团傲人软肉之中。

巴巴拉的脸庞与那白腻软肉碰撞到一起，鼻子里立时吸入到了一股奶香味道，刺激的他头脑发胀，胯下的粗大肉棒更是止不住的向天问好。

这种刺激对于巴巴拉来说，平生未有。

沉融月微仰着臻首，不阻拦巴巴拉如此做，绝美的脸上只是有一抹惊讶而已。

下一刻，她忽的察觉到胸口上的那张脸在使劲的涌动着，有点湿湿的，好像是.....舌头？沉融月一低头，便是看到了惊讶的一幕。

只见这个小魔奴把脸庞埋在她的饱满胸乳之中，上下涌动，但是那嘴巴却是张开了，伸出了一条舌头来，在她的胸乳之上舔来舔去。

巴巴拉的舌头倒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是那舌头带着津液，还有一点淡热。

那舌头在沉融月傲人的酥胸之上行过，留下了口水，尽情的品尝那两座圣洁高雅的峰峦。

不过巴巴拉的舌头也只在那雪白的上半球舔过，因为有黑色蕾丝的胸罩束缚着那两只圆硕乳球，也算是堪堪的抵挡着巴巴拉的舌头攻势。

这黑色蕾丝的胸罩来自于西域，不仅有黑色，也有其他颜色，例如红色与紫色，还有淡灰色之类的，极尽诱惑。

相比较于肚兜，这胸罩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示女性的酥胸之美。

而对于沉融月来说，她饱满高耸的酥胸天生挺拔，硕大，浑圆，是以在那黑色蕾丝胸罩的束缚中，更是显得绝美，再加上在外的一层薄纱轻掩，若隐若现，美不胜收。

巴巴拉那张鬼画符的脸庞埋在两座圣女峰里面，不住的用舌头舔来舔去，极尽所能。

“唔唔……”巴巴拉一边舔着，过了会儿，喉咙里发出这样的声音来，有着满足。

“真……唔唔……甜……”巴巴拉忙不过来。

它的双臂好似铁钳一般，死死地抱住沉融月那窈窕若若的蜂腰，而胯下那根坚硬如铁的巨大肉棒则是从沉融月的两条大腿之间穿了过去。

沉融月的两条修长美腿微微的闭拢，是以巴巴拉的粗硕肉棒传过去，就好似被夹住了一般，有一种酥痒的感觉传来，令得巴巴拉发自本能、忍不住的前后耸动起了屁股来。

随着巴巴拉这么耸动起来，沉融月那不染尘埃的无暇裙子也跟着动了起来，向上撩起，于是两条修长的美腿亦是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羊脂白玉般的小腿，肤如凝脂，不掺一丝斑点，肌肤好似牛奶般的光滑。

而在沉融月那高翘浑圆的美臀之下，巴巴拉向前一顶，那裙子便是从她的腿缝里向后顶出。

虽然有那薄纱的裙子阻隔，但巴巴拉只是觉得有一点麻烦，更多的不亦乐乎。

如此这般的耸动，带给巴巴拉的是难以言喻的美感享受，一前一后，他发自动性的本能，就是这样的折腾着，巴巴拉也觉得快上了天。

巴巴拉嘴不停歇，双手不停歇，胯下的那根肉棒更是不停歇，精力旺盛。

只是一直这般，倒也渐渐的没了新鲜感。

所谓的新鲜感是巴巴拉不再满足只是这般。

就见巴巴拉抬起了头来，然后满脸红光的盯着近在咫尺的那两只挺拔的雪峰，衣衫凌乱，津液痕迹未去，似是有水光反射，晶莹剔透。

“好甜！也……好软啊！”巴巴拉发自内心的感慨赞道。

“是么？”沉融月出声了。

“是啊是啊。”巴巴拉笑嘻嘻的说道：“您的这两只大白兔真的是又大又软，就连魔族皇后都比不得呢。”

“你对你魔族皇后也敢有这种心思？”

“嘿嘿……”巴巴拉讪讪一笑，说道：“我也就只是想嘛，毕竟皇后实在太高贵了，我是谁啊，只是一个小魔奴罢了，只要能远远地看她一眼，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你将霸象魔候的秘密告诉本宫，本宫不仅可以满足你，还可以让你感受到男人的快活，如何？”

沉融月的声音里充满了一股魅惑。

巴巴拉嘿嘿一笑道：“那个稍后再说，我……我要先插你一回！”

说罢，巴巴拉便是不容沉融月再说，他的双手忽然抬起，落在沉融月的香肩之上，然后只听得‘刺啦’一声。

沉融月香肩上的薄纱一下就被巴巴拉粗暴的给撕扯了下来，刹那间沉融月那雪腻白嫩的香肩生生的跃然出来，精致美丽的锁骨也一览无余。

那一层薄纱撕下，跟着脱落，半挂在沉融月的素素香腰之上，如凝脂般的雪肤寸寸柔滑，吹弹可破。

那黑色蕾丝胸罩里包裹着的两团饱满峰峦，在此时更加的明亮鲜艳，霞光璀璨，诱人心神。

“呼……呼……”巴巴拉的呼吸凝重起来，鬼画符的脸庞也更加通红，眼睛张得老大，一只魔爪鬼使神差的向着一座饱满峰峦抓了过去。

眼看魔爪就要抓中，沉融月抬起素手来，挡住了这只要作恶的魔爪。

巴巴拉愣了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沉融月，似乎是赌气般的说道：“我不说了！”

“敢威胁本宫？”

“就威胁你！”

没想到巴巴拉倒是傲气的说道：“你要是不先让我插一回，我不会说的！”

“你这小魔奴，真不怕本宫一掌拍死你？”

“怕是怕，可我现在除了想干你，其他的什么也顾不上啊。”

巴巴拉有些无赖似的说道：“您就别拦着了，快让我插你吧，我快憋不住了。”

巴巴拉说完，那只魔爪就又是粗暴的朝前而行。

这次巴巴拉的魔爪很成功的抓住了沉融月胸前的一座圣女峰，隔着那黑色蕾丝的胸罩，一把抓住，五指似是镶嵌进了奶肉之中。

只是可惜的是，巴巴拉的这只手掌只能抓个大概。

沉融月也没阻拦巴巴拉了，这个小魔奴虽然地位卑贱，可是此刻对他威胁，似乎全然没有作用。

既然如此，也只能真的让他爽上一回了。

于是沉融月素手一招，储物戒指之中有一床花被飞出，然后铺就在了地面之上。

正当沉融月要开口之时，忽的察觉胸前一凉。

原来巴巴拉的魔爪一拉，那黑色蕾丝的胸罩居然被一把拉下。

刹那间，那饱满傲人的圣女峰便是一下暴露于空气之中。

两点嫣红，蓓蕾玉点，白腻挺拔，彷若泛着莹光，璀璨无暇。

巴巴拉‘噉’的张开嘴，凑了过去，含住晶莹剔透的嫣红一点。

第九十四章

巴巴拉的大嘴含住了那饱满乳球上的娇艳蓓蕾，一下就忍不住大口吮吸，就跟小孩子吸奶似的，‘滋溜滋溜’作响。

沉融月无奈，这个小魔奴实在是太过粗暴了，除了吮吸之外，还有用舌头来轻轻的咬。

只是，倒也在沉融月的接受范围之内，也令得她心中生出一丝奇异的感觉来。

过了稍倾，忽然，一只手掌忽然攀上了沉融月高翘浑圆的美臀之上，然后猛地一用力，竟然将她整个人都给抱了起来。

沉融月的娇躯丰腴高挑，并不太瘦，她没施放出任何的威压，而巴巴拉是魔族，天生肉身也算强，因此将沉融月一把抱起，是很寻常的事情。

只是巴巴拉的这个举动有些出乎沉融月的意料了，没想到它竟然会这样。

巴巴拉在把沉融月抱起来之后，另一只手也来了，放在沉融月的另一半丰满臀瓣上，两手托着沉融月的丰盈雪臀，脸庞凑到了沉融月的肚腹处，用力深深地吸了一口。

“好香啊！我这辈子都没闻到过这种香味呢！”小魔奴满是幸福的说道。

沉融月什么也没说。

小魔奴这时候抱着她走到了那床铺在地上的花被边上，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她放到了花被上坐着，瞧着巴巴拉如此细心认真的样子，沉融月不由得有点想笑。

只是沉融月还未笑出来，巴巴拉忽然拉过她的一只玉手，然后放到了它自己胯下的那根粗大肉棒上。

虽然已经有点儿时间了，但巴巴拉胯下的那条大肉棒却是没有任何消停下去的迹象，依然是雄风赫赫，粗长硕大。

“好姐姐，快来帮我撸一下，再不撸就要软下去了。”巴巴拉说道。

“本官何时是你的姐姐了？”沉融月问道。

“以前不是，现在是了！”巴巴拉很自然地说道：“好了好了，快点帮我撸，不然软了，就没法插你了。”

“呵！你这小魔奴，还真是胆大狂妄。”

沉融月有些讶然，这个小魔奴却是与他人有些许的不同，居然敢称呼自己为姐姐，而且还这么自然的叫自己帮他撸棒，就像是下命令一般。

从来都只有她给别人下命令，还没人敢给她下命令的。

可这个小魔奴却就是敢这般做，让沉融月觉得有些恍然。

不过沉融月却也没有拒绝，玉手五指张开，又是一把握上了巴巴拉的硕大肉棒，接着便是轻柔的前后撸动起来。

“噢噢.....好姐姐，您撸的我可真舒服。”

巴巴拉立刻又舒爽起来，两只手也不空着，都是落到了沉融月的胸口之上。

巴巴拉一手一个，抓住了沉融月胸前那两座饱满的圣女峰，用力的揉动起来。

便见那两座饱满的圣女峰在巴巴拉的五指里变幻出各种形状，那丰腻的乳肉有着惊人的弹性，手感极佳，紧实挺拔，被巴巴拉这个小魔奴给玩弄着。

“啊……”巴巴拉的眼神愈发迷离，忽然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

“我忍不住了！”

“好姐姐，我现在就想插你！”巴巴拉的眼睛一下红了，满是欲望。

“别啊，小魔奴，你别冲动，本宫就这样给你弄出来。”

“不行！”巴巴拉又是一声低吼。

下一刻，巴巴拉好似野兽一般，两手抓住了沉融月的两条美腿，一下将其掰开。

巴巴拉跪在了那两条美腿之间，双手禁不住的抚摸上那结实丰满的大腿，粗糙的手掌在沉融月的大腿根抚摸着，感受那吹弹可破的肌肤的细腻之感。

与此同时跪在沉融月两腿间的巴巴拉身子向前，两只魔爪也逐渐的从大腿根进入到了那裙底，就见纱裙蠕动，巴巴拉的两只手不过一会儿便悄无声息的来到了沉融月的美臀处。

然而，正当巴巴拉想着再行动之时，沉融月却是玉手轻抚在它的胸膛之上。

巴巴拉一愣。

然后它的身子便是向后倾倒，仰面朝天的躺在了花被之上。

随后沉融月娇躯一动，便是又坐在了巴巴拉的身上。

但是这一次显然与上次不同。

“还说忍不住了，你这样磨磨蹭蹭，何时才能消停，本宫帮你一把。”沉融月傲然道。

不顾巴巴拉说什么，沉融月玉手伸入裙底，过得片刻，将那不知名颜色的内裤轻扯下来，褪到了腿弯上。

而后沉融月玉手握着巴巴拉那粗大黝黑的肉棒，她打量着，审视着，有那么片刻间的犹疑，但最后她跪在了巴巴拉的腰部两侧，裙摆散开，将两人的下身处给完全阻隔住了。

沉融月的雪白玉手握着巴巴拉的粗大肉棒，微一拨弄，那猩红圆硕的龟头便是凑到了她的玉壶口上。

始一碰触，沉融月这才感觉到这小魔奴胯下肉棒有多凶威，热气腾腾，而且又极为的粗大。

但沉融月向来果断凌绝，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那翘着的美臀便是向下微微一坐。

狭窄紧致的玉壶微微将巴巴拉的粗大肉棒容纳进去，那种涨硬立即将里面撑满，纵然是沉融月，那冰冷绝美的脸庞上也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凛然之色。

“噢……”而躺着的巴巴拉嘴巴一张，整个人要飞上天一般，嘴里叫着：“要飞了要飞了，好姐姐，你的花穴好紧啊……”

沉融月眉头一挑，继而臀部又是微微的下沉。

“呃……”沉融月的檀口里不由发出一声轻吟。

真的是太粗大了，沉融月也不得不稍微适应一下，就这也只是进去了半截而已。

“小……小魔奴！你这东西怎的如此之大！”沉融月斥道。

“我的东西就这么大啊，好姐姐，你的那里面又紧又热，我好舒服啊。”巴巴拉说道。

沉融月一声冷笑。

“好姐姐，你动一下。”巴巴拉催促道。

“你自己动！”沉融月冷冷道。

巴巴拉略有些疑惑，“那我……可动了。”

沉融月蛾眉一挑：“动……呃啊……”

话还未说完，躺在地上的巴巴拉忽然双手抓住沉融月的丰满雪臀，胯部猛地向上一顶。

‘噗嗤’！巴巴拉这向上一顶，几乎是竭尽全力，让停留在外的半截肉棒，也猛地刺入到了沉融月绝美花穴之中。

直捣黄龙！

第九十五章

巴巴拉的肉棒长足有二十多公分，就算是在魔族之中，也算是天赋异禀了。

在魔族之中，并不是人人都有如此威猛凶器的。

修行者可以随意改变身体，淬炼，但是一些部位是没法改变的，天生的就是天生的，要想改变，除非是一些特定种族有这方面的天生特性。

二十多公分的粗长肉棒随着巴巴拉的胯部往上一顶，就这么‘噗嗤’一声的直捣黄龙了。

是那么的自然，也是那么的.....意外？当巴巴拉的肉棒直捣黄龙之后，那紧致温润的嫩肉便将他那东西紧紧地包裹住了，好似是含住了一般，那娇嫩肉壁微微的咬合，让得巴巴拉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这一哆嗦，精关处一阵酥痒，差点就要飙射出来。

巴巴拉不想进去了就射了，那多可惜。

于是巴巴拉赶紧在自己的腰部上狠狠一掐。

巴巴拉的这个举动自以为做的隐秘，但还是落到了沉融月的眼里，令得她微皱的娥眉不由得微微舒展，有点被逗笑了。

只是，还未等沉融月笑出来，巴巴拉便是急不可耐了起来。

巴巴拉双肘撑地，顶上去的胯部微微的下沉，然后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停歇，就是一下往上冲了过去。

啪！巴巴拉这一下不可谓不用力。

他的胯部与沉融月的娇娇美臀那般一个碰撞，在裙子底下便是发出了清脆响亮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小树林之中，显得尤为响亮。

先一退，再一记猛冲。

沉融月的香玉檀口微微一张，深吸一口气，吐出热气，那两片唇瓣娇艳欲滴；亮丽如星辰的美眸里泛起丝丝如江南小湖上的晨雾，水色朦胧，妩媚勾人。

而巴巴拉也因为这一记的冲刺，便是感觉到了什么是人生。

以前都白活了。

此时此刻，它才觉得自己算是真正的活了。

“啊！简直太爽了！”巴巴拉一声长吟，眼里的情欲之色不减反增，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说道：“好姐姐，今晚我要好好地干死你！”

“干死本宫不要紧，你先说说，霸象魔候的秘密和目的是什么。”沉融月媚声说道。

“等.....等会儿再说！”

“不要嘛，现在就说.....”

沉融月祸国倾城的绝美脸庞之上妩媚笑着：“快些说嘛，小魔奴，你要不说，本宫现在可就退出去了。”

“别别.....我说，我说.....”

“好啊，那你快说。”

“我先干几下再说.....”

说罢，巴巴拉双手抱着沉融月的美臀，深吸一口气，胯部又是上下的运动起来。

这一次巴巴拉却不停歇了。

啪啪啪.....巴巴拉的那根粗长肉棒开始在沉融月那鲜嫩紧致在花穴之中抽插起来，不断上下，进进出出，肉体撞击的声音很快就弥漫了起来。

而沉融月那丰腴动人的娇躯也随着巴巴拉的冲撞起伏，也是在上下上下，她如瀑的黑发凌乱，那根金玉发簪承受不住这般撞击的力度，居然掉落在地。

于是乎，那黑发散落而下，好似黑瀑，转瞬间披散在她的香背之上，随着她丰腴娇躯的上下晃动，亦是跟着飞舞。

天空黑暗，月色淡糜。

寂寂无声的小树林里沸腾起来。

一位绝美如仙子般的美妇坐在一个削瘦的男子身上，这个削瘦男子满脸的鬼画符，双眉倒八，猥琐之色不显自明，而且还是最低贱的魔奴。

魔奴，是所有魔族中最低劣的存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可以被任意杀掉，以此作乐。

因此魔奴们的命运颠沛流离，最为悲惨，大多数魔奴终其一生都无法享受鱼水之欢。

而作为万千魔奴中的一员，巴巴拉也本应泯然众矣，最后被魔族杀掉取乐，或是被一个修行者斩妖除魔，就此罢休。

但在今夜，巴巴拉却是感受到了诸多魔族大人物都无法感受到的美丽。

它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这位绝世美妇，心绪激荡，一直看着，胯下那根正在捣鼓黄龙的肉棒就愈发的坚硬，好似充满了无上神力，凶猛征伐。

巴巴拉几乎使尽了这辈子所有的力气。

而谁也想不到，蓬莱岛神女宫的绝美大宫主，会坐在这样一个低贱魔奴的身上，任其抽插肉干。

“啪啪啪啪啪……” 肉体撞击声浑然不断。

“呃……嗯嗯……”

沉融月美眸微眯，好似喝了仙酿，醉眼朦胧，愈发迷离，喉咙里不禁发出微微的呻吟。

她那吹弹可破的娇嫩肌肤微微的泛起红晕，如是染上淡淡的火焰，更显娇美。

花穴之中被那滚烫如铁的物事填满，冲击，好似在汹涌大海的波浪之中摇曳，神魂颠倒。

“啊啊啊……” 巴巴拉还在不断猛烈的冲击。

一边冲击之时，巴巴拉的身体也跟着慢慢的坐了起来，他的那两只魔爪也在无意中将沉融月的纱裙撩起，罗衫半掩，两瓣丰满紧实的臀肉也显现出来。

而就在那那两片浑圆傲人的臀瓣之中，可见一条黑龙在不断地上下进出，似是沾着淡淡的晶莹水汁。

“嗯嗯……” 沉融月臻首扬起，如喝醉了似的美眸里忽的想起了什么，陡然有一丝清明。

怎……怎会如此？

“小……小魔奴。” 沉融月出声。

“在……在的……好姐姐……您……您叫我……做什么……啊啊……”

“霸象魔候他……他有什么……秘密？”

“交易！他……他和一位人族……大人物有……有交易……”

“什么……嗯嗯嗯……交易？”

“尸体！是尸体……”

“你怎会……啊啊……知道这些……啊啊……”

“偷……偷听……嘶……”

巴巴拉越来越用力，他黝黑粗大的肉棒还在沉融月那娇嫩美丽的花穴中不断地进出，‘噗嗤’之声也愈发的充盈起来。

沉融月肌肤滚烫，媚眼如丝，迷迷离离。

就在这时，巴巴拉忽然又有了动作，一把将坐在身上的沉融月给推倒在地。

沉融月欲要阻拦，但是巴巴拉却是不容分说，两手抄过沉融月的腿弯，将她那两条修长美腿给抬了起来，裙摆滑落下去，沉融月那傲人的盈圆雪臀极致无暇。

在她两腿之间，巴巴拉就不曾停歇过，不断地将他粗大的肉棒送入其中，再抽出来，跟着又冲撞进去，如此往复，好似有使不完的力气。

也正因为如此，巴巴拉的表情愈发的欢愉。

“告诉姐姐……他……他的目的……嗯嗯嗯嗯……啊……”

沉融月胸前那两座滚圆挺拔的乳球也在不断前后的摆动，两点嫣红的蓓蕾晃动着，乳浪阵阵，白腻滔天。

“我……我只知道……他……他来这儿……杀……杀人……”

“杀谁？”

“我……我想不起来……噢噢……好紧好紧……”

“现在……想起来了么？”

沉融月那被抬着的两条滚圆美腿忽然如蛇一般的缠上了巴巴拉的腰肢，一双玉手抬起，抚摸着在巴巴拉的胸膛之上。

沉融月的下身陡然收紧了几分，那极致的温热与滑嫩，让巴巴拉的抽插速度陡然加快。

“杀书生……书生啊啊啊啊啊……我受不了啦……”

“噢噢……小魔奴，快射快射，快射给姐姐……” 沉融月也媚声叫道。

这声音勾人至极，落到巴巴拉的耳朵里，让它的魂魄因此跌宕，如同燃烧起来。

“射了……啊啊……”

“来吧……好弟弟……”

“啊！！！”巴巴拉终于再也忍受不住，臀部猛然加快。

啪啪啪啪啪……“射了射了射了！”

巴巴拉如野兽般的大吼一声，精光酥痒到了极点，马眼大开，一股浊白的浓液好似火山喷发，涌入到了沉融月那鲜嫩紧致的玉壶之中。

第九十六章

一泻千里。

小魔奴高兴的很，整个人徜徉徘徊在欲望的海洋里，漂流不息，想要永久都不靠岸。

“呼……呼……”小魔奴喘着气，心里回味。

它慢慢的把那根深入在汁多温润玉壶中的肉棒抽了回来。

在那粗大黝黑的棍身之上，还沾着莹白的汁液，极其淫靡，让巴巴拉觉得刚才似是去了一趟仙境，这辈子都值了。

只是没过多久，那躺在花被上的沉融月却是逐渐模糊了起来，好似虚化了一般。

巴巴拉一个愣神。

还没等它想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沉融月便是化作了一缕烟雾，遁远飞走。

巴巴拉瞪眼，惊愕不已，旋即飞快的看向那个小和尚。

但是那里早已没了小和尚的踪影。

好似虚幻一场，镜花水月。

巴巴拉呆愣着，心中想的是：刚才的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小山村外围。

沉融月提着一个光头小和尚向着小山村里走去。

沉融月衣衫整齐，没有一点杂乱，如瀑的黑发也被簪子束缚着，体态优雅，莲步款款。

只是在沉融月吹弹可破的面颊上有微微的淡红，似是有点滚烫。

“那小魔奴……想不到瘦瘦弱弱的，居然那般有劲，连我的元神傀儡都差点被它给捣坏了。”

沉融月轻声自语。

元神傀儡。

是先以一种特殊材料制造傀儡，这傀儡可随制造之人随意改变样貌体态，可以当做替身，非常的珍稀。

沉融月只制造了一个，耗费巨大，本来是用以战斗的，却没想到会被那个低劣卑贱的小魔奴给蹂躏了。

而且由于元神与主魂魄紧密联系的缘故，先前她的元神傀儡与巴巴拉翻云覆雨之时，她也都——的清晰感受到了，直到现在那种余韵都还没有散去。

但也好在沉融月心神强大，虽然心湖里是有涟漪起伏，但也不是太重。

不知不觉间，沉融月提着小和尚终于回到了小山村里。

古不玩，龙开天得知沉融月回来了，俱是飞奔而来，关切之色甚浓，而沉融月借以累了，避过他们的叽叽喳喳，回到屋里休息。

至于无空的阳气被吸，沉融月并未出手，只是让无空自行恢复。

而沉融月盘腿而坐，纱衣盖体，曼妙优雅。

她绝美的脸庞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是像在思索什么。

“尸体……书生……”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沉融月轻声喃喃。

第二日早晨，无空总算醒了过来，看到盘腿而坐的沉融月之时，无空面色凛然，当即便是跪下，向着沉融月磕了三个响头。

“小僧无以为报，以后这条命是大宫主您的了。”

无空道，语气坚定，未有作伪。

“你这小和尚也是头倔驴。也罢，你努力修行，以后别再给本宫添乱就行了。”沉融月道。

“是！”

出了小木屋。

龙开天与古不玩早已等候在了外面。

他们身后还跟着几十个手下。

两人意气风华，展露着自己身为男人的风采，想要极力表现一番。

“此行之前，本宫需要告诉你们的是，此次要面对的是一位魔族侯爷。一位魔族侯爷的实力如何，你们心中也有数，本宫尚且没有担忧，但你们去了就是凶多吉少，如此这般，你们还要去吗？”

古不玩一步踏出，昂首挺胸，凛然道：“宫主，您去哪儿，小古子我就去哪儿。誓死追随，在所不惜！”

沉融月看着这个有些玩世不恭的中年男子，锦衣华服，他的收藏宝物不知几何，按理说应该是最惜命的，却是说出这般豪言壮语，让沉融月对他不由高看了一眼。

一旁龙开天见状，也是连忙站了出来，说道：“我也一样！”

沉融月微微颌首，美眸一扫，道：“怎的没有见到焦老道长？”

古不玩和龙开天面面相觑，随后说道：“那老道士神神秘秘的，谁知道呢。”

“是吓到跑路了吧，宫主不用担心，有我在已经足够了。”……南虎城。

在南虎城盘踞着三大势力。

分别是天盟分舵，黑龙帮，以及……朝廷势力！而这三大势力之中，以天盟分部最弱。

原因无他。

那一日舵主王大强受伤之后，此事就被传了出去，在南虎城几乎是人尽皆知，因此弄得天盟分舵在南虎城的名声也逐渐的势弱，支持黑龙帮的人越来越多。

两大帮会抢夺地盘，还有地方朝廷的虎视眈眈。

因此落在沈秋肩上的担子就很大了。

尤其是在南虎城附近的那座矿山，朝廷拿五成，天盟拿三成，黑龙帮拿两成。

但随着黑龙帮的势大，沈秋估计，要想保住那三成矿产利益，难度很大。

但就算难度再大，沈秋也要迎难而上。

重振天盟！这是沈秋心中唯一的念头。

钱庄里。

沈秋坐在桌边，微微饮茶，朱络伺候在一旁，望着窗外。

门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走了进来，正是分舵的舵主王大强。

“盟主！”王大强抱了一拳，道：“黑龙帮那边已经谈好了，咱们在天香酒楼谈判。”

沈秋眉头一挑，天香酒楼？可不是唐家的产业么？不过，已经谈好了，更改也无用。

“什么时候？”沈秋问道。

“今晚！”王大强似乎有点犹豫，说道：“盟主，那黑龙帮有一位客卿，实力高深莫测，就凭我们，恐怕……”

沈秋微微一笑，风轻云淡：“有那位客卿在又如何。”

见沈秋并不担心，王大强也不多语了。

但是沈秋看着王大强，却是想到了那晚夜谈府邸，看到他的娇妻与黑龙帮帮主之子熊力满的那一幕，有些同情眼前的王大强。

但是这种事就这样告诉他，恐怕不好，于是沈秋忍了下来。

王舵主真是可怜。

沈秋心中这样想到。

距离晚上的时候还早，沈秋离开了钱庄，确定身后无人跟踪，沈秋来到了一条偏僻小巷之中。

随后沈秋倚墙而立。

没过多久，一道黑影翩然落下，黑衣飘飘，如是一朵绝世黑莲。

黑衣女人体态优美，黑色劲装之中的娇躯高挑出尘，前凸后翘，一头黑发如瀑，那张白皙如玉的脸庞绝美，眉宇间则是有着一股沙发凌绝的霸气。

她便是魔教圣女……梵琉璃！“都谈好了？”

梵琉璃双手插袖，面无表情的问道。

“好了。”

“需要本圣女杀谁？”

“暂时还不清楚。”

“也罢，不过是一个帮会首脑而已，本圣女杀之如碾死一只蚂蚁简单。”梵琉璃傲然道。

第九十七章

天香酒楼。

二楼一个雅间之中。

黑龙帮帮主熊秀镇已经是个接近六十岁的男子了，身为一个武夫，熊秀镇却也将武功练到了身体的极限，在寻常武夫之中，熊秀镇已经算是一方宗师了。

但是熊秀镇的儿子熊力满与他相比，却是差的有点远了。

虽然天生骨骼惊奇，从小也是孔武有力，是个练武的好材料，但是让熊秀镇对峙不满的是，熊力满无论怎么练都没有多大成效，反而喜欢沉迷酒色，而且还喜欢有夫之妇，已经不知害了多少良家妇人。

熊秀镇恨铁不成钢，但因为只有这么一个独苗，熊秀镇也舍不得下手太重。

熊力满大口喝着酒，脸红了，满嘴酒气，他身上的汗毛有点长，胡须也浓，壮的像是一头牛。

“少喝点。”熊秀镇看不过眼了，训斥道：“待会儿让人见了，成何体统。”

熊力满嘿嘿一笑道：“有爹您在，谁敢胡说八道什么啊……爹，那位柳客卿在哪儿啊，待会儿打起来，他到底行不行啊。”

“闭嘴！”熊秀镇一声低喝，怒道：“柳客卿不是你能议论的，连我也议论不得！”

见父亲似乎真的是生气了，熊力满只好闭嘴，不敢再多说。

但是熊力满却是有些坐不住。

妈的，这天香酒楼一个姑娘都没有，光喝酒，也太没意思了。

正在这时，门突然被一把推开。

父子同时抬头。

门外，有两人走了进来。

熊秀镇立时望了过去，眼中露出锋芒。

熊力满也抬头看了过去。

看到王大强的时候，熊力满嘿嘿一笑，那笑容古怪至极。

但在看到沈秋之时，熊力满脸上的笑容凝滞起来，变得极为的不自然。

沈秋昂首挺胸的走了进来，双手背负于身后，他看着面前的这对父子，目光很快落在了熊力满的身上，嘴角露出戏谑的笑容。

那熊力满狠狠地瞪了过来，但在沈秋看来，毫无作用。

“熊帮主？”沈秋眉头一挑，道。

“你是……”

“在下沈秋，是王舵主的客卿。”沈秋道。

“客卿？”

熊秀镇上下打量了沈秋一眼，伸手一挥：“请坐。”

沈秋也不客气，大步坐了下来，王大强也过来坐下了。

“上菜！”熊秀镇喊了一声。

店小二立刻就去上菜了。

雅间里的气氛微微的沈了下来。

待得菜上来之后，熊秀镇举起酒杯道：“沈客卿，咱们喝一杯，如何？”

“喝酒就免了，咱们今天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来喝酒的。”沈秋淡淡道。

“呵呵，沈客卿想怎么谈？”

“那座矿山出产的矿石，我天盟取四成，你取一成。”

熊秀镇正要饮酒，听得这话，当即一怒，把酒杯向桌上猛地磕下。

“王舵主，这就是你新找的客卿？太不知分寸了吧！”

熊秀镇冷冷的说道：“老夫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我们黑龙帮要三成，你们天盟要二成，若是不愿，咱们黑龙帮不介意与你们动刀动枪。”

沈秋淡淡一笑道：“这么说，这次没得谈了？”

熊秀镇道：“你们如此得寸进尺，自然没得谈！”

沈秋微微一笑，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转身便向着雅间外走去，王大强快速跟上。

“爹，他们天盟太不识趣了。”待得沈秋他们走后，熊力满立刻凑到熊秀镇身边，咬牙道。

“既然不识趣，那就去死好了。”熊秀镇道。

.....出了天香酒楼，沈秋道：“王舵主，你去矿山看着，避免黑龙帮使诈。”

“那盟主您.....”

“不用担心我。”

沈秋道。

如今沈秋已经是第六境，普通的修行者对他来说，已经是不足为惧。

而且还有逆神九转诀在身，就算是第七境的修行者，沈秋也有信心一战。

不过，在沈秋进入到人群里之后，心念一动，他察觉到有人在跟踪，可是又无法判定跟踪之人来自何处，这种感觉非常的缥缈。

好在早有准备。

沈秋在街边上了一辆马车。

“出城，北边。”

沈秋对马夫道了一声，丢出一锭银子。

那车夫得了银子，大为心喜，连忙驾马朝着城北而去，没过多久就出了北城门。

北城门外人烟稀少，只有一条官道，随着车夫驾马，距离南虎城越来越远，最后进入到了一片密林之中。

“好了，停车吧。”沈秋忽然道。

那车夫立即勒马停下。

随后车夫掀开车帘，“公子悠着点.....”

但见一道寒光疾驰而来。

这道寒光速度之快，令得沈秋都是大惊。

“好快！”

沈秋吃了一惊，想要将车夫推开却是晚了。

滴溜溜~车夫的头颅被斩下，滚落在地，鲜血飞溅，煞是惨烈。

沈秋愕然。

砰！车夫的尸体也倒在了地上。

沈秋双目满是怒火，抬头望去，不远处有一个青衣男子，单手负于腰后，面色英俊，带着淡淡的笑容。

“车夫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杀他？”沈秋冷冷问道。

“我想杀就杀，用得着你管？”

青衣男子呵呵一笑，道：“而且你都要死了，还有闲心去管他人？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性命吧。”

“你也该考虑下你自己。”沈秋道。

“呵呵，你也真够自大的，也罢，我就让你跪下再说！”

青衣男子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你也给我跪下！”沈秋怒声道。

下一刻，两人彷若两枚炮弹，同时冲击向对方。

轰！！两人始一碰撞，一股灵力便是爆炸开来。

风声狂吼，浪卷不息。

修行者的战斗，立时让此地沸腾咆哮起来。

而他们两人的战斗一时半刻也不会停下来。

与此同时。

就在距离此处的一座山巅之上，一个黑袍女子眺目远望。

她身段修长，一袭黑衣，曲线玲珑婀娜，前凸后翘，蜂腰细细，有一股魔媚般的气质，如是黑莲般绽放着娇艳诱惑的魅力。

“呵，没想到啊，这位沈秋小少爷居然能和‘紫阳剑派’的弟子斗的难解难分呢，本圣女倒是小

瞧你了。”

梵琉璃的唇角露出一丝嫣然倾城的笑意：“不过嘛……那老东西还未出来，就算你死了，本圣女也不会管哟。”

第九十八章

树林之中。

沈秋在与青衣男子战斗。

青衣男子的剑法极其精妙，并且主张杀伐。

一开始青衣男子剑化三道，随后十道，二十道，接着到了五十道……且每一剑都威力绝伦，至少是六境修为的攻击。

沈秋惊讶。他没有想到居然会遇到六境的修行者。那黑龙帮父子请来的客卿居然有六境修为。

不过，就算如此，沈秋虽然惊讶，但也没有畏惧对方。

沈秋施展神游步纵身而上，直接硬碰硬，与那几十道的飞剑撞击在一起。

沈秋双拳挥动，击打在每一道剑尖之上。

沈秋以灵力灌注在拳头之上，那拳头坚硬如铁，而且还有灵力包裹，要打开这些剑光，不算太难。

只不过在这些剑光之中有一柄真剑，混杂在其中，准备随时一击。

“神临拳，第二层！”

神临拳，仿若神灵出拳，每一拳都犹如罡风，威猛霸道，要施展出这套拳法的威力，必须要让自身的拳头被灵气淬炼到一定坚硬的地步。

一共九层，沈秋如今只能使用出第五层。

此刻，沈秋使用的是第二层。

沈秋以神游步打底，迅速向着青衣男子逼近，并且将那一道道的剑光打散，拳势之猛，好似猛虎下山，拳势刚猛。

这是沈秋入世以来，第一场真正的战斗，并且还是和这样一位擅长用剑的修行者，沈秋心中既是谨慎又是兴奋。

沈秋愈发的向着青衣男子靠近了。

青衣男子嘴角勾起一抹纤长从容的笑容。

一柄剑从他的掌心之中飞出。

这是一把温养在掌心之中的飞剑。

修行者的身体早已与常人不同，身体四肢，各个部位，都可以孕养器物，不止是飞剑，也有其他的法宝也可以温养。

沈秋神色一凛，却也不惧。

那柄飞剑以划破长虹的气势而来。

沈秋双臂交叉，横挡下来。

轰！！！光波爆炸。

一股力量的余波向着四周横扫出去，此处烟尘弥漫。

一袭青色身影向着远处奔行而去。

沈秋立即施展神游步追去。

“想追我柳长青？呵呵，你追得到么。”青衣男子的声音之中充满了嘲弄。

下一刻，他的脚下多出了一柄飞剑，化作一道电光要疾驰而走。

但就在此时……天空之上突然黑了。

一片黑幕猛然笼罩了下来。

正要疾行的柳长青一惊。

正在追来的沈秋也是有些诧异，旋即脸上露出笑容。

黑幕笼罩下来，减缓柳长青的速度。

沈秋自然不会错过，以最快的速度冲去。

也就是一小会儿的时间，柳长青的身影飞出，被狠狠地砸在地面上，多出了一个大坑。

一道黑色动人的身影从山上飘然飞落下来。

坑中，柳长青看到黑衣女人黑纱遮面，但还是认出了她。

“是你！魔教圣女梵琉璃！”柳长青咬牙道。

“当然是本圣女，别来无恙啊，柳长青。”梵琉璃脸上的笑容倾国倾城，勾人魂魄，还有这一股邪魅，与其他女子很不同。

柳长青冷声道：“你敢出现，就不怕我师尊么？”

梵琉璃道：“那老东西么？上次只是本圣女不小心而已，这次那老东西不来，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柳长青神色一沈，“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梵琉璃的脸上浮现出鬼魅的笑容：“当初你们师徒俩怎么对待本圣女的，本圣女就怎么还给你们……咯咯，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

梵琉璃的笑声妖媚，声媚入骨，让人心颤，也能使男人为之疯狂。

但是现在，听来却是让人感到有些发寒。

走来的沈秋听得这笑声也是感到好听，但又有些汗毛倒竖。

“梵姑娘。”

“怎么？”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梵琉璃理所当然的说道：“怎么，你有意见？”

“自然是没意见，不过，你别弄死了，他还有用。”沈秋道。

“知道了。”梵琉璃摆摆手道：“你且去吧，改日本圣女把他给你送来。”

沈秋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离去了。

解决了黑龙帮的这个客卿，对于沈秋来说，自然是解决了心腹大患。

只是让沈秋有些头疼的是，这个柳长青还有一个师尊，他的师尊实力至少在他之上，只是不知道是第几境，有些难办了。

但是已经把这柳长青办了，毒手也下了，思索之后，沈秋决定求援。

得找个机会好好地拜访一下那位女武神了！……沈秋回到了唐府。

他先是来到了涂犬的房门前，抬手轻轻扣门，只是好一会儿都没有动静。

“嗯？”沈秋有点疑惑，“涂兄这是去哪儿了？”

不过，虽然疑惑，但沈秋却也尊重他，毕竟一个大活人，难道还能丢了不成。

随后沈秋离开了此地，前往三姨沉幼蝶的香房，想要向她问一声好，顺便再打听一点事情。

沈秋缓步来到了院子里，忽的，耳中传来一阵极其细微的声音。

嗯？那是极为低沈的喘息之声。

沈秋心随神动，屏息片刻，放轻脚步，向着那方悄然而去，最后来到了沉幼蝶的香房门前，这才身形立定。

喘息声……正是从沉幼蝶的香房里传出的。

这喘息声对于沈秋来说，初听时有点陌生，但很快他就不陌生了。

“嗯嗯……呃呃……”这喘息声时而低沈，时而高昂，好似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随着风浪上下摇动。

“轻……轻点……我……我有些……受不了……嗯嗯嗯……”一道细细婉约的声音传来，落入到了沈秋的耳朵里。

这下沈秋可以确定了，发出这种诱人娇喘的，正是自己的三姨沉幼蝶。

而她在屋中所做之事，想来也是那种事了。

“应该是三姨父回来了。”沈秋如此想到，随后没有敲门，悄然无息的来，悄然无息的离去，怕打搅到三姨与三姨父翻云覆雨。

而就在沈秋离去之后，香房之中。

沉幼蝶俏脸上香汗淋漓，红唇微张，呼呼喘气。

她的一双玉手扶着椅子，素裙掀起，圆臀高翘，丰盈娇嫩的臀瓣微红。

而在沉幼蝶的纤纤素腰之上，一双大手从左右向中握着，好似要握完了，在她身后，一个粗糙大汉正用力的将一根粗长硕大的东西在她的娇娇玉壶里不断冲撞进出。

第九十九章

沉幼蝶双手扶椅，臀儿翘起，圆圆的臀儿娇嫩嫩的，两片臀瓣白的吹弹可拍，丰盈圆润，光泽诱人。

而就在那两片臀瓣之中，一条硕大狰狞的物事正在不断进出。

“嗯嗯……好大……涂……涂犬……慢点儿……”沉幼蝶檀口张着，不断喘着粗气，脸颊上的红润犹若云霞，红艳艳的，分外诱人。

涂犬双手抓在沉幼蝶的纤纤素腰之上，好似驾车一般，胯部向前耸动，猛地一下将自己那狰狞粗大的东西送到沉幼蝶的娇娇玉壶之中。

一次深入，沉幼蝶的玉壶便被深深地填满，滚烫似火。

而涂犬的胯部也是猛力的撞击在沉幼蝶的丰盈臀瓣之上，两者交击，发出的肉体撞击声也分外的响亮。

也随着涂犬的一次猛力撞击，沉幼蝶那娇弱丰润的娇躯便好似要散架了一般，双手扶在椅子上的她整个人被撞的向前一耸。

但在涂犬退出的时候，涂犬又双手将沉幼蝶的蜂腰拉着向后退去，然后再次一撞，沉幼蝶的娇躯又是向前……如此往复循环。

“嗯嗯……嗯嗯嗯嗯……”沉幼蝶娇喘吁吁，香汗蒸腾，艳若桃李，秀发微微的散落而下，端的是美不胜收。

身后面貌粗陋的涂犬昂首挺胸，脸上也满是愉悦的表情，整个人好似要飞起来一般。

连番几次的猛力冲撞之后，涂犬笑着道：“夫人，小的……小的这东西可是够大？”

“你……你别说……话……啊啊……”沉幼蝶虚弱回答。

突然间，她的娇躯一阵子猛烈的晃荡起来。

原来是涂犬突然加快冲击速度了。

涂犬胯下的那根肉棒好似充满了神力，滚烫而又硕大，将沉幼蝶的湿润玉壶填满。

本来涂犬今日是到此处来拜访沉幼蝶的，也不敢有他想。

但在到了之后，沉幼蝶给他端茶倒水，刚好背对着他。

那一刹那，涂犬看到了背对着自己的沉幼蝶，身形曼妙，尤其是那裹在裙子里的圆臀高翘，弧度嫣然，涂犬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冲了上去。

那茶水杯盏被打翻，涂犬不管不顾，一把从后面抱住沉幼蝶，然后双手便抓在了沉幼蝶那饱满挺拔的酥胸之上。

抓住之后，涂犬的双手被那两座峰峦充斥了弹性，惊人无比。

涂犬本来就把持不住，此时再如此这般，如何能够忍耐得住？因此，涂犬爆发了！沉幼蝶自然是用力挣扎的，但是她怕把人引来，因此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

虽然沉幼蝶擅长符篆之术，但是此刻涂犬紧紧的贴附在她的香背上，毫无距离，即使是沉幼蝶也没什么办法。

除此之外就是涂犬的疯狂让得沉幼蝶有些吃惊不已，一时半会没有反应过来。

与此同时，沉幼蝶感觉到自己的臀上被一根硬硬的东西顶着，那好像是一根烧火棍似的，隔着衣物，恰巧不巧的就顶在她的两瓣臀肉之中。

涂犬胯下不断地扭动，左右上下，让得沉幼蝶芳心大乱，脸颊晕红，一时半会儿四肢竟有些瘫软。

那根硕大的棍子沉幼蝶讨教过，实在是太过巨大和狰狞了。

沉幼蝶本以为已经忘记了。

此时再相会，沉幼蝶这才惊觉，原来并没有忘记，而是有那么点点熟悉。

涂犬也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心思，胯下的那根活儿早已硬的跟铁棍似的，当即便是一把将沉幼蝶的裙子捞起，也将那条白色亵裤给扯下。

看到那滚圆翘挺的香臀之后，涂犬再次被激发火力，毫不犹豫的脱掉裤子，任由裤子挂在腿弯上，然后一手抓着沉幼蝶的蜂腰，另一只手扶着肉棒向着沉幼蝶的娇娇玉壶里刺去。

起初时有些难以前进，无法破开，主要是太过紧致了，以至于沉幼蝶仰着臻首，檀口张大，难以

承受，嘴里叫着太大了。

涂犬于心不忍，只得慢慢的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涂犬有意无意的抽动，沉幼蝶也总算是适应了。

原本想要抵抗的沉幼蝶，随着涂犬那缓慢细致的抽送，也渐渐地平缓下来。

只是当涂犬有些大力的时候，沉幼蝶还是觉得下面有些被撕裂了般，那种滚烫以及坚硬，还有那粗长顶到底的摩擦，都让沉幼蝶感觉有些飘然。

“嗯嗯嗯.....啊啊啊.....”

“啪啪啪.....”

涂犬感觉自己的肉棒被温润泥泞的玉穴包裹着，摩擦刺激的触感让他感觉好似飞上了天一般，抽送也不由得愈发快了起来。

半途涂犬也没察觉到有人前来，他的心神已经完全沈入其中，无法自拔。

“啊啊.....”涂犬忽然一阵快速的冲撞。

“噢噢.....涂.....涂犬.....啊啊啊.....”沉幼蝶不由娇喘出声，声柔娇媚，形成浪波。

啪！涂犬猛地一个冲刺，将他狰狞粗大的肉棒狠狠的送入到沉幼蝶的蜜穴之中，他的胯部也与沉幼蝶的高翘香臀完全的贴合在一起，看不出半点缝隙。

涂犬脸上的愉悦之色浓郁至极，他仰着头，呼的吐出一口浊气，然后俯下身到沉幼蝶的耳边说道：“夫人，咱们换个姿势好么？”

“不要了.....”

但涂犬嘿嘿一笑，不容分说，一把将沉幼蝶的玲珑娇躯抱了起来，然后向着床榻那边走了过去。

涂犬将沉幼蝶轻盈的放在床榻上，也快速的将腿上挂着的裤子给脱了下来。

此刻沉幼蝶面颊娇红，情难自己，眼睁睁的看着涂犬躺到了身边来。

“别.....不要了.....你.....不许了.....”沉幼蝶的娇躯被涂犬摆弄，连忙喝止。

可涂犬却是我行我素，一手掰着沉幼蝶的身子侧躺起来，背对着他。

沉幼蝶心中莫名感到一丝惊惧，却也有一抹道不清说不明的兴奋。

随后沉幼蝶感觉到自己的一条玉腿被涂犬的那只大手抬了起来。

于是乎她娇嫩的玉壶便没有什么神秘了，这般被涂犬抬起，分外羞人。

与此同时。

那粗大的肉棒儿又是凑了上来，只听得噗嗤一声，好似水泡被扎破。

“哦.....”

“啊.....”

沉幼蝶的娇嫩玉壶又被那根粗大的东西给填满了。

第一百章

院子里。

沈秋正在练拳。

神女宫有许多的功法心经，沈秋都曾翻阅过，有许多非常霸道绝伦，惊世神通。

但沈秋天资受限，一直都不怎么会。

与沈秋不一样的是，他的娘亲沉融月以及二姨沉如歌，却是融会贯通，仿佛什么都难不倒她们。

这让沈秋羡慕不已，也有一点自卑。

而且，沈秋想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叱咤风云，敢以一人之身问剑西域，那种自卑感更是无法掩饰。

但这种自卑沈秋也只是藏在了心底。

他们在自己之上，这有什么。

只要超过同龄人就行了。

沈秋深吸一口气，继续练拳。

渐渐地，天色也黑了下来，沈秋已然是汗水淋漓，全身四肢百骸却又仿佛充满了力量。

第六境！再加上逆神九转诀。

沈秋心中的底气很足了。

沈秋收了拳，准备回屋休息，发现涂犬哼着小曲儿走进了院子里来。

“涂兄。”

“啊？哦，沈兄，原来是你啊。”涂犬惊了一下，待得看清是沈秋，神色立刻恢复如常。

“是我啊，涂兄，怎么你看起来有些慌张的样子？”沈秋疑惑道。

“这不是天黑嘛，我还以为是歹人呢，吓我一跳。”涂犬笑着道，神色没有一点慌乱。

虽然心中有歉意，但他不会在此时表现出来。

“原来如此。”沈秋点了点头，道：“对了涂兄，你先前上哪儿去了，我有事想与你商量一下。”

“到街上去逛了一圈，顺便打听了一些关于那黑龙帮的事情。”涂犬道。

“麻烦涂兄了。”

“对了，不知沈兄找我何事？”

“是这样的，涂兄，我见你走的是武道，却也没有什么好的武学，我想送你一门武学，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沈秋道。

涂犬眼睛一亮，脸上露出感激之色，“这……这怎么行，沈兄，我……愧对你啊！”

沈秋笑道：“这有什么愧对的，来，你且听好，我口述给你。”

半柱香的时间之后，沈秋将一门武学口述给了涂犬。

这门武学在神女宫算不得上乘，但是对于涂犬这种散修来说，却是非常的贵重了，千金难求。

沈秋在将这门武学口述给涂犬之后，便离开了院子。

涂犬看着沈秋离去的背影，眼神有些复杂。

不多时沈秋再次来到了沉幼蝶的院落里，发现沉幼蝶刚好从屋中出来。

“三姨。”沈秋笑着喊了一声。

沉幼蝶好似在梦中被惊醒，吓了一个激灵，美丽的俏脸上神色有些不自然，很快挤出笑容。

“三姨，你脸色怎么有些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沈秋问道。

看着沈秋关切的神色，沉幼蝶强挤出笑容，道：“没什么，只是刚才小憩了一会儿，不知怎的睡了起来身体有点累。”

沈秋道：“真没事？”

沉幼蝶摇摇头笑道：“当然没事，三姨还会骗你不成？”

沈秋点了点头道：“那我就放心了。三姨，你要是心里有事，一定要对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头，秋儿现在也长大了，能帮你分担一些忧愁了。”

沉幼蝶心中觉得温暖，但是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将藏在心底的事情说出来。

“对了三姨，这些时日我不在家，你可以去找涂犬帮忙，他是我兄弟，做事诚恳，只要能做到的，他一定会帮你的。”沈秋道。

他想到了以前在船上之时，薛青柠遇难，涂犬不顾生命危险，得了重伤，因此已经视涂犬为真兄弟了，此时偶然一提。

但是沈秋没有注意到，当他提起涂犬之时，沉幼蝶的神色更加的有些不自在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日过去了。

这日沈秋独自离开了南虎城，前往几日前去过的地方。

此地偏僻，没有人烟。

当沈秋到了之后，这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不过沈秋并没有什么烦躁，静静的等待着，他相信梵琉璃一定会出现的。

沈秋就这么等了大约两个多时辰，耳朵一动，听到细微的声响，似有破空之声来自于身后。

沈秋一个疾闪躲开了，也伸手捏住了几根银针。

拿到这几根银针，沈秋觉得颇为熟悉，嘴角不由露出一抹笑容。

“梵姑娘，你来了。”

“你的实力见长啊。”

一身黑衣的梵琉璃漫步而来。

梵琉璃虽然是魔教圣女，但是却圣洁高贵，婉约妩媚，冰肌玉骨，难言其美丽。

沈秋抬手抱拳，道：“梵姑娘的实力也是见长，看来伤势是恢复了。”

梵琉璃道：“自然是恢复了，你是来要人的？”

沈秋点头。

“人就别要了，已经不在本圣女这儿了。”梵琉璃道。

沈秋脸色一变。

“别急，那柳长青被他的师尊给带走了。他师尊是万浪上人，亦是八境高手，本圣女拦不住。而且就算你留着那柳长青，也会为自己带来祸事。”

“可那万浪上人迟早要来找我。”

“但他不知是谁，只知是我。”

梵琉璃告诉沈秋，她将柳长青折磨的不成人样，连一魂一魄都给抽走了，柳长青一时半会想要醒过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也就给了沈秋时间。

这段时间，足以沈秋去对付黑龙帮了。

就在沈秋沉吟之时，梵琉璃的玉手一翻，一块令牌突然飞了过来，沈秋下意识的接住。

“这是……”

“这是本圣女的令牌，如果你遇到一些魔道之人，可以扯出这块令牌，少却一些麻烦。”梵琉璃道。

沈秋眉头一挑：“梵姑娘要走了？”

“要走了。”

“何时才能相见？”

“怎的，你对本圣女有了留恋？”

梵琉璃果酱般的唇角勾起一抹妩媚动人的笑意。

“这……”沈秋略有羞赧，片刻之后，沈秋一鼓作气，点了点头，豪气道：“很留恋！”

“那好，半个月之后到南丹郡来吧，或许你到了那儿能见到本圣女。”

“好！”

“不过，你去了那儿，也很可能会死哦。”

“不怕！”

“真会呈口舌之勇，好了好了，不与你废话了，本圣女走了。”

沈秋没有再说话了，只是目不转睛的看着梵琉璃。

而梵琉璃也好似没有留恋，转身走了。

她黑色动人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了沈秋视野之中。

人走了，香味似乎还在，萦绕不散。

第一百零一章

夏日炎炎。

山林密布，崇山峻岭。

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官道之上，足以通融六辆马车齐肩并行。

大秦皇朝实力雄厚，在东域的凡间已经是统一了，水路便利，造福百姓，因此就连这官道也都用青石板铺就，就算是下雨也不用太过烦心了。

而就在这条官道之上，此刻正有一辆看起来并不怎么显眼的马车缓缓地行驶着。

而在马车的旁边，有两人骑着骏马，不紧不慢的跟随着马车。

马背上，国字脸的龙开天粗狂，身形强壮且高大，光是坐在那儿，就仿佛要将胯下的那匹骏马给压了下去。

在旁边的是古不玩，双手勒住缰绳，直勾勾的盯着龙开天。

龙开天不爽，说道：“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

古不玩道：“怎的，就因为你是大龙门的掌门，我就不能盯你了？偏要盯你。”

说着，古不玩盯着他，眼睛睁的更大了。

龙开天满脸煞气：“信不信我揍你！”

古不玩嘿嘿一笑道：“早就想跟你打一架了，来吧，看你身上的那些肉能不能挡得住我的法宝轰砸。”

龙开天又气又恨。

“你不该盯着我，而是该盯着那个小和尚。”

龙开天道：“此刻那小和尚可是在马车里呢，他与宫主同处一辆马车，按理说你该对他不满才对啊。”

“就是个小和尚而已，不值一提。”

古不玩不屑地道了句，忽然想到了什么，说道：“龙开天，咱们做个交易吧，我给你一件极品法宝，你赶紧滚，行不行？”

“不行！”

“靠……早晚用法宝砸死你！”

两人斗嘴。

马车里。

无空靠墙盘腿坐着，手里拿着佛珠，嘴巴动着，在无声的默念着佛经，正襟危坐，好似真的像是一尊小佛弥。

沉融月看去，果酱般嫣红的唇角不由露出一抹笑意。

“无空。”沉融月忽然出声。

“在。”无空睁开眼，连忙应声。

“你到第几境了。”

“五境。”

“倒是与我那儿子境界相同。”沉融月道。

无空张了张嘴。

“有话就说，本宫现在也觉得无聊，你尽管说就是了。”

“小僧只是一个弃儿，怎么能与宫主您的儿子相比呢。就算是境界相同，他也是远在小僧之上的，所以……”

“所以你自行惭秽，觉得比不上他？”

“是……是的。”

“你这小和尚，怎的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呢。本宫虽然喜欢帮亲不帮理，但你若一直这么认为，那本宫可就看不起你了。”

无空双手合十，连忙向沉融月微微弯腰，行了一礼。

沉融月微微摇头，这小和尚有点太过古板了。

不过沉融月也没有多说什么，她向来不喜欢对别人说教，若有说不通的，便以实力强势碾压，然后再来慢慢说教。

小和尚如此这般古板，需要他自己开化，别人帮不了。

沉融月撩开车帘，看到了外面相互瞪眼的两人，不由得有点好笑。

“此处是到哪儿了？”

沉融月开口，打断了两人的瞪眼。

几乎是同一时间，龙开天和古不玩结束了瞪眼，赶紧凑了过去。

“禀告宫主，此处距离南丹郡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古不玩抢先说道。

“看来是不远了。”

沉融月面露思索之色。

二十里的路程，只需要盏茶时间便能到达。

“红尘书院在南丹郡附近的红尘湖上，传闻那湖底镇压着一头大妖，不知此事是真是假。”龙开天道。

此次他们的目的地就是红尘书院。

为何去那儿？当时在小山村的时候，沉融月只说了去救一个书生。

至于那个书生，姓甚名谁，又有何特点以及出奇之处，这些他们都不知道。

而沉融月也言明在先，此去红尘书院危险极大，有一位魔候虎视眈眈。

但龙开天却是不信的，一位魔候就能如此凶恶滔天了？书院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圣贤之地。

在整个东域，就只有三座书院，每一座书院的历史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历史最长的书院至少有万年了。

而且书院最是擅长镇压邪魔妖道，就算那魔候去了，遇上几位教习也能强势镇压，更别说遇上

学长’，‘君子’或是监长，甚至是书院山长了。

而且，传闻红尘书院的夫子还未坐化，就算是魔皇去了，也是必死无疑。

“本宫早年间去过几次那红尘书院，湖底下的那头大妖倒也见过，不过，那大妖也没什么可怕之处。”沉融月淡淡地说道。

龙开天与古不玩不由得面面相觑。

一头大妖？没什么可怕之处？两人傻眼，恐怕也只有沉融月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宫主，您说有魔候要去杀一个书生，那书生到底是谁啊？”古不玩凑近了问道。

“本宫也不知。”

“不知？”

“对，姓甚名谁不知，身高多长不知，年龄几何也不知……所有的都不知。”沉融月淡淡的说道。

……红尘书院。

这是东域的三大书院之一。

书院里有山长，监长，君子，学长，以及教习，而山长也可称之为院长。

院长名为周潜龙，如今已是上了岁数，但是因为自幼就读圣贤书，跟随上一任院长，所以周潜龙有很重的书生气，如君子一般，老了也是老君子。

这一日周潜龙正在藏书阁里看书，忽然有急切地脚步声传来。

来者是一名胡须发白的老者。

“院长。”老者拱手行了一礼。

周潜龙翻了一页手里的书，头也不转的说道：“张峒，你这般急躁做什么，好歹身为监长，让那些学生们看到了成何体统。”

书院一共有好几位监长，每一位监长最少都是九境修为，但是张峒不一样，他是八境，天资不行，但周潜龙还是破格将他提拔成了监长。

至于为何，则是因为周潜龙跟他关系不一般，这就有些不足为外人道也。

张峒苦笑了一下，道：“院长，那条紫蛟又不听话了，今日不知为何，极为兴奋，闹腾的很，整个书院都震动了起来，您这里就没一点动静？”

周潜龙摇了摇头。

张峒心想也是，以院长的心境，就算书院震动，他还真的不怎么会放在心上。

“想来是那条紫蛟预感到了什么，走罢，我去看看。”

第一百零二章

红尘湖。

此时这里一片热闹腾腾的，到处都挤满了书生。

红尘湖与其他湖泊不同，这个湖里的湖水不是清澈的绿，而是一种红色的。

这红色并不是鲜血的那种红，而是那种淡淡的粉红色，迷离艳丽，真的如是红尘一般。

初来此地的时候看到这片粉红色的湖水之时，会让人大为惊异，但在久了之后，书生们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他们所知道的是，在这红尘湖里有一头大妖。

那大妖很少能够见到。

就算见到，也是极其的吓人，所以书生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远离的，很少有胆子大的人敢靠近。

但是今日，他们却敢靠近。

原因无他。

只因在红尘湖的四周有许多的教习以及学长，甚至还有几位君子也在。

有他们在，就算大妖敢作乱，书生们也是无惧了。

而就在那粉红色的湖水中，一条庞大的蛟龙正若隐若现。

那蛟龙身躯庞大不知几许，鳞片发紫，在湖水中翻腾之时，掀起滔天巨浪，一股粉红色的雾气也因此升腾起来。

紫蛟似乎是非常的兴奋，游来游去，比之往日，它今日更加的有活力。

当周潜龙与张峒到来之时，书生们赶紧让开。

“你们都退远点，免得伤到你们。”周潜龙道。

“是！”一众人都是缓缓地退去。

与此同时，那条紫蛟看到了周潜龙，陡然发怒，猛地腾起庞大身躯，直冲水面。

紫蛟背生双翅，遮天蔽日，妖气漫天，双眼红了，向着周潜龙暴冲过来。

所有的书生都吓到了，连忙再次后退。

周潜龙眉头一挑，喝道：“畜牲！”

随后周潜龙单手一抬，一掌向着紫蛟拍去。

天空之中一只巨大手掌浮现，犹如一座大山，其上布满了一道道的符文，无比璀璨。

紫蛟似是不信邪，向着那只巨大手掌冲去。

“哼！”周潜龙一声冷哼，手掌拍下。

那只巨大如山、布满符文的手掌也随之拍下。

轰！！紫蛟几十丈的庞大身躯被巨大手掌拍到了湖水之中。

湖水翻腾咆哮，紫蛟在里面挣扎，于事无补。

所有书生们看到了，都是鼓掌叫好。

“院长好样的！”

“院长可真厉害，这头大妖怎会是院长的对手呢。”

恭维之声不绝于耳。

周潜龙神色平静。

忽然，“嗯？”周潜龙似是感应到了什么，抬头望向天空。

不止是周潜龙，书院里的所有人都不由得望去。

就见在红尘湖的上方，有一柄剑。

那柄剑上站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绝美，风华绝代，始一出现，便是将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

她一袭雪白纱衣，冰肌玉骨，黑发如瀑，绝美的身躯傲然修长，丰盈挺翘，无论是那傲人饱满的酥胸，亦或是那不怒自挺的美臀，在雪白纱衣的包裹下，若隐若现，朦胧若雾，引人遐想无限。

她就站在那柄飞剑之上，一个眼神，便是让人迷醉，勾魂夺魄。

“她.....她是谁？！”有人颤抖出声。

“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就是南丹郡的郡守夫人都没这般美丽吧。”

“她是人.....还是仙子？”

“我若能吻她一下，少活十年我也愿意啊。”

“你才少活十年？我宁愿少活二十年，三十年，嘶嘶，好想将她压在身下啊。”

一众书生们醉眼迷离。

而有的人定力不佳，胯下早已有了反应，顶起一杆帐篷，难受而又快乐。

周潜龙抬着头，看着高空上那道绝美动人的身影，眼中亦是有几分迷离之色，但很快镇定如常，恢复了过来。

“张峒！”

没反应。

周潜龙扭头看到张峒，这个胡须发白的监长，此刻也是一脸迷醉，不由得有些苦笑。

无奈之下，周潜龙只得飞身而起。

“大宫主。”

“周院长。”

“不知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是你啊。”沉融月轻轻一笑。

周潜龙心中一颤，脸色略有点不自然。

“咯咯~~~”沉融月妩媚一笑道：“瞧把你给吓的。”

周潜龙面色严肃道：“大宫主，请你自重。”

沉融月微微摇头，道：“本宫来这儿了，你不打算招待一下本宫？”

“如何招待？”

“总得给本宫端一杯热茶吧。”

周潜龙深吸一口气，道：“宫主请随我来。”

这一日的红尘书院很不平静。

所有人都想去院长的院子里，但是又不敢逾越规矩，只能干忍着。

谁都知道今日书院里来了一位美人，这位美人乃是神女宫的大宫主。

神女宫是什么存在，他们都是知道的。

那可是三大仙山之一蓬莱的神女宫，堪比书院的存在了，而这位神女宫大宫主更是十一境的存在，几乎是他们终生仰望的存在了。

屋子里。

周潜龙亲自倒了一杯热茶，双手端着，送到了沉融月面前。

放下茶杯，周潜龙正襟危坐，面色严肃道：“不知大宫主此行为何，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剑传信即可，何必亲自跑过来。”

“你当真如此绝情？”

“哼，我与你夫君是亲如手足，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现在我潜心学问，对别的一概不理。”周潜龙冷冷的说道。

“好罢，既然撕破了脸皮，那本宫也就不客气了，本宫此行，是为找一个书生而来。”

“书生？”

“对！”

沉融月也不隐瞒，将得来的情报告诉了周潜龙，至于如何得来的，这个细节自然没说。

周潜龙听后，沉吟道：“姓名不知，相貌不知，年龄不知，就是八字也不知，这怎么找到那个书生？”

沉融月道：“既然本宫已经到这儿了，那便不急，人可以慢慢找，或者等那魔候前来，他杀谁，也就能知道是谁了。”

“只能如此。”

“那……本宫此刻有一个问题。”

“什么？”

“本宫今晚住哪儿？”

第一百零三章

沉融月没有离开周潜龙的院子，就在旁边的一间厢房里住了下来。

此处是周潜龙的私人场所，未得到周潜龙的允许，外人难以进入。

就算进来了，周潜龙也能立即察觉。

此刻那厢房里烛火明亮。

周潜龙则是站在房顶上，双手背负于腰后，他目不转睛的看着那间烛火明亮的屋子，许久之后，轻轻一叹。

“掀天兄弟，我周潜龙当年其实是极为佩服你的，你叫我一声大哥，我也叫你一声小弟，那时我们坐论高谈，把酒言欢，当真是一件美事啊。”

“那时我一直对弟妹有好感，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你死后，我便回到了书院，一心修学问，本以为已经忘记了。但今日再看到弟妹，不知为何，我的心湖起了波动，再次澎湃了起来。”

“弟妹她……实在太美了！”

“不行不行，我周潜龙乃是书院的一介院长，岂能做这种事情。”

“君子不以色为情，当以贤者为之……”

站在房顶之上，吹着夜风，仙风道骨的周潜龙几番纠结。

第二日天明了。

周潜龙来到了院外，所有的书生都召集于一处宽敞的广场之上。

有数百人。

“禀报院长，书院里所有的学员一共三百六十五人，全都到了，还请院长过目。”张峒道。

周潜龙微微点头，一袭青色长袍的他迈步下了高台，穿梭于众多书生之中，一个一个观看。另一头的红尘湖。

此处没有一人，所有人都到广场上去了。

一条紫蛟正无聊的浮在粉红色的湖水之中，几十丈之长的身躯极其庞大，看不见底。

“小冬生，本宫看你来啦。”一道动人的声音传来。

本来百无聊赖的紫蛟铜铃大的眼睛里顿时亮了。

沉融月缓步走来。

紫蛟无比的兴奋，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了两道水柱。

湖水翻腾，紫蛟几十丈庞大的身躯顿时搅动的湖水翻涌。

“停下！”沉融月一声轻斥：“别把动静闹得太大，难道你还想那糟老头子过来镇压你不成？”

名为小冬生的紫蛟顿时不敢动了。

随后湖水分开，露出一条通道来，沉融月眉梢含着淡淡的笑容，莲步款款的走了进去。

待得沉融月进入到湖底之中，那分开的湖水重新融合在一起。

而紫蛟一个翻腾，潜入水底，就此不见。

湖底中。

这里有一个开辟出来的简陋空间。

这个简陋空间类似于结界，不让湖水侵入进来，而就在湖水之中，一个赤身裸体的少年正满脸兴奋期待，全然不顾胯间吊着的那根肉棒有多暴露，全身都洋溢着原始气息。

沉融月见了，不由轻笑。

“小冬生，过来。”沉融月招了招手。

小冬生立刻跑了过去，一把抱住沉融月。

这就是传闻中的那头大妖……紫蛟。

实际上他已有上百岁了，但还处于幼年，为世人所不知，知晓这其中秘幸的也只有寥寥几人而已，而这几人里正有沉融月。

“姐姐，您终于来啦。”小冬生仰着头道：“你是来带我走的吗？”

沉融月轻抚着小冬生的脑袋，微微一笑道：“抱歉，姐姐这次来，是为了……”

话还没说完，小冬生一把松开沉融月，飞快后退，小嘴嘟囔着，一副生气的样子。

沉融月招了招手。

小冬生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放心，姐姐一定会带你走的，你耐心一点，好吗？”沉融月柔声道。

“嗯……”小冬生勉为其难。

忽然，小冬生抬手，一把抓住沉融月胸前一座傲人高耸的雪峰。

小冬生的手掌不大，抓住那座傲然峰峦之后，只能勉为其难的抓住，但是五根手指将那乳球捏的微微变形，白腻发光似的乳肉从中溢出。

“奶……奶……”小冬生抬着头，一双犹若宝石的眼睛里亮莹莹的。

“什么奶，你这小鬼头。”沉融月有点哭笑不得。

“喝奶，小冬生要喝奶。”小冬生的另一只手也随即攀上了沉融月的另一座饱满峰峦。

小冬生全身赤裸，不着衣服，头只到了沉融月的胸口处，踮着脚尖，张嘴便是向着沉融月的一只饱满乳球咬了过去。

但是沉融月玉手抵在小冬生的额头上，把他给拦住了。

“姐姐……”小冬生抬着头，脸上露出委屈之色。

沉融月摇了摇头道：“不行！”

小冬生脸上的委屈之色更浓了。

“不嘛，我想喝奶奶。”小冬生昂着头，张着嘴，使劲的把脸凑过去。

眼看着就要咬到了。

可是，沉融月在这时屈指弹在了小冬生的额头上。

几乎是挂在沉融月丰腴娇躯上的小冬生被沉融月屈指弹了出去。

“啊呀！”小冬生一下栽到地上坐着。

不过小冬生没有一点的受伤，反而是地上的石头被小冬生给一屁股坐烂了。

小冬生本体就是那条紫蛟，肉身坚硬，就算是神兵利器也难以破掉，沉融月这屈指一弹，也只是让小冬生的脑袋有点昏沈罢了。

小冬生坐在地上，脸上的委屈之色更浓了，如泣如诉般的看着沉融月，他的两条腿趴开着，胯间的那条紫色肉棒端的是硕大，犹如婴儿手臂般的粗大，煞是惊人。

紫蛟天生就是大妖，肉棒自然也非同凡响，沉融月也是知道这些的，只是不知的是，这才过了多久，小冬生的活儿居然长得这么大了。

紫蛟天生性淫，最喜交配，此刻小冬生胯间的肉棒这般如此巨大，沉融月隐约能猜到几分。

十几年前沉融月到红尘书院做客，与小冬生打了交道，那时候的小冬生性格暴躁，沉融月便是出手与其斗法了一番，最后将其打的服服帖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沉融月认识小冬生的姐姐，只不过到现在小冬生都还不知道。

原本小冬生是没有名字的。

小冬生，是沉融月给他取的，那时候正好是冬天。

看着坐在地上一脸委屈的小冬生，沉融月不禁有点心软，走了过去，在小冬生的面前蹲了下来。

“小家伙，生气了？”

“没有！”小冬生把脸一撇。

“真没有？那本宫可就走了。”

沉融月说着便要起身。

但是刚一起身，小冬生猛地就扑了过来，一把抱住沉融月的小腿，“不要走不要走，姐姐，我不生气了！”

“那要是再生气了怎么办？”

“我.....我.....”小冬生踌躇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沉融月微微摇头，翩然转身，到了石桌旁，坐了下来。

小冬生站了起来，正对着沉融月，胯下的那根婴儿手臂粗的紫色肉棒煞是狰狞硕大。

“你过来。”沉融月道。

小冬生哦了一声，小心翼翼的走了过去。

“你这东西硬了，舒服吗？”

“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

“就是感觉好硬好痒，好难受的，以前都没有这样，可是刚才看到姐姐你之后，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变得好硬了。”

小冬生低着头，视线落在沉融月的胸口上，脸色立刻就涨红了起来。

沉融月坐着，胸襟处的饱满酥胸丰盈傲人，如是圣女峰一般的高洁，遮掩不住的乳肉轮廓浑圆，光泽白腻，充盈诱人。

小冬生看得目不转睛。

“小家伙，还看呢？”

“姐姐你的那个好大啊。”

“就因为看到这个，所以才会硬？”

“不止呢。”小冬生摇摇头，视线一下落在沉融月的浑圆美臀之上：“还有姐姐你的大屁股，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后这个东西就更硬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什么一般，小冬生往前走了一步，胯下的那根紫色肉棒一下凑到了沉融月的面前，硕大恒宁的龟头差点凑到沉融月的薄唇之上，一股丝丝的热气扑来。

沉融月抬手握住了小冬生的紫色肉棒。

“喔.....”小冬生仰头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吟声：“揉揉，姐姐，快帮我揉揉。”

“揉什么揉，你这小家伙，还没长大呢，就想这些。”

沉融月也不管小冬生如何的不甘，一股气浪把小冬生给震走了。

随后沉融月足尖一点地面，纵身飞起，便是跃出了水面，小冬生追赶不及，只能烦闷的待在水底，坐在地上，双手捧脸，闷闷不乐。

预告：书院广场上。

周潜龙绕着所有的学生们都走了一圈，神识外放，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

一股读书人的浩然正气，邪魔外道最惧这种气息。

在南丹郡，周潜龙是赫赫有名的读书人，他是红尘书院的院长，在别的人眼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世人不知以前的周潜龙有多激进。

扫过书院里的学生之后，天色也不早了，周潜龙心思一动，打算回去，一位教习来报，说是郡守来了。

周潜龙眉头一挑，让所有监长将学生们带走，他则是亲自去了书院门口迎接郡守。

南丹郡的郡守是一名中年男子，名叫卦宏，是朝廷命官，修为是八境左右。

周潜龙对其观感说不上太好，也不大喜欢，因为在这个郡守身后的人，是皇朝的一位大人物，也是秦皇的左膀右臂。

这些年因为一些原因，书院和皇朝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但面子还是要做的。

“周院长。”卦宏看到周潜龙，拱手行礼。

“卦郡守。”周潜龙淡淡道。

“我听闻神女宫的大宫主来此，传说她绝美倾城，一直没有机会看看，今日终于有了机会，还请周院长成全。”

第一百零四章

书院广场上。

周潜龙绕着所有的学生们都走了一圈，神识外放，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股读书人的浩然正气，邪魔外道最惧这种气息。

在南丹郡，周潜龙是赫赫有名的读书人，他是红尘书院的院长，在别的人眼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世人不知以前的周潜龙有多激进。

扫过书院里的学生之后，天色也不早了，周潜龙心思一动，打算回去，一位教习来报，说是郡守来了。

周潜龙眉头一挑，让所有监长将学生们带走，他则是亲自去了书院门口迎接郡守。

南丹郡的那守是一名中年男子，名叫卦宏，是朝廷命官，修为是八境左右。

周潜龙对其观感说不上太好，也不大喜欢，因为在这个郡守身后的人，是皇朝的一位大人物，也是秦皇的左膀右臂。

这些年因为一些原因，书院和皇朝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但面子还是要做的。

“周院长。”卦宏看到周潜龙，拱手行礼。

“卦郡守。”周潜龙淡淡道。

“我听闻神女言的大宫主来此，传说她绝美倾城，一直没有机会看看，今日终于有了机会，还请周院长成全。”

说着，卦宏几步向前。

周潜龙双手背负于腰后，冷冷道：“郡守，还请留步，书院不是随意进出的地方。”

“本郡守也不行？”

“不行！”卦宏神色一沈，但是终究没敢上前，冷哼一声，退了去。

“周院长，不妨告诉你，今日我来此，是我身后那位的意思，你把他惹了来，可就是你自讨苦吃了。”卦宏道。

“哼，他又如何，来了我周潜龙也无惧！”

“好好好！周潜龙，你等着，等到那位来了，看你还能不能这样硬气！”卦宏冷声道。

“我等着！”周潜龙强势而霸道。

卦宏终于是退去了。

周潜龙一直看着卦宏离去，这才折身回到自己住处的院落里。

院子里，身躯挺拔而又丰盈的沉融月正在赏花，她微微低头，鼻尖凑到花瓣上，轻轻一嗅，绝美倾城的脸上露出迷醉之色。

周潜龙不由得看的一呆。

而沉融月在嗅了花香片刻之后，抬起身来，淡淡地说道：“得罪了洪大师，你就一点不惧？”

“读书人，万法不侵，有何可惧的？”

“为了本宫，不值得啊。”

沉融月的眸子里好像会说话。

“值不值得，我周潜龙心中明白，不用你说！”

周潜龙说罢，豪气挥袖，转身走进了屋里。

沉融月微微摇头，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却也没说什么，也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与此同时。

就在那书院之外，一个戴着斗笠的老者面露愁容之色。

老者穿着普通，面容带着一股妖邪，喃喃道：“唉，大宫主啊大宫主，您怎会在书院里呢，明明我跟周潜龙就不对付，您这不是让我难办嘛。”

老者有些忧愁，只是，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思活络，思索着法子，终于在看到了从侧门出来的火夫之后，心中一动。

有了！老者满是愁容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

夜幕降临。

周潜龙去了藏经阁，挑灯夜读。

书本上的知识总是看不完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周潜龙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知为何，今晚总是有些心神不宁。周潜龙也自知心神不宁是为何，但是，他不敢表露出自己的心思，只能把心思藏在心底的最深处，不让别人看到，更不愿让她看到。

心不能乱了！读书人的心一旦乱了，就会被邪魔外道所侵袭。

周潜龙忙着镇定心神，可是不知为何，这心神却越来越镇定不下去。

不行！今晚这书读不了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周潜龙起身离开了藏经阁。

周潜龙向着院子那边走去，所过之处，学生们见了都纷纷恭敬问好。

经过厨房之时，周潜龙忽然看到一个驼背老头，挑着一担黑煤。

那驼背老头低着头看不清模样，只能依稀看到脸上黑乎乎的，头发散乱，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脏臭味，挑着那担子黑煤就从周潜龙身边经过。

突然，哐当一声，绳索断了，那箩筐里的黑煤都是掉落在地。

厨房里披着毛巾的掌勺胖子出来就是一脚踢在驼背老头身上，嘴里大骂‘不长眼，吓到了院长，今晚罚你不准吃饭’之类的话。

周潜龙见了，略有不悦，出言阻止了掌勺胖子，看着驼背老头脏兮兮的，周潜龙却也没说什么，微微摇头的迈步走了。

回到院子里来。

“周院长~”一道似是朦胧的缥缈之声传来。

周潜龙脚步一顿，回过头来，行了书生的一礼：“大宫主。”

沉融月披着月色，光霞无华，如是红颜祸水，绝美领域，如是仙子般高贵圣洁。

“你在躲着本宫？”

“我行的直，坐的正，绝无躲你之意。”

“真没躲着本宫？”

“没有！”

“好，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我只是一个读书人，行过之事绝不后悔，大宫主，夜不早了，歇息吧。”

周潜龙拱手又行了一礼，转身走进屋里，只留下沉融月站在院子里，披着月色，静静的默立着。

许久之后，沉融月这才返回到房中，准备入睡。

忽然间.....沉融月娥眉微微一挑，嘴角露出一抹似笑非笑之色。

随后沉融月的纤纤素手轻飘一挥，便在这屋子里落下了结界，以她十一境的修为布下的结界，就算是周潜龙也是听不到。

布下了结界，沉融月在桌边坐下，一盏烛光之中，沉融月拿着茶壶一边倒水，一边檀口轻启，说道：“别藏了，出来罢，跟一只老鼠般躲着有什么意思，再不出来本宫可就喊人啦。”

“别.....不要！”一道惊慌失措的声音传来。

就见床底下一个驼背老头钻了出来，脸上黑乎乎的，带着谄媚讨好的笑容。

“嗯？”沉融月眉头一挑：“怎的是你？”

驼背老头搓着手，嘿嘿笑道：“可不就是本座嘛。”“还敢自称本座呢？”

“不了不了，不自称本座了，小的，是小的。”

驼背老头恭维道：“大宫主您可真厉害，我修为大落您都看得出来，果真是厉害，老祖……不对不对，小的，是小的，小的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小的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沉融月也不说话，似笑非笑，直到驼背老头自己觉得尴尬之时，这才开口：“幽冥老祖，你可是十境修为啊，怎的落得这般下场了？”

第一百零五章

没错，眼前的这个驼背老头不是别人，正是幽冥老祖。

只是今日不同往昔，幽冥老祖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那种霸气，就是修为也大降了，原本他是十境的修为，但是现在，也只有七境左右，整整下降了三个境界。

不仅如此，幽冥老祖原本不是驼背的，现在却成了驼背，可见他也受了伤，这令沉融月都是有些好奇，到底是谁把幽冥老祖伤的这么惨。

幽冥老祖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苦涩起来，说道：“不瞒大宫主，小的被人袭击了。”

“是谁？”

“大天魔宗，巫穹。”

“是他？！”

沉融月的绝美的容颜上也不禁有震惊之色。

大天魔宗，乃是三大魔宗之一，而巫穹身为宗主，实力之强，亦是十一境，不在沉融月之下。

当日沉融月便与他在古松城结了仇，此时听到这个名字，也不免为之惊讶。

而眼前的幽冥老祖可是有幽冥血河，十境修为，少有人去找他的麻烦。

但是现在，幽冥老祖却落得这般下场，让沉融月都不禁有点同情他了。

“是不是你惹了巫穹，不然他怎会伤你？”沉融月问道。

“还不是因为大宫主您？”幽冥老祖的表情有点委屈了。

“因为本宫？”沉融月有点疑惑。

“是啊，就因为您。”幽冥老祖很是有些幽怨的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您将那幽冥血莲给取走了，那巫穹也不至于把气撒在小的身上啊。”

沉融月面色一肃：“到底是怎么回事？”幽冥老祖有些难以启齿，但还是将事情的由来告诉了沉融月。原来是巫穹到了幽冥血河去，找幽冥老祖直接索要幽冥血莲，但是幽冥血莲百年才长成一次，被沉融月取走了，就是幽冥老祖也没有。巫穹震怒，直接对幽冥老祖下杀手，如果不是幽冥老祖逃得快，早就死了。而幽冥老祖因为重伤，修为下降，连带着身体也跟着驼背了，如今苍老了许多。

不过就算如此，比之普通人，幽冥老祖作为修行者，却也算好的了。幽冥老祖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表情也甚是幽怨，看样子好像是怪罪到了沉融月的头上。

“你是在怪本宫？”沉融月道。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你若不敢，怎的跑这儿来了？”

“小……”幽冥老祖犹豫片刻，最后鼓足勇气似的，说道：“小的是来投靠大宫主的。”

沉融月略有惊讶：“投靠本宫么，那要是本宫不答应呢？”幽冥老祖先是僵了一下，随后便是谄媚的笑了起来，说道：“大宫主您这是哪里话呀，肯定是在跟小的开玩笑，您心思善良，凤仪天下，心胸宽广，一定会收留小的，对嘛。”

沉融月冷冰冰的脸上浮现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可是本宫真的不想收留你啊，你还是另寻他处吧。”幽冥老祖脸上的笑容僵住。时间寂静。幽冥老祖脸上满是失落之色，却也没说什么，转身走向窗口，看样子要打算离去。“站住！”

沉融月忽然出声。

来到窗口边的幽冥老祖已经推开了窗户，听得这话顿时止步，飞快转身，望向沉融月，眼里满是哀求之色。

“你将窗户关上，别乱跑，不然被周潜龙发现了，本宫可保不了你。”沉融月道。

幽冥老祖极其听话，连忙将那窗户关上了，随后快步小跑到沉融月的面前。

幽冥老祖不再是失落了，脸上浮现出兴奋谄媚的笑容，一双眼睛放着光，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沉融月又如何看不出来？

“嘿嘿，不瞒宫主您说，其实早年我遭到过周院长的追杀，但好在那时小的机灵，这才保留了一命。”幽冥老祖道。

“那你可知，他就住在隔壁？”

“知道啊。”

“不怕他来杀你？”“为了大宫主，就算是死，小的也是无憾。”

“不会只是嘴上说说的吧，男人的嘴，信了有鬼，你觉得本宫那么好骗？”沉融月讥讽道。

幽冥老祖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眼前的神女宫大宫主可不是什么纯情少女，要想骗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罢了，不想这些，时候不早了，歇息吧。”

沉融月起了身来，走到床榻边上。

沉融月脱了鞋子，一双玉足精美无比，白生生的，玲珑晶莹。

她坐在床榻上，双足抬起，一个转身，好似蝴蝶般翩然的侧躺在了床上，背对着幽冥老祖，就此便没了声息，仿佛真的睡了过去一般。

幽冥老祖弓腰驼背的站在不远处，目光落在侧躺着的沉融月身上，喉咙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薄纱盖体，轻掩娇躯，那美臀在薄薄的白纱之中曲线浑圆，高隆做人，两条美腿轻压着纱裙，相互折迭，交织出绝美诱人的画面。

幽冥老祖忍不住向前走了一步。

烛光突然熄灭了。

“本宫累了。”沉融月轻轻的道了一句。

幽冥老祖不敢再向前一步了。

只是幽冥老祖忍不住伸手抓了一把胯下涨硬高大的帐篷，那根活儿热气腾腾的，生龙活虎，一时半会儿想要疲软下来，真的不是一件平易事啊。

第二日的红尘书院如往常一般。

幽冥老祖天还没亮就去到了厨房里，跟着火夫一起为学生们准备早餐。

幽冥老祖混进了书院来，靠的就是他火夫的身份，有谁能够想到，曾经的幽冥老祖堕落到如此境地，还成了一个驼背老头，就算是周潜龙也是想不到，就在昨晚的时候，幽冥老祖就住在他的隔壁，与沉融月同住一个屋。

幽冥老祖干活极为卖力，唯有如此，才能减缓一些精力，每每想到高贵圣洁的沉融月，幽冥老祖心中便是有无法自抑的澎湃，小腹处火焰高涨，无处发泄。

于是到了晚上，幽冥老祖用冷水冲刷身子，这才能稍稍轻松一点。

但是连续几日过去，幽冥老祖却是终于按捺不住。

这夜夏雨了，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焦老汉快步急切的的去往沉融月的厢房，可是刚到床边，猛然发现屋内不止沉融月一人，还多了一人，正是周潜龙。

两人手里各拿了一本书籍，似乎在探讨学问。

周潜龙目不斜视，神色严肃，圣贤正人。

但是屋中烛火如豆，美人在旁，氛围暧昧，惹人遐想。

大雨急切，焦老汉全身都湿了，不敢使用灵力，而且几日过去，幽冥老祖的修为又下降了一截，已经退到了六境。

幽冥老祖蹲在墙角，抱着身子，瑟瑟发抖。

第一百零六章、第一百零九章

屋内温暖如春。

沉融月放下书本。

周潜龙起了身来，柔声道：“时候不早，我先回屋去了。”

“本宫突然想起一件事。”

“何事？”

“你可是认识幽冥老祖？”

“那个老东西？”

周潜龙无端生怒道：“那个老东西就是个邪魔外道，为人不齿，听闻他最近遭到巫穹追杀，也不知死没死！死了最好！”

沉融月道：“据本宫所知，他虽是邪魔外道，却是从没杀过什么人，一直都待在幽冥血河，很少出来。”

周潜龙道：“不管他是否杀人，总之，他走的是邪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该杀！”

沉融月微微摇头，看向周潜龙的目光流露出清丝失望之色，稍纵即逝。

“不用太过生气，本宫也就是随口一问，不早了，去歇息吧。”沉融月道。

周潜龙收起肃然，似是欲言又止，但又难入启齿，终究还是抹不开脸上的面子，甩袖离去，将门给带上了。

沉融月起身，莲步款款，缓缓地来到床边，低头看到了蹲在墙角的驼背老头：“人走了，称进来吧，免得着凉感冒了。”

幽冥老祖撞起头来，嘿嘿一笑，旋即站起身子来，一脚踩在窗沿上。

只是鞋底沾了雨水，幽冥老祖刚一踩上，脚下一滑，便是向前跌落而去。

而沉融月仅仅退了两步，焦老汉这一跌落，便是朝着她栽倒过去。

身为修行者，就算是被撞了个结碓，也无伤大雅，依照平常，沉融月自是轻而易举的闪躲开，但她并没有，而是任由幽冥老祖撞了过来。

幽冥老祖摸在了沉融月的身上，那长了皱纹的张老脸恰好撞到了沉融月的饱满胸之上，并且也迈入了其中。

刹那间一股奶香之气便是顺着鼻子钻入，幽冥老祖精神大振，忍不住的双手伸出，一把搂住了沉融月的纤细蜂腰。

虽然刚在外面淋过雨，但是此刻幽冥老祖却只觉得全身被火焰点燃，脸庞不愿从那两座傲人的圣女峰中拔出来，只想永久的停留在真面，感受那细腻的柔软与弹性。

幽冥老祖全身被火焰点燃，胸下的那根活儿在此时亦是高举大旗，顶天立地，撑起了一顶巨大的帐篷，摩挲神子，臊痒难耐。

屋中那如豆的烛火被外面灌谁来的风儿吹拂着，摇摇欲坠，但始络没有坠下。

幽冥老祖终于还是撞起了头，从那温柔乡更艰难的退了出来，弓腰驼背的他撞起头来看向沉融月那张绝美倾城的脸庞，心神荡漾，老脸上禁不住的露出得意笑容来。

幽冥老祖小心翼翼的从领口真拿出了一小包东西来。

“这是什么？”

“这是炒栗子。”

幽冥老祖此刻哪真像是什么邪魔外道，如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这是小的在厨房真偷来的，想着拿来给宫主您尝尝鲜，您尝尝？”

沉融月低头看着幽冥老祖手真捧着的炒栗子，眼神略有复杂。

“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给本宫送这个来的？”

“嘿嘿……”幽冥老祖讪仙一笑道：“本来小的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一新芳泽，能亲最好，亲不了就忍着，这些个栗子要是宫主您不喜欢吃，那小的把它丢掉就是了。”

“栗子留在这儿吧，本宫会吃的。”

“哦。”

“除此……”

“除此之外？”

幽冥老祖脸上疑惑，下一刻，表情陡变，像是被抓住了命脉，眼神里无比震惊。

“本宫今晚有些许寂静。”沉融月声音妩媚，落在幽冥老祖耳中犹如天籁。

寂静？刹那间幽冥老祖只觉得全身血液沸腾，仿佛被默点燃了一般，胯下那根顶起帐篷的活儿在此时更加精神大振。

幽冥老祖将那炒栗子丢到了桌上，再次一把将沉融月丰腴动人的身躯给抱住了，张开嘴便是一口

咬住了沉融月胸前的一座饱满雪峰，虽是隔着蒲纱，但是幽冥老祖却倍觉欢喜。

“嗯……”沉融月双手放于幽冥老祖肩_上，臻首仰起，绝美的脸上露出几分畅爽之色。

“唔唔……”幽冥老祖将沉融月的丰腴娇躯抱着，猛地一用肋，就将她给抱了起来，然后快步向着桌边走去了，最后将沉融月放到了桌上。

沉融月坐在了桌上，驼背的幽冥老祖只能踮着脚尖去亲吻沉融月的饱满酥胸，只是这样太过费力，没多久幽冥老祖便蹲了下来，脱下沉融月足上的一只绣花小鞋。

一只完美玉足彻底暴露于幽冥老祖的眼前，美轮美奂。

幽冥老祖双手捧着，好似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般，生怕打破了似的，鼻子凑了过去，轻轻一嗅，老脸上就露出了迷醉愉悦的表情。

沉融月见了这一幕，不由轻笑，“老东西，本宫脚香吗？”

“香的很！太香啦！小的忍不住亲上几口呢。”幽冥老祖兴奋的道。

“那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亲？”

“得令！”幽冥老祖得了沉融月的激励，顿时干劲十足，捧着沉融月那只完美雪白的香足，便是亲了起来，没有一点生分似的，极为讨好。

不仅是沉融月的雪白玉足，幽冥老祖的手也沿着那羊脂白玉似的滚冒小腿缓缓地向上，亲吻着，无比卖力。

随着幽冥老祖这般卖力的杂吻，沉融月双手撑在桌上，臻首仰面而起，那成熟绝美的脸庞上妩媚之意甚浓，颊畔有红晕浮上，媚眼如丝，檀口微张，迷离诱人。

“破，破，……”幽冥老祖越是亲吻越是卖力，沿著那滚圆白腻的小腿缓缓向上。

外面狂风大雨，于这屋中一盏烛火中，一个驼背老头卖力的亲吻着高贵圣洁的绝色丽人的玉腿，这个画面香艳刺激，引人血脉喷张。

渐渐地驼背老头直起身子来，脱下裤子，胆部的那根活儿便是砰的一下弹跳了出来，狰狞粗大，龟头猩红，很难想象一个老头儿会有这般大的物事。

沉融月发丝垂落，媚眼如练，成熟动人的她此时模样无比勾人。

幽冥老祖早已热血沸腾，禁不住双手伸出，落到了那湖纱裙子之中。

幽冥老祖的手掌上长了老啊，在那滚圆紧致的大腿上慢慢的抚摸而过，感受细腻柔滑，而沉融月的眼瞳亦是愈发迷离，奇妙的感觉难言。

“宫主，小的……可否插进去？”幽冥老祖征询一般的问道。

他那根粗大狰狞的活儿就那般放在桌上，好似一修巨蟒，煞气腾腾。

沉融月婉约妩媚道：“你这老东西，明知故问，还不快给本宫送进来？”

幽冥老祖再也按捺不住，连忙踮起脚尖，将放在桌上的那根粗大活儿送到了薄纱裙底之中，当真是如一条巨蟒在找寻洞穴。

不大一会儿，似是碰触到了什么，沉融月的香红檀口中发出一声轻轻的娇吟。

……幽冥老祖屁股一撅，收了回来，随后又向前戳了去。

这一戳，幽冥老祖胯下的那巨蟒蟒头碰触到了温润柔滑的唇瓣，时隔许久，只是这么轻轻的一碰，幽冥老祖的全身犹如电流淌过，骨头酥麻，美丽无比。

幽冥老祖急不可耐，想要立刻冲刺进去，但却发现了一层薄薄的阻碍。

幽冥老祖有点急了。

沉融月忽的身子一动，微微撞起侧臀，玉手伸到了裙底里，扯下了什么。

“你这老东西，那么大力，是想将本宫的亵裤给戳穿么。”沉融月嗔怪道。

“嘿……”幽冥老祖嘿嘿一笑，“这下可没阻碍了吧。”

“你来试试？”

“那小的就来了。”

说罢，幽冥老祖一挺腰，猛地将自己硕大狰狞的粗物送进了那温润泞泥的玉壶之中。

“喔……”

始一刺入，幽冥老祖就发出了舒服愉悦的声音来，颤颤的，显然是爽到了极致。

他只觉得自己的活儿被一股温暖以及鲜嫩的肉壁给紧紧地包裹住了，一种难言的精致仿佛娇媚的唇儿完全包里，肿大的蟒头之上酥痒痒的，马眼之中舒爽到了极致，似是有一泻千里飙射出来的冲动。

紧！太紧了！幽冥老祖的老脸涨红，呼吸也是急促，还驼着背，看起来非常难受似的，仿佛随时都会倒下。

但幽冥老祖并不这么觉得，他只觉得自己此刻是在天堂。

上次幽冥老祖是借助了元神入体，用了风从云的身体，与这位高贵圣洁的大宫主颠鸾倒凤了一番，但是怎么都有一点隔阂。

此刻真身上阵，幽冥老祖只觉得全身的细胞都在欢愉，每一条血管，每一寸经络，包括自己胯下的这条命根子，如是到了仙境，羽化登仙。

幽冥老祖情不自禁的双手抓住纱裙真那滚圆紧实的玉腿，用力一抓，胯下一个猛冲。

“……”沉融月臻首轻仰。

“太紧……宫主，您的这下面，太热太紧，小的……小的差点射了啊……”

“不许射！”沉融月婉约动人，风情万种：“本宫现在命令你，动起来，若是本宫不满意，以后就免谈了。”

以后？幽冥老祖心中一喜，除了这次，还有以后？刹那间幽冥老祖浑身更是充满干劲。

“那小……来了？”

“来……”沉融月话语还未落下，幽冥老祖便是急不可耐，一下就冲刺了起来。蛟龙翻涌，冲撞花户，疯狂搅动，沉融月的丰盈娇躯不禁随之摇动起来。

“嗯嗯嗯……”沉融月香润诱红的檀口微张，轻吟出声。

幽冥老祖一发入魂，便是急不可耐的疯狂耸动起来。

狰狞粗大的肉棒在沉融月高贵无暇的玉壶真不断抽送。

“啊啊……小的干您……”幽冥老祖驼着背，用力的耸干，致使沉融月的娇躯不由后退，那桌布也随之乱起来。

幽冥老祖的那根活儿不小，撑入其中，一下就满了，浪遏灼烧起了沉融月，令得沉融月此刻更显熟媚风情，红彤诱人。

‘噗啮’，‘噗嗤’，‘噗啮’……过了许久，有水泡扎破似的声音响起，沉融月那娇嫩玉蕊之中已然泥泞不堪。

而幽冥老祖满脸涨红，此时已经来了劲，突然一把将沉融月的纱裙扯下，随着他粗暴用力的一扯，刺啦一声，齐腰而断，沉融月那完美浑圆的蜜桃香臀暴露于了空气之中。

沉融月的香臀如是蜜桃般的形状，两瓣臀肉丰厚滚圆，翘挺，白腻雪嫩，肌雷晶莹，也无一点瑕疵，端的是堪称完美。

沉融月身上的那层薄纱被幽冥老祖扯下，恍若无物。

随着幽冥老祖猛烈的冲击抽插，沉融月的丰盈娇躯随之而动，她胸前那两座雪白饱满的圣女峰峦在此时亦是随之晃荡涌动，乳浪阵阵，花白刺眼。

“啊……来了……主……小的要来了……”突然间，幽冥老祖一声大叫。

原来是沉融月那两条莹白雪王般的美腿好似蛇儿般缠上了幽冥老祖的腰肢，而沉融月的花壶名穴在此刻也变得紧致，仿佛有一阵吸力，吸的幽冥老祖抑制不住，马眼中酥痒更是难以自持。

“来吧来吧。”沉融月也不阻止，娇声诱引。

“哦……”幽冥老祖忽然又一阵连续勇猛的快速抽插之后，最后啪的一声，猛地撞击过去，两人的下体毫无缝隙的铁合在一起，如胶似漆。

而幽冥老祖的身子也是急速的抖动了起来，将他的子子孙孙灌注到沉融月的玉体之中。

长吟声响起，经久不息。

沉融月仰着臻首，发丝凌乱，香汗瀑润，更是妩媚诱人，那雍容的风情仿佛又增添了少许。

啵！幽冥老祖把狰狞肉棒抽了出来，那棒身还是坚硬高举的模样，沾着水汁。

“宫主，您也湿了啊。”幽冥老祖不禁笑道。

“本宫瀑了便湿了，只可惜，你的能耐好像不怎么样。”

沉融月嘴角如弯月般一笑。

幽冥老祖胸膛剧烈起伏，听得这话，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不甘之色。

“小的……小的能行！”幽冥老祖叫道。

“能行？”沉融月的笑容似乎带着嘲弄揶揄。

“能行！”幽冥老祖不服的吼了一声，下一刻他一只手抓住沉融月的一条修长美腿，将其撞了起

来，朝着侧边一掰，便见沉融月的身子一侧，沉融月那两修滚圆修长的美腿相互交迭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沉融月那完美的蜜桃香臀曲线高高的隆起，看得人口水直流，这一刻幽冥老祖又觉得精神振奋了，胯下的那根铁棒倏然又是活力满满。幽冥老祖没有片刻犹豫，一手放在沉融月的腰胯之上，另一只手则是扶着粗大的肉棒凑进了玉穴之口，抵在了入口处。正富幽冥老祖要驶入进去之时，门口却是响起了一道声音。“宫主，在吗？”

这声音带着儒雅，把幽冥老祖吓了一跳，沉融月也是娇躯微微一颤。

幽冥老祖脸色垮塌，露出惊惧之色，那声音的主人他太熟悉了，可不正是红尘书院的院长周潜龙么？他可就在侧房啊！不对，他不是已经走了么，怎的现在又回来了？这把幽冥老祖吓得够呛，不敢动弹，那抵在花壶入口处的肉棒也不禁有点软化的迹象了。

可就在这时，却见沉融月将高隆的玉臀向后微微一翘，只听得细若蚊声的叹咄轻响，幽冥老祖的那根硕大肉棒就被沉融月下面那无暇玉历给包纳了进去。

刹那间，有点疲软迹象的铁棍在这时瞬间充满活力。

“老东西，怎的，称怕了么？”沉融月传音而来。

“怕了？”幽冥老祖顿时仰头不服，传音道：“小的绝不会怕，小的要干的唧叫！”

“好啊，那你来呀，在你的仇人面前，把本宫干的叫呀。”

“来就来！”这一刻幽冥老祖胯下的那根肉棒仿佛注入了无上神力，更加坚硬，他双手抓着沉融月的腰胯处，将肉棒猛地向花户里狠狠一送。

啪！幽冥老祖与沉融月那高隆紧实的香臀狠狠一撞，发出这样清脆的声响。

“宫主？”外面周潜龙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疑惑。

“本宫要歇息了，周院长，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吧。”面颊红润欲滴的沉融月终于开口。

周潜龙透过门纸看到里面的阴影，心中疑惑，一个是躺着的，另一则是站着的，那站着的依稀看起来像是个小孩儿。

“……”周潜龙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想将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临了到头却又不敢。

“那……先前之事，我向你道歉。”

“……什么事？”

“关于那幽冥老祖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太武断了。”

“……哦……知道了。”

“宫主，好房中有人？”

“本宫在试验傀儡，让这傀儡给本宫按摩呢，……你别打扰本宫了。”沉融月的声音里带着喘息，仿佛一团火，熟媚诱人。

周潜龙有心想要进去，但是又怕引得沉融月不悦，终于还是告辞离开了。

嗯，有什么明日再说吧。

屋外静悄悄的了。

屋内。

桌上沉融月侧着身子，蜂腰柔弱无骨般，而那白嫩丰盈的美臀傲然高翘，白生生的诱人。

两片丰盈肉瓣挤出来的股沟深达白腻，里面一条黑乎乎的肉棒正在进出不断，除却第一次时候发出的声响，往后都寂静了下来，幽冥老祖生怕周潜龙进来，如是做贼一般。

直到此刻，幽冥老祖不敢确定周潜龙是否真的走了，还是慢慢的，不敢发出太大声响，但是每一次深深地刺入到底，令得沉融月不仅是额头上，就连那白皙的玉颈上也是汗珠淋漓。

“人走了。”沉融月冷不丁的说道。

“真走了？”

“嗯，走了。”

幽冥老祖嘿嘿一笑，双眼放光。

下一刻他猛地把沉融月抱起，背对自己。

原本沉融月一般都会拒绝的，但是不知为何，心中却有一抹难以言喻的兴奋，任由这个驼背老头摆弄自己。

此刻沉融月也知道幽冥老祖是什么意思了，她双手撑在桌面上，微微俯下腰身，那蜜桃形状的香臀在这一刻完美无瑕的翘了起来，正好顶在了幽冥老祖的腹部之上。

幽冥老祖诧异。

沉融月回过头来，妩媚的勾人一笑，道：“你想驾驭本宫？”

“嘿嘿，谁敢驾驭您啊，只……只是小的想试一试，过过干瘾，就是不知道宫主您能否满足小的这个愿望。”幽冥老祖不好意思的说道。

沉融月只字未语了，扭过头去，什么也没说，令得幽冥老祖当场愣在了那儿，低头看着身前这完美无瑕的雪白美臀，不知进退。

“你这老东西，愣着干什么？”好一会儿之后沉融月突然出声。

“小的……小的……”

“再不来，本宫可就睡了。”

幽冥老祖眼睛一亮，瞬间大喜：“来啦来啦。”

幽冥老祖急不可耐，忙不迭的把自己粗大的肉棒再一次的送进了这位神女宫大宫主的湿润蜜穴之中。

“噢……”沉融月仰头轻吟。

而幽冥老祖站在沉融月的身后，居高临下的看着面前翘着浑圆美臀的沉融月，这位神女宫的大宫主是何等的冰清玉洁，高高在上，万人敬仰，如今却如马儿一般的翘着屁股在自己面前。

幽冥老祖心绪澎湃，再也忍耐不住了，双手五指抓住那白腻肥嫩的臀肉，忙不迭的开始抽送了起来。

不大一会儿……啪抑拍咄咄！肉体撞击之声抑制不住，在这屋里回荡了起来。

“喔喔……”幽冥老祖发出舒服的大叫。

“嗯嗯嗯嗯……哦哦哦哦……”高贵圣洁的神女宫大宫主也逐渐发出呻吟之声。

在外人面前她孤高冷傲。

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她会让一个驼背老头，还只是六境修为的幽冥老祖站在身后狂禽。

如此香艳美丽，春色浓意，美不胜收。

“啊啊啊……来了来……宫主，小的要射……”

“射吧射吧，快些射吧……本……本宫也要来……”

“噢噢噢噢……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暴雨倾盆，狂风大作。

周潜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一盏灯火如豆。

周潜龙发现自己的道心有些不宁静，仿佛一潭湖水有了涟漪。

心绪不宁，那便看书。

周潜龙立即享了一本圣智书出来，挑灯夜读。

外面大雨倾盆，哗啦啦的落个不停，以周潜龙的修为，就算是整个书院的动静都能听到，但是却听不到旁边屋子惠的重力静。

周潜龙想要听到，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是读书人，岂能去窃听别人的墙角。

再者便是沉融月的修为如何，他也清楚明白，想要探听到她的屋真有什么动静，除非她愿意，否则还真没什么人能做到。

因此周潜龙全然不知在生日歌纽约的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就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佝偻腰背的驼背老头正在与他暗恋而不得的高贵大宫主翻云覆雨。

……屋子里，一盏青灯还在幽幽的燃烧着。

烛火让屋子专并不是太过明亮，毕竟只是一盏烛火而已。

可就算如此，也无法掩盖那绝代的风华。

那绝代的风华化作了浓暖的春色，铺洒了整个房间。

高贵圣洁的沉融月站在桌前，一双玉手撑在桌面上。

她的身体高挑，丰腴而又玲珑有致，前凸后翘，在那一层薄薄的雪白纱衣覆盖下，肌广盈泽靓丽，伴着淡淡的汗珠儿，平添熟媚的骄人风情。

而沉融月体态修长曼妙，丰腴不失紧致，站在她身后的幽冥老祖身材矮小，几乎是只能踮着脚尖，才能把自己的硕大命根勉强送到沉融月的后闺处。

而沉融月双手撑在桌上，她的娇躯本就是修长高挑的，上身不需前仰，那在衣襟中若隐若现的酥

胸饱满至极，如是要爆炸一般，喷薄欲出，傲人的曲线完美至极。

从她的香背到后腰，形成的曲线完全仿佛是一位画师极尽一辈子心血勾勒出来的线条，那后腰上雪白一片，肌质生光，有淡淡的小漩涡，那是腰窝。

这还不止。

从那绒柔玲玲的后腰再到下面一点，便是高翘浑圆的蜜桃臀了，那腰臀的曲线才是最为完美的，世间难有，也是世间男人最想征服的堡垒。

两片饱满丰盈的臀肉如是圣光般雪白，没有一点舒软，而是那种极致的挺翘，好似结毒，光是看一眼便能让人血脉喷张。

薄薄的纱衣衣角隐约的盖在上面，仿若琵琶半遮面，使人想一看其中美丽风景。

幽冥老祖两只粗糙的手掌情不自禁的放上去，各自抓住了左右丰会的臀瓣，微微一捏，那种手感无法言喻。

幽冥老祖已经射了两发，虽然他受了伤，实力也下降了，但怎么说都是修行者，因此在这个时候他还能支持得住。

富然了，就算支持不住那也得支持，幽冥老祖不想就这样放弃这次机会。

幽冥老祖看了壶眼自己胯下的活儿，青筋环绕，虽有一点疲惫了，但也只是稍有疲软而已，雄风依旧，至少还能来个一两次呢。

而且已经射过两回，比之先前的坚韧度也多了几分。

幽冥老祖的身上出了汗水，他的视线很快落到了大宫主那高贵无暇的浑眉蜜臀之上，挺翘着，玉门关似在烛火光芒中隐隐明显。

幽冥老祖一只手收回，握着粗大的肉棒准备再次前进，继续去搅乱那玉门关。

他掂着脚尖，戳了两次，但是因为身高的缘故，这次却是怎么也戳不进去了。

幽冥老祖有些疑惑，刚才都进去了，为何现在进不去？似有所感。

幽冥老祖撞头看向了沉融月，发现地臻首不知何时转了过来，那绝美倾城的脸上有着一抹笑容，似乎有几分嘲弄揶揄之色。

“大宫主。”幽冥老祖谄媚的笑道：“让小的进去吧。”

“都进去过两次了，还想再进来？”

“不瞒大宫主您说，小的想一辈子都放在您这里面呢。”

“呵呵。”沉融月轻笑了一声，微微的俯下身来，那形状妩媚的蜜桃臀在这时更加的高翘起来，但是却足够幽冥老祖把东西放进去了。

看着高贵圣洁的大宫主如此俯下身，就这么翘臀在自己面前，幽冥老祖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满足感和自豪感来。

本来有点疲软的粗大肉棒在这时瞬间变得活力十足。

“大宫主，那小的就来咯？”

“来吧。”

“好勒！”幽冥老祖应了一声，一手扶着那粗大狰狞的活儿便向着玉门赐开凑了过去。

猩红的龟头稍一碰触到那鲜嫩无比的唇瓣之时，感觉如初，沉融月的表情也微微的产生了变化，似乎有几分惬意。

初入蓬门挤开那肉瓣，紧致感再一次的袭来，还有一股温热的吸力传来，幽冥老祖心神摇曳，全身的血液再一次的沸腾起来。

“噗！……”再一次的将硕大肉棒送入到大宫主高贵肉嫩的玉壶之中，幽冥老祖不禁闭眼发出一声舒爽愉悦的呻吟之声，那种被细嫩肉壁包里的感觉令他仿佛要得道成仙飞起来一般，两条腿不禁都有些发软。

幽冥老祖双手捧着沉融月那雪白丰盈的臀部，掂着脚尖，一时间没有忙着动，而是细细的感受。

只可惜幽冥老祖不急着想动，沉融月却是动了。

倒不是沉融月扭腰摆臀那般的动，而是在沉融月那妙妙水润的玉壶之中，一股吸力传来，那玉壶居然开始变得紧致起来。

幽冥老祖一惊：“大宫主！”

“你不动，本宫来帮你动。”沉融月头也不回的说道。

她脸颊上的量红未退，风情成熟，极致的诱人。

幽冥老祖感觉到自己的命根子被那玉壶吸住，极致的快感袭来，让他整个人都难以自制的发出声音来，再也忍耐不住的抽插起来。

起初之时幽冥老祖也没有太过快速，较为缓慢，但是渐渐地幽冥老祖便有些忍耐不住了，终于是加快了速度。

“啪拍啪抑拍……”不大一会儿幽冥老祖便是卖力的抽送起来，好似一只勤劳的宝蜂。

“嗯嗯……”沉融月的香醇檀口微微的张开，呼吸有点急促起来。

幽冥老祖的胯部与沉融月那雪白丰盈的蜜桃四撞击在一起，那紧致的臀肉不受控制的翻涌起来，化作雪白的浪花似的。

臀浪阵阵！幽冥老祖虽然实力大降，就连身体也跟着佯傻了，但在这时候的他却勇猛无敌，将胯下那根硕大的肉棒不断地冲刺在沉融月的身体之中。

壶开始连绵不断的抽送，极其有力，幽冥老祖看起来就好像是吃了某种丹药一般，兴奋无比。

沉融月脸颊微红，此刻的她风韵有人，檀口张着，醉眼如丝。

一点，又一点……那大肉棒的冲刺以及摩擦，还有那阵阵的滚荡，都让沉融月的身体起了细微变化，道心在这一刻也跟着摇曳晃动。

沉融月嘴中发出无意识的呻吟之声来，逐渐有点沈迷其中。

身为十一境的她，杀敌无数，斩妖除魔也不在少数，风姿翩翩，此刻却是有些恍然，仿佛忘记一切，尽情的在这情欲的海洋中颠簸。

“啊啊啊啊……”幽冥老祖忽然一阵急促的冲刺。

倒不是他想泄了，必竟先前已经泄过两次了，也有了耐久力，而是到了某种境界之中，又或是忽然提起了兴趣。

一阵猛烈的冲刺。

沉融月那浑圆挺翘的蜜桃尻的尻肉在这时也晃荡的更加利害了。

啪！一阵急促的冲刺之后，幽冥老祖猛地趴在了沉融月的香背之上，他的胯部几乎是与沉融月雪白的浑圆美臀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不留丝毫的缝隙。

甚至恨不得把蛋给挤进去了。

“呼……”沉融月仰起臻首，吐了一口浊气。

美妙蜜臀上的雪白臀肉已经有些泛红了，娇丰色欲滴。

幽冥老祖胸膛剧烈起伏。

“累了？”沉融月开口，声音里有一丝颤抖。

幽冥老祖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他嘿嘿一笑道：“怎么能说累呢，小的还有的是劲呢，绝对能让大官主您欲仙欲死。”

“好猖狂的口气，就凭你？”

“就凭小的！”

“呵，既然你如此自信，那就别停下，本官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不是太过分，本官随你指使。”沉融月道。

幽冥老祖那张老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了，也让他的眉眼变得更加的猥琐起来。

此时幽冥老祖还未将那根坚硬滚烫的活儿抽出去，稍作歇息，幽冥老祖又再次征战起来。

幽冥老祖想要完全的征服这位冰山美妇。

因此幽冥老祖极其的卖力，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沉融月亦是没有再说话了，只是双手撑着桌面，仰着上身，随着幽冥老祖的冲撞，不仅是她的雪白臀肉在晃动，她胸前那两座圣洁的雪峰在此时亦是跟着晃动，好似要冲脱胸襟，飞了出来。

当然，即使没有飞出来，那两座晃荡的雪峰也依然是乳浪阵阵，摇晃出来的弧度优美无比。

幽冥老祖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击。

沉融月逐渐迷离。

忽然间，幽冥老祖脸上闪过一抹窃笑，似乎是有什么酝酿。

就见幽冥老祖的一只手落到了沉融月的大腿根上，用力抚摸，细腻感受。

但只过得片刻，幽冥老祖的手忽然抄起了那条浑圆白皙的大腿，就将那修长美丽翩然的大腿给撞了起来。

“……！”沉融月不由回头，神色有些惊异。

不过，惊异是惊异，她却也没有阻止，脸上红潮愈发上涌，任由幽冥老祖施为了。

幽冥老祖见大宫主没有阻止，心中惊讶了一下，接着心真便是一喜。

没有阻止，那就是任由自己施为了。

如此良机，岂能错过？幽冥老祖干的更为欢快了。

啪拍拍啪啪！肉体撞击的声音再一次的响了起来，连绵不绝。

幽冥老祖势大力沉，不断抽送。

那玉壶真泥泞不堪，温熟而又充满了紧致。

一个冲，一个咬，相互较劲。

屋外的大雨还在下着，幽冥老祖卖力的肉干着，也不担心是否会被周潜能给听到了。

不仅如此，他的心中此时还生出了一股兴奋刺激的感觉来。

他与周潜龙之间有怨，曾经还被周潜龙追杀过，对他是惧怕不已。

可是现在，自己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与这位高贵冰洁的大宫主颠鸾倒凤，翻云覆雨，这种上天了的感觉爽飞了。

他周潜龙得不到，却被自己给得到了，这让幽冥老祖心中不免生出了一股极端的满足感来。

随着这股满足感的生出，幽冥老祖的身体力气也仿佛跟着生了出来，他愈发的卖力，几乎是将浑身所有的力气都灌注到了胯下的那根肉棒之上。

嗡！幽冥老祖的那根肉棒在此时居然又变大了几分。

这是幽冥老祖将灵力注入到了其上，强行增大的。

始一变化，沉融月便是察觉到了，忽的回过头来：“老东西，你这是作弊啊。”

“不得不作弊啊，宫主您这般厉害，小的就只有略施手段才能跟上啊。”幽冥老祖笑着道：“不知宫主您现在可否满意？”

“是否满意，本宫自己心更清楚，你不再快些？”

“那小的可就却之不恭了。”幽冥老祖嘿嘿一笑。

“啪拍拍啪……”幽冥老祖嘴里连番叫着，胯下动作更快，好似打桩机一般，勇猛有力，经久不沉融月那玉壶边缘的鲜嫩唇瓣一次次的被挤开，里面已有晶莹的水汁弥漫溢出，味道香甜。

屋子寓春色愈发浓郁，两具黑白分明的身躯前后交合在一起，形成一副难以言喻的美妙画面。幽冥老祖一个驼背老头，不论是到了哪儿，都会引得那些名门正派的女好厌恶，谁都会觉得恶心，也不曾有人觉得他会有什么艳福。可是谁又能想到，如此德性的幽冥老祖能够趴在高贵优雅的神女宫大宫主的身上征伐鞭撻呢？

【第二部】风华正茂 第一章

雨夜过去了，空气很清新，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凉意。

沉融月从房中走出，如是往日一般。

似是有默契一般，周潜龙也从屋里走出。

“宫主，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颇为红润，昨晚似乎睡得不错。”

周潜龙笑着道。

“还好。”

沉融月脑海里不由回想昨晚的那一幕，心中有异祥感觉。

不过对于她来说，并没有什么道心不稳，反而很稳。

已经是十一境的她，很难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她的。

“咱们一起去用膳，可否？”

“本宫若去了，引起骚乱怎么办？”

沉融月反问。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若是敢有骚乱，我一个不饶。”

周潜龙严肃道。

署着神色认真且严肃的周潜龙如此这般，沉融月心中轻轻一吸，这个周潜龙也不知是不是读圣贤书读傻了。

食色性也。

就算一个不饶，那些学生们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呢，又能管得住他们么？
不过沉融月却也没说什么，没有拂掉周潜龙的面子，与她一起前往食坊用餐。
清晨如雾。

一个女子正在破幕的院子里劈柴。

一个身穿破布衣的青年正在读书。

劈柴声迟钝。

女子很勤俭，穿的衣物都是补丁，也有些脏，纵然面容清丽，却也为之所累。

汗水淋漓，也很累，但女子抬头看到认真读书的青年之时，嘴角却不由露出满足的笑容。

一堆木柴被劈开，是女子从天未亮就开始劈的，太过劳累，但她无怨无悔。

终于劈完了，女子起身去了厨房里，将温着的稀粥和馒头端到桌上，然后对院子里还在读书的青年笑着喊道：“浩之，先吃早饭吧。”

郑浩之闻言，收起了书本，笑着走进堂屋里。

早饭也就是一碗稀粥和几个馒头，还有一小碟的咸菜。

不过女子只拿了一只馒头，那一碟咸菜她没有动过。

郑浩之默不作声，拿了两个馒头过去，又夹了咸菜放到女子碗里，柔声道：“秀娘，多吃点，我一个人吃不完。”

楚秀娘嘴唇主动了几下，想说什么，看到闷头吃饭的郑浩之，她不由一笑。

两人吃过早饭。

楚秀娘为郑浩之准各了竹条精织的竹椅，里面几个书本，还有中午饭。

郑浩之背上，笑道：“秀娘，那我上学去了。”

“路上小心。”

“好。”

楚秀娘目送着郑浩之离去，眼里尽是说说不出的柔情蜜意。

待得情郎完全消失在视野里，楚秀娘便关上门，突然间外面响起了一道声音来：“无量天尊，郑夫人，稍等片刻。”透过门缝，楚秀娘看到外面站着个老道人。

这老道人身穿一件洗了快发白的道袍，手事携尘，倒八字眉，一张脸似是贼眉鼠眼，可是竟然给人一种仙风道骨之感。

楚秀娘微微疑惑，拉开了门，“道长您是……”

“贫道姓焦。”

楚秀娘更显疑惑，但还是非常礼貌的说道：“焦道长。”

焦老道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鱼贯而入，来到了破落的院子里，楚秀娘想要阻止，却已是晚了。

来到破落的院子之后，焦老道四下一望，随后摇了摇头，轻轻一叹……

“郑夫人。”

焦老道转过头来，神色郑重的说道：“郑夫人，……将有血光之灾啊。”楚秀娘不解。

焦老道则是一甩携尘，只见在院子里的那口古井之中瞬间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

这一声尖叫极为的尖锐，仿佛置音贯耳，楚秀娘的神色瞬间大变，尤为惊恐。

只见那口古井之中有一股黑色烟雾被吸了出来。

那黑色烟雾犹如扭曲的人形，极其的恐怖，青面独牙，似是从地狱来的恶鬼。

恶鬼厉声尖叫，便是向着楚秀娘冲来，只是刚到半途，焦老道手一挥，道纹凝结出来，将那恶鬼狠狠的拍打在地上，挣脱不开。

焦老道转过头来，对楚秀娘笑道：“郑夫人，不用太过担心，此物只是一道冤魂而已，已经被贫道给镇住了，伤不到你。”

楚秀娘惊恐未消，勉强点头，对焦老道恭敬地说道：“多……多谢道长。”

“不过……”焦老道却是话锋转的说道：“这只是一道冤魂，它还有本体存在，不知在你家何处，这种脏物承得极深，很是难找出来，唉！”

焦老道摇了摇头，极为可惜。

楚秀娘则是愈发惊恐，连忙伸手拉住焦老道的手臂，说道：“还请道长帮帮奴家，铲除那只脏物，绝不能伤害到我相公，我---我竭尽所能，满足道长的一切所需。”

“出家之人，降妖除魔是本分，夫人不必说的这般严重。”

焦老道还是神色很郑重的说道：“但是要彻底消灭这脏物，还需夫人你配合贫道才行。”

“如何配合？”

“这……”

焦老道面露难色。

楚秀娘深吸一口气，道：“还请道长直说，不用顾忌，我出事无所谓，但我不想让相公出事。如果可以，就算我丢了性命，也要保住相公。”

“郑夫人真是女中豪杰。”

焦老道微然一笑，道：“还请郑夫人凑耳过来，贫道小声的说与你听。”

楚秀娘不觉有异，凑到了焦老道的面前，当焦老道开口之时，那热气喷吐在她的脸上，窜进鼻子里，她才意识到男女有别。

只是想要离开却有点太不礼貌了，因此楚秀娘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仔细听着。

就这样的听着，渐渐地，楚秀娘的神色发生了变化。

听完之后，楚秀娘整个人都是懵了。

“道长……”

楚秀娘面露犹豫之色，道：“可……可否让奴家考虑一下？”

焦老道轻叹一声道：“时间不等人，郑夫人，你快些考虑吧，贫道今日收了那脏物的一缕分身，它肯定是怒了，今晚必定是要出来作祟的。你若不快些做出决定，那脏物出来了，不论你与你相公躲到哪里去，可都是躲不掉的啊。”

“知道了，知道……”楚秀娘喃喃，更加纠结。

第二章

距离破落院子外不知多远的一条大街上，琳琅繁华。

南丹郡是大秦皇朝最为繁华的州郡之一，也是南边的首要重地，连接南域，因此商贸也最为的雍容，有不少外商来此做生意。

南域和东域完全不同。

南域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尽是妖魔。

而连接南域的西域则是另一个文明国度了，武士，魔法师，各种神话传说。

在西域和东域之间隔着一片汪洋大海，没人知道这片汪洋到底有多大，东域和西域开辟了-条航线，以此用作贸易。

因此南丹郡的西域商人很多，修行人也不少，有不少金发碧眼的人出现在这里，也没什么让人意外的。

在热闹的人群之中，有一队商行的人正在行走着。

马车外的是几个武士，蛮武有力，身穿铠甲，背上背着大剑，黑发碧眼，都是一群忠诚的护卫武士。

而在马车之中，则是有一个身穿白袍的女人。

女人的面容与东方人有所不同，是金色的眼睛，皮肤白皙如玉，鼻梁挺翘，嘴唇红润，一张脸高贵圣洁。

白袍遮住了她的头发，但是依稀可以看到，她是金色的波浪长发。

金色头发……，还是一个高贵圣洁的女人。

只要有脑子的人都可以知道，她的身份不一般。

也许是来自西域的贵族。

除了白袍女人之外，在马车里还有一个人。

那是一位老者，身着红袍，胸口上挂着一枚黄金打造的徽章。

他已经是高龄了，看起来似乎是风烛残年，但金发女人对他非常的恭敬。

“格里斯主教，我们已经到南丹郡了，请问如何才能找到那位书生？”

金发女人非常恭敬的问道。

声音柔媚，听来让人感觉很是悦耳。

格里斯微微一笑，慈祥的说道：“艾琳娜，不用这么着急，你的水晶球是教皇大人赐予的，一定会带我们找到那位书生的。”

艾琳娜的双手上确实捧着一个水晶球。

那个水晶球与-船的水晶球不同，里面一片迷蒙，仿佛被一层雾气遮掩着，却又非常的神秘，似乎另有一个小世界存在其中。

在长街的另一头。有一队人步行着。

为首的是个中年男子，双手背负于身后，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在他的身后跟着几个人，模样极为的普通，但是路过的人们都下意识的避开。

这就是南丹郡吗？真的很繁华明，比起我们环境于劣的魔地来，不知更好上多少倍了。”

中年男子眼神有些迷离，

羡慕，更多的则是嫉妒。

他看向街上那些来往的行人们，有着蔑视。

“这些口粮看起来也很美味啊。”中年男子轻声自语，脸上笑容愈发浓郁。

...晚上时分。

郑浩之从书院回来了。

堂屋里的桌上已经备好了一桌菜。

郑浩之的微微一愣，看到楚秀娘从厨房里端着一只炖鸡过来，香气四溢，极为诱人。

对于他们家来说，几个月能吃上一次鸡肉，都算是幸福了，更遑论桌上还有那么满满一桌的美食，这让郑浩之如何不惊讶？

“秀娘.....”

“相公你回来啦。”

楚秀娘笑颜如春：“我今天背着干柴去酒楼卖了，路上捡了一只钱袋，等了好久都无人来，所以我就想着买一些好东西回来给你吃。”

郑浩之大为惊讶，隐隐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但是楚秀娘从未骗他，他也想不到其他原因。

楚秀娘拉着郑浩之过去坐下，又拿了一壶来。

“竹叶青?!”

“正是。”

楚秀娘笑着道：“相公，你喜欢喝酒，今夜多喝点。”

郑浩之嘴唇翕动，欲言又止。

干净的破落的堂屋里烛火算不上太过明亮，却是极为温馨。

楚秀娘频频劝酒，郑浩之不容犹疑，一直喝着，那竹叶青极为醉人，不久之后郑浩之便是醉的迷迷糊糊了，楚秀娘忙扶着他进了里屋去。

醉了酒的人身子很沈，楚秀娘不觉怨言，她将相公放到了床上，便要出去收拾，却是被一把抓住了手腕。

“相公?”

床上郑浩之脸色很红，眼里的醉意也不浅，他迷醉的看着楚秀娘，柔声道：“娘子，今晚我想你了。”

楚秀娘的神色闪过一丝不自然，微微点头，略有羞意道：“好，那相公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洗洗身子，稍后就来。”

郑浩之闻言一笑，松开了楚秀娘的洁白手腕。

楚秀娘向外走去，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郑浩之，无声一叹。

而在楚秀娘离开了里屋之后，她脸上的犹豫之色甚浓，不知该如何。

而就在里屋之中。

迷迷糊糊喝醉了的郑浩之微闭着眼，哼哼唧唧的，过了片刻，声音小了，渐渐地恢复了平静，似乎是陷入了熟睡。

郑浩之眼前一片黑。

梦中。

他来到一个鸟语花香，阳光明媚的山水世界。

他不知此处是何地，山水清明，雾气飘淼，彷若仙境，还有各种仙兽争相飞舞。

郑浩之没了醉意，身处其中，眼睛发亮，并不觉得这是虚幻的，而是真实的。

因为有一只毛发雪亮的小白兔跑了过来，在他的脚边打蹭，他蹲下身，伸手抚摸了几下，极端的真实，根本不可能是做梦。

郑浩之无从去想自己为何会来到这儿，读了好多年的书，次次落榜，令他心中郁闷。

如今这一幕，让得郑浩之想要一辈子沉迷其中，不愿醒来。

一位倒骑青牛的老人行来。

郑浩之面色一肃，赶紧作揖行礼。

青牛缓缓走来，停在了郑浩之的面前，那老人也转过身来，露出慈祥的笑容。

“锁有了，钥匙也有了，年轻人，你的造化很快就要来了。”

老人笑着道。

造化？郑浩之心中一震，忙问：“敢问老前辈，是什么造化？”

“等你看到之后就知道了，你转生三世，每世都是牛羊畜牲，这一世也该不一样了。”

老人微笑着，不等郑浩之再问，抬手一指。

自郑浩之的眉心之中，出现了一个漩涡，仿佛包罗万象，极为不凡，一个玄妙无比的符文生出，在里面浮浮沈沈。

第三章

“老前辈，什么是锁，什么是钥匙？”

郑浩之忽的想起这个，问道。

“锁是造化，钥匙自然是……”

忽然，老人的面容极度模糊扭曲起来。

轰隆隆！如仙境般的山世界在此时居然塌陷了。

犹如玻璃般的破碎。

郑浩之傻眼，不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场景。

“啊！！！”

郑浩之突然凄厉大叫。

在他眉心处的那个漩涡之中，符文明灭不定，似乎有一股其他的力量在拉扯，要将那个符文给拿走。

符文本身就与郑浩之是一体的，而那股力量的拉扯，就仿佛是从郑浩之的身上切下一块肉来，有多痛苦已然是可想而知了。

郑浩之痛苦无比，但那股力量还在继续，并且非常的霸道，不取出那枚符文誓不罢休。

郑浩之自然是想阻止，但他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不懂，也没有任何的力量阻止。

那枚符文渐渐地脱离他眉心那个漩涡，眼看着就快要出来了。

里屋里。

郑浩之已经缩成了团，张着嘴，无比的痛苦，却无法发出声音来。

而就在床榻边上，一个老道士手掌微微贴在郑浩之的眉心之上，一股吸力从他的掌心之中发出，不是郑浩之能够抵挡的。

有半边符文正在从郑浩之的眉心里出来。

焦老道的脸上浮出笑容，愈发的兴奋和激动。

出来了！就要出来了！“只要够得到这枚符文，贫道就打开那‘龙血天墓’了，这符文，贫道势在必得！”

焦老道那看似慈祥的眼睛之中，乍现出一抹凶光。

那枚符文已经出来了半边，眼看着就要完全被拉出来了，焦老道几乎将所有力量都灌注于掌心之中，吸引那枚符文出来。

快了，快了！符文已经出来了三分之二。

“给贫道出来！”

焦老道忽然一声低喝，要全力拉出来。

但就在此，外面突然有了一道恐怖气息出现。

“嗯？”

焦老道眉头一挑，心中忽然一沈。

“这枚符文龙血符文是本座的！”

一股强猛的力量涌来，将焦老道直接冲撞了出去，那土木造的墙壁出现了一个大洞，焦老道已经到了外面去。

接着一个黑的中年男子双手背负在腰后，大步走了进来。

“霸象……魔候？！”

焦老道嘴角吐血，神色震惊，他的五脏六腑都受了重伤。

霸象魔候斜了焦老道一眼，冷哼一声，随后便不再看他，就仿佛是对待蝼蚁那般。

霸象魔候像是提小仔一般的提起了郑浩之。

焦老道目眦欲裂，满是不甘。

他想冲上去，不甘心放弃那符文，那是造化。

但是，霸象魔候的威能之大，以及那威严，都完全的震慑到了焦老道，最终还是让焦老道选择了沈默。

“龙血天墓里的东西都是本座的，那不是你们人族可以染指的，蝼蚁！”

霸象魔候气场强大，提着郑浩之离开了此处。

就算焦老道想要追上去，已经是来不及了。

提着郑浩之离开的霸象魔候化作一道浓郁的黑雾，直接向着城外而去。

焦老道遥遥望着，不敢追上去。

霸象魔候提着郑浩之向着南丹城外而去，所过之处，魔气滔天，立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好重的魔气，竟然是魔族！”

“这等威，是魔兵，魔将，还是……魔帅？”

“很强！至少不是我等够对付的。”

南丹城里的一众修行人们都被惊动了。

但是无一人敢去追。

至少敢去追的，修为都已经非凡。

霸象魔候提着郑浩之一路到了南丹城外，竟然无人敢阻，这让霸象魔候颇为意外，也有些生恼。

“什么人族，偌大一个州郡，居然没有一位强者，真叫本座提不起兴趣。”

霸象魔候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好大的口气，霸象魔候是吧，不如本宫来与你战上场？”

正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的响起，幽幽飘淼。

本来面色轻松的霸象魔候听到这声音，面色一变，随后抬头望去，便见一位神女从黑暗之中踏星披月而来，美若仙子，缥缈优雅，圣洁若霞。

那是一张令人窒息的绝脸庞。

纵然是见过诸多魔族美人的霸象魔候，在此时还是不由生出惊艳之感。

“你何人？”

霸象魔候冷声问道。

……神剑宗，后山。

此是神剑宗的大禁地，常年没有人烟，白骨累累，就算是有人来，也会化作一缕清风，散去踪影。

在后山有一处山洞，这处山洞里面漆黑如墨，但是温度奇高，纵然只是外围，也是热浪滔天，普通修行人根本难以靠近。

山洞之中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岩浆，里面几乎形成了一个湖泊。

而就在这个岩浆湖泊的正中央有一块大石台。

黑炭盘腿坐在上面，黑黝黝的胖脸上汗水直流，他也懒得用衣袖擦干了，因为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老实说，黑炭觉得自己这几日以来，不用动都瘦了。

他也确实是瘦了点，但也仅仅是一点。

他的肉身变得比以往更强悍了几分。

自从进了神剑宗之后，黑炭便走上了修行之路，但是并不怎么有成效，一直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才会被惩罚到后山来，也因为如此才会误入后山的这个山洞。

此刻这个大石台上除了黑炭之外，还有.....一把剑。

是的，一把剑！这把剑剑尖朝地，笔直的竖立着，悬浮在黑炭面前。

剑刃愚钝，比黑炭在神剑宗见过的任何一把剑都要.....丑！但黑炭不敢小觑。

他刚进山洞之前，以为这里面的是一位高人前辈。

但在进来之后，并没看到什么高人前辈，看到的只是这么一把丑的要命的黑剑。

说话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这把黑剑。

当下黑炭就觉得自己遇到了一把成精的剑，立刻就想跑路，但是由不得他，最后被那把黑剑中透发出来的力量给拉扯到了此处来，一待就是好几天。

黑炭恼了。

自己不出去，有人找来没看到他，那岂不是当他死了？是以黑炭想要离开，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

但黑炭很郁闷，不论他用再大的劲都跑不掉，只被这把黑剑给死死地困住，留在这儿听它说话。

第四章

“老兄，饶我一命好吗？我真的快受不了了，你把我放了，我去给你带几个师姐进来，保证你满意。”

黑炭又开始了今天的哀求。

硬的？黑炭试过，结果都是以他被暴揍为终。

但让黑炭意外的是，黑剑说道：“可以。”

黑炭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是话锋一转。

“把那个穿红衣服的美妇给本座送过来。”

黑炭眼睛一瞪，旋即就沈默了下去，仿佛什么都没听到。

“怎么，不愿？”

“老梆子，你别说话，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黑炭道。

“可本座想的就是这个呢？”

“那老子跟你拼了！”

黑炭眼睛一瞪，露出一副凶狠状。

“嘿，还挺有脾气的。”

黑剑也不生恼，而是狡黠的说道：“黑胖子，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好，就跟本座一起守在这里吧，别出去了。”

“不出去就不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黑炭哼了声，忽的想到什么，问道：“守什么？”

他四下一看，这里有的只是炽热岩浆，又没什么敌人，心生疑惑。

与此同时，黑剑的苍老声音再次响起：“算算日子，今天应该又有一批神族要出来了。”

“神族？”

黑炭愣住了，那是什么族群，难道是神？正当黑炭心中愈发疑惑之时，这片空间忽然震颤了起来，而四周的岩浆在此时也开始沸腾，刹那之间黑炭就陷入到了一片火海之中，被岩浆淹没。

这一刻只有区区三境左右的黑炭完全是下意识的闭上了眼，就算是想抵抗也抵抗不了，只能被岩浆吞没。

只是，黑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许久之后却还有意识。

没死？黑炭不由睁开眼，看到覆盖而来的岩浆居然被隔绝在外。

是黑剑！“小黑胖子，不用害怕，有本座在，你死不了。”

“哦哦。”

黑炭连连点头，“那老前辈您赶紧把我给放了呗。”

“不行！”

“嗯？”

“本座看你顺眼，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与本座一同杀敌。”

“杀谁？”

“杀神！”

小黑胖子猛地打了个哆嗦。

黑炭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正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密密麻麻的声音，似是在他的耳边低语，让他头皮发麻，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外面是什么东西？”

黑炭不禁问道。

“嘿嘿，本座不是说了么，是神族。”

“你守得住神？”

“嘿嘿嘿嘿……”

黑炭笑的更加阴森了：“不是本座，而是你！”

黑炭有些发懵。

正在这时，那覆盖的岩浆轰然散开，然后黑炭便看到了头皮发麻的一幕。

就见在这个岩浆湖泊的四周到处都是个个的枯尸，披头散发，男女皆有。

它们的眼睛是红的，散发着妖异的气息，这里本来是岩浆的世界，一片火红，现在黑气弥漫，让这里成了一个可怕的死地。

“这些是什么？”

“神族！”

“这他妈是神族？”

“是神族，又不是仙族，这些枯尸都是死去的神族尸体，它们想越狱，现在你去把它们全都给斩了。”

黑炭对瑟瑟发抖的黑炭说道。

黑炭慢慢的蹲了下来，缩成一团，不敢去。

“没用的东西！”

黑炭骂了一句。

嗡嗡嗡！一直悬浮着的黑炭猛然爆发出恐怖威能，飞了出去。

当黑炭冲出去之时，那密密麻麻的枯尸也动了，争先恐后的扑向黑炭。

一场恐怖的大战爆了。

黑炭缩成了一团。

那飞出去的黑炭则是直接斩断一具具的神族尸体。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黑炭干脆把头给埋在了地上，翘着屁股，顾头不顾腚。

岩浆之下，是一片黑暗的世界。

大地磅礴，黑色岩浆滚动，狂风呼啸，黑色的浓雾到处弥漫，偶尔会有恐怖的生物从中穿梭。

这个区域就在岩浆湖泊之下，与岩浆湖泊有极大的不同。

岩浆湖泊只有那么大的面积，但是在这下面，却是广袤无垠，是另一片天地。

很显然，能弄出这样一个天地里的始作俑者，绝对更为恐怖。

恐怖生物在黑色迷雾之中穿梭，所过之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弱肉强食在这里上演的非常真实，又血淋淋的一片。

而就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之中，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宏伟至极，外表的色调有着金属质感，非常压抑，上面似乎有许多的魔物在攀爬。

这是一座宫殿。

宫殿没有守卫，也不需要守卫，就算是再恐怖的生物，也不会傻乎乎的跑到这里来寻死。

宫殿有名字，名为伏芝。

宫殿外阴森至极，但在宫殿之内，却是温暖如春，富丽堂皇，金漆满屋。

大殿里金碧辉煌，在那最前有一张以白骨累积的王座，阴森恐怖。

哗啦啦！无数黑羽从大殿门口冲了进来，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面目英俊，眉宇间有着一股妖邪，他穿着黑袍，静静的在大殿之中等候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中，忽然有一种别样的气息浮现。

一个美妇从大殿上方飘落下来。

美妇的身材绝美而又丰腴，充满了极致的肉感，一袭金色宫装，当她下落之时，裙摆旋转而起，繁花满目，整个大殿之中仿佛都充满了香气。

她飘飘然的落到了那白骨王座之上，绝世美腿交迭在一起，微微侧着身子，臂肘放在扶手之上，雪白柔荑撑着头，一副慵懒魅惑的模样。

她气质高贵，成熟且妩媚，肌肤雪玉，而且每一寸都有着诱人的肉感，却又并不胖，恰到好处。

中年男子只是偷偷看了几眼，心跳加快，赶紧低下头去，恭敬的说道：“拜见羽妃。”

“情况如何？”

“那把黑剑还是挡在那儿，不肯让开。”

中年男子愤怒的说道。

伏芝羽妃澹澹道：“那把黑剑是齐公子的佩剑，追随他上千年了，也被正气滋养了上千年，后被齐公子放在了上面，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离去，若是那么容易离去，我们早就出去了。”

中年男子应道：“是！”

“好了，擎苍，继续去看看吧，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本宫禀报。”

“是！”

擎苍应了声，准备离去，却又想起什么，说道：“对了，微臣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这次除了那把黑剑之外，还有一个人族也在上面。”

“人族？”

伏芝羽妃的美眸里露出诧异之色。

上面。

黑炭顾头不顾腚的跪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两耳不闻窗外事，毕竟这等大战，可不是自己能够掺和的，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黑剑在猛烈的斩断着那一具具的枯尸，凶猛至极，所过之处，没有能够抵挡的，那些枯尸就好像纸张一般被轻易的切开。

看似没有什么难度，但是这样一具枯尸若是放到外界去，足以掀起腥风血雨。

而且，在那岩浆之中，还有枯尸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这就很让人头皮发麻了。

是以黑炭就差吓得屁滚尿流了。

但是，让黑炭绝对想不到的是，就在此时，那些满眼红光的枯尸忽然盯上了他。

下一刻，成群结队的枯尸全部冲向了黑炭。

黑炭心有所感的抬起头，黑黑的胖脸在这一刻吓得惨白。

“救命救命！老前辈救命啊！”

黑炭惊恐的大叫道。

“别慌，本座来了！”

黑剑一声嗡鸣，疾速冲向黑炭。

但就在这时，岩浆之中一只巨大的手掌向着黑剑抓来。

“嗯？伏芝羽妃？”

黑剑的声音里透露出一丝惊讶。

滚滚枯尸涌了上去，一把将黑炭包裹。

“救我！我不想死啊！”

黑炭被拖入到岩浆之中，还在尖叫。

黑剑欲要去救，却已经是来不及了。

与此同时。

那密密麻麻的枯尸全都向着岩浆里钻了进去，只剩下一把黑剑悬空。

“哎呀，那小黑胖子这下死定啦。”

黑剑如此想到。

.....“哎呀哎呀，死定了，这下真的死定啦，我还不死啊！”

黑炭闭着眼，眼泪却是止不住的从眼角流淌出来，瑟瑟发抖。

四周传来的气息让黑炭感到恐怖。

万籁俱静。

“给本宫抬起头来。”

一道温润好听的声音忽的响起。

吓得眼泪哗哗的黑炭不由得立时睁开眼睛。

咦？黑炭的眼睛顿时瞪大。

此时站在黑炭眼前的是一位身着金色官装的美妇。

美妇有着一头酒红色的长发，玉簪高束，露出如玉般的脖颈，五官绝色，有着一一种天然的高贵，红唇如酒，娇娇欲滴。

她的酥胸极其饱满，领口开的很大，隐约.....不是隐约，而是真实的露出了小半边的雪白乳球，那雪白乳球相互堆迭在一起，挤出深深地沟壑。

蜂腰纤细，圆臀肥翘，那官装的裙摆侧面高开叉，露出来了两条高挑雪白的玉腿，丰盈诱人，一双红色高跟里包裹的是绝美精细的玉足。

黑炭情不自禁的吞了一口唾沫，不敢相信的瞪着眼睛说道：“好.....好美.....”

.....神剑宗。

这一日整个宗门还是如往常那般，没有什么变化。

若是真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宗主与宗主夫人一起出远门去了。

两人离开神剑宗，并不担心宗内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堂堂一个神剑宗，除非是遇到十二境的强者专门来捣乱，否则还真不会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

两人离开神剑宗，是以一辆马车代路的。

马车之中，沉如歌与丈夫林岱岩并肩而坐。

两人都不说话。

一身红袍的沉如歌艳冠绝伦，妩媚尽显，腿儿弯曲的翘着二郎腿，从开叉的裙摆之中露出，引人遐想无限。

路上有些太过无聊了。

马车里摆放着一张小桌子，那上面有着瓜果甜点，沉如歌抓起了一把瓜子，嗑了起来，神态惬意。

林岱岩视线微微向下，看到了沉如歌的那两只精美玉足，微微摇摆着。

林岱岩眉头一皱，说道：“你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沉如歌边嗑瓜子边问。

“你.....”

林岱岩道：“你这样把脚露出来，成何体统！”

第五章

沉如歌的一双精美玉足上没有穿鞋她的那双绣花小鞋就整齐的摆在一边闻言之后沉如歌那翘着二郎腿的玉足仿佛有感应一般一翘一翘的如鱼儿一般摇摆的更为欢乐了。

林岱岩的神色自然而然的沈了下去。

“你到底想做什么？”

林岱岩的语气微冷不悦地说道。

“我想做什么？”

嗑着瓜子的沉如歌转过头来“呵呵。”

这两个字如是一记重重的耳光甩在林岱岩的脸上。

林岱岩愈发的怒了“就因为我把那只黑猪送到后山思过？”

沉如歌：“对！”

“哼那只黑猪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资质奇差送他去后山思过我作为一宗之主有什么不对吗？”

林岱岩道。

“对于你宗里那些犯了错的弟子来说你送他们去后山或是去死我都无所谓但是.....”

沉如歌话锋一转冷冷的说道：“那只黑猪是我从蓬莱岛带来的那么那只黑猪就是我的人我的人...又岂能轮到你来指手画脚？”

林岱岩脸色涨红张了张嘴最后怒道：“无理取闹！”

“罢了罢了我不与你胡闹咱们这次是去看望你爹的我也不想给他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沉如歌道。

林岱岩欲要争辩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马车里恢复了寂静只有沉如歌嗑瓜子的声音。

而在林岱岩的脑海之中依稀浮现出了许多画面。

林岱岩清楚地记得当初他父亲带他前往蓬莱岛见到沉如歌之时的画面。

当时的林岱岩还年轻那时候的他体态纤弱修行资质也不怎么行但因为他爹的缘故他备受瞩目。

林岱岩的父亲名为林福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

但是除却林福这个名字之外却有一个响彻东域的称号。

剑无虚！所谓剑无虚很简单就是剑无虚发！作为神剑宗的上一任宗主林福几乎是冠绝同龄人年纪轻轻就踏上了宗主之位然后寻了一位妻子留下了林岱岩这么一个独子。

一般人有了独子都是宠爱有加但是对于林岱岩来说他从小就受到极其严苛的训练、教育。

正所谓棍棒底下出人才从小林岱岩就努力多于常人。

只是林岱岩的修行天分一直都不怎么行后来他坐上宗主这个位置一来是因为林福的传功二来则是因为林福向来霸道有他在只能是林岱岩坐在神剑宗宗主的位子上。

那一天林岱岩跟随林福前往蓬莱岛入岛的弟一眼就看到了沉如歌。

现在的沉如歌与那时的沉如歌一模一样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自己已是中年她却没有任何变化。

那时林岱岩与父亲林福一起乘船去到蓬莱岛在入岛口的地方林岱岩看着一个穿火红衣服的女人坐在一块石台上赤着双足浸泡在海里。

她的裙摆撩起裹住大腿只露出一截羊脂白玉般的小腿在水里欢快的晃动着溅起一朵朵好看明亮的浪花。

好似出水芙蓉冰肌玉骨每一寸肌肤仿佛牛奶般纯白没有一点杂质玉足精美的好似造物主的杰作又繁华盛开美不胜收。

她扬起手有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然飞去环绕在她的身周美轮美奂。

那一刻年轻的林岱岩看得呆了。

而他的父亲林福则是呵呵一笑开口说道：“如歌。”

沉如歌听到了抬起头来嫣然一笑百媚生。

“福伯。”

沉如歌笑道。

声音很好听仿佛醇酒一样有着很浓的酒意却又非常的清澈似是薄荷般。

林岱岩疑惑的看向父亲他认识这位美若天仙的女子？船靠岸了。

沉如歌起了身来就赤着一双雪白的小脚足尖点地飘然飞来。

林岱岩看的担心生怕那一双玉足受不了。

但是林岱岩最后的视线还是落到了沉如歌绝美的容颜之上他看的呆了如是木头一般怔怔的嘴唇蠕动着张了张却不知道说什么而他的父亲林福已经与其交谈了起来。

“福伯您又来了这次还是来教我剑术？”

沉如歌笑声清脆。

“对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您说便是。”

双手背负于身后的林福却是有点忸怩了沉如歌善解人意“福伯咱们另寻一处说？”

“好！”

于是两人走远了一些。

林岱岩站在原地勇气鼓足的他未曾开口一句只觉得自己极是失败。

过了许久两人才回来。

沉如歌终于看向了林岱岩媚然一笑“如何称呼？”

“林.....林岱岩。”

“沉如歌。”

“你好你好。”

林岱岩很慌忙的说道有些手忙脚乱的模样急切却又极内的内向不大一会儿脸上就红了。

“咯咯~~~~”

似是猫见到了老鼠有了逗趣的心思沉如歌毫无忌惮的笑了起来。

于是林岱岩的脸更红了不由得羞涩的低下了头去。

这便是林岱岩与沉如歌的弟一次见面。

此刻回想起来历历在目仿若昨日。

林岱岩与沉如歌的结合实际上有他爹的原因在里面若是没有林福的牵线搭桥林岱岩不认为自己能娶上沉如歌。

是以林岱岩对自己的父亲除了恨意和害怕之外还有一丝感激。

虽然他与沉如歌的感情并不是多么的好但是能够与沉如歌成亲这等美事不知是多少人羡慕的每次与那些朋友们交谈之时林岱岩的心中亦颇为的自豪。

想到当时的画面再转头微微看着那绝美的侧脸眼眉如黛琼鼻高翘红唇如火即使只是侧脸都无比的美艳。

林岱岩觉得自己永远看不厌要看一辈子。

只是.....林岱岩忽然想到自己与她的差距一股自卑感从心底生出不敢再看。

第六章

“这次回去之后我便让那只黑.....那个黑胖子从后山出来回到宗门里继续修行。”

林岱岩说道。

“真的？”

“真的。”

林岱岩点了点头道：“抱歉是我没有考量到他是你从蓬莱岛带来的。”

嗑着瓜子的沉如歌斜睨了林岱岩一眼果酱般鲜红的嘴角忽的一扬。

随后沉如歌把掌心里的那把瓜子放回到盘子里。

林岱岩微微疑惑。

在他的疑惑中沉如歌的玉手落到了林岱岩的裆部。

刹那之间林岱岩的身体一紧裆部也随即竖起了一顶帐篷。

“如.....如歌.....”

林岱岩的声调都不由提高了一些。

沉如歌做出“嘘”的手势媚然笑道：“小声点别被马夫听到了这可是我奖励你的。”

未等林岱岩说出话来沉如歌的那只玉手便如鱼儿一般滑嫩钻入到了林岱岩的裤裆之中随即林岱岩的两腿绷紧胯部那根顶起帐篷的活儿也已经被纤纤玉手抓住。

始一被抓住林岱岩的表情瞬间就变了。

他的两条腿早已绷直而胯下那根被抓着的东西也是一下紧绷呈现出了最大的硬度。

只是沉如歌的玉手却是轻而易举的就握住了。

并不算太大。

可饶是如此林岱岩却是觉得飞上了天。

在这行走的马车之中外面还有车夫身旁美人如玉本是高贵的现在却是做出这般‘下流无耻’之事林岱岩的心中自然而然的就生出了一股难言的刺激之感。

在林岱岩的裤裆里鼓囊囊的起来了一团。

林岱岩身体不由后倾似是靠躺着。

“如歌。”

林岱岩不由得再次轻轻唤了一声。

“我的手儿触感如何？”

沉如歌问道。

“爽嫩滑！”

林岱岩发自内心的说道又把声音压的很低怕被车夫听到也全然忘记了自己是神剑宗的一宗之主只需稍展手段那车夫怎么也听不见。

沉如歌微然一笑反而主动的一挥手在这马车里下了一个小型的结界。

“好了现在我已经下了一个结界你可以放声大叫。”

沉如歌道。

“夫人你.....你真的是太体贴了。”

林岱岩赞道。

至于先前与沉如歌之间的不悦在这一刻全然烟消云散。

“这就体贴了么？”

沉如歌笑了一笑那媚然的笑容里满是狡黠之色她贴近了林岱岩的耳朵笑声如魔音一般诱惑：“还有更体贴的呢想不想试试？”

林岱岩立刻点头：“要的要的！”

此刻的林岱岩哪里有神剑宗宗主的风采已经全然被沉如歌给迷住了。

当然就算不是林岱岩换做其他同等身份的人也少有不会被沉如歌迷住的。

就算是那些邪魔外道的媚术与沉如歌自身散发出来的魅力相比也是微不足道。

林岱岩忽的觉得胯下一凉原来他的裤子被脱掉了随后林岱岩的那根活儿就暴露在了空气之中算不上雄伟只能说是一般长短。

只是这样的一般长短被沉如歌极为轻易的就握住了。

沉如歌素手如雪纤长的手指如剥葱般晶莹剔透指甲盖上有红油更显魅惑。

林岱岩的那活儿也不算狰狞反倒像是一件小物事被沉如歌的玉手轻轻的上下玩弄。

沉如歌唇角含笑林岱岩却是已经承受不住了脸色红润额头上已经有青筋暴起。

“啊.....夫人.....好爽.....”

林岱岩轻吟出声。

“真的爽？”

“是的好爽好爽夫人你的手.....太美了。”

“既然很美那你还不快射出来？”

“呃.....我.....这次我.....我要.....多坚持.....一会儿！”

“是吗？”

沉如歌笑容嫣然“好啊那就让我看看你能比以前坚持多久。”

说罢沉融月的一根食指忽的放到了那活儿下面的卵袋之上轻轻的触碰一颗卵蛋并且加以轻轻的揉弄。

林岱岩的表情微一变化顿时咬紧牙齿他想坚持的更久一点不像以前那般禁不住多久就泄了。

然而就在此时坐着的沉如歌却是忽然弯下腰来那绝美诱惑的脸庞凑到了林岱岩的大腿旁吐气如兰林岱岩的身体瞬间打了个激灵。

沉如歌的娇艳红唇距离林岱岩的玉茎此刻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了。

林岱岩不由低头一看脸色一变连忙道：“夫人你.....你要作甚？！”

沉如歌撇过头来只是风情妩媚的笑了一笑然后便低下头去张开那温润美艳的红唇伸出娇滴滴的香舌。

那美丽的舌尖在玉茎顶端微微一点。

“夫人不要.....哦我射了射了.....”

林岱岩终于坚持不住了身体打颤胯下狂抖自他那条活儿的马眼之中一股白浆如是冲破束缚飞跃而出。

原本这股白浆眼看着是要喷射到沉如歌的脸上了但沉如歌却是极快的躲开。

于是这白浆便落到了她的玉手之上还有林岱岩的裤子上。

白浆并不算太多。

稍有灼热。

林岱岩一经发射如泄了阳气一般身子瘫软的躺到下去剧烈呼吸。

沉如歌抬起手。

那雪玉无暇般的柔荑上沾着白浆还有温热此时此刻显得极为的浪荡魅惑风情无限。

林岱岩看的痴呆。

即使已经射过了但是心中的火却是不灭反而愈发的升腾。

沉如歌拿了一条白帕微微擦拭掉手上的白浆随后将那白帕扔到了马车之外。

如是无事一般沉如歌端起一杯茶水抿了两口。

刚才的事情对于林岱岩来说刺激非常但是对于沉如歌来说好像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浪。

不过林岱岩习惯了也没有去想太多。

马车行驶在官道之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车夫噓溜溜的一声将马勒住然后对着马车里恭敬道：“老爷夫人藏剑山到了。”

车夫架着马车前往山脚不远处的小村落歇脚。

沉如歌与林岱岩站在山脚之下。

藏剑山高耸入云极其磅礴巍峨宏大站在山脚下的两人极为的渺小。

站在这里林岱岩的心中滋味很是复杂想到就快要见到那位严苛的父亲了心中不自觉的就有一股恐惧感蔓延了上来。

他扭头偷看了一眼身旁的妻子神色平常如以往那般鲜红的嘴角微微翘起挂着一丝笑容。

仿佛无论是对谁她都风华自信雍容有度。

两人一起迈步踏上了通往山上唯一的那条小路。

而他们一踏入到此地便立时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威压这种威压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本就存在于这山上的。

“好强烈的剑意。”

林岱岩不由出声道。

“这里是藏剑山剑意自然很强。”

沉如歌道嘴角的那一抹笑容愈发浓郁仿佛回到了故土家乡面对那强烈的剑意反而如鱼得水。

两人向着高耸入云的山巅而去。

一路之上剑意愈发的强烈从下向上的蔓延层层递增。

林岱岩的表情也变得凝重额头上起了汗。

他不由得扭头看向沉如歌却发现她轻松平常反而笑意浓郁于是心中不由生出几分自卑之感。

在这样剑意的笼罩之下十境的他已经是有些艰难了。

但沉如歌却不一样似乎有些高兴迎难而上。

这就是他们两者的区别。

虽是夫妻但似乎不配因为天赋以及修行资质都明显不同。

终于来到了藏剑山之上林岱岩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但就在这时一道阴森森的笑声突然响起。

“吃我一剑！”

只见一道黑色剑芒径直向着林岱岩正面而来。

林岱岩微微一惊。

随即他伸手一挥一道剑芒亦是他的指尖跃出与那道黑色剑芒碰撞上。

两道剑芒碰上爆发强横波纹。

“是高手！”

林岱岩道。

“嘿嘿嘿！”

阴森森的笑声再次响起。

就见一个双手背负在腰后的老人亦步亦趋的走过来。

林岱岩神色严肃抱拳道：“前辈。”

“前辈。”

沉如歌也微微施了一礼。

眼前这位阴森森笑着的老人是一位魔宗的宗主但是早已退了下来隐居于此不问世事。

老人姓李名叫李娘。

除却老人李娘之外在藏剑山上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都是为了藏剑山的剑意而来隐居于此不问世间之事。

李娘嘿嘿一笑道：“又是来看望老福头的？”

林岱岩：“是的！”

李娘点了点头道：“你的剑意还行不过比起老福头差的太远了就是不知道小沈姑娘的剑意如何许久没见老夫想试试。”

林岱岩的脸色有几分讪讪之意。

“前辈想试试我的剑意？”

沉如歌笑媚如火。

“对！”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这得等我问过我公公才行。”

沉如歌把林福抬了出来笑道：“他答应了我再与前辈你比试比试如何？”

李娘的神色顿时有点讪然。

沉如歌微然一笑不等李娘说什么她拉上了林岱岩错过李娘身边继续向前而去。

李娘回过头来看着远去的两人自语道：“老福头的儿子比起这儿媳妇来不论是天赋还是心智都差得远啊也不知老福头怎的那么有福分居然能找到这么一个好儿媳靠！”

沉如歌与林岱岩继续向前她松开了林岱岩不似一个娇娇柔弱的妻子挽着林岱岩而是神色凛然眉宇之间透露着一股睥睨八方的傲气。

在前行的路上剑意倒是没那么浓郁了只是仍然存在一般的修行人来了会被这里的剑意很轻易的给吞没斩杀。

在一路上沉如歌他们又遇到了几个人有男有女。

他们性格不一有的疯疯癫癫有的神经兮兮唯一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年龄很大了都老了。

可就算是这样沉如歌的心中却也明白不容小觑。

这些老人都是隐居于此的老辈就如他们先前遇见到的李娘这些老人亦是如此他们有的是正道宗门的宗主或是长老有的则是邪道势力的大佬还有的是散修。

三三两两下来足有十几人之多！而这些人如果一旦到了外界去绝对能引起轩然大波极其可怕。

“哟老福头的儿子儿媳来了。”

一个面容丑陋的老妪笑着叫道。

哗啦啦！十几个人都是涌了过来。

“让开点别当老子看美女！”

“老福头的儿媳真美跟她的母亲一模一样呢。”

“不还是有些不同的这姑娘的两条腿可是又白又长啊。”

“那她母亲就不是了？”

“遥想当年唉……”

“别想当年了她母亲还没死呢只不过去了上界你要有本事就别在这里唉声叹气到上界找她去！”

那十几个人都是老人一个个都疯疯癫癫的眼神各异全都一个劲的盯着沉如歌看着。

林岱岩心中不悦沉如歌是他的妻子可那些人却是为老不尊这让他自然不爽。

但林岱岩却又不敢有所不满。

因为这些老人每一个都是威名显赫实力在他之上。

就算是废了的难道自己还能去找其理论不成？林岱岩不仅不敢有所不满还得笑脸相迎跟他们一一打招呼。

而沉如歌则是与林岱岩有所不同了面对那些各异的目光她澹然自若反而还故意投去风情一眼惹得一些人更加的为老不尊。

比如此刻……沉如歌看向了一个坐在木墩上抽着大烟的老人。

这个老人一身破麻衣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双手放在膝盖上面朝天叼着烟枪似乎在想什么。

沉如歌脚步玲珑的走了过去。

“巫老头？”

沉如歌这样喊了一声。

唰！场面瞬间冷了下来所有人都震惊的看向沉如歌。

巫老头回过头来麻木道：“干啥？”

“我公公呢？”

“他抓鱼去了。”

“你怎么不去？”

“俺去干什么？”

巫老头没好气的说道：“他抓鱼是给你们两个吃他有儿子儿媳俺无儿无女看着就烦你们快点滚不然俺真的会忍不住杀了你们。”

“果然不愧是大天魔宗的前宗主呢好啊我倒想讨教一下你的厉害。”

沉如歌却也不惧反而如此说道。

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敢挑战巫老头？可怕！”

“这可是大天魔宗的前宗主啊！虽说实力下降了但是咱们可都不敢惹的。”

“从蓬莱岛出来的都是这样听说如今执掌神女宫的那位大宫主更是强硬霸道其夫敢挑战整个西域啧啧年轻辈有才人出啊。”

众人都是惊讶不已。

林岱岩也是看的心慌想要上去劝一下但又难以出面就算去了沉如歌也不会回来她向来是遇强则强。

气氛凝固。

叼着烟枪的巫老头摸了一把胯下挠挠痒上下打量起眼前的沉如歌。

一身红袍的沉如歌妩媚如火如瀑的黑发用一根剑形的玉簪子扎着盘起高贵的贵妇头。

她眉眼如画双眸明亮黛眉青翠鼻梁挺翘红唇如火一张绝美的脸庞好似画笔勾勒出来的一般风情诱惑。

她的红袍领口很低那纤细脖颈下的肌肤如雪白嫩透红领口里两团饱满涨鼓的雪峰傲人高耸蕾丝打边的肚兜微微露出边角包裹住的两只傲人乳球似欲爆炸呼之欲出但就是不出来。

沉如歌的身材极是高挑蜂腰翘臀一寸一毫都有着天然美感那红袍裙摆的侧边有着分叉两条雪玉般的美腿在里面若隐若现。

巫老头一声不吭的转过头去。

“好男不跟女斗你是老福头的媳妇儿俺就不杀你了滚吧！”

巫老头说道。

巫老头用力的抽了几口烟枪顿时烟雾袅袅几乎把巫老头整个人给淹没了。

“多谢饶命~”

沉如歌娇滴滴的说了一句。

声媚入骨。

一旁看戏的老人们冷不丁的打了个激灵。

沉如歌向林岱岩招了招手林岱岩行将就木一般的走过来然后在他们的注视中沉如歌挽着林岱岩的手臂离去。

许久之后。

“妖精啊！”

也不知是谁这么叹了一句。

沉如歌与林岱岩继续向前走去先前遇到的那些人也只是一个小插曲他们毕竟来过几次了因此对这里倒也算熟悉。

但在一路上林岱岩还是忍不住的说道：“夫人那巫老头可是大天魔宗的上任宗主你去惹他做什么？”

沉如歌不答而是头也不回的反问道：“怕了？”

“我.....我怎么可能.....”

“你就是怕了。”

林岱岩一时语塞过了片刻苦笑道：“那毕竟是一位魔宗之主。”

“你也是一宗之主。”

“.....”

林岱岩不知该说什么。

沉如歌则是继续说道：“你身为神剑宗的宗主若是连退下去的老人都怕那以后还怎么混？军皇山紫龙山归元宗这些势力也都有老家伙他们来欺负你了难道你还不敢还手？我就更不说还有与我蓬莱岛齐名的方丈与瀛洲了如果这两个势力出世了你也怕？”

林岱岩嘴唇蠕动了几下本来想提醒沉如歌几句的但是最后被她说的哑口无言。

沉如歌瞥了欲言又止的林岱岩一眼无奈的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久之后他们两人来到了一个湖泊边上。

在湖边上有一个老人在钓鱼。

老人一头灰发扎着丸子头戴着一个圆草帽。

他穿的也朴素一身黑色的衣裤脚卷起穿着一双草鞋。

老人就坐在一个木墩上嘴里叼着一个烟斗施施然的。

这样一位老人不论是放到哪里都算稀松平常了但是林岱岩看到他之后却是打从心底感到恐惧在这一时甚至不敢上前去。

林岱岩不敢上前去但沉如歌却敢。

沉如歌脚步轻轻好似飘起来一般莲步款款的就到了老人身旁。

“爹。”

沉如歌轻轻唤了一声。

“来啦。”

“来了。”

“还是儿媳你好啊比我那亲生儿子强多了看到了我还不敢过来有这样的儿子真的是没用啊简直是白养了。”

老人轻叹着说道。

沉如歌无言以对。

那边林岱岩终于站不住了迈步走过来。

“爹。”

林岱岩微低着头不敢目视老人。

天色很快暗了。

三人离开了湖边。

老人林福双手背负在腰后沉如歌走在他的身旁后面跟着林岱岩手里提着一个鱼篓还有一根钓鱼竿画面看起来有些不协调。

不久后三人来到了一个木屋前。

这个木屋看起来很粗糙面积也不大这是林福隐居后的住处。

“都饿了吧等着我去给你们做饭。”

林福道了一句便去忙活了只剩下沉如歌和林岱岩在木屋前。

沉如歌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还拿着钓鱼工具的林岱岩微微摇头道：“你进去歇着我去帮一下爹。”

说罢沉如歌便离去了。

林岱岩看着离去的沉如歌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只能苦笑一声。

对于父亲的恐惧从小到大便是如此。

在小木屋的旁边有一个用茅草搭建的小屋子里有灶台这里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厨房当沉如歌到了的时候正看到公爹林福在破鱼。

林福的手法极为熟练那鱼儿在他的手里被破肚刮肠几下就被清理干净了。

“福伯。”

沉如歌站在门口绝美冷艳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正在破鱼的林福手里一滞抬起头道：“闺女你怎么来了。”

“过来帮帮忙。”

“帮忙啊这就不用了你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这种粗活我干就行了。”

林福头也不抬的说道似乎有些怕去直视沉如歌。

“福伯你是怕累着我？”

沉如歌唇角的笑意更浓了。

“你是我儿媳自然是怕你累着房牛逼先去屋里坐着很快就能吃饭了。”

林福说道。

“哦。”

“还有……”

林福似是深思熟虑了片刻说道：“闺女以后还是别叫我福伯了我对你做了那样的事配不上你这么叫我。”

本欲离去的沉如歌转过头来直直的盯着林福。

这位曾经纵横修行界有着响亮名号的剑无虚似是有所感应还是没有抬起头来。

“我乐意。”

沉如歌朱唇轻启。

不等林福说什么沉如歌便飘飘然的走了。

林福看着空荡荡的门口无奈的笑了笑继续忙活。

天色终于彻底的黑了下来。

小木屋里。

一盏烛火顺着微风摇晃。

屋里有三人正是沉如歌他们。

桌上摆着几个菜有鱼野菜野兔虽然并不精致香味却是很浓很能勾动人的食欲。

林福言行自然就那么吃着一句话也不说。

他不说话屋里的气氛就很沉闷林岱岩更不敢说话。

而沉如歌则仿佛什么也没有感觉到说道：“爹能不能帮个忙？”

“什么忙？”

“帮我把这鱼儿的鱼刺刺了。”

“岱岩。”

“知道了爹。”

最后还是林岱岩主动为沉如歌把鱼刺刺了。

刺了鱼刺之后林岱岩连忙把那鱼肉放到沉如歌的盘子里只是一个不小心促使沉如歌摆放在碗碟上的筷子落到了地上。

林岱岩连忙想要俯身去捡。

“你这笨手笨脚的别动了我来捡！”

林福一声斥喝。

林岱岩连忙坐好不敢再动。

林福则是放下手里的筷子弯下身来蹲到了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没有什么烛光比较昏暗但对于林福这等修为恐怖的人来说就算完全黑暗也等同于白昼因此这桌下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楚。

林福本欲捡起掉落在地的筷子。

他也看到了。

但就在此时一条如玉般雪白小腿伸出横在了林福的面前。

林福神色一怔。

这条小腿肌肤雪玉光滑柔润白皙玉足晶莹剔透般有着难以言喻的美感。

沿着小腿往上是裙摆分叉处那里是丰厚浑圆的大腿根紧实丰圆再向上去里面就有些黑了似乎隐隐能看到那浑圆美丽的臀肉但是又仿佛看不清楚。

蹲在地上的林福呼吸一紧。

他大气也不敢出在这时候几乎窒息一张有了皱纹的脸庞也有些涨红了。

接着林福吞了一口唾沫。

忽然林福又想到了什么连忙闭上眼摇了摇头仿佛下定了决心。

待得林福再睁开眼的时候眼中已是有了坚定。

然而就像是要引得他破戒一般那条绝世美腿在这时却是向着他微微横移了过来几乎是近在咫尺距

离林福的脸庞就只有那么一点距离了。

林福眼睛一瞪。

他不知沉如歌这是何意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媳一定是不怀好意。

正在这时沉如歌的声音响了起来：“爹爹筷子捡到了没有我要用了。”

“稍等此处有些黑我再找一下。”

“那您快点。”

“好！”

林福松了口气。

桌面上。

林岱岩吃的有些不是滋味。

不知为何他感到心情有点烦躁胸口像是被一块石头给堵住了喘不过气来。

“夫人你慢用我出去走走。”

林岱岩道。

“你吃好了？”

“好了。”

“那你去吧。”

林岱岩起身离开了桌子。

在离去之前林岱岩不经意间看了一眼桌底下。

一切如常。

他的父亲捡起了那根筷子站起身来。

林福捡起了那根筷子在胸口上的衣服粗鲁的擦了擦然后递到了沉如歌的面前。

沉如歌没接而是直勾勾的盯着林福唇角含着一抹笑意。

笑而不语。

“闺女你这是……”

“福伯。”

林福看了眼门口收回视线道：“闺女‘福伯’这个称呼你就别叫了我担待不起啊。”

沉如歌明知故问：“为何？”

“你……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嘛！”

林福张了张嘴可又无法说出来。

但沉如歌却是直接说了出来：“食色性也那晚你对我做出那种事虽未成功但也确实发生了那种事。现在你是我公公若是岱岩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他会怎么想？”

“不能告诉他！”

“噢？”

林福轻声一叹道：“因为他早死的母亲因此他从小到大我对他都极是严苛他也怕我但这件事他绝不能知道不然我对不起他死去的母亲。”

“那晚你对我冲动就对的起他了？”

“……”

林福无言以对。

所谓的那晚是沉如歌与林岱岩的成婚之夜。

在那一夜因为林福的冲动闯入到了婚房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唯有他们两人知道连林岱岩也不知。

也因为那一次林福卸下宗主之位归隐藏剑山。

林福沈默了许久道：“闺女以前的事情过去便过去了吧不用记着了。”

沉如歌道：“可我要是忘不了呢？”

“我……”

突然林福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沉如歌拿起了林福面前碗碟上的一根筷子。

沉如歌温润娇艳的红唇微微一张那根筷子被她咬住了她的贝齿晶莹剔透似的编排整齐没有一点瑕疵。

她就那样的咬着筷子妩媚风情在这时更是凸现出来动人心魄。
林福心中一颤。
不能再看了！下一刻林福骤然起身风一般的离开了屋子里。
屋里就只剩下了沉如歌一人。

第七章

她将嘴里咬着的筷子拿了下来唇角含着的笑容更浓了似乎有几分狡黠。
林福是谁？神剑宗上任宗主剑无虚发人称剑无虚剑术几乎修炼到了极致。
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林福都不曾怕过。
但是今夜他怕了！这一夜似乎就那么平静的过去了。
藏剑山的第二日如往常一般。
轰隆隆！高耸入云的山尖之上传来如雷霆般的声响。
山尖上有一个石台此时在这石台上有几人各自坐着。
石台往上有一人正在往上走。
那是一个妖异青年手里拿着一把折扇。

妖异青年的面庞极为英俊面容却也白的毫无血色他满脸的冷漠没有一丝情感就那般的向着山尖上走去似乎是想要穿破云层。

只是妖异青年的每一步抬起来都极为的艰难每当他一抬脚向上便有一道剑形的雷霆落下来。
每一次落下妖异青年都躲闪不开唯有硬接。
不是他不想躲而是这根本就躲不开。

“你们说这个妖族来的小青年能不能走上去？”

“能个屁！就算是妖皇来也不一定能上去！”

“这么多年了我就知道看到巫老头和福老头接近过这个妖族来的小青年也妄想打开这里的天牢简直是做梦！”

石台上七七八八的人们议论都是以看戏的心态看着那个妖异青年。

藏剑山的山尖高耸入云似乎山巅被云端给切断了。

实际上那浓浓的云雾之中有一座牢笼被称为天牢。

在天牢里关押着可怖的‘东西’。

在神剑宗的后山有一处是天牢这里也有一座天牢。

天牢有门前提是能打开后才能放出里面关押着的‘东西’。

妖异青年此行为的就是打开藏剑山的天牢之门。

只是那剑形雷霆实在恐怖随着他越往上那剑形雷霆的攻击便愈发恐怖。

不止是针对他的肉身还针对他的元神。

面色苍白的妖异青年驻足轻声自语：“不行再继续这样下去不仅我的肉身扛不住就是我的元神恐怕都会被打碎。”

思索片刻妖异青年还是决定退下去。

但就在妖异青年打算退下去的时候那浓浓云雾中的雷霆忽然变换居然向着他的后方落下去。

嗯？妖异青年不由转身看去。

就见一位身穿红袍的绝色丽人缓缓走来。

她风情万种妩媚如火凹凸高挑的身材完美绝伦手握一把长剑眉梢间含着不属于一个女人该有的霸气。

剑形雷霆向着她落下她以手中的剑抵挡之。

刹那之间这片地域便是轰鸣声不断翻江倒海一般被剑气弥漫。

沉如歌挥剑之间剑气纵横漫天飞舞以此与那些剑形雷霆撞击怡然不惧。

妖异青年双瞳微微眯起有着惊讶浮现。

“敢以自身对抗此处的剑形雷霆人族修行者里面还是女流之辈除却那次我看到的雪衣女人之外怎的又遇到一个而且相貌还有几分相似……”

沉如歌握剑向上看不出有什么为难这一幕落在妖异青年眼中更让他感到震惊。

“妖族？”

沉如歌临近看着眼前的妖异青年眉头一挑。

“在下赤锋无意与你们作对我来此也是遵循了这里的规矩并无其他逾越之处。”

妖异青年道。

在言语之时他的视线不由在眼前妩媚如火的沉如歌娇躯上游走那饱满傲人的胸脯纤纤蜂腰以及两条绝世如玉的美腿都深深吸引了赤锋的视线。

但在赤锋说完之后沉如歌便不再理他了越过他继续向着山尖上走去。

仿佛他赤锋只是路边上一颗很不起眼的小石头。沉如歌继续向着山上去了继续抵御那剑形雷霆以此为乐。

这一幕落到了石台上那一个个老怪物的眼里。

“福老头的这个儿媳妇果然可怕啊在剑术上的造诣以后成就恐怕会更大。”

“是啊神女宫人才辈出应该能够追得上方丈和瀛洲了吧。”

“那可不一定方丈和瀛洲底蕴深厚而且我听说也出了绝世天才。”

这些老怪物们议论着。

沉如歌则是继续以剑形雷霆练习剑术。

学无止境！练也无止境！与此同时在藏剑山的山脚之下来了一行人。

这一行人有十来个人左右他们都骑着骏马每一匹马四肢强健不是凡兽而是流有灵兽血液喷吐出的气息如同白雾极为不凡。

在他们前方有一辆辇车那辇车不是马匹拉着的而是形似麒麟全身雪白头生独角双眼如同铜铃般威武有神是传闻中的白灵兽。

在辇车的外面坐着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一头黑发精神不凡眼神阴冷。

老人微微转头对着帘子里面笑吟吟的说道：“少爷藏剑山到了。”

“很好。”

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一个温润的声音：“我一直缺少一件趁手的兵器唯有这藏剑山的天牢才有只要能拿到我能轻易将那几位兄弟踩在脚底下。”

“少爷一定能心想事成。”

老人笑道。

藏剑山不可飞行只能步行于是车里的人下了辇车来。

这是一个少年头戴玉冠一身华服面容也极其的英俊天生不凡。

更为奇特的是少年的两只眼睛里各有两只瞳仁。

眸生双瞳天生不凡。

“随我上山。”

少年微笑着说道：“藏剑山又如何我谢猿啼踏破了便是！”

一行人向着山上而去。

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藏剑山蕴含的万千剑意。

这剑意厚重如山纷纷压下。

但不用少年出手后面跟着的那些奴仆都是纷纷挡开了直到后面遇到更强的剑意老人一人出手为少年挡下恐怖的剑意。

自始至终少年谢猿啼双手背负于腰后如履平地。

就这样一直到了山上。

一道黑色剑芒破空而来如天剑降临笔直向着谢猿啼的眉心飞来。

谢猿啼如标杆般站立不动。

老人伸手一把攥住了那道黑色剑芒捏碎在手中。

“咦？”

李焱看着老人笑容收起神色严肃：“你们是何人？”

老人冷漠道：“你不配知道。”

李焱眼睛一瞪被对方这高高在上的姿态激怒了。

然而未等他再说老忍脚下一点已是向着他去了。

.....山尖之上。

沉如歌纵身停下脚步。

她一袭红袍如火焰般明亮耀眼。

此时的她看起来几乎是快接近那浓浓的云雾了。

只不过纵然是她在这时候还是不由得停了下来。

沉如歌抬头望向上空那里隐约有一道虚影浮浮沈沈好像是.....一把剑。

沉如歌笑了。

对于一生沉迷于剑道的沉如歌来说她最喜欢的便是剑了。

“这兵器看起来不错本官要了。”

沉如歌笑着微微露出白齿。

不过要想真正的上去恐怕不行会受伤于是沉如歌打消了这个念头。

随后沉如歌准备回去。

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吵嚷之声。

沉如歌放眼望去看到了一行人。

“有意思。”

沉如歌仿佛看到了老鼠的猫。

砰！李焯被老人随手扔出。

他的四肢尽断身上好几处穴位都成了血洞残破不堪奄奄一息。

“李老头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们伤的你！”

“居然敢到藏剑山来捣乱是不把我们这些老东西放在眼里吗？”

“今天来了就别走了！”

一群老怪物们纷纷上前来围住了谢猿啼一行人。

在谢猿啼面前的老人呵呵一笑笑声里满是轻蔑与不屑。

这个笑声落到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

他们以前都是某个宗门或者某个势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如今被人这么嘲笑如何能受得了因此每个人的眼里都露出了愤怒之色。

“你们若是服不服尽管过来一战便是！就凭你们这些老废物还掀不起什么风浪。”

老人的言语里也尽是嘲弄。

这一刻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我先来！”

一名隐居于藏剑山的老者抢先出手。

他原本是归元宗的一名长老因为某些意外才隐居于藏剑山脾气也极为火爆。

老者向着老人出手一出手便是杀招。

灵力波动瞬间爆发出来此地也成了喧嚣之地。

至于结果如何其实不用多想因为结果很快就见分享了。

仅仅只是盏茶时间归元宗的这位长老就倒飞了出去经脉破碎大口吐血。

老人冷笑一声道：“果然是老废物你们也别不服要是不服一起来！”

这就是真的看不起了！众人也不客气了。

“一起上！”

一众隐居于藏剑山的老怪物们同时出手。老人眼中的神色愈发轻蔑。

不远处巫老头叼着一杆烟枪嘬着烟一副看戏的心态。

林福来到巫老头的身旁。

“巫老头一般遇到这种事你最高兴了怎么不过去？”

林福也坐了下来跟他一样两个老头子都坐在那儿抽着烟。

巫老头啐了一口道：“福老头你当我眼瞎啊那群人是来自仙山的尤其是那个少年更是眸生双瞳明显是天生异体惹不起惹不起。”

林福微微的嗯了一声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巫老头狠狠抽了一口烟枪漫不经心的说道：“不过你那儿媳妇在这儿她可是蓬莱岛的这要是闹起

来恐怕.....”

“若是实在没办法我出手吧。”

林福道。

“你？”

巫老头沈声道：“你老了。”

林福嘿嘿一笑道：“收拾一个老杂毛和一个小杂毛还是没问题的。”

此时战场上的结局也已经出来了。

老人受伤了似乎是中了一掌口角流血。

但他的肉身很强再加上使用的功法极其精妙前所未见一众老怪物们纷纷后退有的被击倒。

简单一点来说这场战斗有些平手。

老人还想再上但是谢猿啼忽然伸手拦住了他。

“少爷您这是.....”

“我想活动一下筋骨吴材你在一旁等着。”

谢猿啼道。

“是少爷！”

谢猿啼缓步上前。

“一个小少年下面毛长齐了没有啊。”

少年眸光冷冽尽显杀机。

下一刻少年什么也没说一步踏出转瞬间来到了说话的那人面前。

“死！”

谢猿啼抬起一拳轰在了那人的身上。

一拳打爆。

万籁死寂。

所有人都不出声在场的其他老怪物们都是愕然继而震惊。

而就在他们震惊之时谢猿啼抬起手在他的手指上有一个玉戒指。

“瀛洲岛！他来自瀛洲岛！”

一位见识渊博的老者震惊的叫道。

此话一出众老怪物们都傻眼了。

瀛洲岛这可是三大仙山之一！眼前的这个少年居然来自瀛洲岛而且眸生双瞳天生异体来历更是不一般恐怕拥有直系血脉这可不是他们能找惹得起的了。

“一群老废物。”谢猿啼冷冷一笑尽情嘲弄。

这一刻没有人敢再出声。

与谢猿啼作对就是与瀛洲岛作对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敢的。

于是一时之间此地死寂谢猿啼的气势到了一个无法言喻的高度无人敢撄其锋。

但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声音响起：“小废物你很嚣张啊敢跟本宫打一架吗？”

谢猿啼眉头一挑。

沉如歌莲步轻巧脚尖微微点地踏着空气而来。

刹那之间谢猿啼的眼睛微微眯起脸色有些涨红情不自禁的吞了一口唾沫。

很快谢猿啼似是想到了什么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身穿红衣还能这般有气势如此嚣张的应该也只有神女宫的二宫主沉如歌了。”

谢猿啼邪邪的笑着道。

“你是谢家的那个小鬼头？”

“我可不是什么小鬼头。”

谢猿啼的笑容骤然收敛冷冷道：“我缺少一个炉鼎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现在我决定了这个炉鼎就是你。”

沉如歌唇角含笑讥讽道：“小废物你下面毛长齐了吗？”

谢猿啼的眼中浮现出凶光：“敢骂我是小废物我要把你压在身下当着这些人的面狠狠地干你！”

下一刻谢猿啼瞬间出现在了沉如歌的面前伸手就朝着沉如歌那高耸饱满的胸脯抓去。

一道剑光自沉如歌的眉心浮现。

咻！这道眉心剑直接冲击到了谢猿啼的眉心之上。

谢猿啼手指几乎堪堪在沉如歌的酥胸上划过随后就倒飞而出被砸入到了地面之中。

“少爷！”

吴材惊呼一声。

谢猿啼自浓浓烟雾中站了起来眉心上多了一抹红点他咧开嘴一笑说道：“就这点能耐？”

吼！谢猿啼双脚蹬地再次冲出。

沉如歌倒退而出在她的身周则是有无数剑芒围绕。

一场大战爆发。

然而这场大战并不会持续多久。

因为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境界上。

山尖之上的浓浓云雾之中一道裂缝在这时悄然出现。

当沉如歌接近之时一只干枯的手掌从中探出向着沉如歌抓去。

沉如歌也有所察觉但是这只干枯的手掌来的太快了沉如歌能够躲避过去但肯定会受重伤而且这重伤不知会到达什么程度。

沉如歌的两条黛眉微微一锁。

就在此时一道巨大剑光袭来轰击在了那只干枯手掌之上。

随后一道人影飞来。

看到来人沉如歌先是微微一怔随后嘴角露出笑意“福伯看来你还是挺关心我的嘛。”

林福一言未语额头上有豆大的汗珠渗出。

在他的肚腹之上有一个血洞出现。

沉如歌绝美的脸上笑容骤然敛起。

异变陡生！林福的的肚腹之上出现这样一个血洞沉如歌预料不到就是林福也预料不到。

“嘿嘿……”

云雾中的那道裂缝之中传来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冷笑。

“你们这些卑贱的人族修行者看门狗这就是下场！”

那个阴冷的声音宛若万年寒冰冰冷刺骨：“本座很快就会出来了到时候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玩你们的女人哈哈！”

话音刚刚落下就见那道巨大裂缝之中又有一只干枯手掌伸了出来。

太快了！根本难以抵挡！但是挡不住还要挡！林福受伤了自然就是沉如歌去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少年谢猿啼脸上浮现出森森冷笑他看着沉如歌的眼中充满了贪欲和得意。

下一刻谢猿啼爆发冲出在干枯手掌即将临近沉如歌之时谢猿啼从后面一拳向着沉如歌的后背轰去。

自谢猿啼手指上的那个玉戒指上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蕴生出来灌注谢猿啼的全身。

是以谢猿啼的这一拳不弱。

前有虎后有狼这等异变就算是沉如歌也有点难以化解。

当然若是不管林福沉如歌自行离开便是。

但要让她就此离开她自问是做不到的。

近了！近了！谢猿啼眼中的疯狂之意愈发的浓郁。

谢猿啼向来霸道他想得到的东西从来都会得到。

而眼前的沉如歌艳名远播神女宫的二宫主早已在东域赫赫有名这等艳冠天下的美人若是能压在身下狠狠地鞭挞想想都让谢猿啼的全身血液沸腾。

谢猿啼此时如是一个小邪魔双眼赤红下定决心了势必要将这位绝色火辣的美妇人弄到手中。

但也就在此时一只巨大手掌却是突然伸来直接将他给一把擒住。

谢猿啼大惊怒道：“谁敢阻我！”

“俺！”

巫老头冷冷一笑。

到了最终时刻巫老头还是出手了。

也就在巫老头出手的这一刻地面上的吴材脸色一变怒道：“居然敢动少爷老废物你找死！”

“俺是老废物你又是是什么一个狗奴才而已！”

巫老头反讽。

“你这样做是在与整个瀛洲为敌！”

吴材恐吓。

“切！”

巫老头不屑一把将谢猿啼擒了过来。

“如你所说你要是不服尽管过来一战！”

巫老头霸气的说道。

身为大天魔宗的上任宗主巫老头一直都很低调似乎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迹传出。

但是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是巫老头将大天魔宗带领到了真正的辉煌之巅。

是以当吴材出手之时巫老头冷笑不已淡然接招。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沉如歌将那只干枯手掌打了回去伸出玉臂将林福搀扶住。

沉如歌低头看了一眼林福的肚腹那里血流如注已经染红了大片。

林福受的伤不轻而且还有毒性不然以他的修为不可能抵不住。

“你带福老头先离开此地。”巫老头传音到了沉如歌的识海里。

“多谢！”

沉如歌也不矫情为今之计是先带人离开去治伤若是延误拖出了什么大毛病来那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沉如歌祭出一把飞剑搀扶着林福踩在飞剑之上闪电般的离开此地。

吴材自然想要去追但是有巫老头阻拦他根本追之不上。

而就在沉如歌搀扶着林福离开之际化作一道红芒掠过天际。

在藏剑山的某一处。

林岱岩盘腿而坐嘴角带血在他的对面也有一人是一个妖异青年亦是盘腿而坐嘴角带血。

从此地破乱的情况来看在这之前两人有过一场战斗。

林岱岩心有所感抬头望向空中只看到一道虹光掠过。

他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欲要追过去但是对面的赤峰却是冷冷一笑显然是不打算就这样让林岱岩离

开。

无奈之下林岱岩被赤峰拖住了一时半会想要离开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纵然心切也于事无补。

掠过一座座崇山峻岭所过之处沉如歌将所有的痕迹都给抹除掉了。

最后沉如歌搀扶着林福降落到了的一处瀑前面此地是什么地方沉如歌也是不知。

不过此地倒是较为隐秘除了那高达几十丈的瀑之外这里树木枝叶茂盛犹如冠盖遮天蔽日的极为隐

蔽。

在瀑下面的水池旁边恰好有一块巨大平滑的石台沉如歌将林福放在了石台之上。

林福的脸上面色有些发白在他肚腹上的那个血洞有了变化微微发黑毒性入体。

不过林福还未昏迷过去他躺在了石台之上眼神有些涣散。

沉如歌立即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了几个小瓷瓶并且从这几个小瓷瓶里各取出几枚丹药捏开林福的嘴巴把那几枚丹药放了进去。

随后沉如歌又抓起林福的手臂为他查看伤势。

不过林福坚持着坐起身来。

“闺女啊不用了这毒是关在天牢里那些邪物的力量死不了但也难以清除出去。”

林福道。

“我做事用不着你插嘴。”

沉如歌态度相当强硬。

“你……”

林福轻轻一叹“你又何必这么固执呢。”

沉如歌澹澹道：“您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

话落沉如歌抬手悬在林福肚腹的那个血洞之上一股灵力自沉如歌的掌心之中蔓延而出全部涌出并且涌入了那个血洞里面。

与此同时沉如歌也取出了几张符纸打在那个血洞上祛除毒性力量。

这一刻的沉如歌面色冷漠神色认真再无那般风情调笑之意。

人有两面。

在外人的眼里沉如歌向来都是火辣高调且张扬但是她的另一面正如现在这般认真起来可以忘却一切。

只是在一炷香的时间之后沉如歌的面色略有一丝颓然。

的确如林福所说他肚腹上的血洞有毒性力量浸染难以清除出去。

不过林福却也不会因此丧命就算以他自己的修为也能撑上很久。

天色渐渐地深了。

夜幕降临。

轰隆隆！瀑落水之声奔流不息下面的水池里碧波荡漾此处空气清新。

黑夜之中有一团篝火。

老人林福躺在平滑的石台之上沉如歌则是坐在火堆旁边绝美的面容上有着沈凝之色。

火光照耀在她的身上她胸口开领处饱满丰盈肌肤雪腻光滑两座傲人雪峰在领口之中呼之欲出勾人无限。

“闺女啊……”

忽然林福轻轻的唤了一声。

沉如歌如梦初醒抬头望去“怎么了？”

“无事无事。”

林福摇了摇头。

沉如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深夜之时此地的天色逐渐凉了下來对于修行者来说并没什么。

那一团篝火的火光渐渐细弱。

沉如歌盘腿坐在火堆前那双娇艳明亮的美眸已然比起呼吸平缓似乎是已经入睡了。

唯有瀑声在响着。

光滑的石台上一直躺着的林福慢慢坐了起来。

由于肚腹上的疼痛犹如撕裂一般令得他不由微微咬牙。

林福看了一眼闭眼熟睡般的沉如歌他没有发出什么动静支撑着自己的身子慢慢的离开石台。

下了石台林福一摇一摆的向着一棵大树后面走去。

这一段路程花费了林福好一段时间。

终于到了。

林福一手扶着树一手则是去解开自己的裤腰带憋了一天实在是有些憋坏了连帐篷都给顶了起来。

由于毒性入体渗入血肉林福一时片刻也不能动用灵力只能忍着因此放水这种事情他只得徐徐缓缓的来。

只是这样实在太慢而且也有些费力。

好不容易总算是扯开了裤腰带林福又将裤子慢慢的推下而裤子一个滑落一下到了他的腿弯上挂着。

啪的一下林福胯间的那根物事腾的一下就弹跳出来在黑夜之中格外的巨大雄伟几乎是有婴儿手臂一般粗大端的是非常狰狞。

林福不用手扶着那根硕大物事也是横立着然后林福喉咙里发出舒服的一声呻吟哗啦啦的开始放水。

好一会儿之后林福才将水给放完抖了抖。

顷刻间林福觉得有些舒畅呼的吐出一口浊气。

只是林福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脱掉的裤子该如何穿起来呢？林福有点犯难试着弯了弯腰但是肚腹上的剧痛让得他不得不站直了身子。

一时之间林福站在风中光着下身竟不知该怎么办。

而就在林福犯难之际身后忽的有一道声音响起：“要不要我帮你啊。”

这声音娇媚滴滴脆生生的又是突然响起顿时吓得林福一个激灵不过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有些呆住缓缓转过头来。

林福这一转身立时就看到了在黑夜中如一抹鲜艳火焰的沉如歌。

林福张了张嘴有些呆傻般的说道：“闺……闺女你怎么……”

“我根本没睡。”

沉如歌笑着道。

对于修行者来说别说是一晚没睡就算是一直不睡觉都可以只需要滋养自身元神即可。

林福自然也知道这一点只是刚才没有反应过来罢了。

林福不知该说什么这里一时片刻的陷入到了沈寂的气氛之中。

不过沉如歌却是缓缓地向着林福走了过去。

随着沉如歌的这一举动林福有些慌了连忙就想把裤子拉起来可是又办不到因此只能嘴里阻止。

“闺女你别过来别过来！”

“为什么不能过来？”

“因为因为……”

“因为你没穿裤子？”

“……”

林福无言。

就在他沈默之际沉如歌已然靠近了。

林福大惊下意识的伸手一把捂住裆部。

只是林福的那根肉棒太过硕大了他想捂住却是根本就捂不住还露出了大半。

沉如歌已然来到了林福的面前也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视线一下便是落在了林福的那条粗大大肉棒之上如丝般的美眸中别有一丝诧异。

林福赶紧夹紧双腿并拢着可还是无法掩藏只得艰难转过身去面朝扶着的那棵大树。

可是……“啊！”

林福的表情突然变得有点痛苦起来。

原来是一个不小心转的太快他粗大肉棒上的肉菰不小心摩擦到了树皮那种刺痛之感让得林福表情痛苦简直比肚腹上的那个血洞还要难受。

“咯咯咯……”

银铃般的笑声忽的响了起来。

林福感觉极是尴尬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这也太丢人了。

“闺女你……你别……别笑……”

林福不敢直视沉如歌的目光赶紧扭过头去。

但是沉如歌却仿佛要跟他对着干一般非但没有停下反而笑声更加张扬了。

“哈哈哈哈！”

“……”

林福也顾不得裤子是否穿上了转身就走。

原本林福是不能使用灵力的因为他一旦运行灵力肚腹上那个血洞里的毒性就会蔓延发作的越快可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动用了灵力一把提起裤子飞快的到了石台边上。

随后林福立刻躺在石台边上侧着身子卷缩成一团仿佛不闻耳边事。

一切都是那么的寂静。

不知不觉间一股澹澹而又熟悉的香味飘进了林福的鼻子里。

林福微觉有异微微睁开眼睛顿时怔住。

这石台很大能躺下的不止是他沉如歌也躺了上来。

沉如歌亦是侧躺着的正面对着他。

她单手撑着额头如瀑的黑发随之垂落下来双眉如黛美眸里似是荡着碧波美丽无暇却又丝丝如烟雾。

微微翘挺的鼻梁玉颊白皙红唇则是鲜艳如火彷若秋天熟透了的樱桃引人欲要品尝。

她的美眸微微开阖之间透露出浓郁慵懒的风情唇带笑意更是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妩媚风情。

林福看的发怔。

这一刻她好像忘记了肚腹上的痛苦般眼前只有这一张妩媚绝美的脸庞占据了他内心里的一切。

不过林福终究是神剑宗的上任宗主心境还是非凡的。

过了好一会儿林福的脑海里陡然清醒。

“不行！”

林福一声大喝似乎是对自己大叫的。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了沉如歌。

沉如歌还是玉手撑着额头如火的红衣中体态婀娜尤其是那裙摆中的两条美腿无意识的交迭在一起从上向下俯视好似一朵大红花般鲜艳美丽。

沉如歌看着背对自己的林福唇角的笑意更浓了笑着道：“什么不行？”

“没.....没什么！”

“这样啊那福伯你好好歇息。”

背对着沉如歌的林福没有出声只是紧握一只拳头双腿弯曲。

而在他的胯间那根粗大狰狞的肉棒顶着大帐篷似乎并没有要恢复如常的迹象这叫林福难受至极这一个夜晚几乎是度日如年。

啾啾。

清晨的山间云雾清缈鸟儿的叫声清脆动人好似一曲清乐。

林福睁开眼睛鼻子里闻不到那香味了他试探性的转过身发现石台上除了他之外沉如歌的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不远处地面上有一堆昨夜烧过的干柴已经成了木炭早已冰凉。

林福慢慢的坐起身来肚腹上的血洞似乎好了一点那黑色痕迹也消除了一点附着在上面的毒性力量稍有减弱。

嗯？忽然林福发现贴附在伤口处的符纸有几分熟悉的气息。

本源力量！所谓的本源力量是一个修行者最原始的力量相当于是金丹或者是元神了非常珍贵修行者不会轻易使用。

而林福觉得这气息熟悉正是来自沉如歌的本源力量。

沉如歌用本源力量附加在符纸之上帮他镇压伤口。

林福心里滋味莫言而喻。

随着时间悄然无息的推移日上三竿已经到了中午时分此地也变热了起来。

林福心中不由得有点揣揣因为沉如歌还未回来。

一直到了傍晚时分沉如歌才姗姗回来。

沉如歌的神色似乎有几分不好但她什么也没说而是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了几枚灵兽的内丹交给了林福。

“久境灵兽的内丹？”

林福眉头一皱。

久境灵兽堪比十境修行者了。

而且不止一枚还是好几枚。

“这几枚内丹服下应该能把福伯你的伤治好了。”

沉如歌道。

“久境灵兽并不好找。”

林福道。

沉如歌澹澹一笑说道：“对于别人难找但对我来说还不算什么。”

林福对自己的这个儿媳不由得另眼相看了。

沈默了会儿林福说道：“闺女辛苦了。”

沉如歌道：“不算辛苦不过是杀几只久境灵兽而已你自己服下吧我身上有些脏了去洗洗。”

说罢沉如歌纵身一跃向着瀑那边飞了过去。

林福拿着那几枚内丹也不犹豫很果断的将几颗内丹吞吃了下去然后便是运转灵力炼化这几枚内丹消除肚腹上的毒性力量。

这一运功也不知过了多久腹部的疼痛总算是消除了而且也能稍微自如的运转灵力了。

呼.....林福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

“已经好了许多真的得多谢闺女了。”

林福轻轻一叹从石台上站起来行动能力也没什么问题了。
林福四下一望面色疑惑因为又看不到沉如歌的身影了。
林福想到先前沉如歌说去洗澡了望向水池可是水池那里并没有她的身影。
没人。
林福不由来到水池边上。
忽然林福整个人如遭雷击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的望向水池中间。

第八章

就在水池的中间有一块石头那石头上已经满是青苔不过并不是水池中间的那块石头吸引他而是石头旁边的那个身影。

当林福不经意看到之时好似雷击整个人都不能动了。

就在那长满了青苔的石头旁边有一具动人无暇的完美娇躯半边露在水面上半边则是浸泡在清澈见底的池水里。

月光洒落下来披在那动人完美的胴体之上每一寸肌肤如雪般晶莹剔透毫无一点瑕疵柔白光滑且又紧致。

沉如歌的臻首靠在石头上高挑丰腴的身躯躺在水面上似是悬空。

她胸前饱满的两座圣女峰浑圆饱满两点樱红点缀的好似春天里的生机嫣红欲滴。

纤纤一握的蜂腰极致柔润腹部平滑没有一丝赘肉好似两只手就能握住。

而再往下的胯部处两片臀肉明显的宽过了她的腰肢大腿与臀肉之处丰腴紧致而两条美腿修长滚圆的更是完美到了极致。

玉足光滑美白细腻精致好似鱼儿摆尾一般慵懒的在水里荡来荡去带起一道道的涟漪。

这一刻在月色下的沉如歌黑发披散风情诱惑即使是在黑夜之中也仍然难以掩盖她的光芒。

林福喉头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作为修行者视力自然不凡这一眼看过去几乎将那无边春色尽收眼底。

刹那之间林福胯下那根沉寂了几十年的命根子在这时昂扬起来热情的抬起头顶起巨大帐篷。

他全身血液沸腾好似被神火焚体身心都被吸引了过去。

“不行！他是我林福的儿媳妇我不能对她胡思乱想！”

忽然间林福想到了这个问题连忙清醒过来。

随后林福急急忙忙的到了石台那里躺在石台上卷缩着身子想要致使自己冷静下来。

只是要想冷静下来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胯间的那根肉棒此刻还是一柱擎天火焰焚烧想要让它软下来难上加难。

于是林福想要让自己睡过去可越是想睡着就越是清醒。

也不知过了多久林福的身子忽的一颤一股澹澹熟悉的香味又窜进了他的鼻子里好似一股热气在这时也慢慢的侵袭过来。

沉如歌又在石台上躺了下来这一次她是平躺着的她已经换了一件衣服薄丝如雾轻描澹写的披在她雪白的胴体之上。

她微闭着眼眸似乎是陷入了睡眠之中。

月上中梢。

林福还未睡着也不知怎的下面的那根肉棒还是没有软下去继续作祟保持着昂扬向天的姿态怎么也睡不着。

一直卷缩着身子的林福慢慢的转过身去。

然后林福便看到了沉如歌那惊心动魄的绝美脸庞分外妖嬈于浓墨般的夜色中肌肤无暇尤其是那娇艳欲滴的唇瓣更是勾人心魄。

林福喉头蠕动吞了一口唾沫腰背弯曲的更厉害胯部顶起帐篷的那根活儿在此时仿佛注入了某种力量欲要冲破裤裆唯有这样弓着腰背才好受一点。

林福的视线不由下移。

他看到了那微尖下颌的玉颈如天鹅般优雅欣长。

还有那精致略有骨感的锁骨胸膛上的肌肤白皙无暇雪嫩光滑两根鲜红色的吊带随意的勾勒在上面

却是平添诱惑。

林福再次吞了下口水一只手下意识的伸到了裆部。

沉如歌是平躺着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薄丝长衣领口处的肚兜边缘堪堪遮住两只硕大饱满的傲人雪峰如球形般的乳肉紧致耸圆。

而这两只雪白傲人的乳球深深地挤在了一起挤出了一条深邃白腻的沟壑诱人深入。

“啊~~~~”

林福的脸色涨红喉头又连着吞口水他放在裆部的那只手不知何时已经揉动了起来揉动着胯部的顶端巨大帐篷只有这样才能稍稍解渴。

此刻林福那双浑浊的双眼里有的是如狼一般的目光全然无他。

月色静谧。

林福的呼吸变得粗重。

虽然他人已经老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心却不老反而活力非常。

至于先前所有的一切理智在此时看到那对高耸饱满的山峰之后也已经荡然无存早就被清扫一空了。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林福的理智被悄然的击碎虽然知道眼前的是自己的儿媳也是自己高不可攀的存在但不知为什么越想这个却越是兴奋。

林福慢慢的抬起一只手几乎是屏着呼吸在这样的寂静之中向着那高不可攀的一对玉峰缓缓地伸了过去。

不过在即将降临之际林福的手悬在半空。

他的五指摊开眼看着放下去就能抓住一座高耸饱满的乳球那乳球藏在薄薄的丝衣之中喷薄欲出可林福在这时还是不免有点小小的犹豫。

只是这犹豫很快就没了。

美色当前。

林福是再也按捺不住那只悬空着的手落了下去。

当然林福是极其小心的生怕动作太大把沉如歌给吵醒了轻轻巧巧的好似做贼一般隔着那层薄薄的纱衣林福宽大长了老茧的手掌终于缓缓地盖了上去。

始一盖了上去刹那之间便好似有无数电流窜过让得林福整个人都跟着一颤手里也轻轻的一抖。

紧致饱满丰润玉立有肉.....那傲人的圣女雪峰隔着薄薄纱衣传来的触感绝美曼妙。

呼.....呼.....或许他原本还有一丝理智的但在这个时候那所谓的理智荡然无存再也没有了。

林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覆盖在饱满傲人雪峰之上的手掌五指微微一收堪堪将那浑圆的雪峰给抓住了几乎有些握不住那种充斥雄伟的手感细腻柔润。

林福这一刻特别胆大了按捺不住的抓揉了起来。

安静的夜色之中林福的身子也缓缓地向着沉如歌的曼妙娇躯靠了过去。

这一靠拢过去林福胯下的肉棒更是狰狞粗大涨硬到了极点。

好肉好软！那饱满雪峰的温柔紧致让得林福的手都在发颤他是胆大但在这个时候还是不敢有太大的动作过了一會兒就变得轻柔起来。

或许是林福觉得幅度太大会把她弄醒了又或者是这样太过粗鲁林福有些不忍心。

但不管怎么说此刻的林福感觉自己好似在云端那手掌上的极致触感难以言喻。

“嘶.....嘶.....”

林福压低着气息非常的慢细细的感受。

可人都是贪婪的仅仅只是满足于这一点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见沉如歌似乎没有醒过来的迹象林福的胆子似乎也大了几分他透过那纱衣薄薄的领口看到了另一座傲人雪峰的轮廓。

横看成岭侧成峰。

在红色肚兜里的那傲人雪峰怎的就能如此好看呢？林福的道心在这一刻根本就没有了有的只是想放纵一番小腹下面的那团火熊熊燃烧致使他胆大包天在这时候能做出什么来都只是凭借本能。

而在本能的驱使下林福的那只手不由得微微的抬起然后以食指拨动那饱满雪峰上的衣领。

这一刻林福好似做贼般悄无声息仿佛是在偷什么神仙宝物。

沉如歌还未有醒来的迹象她胸前的衣领慢慢的被林福的手指撩拨开了随着那领口被拨开那红色鲜

艳的肚兜也慢慢的展露出它本来的面貌。

那鲜红肚兜是平领口的能遮住两座玉峰也不是太多至少有一小半的弧形轨迹是遮掩不住的因此便有圆形的乳肉露了出来。

不过平日间是有衣服领口遮掩着的因此就算明显也不是太明显而此刻随着林福用手指挑开那两座玉峰在肚兜包裹中的风景就愈发的明亮了。

林福做贼一般的掀开了薄薄纱衣的领口之后呼吸都已经凝住了。

林福已经说不出话来整个人都是愣住那只手悬空着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又吞着口水喉头蠕动这个时候不禁微微仰起头视线落到了沉如歌那张绝美动人的面颊之上。

她眉眼如画即使闭着眼眸眉宇间也仍然透露着一股难言的妩媚。

林福内心如海潮般狂涌理智早已崩溃的他在美色面前虽然如做贼一般可内心却更为的刺激。

林福的呼吸又开始加重他情不自禁的挪动了一下身躯很小心的靠近了沉如歌距离更近了那幽幽的清香更为浓郁的窜进他的鼻子里。

林福身心荡漾那只悬空着的手不由得钻到了纱衣领口里面。

“闺女啊不是我想这样做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林福内心在呐喊。

为自己找了一个开脱的理由林福便是心安理得了。

那红色肚兜的是吊带的缠在沉如歌的玉颈之上并且下面还有两根缠在她的腰上要想轻易解开这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林福也顾不得那么多他的手伸入到纱衣领口里面仿佛是握住了全世界最美丽的宝物。

而肚兜边缘只能遮住那饱满雪峰的上方侧方则是空着的当林福伸手再次握住一座玉女峰之时手指边缘便是真正毫无阻碍的触碰到了那浑圆乳球的边缘细腻肌肤带着的一点冰凉传遍林福的全身。

林福一时之间竟然不敢握紧！此时林福微微卷缩着身子他的脸庞距离沉如歌的香肩很近鼻子也快触碰到沉如歌的香肩了。

沉如歌的香肩窄瘦锁骨精致凸显肌肤上的体香更是止不住的窜进他的鼻子里不知为何林福想要吐出舌头舔一下。

林福是这么想的而且也鬼使神差的这么做了。

就见林福鬼使神差的伸出了舌头隔着那薄薄的纱衣轻轻的舔了一下沉如歌的香肩似乎是舔到了那雪腻的肌肤还在上面留下了丝丝口水。

“好香啊……”

林福心里不由这样说道。

他微微抬头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沉如歌也不知为何她的美眸还是闭着的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是没有醒来。

林福猜测可能是今天她去跟几只久境灵兽战斗过才会如此疲惫。

是啊她跟几只久境灵兽战斗过看似轻松可是风尘仆仆的归来也不知有没有内伤。

林福突然想到自己这个儿媳当年跟自己讨教剑法之时的那股倔强劲。

那时她还年轻但是剑术超然悟性超然远远地甩出同龄人一大段从不服输自己用了一点计谋才让儿子娶到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妻子。

林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答应了亡妻要为儿子寻一个好媳妇。

他做到了。

可是当沉如歌嫁到神剑宗来之时林福的心中又有愧疚和不忍。

一想到那么多再到此刻林福望着沉如歌那张绝美的面颊忍不住呓语喃喃般的说道：“闺女啊如果当时是我娶了你那该多好。”

“好啊。”

突然沉如歌冷不丁的开口。

刹那之间沉如歌的晶莹雪亮的美眸在这时也倏然睁开。

这把林福给吓了一跳。

“闺女你怎么……怎么……”

林福惊讶。

“因为我本来就没睡。”

沉如歌笃定的说道。

林福更加惊讶怎么也没想到她没睡在沉如歌的眼眸里仿佛有几分狡黠嘲弄之色弄得林福顿时满脸涨红不知所措。

堂堂神剑宗的前任宗主居然会如此的忸怩放到哪里都会让人瞠目结舌。

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再正常不过。

他与沉如歌之间的关系本就不正常。

一位是儿媳一位是公爹扒灰这种事情被外人知道了可是要被耻笑的。

林福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

“福伯。”

“嗯……嗯！”

“我的胸……大吗？”

林福那只还放在沉如歌酥胸上的手顿时一颤僵住了。

刹那间林福的额头上满是汗水“大！”

沉如歌唇角勾起一缕笑意“既然大你为什么还要缩回去呢？”

“这……”

林福吞了一下口水说道：“不行！闺女你是我儿子的夫人我若是真那么对你做了也太不是人了。”

“

“可你不是已经这样做了么？”

林福连忙把手抽了回来猛地一巴掌扇在自己的脸上“我不是人！”

说罢林福就赶紧转过身去背对着沉如歌。

两人之间沈默无言。

但是沉如歌嘴角的那一缕笑意却更为浓郁了。

第二日清晨薄雾濛濛。

当林福醒来之时一眼就看到了沉如歌她坐在石台之上平视前方似乎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昨晚的事情盘旋于林福的脑海之中他有些尴尬想要继续入睡可是想想还是停止了这个想法慢慢的坐了起来。

林福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小腹上的伤口血肉已经有些愈合的趋势了应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醒了？”

沉如歌扭头看着他。

“嗯。”

林福微低着头低声道：“昨晚的事情非我本意闺女你有什么不满都冲我来吧我全部接着绝对不会有任何怨言。”

林福此刻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很是懊恼。

沉如歌朱唇轻启“不满就罢了福伯我对你并不讨厌。”

正是懊恼的林福一怔。

当他想要问点什么的时候沉如歌已经飘飘然的从石台上下去了。

“想要吃点什么我给你做……罢了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许挑嘴！”

不等林福开口沉如歌便祭出一柄飞剑踩在其上御剑飞走。

林福抬起手张了张嘴似乎欲要挽留可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沉如歌这一走就是大半天。

当她回来之时手里提着一只还没死掉的灵兽还在挣扎。

不理林福沉如歌来到了水池边蹲下身来开始清理那只灵兽。

林福离开了石台慢慢走了过去来到了沉如歌的身后。

“闺女这种活儿让我来吧。”

林福说道。

“不了我自己能行。”

沉如歌澹澹道。

“好吧。”

林福无奈只好站在一边。

沉如歌蹲在水池边上清洗着那只灵兽的血液这只灵兽是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鸡体型不大但是一般的武林人士还真挡不住它的两只利爪。

虽然沉如歌是神女宫的二宫主也是神剑宗的宗主夫人在世人眼里非常定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但是此时的沉如歌看起来却格外的贤惠而且还非常的熟练。

林福也是有些惊讶没想到沉如歌居然愿意做这种事。

但林福也知道自己这个儿媳性格倔强就算想去帮她她不答应也没办法刚才自己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站在一旁的林福有些无奈忽然之间视线落到了沉如歌的身上这一个不经意间的扫视顿时让林福移不开眼睛了。

其实今日的沉如歌并未换掉昨晚那件丝织的红色衣袍这红色衣袍几乎如纱雾一般披在沉如歌那曲线曼妙的躯体之上只能是隐隐遮住犹抱琵琶半遮面完全不能掩盖她动人娇躯的美妙。

沉如歌蹲在水池边那傲人浑圆的美臀曲线被勾勒的淋漓尽致两片臀瓣下压将那丝织纱衣紧绷起来形状诱人。

而且两瓣臀肉勾勒出来的曲线完全赛过她的蜂腰从后看去在蜂腰之下几乎全是臀肉。

她的香背笔直平滑而在腰侧往上些许能够看到微微鼓隆的形状。

这一切的一切瞬间让林福的小腹下面升起了一团火来。

昨晚本就没有忘却的画面此刻好似旧情复燃一般。

林福顿觉下面难受原来是裆部又已经被自己胀大的命根给顶起了帐篷那龟头摩擦在裤裆上的滋味很不好受很想要发泄一番出来。

林福全身如火也不知怎么回事今天格外的闷热他的额头上也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林福突然感觉有些渴想喝水沉如歌在这时转过身来。

“你愣着作甚还不快去生火？”

“好好我这就去。”

林福连忙行动起来不大一会儿就有一团篝火生了起来。

那头沉如歌站起身来提着那只处理好了的野鸡过来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柄剑来插上放在火堆上面烧烤起来。

烤熟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沉如歌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了一些调料品来手法娴熟的撒在上面让林福颇为惊奇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儿媳居然会如此的熟练。

不久之后香味弥漫出来勾动人的食欲。

沉如歌拢起衣袖扯下一只流油的鸡腿递给了林福。

“谢谢！”

“不用。”

沉如歌说道：“我可要将你照顾好了毕竟你是岱岩的父亲若是你出了什么差错我没法向他交代。”

拿着鸡腿的林福表情一滞。

接下来沉如歌什么也没说林福也不好说什么两人就这样吃着东西。

天气闷热吃过东西之后沉如歌道：“我去洗一下身子。”

说罢她起身便向着瀑那边过去。

林福不由侧头看去。

沉如歌衣裳未褪就那么走近了水池里面然后向着瀑那边走过去。

池水渐渐淹没她的身子一直到了她的胸口之上。

林福也觉得全身燥热三下五除二的吃掉手里的东西忙不迭的到了水池边上。

此处可不行。

林福四下一望随后来到了水池边的一处偏僻之地这里密林掩盖倒是不用怕被发现于是林福几下脱去了身上的衣服。

衣服脱去林福顿觉全身舒畅许多这几日一直被衣服裹着也早已是汗水淋漓了。

林福看了一眼自己下面挂着的那根肉棒即使没有硬起来也是那般的粗大想到当初与妻子行房之时干的妻子那叫一个哇哇求饶林福心里不由得有些自豪。

下了水池刹那之间清凉的池水让得林福全神通泰舒服不已。

此时是中午天气炎热如此泡在水中自然是一种莫名享受。

林福寻了一块较为安逸的地方躺了下去不知不觉间便是睡着了这一睡竟然就已经是月上中梢了。

嗯？林福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睡了这么久。

得赶快回去。

林福不敢怠慢赶紧从水里出去。

但就在这时一道轰隆之声突然响起以林福的老练成熟立刻就判断出有打斗而且还是在不远之处就在这水池里。

林福惊讶连忙向着那方行了过去就看到沉如歌正在与一个黑袍男子战斗。

那黑袍男子是体修近身与沉如歌战斗连连强悍出手居然有些压制沉如歌。

不是压制！而是……沉如歌受伤了！在沉如歌的嘴角竟然有一抹血迹。

而且她脸色有些发白明显是不舒服那黑袍男子的修为也不低而且出手的势态总让林福觉得有些眼熟稍倾之后林福终于反应过来。

“大切割术！”

黑袍男子发出低沉的声音眸光冷冽一指向着沉如歌划落而下。

那一道指光似是能湮灭一切恐怖无比。

沉如歌的美眸里亦是冷冽但是要对抗这道指光恐怕不行。

自己有伤在身而且还是……不过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骤然飞来亦如在藏剑山的时候挡在了她的身前。

正是林福！“荒古邪魔休要伤老子的女人！”

林福霸气一喝。

轰！！林福以全力凝出一道剑光与那道指光碰撞在一起并且碾压过去将那名黑袍男子轰进瀑之中整座高山都跟着摇曳晃荡连瀑都被截流了。

不过即使如此那名黑袍男子还是没有死从里面飞了出来。

“你是谁？”

黑袍男子冷冷的问。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剑无虚林福！”

“原来也不过是一只羔羊罢了。”

黑袍男子澹澹的说道：“也罢今日就不杀你们了反正时间还长慢慢跟你们玩这才有意思。”

说罢黑袍男子纵身冲上天际瞬间消失在视野之中。

林福呼的松了一口气。

转过身来林福看到了悬在半空的沉如歌她的脸色苍白仿佛有一股病态美也有些凄然只是看着林福的眼神有几分不同寻常。

“闺女？”

林福试探性的轻轻道了一声。

“你刚才说什么了？”

沉如歌问道。

“什么？”

“嗯？”

“呃……刚才我那只是嘴快不经意说出来的你别当真。”

沉如歌唇角带笑“真是不经意的么？我可是你的儿媳说我是你的女人这该不会是你的真实想法吧？”

林福立时就想反驳想说这不是自己的本意。

不过未等他说出来却见悬空的沉如歌身子微微一个晃荡。

“小心！”

林福一个纵身连忙伸手一把揽住了沉如歌的细细蜂腰。

刹那之间沉如歌整个丰盈曼妙的娇躯被林福抱住侧脸靠贴在了林福的怀里。

林福身体微微一僵微低下头刚想说点什么身体却是一乏向下栽落。

扑通一声。

林福抱着沉如歌的落到了水池之中。

水花飞溅。

这一刻时间都仿佛停止了似的。

两人都被水给打湿了尤其是林福还未着衣衫光着身子。

但沉如歌却是不同了 she 身上那件薄薄的纱衣已经全部被打湿了就那样的黏在她的雪白肌肤之上诱惑非常。

这一刻的沉如歌姿态曼妙她的头发湿了绝美的面颊之上也有澹澹的水珠两只眼眸仿佛有如丝的烟雾般妩媚诱人。

而沉如歌那饱满的酥胸被纱衣紧紧地贴着两只傲人乳球的完美形状也被完全勾勒出来水珠挂在那白嫩的乳肉之上细腻光滑让得林福不由得吞咽口水。

不论如何此时的沉如歌绝美妖艳好似在圣水里浸泡过一般肌肤娇人体态曼妙促使着林福整个人都快如火一般的被点燃。

而就在林福胯下的那根粗大肉棒在这一刻终于是承受不住了。

一柱擎天！林福那根粗大肉棒翘立起来一下顶在了沉如歌那完美浑圆的翘臀之上。

虽然是在水下但也不知是不是意外那粗大肉棒的龟头居然正好顶在那两瓣浑圆臀肉的正中似是镶嵌了进去一般。

“哦哦哦.....”

两瓣臀肉的紧致好似有吸力一般夹得林福的龟头爽感爆发再加上池水的冰凉促使林福整个人在这时都仿佛提前抵达了仙境。

林福心脏狂跳怒喊一声：“闺女我受不了了！”

沉如歌那苍白的面色之上此时也有血色浮现出来那是红晕好似晚霞般娇艳欲滴。

“给我。”

沉如歌红唇轻启说出了这两个字。

而这两个字仿佛是点燃引火线的星火终于将林福给点燃爆发了。

林福的双手揽着沉如歌纤细的蜂腰那只放在沉如歌香背上的手掌微微一用力就将沉如歌的上身微微抬起两人的脸庞在这一刻很近很近。

而林福没有任何犹豫猛地低下头去一下亲吻在了沉如歌的娇艳玉唇之上。

轰！！林福的脑袋仿佛爆炸了一般还是如同上了仙境。

这玉唇美艳滑嫩鲜润多汁一吻上去林福整个人都仿佛都充满了力气。

“唔.....唔.....”

林福吻的很是用力肆意贪婪的享受沉如歌那两片娇嫩的嘴唇。

而林福也不是什么青涩生手渐渐地他的舌头也慢慢的伸了出去在那雪白贝齿之上滑来滑去左一下右一下。

过了一小会儿沉如歌似是抵御不了终于张开唇瓣让林福的舌头一下侵入了进去。

林福的舌头进入到了沉如歌的娇嫩嘴唇里面一下就和沉如歌的滑嫩香舌交缠在了一起除了‘唔唔’之声还有啧啧之声不绝于耳。

两人口唇相交舌头好似蛇儿一般的交缠在一起汁液互动顿时显得有些淫靡。

而林福除了一只手撑着沉如歌的后背之外另一只手则是不安分起来沿着沉如歌光滑平坦的小腹向上一路来到了沉如歌那饱满傲人的两座雪峰之间。

接着那只手好似魔爪一般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攀上了其中一座高贵典雅的圣女峰隔着衣衫领口就是尽情的蹂躏起来。

“唔唔.....”

沉如歌的喉咙里发出细微挤出的声音来苍白的面色在这时更显红润好似有火焰攀上。

不仅如此她的娇躯在此时也跟着微微的扭动起来。

似乎是有些无法着力沉如歌的一双玉手情不自禁的抬起缠上了林福的脖子十指交叉就那样挂在了林福的脖子之上。

两人这么一个拥吻也不知过了有多久一直到两人的嘴唇分离之时他们的呼吸慌乱急促。

即使在清凉的水里林福也是满头大汗他感觉自己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能够如此清晰看着怀里的儿媳是如此的美艳婀娜多姿火辣诱人。

而此刻的沉如歌面颊潮红余韵未退那红艳艳的薄唇之上汁液弥漫。

“闺女呐.....”

林福忍不住轻轻唤了一声眼里满是迷醉和贪婪。

沉如歌的双臂依然挂在他的脖子上嘴角一翘说道：“怎么怕了？”

林福张了张嘴。

“你还真不是个男人。”

未等林福开口沉如歌便这么说了。

这话一出刹那之间便是引得林福又是大惊又是大怒。

“我是男人！”

林福厉声一喝。

“不你不是。”

沉如歌如喝醉酒般双眼惺忪用剥葱般的食指轻轻戳在林福的胸膛之上然后凑近了一些在林福的耳边低声呓语一般的说道：“你是.....老男人！”

这话似是有故意刺激和挑衅的成分在里面。

林福的面色肉眼可见的发生变化。

他猛地一咬牙再次笃定的说道：“我不是！”

“是吗？那你证明给我看看啊。”

“可你是我儿媳！”

“切！”

沉如歌妩媚的一笑说道：“都做到这一步了还在想这个呢你若是不愿那就算了。”

说罢沉如歌便有要从林福手里下去的迹象可是林福的手里猛地一用力将她丰盈动人的胴体狠狠地禁锢在自己的怀里。

“愿意！我愿意！”

林福咬着牙齿道。

“不怕我是你儿媳了？”

沉如歌笑吟吟的反问道。

“今天我管你是谁就算是天王来了我也照样.....照样.....”

“照样如何？”

“干你！”

林福咬牙道。

说罢不等沉如歌再开口林福又是低头一下吻在了沉如歌娇艳润嫩的唇瓣之上。

这一吻林福很是用力也不管沉如歌是不是自己儿子的老婆也不管她是不是自己的儿媳所谓的伦理道德在这一刻都是烟消云散再也形成不了半点阻碍。

其实林福原本是极为精明的可以说城府极深但在这时候全被沉如歌的美色吸引全然没有注意到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不过所谓的不对劲怪异在这时候也都被他抛之脑后了。

林福贪婪放肆的品尝沉如歌的高贵红唇深深地迷恋往返其中并且极为的大力舌头伸出肆无忌惮的在沉如歌的唇中钻来钻去。

而他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在沉如歌的身上不断地游走着细腻的感受沉如歌丰盈动人的娇躯。

不知不觉之间两人靠近了水池中间的那个石头边缘上。

沉如歌背靠在了那块长满了青苔的石头之上而林福的两只手终于是空了出来这下没有任何的阻拦完全是自由的在她身上游走。

“唔.....嗯.....”

沉如歌那一头如瀑的黑发已经散落下来早已湿漉漉的可是却让她显得更加妩媚慵懒。

呼！终于再一次的品尝了沉如歌的娇美唇瓣之后林福的嘴唇与她的唇瓣分离。

但是接下来林福没有任何的停下脸庞向下一低嘴唇便是吻在了沉如歌那纤白的玉颈之上。

因为如此沉如歌就不得不仰起头来。

她的一双雪白柔荑放在林福的后背之上也在不断地抚摸游走。

林福很放肆沉如歌很惬意。

“嗯嗯.....呃.....”

沉如歌的美眸微微眯着面颊上红润漫天朝霞若血。

她的唇儿也是张开了喘着粗气尽情的徜徉在其中。

与此同时。

林福在不断的亲吻在沉如歌的玉颈之上一双手也忽的到了沉如歌的香肩之上将她身上那件薄薄的纱衣给一下剥开了。

于是就见沉如歌的美丽香肩暴露在了空气之中唯有她的脖颈之上有一根红色吊带那是肚兜上的吊带还未褪去。

但是肚兜就那样的浸泡在水里面早已经湿润了紧紧地黏在沉如歌的酥胸之上于是乎那饱满以及悚然的形状便是无所适从的显现了出来。

林福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放了上去。

好软好大好柔！林福的双手各自握住一座玉峰这个时候整个人都仿佛飞了起来而在水下的那根粗大肉棒在这时候已经是涨硬大了一圈。

“噢~~~”

仰着头的沉如歌不由发出轻吟之声来。

林福的双手堪堪握住她饱满的酥胸然后便是揉捏起来隔着那肚兜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来。

只是一会儿林福便有些不满足了双手从侧旁钻了进去准确无误的握住了那高贵无暇且又完美的乳球那种手感简直是难以言喻。

林福停止了亲吻抬起头来正视着眼前如梦如幻的沉如歌嘿嘿一笑。

“闺女你的这两只球可真大我的手都快抓不住了。”

林福得意的笑着说道。

“你的也不小啊。”

沉如歌饶有深意的说道。

忽然之间林福感觉到自己那根粗大的活儿在水下被一只柔荑给握住了刹那之间一股电流仿佛游走遍了全身。

第九章

“喔.....”

林福的表情有些震惊。

似是看出了林福在震惊什么沉如歌含媚如春的笑道：“怎么只允许福伯你在我身上胡乱施为就不允许我对你动手动脚了？”

林福忙道：“不是不是只是.....”

沉如歌道：“只是觉得我如此这般不守妇道太过水性杨花？”

林福连忙摇头做了否认。

可沉如歌看着他的目光却是极为锐利仿佛能看穿他心中所想一般。

而不等林福再说他忽然察觉到下面握着自己命根子的那只手又用力了几分甚至有一根玉指在刮擦那命根上的马眼之处。

再加上这冰凉的池水痒痒的弄得林福全身都忍不住有点颤抖。

“福伯你下面的这根东西可真大呢。”

沉如歌又开口了声如丝滑的诱惑道。

“嘿嘿！”

林福得意一笑说道：“我的这根东西就是很大你不知道当初岱岩他娘第一次被我这根东西进入身体的时候可是叫的跟杀猪一样呢。”

“你这么说是当我也会跟猪一样大叫？”

“是不是这样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林福笑着神色里满是自信。

“好啊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试一下看谁会丢盔卸甲败下阵来。”

沉如歌的声音里依然充满着魅惑。

“要是闺女你败下阵来了呢？”

“若我输了那任你摆可.....要是你输了呢？”

林福毫不犹豫的说道：“闺女你说啥那就是啥！”

“那来吧。”

沉如歌抬起一只雪白柔荑一根葱白的食指伸出挑起了林福的下巴就好像是调戏一般。

而这个时候林福的那双手则是各自放在沉如歌胸前的两座傲人雪峰之上随着沉如歌这般调戏的一个动作林福向前了一些距离沉如歌的玉体娇躯更近了。

而他的一双手也渐渐地下滑到了沉如歌的后腰之上那里缠着两根肚兜腰带系在了一起。

那腰带并不难解林福很快就找到了头儿轻轻一拉那腰带便是随之解开了。

沉如歌美眸里此时含着的春意更加的妩媚诱人了。

“福伯你很熟练啊。”

沉如歌饶有深意的说道。

“熟练一点不至于浪费时间。”

林福笑着那两只手在沉如歌的后腰之上继续滑落。

“呃.....”

沉如歌的神色微有变化。

她红唇娇媚眼矍迷离。

原来是林福的一双手已经落到了她那浑圆高翘的香臀之上。

“闺女你的屁股.....好大啊！”

林福发自由衷的感慨。

“那是自然。”

沉如歌的玉指在这时微微的下移落到了林福粗狂豪迈的胸膛之上好似无聊一般的画起了圆圈来。

可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却是撩拨着林福的心扉也撩起他心底的那团火。

“嗯呃！”

突然林福一个用力猛地把沉如歌给抱了过来。

此时林福的双手在水底下抓在沉如歌的浑圆香臀之上两人面对面的站着几乎是肌肤相亲。

不仅如此林福胯下那根涨硬到了极致的粗大肉棒磅礴在此时窜入到了沉如歌的两条浑圆大腿里面被那两条大腿紧紧地夹住。

“喔.....”

林福不由得发出一声舒服的畅吟。

为了寻求更为舒服的姿态林福不仅仅是满足于此他的屁股在这时噉动了起来那条粗大狰狞的肉棒开始耸动前后的抽插起来。

是的林福就这样的在沉如歌两条浑圆紧致的大腿里抽插。

虽然这相当于隔靴搔痒但是对于林福来说却是最为极致的享受了。

林福的粗大肉棒火热至极而池水冰凉两者交融在一起还有沉如歌的美白大腿这一切的一切即使不用沉如歌有所动作都足以挑逗起林福的神经。

而在这个时候沉如歌也是有意为之一双玉臂又开始缠上了林福的后脖子她整个人都几乎是贴在了林福的身上。

“嘿嘿.....”

林福突然一声怪笑一只手从水里抽了出来抓在了那肚兜上面。

嘶拉！只听得帛撕裂的声音。

沉如歌胸前那遮盖住两座玉峰的肚兜一下就被林福粗鲁的给撕扯下去了。

砰！于这一刻。

那两座傲人饱满的雪峰再也掩藏不住一下弹跳出现在了空气之中。

两座圣女峰玉立高耸雄伟饱满浑圆至极其形状如球般圆润其上一片樱红鲜艳欲滴好似初生的蓓蕾一般。

这两只傲人雪球没有一点下垂的迹象挺拔高耸形状完美至极。

此刻在林福的眼中就只有这两坨雪肉了白腻多肉。

沉如歌的上身微微上仰这两坨雪肉的曼妙曲线便是施展到了极致然后林福感觉胸膛一片滑腻柔软

还有池水的冰凉就那样的挤压在了他的胸膛之上还有两点细腻柔滑更是让林福美不胜收。

林福深深地吸气这种挤压感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一般。

“闺女我.....我受不了了！”

林福双手抬起沉如歌的高翘玉臀猛地把她完美婀娜的丰腴娇躯给抬了起来。

而沉如歌的两条玉腿在这一刻也心有感应一般瞬间如水蛇一般的缠绕在了林福的腰肢上紧紧地缠住两只手也是挂在林福的脖子上。

突然之间沉如歌的娥眉微微一蹙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臀缝之中有一根如铁般坚硬的东西正顶在那里即使池水冰凉可是却无法淹没和浇灭那种如火的滚烫。

好硬好大！在沉如歌的脑海里突的冒出这样的念头来。

想不到福伯的肉棒竟然如此之大而且还如此坚硬他人虽然老了却是宝刀未老着实让人有些吃惊不已。

沉如歌也是有些吃惊与之相比自己的那位夫君是眼前这位的儿子可是却没传承到半点该有的东西比如这活儿就远没有林福的大。

想着这些若是一般的女人早有羞意了但是对于沉如歌来说羞意没有却是有莫名的刺激。

沉如歌行事向来都是横行无忌做事放浪形骸也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怎么看如何高兴如何来。

也正因为如此在别人的眼里都是讨厌那只小黑猪的紧可对于她来说却是愿意满足那只小黑猪一次这就足以证明她的不同了。

其实沉如歌嫁人之后还是有许多的追求者络绎不绝有不少人都想在林岱岩的头上戴上一顶绿帽子可沉如歌却都没有答应。

那些追求者之中不乏枭雄才俊人中龙凤也不少可沉如歌却都看不上反而满足了那只小黑猪。

这就是沉如歌的行事风格只有她愿意了她才愿意。

她不愿意无人能够强迫她。

除非.....能在绝对的实力上压制她。

沉如歌丰盈动人的胴体就这般挂在了林福的身上好似一只八爪鱼般而林福双手抬抓着她完美浑圆的美臀两只手尽情的感受沉如歌那臀瓣的丰润和柔软。

而林福那胀大坚硬的粗大肉棒正顶在这两片丰润臀瓣里面他的双手一挤那两片臀瓣就狠狠地夹住了他的肉棒龟头。

嘶嘶嘶~那舒爽极致让得林福几乎忍不住想要射了出来。

太爽了！“噢哟噢哟。”

林福不堪忍受的叫了起来：“闺女诶你的屁股肉太舒服了我忍不住快射了。”

说着林福就是一咬牙抱着沉如歌在水中向前走了几步不多时就来到了水池中间。

在水池中间正好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满青苔而水池的下方是延缓着的一个坡度到了近处之后林福将沉如歌放到了那个坡度上面。

于是就见沉如歌的上半身靠躺在石头之上而下面则是若有若无的浸泡在水中两截羊脂白玉般的小腿完全的徜徉在水里两只精美雪白的玉足则是如鱼儿一般美丽。

此刻躺在缓坡石头上的沉如歌美若天仙她全身湿淋淋的却仿佛散发着氤氲热气。

那雪腻如花的冰晶肌肤傲人饱满的胸脯纤纤蜂腰两条笔挺浑圆的雪玉长腿微微的交迭蠕动在一起交辉相应。

林福看的欲望大动他就站在沉如歌的前方居高临下而胯下的那根粗大肉棒青筋缭绕狰狞不已就这般的展露在沉如歌的面前。

此时这东西已经涨硬到了最大的程度林福已经是有些承受不了他蹲下身来双手扒开了沉如歌的修长美腿直接一把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林福的这一举动极是粗鲁而沉如歌的两条修长美腿放在林福的肩上曲线曼妙也显得更为淫靡。

“闺女啊.....”

林福的视线放在了沉如歌的两腿之间。

那里湿漉漉的裙摆已经垮了下去而里面则有一条鲜艳红色的带堪堪的遮掩住那桃花源地一片雪白仿佛能看到隐隐的娇艳唇瓣。

这一时刻的林福才是真正的喉头如火终于是承受不住下半身往下一压那根擎天般粗大的肉棒一下顶在了那鲜红带之上。

就像是一层膜到了之后林福就使劲的顶了起来可怎么都顶不破。

“咯咯咯~~~”

一阵妖媚的笑声响了起来。

林福微微停下疑惑道：“闺女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只是有些疑惑福伯你到底还行不行。”

沉如歌道。

“不行？”

林福一下就被激怒了勃然大怒伸手一指剥开了沉如歌两腿之间那桃园秘地的最后一块遮羞。

而当这块遮羞被揭开之后那桃源蜜穴则是真正的显露在了林福的视野之中。

那蜜穴早已潺潺流水满是蜜汁两片殷红的娇唇含苞待放。

而在其周围一片的雪白是真正的白虎！林福跪在沉如歌的两腿面前他将沉如歌的两条雪玉美腿扛在肩上以至于那蜜穴看的更为清楚。

“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闺女我要干你狠狠地干你！”

林福一声低吼屁股一撅他粗大狰狞的肉棒龟头一下就顶到了那两片娇艳薄唇之间。

林福也没半点磨蹭的直接就将龟头一下顶了进去。

“嗯~~~”

沉如歌臻首晃动喉咙里发出一声动人的娇吟。

而这一声娇吟也彷彿在林福的心底响起。

“喔！”

林福胯下猛地一用力那根粗大狰狞的肉棒居然就进去了半截。

“呃啊.....”

“啊！！！”

沉如歌与林福同时发出一声长吟。

只见沉如歌的上身突然仰起胸前那傲人的曲线在这时到了极致完美无瑕。

而林福则是双手抓着沉如歌的娇娇美腿整个腰部充满了爆发性的力量在这一刻竟然没有直接冲进去而是被阻截在了半路。

紧！简直太紧了！林福看着身下那风情妩媚的儿媳感觉到自己的肉棒好似被深深吸住一般尤其是龟头之处又是被夹着又是被吸着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喻的美丽。

林福一时停了下来。

面色潮红的沉如歌妩媚的看着他说道：“福伯你怎么停下来了难道是.....要射了？”

“怎么可能？”

林福立即说道：“我是怕我的太大了你会很痛苦所以我先停一下让你适应片刻。”

“就这？”

“闺女你.....你别挑衅我！”

“你要是不行那就认输我不会笑话你的。”

沉如歌却是继续拱火。

林福眼睛一红再也受不得激一脚踩在石头之下稳住身子。

然后他用红二头肌巩固住沉如歌的两条修长美腿而两只长了老茧的手则是空了出来一下抱住了沉如歌那浑圆丰满的臀肉。

“闺女我来啦！”

吼！林福胯下好似注入了全部的灵力那根粗大的肉棒也充满了力量猛然向前一顶。

“啊！！！”

也不知是谁发出这样一身呻吟分贝极高但还是被掩盖在了轰隆隆的瀑声之中。

但接下来便听林福满是力量的说道：“闺女我来干你了！”

不等沉如歌开口林福便是双眼赤红化身一头野兽胯下猛然耸动起来。

啪啪啪啪！一阵肉体撞击之声在这时迅速的响了起来。

林福腰胯前后扭动他粗大狰狞的肉棒开始在沉如歌的水润蜜穴之中抽插起来只是一小会儿而已化作野兽的林福却是极力的卖力凶猛异常。

林福的粗大和坚硬滚烫在沉如歌的蜜穴里不断地搅动灼烧而且林福很是大力正所谓老当益壮此刻

林福几乎是把所有的灵力都聚集于下面的那根肉棒了。

“啊啊啊！闺女你吸得好紧啊！”

林福连连抽动在沉如歌的蜜穴里不断搅动。

“嗯嗯嗯嗯.....”

原本沉如歌面色绯红此刻更是染上晚霞般娇艳异常。

林福不断猛烈的撞击身子也已经俯了下去而沉如歌的那两条修长浑圆的美腿渐渐地放了下去不过转瞬间却是如蛇一般的缠绕在了林福的腰间之上。

忽然之间林福感觉下面更紧了那种吸力与压迫让他竟然忍不住的要射出来。

但林福毕竟是老而弥坚终于还是忍了下来。

此时他的脸庞距离沉如歌那张绝美的脸庞很近很近了。

而沉如歌的娇媚嘴唇已经张开着在喘着粗气吐气如兰就那样喷吐在了林福的脸上于是林福忍不住的一低头张开嘴唇就是吻在了那烈火红唇之上。

“唔唔.....嗯嗯嗯嗯.....”

沉如歌的呻吟之声响起婉转诱人。

啪啪啪啪.....林福的那根肉棒也不闲着更是卖力的在下面那两片唇瓣里进进出出。

此刻高贵火辣的沉如歌上面被林福占据下面也被填满而他粗狂豪迈的胸膛则是压迫在沉如歌胸前的两座饱满雪峰之上。

于是乎就见两只傲人雪球像是雪饼一样乳肉四散莹白剔透。

“啊啊啊啊.....”

两人彻底的交融在一起如胶似漆。

林福这个老人猛烈的抽插着沉如歌的娇嫩穴卖力无比。

也不知过了多久沉如歌的雪玉胴体有些瘫软起来面色绯红的她被林福拉起转了个身去跪在了那缓坡石头之上。

林福将沉如歌的纱衣裙摆撩起挂在腰臀之处就见在沉如歌的香臀之上挂着红色吊带那是红色的内裤此刻就萦绕在她雪白如玉的腰臀之上。

而就在左边丰满的臀肉之上有一根红色料是禁锢在上面那是林福先前拨开到一边的此刻呈现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更能激发人心中的欲火。

林福胯下一抬那粗大狰狞的肉棒啪的一下打在了沉如歌的丰满臀肉之上沉如歌虽是跪着的但是上身却是笔挺着。

她回过头来媚眼如丝“还不快放进来？”

林福嘿嘿一笑说道：“闺女我的大不大？”

“.....大！”

沉如歌饶有深意的说道：“大的要死还不快来让我欲仙欲死。”

“好嘞！”

林福苍老的脸上立时浮现笑容殷切无比下一刻他单手抓着自己粗大的肉棒向着那两片臀瓣之下的娇润玉壶里猛地一个冲刺。

“噢~~~”

啪啪啪啪！林福双手扶住沉如歌柳条般的蜂腰便是猛烈冲刺起来毫无征兆。

“嗯嗯嗯嗯.....啊啊啊啊啊.....”

沉如歌声调逐渐发生变化。

“啊啊！闺女干你我干你狠狠地干你！”

林福苍老的面庞变得狰狞咬牙切齿胯下猛烈的冲刺。

他青筋环绕的凶蛮肉棒不断地在沉如歌的玉穴里冲刺着而他的胯部也是与那两片丰润盈圆的臀瓣剧烈的撞击在一起好似打桩一般。

渐渐地那莹白的臀肉居然有些发红了起来可见这撞击有多么的剧烈。

而随着林福的撞击沉如歌的丰腴胴体也跟着在摆动她胸前那两只傲人乳球也晃荡着一波又一波的乳浪诱人眼球。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老人和一个风情妩媚的女人在水池之中两者一后一前春色难掩弥漫四周。

“啊啊啊啊！闺女来了我要来了！”

“来吧来吧福伯快些射进来~~~”
“射给你啊闺女我都射给你了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第十章

轰隆隆！瀑水声轰隆隆的响个不停。

下方的水池中间那满青苔的大石头边上有一处缓坡在缓坡之上有池水满上来。

池水清凉又极为的清澈此刻就在那水波荡漾的缓坡上有一双雪白剔透的玉腿跪在上面腿儿弯曲呈九十度裙衫湿润的被撩到那滑嫩纤细的蜂腰之上挂着。

沉如歌的香臀隆圆饱满两片臀瓣白皙滚圆又极致的紧致好似蜜桃一般雪肤上找不出一点的瑕疵来完美至极。

不过此刻就在那两片完美润白的臀瓣之中有一条狰狞庞大的大肉棒深陷其中正在不断细微抽搐似乎是在喷吐龙息络绎不绝。

两人都是跪在那块满青苔的石头边缘缓坡上只不过是一前一后。

沉如歌在前林福在后。

这个时候的沉如歌被林福从后面搂着腰肢两人的下体之处融合接触在一起形成一幅绝美的画面。

一位是儿媳是一位是公公这样的关系放在外界是绝对不会被容忍的。

更何况还是神剑宗若是此事被知道的话绝对会惊人眼球。

但此刻的两人仿佛就没注意这点交融在一起林福虽然老了但是身体粗壮非常的有力就算是一次次的冲击抽插都是磅礴有力。

再加上林福的那根肉棒本就巨大因此带给沉如歌的冲击可就不小了。

最后林福一个连番不断冲刺终于在沉如歌的完美玉壶里一泄如注让得沉如歌的雪白胴体在这个时候有片刻间的凝滞伫立不动。

“啊.....”

随着林福一声舒服愉悦的长吟他小心翼翼的把沉如歌放下令得沉如歌双手撑着石头而他则是身体微微后退那根狰狞粗大的肉棒从沉如歌的湿润玉壶里抽了出来。

林福的肉棒之上早已蜜汁遍但是依旧青筋缠绕显得狰狞至极也没有软化下去的迹象似乎还有想要再战一番的气势。

湿润的衣衫随意的挂在沉如歌的身上仿若没穿一般但是却给她增添诸多的风情魅力。

她绝美的面颊上红潮氤氲气息紊乱而在她的两腿之间似有白莹汁液流落出来荡人心魄。

呼.....呼呼.....林福大口的喘气胸膛剧烈起伏。

跪着的沉如歌转过身来正面对着林福她的两条修长美腿微微的交迭在一起她的脸颊润红眼媚如丝此刻更是勾人至极。

刚刚才一泄如注的林福瞬间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胯下的大肉棒瞬间涨硬起来一柱擎天。

这一幕自然被沉如歌给瞧见了她用动人魅惑的声音说道：“福伯年龄大了还硬的起来呢。”

林福嘿嘿一笑说道：“我这是天赋异禀从小就大刚才闺女你可享受？”

“还算可以。”

沉如歌澹澹的说道：“不过你这还想来我怕你撑不住。”

“闺女你可太小看我了！”

林福嘴角一咧说到：“别说是这第二次，就算是第三次第四次我也照样龙精虎猛。你不知道当初岱岩他娘天天跟我翻云弄雨，每每求饶都是赞叹我这根棒子厉害的很呢。”

林福的话里透露着一股自豪沉如歌鬼魅一笑说道：“是嘛那你确实很厉害呢。”

“那是当然！”

“可我们之间这事要是被岱岩知道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

林福当下便是语塞说不出话来了。

而沉如歌只是躺在那缓坡石台上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白皙如玉好似蛇儿一般的交缠在一起。

她的浑身上下无不像是一团火散发着一股独特的妩媚勾人魂魄。
她也不急果酱般嫣红的唇角挂着一抹笑只是这样平静的看着林福。
语塞的林福闭嘴了好一会儿忽然轻声一叹说道：“罢了罢了。”

就见林福胯下的那根肉棒居然有些微微软了下去。

虽然林福老了活力非凡年轻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在此刻他仿佛是想到了什么居然忍了下来。

林福往后退了两步与沉如歌拉开了距离。

沉如歌如青山般的黛眉微微一挑“真不来了？”

林福咬了咬牙重重道：“不来了！”

“好罢既然福伯你说不能来了那便不能来了。”

沉如歌将一袭湿了的大红袍卷在身上站起身来。

她的玉体曲线曼妙柔润玉腿高挑肤如凝脂湿了的黑发有着妩媚气息弥漫而出浑身上下散发着的妩媚气息让得下定了决心的林福有些动摇。

林福张了张嘴欲要再说什么沉如歌却是什么都不说了脚尖微微一点水面纵身离开了水池只留下林福一人站在水池里如一根老木。

夜晚。

月上树梢。

林福躺在水池边上那个光滑的石头平台上面跟前几天一样林福作为伤员好似动弹不了。

不远处一堆篝火明亮照亮了附近周围的黑色。

而沉如歌则是坐在篝火旁边玉手撑着半边脸颊一副在想事情的样子。

林福几次都小心翼翼的看了过去却又怕被发现又赶紧收回视线来。

篝火上炙烤着一只流淌着黄油的野鸡看起来极其的美味。

待到烤好了沉如歌的视线落到林福的身上她媚然一笑道：“福伯吃东西了。”

“我……我不饿。”

林福说道。

“好。”

沉如歌也不多劝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而沉如歌吃东西的姿态极为优雅就算是在这野外吃那烧烤的野鸡也依然极为的优雅。

这一幕落在了林福的眼中。

当他看到沉如歌将一根沾了油的食指放到朱唇里吮吸之时喉头不禁蠕动了一下。

不知不觉间林福想到了晌午时候与沉如歌在水池里颠鸾倒凤的画面尤其是她那紧致温润的蜜穴里的吸力让得林福回味起来绝妙无穷。

于是乎林福的视线又放到了沉如歌曼妙躯体之上。

无论何时再看依旧都是那么的美美的触目惊心。

尤其是沉如歌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媚意噬魂销骨惹得先前如佛般的林福在此时不由得又是欲火焚身裆部的那凶器在这时又是抬起头来。

月上中梢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渐渐偏移方向。

不过今夜似乎是特别难以过去仿佛度日如年一般。

林福不得不像往常那般侧躺着双腿弯曲向后弓起腰背像是虫子一样的卷缩起来。

不是林福非得要这样但是如果这样自己胯下那顶起来的大帐篷就会被儿媳看到。

若是看到了那得多尴尬。

明明白天的时候才说过再也不要做了自己也不能再做。

而自己此刻身体却有了这样的反应可不就是打脸吗？林福也算是属于老谋深算的那一类人不然何以在修行界有那么大的名号还能与大天魔宗的上任宗主巫老头齐名。

只是美色当前林福却是抵挡不住终究是破了功。

“儿媳啊儿媳为何你会那么美呢叫老夫对你做出如此这等不伦之事。”

林福心里想起了儿子来不免感到万分愧疚。

他对儿子从小就极为的严厉但儿子天赋不行后来林福的妻子因为意外去世在去世前曾请求他一定要照顾好儿子。

为了这个儿子林福几乎付出了所有的心血甚至还帮儿子物色了神女宫的二宫主为妻子这等美事不知是全天下多少男人所期望的却被天赋不显的林岱岩得到了。

老实说林福自认已经为儿子做了很多也希望这个儿子能如自己一样成为一代枭雄。

只是照现在的样子来看可能这个儿子一辈子都达不到了。

对于儿媳林福也曾与其有过瓜葛但那一次林福忍住了在那一次冲动之后林福便隐居到了藏剑山。

但是阴差阳错之下今日却是不仅与儿媳有了瓜葛还阴差阳错的有了夫妻之实这才是最让林福对儿子林岱岩感到愧疚的方。

正所谓朋友妻不可欺。

可是自己却欺辱了儿媳这等违背道德人伦的行为让林福的心里极为的愧疚。

林福的脑子里满是一团浆糊非常的乱虽然他的心里是万分愧疚但是却不知为何又是想到了白日在水池里与沉如歌交合的画面。

个中滋味犹如成仙。

忽然间林福的鼻子里有一股香味窜了进来令得思绪混乱的林福身体一僵身躯紧绷起来整个人四肢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卷缩起来抱的更紧了。

林福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怕自己再犯错第二方面则是有些怕沉如歌。

此时沉如歌也如往常那样躺在了石台之上林福并不知道她是什么姿势但仅仅是她身上弥漫而出的体香就足以让林福欲火澎湃了。

林福没有说话沉如歌也没有说话一直到了深夜两人都没有说话非常的寂静。

但是林福的耐心在这时终究没有沉如歌厉害。

如是做贼一般林福不由小心翼翼转过身去然后便看到了背对自己的沉如歌。

沉如歌是侧躺着的臻首枕在玉臂之上丰腴的娇躯前凸后翘曲线曼妙。

她背对着林福，那浑圆高隆的美臀恰好对准着林福的胯部，此时相距很近很近，而林福的胯部顶着大帐篷，那帐篷尖儿看似都要触碰到了两瓣丰润臀肉的沟谷里面去了。

黑丝如墨发香萦绕。

林福怔怔然的小腹里火焰升腾，脑袋里一片空白，唯有一股燥热难以抑制的冲动在鼓噪。

所谓的愧疚在这时荡然无存。

什么道德什么人伦都不过只是束缚自己的禁锢罢了。

已经尝过一次禁果的林福倏然想起那禁果的滋味食髓知味。

“儿子为父也不想着这样，可是你的妻子实在是太美了，为父.....”

“实在是忍不住啊！”

第十一章

欲前邪如魔。

泄后圣如佛。

若是说大半天的时光里林福极力的忍耐让自己如同的圣佛一般无欲无求。

可在他转过身看到如此这般耀眼火辣的沉如歌之后那种无欲无求的境界在瞬之间就被击溃了转而是有一股欲望奔腾出来令得林福想要做一番恶人。

可是正当林福想要私自对沉如歌的傲人酮体做出点什么来的时候背对着他的沉如歌却是在这时转过了身来。

这把做贼般的林福给吓了一大跳想要躲避装作无事发生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熟睡般的沉如歌居然睁开了眼睛。

刹那之间林福与沉如歌四目相对。

气氛陷入到了沈默之中。

风儿吹来是否夹带着冰凉也让人感受不到。

林福的脸庞距离沉如歌那张倾城绝美的脸庞很近沉如歌的脸庞妖艳而又妩媚那双美眸好似会说话一般烟视媚行。

还有那张红润娇艳的朱唇仿佛春天正盛开熟透了的樱桃鲜嫩多汁含苞待放让人欲要品尝。

“闺……闺女……”

林福颤颤发声底气不足。

两人面对面一人在上一人在下。

林福嘴里的热气都喷吐到了沉如歌的脸上。

但沉如歌没有半点的神色变化比起以往的娇媚诱人恣意洒脱沉如歌此刻很是平静仿佛是没有什么的感情。

“福伯我不想了。”

沉如歌冷冰冰的说道。

这话一出让得林福那抬起来正要有所动作的魔爪止住了就那样悬在那儿一时间竟然不知所措。

但林福却是不罢休忽的抓住沉如歌的一只玉手放到自己顶起来的裆部上面。

“闺女你摸摸看我这里已经好大了快撑不住了很难受你帮帮我可好。”

林福一脸急切哀求之色。

“我不想。”

但沉如歌还是冷冰冰的这三个字。

浑身火热的林福如是被浇了一盆凉水冷了个透彻。

“别逼我如果我不想谁也逼不了我包括福伯你也一样。”

沉如歌又道算是给林福下了她最后的通关文牒。

林福无奈也知道沉如歌的脾性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开了沉如歌的玉手然后从沉如歌的娇躯上下来平躺在了石台上面。

这一夜林福憋的很是难受比度日如年还要难受。

但沉如歌却是有意为之并没注意到这点居然又睡了过去陷入梦乡之中。

第二日一早当林福醒过来之时身边已经没了芳踪。

不过有前几次的打底林福知道沉如歌并没有悄然离去还会回来的。

果然过了不久之后沉如歌回来了又给林福带来了一枚九境妖丹。

林福服下那枚九境妖丹正准备炼化之时沉如歌忽然说道：“待你服下这枚妖丹之后伤口应该就能好了。”

林福一怔继而露出惊讶之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看到沉如歌一脸冰冷之色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但沉如歌却是继续说道：“您也别回藏剑山了跟我和岱岩一起回神剑宗吧宗门里很需要您。”

第十二章

来自军皇山的这位客人是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一头白发，气度不凡，单手背负在身后，气势如虹，至少超出了沈秋好几个境界，是军皇山的一位长老，姓晏，名为晏途。

沈秋让侍女给晏途看茶，双手抱拳的行了一礼，很客气地说道：“晏长老，我与您这算是第一次见面，以往都是素不相识，不知您专程来找我是……”

晏途抬手捋着灰色的长胡，呵呵一笑，说道：“沈秋公子，不必紧张，你母亲乃是神女宫的宫主，老夫不是怀揣恶意来的，只是单纯的想跟你聊聊。”

沈秋问道：“聊什么？”

晏途道：“是关于晚照的。”

沈秋眉头一挑：“秦晚照？”

其实沈秋心里早就有此预料了，毕竟秦晚照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本身是军皇山山主的女儿。

而眼前这位老者是军皇山长老，不是为了秦晚照又是为了什么？

一提到秦晚照，沈秋心里不禁浮现出那个英气勃发的女人。

沈秋不得不承认，秦晚照是一个很出色的天才，而且也非常的美丽，孤傲高冷，睥睨同辈。

虽然第一次见面文时秦晚照咄咄逼人，并且扬言不嫁给他，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婚约在的，除非沈

秋这一方解除婚约。

“晏长老来此，是想让我解除与秦晚照的婚约？”沈秋也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

晏途微微一怔，旋即点了点头，正色道：“沈秋公子真是聪慧过人，没错，老夫来此想争你说的就是这个，还请你解除与晚照的婚约。”

沈秋神色平静的说道：“这是我那位未来岳父的意思？”

晏途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道：“是老夫自己的意思。”

话音一落，沈秋当即便是很不客气的一笑。

这一笑带着些许的讥讽。

晏途如何听不出来，他眉头一皱，脸色一沈，说道：“沈秋公子，看你的样子，你似乎是不愿答应老夫的请求？”

沈秋针锋相对的说道：“不答应你又如何。”

本来面慈目善的晏途脸色变了，看起来更吓人，似是动了杀机。

沈秋心中承受巨大压力，额头上也有汗水渗出，因为晏途放出来的威压实在很强，但沈秋还是坚持着，没有因此而有任何的退缩。

若是退缩，那就真的怕了。

更何况自己身后还有神女宫，晏途敢伤自己，那就是他自己找死。

果然……

大约过去了一小会儿，那股慑人的威压收起，晏途站起身来，冷冷道：“年轻人，你配不上晚照，老夫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说罢，晏途转瞬即逝的消失在了沈秋眼前。

沈秋松了一口气，心绪也平复下来，此事他并拿怎么放在心上，接下来需要郑重对待的是去南丹郡。

因为沈秋想去见梵琉璃。

对于那个千娇百媚而又风情万种的黑衣女子，沈秋已经将其所有一切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之中，无法忘却和磨灭。

在接下来的时候，沈秋开始准备了。

他要只身前去南丹郡，但是在南虎城的事情需要安排下来。

因此沈秋去见了王大强，交代了一些事情，并且在离开南虎城的前几天，沈秋再次去了一趟熊力满的住处，他不想留下此人了。

但是在沈秋到了之后，却是人去楼空。

“居然跑了，运气蛮不错的。”沈秋冷冷一笑。

不过沈秋也并未太放在心上，能杀就杀，不能杀也无所谓。

终于在到了时间之后，沈秋便带上了一个包袱，准备离开，为他来送行的是涂犬和沉幼蝶。

“沈兄你放心，我一定会注意黑龙帮的，就算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涂犬铿锵有力地说道。

“多谢涂兄。”

沈秋看向了沉幼蝶，笑了笑：“三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

沉幼蝶心中感动，伸出玉手轻轻抚摸了沈秋的脸颊，为他整理了一下发丝，柔声道：“不用担心我，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一旁的涂犬在这时插嘴道：“沈兄你放心吧，你的三姨就是我的三姨，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三姨的。”

这话一出，沉幼蝶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略有尴尬。

但沈秋并未注意到，而是对涂犬抱拳道：“那就麻烦涂兄了！”

沉幼蝶看着真诚感激涂犬的沈秋，心中滋味很是复杂，这个小子，要是知道了自己与涂犬的那些事儿，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最好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

沈秋牵着一匹黑色骏马离开了唐府。

在沈秋离开的时候，自然是注意着黑龙帮，不被其所察觉。

黑龙帮没了那柳长青的庇护，不是沈秋的对手，没有触底反弹，反而沉寂了起来。

天盟分部在这里有三姨与涂犬看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沈秋心里如此想着。出了南虎城之外，沈秋便选定一个方向，小腿一拍马腹，策马而去，远离了南虎城。此次沈秋离开南虎城，是前往南丹郡。

他是为了赴约。

也是为了那位魔教圣女梵琉璃。

其实沈秋与梵琉璃的接触并不长，但是不知为何，自从她离开之后，始终都忘记不了，偶尔都会想起她。

梵琉璃一袭黑衣，妩媚娇艳，玲珑娇然，却又腹黑，实在是与很多女子不一样。

想到能够再次见到梵琉璃，沈秋心中不由得火热滚烫起来。

只是这一路的路途遥远，单单是骑马就需要好几个时日。

如今沈秋还不到七境，连自己的本命剑也没有，因此无法御剑飞行，只能选择这个笨办法了。

就这样，沈秋早间赶路，行了半日，到了一个小茶肆，歇了半个时辰，待得马儿休息好了，这才继续赶路。

只是到了晚上的时候，马儿也终于累了，沈秋不得不停下歇息，明日再继续赶路。

好在沈秋歇息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古庙。

这个古庙已经破落，杂草丛生，荒无人烟。

晚上的时候雷电轰鸣，山野之间传来孤魂怨鬼的哭叫，煞是渗人。

沈秋在满是蜘蛛网的庙里点了一团篝火，拿出干粮吃了起来。

在吃过之后，便打坐修炼了两个时辰。

夜已深了。

庙外还在下着倾盆大雨。

当当当！

忽然间敲门声响了起来，比那大雨还要响，并且落到了沈秋的耳朵里。

盘腿而坐的沈秋睁开眼，望向庙门，外面有一个身影。

沈秋神色平静的起了身，然后神色平静的走到了门口，拉开门。

当他拉开门的一瞬间，一股女人体香瞬间扑到了沈秋的鼻子里。

门外站着一个妇人。

妇人身着一袭翠绿的花色宫装长裙。

她体态曼妙，肌肤白润，丰腴动人，香肩处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而领口大开，雪白丰腻的胸乳便是露出了大半来。

而妇人的一张脸艳媚，双眸好似会说话一般，楚楚可怜，仿佛有一股柔情。

她高挽的黑发有些被打湿了，脸颊上也挂着淡淡的水珠，艳若桃李。

沈秋不由被吸引了过去，眼前一亮，但随即微微感觉有点冷。

这股冷，是从妇人身上传来的。

“公子。”

妇人微微弯腿，屈身向沈秋施了一礼：“奴家戚氏，路过此处，想来避雨一晚，不知公子可否行个方便。”

“这有何不可，夫人请进。”

沈秋身子一侧，给她让了一条道出来。

戚氏感激一笑，迈步走了进来。

戚氏扭腰摆臀的走入庙里，那高翘浑圆的美臀将裙子撑起紧绷，左右摇晃，看的血气方刚的沈秋小腹升腾起了火焰。

篝火旁，沈秋与戚氏相对而坐，他主动攀谈了几句，才得知戚氏的全名，戚升琼。

除了主动攀谈，沈秋也拿出了一块干粮递过去。

“多谢公子。”

戚升琼盈盈一笑，接过了这块干粮。

至此，两人便不再说话了，沈默下去。

可是不知为何，外面的大雨又是狂暴起来，雷电轰鸣，不时撕开夜幕，连这庙里一会儿又一会儿的照亮，显得阴森恐怖。

咚！！

庙门突然被人大力的一脚踢开。

一群人走了进来。

“妈的，屋漏偏逢连夜雨，这雨怎么这么大。”

“是啊，这么大的雨，连过路客都没有，都没法做生意了。”

“真他妈倒霉晦气。”

这群人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他们大多穿着粗鄙，相貌更是显得吓人，有的是独眼龙，有的缺胳膊少腿。

除却这些，他们的手里还有明晃晃的刀尖。

很显然，这是一群山匪。

沈秋眉头一皱。

那群人也看到了沈秋，一个个不再破口大骂了，先是一怔，接着都是笑了起来。

“哈哈，还愁没生意呢，这不来客人了吗。”

“运气真他妈的好！”

“卧槽大哥，快看，那个妇人奶子可真大。”

“女人啊！真他妈诱人，老子下面都硬了！”

一个个山匪都是兴奋起来。

他们看到戚升琼，就像是一群饿狼看到了一只纯洁迷路的羔羊，一个个都是惊为天人，干咽口水，被戚升琼给迷住了。

一个个山匪就好似恶狼般，刹那之间就盯上了风韵成熟的戚升琼。

戚升琼一袭翠绿的花色官装长裙，盈盈的坐在地上，两腿并拢在一边，有纱裙遮掩。

她温婉贤惠，眉宇间满是诱人的成熟风情，无论是那张动人柔情的脸庞，还是那傲人丰腴的娇美身躯，都足以刺激这群山匪了。

那些山匪完全忽略掉了沈秋，当他不存在，盯着戚升琼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大哥，这女人实在太够劲了！看看她的奶子，卧槽，真的好大啊，都快把衣服给撑开了。”

一个独眼龙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还有人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放在裤裆上，使劲的揉了起来。

山匪们一个个就像是久日没有进食的狼群，肆意的打量着戚升琼。

他们吞咽着口水，展露着自己的粗鲁，丝毫不在意戚升琼是如何想的。当然了，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如何。

在他们眼里戚升琼就只是一只纯洁待宰的小羔羊，而且是肥腻腻的那种。

一时之间，山匪们垂涎三尺，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了。

这一群山匪们的老大是个光头，兵器是一把上了环的大刀，被他扛在肩上，很是可怕。

光头一脸的凶神恶煞，完全忽略沈秋，只是看着戚升琼，另一只手捂着裆部，那里升起了一个大帐篷。

光头使劲的揉搓着，满脸红光。

“小娘子，不知道怎么称呼啊？”光头嘿嘿笑道。

戚升琼花容失色，悄悄地靠近了沈秋。

“妾身……戚升琼。”

“好名字啊，哈哈。”

光头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老子是这附近山头的大当家的，缺个压寨夫人，你想不想当啊？”

戚升琼连忙摇了摇头，颤巍巍的说道：“不……不想。”

她楚楚可怜，让人忍不住的想要捧在手里怜惜安慰。

可正因为她如此这般，在这些暴戾的山匪眼里，就越是想要蹂躏一番。

光头脸色顿时板了起来，“小娘子，你不给老子面子啊。”

戚升琼被吓到了，更加害怕，不由得躲到了沈秋的身后。

光头觉得沈秋碍眼，扛在肩头上的大刀一指沈秋。

“小白脸，给老子闪开！”

唰唰唰！

一众山匪都是齐齐地看向沈秋。

在他们眼里，沈秋确实就是个小白脸，随便一个人出手就能捏死。

坐在火堆前的沈秋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面前一众凶神恶煞的山匪，淡淡道：“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马上从这里滚出去，否则你们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人知道。”

“你个小白脸，口出狂言，今天老子就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痛不欲生的滋味！”

一个独眼龙剩下的那只眼睛里爆射出寒芒。

刹那之间，一把大刀劈砍向了沈秋。

“找死！”

沈秋眼中寒芒一闪，杀机涌现。

半柱香的时间之后，沈秋提刀走到光头面前。

光头躺在地上，满脸血水，看到沈秋走来，他瞪大眼睛满是恐惧，哆嗦着求饶：“不要杀我.....不要.....不要杀我啊.....”

噗！

沈秋一刀斩了光头的头颅。

对于这种打家却舍的恶人，沈秋向来都是不留情，毫不手软。

满地尸体。

绿衣美妇戚升琼跪坐在原地，看着折身走过来的沈秋，忙道：“谢谢公子。”

沈秋瞥了她一眼，道：“时候不早了，夫久早点歇息。”

这一夜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

只不过庙外依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偶尔还有电闪雷鸣。

第二日一早，沈秋便准备好了行礼，牵上那匹白马，离开了这个破落的旧庙。

但是过了没多久，沈秋却发现戚升琼跟在后面。

起初时沈秋并没有去理会她。

但是戚升琼却跟了他一路。

过了一个茶肆，又到了一座城里。

当沈秋人住到古松城的一座客栈之时，那戚升琼又来了。

她所过之处，仿佛隐形一般，没有人能够看到她。

戚升琼来到了客房里，收起了一把黑色的油纸伞。

这一路上戚升琼都是拿着这把黑色油纸伞，撑开着，仿佛有些惧怕阳光。

“公子。”

戚升琼微微屈身，向沈秋行了一礼。

“你为何一路跟着我？”沈秋问道。

“妾身.....妾身想跟随公子。”

沈秋看着她，沈默片剂，道：“你一个孤魂野鬼，跟着我，合适吗？”

孤魂野鬼！

戚升琼的面色微微一变，苦笑道：“原来公子早已看出妾身的真形了。”

沈秋道：“荒郊野外，你一个女人出现在那种地方，自然很不寻常。再者就是你一路上拿着油纸伞遮着阳光，要说我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太笨了。”

“那公子.....”

“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沈秋轻轻一叹。

十年前。

破旧古庙还是人烟鼎沸，来求佛上香的人很多。

这一日戚升琼带着与相公一起来到庙里。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持。

主持名曰‘无松’。

“欢迎两位客人的到来，诚心恳求，烧香拜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无松慈眉善目的接待了戚升琼与她的相公。

两人也真诚的上了香，求了佛。

但在临去之前，那无松忽然叫住两人，“两位，你们是来求子的，老衲精通占卜，不如你们来占卜一卦？”

夫妻俩小声商议了一下，尤其是相公求子心切，于是戚升琼微微屈身行了一礼道：“那就麻烦无松大师了。”

于是无松给戚升琼占卜了一卦。

这一卦之后，无松皱起眉头，脸色愈发凝重。

“大师，可是出什么问题了？”戚升琼有点着急的询问道。

“佛日不可说，你们两位还是走吧，只不过近段时日小心一些。”无松道。

可是他越这么说，夫妻俩就越不能走了。

“好吧好吧，这样吧，今夜老衲再给夫人你占卜一卦，希望能解除这个灾难。”无松道。

月上中梢。

无松来到了夫妻俩的房中。

“夫人，还请宽衣。”无松来的第一句便是这个。

夫妻俩瞬间大惊。

戚升琼的相公大怒，“什么高僧，不过尔尔！夫人，我们走！”

“来了还想走？”无松那慈眉善目的笑容不再，继而换上了一层阴冷，面容青色，吓人可怖。

无松欺身上前，一把抓住戚升琼相公的头颅，竟然直接就给捏爆了。

善僧成了恶僧。

戚升琼一个弱女子惊怕不已，一心逃命。

但是太晚了。

“夫人啊夫人，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老衲心中便是火热，恨不得把你压在身下，狠狠操弄一番，今夜可算是得偿所愿了。”

无松笑容阴恻恻的，可怖至极：“别怕，老衲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

无松撕扯开了戚升琼的衣裳，露出了那丰腴雪白的动人胴体。

傲人双峰，纤细腰肢，丰润香臀，修长玉腿，完美无瑕，刺激的无松成了真正的恶鬼。

那一夜戚升琼凄厉尖叫，却无人来救。

那一夜，她被无松折磨了一晚。

犹若在地狱里徘徊，始终上不了岸

戚升琼被囚禁在了庙里。

白日里无松是慈眉善目的老僧，晚间无松便是脸色大变，凶神恶煞，将戚升琼当成了泄欲工具，不知疲倦，狠狠地折磨着戚升琼。

终有一日，戚升琼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摔碎茶杯，割腕自尽了，结束这等痛苦。

不过让戚升琼未曾想到的是，她并没有坠入地狱，而是怨气不散，成了厉鬼。

在无松如往常一样来到屋里的时候，戚升琼假意与他巫山云雨。

在半途之时，戚升琼突然凶神恶煞，一把折断了无松的命根。

有多少仇恨戾气，戚升琼就有多恨的将那些发泄在无松的身上。

不止是无松，连带着那个古庙的其他僧人，都被她杀光了。

起初戚升琼是不想的。

但是她偶然得知，那些僧人也是知道这件事的，并且也有参与过类似的这种事情。

戚升琼屠了那个庙宇，便不再离开，一直停留在那里。

在这十年里，戚升琼遇到的多是好色之徒，有的放过了，有的她都杀了。

直到她遇到了沈秋。

听着戚升琼的故事，沈秋有些默然。

大千世界，各种奇闻妙事数不胜数，但是也有见不得光的事情，始终坠于黑暗之中，无人发现。

戚升琼的这种事，不过是冰山一角。

无人帮她伸冤，于是她便只能自己疯狂了。

沈秋道：“夫人，抱歉。”

戚升琼微微一笑，道：“这有什么可抱歉的，公子是好人，以后妾身想跟随在公子的身边，还请公子答应。”

沈秋道：“只要夫人不嫌弃就好。”

戚升琼媚然一笑，让得沈秋心头一阵荡漾。

果然是勾人蚀骨。

接下来的日子，戚升琼便跟随在沈秋身边了。

在路上的时候，沈秋牵马，戚升琼坐在马背之上，向着南丹郡而去。

而戚升琼也会照顾沈秋的起居饮食，很是贤惠，伺候的沈秋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渐渐地，沈秋也享受其中了。

只是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在这天的时候，沈秋却是遇到了一行几人。

那一行几人为首的正有自己的未婚妻……秦晚照。

秦晚照跨坐在一匹红马之上。

她手牵马缰，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似是居高临下的看着沈秋。

许久未见，再见到这位未婚妻，又给了沈秋一股惊艳之感。

只见秦晚照的黑发用发带绑了起来，五官英气俊美，口含朱丹，一张俏脸煞是美丽，隐有淡淡的妩媚之色浮现出来。

她身穿一袭红色劲装，虽然是坐在马背上的，但是高挑的身材仍然展露无疑。

尤其是那傲众的胸围，虽然是被包裹着的，但是高耸挺立，行迹明显，凸出有致。

而下面在马背两侧的玉腿，在紫色紧身裤的包裹下，两条玉腿修长滚圆，还有着一股肉感。

马背上的秦晚照英姿飒爽，有着一股傲人的气质。

她看着沈秋，嘴角一扬，毫不掩饰的冷哼一声。

忽而看到了撑着油纸伞的戚升琼，美眸里顿时阴沈了下去。

戚升琼身上的鬼气难以掩饰，无法收敛起来，只要是修行者，基本上都能看得出来，并且感受得到。

“好一只冤魂厉鬼！”

在秦晚照的身侧，一个英俊男子冷厉的说道：“师妹，我等乃正义之士，除魔卫道是我们的本分，这只女厉鬼是你来杀，还是我来杀？”

秦晚照不理他，而是看着沈秋，说道：“沈秋，再怎么说你也是神女宫的少主，这样公然带着一只厉鬼四处露面，不好吧？”

沈秋淡淡道：“好不好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来操心。”

“你！”

秦晚照斥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沈秋神色冷漠，没有回应秦晚照，牵着白马，向前而去。

这头秦晚照看着前方行去的沈秋，娥眉皱起，丹唇轻咬，恨不得立即动手。

“师妹，不必动怒，这种人良言难劝，我们跟上去，寻个机会，杀了那只女厉鬼便是。”在她身旁的英俊男子笑着道。

“好，就依鸿祯师兄所言。”

秦晚照道：“不过，还是不要伤了那个沈秋，虽然我不喜欢他这个未婚夫，但要是伤了他，神女宫怪罪下来，你担待不起。”

晏鸿祯笑道：“多谢师妹关心，师兄我知道分寸的。”

虽是笑着，晏鸿祯看向前方的沈秋，眼神却是冷厉。

“哼，就凭你也配当晚照的未婚夫？晚照可是我晏鸿祯的！”

……

“公子，妾身错了。”

马背上的戚升琼忽然柔声歉意的说道。

沈秋笑道：“你何错之有？”

戚升琼道：“若不是因为妾身，也不会给公子你带来麻烦，妾身……”

“好了，不用自责。”

沈秋打断了她，说道：“不用担心那个女人，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你。”

戚升琼突然不言语了，沈默了下来。

沈秋觉得有异，回过头来，看到戚升琼那双勾人的眸子里竟然隐有泪光。

“夫人，你怎么哭了？”

“除了相公之外，公子是第二个如此关心我的男人。”戚升琼深情的望着沈秋。
沈秋微微一怔，旋即笑了起来，不再说了。

男人！

想拿到自己终于在他人眼里是个男人了。

一直以来沈秋都想快些长大，第一次，沈秋感到莫名的自豪。

对于自己和戚升琼之间的关系，沈秋也觉得拉进了许多。

夜晚来临。

沈秋生了一团火，火堆上挂着一个小锅，里面煮着肉汤。

戚升琼照料着，她很贤惠，这些也都非常熟稔。

“公子，喝汤。”

戚升琼用碗乘着端给沈秋。

在沈秋要接过的时候，戚升琼突然想到什么，又收了回去，拿到嘴边吹了几口，这才递给沈秋。

沈秋心里感到温暖，接了过去，一饮而尽。

远处，还有一团火升腾着。

秦晚照身为修士，而且已经半步七境，自然将这一幕收到了眼底。

虽然秦晚照不承认这个未婚夫，但是看到这样一幕，心头自然是很不爽。

“师妹，这是师兄我特意为你烤制的，你尝尝。”晏鸿祯递来一块烤肉。

“多谢师兄。”

秦晚照接了过来。

晏鸿祯也看了一眼不远处，小声说道：“师妹，师见有事想要与你相商，不知你.....”

“有时间。”

晏鸿祯顿时一阵惊喜

两人离开了此处。

到了一处偏僻之地，这里是一片树林，幽深茂密。

刚刚停下步子，晏鸿祯队后面看着身材高挑修长的秦晚照，只觉得小腹欲火升腾，再也按捺不住，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将其一把抱住。

晏鸿祯急不可耐，始一从后面抱住秦晚照，胯下便是炙热如火，挺立如柱，凶器撑起了裤裆，一下顶在了秦晚照那丰润挺翘的香臀之上。

准确的说，应该是顶到了那两片丰盈臀肉的中间。

虽未直接陷入进去，但是那种难以言喻的紧致弹性，便让晏鸿祯迷失了心智，心中直呼爽快。

“呃.....”

秦晚照一声轻吟，有些措手不及。

她本想一把推开晏鸿祯的，可是不知为何，一想到先前沈秋与戚升琼在一起时的那画面，她心中便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像是赌气一般，秦晚照没有推开晏鸿祯，反倒是任由他肆意在自己身上作乱。

而且晏鸿祯这般的急切，尤其是下面那凶器在胡乱的顶来顶去，热血方刚，引得秦晚照也同样有了反应，心潮涌来，面颊润红，娇媚欲滴。

“噢.....鸿祯师兄你.....你别急.....”秦晚照柔声细细，口吐灼热之气。

“晚照师妹，师见不得不急啊，你不知道，师兄这一路上都只能看着你，想着你，如今师兄真的快忍不住了，你来摸摸，师见这根东西多大了。”

晏鸿祯说着，一把抓位秦晚照的皓腕，把她的玉手拉了过来，放在自己那硕大的凶器之上。

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

好大好硬，就跟铁柱一般。

秦晚照面颊飞霞，断断续续的说道：“师兄你.....你这铁棒.....好.....好大好硬啊.....”

“是啊，还请师妹你帮我解解馋吧。”

晏鸿祯说着，连忙把裤子脱下，又把秦晚照的玉手抓了过来，放在了自己的硕大凶器上面。

晏鸿祯急不可耐，一把脱掉了自己的裤子，露出了自己的凶器。

不仅如此，晏鸿祯还非常粗鲁疯狂的把秦晚照的玉手拉了过来，就那么放在自己的凶器之上。

那几根剥葱般的冰凉玉指稍一碰撞，晏鸿祯顿时感觉到有万千电流袭来，让他的身体禁不住的打了一个颤，实在是好舒服的感觉。

若是换做以往，晏鸿祯这么做的话，不得到秦晚照的同意，秦晚照肯定早就暴怒生气了，而晏鸿祯也不敢再有什么动作。

只因为秦晚照是山主的女儿，除非晏鸿祯是不要命了还差不多。

但在今夜此刻，晏鸿祯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因为晏鸿祯看了出来。

虽然秦晚照表面上对沈秋满不在乎。

但是，那毕竟是她的未婚夫。

以晏鸿祯对她的了解，在她看到沈秋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之时，她必定会很不满。

女人在生气之时，往往比男人更加的不理性。

在这一刻心房也会松懈的更快。

此刻的秦晚照可不就是如此。

而晏鸿祯此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虽然在那些师弟师妹的面前，他英俊潇洒，气度不凡，善良和蔼。

实际上晏鸿祯心思如深渊，城府很深，一下就看出了秦晚照心静不稳，在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些冲动和技巧，便能彻底打开她的心房。

终于能够一亲芳泽了，还是在这野外，晏鸿祯的心里莫名兴奋。

秦晚照的柔荑握住了晏鸿祯那火热的兵器，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滚烫，有些烫手。

而让她惊讶的是，晏鸿祯的这凶器也实在太大了，就那么一握，跟一根圆木棍子似的。

秦晚照也不是青涩少女，一些春宫图和香艳故事话本她也看过，知道自己握住的是男人的那东西，想不到充血涨硬之后会那么大。

初次握住，她的道心便掀起滔天巨浪，翻腾不息。

“嗯……师兄……”秦晚照闭着眼，轻吟出声。

“师妹，快帮师兄我揉揉。”晏鸿祯急切道。

“哦……哦……”

秦晚照答应下来，握住粗大肉棒的那玉手缓缓撻动起来。

只是秦晚照在这方面却是头次，没有经验，这般揉弄起来，有些青涩了。

不过，即使如此，晏鸿祯的心理上得到巨大满足，下面的那活儿更加充血。

下一刻晏鸿祯便是忍不住了，胯部向前一顶，便是又顶在了秦晚照那丰盈挺翘的香臀之上。

接着晏鸿祯胯部左右上下的摇晃，不断摩擦，以此来收获刺激和快感。

不仅如此，晏鸿祯的一双手也不客气，已经到了秦晚照胸前那傲人的双峰之上，双手各自握秦晚照胸前左右的每座玉峰，隔着那紧身衣用力一抓。

“啊……”

秦晚照不由得惊呼出声。

那傲人的丰胸被晏鸿祯的两只魔爪弄得变形。

晏鸿祯没有怜香惜玉之意，秦晚照一时陷于其中，也不曾想晏鸿祯是否是自己需要的那个人，任由他的双爪在自己的娇躯胴体之上施为，并且为非作歹。

“呃呃……嗯啊……”

晏鸿祯的胯部已经开始向前耸动起来，在秦晚照的后面不断地耸动，好似抽插打桩一般。

秦晚照霞飞双颊，醉眼朦胧，嘴里不断喘着粗气。

忽然间，秦晚照只觉得腰部一凉，神色微变：“鸿祯师兄！”

但晏鸿祯置若罔闻，手里用力，把她腰上那紧身裤向下一拉。

刹那之间，秦晚照只觉得下面一凉，羞的她禁不住的闭上眼睛，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可是又不知为何，自己的内心在这时却是也有几分火热和期待。

黑夜之中，盈月之下。

秦晚照那高隆翘挺的香臀完全的暴露在了空气之中，肌肤雪白，吹弹可破，两片臀瓣是说不出的酥白娇嫩。

不过就在这两片莹白的臀瓣之上，却也有一条红色的内裤挂在上。

那红色内裤上绣着花纹装饰，就这般与她的翘臀贴合着，有一种别样的诱惑。

晏鸿祯低头一看，英俊的面庞便是扭曲起来，以往的风流潇洒早已抛之脑后，换上的是瞪着眼的激动。

看到了！

总算是看到了！

想不到晚照师妹的香臀竟是如此好看，雪白酥嫩，仿佛还有着几分方向的味道呢。

晏鸿祯一手扶住秦晚照的纤细腰肢，手掌握住她胸前的一座雪峰。

而另一只手放了下来，便是落到了秦晚照的高隆香臀之上，“啪”的一声顿时传出。

没错，晏鸿祯是拍下去的。

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

而这一声落到秦晚照的耳朵里，让本就不大适应的她更是心儿一颤。

“鸿祯师兄，你……你……”

“呵呵，晚照师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你轻点！”

“既然师妹开口了，那师兄我便轻点，不过……”晏鸿祯的脸上满是玩味之色。

“不过什么？”秦晚照忍不住问道。

“晚照师妹你这香臀实在太过诱人了，师兄怕是忍耐不住啊。”

秦晚照沉默了会儿，红着脸，有些小声道：“反正你……你尽量轻点就是了，我……我是第一次呢。”

晏鸿祯哈哈一笑。

“师兄你笑什么！”

“我笑师妹你真可爱。”

晏鸿祯的嘴唇凑到秦晚照耳边，吐着热气说道：“师兄想要立刻疼爱师妹你了呢。”

“嗯……嗯嗯……”

秦晚照勉强答应。

就在她刚刚答应，忽然间，她感觉到自己臀上那最后唯一的红色内裤也没了，薄凉一片，凉风吹来，两条修长浑圆的白皙玉腿在这时不禁微微的并拢。

但也就在这时，秦晚照忽的感觉到一根滚烫火热的肉棒凑了上来，顶在了自己的臀缝之中。

“噢……”

秦晚照脸颊更红，娇艳欲滴，忍不住的动情娇吟。

此时不像方才了，有衣衫裤子可以阻隔。

风流英俊的晏鸿祯满面涨红，胯下的粗大肉棒好似一条白龙般的放在那两片高隆的山峦之间，散发着腾腾热气以及滚烫，如同岩浆般的灼烧着秦晚照的白嫩肌肤。

秦晚照是第一次才做这个，她哪里是晏鸿祯的对手，而且被如此的滚烫灼烧，秦晚照的心里滋味自然是难以言喻。

忽然，晏鸿祯的胯下微微的耸动了起来，肌肤摩擦，顿时令得秦晚照的娇躯不由得紧绷起来。

晏鸿祯的速度也不快，很缓慢，但就是这样的细微摩擦，带给秦晚照的感受酥痒难耐，好似在撩拨着她的心扉。

如此往复，没过多久她如玉般的肌肤便是有点娇红起来，娇艳欲滴。

整个人也眼眸如丝，樱唇张开，诱人无比。

……

“嘿嘿……”

英俊风流的晏鸿祯脸上有着一股狞笑。

但他是在秦晚照的后面，因此秦晚照是看不到的。

如果能看到的话，是可以看到晏鸿祯那张英俊脸庞上的狞笑，还带着一抹得意。

如何能不得意？

终于可以尝到这位军皇山少山主的滋味了，对于从小就入了门的晏鸿祯来说，能进入秦晚照的身体，那就是一种征服。

晏鸿祯虽然英俊，但是下面那条硕大的肉棒却是显得有些过于狰狞了，青筋爆线，热气腾腾的在秦晚照白嫩酥红的浑圆翘臀上不断地摩擦。

如此相互摩擦，给予两人的快感和刺激都是非常强盛的。

晏鸿祯硕大狰狞的肉棒不断充血，胀大到了顶点。

他从后面像是树懒一样趴在秦晚照的后身之上，一手扶在秦晚照高隆的胸前，另一只手则是到了秦晚照的美臀之上，用手指勾住了那条红色鲜艳的内裤。

趁着秦晚照一个不注意，晏鸿祯一下把那条红色内裤给扯了下来，挂在了秦晚照白皙浑圆的大腿根上。

那里最后的一抹寸缕被扯下，蓬门毕露无遗，令得迷醉中的秦晚照不由得惊呼一声。

惊呼之时，秦晚照的两条修长玉腿下意识的闭拢。

“师妹不要紧张。”

耳畔传来晏鸿祯温柔安慰的声音。

秦晚照面颊红霞，眼媚如丝，轻声的说道：“师兄，我们还是别.....”

“怎能如此！晚照师妹，师兄我都已经坚硬如铁了，你若再不答应我，我这根东西就爆炸了，修为大退，心境不稳，那时候受到重伤，师妹你说这怎么办？”

晏鸿祯有些生气的说道。

听到晏鸿祯这么说，秦晚照的心里生出几分怯意，刚想再说点什么，忽然察觉到自己的两条美腿被师兄的大手给掰开了。

紧接着一根火热滚烫的肉棒就是凑了上来。

如是烈火灼烧，秦晚照芳心慌乱，娇躯在这时紧绷起来。

“师兄！”秦晚照低呼出声。

“师妹，不要怕。”晏鸿祯在她耳边吐着热气，极其温柔地说道：“师兄我为一定会很温柔的，虽然一开始会有点痛，但是很快就会快乐起来的。”

“嗯.....好.....好吧。”

秦晚照细若蚊声的勉强答应。

而就在她话语刚刚落下，那根火热滚烫的肉棒顶端，在这时开始探入了她的蓬门玉虚之中。

由于是第一次，秦晚照以前也未曾经历过房事，因此她那下面一片粉红娇嫩，再加上晏鸿祯先前一番熟练的挑逗，玉濯连连。

“嗯.....呃.....”

粗大龟头始一挤进去，让两片粉嫩的唇瓣分开，秦晚照便皱着眉头轻吟出声。

实在是好大啊！

就跟一下填满了似的，师兄的那东西也太大了，快要撑破了一般。

“师兄.....轻.....轻点.....破.....破了.....”秦晚照连忙求饶。

这次晏鸿祯却是不答，而是一手扶着她的纤细腰肢，一手握在她的臀腰结合之处，以此扶着她的娇娇玉体。

而晏鸿祯的下面也不停止，继续向前，只不过很是缓慢罢了。

如此向前，慢慢的，那硕大滚烫的棍身更是逐渐塞满了秦晚照的里面，令得秦晚照再也反抗不得，只能咬起了银牙，以此来承受这种痛苦。

嗯？

就在这时，晏鸿祯忽然停下了。

因为，他的凶器前端触碰到了一层薄膜。

处女？！

晏鸿祯大惊不已，他本以为秦晚照可能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早该被别人夺了身子才是。

可是，让晏鸿祯想不到的是，不仅没有，反而是处子之身。

刹那之间，晏鸿祯的心中振奋不已！

哈哈，好，太好了！

晏鸿祯的眼睛里忽然充血了一般，变得血红，也变得有些妖异。

下一刻，他趁着秦晚照还沉浸在其中，胯部猛地用力向前一顶。

嗤！

晏鸿祯用暴力一下穿透了秦晚照的处子薄膜。

“啊！！！”

与此同时。

秦晚照也终于经受不住那种痛苦，发出尖叫之声。

但好在晏鸿祯早有准备，在四周施展了一层结界，不然声音太大，把人引来可就不好了。

尤其是那个沈秋，晏鸿祯对他的感觉很不好，更何况他还是秦晚照的未婚夫。

.....

篝火前。

沈秋已经吃好了东西，盘腿而坐。

戚升琼则是坐在她的身后，伸出一双洁白的玉手为他捏肩捶背，很是享受舒服。

不远处几个跟随秦晚照来的军皇山弟子们，都是看的羡慕不已。

可他们也自知不是沈秋的实力，只能偷瞄戚升琼几眼，过过眼瘾就很不错了。

“公子，那位姑娘看起来和你应该有很关系吧？”戚升琼装作不经意的问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沈秋没隐瞒她。

“未婚妻？”

戚升琼微微惊讶了一下，说道：“抱歉，公子，是我问的太多了。”

沈秋道：“没什么的，我和她之间并没什么感情。”

戚升琼这才放下心来，继续给沈秋揉肩捶背。

.....

小树林里。

夜色下。

“啪啪啪啪啪.....”

肉体撞击的声音在不断地作响，非常的猛烈刺激。

一棵树下，有两个身影前后在一起，正在激烈的冲动着。

秦晚照在前，黑发散乱，双颊绯红，娇艳欲滴的樱唇里仿佛有晶莹汁液流淌出来。

她的四肢瘫软，已经是有些无力了，但是整个高挑的娇躯还在不断被撞击着抖动。

一开始下面那里被冲刺破了，很痛，但在晏鸿祯不管不顾的冲击之下，竟然莫名的舒服了起来。

秦晚照的上身向下弯曲着，曲线窈窕，高翘浑圆的美臀白皙无暇，被晏鸿祯的胯部剧烈的撞击。

而就在那两瓣丰润高隆的臀肉里面，晏鸿祯那狰狞粗大的肉棒在前后进出着，源源不断。

不久之后那两片白皙臀肉就变得通红了起来。

太紧了！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水！

此时的晏鸿祯感觉洪福齐天。

他的那根肉棒被秦晚照的紧致玉穴包裹着，没过多久就到了蓬勃喷发的境地。

虽是处子，没那么多的风韵熟媚，可是那种娇涩的紧致，让得晏鸿祯无比奋力。

“来了来了.....师妹.....师兄要射了.....”

“别.....别射里面.....拔出去.....”

“啊啊.....”

晏鸿祯最后一个猛烈的冲击，终于到了最刺激的顶端，他猛然把粗大的肉棒拔了出来，单手握
着，对着秦晚照的后身就开始爆射起来。

.....

在通往南丹郡的官道边上。

有两堆篝火。

一堆是沈秋那边生起来的，另一边是跟随秦晚照的那边弟子生起来的。

秦晚照和晏鸿祯去商量事情了，但是在那几名弟子看来，实在是太久了，这都已经过去快半柱香的时间了。

但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异议，只是心中存疑。

终于，秦晚照和晏鸿祯回来了。

两人与离开之时并没有什么变化之处，似乎也看不出什么来。

可是，秦晚照虽然掩饰的再好，在行走之时，走起路来也是有轻微的颠簸。

而且她的娥眉也会跟着微微的皱起，稍纵即逝，如果不仔细，很难察觉。

不仅如此，在她的额头上还有淡淡细密的汗珠，虽然已经擦拭了，可又渗了出来，恐怕要许久才会恢复。

晏鸿祯看着小心翼翼的秦晚照，心中极有成就感。

平日里秦晚照是何等的霸道，不知有多少人怕她，就因为她是山主的女儿，也是少山主。

可现在呢，却还不是被自己破了身子，还拿到了处子之血。

一头暴力的胭脂虎被自己给骑了！

无论如何，说起来自然是让晏鸿祯心头满意。

而且晏鸿祯瞥了一眼不远处的沈秋，再想到秦晚照是他的未婚妻，那种自豪感竟然又是浓郁了许多。

那头。

沈秋也看到了与晏鸿祯一起出来的秦晚照。

虽然他表面上不在意，但是谁又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计算过时间，两人进去至少有半柱香的时间。

加上沈秋的修为有所进步，已经不是从前可比，因此观察力更深邃了几分。

进去之时与出来之时的秦晚照有何区别，沈秋也是注意到了一二。

不过沈秋还是没法把她与晏鸿祯往那方面想，只当他们可能是去修炼了。

但相比于沈秋，作为过来人的戚升琼却是一眼就看出了秦晚照的不对劲。

“就这么把处子之身轻易的交给了别的男人，当真够傻的。”

戚升琼心里默道。

她瞥到了沈秋的脸色，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有告诉沈秋。

这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日清晨的时候，沈秋和戚升琼继续上路。

跨坐在马背上的戚升琼手握一把油纸伞，缕缕阳光，让她风情诱惑更加媚人

犹如江南水乡那般的媚骨柔情，沈秋牵马，戚升琼撑伞，好一副泼墨画。

沈秋一袭白衣，经过历练，已经有了几分真正的男人气质。

哒哒哒.....

忽然，身后传来快些的马蹄声。

“沈秋公子。”

晏鸿祯的声音传来。

沈秋扭头，便看到了骑在马背上过来的晏鸿祯。

“有事？”

“是这样的，看样子沈秋公子也是去南丹郡的，不知是不是为了仙人墓去的？”

“仙人墓？”

沈秋对此还真是一窍二白。

晏鸿祯笑道：“既然沈秋公子不知，反正这一路还长，不如我来跟你说说？”

看着热情的晏鸿祯，沈秋对他的观感也好了几分，点了点头道：“麻烦你了。”

所谓的仙人墓，顾名思义，自然是仙人仙逝之后的墓府。

当然，是否真是仙人仙逝后的住处，还有待争议，毕竟传说记载之中，并没有谁真的见过仙人，是何模样，也无人知晓。

但是能被称为仙人墓，自然有它的不凡之处。

其中的奥妙之处，难以言喻。

在南域曾经出现过一座仙人墓，有人闯了进去，得到里面的一件东西，蹿升的成了一方枭雄。

因此，有一座仙人墓在南丹郡出现，绝对会引起巨大的波动与关注。

“居然是仙人墓，如果是这样的话，娘亲和二姨她们肯定也会去吧。”沈秋立刻想到了这一点。

也难怪梵琉璃会说在南丹郡相聚，原来是因为这个。

沈秋拱了拱手，道：“多谢指点。”

晏鸿祯笑道：“无妨，我晏鸿祯想与沈公子交个朋友，不知可行？”

沈秋道：“随缘吧。”

既不否认也不肯定。

晏鸿祯笑笑，也没再多说什么，策马回到了秦晚照那边去。

“公子，妾身觉得此人不像是好人，您小心一些。”戚升琼道。

她忘不了刚才晏鸿祯在离去之时，偶然间瞥了自己一眼，那目光如刀，分明是如狼一般。

两拨人，就这样井水不犯河水的向着南丹郡而去。

这一路上，沈秋他们又遇到了其他人。

这些人大多都是出自各大门派，还有一些散修。

一开始他们有的心有邪念，似乎想做出什么来。

而晏鸿祯则是直接朗声报出了山头名号来。

“我们是军皇山之人，若想找死的，尽管来！”

军皇山，在东城可是真正的大宗门，威名强盛，很少有人敢于招惹。

因此那些宵小邪祟都是纷纷避开，收起了邪念，不敢过来招惹。

于是乎如此这般，终于到了南丹郡的境域之中。

想着戚升琼身上的鬼气实在无法收敛，想了想，沈秋炼制了一种符纸，贴在了她的胸口之上，不让鬼气泄露出去，别人也不能轻易的查看出来。

如此这般，沈秋想着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天盟在此处的负责人碰面，第一时间弄清楚状况。

.....

在通往南丹郡的另一官道之上，一行商队正在前来。

这一行商队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有几辆马车，贩卖的似乎是一些铁器之类的。

而保护商队的是镖行人员，个个都是人高马大，龙精虎猛，看起来不好惹。

在中间的一辆马车之中。

有两人坐在里面。

一个是面白的少年，若是不仔细观看，还真以为他是女子。

面若桃腮，丹凤眼，看起来竟然比一般女子还要漂亮。

不过，在他身旁的那个女子不遑多让。

这个女子一头如瀑得黑发，身着一袭紫色劲装，领口虽然不曾有一丝分开，但是其饱满高耸的胸脯将衣服高高的撑起，曲线高隆。

腰肢纤细，一览无余，好似柔弱无骨一般。

她的两条美腿则是修长结实，或许是因为炼体的缘故，那两条美腿不是一般的高挑修长，而且还紧实有力，仿佛充满了劲道。

一把带鞘的剑横在她的丰满大腿之上。

她英气勃发，飒爽英姿，不比男子弱上半分。

“嘿嘿.....”

那白脸少年忽然一手放在了英气女子的浑圆大腿之上。

英气女子面色微微一变，似乎有惊讶，但是终究没有任何的闪避，任由少年占着便宜。

白脸少年的手也很白，却也很不安分，隔着那薄薄紧致的裤子揉捏着英气女子的浑圆大腿，就见那大腿肉在他的手里慢慢的变形。

白脸少年并不怎么用力，英气女子却是面颊绯红，贝齿轻轻的咬着嘴唇，整个高挑的躯体紧绷起来。

慢慢的，白脸少年的手移到了她的丰腴圆臀之上。

她的身子豁然一抖，眼里也满是决然之色。

但就在她以为白脸少年还有下一步举动之时，白脸少年却把手收了回去。

“青柠姐姐，我做得太过了吗，竟然让你如此紧张。”白脸少年忽然说道。

薛青柠勉强挤出笑容说道：“少主您说笑了。”

白脸少年故作不悦道：“不要叫我少主，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小狐狸。”

“不敢！”

“唉，真无趣啊。”

小狐狸轻声一叹，忽的说道：“青柠姐姐，我下面又痒了，你用你的嘴儿帮帮我吧。”

薛青柠脸色略微惨白，不敢忤逆。

过了片刻之后，薛青柠起身单膝蹲在了小狐狸的面前，双手伸出，为小狐狸宽衣解带。

白脸少年的那东西一下弹跳出来，并不大，只是普通大小。

“青柠姐姐，别看着了，虽然我知道我的很大，快来吧，我都硬起来了。”小狐狸有些不耐烦的催促道。

“少主，我.....我用手.....好么？”

“嗯？？？”

小狐狸脸色一沈。

薛青柠无奈，只好俯下身，张开嘴，将白脸少年的那命根含入嘴中。

小狐狸靠背躺着，脸上露出惬意的舒服之色。

“真的好爽呀，青柠姐姐，你的嘴儿真的是又紧又滑，这一路到南丹郡来，路上有你可真不寂寞呢。”

“噗嗤，噗嗤.....”

薛青柠臻首前后微动，吞吐着白脸少年的活儿，无法应答。

在她的脸庞之上，似有一道淡淡的泪痕若隐若现。

.....

南丹郡。

红尘书院。

比起往日里来，红尘书院的读书声少了许多，或者说没有了。

这是因为书院院长周潜龙吩咐下去，全书院戒备，若是有任何端倪之处，立刻上报。

近来南丹郡来了许多外来人士，以周潜龙的经验来说，保住书院不受到威胁才是要紧事。

与此同时，周潜龙也经常出去，不知到了何处去，一整天都见不到人。

这天，周潜龙又出去了。

作为书院的院长，周潜龙一身浩然正气，邪魔妖道见了都只得退让。

一路之上，虽有一些邪祟，但都匍匐在地，不敢上前。

于是周潜龙一路安然的到了南丹郡附近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这片崇山峻岭之中，雾气浓郁，凝结水滴，从上向下俯瞰而去，就算是以周潜龙的境界都看不清楚，而且还给了他一股恐怖不详的感觉。

就是周潜龙也得忌惮。

如同以往那般，周潜龙进入到了迷雾之中。

迷雾里面有细细碎碎的声音，似是在耳边鼓噪，动人心神。

一般修行者来了此处，绝对会立刻发疯。

六境之下的修行者来此，必死无疑！

周潜龙步行而走，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棵参天古树。

古树之上是巨大冠盖，绿荫葱葱，一片祥和。

就在古树之下，一道人影盘坐于那。

那是一位白衣薄纱的绝世美妇。

她乌黑秀发高挽，绝美的脸庞上平静祥和，美眸微微闭着，浓眉如黛，唇如红樱。

她冰肌玉骨，身躯丰腴，胸前高隆而又饱满，在薄纱领口之中似欲爆炸。

蜂腰细细，柔弱无骨，两条修长绝世的美腿交相盘起。

她如一片雪花，高贵圣洁，无暇无疵。

仿佛是从天上下来的谪仙一般，冰雪高雅，世间难有，似是在树下悟道，这幅画面简直是千年难求。

周潜龙的心里一阵荡漾，慢慢走了过去。

.....

“宫主。”

周潜龙走了过去，在距离沉融月还有三米远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

在树下盘腿坐着的沉融月一袭白衣，如是月纱轻拢在她丰腴动人的娇躯之上，高贵冰冷的气息散发出来，好似月仙子，完美无瑕。

在她冰肌玉骨的雪肤之上隐有霞光浮现，让她看起来风华高雅，冰清圣洁，难以靠近。

一直闭着美眸的沉融月慢慢的睁开了眼，在她的眼里有着锋锐，还未消去。

“你来了。”

“嗯。”周潜龙略有关切的说道：“最近一直在破解这个阵法，不知可有进步？”

“进步很小，如果真要破解开，最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沉融月道。

但是周潜龙心中却是惊讶。

那个阵法他是看过的，如果让他来，至少需要半年时间。

可沉融月竟然说最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般看来，沉融月的阵法造诣绝对是在他之上的。

巾帼不让须眉！

周潜龙看着那美若天仙的高贵女人，心中感慨，如此有才能的女人，确实是自己有些配不上的。

“最近南丹郡可有什么动静？”沉融月问道。

“还能有什么动静，自然是各方修行者到来，都是为了这仙人墓来的。上一次在南域的仙人墓引发了滔天血案，这次肯定也是如此。”

说到此处，周潜龙脸上露出叹然之色。

沉融月对此却是没有太大的触动，神情不变，道：“小心魔族，几天前我虽然击败了霸象魔候，但是魔族可不止他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妖族以及一些邪修。”

周潜龙道：“我明白。”

沉融月道：“好了，你且去吧，等破解了这个禁阵，到时候本宫自会通知你。”

周潜龙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离去了。

待得周潜龙离去之后，此地就只剩下了沉融月一人。

忽然，在沉融月那娇艳欲滴的唇角有一缕鲜血流淌出来，她绝美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痛楚之色。

几日之前，沉融月与霸象魔候厮杀了一番。

以她十一境的修为，要杀霸象魔候，虽然麻烦，但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那霸象魔候的身上带着一件诡异法宝，趁她不背，在她身上打下了一道印记，每日都会发作。

沉融月强行镇压了下去，慢慢的磨灭化解，只是需要很长的时日。

此事无人知晓，只有沉融月自己知道。

只身一人，独自面对各种困难，沉融月早已习惯了。

“姐姐！”

忽然，一道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沉融月微有错愕，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少年站在那儿，身上就挂着一个肚兜。

“小冬生？”

“姐姐你没看错，是我。”

小冬生的胖脸上带着笑容，三两步的来到了沉融月的身旁，接着跪了下去。

小冬生，正是红尘湖下的那条紫蛟，已经有上百岁了，但还处在幼年期。

来到冰雪般高贵的沉融月身旁，小冬生便是伸出两只肥腻腻的手，一把抓住了沉融月如雪藕般的玉臂，脑袋侧靠在了她的香肩之上。

鼻子里窜进来了一股香味，令得小冬生心神荡漾，忍不住的多吸了两口。

沉融月屈指在小冬生的额头上轻轻一弹，小冬生适时的发出一声哎哟。

“你个小家伙，不是在红尘湖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小冬生抬起头来，一双黑不溜秋的大眼睛看着沉融月，稚嫩的胖脸上则满是认真之色：“姐姐，小冬生担心你，非常非常担心。”

沉融月微微一怔，片刻后那冰冷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一缕笑容，有点溺爱。

“你有心了。”

“嗯嗯，为了姐姐你，小冬生愿意做任何事情，即使是死也愿意。”

“住嘴！”

沉融月一下喝住了他，“祸从口出，修行之人都不轻易允诺，你是紫蛟，与人类修行者不同，更不能随意说这种话来，明白吗？”

小冬生瞪了瞪眼睛，似乎想要反驳。

“罢了，你从红尘湖出来，没被他发现吧？”

“当然没有，我一路跟着那个糟老头子来的，他都没有发现我。”

小冬生的神色又认真起来：“我感觉到姐姐你或许有危险，所以就过来了！姐姐你放心，有小冬生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的！”

第十四章

小冬生眼睛亮晶晶的，透露着真诚和无邪。

身为紫蛟这种神兽，小冬生如今一百多岁了，但仍然只是幼年期。

由于被关在潜龙书院的红尘湖中，小冬生少经世事，对很多东西都不懂，一直都是懵懵懂懂的，如同人族少年期的孩子。

沉融月则是饱经沧桑，感受的出小冬生对自己的关心。

“小家伙，你还真是……”

沉融月冰冷绝美的面容上浮现出一抹发自内心的笑意，她伸出剥葱般的玉指，在小冬生的脑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道：“好了，你且先行离开吧，本宫还有要事要做。”

“我不要走，我就要在这儿守护姐姐你。”小冬生异常坚决。

“……好吧，那你就在一边待着。”

“嗯嗯。”

小冬生立刻到了一边去，盘腿坐在那儿，然后用双手撑着白白胖胖的脸颊，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着沉融月，那认真模样令人不禁有些莞尔。

参天古树之下，盘腿坐着的沉融月站了起来。

当沉融月站起来的一刻，四周天地仿佛勃然变色。

于沉融月的身躯之上，一股澎湃浩大的灵力汹涌而出，直接喷向四周天地。

也就在这四周天地中，有澎湃如海洋般的霞光升腾而起，全部向着沉融月聚集而来，这一刻沉融月沐浴在其中。

她腿态丰腴而又高挑，被包裹在那一袭轻薄丝衣之中的躯腿圣洁无比，肌肤生辉，霞光盈盈。

“姐姐好美啊……”双手撑着脸颊的小冬生瞪大眼睛，嘴巴也随之张大，发出惊叹之声。

这一刻沉融月所在的地方如同一片仙境圣地，而她则是这片仙境圣地的主人，祥和一片，万物勃勃，令人不自觉的就想沈浸其中。

但是，突然之间，一道浩大的声音突然响起：“好一个惊才绝艳的修行者，居然还是一个女子，但你要想进入本座的行宫，破开本座布置下的禁阵，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天空之上，一道巨大的身影浮现。

那巨大身影背对众生，威严不可探测，让得这崇山峻岭的地域全成了他的领地，这是领域，不是结界，领域唯有仙人才能布置。

汹涌恐怖的威压从那道巨大身影上弥漫而下，铺盖天地，小冬生被吓得瑟瑟发抖，他虽是神兽，但是并未成年，根本不足以对抗仙人之势，而身为十一境的沉融月亦是如此。

修行者再强，若是不能跨过十二境这道门槛，那始终是修行者，而不是仙人，若是其他的修行者在此地，早已颤颤发抖的匍匐膜拜了，但是，沉融月纵然难以承受，但她依然站着，傲视天空之上的那道巨大身影。

“妾身愿意一试。”对待仙人留下来的残影，沉融月改变了称呼。

她是有妇之夫，自称为妾身再合适不过。

“呵呵，巾帼不让须眉，有本事你就来，本座倒想看看，如今下界都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浩大如洪钟大吕的声音落下。

那道巨大身影消失，于消失处有一道大门浮现而出，那大门符光闪烁，威严冠绝天地，仿似仙界之门。

“入口？”沉融月眉头一挑，神色并无什么惊喜，反而极是平静，她的心境不可能那么容易被动摇。

“小冬生，你留在此地不要走动，本宫先进去看看。”说罢，沉融月双足点地，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冲向了那道符光闪烁的大门。

“凭什么呢，我也要去。”小冬生嘟囔了一句，也跟着冲了上去。

.....

南丹郡城池中，一座客栈里，正躺在床上养伤的焦老道突然有所感应，一下坐了起来。

“开了开了，仙人墓开了，嘿嘿，老道我终于有机会能拿到师尊留下的东西了，唔.....也不知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竟然真把仙人墓给打开了。”

而在客栈的另一处，一名白脸少年正在擦拭着一把袖剑，忽然心有所感，来到窗前，望向天空，只见在远处天际，有一道光芒大门，非是修行者不能看到。

“终于开了。”小狐子眼中精光一闪。

与此同时，客房门被打开，腿态窈窕而又健美的薛青柠端着一个水盆走了进来。

“少主？”

“青柠姐姐，那仙人墓的墓门开了，你可有兴趣跟我进去走上一遭？”

“那可是仙人墓府，我修为低下，恐怕.....”薛青柠面露为难之色，她不想跟着小狐子进去。

“别怕，有我在，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小狐子微微一笑，离开了窗户，来到床榻边，随后一把扯掉裤腰带，褪下裤子，在床榻边坐了下来。

薛青柠惊愕了一下，但转瞬之间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她将手中的水盆放下，然后来到小狐子的面前蹲下，伸出玉手握住了小狐子那粗大的肉棒，玉手轻贴，一股冰冰凉凉瞬间弥漫上了小狐子的脑袋，他血脉喷张，那粗大的肉棒再次膨胀，一下变得硕大。

“哦.....”小狐子的喉咙里不禁发出一个舒服的声音。

“哦哦.....”接着，他又发了出来。

因为薛青柠张开了那薄而娇润的红唇，一下将他粗大肉棒吞到了嘴里，那润滑滚热与紧致让小狐子再也忍不住的放肆起来。

.....

“南丹郡，终于到了。”

沈秋牵着马，在巨大的城门之前停下，马背之上坐着的是打着伞的戚升琼。

另一头，秦晚照和晏鸿祯也都同时看向了那巨大的城门。

忽然，有人惊呼道：“快看，那是什么，天空之上竟有一座大门！是通往上界的大门吗？”

随着那人惊呼，沈秋等人同时抬头看去，仙人墓的门开了，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南丹郡，因为仙人墓的缘故，不仅有正道修行者聚集于此地，还有散修也来了，除此之外就是魔族，妖族，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修行者都聚集于此，从西域来的候补圣女艾琳娜，以及主教格里斯，他们都有所感应。

“神啊，天界之门，真的是天界之门，打开了！”格里斯的老脸上涌现出一股激动之色，他手握权杖，想要立刻冲出去，但还是硬生生的忍住了。

而一袭白袍的艾琳娜也有激动，但相比较于格里斯，艾琳娜比较克制，在克制的同时，艾琳娜也看向了床榻上，那里躺着一个书生，此刻这个书生脸色苍白，一脸的苦闷，艾琳娜在自己饱满的酥胸左右两边各自点了一下，又点了一下额头，祷告一般的说道：“愿神灵保佑你，郑浩之先生。”

“我已经快死了，就算是神灵也救不了我。”郑浩之脸色难看的说道。

“那你不想报仇吗？”

“报仇？”郑浩之脸庞忽然扭曲，涌现出愤怒之色，“我恨不得扒了那个老道士的皮，喝了他的血，都是他把我害的这么惨，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艾琳娜说道：“既然如此，反正都没什么机会了，不如你与我们一起进那座神灵的墓府，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放手一搏，你看如何？”

“好！”郑浩之没有任何思索，答应下来。

.....

在仙人墓打开之后，有许多人都向着崇山峻岭上空的那道大门而去。

与此同时，沉融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了仙人墓府之中，如是跳跃了一个空间，沉融月的前一黑，当她再出现之际，已经身处于一片刀山之中。

所谓刀山，便是地上插着一把把的刀，刀尖向上，放眼望去，是数不清的刀，这些刀都泛着寒光，一望无际，给人以绝望之感。

此地的阵法非常的可怕，飞行在此地，好似有一股恐怖无比的压力从上坠落下来，压在沉融月的双肩之上，要将她压着落到那片刀山之上，沉融月强行的对抗那股威压，不让自己落下，然而，这些插在地面上的刀都飞了起来，全部向着沉融月涌来，一袭胜雪白衣的她，面对这样的阵仗，心中也是不由得一凛。

果然是仙人留下来的墓府，一个不小心就得陨落在此地，纵然她是十一境也不可能横行无忌，修为越高，遭到的压制也就越大，在这里沉融月想要完全施展实力，只会引来压制，所以，沉融月尽量不动用太强的力量，越过这片刀山，向着远处飞去。

虽然一望无际，但好在也还有落脚之处，沉融月落在了一个石台上，放眼望去，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充斥着一种无声的尖啸，扰人心神。

沉融月对于仙人墓府并没有什么了解，她也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若是能找到突破之法，当然再好不过，若是找不到，她的心境也算平稳，不会起一点涟漪，先将此地摸索清楚，沉融月很快便在心里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沉融月召唤出了一柄飞剑来，踩在其上，御剑飞行，她将自己的修为降到了七境左右，压力骤然减小，只需要慢慢的适应，也不知过了多久，沉融月在一个荒芜地带看到了一只茅草屋。

茅草屋？仙人墓府竟然会出现茅草屋？

若说其中没有怪异之处，沉融月是怎么也不可能相信的，不过，正因为这座茅草屋出现的怪异，沉融月并没有绕道而走，而是直接过去探寻。

来到茅草屋前，沉融月没有直接进去，而是放出神识，化作一股无形之物，向着茅草屋里探索了进去，她的神识掠过门框，悄然到了茅草屋中，里面一片黑暗，这黑暗不是普通的那种黑暗，而是一道难以形容的粘稠，无法拨开。

嗯？沉融月的娥眉在这时挑了起来，黑暗中，她的神识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片粘稠的黑暗。

忽然.....一张可怖的老脸突然出现，纵然是沉融月，在看到这张老脸的时候也不禁心中一惊。

“总算有人来了，我也终于要自由啦。”不等沉融月反应过来，那张老脸从黑暗之中冲出，它只有上身，下身则是与黑暗融为一体的烟雾状，只在刹那，它顺着沉融月房意识钻向了沉融月的精神识海。

.....

沈秋牵着马，带着戚升琼来到了一处客栈，虽然戚升琼现在是鬼魂之身，但沈秋专门为她掩盖了身上的鬼气，让她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当然，若是修为高深的修行者，还是能够一眼看出来。

客房里，沈秋思索着要进仙人墓府之中该带些什么东西，身着黑衣的戚升琼腿态丰腴，肌肤润白，身上有着一股熟媚的人妻味道。

“公子，真不让妾身与你一同前去？”

“不了。”沈秋摇摇头，淡淡地说道：“此去里面的鱼龙混杂，我修为才是六境，无法保护你，所以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出来吧。”

“好吧。”

“不用担心，我会安然无恙的出来。”沈秋道。

“妾身一定在这里等着公子归来。”

沈秋点了点头，在安置好戚升琼之后，他离开了客栈，向着那片崇山峻岭而去，其实，此次沈秋来南丹郡，并不是为了什么仙人墓府，而是为了见梵琉璃。当初在南虎城，梵琉璃离开之际，她告诉沈秋，要想再见她，那就来南丹郡，她说了，沈秋也答应了，所以，那算是一个约定，沈秋很想要见到梵琉璃，虽然她是魔教圣女，在别人眼中是魔女，但对沈秋来说，她是红颜知己，此次，定要见到她！

沈秋快马加鞭，以极速来到了那片崇山峻岭之中，此刻这里早已人满为患，满是人潮，鱼龙混杂，沈秋容貌并不出彩，在此地也显得平平无奇，他的目光扫过人潮，仔细的搜索起来。忽然，沈秋看到了一道身影，他的目光陡然一凝。

人群之中，一个白脸少年手拿折扇，身穿华服，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而在他的身旁是一个女人，那女人身着一件棕色的皮甲，身材高挑，前凸后翘，两条腿格外的修长滚圆，比白脸少年至少高

出半个身子，她黑发如瀑，虽然是背对着沈秋的，但沈秋还是将她认了出来。

是她！沈秋心情格外复杂，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她，沈秋想到了与她的种种，与她初次见面是在那条大船上，两人从海上一路到了陆地，也算是经历过一些风浪，而且，两人也都对对方有情义，并且也有肌肤之亲，后来她主动离开，便彻底没了音信，让沈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居然会在这里遇到她。

薛青柠，在沈秋的心中，这个英武不凡的女人是自己认定的第一个女人，而现在，她与一个白脸少年站在一起，她竟然来这里了，那个白脸少年是谁，是她的弟弟么？可是从未听她提起过，不过看样子应该是的。

沈秋想要过去打招呼，就在这时，那白脸少年左手拿着折扇，右手忽然伸出，一把搂住了薛青柠细致的腰肢，然后侧头靠在了薛青柠的香肩上，一副极为亲昵的样子，沈秋迈出去的脚步不由停了下来。

“算了，还是不去打扰她了，有缘的话，自会相见。”沈秋苦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此处。

而就在沈秋刚离开不久，薛青柠忽然转过身来，望向后方，视线四扫，并没有看到什么熟悉的人。

“奇怪，我明明有那种感觉，为什么没有看到？”薛青柠心有所感才回过头去，但是什么都看不到，这让她心中很是生疑。

忽然，薛青柠感觉到小狐狸握住自己腰肢的手臂勒紧了几分，她的脸上不禁红晕渗出，有细微的香汗浮现于白润的额头之上。

“少主，此地人太多了，请您.....安生一些。”

“呵呵，我就不安分，你打我呀。”小狐狸却是挑衅一般的笑着，丝毫不放松，也不顾及薛青柠是否自在，只管自己舒服。

沈秋一人在离开之后，向着天空中的那巨大宏伟的光门行去，那里便是仙人墓府的入口，沈秋没有急着进去，而是在就近停了下来，为了避免一些麻烦，沈秋用灵力改变了自己的容貌，使得自己变成了另一番样貌。，这样便安全多了，沈秋心中如此想着。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一阵议论声。

“诶诶，你们听说了吗，这次那个魔教妖女也会来此。”

“是吗？传闻那个魔教妖女可是美艳的很，所到之处，男人无不为之沈迷，宁愿坠入魔道都在所不惜。”

“所以有诸多正道修行者围杀她，听说前段时间一剑宗就对她下手了。”

“想必这次也有不少正道修行者想杀她。”

“我倒想要一睹她的风采，看看她是不是如传闻中的那般美艳动人。”

“别说你想，我们也想呢，哈哈！”

一众人说着，没有掩饰，议论声全都落到了沈秋的耳中，听得他们对梵琉璃的议论，还有男人之间的污言秽语，沈秋眉头微皱，但也知道他们是呈口舌之利，只能离开此地，当做什么也没听到。

接下来的时候，有一个个修行者都进入到了仙人墓府的大门，身影就此消失不见，而沈秋也借此见到了许多大人物。

比如一位来自南域的妖王，这位妖王乃是半步十境，面容有一层薄雾，让人看不清他的样貌，传闻这位妖王原本是修行者，后来因为某种原因，终于坠入妖道，成为了一名妖王。除了妖王，还有魔王，那位魔王则是双脚踏火而来，周身魔气滔天，嚣张至极，但是没有修行者敢去招惹。

他们竞相进入到了那仙人墓府的大门之中，身影就此不见，沈秋望得这一幕，情绪有些低沈，他只是六境，与这些大人物相比，终究还是差的太远了。

“让开让开，都让开！！”

就在此时，人群轰动，只见一顶豪华大轿在八人的肩上，向着这方行来，那八人皆是高大之士，肌肉虬结，光是往那儿一站都极有气势，在豪华大轿的旁边跟着一位中年男子，乃是南丹郡的郡守卦宏，他满脸谄媚笑容的跟在一侧，就如狗腿子一般，而在另一边也是一位中年男子，但沈秋看到他时，心中有熟悉感浮起。

“是周伯伯！”沈秋惊讶。

那中年男子正是红尘书院的院长周潜龙，周潜龙如同一位君子，面容周正，身上有着一股浩然正气，不怒自威。

沈秋和其他众人都是惊讶无比，能让郡守卦宏与周潜龙跟随两侧，那豪华大轿里的人是谁，居然有如此大的能量，如果不是里面那人修为高深可怕，那么就是里面那人的身份地位可怕。

“或许，是皇朝中人。”沈秋心中隐约有了猜测。

那豪华大轿并不做停留，直接向着仙人墓府的大门处飞了去，一个个的都进去了。

在第二日的时候，沈秋也终于起身，御剑进入到了那座天空中宏伟浩大的光门之中。

.....

茅草屋中。

此处不再是一片黑暗，屋内极为的简陋，而且处处都已染了灰尘。

沉融月盘腿坐于一张矮桌前，在矮桌上有一个棋盘，上面星罗密布的有着一颗颗黑子和白子，双方各成杀势。

不止是沉融月一人在茅草屋中，除了她之外，在她的对面还有一个老者，老者头发花白，面容老矣，已经有了道道皱纹，老者身上只穿着一件破布麻衣，看起来丑陋不堪。这样的人，在平时的时候，沉融月看也不会看上一眼，但此刻她却不得不小心应对，因为，老者代表的这个墓府的仙人，或者说，这个老者是此处仙人的一个分身，但是岁月过去的实在太久，老者面临着风化消失。

先前沉融月以神识探索茅屋，里面一片黑暗，飘出来的那个人影，正是眼前的老者，老者想要占据沉融月的心神，但终究还是被沉融月给驱逐出去了，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在此地与他下棋。

下棋皆有输赢，沉融月与其之间有一个赌注。

棋盘上，黑子与白子如同星罗棋布，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奇特之处，但实际上早已是杀机弥漫，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杀劫，纵然是沉融月也不得不小心。

沉融月盘腿而坐，这样的姿势对她来说有些太过豪放了。她挺直腰背，胸前那两座傲人的雪峰便展露出了无尽的诱惑，那高耸浑圆将衣领高高的撑起，其间隐有雪白软肉透露出来，而她的腰肢盈盈一握，如水蛇一般的细润紧致。她身披一件白色丝绸的宫装衣裙，如一位仙子般，光是坐在那儿都圣洁无暇，引人遐想无限。

沉融月用的是白子，对面老者用的是黑子，而从棋盘的局势上来看，沉融月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甚至再有十几步，沉融月便会以巨大的优势旗开得胜，赢下老者，但沉融月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因为，她知道老者是这座墓府仙人的分身，虽然如今已经风光不再，会逐渐的消逝于岁月的光阴长河，但她与老者有赌注，自然是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而他们之间的赌注，其实并不是老者提出来的，而是沉融月提出来的，沉融月提出，他们下棋，若是她赢了，就要老者将仙人真正的主墓所在告诉她，如果她输了，那么，老者也可提出条件，只要她能办到的，她会办到，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怨言。

老者是仙人分身，什么好东西都见过，因此，当时老者在仔细的打量沉融月之后，那苍老的脸上露出略有几分诡异的笑容：“本座不要什么天材地宝，也不要什么法宝财物，若你输一盘，那么就脱下一件衣服，你看如何？”

当老者提出这个要求之时，沉融月心中微微一惊，因为对方毕竟是仙人分身，但是她没想到仙人分身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于是沉融月便不禁问了一句：“既然前辈什么都见过，为何要如此侮辱本宫？”

“本座虽然什么都见过，也玩过仙界的一些仙女，但是比起你来，都是差得太远，不够味儿。”

“所以前辈想要一睹本宫的风采？”

“探索真理，求真去伪，是本座生前行事的座右铭，如今亦是如此。”

“若是前辈真想，那本宫也没有道理不答应。”沉融月傲然道。

她不认为自己会输给对方，就算对方是仙人分身又如何？沉融月一生不弱于人，因此没有任何的畏惧，答应了下来，若是能进到仙人的主墓，得到机缘，那自己晋升十二境就有望了，她停留在十一境实在是太久了。

他们一共要下十盘，而现在只是第一盘，第一盘，沉融月的落子动作很快，几乎没有任何考虑，而老者亦是如此，双方都不会给对方时间考虑，而且这样还能判断对方的棋力。

虽然是面对仙人分身，沉融月却没有一点的紧张，反而淡定自如，就这样，一局棋很快就到了尾声。

第一局以沉融月的落子胜出，对面的老者看不出任何的表情，那布满皱纹的脸庞上很是平静，只有淡淡的笑容。老者一头白发，看起来苍老不已，但那双眼睛却是格外的明亮，仿若星辰，好似一只

凶兽的眼睛。

第二局也是以沉融月的落子胜出。

第三局也是如此。

“前辈，你若再输三局，那就是真的输了。”沉融月红唇轻启，缓缓说道。

“你的棋力很厉害，不过，接下来的时候，该轮到你输了。”

“本宫不信。”

棋盘再一次被清空，沉融月玉指夹着白子，再次落盘，对面老者则是呵呵一笑，也开始落子，但这一次，老者一改风格，当他手中的黑子落下之后，沉融月那有着万千风情的凤眸突然闪过一抹惊讶，因为老者的落子，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味道。

好像，好像……

沉融月豁然抬头，只见在老者的身后隐有虚影，有一尊看不清面容的人影立于他的身后，一股巨大的压力传来，沉融月娥眉微微一皱，但还是落子了，但随着她的落子，对面的老者动作愈发的快了起来，愈来愈快。

啪！

沉融月的玉手悬于半空，那葱白玉指间的棋子无力的脱落，掉在棋盘之上。

“这盘，你输了。”老者呵呵笑道。

在老者的眼中，有一抹垂涎贪婪的光芒闪过。

沉融月绝美的面容覆上寒霜，美眸里也有着寒光：“前辈，您请神了？”

“只是从本体那儿借来了一点力量，不过，咱们也没立下规矩，说不能这样做吧？”老者笑着反问道。

“……前辈说的是，咱们确实没立下这规矩。”沉融月沉默了会儿，回答道。

但她的心中老者因此戒备起来，挖下一个坑，然后再等她跳进去，沉融月忽然觉得有些怪异。

“请吧。”老者说道。

嗯？沉融月微微怔了一下，旋即便明白过来老者的意思，只见老者右手摸着下巴，手肘撑在腿弯上，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想不到仙人本性竟是如此，本宫今日倒是长见识了。”沉融月讥讽了一句。

“仙人仙人，后面有个人字，那就代表就算成仙了，那也还有七情六欲，只不过比修行者更能克制。”老者微笑着说道：“本座身为他的一个分身，可没接受他的心境，所以，本座所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说着话的时候，老者的视线一刻不离的盯着沉融月，随后他的目光微微下移，落在了沉融月的酥胸之上，虽然那里有衣领包裹着，幽深不可见底，但是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吸引着老者为之沉迷，无法移开视线，还未脱衣，那里便已是如此诱人，比世间的极品法宝都还要诱人，若是脱掉之后，不知会是怎样宏伟而又绝美的春光？

“请吧。”见沉融月迟迟未动，老者忍不住又催促了一句，似乎已经是有些不耐了。

“想不到前辈竟然如此着急，放心，本宫绝对不会食言。”说罢，在老者的注视中，沉融月将雪白薄纱丝衣上的衣扣解开。

刹那之间，老者眼睛忽然如牛眼一般，瞪得巨大，在那雪白薄纱丝衣的领口上只有两颗扣子，待得沉融月将那第一颗扣子解开的时候，寂静之中，仿佛有“啪”的一声，好似扣子被弹开一样的声音，也就是那颗扣子解开之后，沉融月那胸前本就有些压抑着的圣洁玉峰，在这时便是突然涨鼓般，好似变得更加浑圆与高耸。

不过，在那两坨高耸浑圆之上，有一面纯白的绸缎将其遮住，那是肚兜，那纯白的肚兜是吊带的，与沉融月那雪白无暇的肌肤相得益彰，也与那两只高耸傲人的玉球陪衬的完美至极。

对面的老者眼睛瞪得如牛眼铜铃一般，仿佛忘了呼吸，视线死死地锁定在沉融月的酥胸之上，这只是解开了一颗扣子而已，若是再解开一颗，那光景仅是让人想想都浑身血液沸腾，难以自拔。然而，就在这时，沉融月那本欲解开第二颗扣子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老者额头上青筋暴起，血管纹路都有些浮现出来，见到沉融月突然停住，老者一阵皱眉，有些不悦的说道：“为何停下？”

“前辈，您当真是那位仙人的分身？”沉融月问道。

“为何这样问？”

“因为本宫有些不大信，虽说仙人不会刻意克制自身的七情六欲，但像您这般直白的，本宫还是第一次见。”

老者的视线这才有些不甘心的移开，落到了沉融月那张风情绝美的脸庞之上。

“你要如何才信？”

“敢问前辈如何称呼？”

“俗世名字早已忘记，本座另起了一个称呼，无陵子。”

“无陵子？”

沉融月唇角微微掀起一抹诱人的娇润弧度：“这便是那位仙人的称呼？”

“正是！”

“原来如此。”

“好了，本座都与你说了，你就不要磨蹭了，快点吧，要言而有信，不然这棋不用下了，你也不用去本座的主墓了。”

“前辈这是哪里话，不过，本宫衣衫单薄，就这么两件，要是再输一局，那岂不就得光了。”

“你要如何？”

“这就当本宫脱了，如果再输了，本宫就解开第二颗扣子。”沉融月绝美的脸庞上有着一股难以描述的风情，“如果前辈答应，那本宫只需再输两局，前辈就能一览无余了，不知前辈是否答应？”

“本座若是不答应呢？”

“那可就太小气了。”

“哼，激将法么，本座答应了！”

“多谢前辈。”

两人达成了协议，于是，他们又开始了第五局。

而这一局，沉融月不再像先前那般凌厉了，一转风格，走保险之道，落子也变得慢了，沉融月虽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但也不会盲目自大，她隐约察觉到这其中或许有诈。

而第五局便这样僵持着了，不知要多久才能结束。

.....

仙人墓府之中危险重重。

当沈秋刚刚从那道宏伟巨大的光门穿过之后，眼前便是一片耀眼的绿色，这里的绿色有树木，有草地，但是完全颠倒，看起来极是混乱，多看几眼，让人的精神也不由跟着有些想要变得混乱，沈秋连忙稳住心神，怕自己迷失其中，随后他快步向前穿梭，想要尽快这里。

沈秋觉得在这里待久了，绝对会失控，从而发病，而且，让沈秋觉得奇怪的是，在他之前有那么多修行者都进入到了此地，但是当他进来之后却一个人都没看到，由此，沈秋心中不由猜测，每一个修行者进入到这里面之后，所看到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可见仙人手段，若是修行者，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沈秋来此是为了机缘，他深入在这片奇异颠倒的世界之中，就这样也不知行了多久，沈秋终于看到了几个修行者的身影，他们站在一个湖泊之前，似是在商量什么，看到沈秋之后，有一名男子立刻对他大声说道：“道友留步，前方有危险。”

沈秋不由停了下来，目光中带着征询看向了那名男子。

“在下洛弘，道友，前面那个很是危险，里面有一只灵兽，我们想要过去，必须要击败那只灵兽。”

“灵兽？”沈秋站在湖泊边缘，望向其中。

“是的，灵兽，若是道友不信，大可一试。”洛弘说道。

“你们要如何过去？”沈秋反问。

“我们打算合力击败这只灵兽，它在这里生活太久，已经老了，我们虽然只是六境和七境，但要对付一只老了的灵兽，不在话下，如果道友有意，也可加入。”

“我考虑一下。”沈秋道。

那洛弘微微笑了一笑，道：“好，那我们就等道友做决定。”

而沈秋继续望着湖泊，湖水平静，上面还有一层淡淡的绿色浮萍，完全不像是被动过的样子，会有灵兽？沈秋斜瞥了洛弘等人一眼，心中警觉起来。

突然，沈秋感觉自己的四肢一紧，似是被什么东西缠绕上了，沈秋面色一变，想要灵力震开，反

而被束缚的越来越紧，与此同时，那洛弘望了过来，不再似先前那般温和友好，脸上反而浮现出一股冷森森的笑容。

“道友，看你修为不低，作为我们探路的傀儡很是不错。”洛弘冷森森的笑着道。

其他几人看着沈秋，也都狞笑起来，露出了他们的獠牙，被暗算了！沈秋心中生怒，双拳紧握，将全身灵力爆发开来，而就在同一时刻，那几人都动了，全部向着沈秋出手，沈秋只是一人，还只是六境，他们之中有七境修为的，沈秋想要反击，根本不可能。

“嘿嘿，道友还是安心当我们的傀儡吧，不要挣扎，我让你元神消散之时，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痛苦。”洛弘笑道。

“混蛋！！！”沈秋一声怒吼，用力挣扎。

然而，却都于事无补，沈秋心中愤怒，又有懊悔，自己还是太嫩了，这才一进来就被人坑了一道，而且还会失去胸命，这让沈秋如何不怒？但是再怎么怒都没有办法，他已经被这几人吃定了。

“咯咯咯……”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笑声突然响起。

这女人笑声充满魅惑，好似天籁，如玉珠落盘一般的清脆，又如魔音，沈秋不由抬起头，脸上涌现出一股惊喜之色：

“梵姑娘！”

第十五章

天空之上，一道黑色的人影将沈秋的目光彻底吸引过去，那道黑色人影是一个身着黑色纱衣的女人，她一双赤足，悬空而立。

梵琉璃黑发如瀑，头戴玉叉，那双美眸里好似藏着一汪春水，魅惑至极，她戴着一面黑纱，将下半脸完全的遮挡住了，但却难掩她诱人的风情。她傲然的悬空立在半空之中，风吹来，将她的黑裙吹动，随着黑裙飘飞之时，隐约间露出了她的两条修长美腿，羊脂白玉，滚圆而又笔挺，在黑裙的遮遮掩掩下，反而更是诱人，有一种朦胧的魅惑之感。

不仅是沈秋看呆了，洛弘以及他的同伴也都看呆了。

梵琉璃无论是那魔鬼般的胸感身材，亦或是那不经意间展露出来的万种风情，都足以让人当场失控，魂飞魄散。

洛弘他们的魂儿被梵琉璃勾走了，一个个看的目不转睛，喉头蠕动，使劲的吞咽口水。

沈秋看到他们如此这般，心中有所猜测：在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已经在和梵琉璃翻云覆雨了。

而沈秋又再次抬头看向梵琉璃，他的瞳孔陡然一缩，因为他看到梵琉璃的背后似有一团黑雾凝聚起来，梵琉璃唇角噙着媚人笑意，下一刻，她那双春水荡漾的眼眸之中，忽的起了寒光。

刹那间，自梵琉璃的背后有一道道的黑雾突然冲出，向着洛弘他们席卷而去，眼看着那一道道的黑雾要将洛弘等人击中之时，洛弘等人陡然清醒过来，于洛弘的身前有一面光墙浮现，将那道黑雾挡住了。

洛弘冷冷一笑，说道：“魔教圣女的媚术果然厉害，我差点着了你的道，还好我及时反应了过来，不然可真的要身死道消了。”

“你认得我？”梵琉璃神情平静，并没有因为洛弘有底牌而感到惊讶。

“我师兄一直在追你，我又如何不认得你？”洛弘冷笑。

“原来你是柳长青的师弟。”梵琉璃淡淡道：“可惜，本圣女并不认识你。”

“……”洛弘的表情一下狰狞，因为梵琉璃这般超然在上的态度，对他是一种绝对的侮辱。

“既然你这个妖女敢出现，那我也就不用客气了，我现在就擒下你，然后再好好的收拾你，我看你这个魔教圣女到底有多厉害！”

“就凭你？”梵琉璃满不在乎，那眸光里透露出来的神情充满了不屑和鄙夷。

而洛弘一声大吼，主动出手。咻咻咻咻咻！刹那之间，一道道剑光竟然从洛弘的腿内爆发出来，尽数向着天空中的梵琉璃席卷而去，感受到洛弘爆发出来的气息，沈秋心中一惊，这洛弘虽然只有六境，但是爆发出来的几乎堪比七境了。

“焚烧精血，以此为剑，就这样也想擒下我，你和你的师兄，还有你的那个师尊，全都自大的很。”梵琉璃冷笑一声，丝毫不将洛弘这样的攻击手段放在眼中。

只见梵琉璃裙角摆动，她如一尊从黑夜里来的女神，抬起玉手，五指凌空一握，一道巨大的黑雾

不知何时在洛弘头顶出现，然后陡然轰下，将洛弘全部淹没。与此同时，那些飞向梵琉璃的剑光，被她一挥衣袖，便全都给打开了，黑雾散去，一具白生生的白骨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寂静无声！洛弘的那些同伴们都瞠目结舌，沈秋也是震惊不已。

“这就是梵姑娘的实力么，果然可怕。”沈秋心中震撼。

上次梵琉璃受伤，沈秋以为梵琉璃的实力不比自己高多少，但现在他才知道，他与梵琉璃之间的差距很大。

“逃啊！”这个时候，洛弘的那些同伴们再也无法停留，尖叫出声，纷纷逃走。

但是……

“想在本圣女眼皮子底下逃走，太小瞧我了吧？”梵琉璃那面纱遮住的绝美面庞上露出笑容，魅惑至极，诱人心神，但在此刻却显得如此寒冷刺骨，让人如坠冰窖，恐怖至极。

几乎没用到半柱香的时间，洛弘的那些同伴们全都成了白骨，当梵琉璃落在沈秋身前之时，沈秋的心中都不由得轻轻一颤，看她的眼神有着怪异，梵琉璃风情万千，笑颜如花，有着勾魂夺魄的魅力。

不过，对比起对待洛弘他们，梵琉璃虽然魅惑，但对沈秋没有任何杀机。

“想不到你出手如此狠辣，看来我以前对你的观测还得有所改变。”沈秋道。

“怎么，你觉得本圣女乱杀无辜？”

“这倒不是，他们要杀我，你救我，他们的死是他们咎由自取，只是我没想到的是，你出手会如此狠辣。”

“这世上弱肉强食，若是不狠辣一些，那还怎么生存？”

“看来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沈秋调侃了一句。

但沈秋的这句话一出，却见梵琉璃的神情稍有变化，那双春水莹莹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阴霾，不过，那阴霾稍纵即逝，梵琉璃很快恢复如常。

“好了，不谈这个，想不到你居然真的来南丹郡了，而且还来到了仙人墓府中，这让本圣女很惊讶。”梵琉璃又恢复了那美艳夺魄的一面。

沈秋微微一笑道：“我说话算数，既然是约定，那必然要履行。”

梵琉璃道：“既然如此，本圣女看上了一样东西，想请你帮个忙，你有没有兴趣？”

沈秋道：“梵姑娘救了我一命，这个忙我必然要帮。”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

茅草屋内。

随着沉融月的最后一颗落子，她很艰难的赢下了第五局，而对面的老者无陵子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动容，仿佛本该如此。

难道又是一个局？沉融月心中思量，愈发戒备，没有赢下第五局的丝毫喜悦，对待仙人分身，即使不是本体，也要小心再小心，这如同乘坐一叶扁舟渡过波涛激流的江河，稍有不慎，便会翻船跌落。

“本座接下来不会再有任何的客气了。”突然，无陵子缓缓开口，那语气之中透露出强大的自信。

沉融月微一沉默，道：“前辈尽管来就是，本宫接着。”

茅草屋外，一股黑气飘渺不定，将其完全的包裹起来，混沌不清，一个穿着肚兜，白嫩嫩的小胖子快步奔来，然后止步，小胖子站在这座茅草屋前，双手叉腰，盯着外面的那层黑气，过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来。

“我感觉到了姐姐的气息，但是，外面这股黑气实在太可怕了，像是变异了一样。”小冬生喃喃自语。

他没有离开，就站在外面，思考着对策，看有什么方法能够进去。

与此同时，第六局的棋局开始了。

这次是无陵子先落子，当无陵子落子之时，整个棋盘都荡漾出一股光芒，一股威压随之而出，让沉融月感受到巨大压力。

沉融月冰冷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股怒色：“前辈，你这样用强，未免太过霸道了吧？”

无陵子呵呵一笑，说道：“在此之前，你并没有说过本座不能用强吧？”

沉融月一双风情万千的美眸里浮现出寒色，过了盏茶时间，沉融月终究还是没有动怒，她忍了下来，随后，沉融月也开始落子。

但是当沉融月落子之时，从无陵子身上透露出来的威压更加沉重，现在的沉融月并不是十一境，而是只有八境左右，是她自己强行压下来的，因为在仙人墓府中有禁制，这个禁制遍布整个墓府，只要是超过十境，便会受到整个仙人墓府最大程度的打压，在这个小茅草屋中亦是如此。

但是眼前头发花白的老者却不一样，他是无陵子的分身，可以不用在乎这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沉融月忍着压力的情况下，第六局她输了，不是沉融月棋力不济，而是对方用强，直接用威压气息来压制她，让她心烦意乱，无法凝聚心神展露出真正实力。

“这盘又是本座赢了。”无陵子眼睛眯起，笑呵呵的看着高贵典雅的沉融月，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沉融月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

沉融月也没有废话什么，当着无陵子的面，在无陵子那笑咪咪的注视中，解开了上身还剩下的最后一颗扣子，原本在沉融月解开第一颗扣子的时候，她那绝世无双的一对圣女峰就欲要将肚兜撑开，将衣领撑开，因此，当她解开这第二颗扣子的时候，那傲人无双的圣女峰在这时如是爆炸了般，砰的一声，一下就没有了束缚，倏然蹦跳出来。

那衣领破开，纯白色的肚兜也一下显露了出来，它是高贵典雅的大宫主的酥胸最后的防线，但这样的防线已经是摇摇欲坠，仿佛只用一根手指，轻轻一扯，这道防线便会彻底的破碎，然后被撕下，两只高耸滚圆的雪白玉球露出了大半的圆润形状，涨鼓拥挤，雪白一片，那肌肤上都仿佛有着莹莹光泽，熠熠生辉，而两只雪润玉球的中间，一条深邃通幽的雪白沟壑，更是诱人无暇。

无陵子的视线定格在那条雪白沟壑之中，再也无法移开，他长满了皱纹的脸庞上满是红光，一双眼睛里更是隐隐有血红，仿佛要化身为凶兽。

解开了第二颗扣子，沉融月并没有停止，并且将腰带解开，然后将披在上身的雪白纱衣脱落而下，那雪白纱衣贴在了沉融月的腰肢之上，于此沉融月的上身除了那纯白肚兜，其他的几乎一览无余，从侧面看去，那浑圆玉球将纯白肚兜高高的撑起，如雪峰般，形状绝美。那裸露出来的香肩肌肤无暇，雪玉脖颈下有着蝴蝶锁骨，她的上身浑然没有一点瑕疵，冰肌玉骨。尤其是那腰部，更是纤瘦如蜂腿，仿佛只需一只手就能握的过来。而再往下，便是腰腿交接之处，向外溢开，可以想象那绝世丰腿是多么的挺翘浑圆，但可惜的是，此刻被那纱衣缚住，无法真正的看清。

但仅仅是这样，也足够无陵子好好欣赏了，无陵子没有任何的掩饰，那目光如神兵利器般锋利，这种锋芒让得沉融月绝美的脸上露出了怒色。

“前辈，够了！”沉融月冷冷的说道。

“够了？”无陵子脸上的表情突然狰狞，“还不够呢，你已经彻底激发出本座的欲望了！”

沉融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因为，无陵子仿佛突然发疯了一般。

与此同时，这个茅草屋也发生了看不见的变化，如果不是沉融月进来的时候就保持着理智和警惕，那么她根本不会发现这种变化。

于沉融月的鼻息之中，她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似乎是经过处理，但还是闻到了，沉融月当即便要起身来，就在这时，一道道的黑雾突然破开茅草屋的门以及窗户，全部涌了进来，瞬间将沉融月给淹没，这突然起来的变化令得沉融月吃了一惊，因为她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

“嘿嘿……”这时，她的耳边响起了这样一个声音。

被黑暗淹没的沉融月明白，此刻自己不能再压制修为了，必须要先离开这里，而且，她也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不用挣扎了，这里是本座的心灵世界，你要想离开，就要先让本座舒服，否则你这一辈子都只能留在此地，伺候本座。”

就在此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他迈步而来，身上一丝不挂，全是精壮的肌肉，而就在他的下面吊着一根肉棒，极是硕大，比半条手臂的小不了多少，无陵子的五官之中有黑气缭绕，不断地进进出出，他一步一步的走来，最后的沉融月的面前站定，无陵子居高而下的站着，胯下那根煞气腾腾的硕大肉棒散发着热气，仿佛喷到了沉融月的脸上来。

“原来你这个分身已经入魔道了。”沉融月冷冷的说道。

“噢，你居然猜出来了。”无陵子颇为惊讶，但脸上却不见太过惊讶的表情，“被你猜出来也

好，本座也就不用掩饰什么了，现在把嘴张开，先给本座含住，好好地伺候本座一番。”

“本宫为何要张开嘴含住你的东西，然后伺候你？”沉融月却依旧强硬。

“若不照做，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了！”无陵子那有黑气游走的眼中浮现出可怖光芒，他陡然伸手，一把抓住沉融月的雪白下巴，要强行的将沉融月的红唇捏开，然后将自己早已坚硬的肉棒送进去。

但就在这时……

“姐姐莫怕，小冬生来救你了！”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在这时突然响起。

并且伴随着一个穿着肚兜的身影冲了进来，小冬生白白胖胖，脸如瓷白，显得特别的可爱，但在冲进来的时候，小冬生的身上还是携裹着一股威势，并且有凶兽气息弥漫出来，小冬生的本体是凶兽，就算再怎么可爱，那也是凶兽。

小冬生这突如其来的闯入，令得沉融月有些惊愕，因为她在进仙人墓之前，可是叮嘱过他的，绝对不能跟着进来，然而，小冬生却进来了，这让沉融月如何能不惊讶？

下一刻沉融月就想到了什么，立时和道：“小冬生，快离开！”

她知道，小冬生不是无陵子的对手，更何况无陵子已经入魔了，但是，小冬生却异常固执。

“我不！”小冬生像是赌气一般的说道：“姐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不能看到姐姐受伤，那样我会心疼的。”

沉融月默然无言，她见识到了小冬生的固执，而且小冬生都这么说了，真要把他赶走也是不可能的，只是片刻，沉融月便收敛起了纷乱的思绪，既然小冬生来了，也不肯走，那就借此机会先行摆脱无陵子。

“你先拖住他！”沉融月道。

“好的，姐姐！”小冬生立刻说道：“我就算咬着牙，也一定会把这个老东西给拖住的！”

吼！！小冬生发出一个咆哮之声，在这片黑雾浓重的空间里震荡，下一刻，小冬生从白嫩嫩的小胖子变为了一条紫蛟，化出本体，咆哮着冲向了无陵子。

“一条畜牲，也敢挑衅于本座，很好，那本座就让你元神与身体俱灭，永世不得超生。”无陵子的面庞之上浮现出一股阴冷之色。

无陵子抬起手，旋即便见一只巨大的手掌凭空生出，随后凌空向着小冬生拍了下去。

轰！！小冬生的紫蛟本体竟然被那只巨大手掌给拍在了地上，并且禁锢住，不论小冬生如何的动弹，竟然挣脱不出来。

小冬生的紫蛟本体咆哮不断，庞大的躯腿不断摆动，威势凛冽，但无陵子的力量更为可怕，虽然他只是仙人的分身，但他已经入魔，而且在这墓府中不知起了什么异变，要想将他抹杀掉，不知会是何其艰难之事，但就算再艰难，沉融月也不得不这样做。

在小冬生的紫蛟躯腿之上，有血污抛出，那紫色鳞片之间有金色血液飞出，伤口狰狞，这对于还是幼年期的的小冬生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受伤，而且还是这么严重的伤，沉融月看不下去了，缠绕在沉融月丰腴娇躯之上的黑雾还在不断的穿梭游走，原本沉融月是不想动用力量的，一直压制着，但在这个时候，沉融月不得不释放出来了。

“哼，你个畜生，还敢挣扎，本座今日就吃了你的元神，让你永世不得超生。”无陵子的脸上有怒色浮现而出。

那黑雾在他的七窍之中不断地穿梭来去，让他显得愈发邪异，如同域外妖魔，那只禁锢住小冬生紫蛟本体的巨大手掌在这时猛然收紧，咔咔咔的骨骼碎裂之声响起。

“嗷呜……”小冬生发出了一声悲鸣。

刚才还奋力挣扎的小冬生，在这时渐渐的失去了知觉，再也无法挣扎了，面对无陵子这个入了魔的仙人分身，没有成长起来的小冬生，终究还是无法对抗，无陵子看着无法挣扎的小冬生，眼中有残忍的赤红之色浮现而出，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容，无陵子舔了一下舌头，像是要品尝美味，很显然，他要把小冬生的元神连同躯腿一起吃掉。

“前辈？”就在这时，沉融月无比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好像还忘了本宫的存在。”

“你……”无陵子毫不在意的转过头去。

但就在他刚转过头去之时，一片璀璨的光华从沉融月的眉心中涌出，瞬间覆盖了整片茅草屋，这片光华璀璨的耀眼，并且有净化的功效，黑雾在这片光华的掩盖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悉数被淹没。

“大净化术？！”无陵子陡然惊觉发生了什么，脸色陡变。

“这可是仙人神通，你一个下界修行者，为什么会仙人神通，这不可能！”无陵子厉声大吼。

“不过是仙人神通。”此刻沉融月的脸色平静异常，“虽然本宫还没有完全的感悟，并且炉火纯青，但对付你这个入了魔的仙人分身，应该足够了吧？”

仙人神通，对此沉融月早已知晓，除却大净化术，她还会几门神通，但都不完整，这些神通都是神女宫历代流传下来的，唯有亲传子女才能学习，而沉融月的资质天生不凡，原本那些神通都没什么人可以领会，但沉融月却领悟到了，虽然只是一点，但足以傲视群雄。

大净化术，在这个时候对无陵子起到了绝对压制的作用，因为大净化术本就是‘净化’，可随施展者的心意净化一切，璀璨光华如同黎明天边的白昼，照耀一切，无陵子那张愤怒扭曲的脸庞也被白色光华淹没。

“本座绝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骚货，给本座等着！”

“待到来日，本座一定会把你压在你身下狠狠操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无陵子愤怒的叫声传遍整个区域，下一瞬间，四周无声无息，而无陵子的身影也骤然消失，再也不见，沉融月放出神识，四周寂寂无声，确实没了无陵子的声息。

看来，是跑了。

但沉融月没法去追，因为她很难杀掉对方，还有就是因为刚才使用了大净化术，沉融月的消耗也大的可怕。璀璨的光华瞬间崩散，一个普通的小茅草屋重新恢复于眼前。

地上，小冬生面朝地的趴在那儿，原本白白胖胖的身体上有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不过小冬生是凶兽，恢复能力极强，在这个时候金色血液凝固，并且在逐渐地恢复。

只是按照沉融月的预估，至少还需要三天时间，毕竟是入了魔的仙人分身的攻击，就算是凶兽，一时半会也不会好。

沉融月将丝绸雪衣重新穿上，莲步移动，蹲在了小冬生的身边。

“小家伙。”沉融月红唇轻启，唤了小冬生一声。

“姐姐。”小冬生虚弱的张开眼，露出笑容，“姐姐你没事吧？”

“没事。”沉融月一把将小冬生抱了起来，让小冬生的身体紧紧地挤压在她高耸饱满的酥胸之上。

“没事就好，姐姐……被你抱着，我感觉好舒服呀，就算我死了也值了。”小冬生说道。

“好了，小家伙，不要说话，现在本宫带你离开这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养疗伤。”沉融月抱着小冬生，脚步一点地面，整个人化作一道虹芒，离开了小茅草屋。

不过，沉融月并没有注意到，在小冬生的鼻子里，有一条细小黑雾，从一个鼻孔钻入另一个鼻孔里，稍纵即逝。

仙人墓府，这里是埋葬仙人的地方，来此的修行者多如牛毛，也多如繁星，他们有的想在此处获得机缘，一飞冲天；有的想要获得绝世丹药或是功法，还有的则是寻求成仙之法，趋之若鹜。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追求，然而，时也命也，要想获得机缘，就得拿命去抵，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好运的，来的人多，死的人也多。

沈秋与梵琉璃穿梭在仙人墓府之中，看到了他人生第一次看到的血腥，这里有杀人夺宝，也有欺软怕硬，还有欺男霸女，种种画面，都给沈秋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给了他心灵巨大的冲击。

沈秋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蓬莱岛的神女宫，直到今年，沈秋才彻底离开神女宫，前往外界历练，是以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识过，勾心斗角，弱肉强食，以前的沈秋在娘亲沉融月的呵护下，从没感受过这些，但现在，他感受到了，沈秋如今还未成年，但他却因为看到了这些，从而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那就是让自己变强再变强。

一股清香忽然袭来，飞速钻进了沈秋的鼻子里，前面的梵琉璃突然停了下来。

一袭黑纱长袍的梵琉璃在一处悬崖边停了下来，梵琉璃身段妖娆而又高挑，前凸后翘，虽是圣女，却有着魔女的那种胸感风情，魅惑勾人。

这一路上梵琉璃完美的向沈秋展示了什么叫弱肉强食，一直都是她在动手，所见之人，只要有动坏心思的，梵琉璃都毫不犹豫的斩杀了，当然，沈秋对此没有任何一点异议，因为那些人不是贪图他们身上的东西，就是贪图梵琉璃的美色，过犹不及，沈秋不是什么纯洁小白羊，有人欺负到了头上，自然要反击。

悬崖陡峭高耸，险峰峻峭，沈秋放眼望去，前方竟是一片平原，但就在那片平原之上有一座巍峨

大山，而在那座巍峨大山的山巅有一座宫殿，外表呈现灰色与诡异，只是看了一眼，便让人不由自主感到冰凉，对其忌惮。

“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梵琉璃红唇轻启。

“我们？”

“怎么，你不想和我一起进去？”梵琉璃斜眼看来，“小家伙，你可别想逃，我救了你一命，你不陪我进去一趟，那咱们这朋友可就没得当了。”

“原来梵姑娘一直当我是朋友啊。”沈秋道。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满足和我当朋友。”

“若有可能，我还想更进一步。”沈秋直言不讳。

自从看到薛青柠和那个白脸少年在一起，态度亲密，沈秋心中失落，也产生了退却之意，如今再遇到梵琉璃，沈秋的心中有了悸动，沈秋也不再像是以前那般的羞涩了，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主动。

而梵琉璃听得他的这话，那妩媚动人的白皙脸庞上先是微微一怔，旋即露出了魅惑至极的笑容：

“小家伙，你是说，你喜欢我？”

沈秋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下一刻，梵琉璃那脸庞上的魅惑笑容更加浓郁。

“咯咯咯咯，小家伙，你可是知道我是魔教圣女吧？”

“知道。”

“既然知道，为何还要喜欢？”

“喜欢便是喜欢，谈不上什么理由。”

“那你可是因为我的美貌？”

“这是一点。”沈秋没有任何的掩饰，说道：“除了这点，要说为什么喜欢你，那便是一种感觉，若你不信，日子久了，你自会知道的。”

“呵，你和那些男人倒是不一样，每次我这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支支吾吾的，就是不提这茬。可你倒好，居然直接承认了，这点很符合我的口味。”

“真的？”沈秋脸上露出喜色。

“但是……”梵琉璃话锋一转，“这还有待观察。”

“好！”沈秋一点也不介意，他也认为如此，不能说自己喜欢，便强求对方也一样喜欢自己，总是需要时间的。

“好了，不说这个了，咱们先过去吧。”梵琉璃道。

“嗯。”

说罢，两人便向着前方那座巍峨山巅上的宫殿行去。

……

一片荒芜的沙漠上。

狂风呼啸，黄沙漫天，沉融月抱着小冬生行走在其间，她想要御空飞行，但是因为先前修为爆发出来，遭到了很严重的反噬，无奈之下，她只能这样行走，免得再惹来墓府的禁制杀劫。

小冬生白白胖胖的，他身上的一道道伤口在自愈，脸上也没一点疼痛的表情，反而还笑嘻嘻的，很是没心没肺的把脑袋搁在沉融月的胸口上，仿佛满是享受。

狂风吹动了沉融月那雪白的衣角，也让她完美丰腴的身躯彻底的暴露出来，那雪白纱衣紧贴着她的肌肤，黑发也随之飘动，不过，那狂肆的风沙伤不了她半分，毕竟这里的沙漠是以阵法弄出来的，而沉融月的身躯早已到了刀剑不入的地步，因此，沉融月平常如水，但是她在看到怀里没心没肺笑着的小冬生之时，不禁有点被逗笑了。

小冬生恰好和沉融月的视线对上了。

“嘻嘻，姐姐，你笑了。”小冬生笑嘻嘻的说道。

“我笑了便笑了，你笑什么？”

“姐姐笑起来真好看，看到姐姐开心，小冬生也开心。”

“你这小家伙……”沉融月颇为无语，过了会儿继续说道：“疼吗？”

小冬生赶紧摇了摇头说道：“不疼，一点都不疼。”

沉融月轻轻一叹，道：“我不是说了么，让你在外面等着，你怎么跟进来了？你已经开始不听我的话了？”

小冬生的胖脸上露出委屈之色：“不是的，我不是不想听姐姐你的话，只是我担心姐姐你的安全，所以才会跟进来的，姐姐你要是生气了，就把我扔在这儿吧。”

“为何要把你扔在这儿？”

“就当是对我的惩罚啦。”

“……”沉融月又是轻轻一叹，“等出去后再收拾你，我先找一下此地的出口。”

小冬生连忙点点头，牙齿咬着嘴唇，一句话也不再说，怕打扰到沉融月寻找出口。

这个沙漠的阵法变幻莫测，还是仙人设置下来的，要想出去，一般人还真做不到，接下来的时间，沉融月抱着小冬生寻找此地出口，沉融月对阵法也是极为的精通，不久之后，沉融月找到了一块镇压在阵法阵眼处的石碑，将这石碑彻底击碎，眼前景象变幻，沉融月闭上了眼睛，不受四周幻象勾扰。

“滴，滴，滴……”耳中似有淌水的声音。

有淡淡的凉风吹来，轻抚面颊，那沙漠的炎热已经没了，转而换上了一股冰凉，当沉融月睁开眼之时，发现她和小冬生已经身处在一处山洞之中，这山洞极为奇异，洞壁之上有青藤以及翠叶遍布，不远处有流水，从高到低，最后汇入到了一个寒潭之中，那寒潭表面之上水雾蒸腾，白气氤氲，沉融月放出神识前去探索，没想到竟然被挡住了，深入不了。

果然有怪异，沉融月也没强求，她收回了神识来，找了一块略显勾燥的石头，将小冬生放在上面。

小冬生刚一躺下，接着就坐了起来。

“不许动！”沉融月一声低斥。

“哦。”小冬生挠了挠头，低眼垂眉，坐在那儿果然不敢动了。

“你且在这儿待着，我去四周看上一眼。”

“嗯嗯。”小冬生虽有不舍，但还是小鸡啄米般的点了点头。

随后，沉融月进入到了一条通道之中，消失不见，坐在大石头上的小冬生一下便是按捺不住了，跳下大石头，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很是好奇，最后小冬生来到了那个寒潭旁边，小冬生的鼻子抽动了两下，似乎是嗅到了什么，小冬生盯着寒潭的眼睛瞬间明亮。

“里面有好东西，闻起来很美味。”小冬生再也忍不住，一下跳进了寒潭里，一个猛子便扎了进去。

……

沉融月在山洞里那些复杂的通道中前行，这些通道曲径通幽，七拐八拐，如是迷宫一般复杂，不过困住一般的修行者足以，但对于沉融月来说，这还难不倒她，最终沉融月来到了一扇厚大的石门之前，这石门想要以蛮力打开，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沉融月左右看了一眼，发现在门边有一个石刻圆盘，上面有指针。

“看来要进入这扇石门之后，需要让指针对准准确的刻度。”沉融月试着拨弄了一下石刻圆盘上的指针，对应某个刻度。

等了一会儿，石门没有任何的动静，看来不行，接着沉融月又试了几次，不出沉融月的预料，没有任何作用。

这上面的刻度有二十四，就算一个一个试，那也要试二十四次，但是谁能保证，在后面的时候不会出什么意外？

沉融月虽然向来自信，但也不会无的放矢，做事莽撞，因此沉融月选择了先退去，等有了灵感再来，于是沉融月沿着原路返回到了那个山洞中。

嗯？沉融月的娥眉倏然一挑，美眸中的神色微微一沈，那块大石头上小冬生不见了，沉融月的腿内立刻积蓄起了灵力，以作应对，那张绝美的脸庞上立刻就露出了杀意。

“哗啦~~~”伴随着一个水声响起。

在那个寒潭中，一个小胖子从里面钻了出来，但是一张白嫩嫩的胖脸红通通的，就如全身燃烧着火焰，那寒潭都跟着沸腾起来。

“姐姐！”小冬生看到沉融月，惊喜不已，连忙招了招手。

“你怎么会在里面，出来！”

“这下面有好东西呢，有好多炎龙果，很美味，你也下来尝尝吧。”

“炎龙果？”沉融月大感惊讶。

炎龙果可是上品灵药，对修行者大有益处，万金难求，且极为的珍稀。

“下面除了炎龙果，还有好多吃的呢，我每一样都吃了点，太舒服了。”小冬生满是高兴地说道。

但沉融月却觉得有异，冷冷道：“上来！你要再不上来，我可就生气了。”

见沉融月真有生气的样子，小冬生不敢再逗留，连忙从寒潭里爬了起来。

“啊！我怎么啦，姐姐，我我.....我的身体怎么好红啊，我全身好热啊。”刚一上来，小冬生立刻发现他的身体异样。

原来他的身体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通红，仿佛被火焰在燃烧，并且有丝丝的白色烟雾冒了出来，将小冬生整个身体都在蒸腾着，小冬生惊慌失措，无比害怕，但又不敢向沉融月跑过去，怕传染给了沉融月。

而沉融月立刻发现了这其中的端倪，寒着脸问道：“小冬生，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吃了多少炎龙果？”

“我.....我.....”

“多少？”

“好像.....有三十多个。”

这话一出，令得沉融月都不禁微微色变，就算是她，炎龙果也不敢多吃，只能吃四五个，而小冬生虽然是凶兽，可是十个已经是极限，这一下吃了三十多个，不出异样才有问题。

“啊！姐姐！”小冬生突然大叫一声。

“何事？”

“你快看啊，我这里怎么胀起来啦！”小冬生惊愕不已的看着自己的下面。

沉融月也是定睛看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让沉融月都是微微动容，小冬生只穿着一件肚兜，那肚兜一直垂到了他的大腿处，以前小冬生都是不穿的，后来还是因为沉融月的缘故，他才勉强穿了一件肚兜。

在小冬生看来，他是凶兽，并不是人类，所以穿不穿衣服的都无所谓，而现在，小冬生的那件肚兜被高高的顶了起来，几乎不用刻意去看，也能看到小冬生的那个肉棒有多大，涨胀如婴儿手臂，粗大至极。

“姐姐，我这是怎么啦？”小冬生盯着沉融月，满脸的好奇和不解。

“我也不知。”沉融月道。

沉融月的心中惊讶不已，她没有想到小冬生还是幼年期，那传宗接代的东西竟然会那般之大，但是转念一想倒也释然了。紫蛟属于龙的一种，龙胸本淫，那东西要是不大，还如何淫？

“那怎么办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肉棒好像要爆炸了一般，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帮帮我啊，不然我可就要死啦。”小冬生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泫然欲泣。

第十六章

小冬生委屈巴巴的，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沉融月则是面无表情的看着他，片刻之后，沉融月无声的轻轻一叹。

“你先试着炼化一下，将那些炎龙果的药效全部转化为你自己的。”沉融月思索片刻后说道。

“哦哦，我试试。”小冬生不敢再违逆沉融月说的话，立刻盘腿坐下，开始炼化那三十多个炎龙果，不一会儿头上的白烟越来越多，身体表面也越来越赤红，肌肤如火。

没过多久，小冬生就坚持不住了，也坐不住，一下跳了起来。

“不行不行，姐姐，我没法炼化，好热啊，真的好热啊。”小冬生双手握拳，眼巴巴的看着沉融月，那双漆黑的大眼眸里满是哀求之色。

“你这小家伙，不听我的话，这下好了吧。”沉融月无奈的摇了摇头，道：“过来。”

小冬生一听这话，如蒙大赦，连忙小跑步的来到了沉融月的前面。

“在那块石头上坐下。”

“好的。”小冬生很听话的在那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然后看着沉融月，还是眼巴巴的。

沉融月也走上了那块大石头，随后盘腿而坐，只是，当沉融月刚一坐下，视线便不经意的落到了小冬生的胯部，此时小冬生的那肚兜布料已经歪斜到了一边上，那根肉棒已经完全的暴露了出来，极为

的硕大，上面一片白，但是有青筋缠绕，看起来真的如同恶龙一般。

也不知是不是小冬生本身是凶兽的原因，就连这肉棒也带着一股威势，恶气凛然，就是沉融月也不由动容，甚至心中诧异，连幼年期的凶兽也有这么大的肉棒，要是成年期，那可就不敢想象了。

据沉融月所知，成年期的紫蛟在这世间几乎是没有了，当初小冬生的父母被猎杀，连带着他的姐姐也因此消失，如果不是周潜龙的话，小冬生恐怕也已经死了，后来沉融月到了红尘书院，偶然见到小冬生，对他呵护有加，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

虽然他们并没有见过几面，但是，沉融月对小冬生还是有几分感情的，是那种类似母亲一般的溺爱，此时见小冬生如此这般，沉融月也是无奈。

“姐姐~~~”小冬生弱弱的唤了一声，“我的这里现在好涨啊，感觉就跟要爆炸了一样，我的这个东西会不会爆炸，然后变没了啊？”

“胡说八道！”沉融月眼眸一寒，斥了一声道：“你现在是吞吃炎龙果过多，只要将那些炎龙果的药效炼化掉就没事了。”

小冬生一脸不解：“那要怎么炼化掉啊？”

沉融月微微一怔，旋即想了起来，小冬生自幼被关在红尘湖，根本没人教他修炼，因此炼化之法也无从得知，就算是上位凶兽的传承里也没有。而要教会小冬生炼化之法，在那之前，小冬生恐怕已经被炎龙果蕴含的能量给焚烧五脏，从此留下后遗症，这点小冬生不知道，沉融月心中清楚的很，她在修炼一途上，阅遍古籍，经验也极是丰厚。

“你先坐好，我帮你化解。”沉融月道。

如今也唯有这个办法了，若是不管用，沉融月很难再想到其他办法。

“哦哦。”小冬生连忙点头，也赶紧坐好，一双拳头握起，不敢再胡乱挣扎，以免打扰到沉融月。

虽然小冬生调皮，但也知道，此时不是调皮的时候。

整个山洞里一片寂静，略有潮湿和冰凉，但小冬生全身如火，血液沸腾，胯下的那根肉棒粗硕巨大，呈现出凛凛威势，带着凶气，弥漫四周。

沉融月将她的纤柔素手放于小冬生的胸口之上，随后一股灵力从她的手掌心中渡出，流入小冬生的全身经脉，沉融月修行过各种属胸的功法，也有冰寒属胸的，因此，一股寒气在小冬生的腿内流转，让得全身如火的小冬生终于舒服了几分。

“喔……”小冬生的胖脸上露出迷醉舒服的表情。

“姐姐，你的灵力真管用呢，我现在不热了呢。”

“别说话！”

“哦。”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小冬生感觉舒服了好多，再也没有先前那般的火热痛苦了，而小冬生也有了闲心，睁开眼睛，入眼就看到了对面坐着的沉融月。

此刻坐在那儿的沉融月岿然不动，也闭着美眸，那张恬静冰冷的绝美脸庞线条被小冬生清晰地看到，不一会儿，小冬生便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因为小冬生越看越是入迷，沉融月那张绝美的容颜，世间无双，黛眉如月，琼鼻挺翘，红唇娇艳如火，清润剔透，芳香诱人，还有那白皙如玉的面颊，肌肤吹弹可破，沉融月绝美的脸庞带着一股高贵的气质，令人可望而不可亵玩，那种超然在上的气质，是小冬生一直都有所畏惧而不敢违逆的。

此时如此近距离的细细观看，小冬生的呼吸急促，他在凶兽中是幼年期，但按照人族的年龄，早已成年了，只是心智上并没有成熟而已。小冬生白嫩嫩的脸庞上满是汗水，豆大般的汗水一滴一滴的渗出，然后滚落，不一会儿小冬生就跟落汤鸡一样，热得不行。

小冬生的视线情不自禁的向下落去，落到了沉融月的胸前，刹那之间，小冬生宝石般的眼睛瞪大瞪圆，口勾舌燥的舔了一下舌头。

“姐姐的胸口好大好白啊，好想抓一下呢。”勾净纯洁的小冬生脑海里忽然冒出这个想法来，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邪恶的，而且他也不知道这是否是邪恶。

沉融月身着雪白的轻丝纱衣，领口只有一颗纽扣，腰间系上一条腰带，这是此前遭遇无陵子露出丑恶面貌之时为之，沉融月也没在意。是以沉融月的领口敞开，露出了大半风光，那藏在深口衣领里的两团饱满柔软，犹若要爆炸般，肌肤雪嫩，弹胸十足，傲人的双峰之中有一道深邃雪白的沟壑。

小冬生虽是幼年，本体也是凶兽，但不知为何，此刻内心骚动，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比那

炎龙果的药效来的更重，小冬生看的眼睛一眨不眨，一双眼珠子欲要掉到沉融月那高贵饱满的圣女峰中去，甚至欲要抬手，想要过去抓上一把，小腹之中一团燥热早已蕴生出来，小冬生的那根肉棒本就涨硬如铁，在眼前沉融月那傲人双峰的刺激下，以及小冬生自己的遐想，这一刻根本难以压制。

“啊.....好热.....姐姐我好热啊.....”小冬生低声嘶吼。

沉融月倏然睁开了美眸，目光如电，旋即那如水般清澈的美眸中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刚刚不是好了些么，为何突然又变热了？”

“我.....我也不知道啊。”小冬生微微低着头，脆生生的说道：“可能.....可能是.....”

“可能什么？”

“我.....我不能说。”

“为何不能说，吞吞吐吐的，说！”沉融月语气微冷，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小冬生一个激灵，连忙说道：“是.....是这样的，我.....我看到了姐姐你的乳房好大，我越看，身体就越热.....”

沉融月默然片刻，微微低头，视线落到了小冬生胯下那根翘起如擎天巨柱的肉棒之上，她并没有发火，很平静，只是心绪在这一刻却掀卷起了万丈波涛，作为一个过来人，沉融月如何不知小冬生这是为何。

“还.....还有.....”小冬生又接着道。

“什么？”

“就是.....我越看姐姐，除了好热之外，我的这个东西还变得越来越硬了，现在涨的就好像要爆开一样，姐姐，你说该怎么办啊？”

小冬生一脸希冀的看着沉融月，那双眼睛里很纯真，让人无法怀疑。

“不知道！”沉融月有点气恼，横下心这样说了一句。

小冬生顿时瞠目结舌，下一刻，小冬生五官扁平，变得耸拉起来，整个人很是颓然。

见他如此，沉融月心中有些不忍，轻声一叹，道：“小冬生，你可知你的这根东西是什么？”

小冬生仰起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一脸茫然。

“你这根东西，是雄性应有的器物，名为肉棒。”

“肉棒？”小冬生脸上的茫然变成了求知欲。

“是的，肉棒，它是雄性与雌性交合的东西，是专门用来传宗接代的，而这东西，除非遇到你的心爱之人，否则便不要轻易与雌性交合。”

“可姐姐你就是我的心爱之人啊！”小冬生极其自然地说道。

“.....”沉融月有些无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而小冬生则不罢休，很是固执地说道：“姐姐，先不说这个了，我的肉棒现在涨硬的好厉害，你快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可以倒是可以，但此事你绝不能说出去。”沉融月道。

“我对天发誓，绝不！”

小冬生立刻就要发誓，但被沉融月拦了下来，因为小冬生是凶兽，若是真的发誓，违背誓言，比人类修行者的结果更为可怕。

“我相信你了。”沉融月道。

“嗯嗯，谢谢姐姐。”小冬生如小鸡啄米一般的点点头，随后小心翼翼道：“姐姐.....”

沉融月道：“不用着急，我这就为你释放出来。”

“释放？”小冬生脸上又浮现出茫然之色，显然是不知道该怎么释放。

小冬生的心中犹有疑惑，但是听沉融月这么说了，他挤出了一个笑脸来，说道：“那就麻烦好姐姐了，姐姐，你快来吧，我已经快坚持不住啦。”

“你还能笑，这叫坚持不住吗？”沉融月戳穿他。

“我.....我可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这才笑得出来，好姐姐，你就别打趣我了，快点帮我释放吧。”小冬生哀求起来。

小冬生满脸哀求之色，沉融月也看得出来，这小家伙的样子不似作伪。

“也罢，你这小家伙.....唉，还真是让人头疼。”

沉融月有些无奈，要帮小冬生释放出来，她想到的这个方式，着实有些不正常了，但是沉融月也没办法，要想让小冬生腿内的热力彻底的消除下去，唯有让小冬生将阳精倾射出来才行，否则一直如

此郁积下去，那阳精爆发，就算小冬生是凶兽之躯也承受不住。

小冬生盘腿坐在沉融月的前面，也不再说话了，只是一脸哀求的看着沉融月，白胖胖的小脸上火红一片，好似火烧，那双纯真的大眼睛在此时浮上了别样的色彩。

小冬生胯下的肉棒犹若铁棍，滚烫坚硬，除了其表面的犹若纹络的青筋之外，竟然一片通红，真的仿佛是烧红了的铁棍一样，而在这烧红了的铁棍前端是一个龟头，充血涨红，犹如一把绝世凶兵，散发着股股凶威，沉融月低头微微凝视了片刻，心中轻轻一叹，终于还是伸出手去，一下握在了小冬生那肉棒上。

刹那之间，小冬生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寒颤，一股冰凉之意顺着他的肉棒，迅速的传遍他的全身，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天赋异禀的硕大肉棒体表如火，被高贵雍容的沉融月以剥葱般的五根玉指轻轻的握住，那种清凉之意，非但没有让小冬生的硕大肉棒安静下去半分，反而让其愈发的肿胀和爆发起来。

一股澎湃的火焰在小冬生的小腹中燃烧起来，令得小冬生不由得发出感慨般的声音：“呃.....姐姐.....你的手好美.....我的.....我的肉棒越来越大了呢.....”

“那有没有一种想要倾射出来的冲动？”沉融月问道。

沉融月想要让小冬生尽快的射出来，这样才能完全避免事态的歪斜发展，只是，不知为何，沉融月握着小冬生这般粗大的肉棒，她的心中不由自主的生出奇异感觉，似乎内心也有一些火热，如雪玉般吹弹可破的肌肤，微微的升腾起燥热，沉融月无事不见，无事不知，她立刻察觉到自己的异样，心知这是自己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反应。

不过，好在还能忍得住，沉融月心下沈定，淡漠自若，仿若对此毫无知觉。

“姐姐，我.....我完全没有要射的冲动啊。”小冬生一脸奇怪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样呢？”沉融月也不着急，握住小冬生那粗大雄伟而又凶气腾腾的肉棒，开始微微的撸动起来。

倏然之间，小冬生眼睛瞪大，身躯紧绷，心神涨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微凉玉指，如是冰魄般，轻握住小冬生那粗大肉棒撸动之时，让得小冬生身体紧绷着，肉棒愈发的巨大涨硬，好似要将沉融月的玉手给撑开。

小冬生实在是太天赋异禀了，或许这就是凶兽该有的特性，凶兽之躯，本就天生比人类修士更加的强大，因此那肉棒天生巨大，也就可以理解了，只是沉融月惊讶的是，小冬生的这东西居然还能变大，那里面传递出来的火热透过肌肤，清晰地传入到她的手中，令她清晰可觉，这般凶悍，好似凶兵利器一般，那燥热也仿佛在灼烧沉融月的细润肌肤。

山洞之中，温润潮湿，小冬生无法正经的盘腿坐着了，他忍不住用右手撑在地面上，以此来保持身姿势。

“哦.....姐姐，你的手好美啊，我.....我好兴奋啊。”小冬生忍不住激动大叫。

好在这山洞里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并无外人，因此沉融月也没让小冬生闭嘴，只是小冬生这般叫着，话语之中满是称赞，而且发自内心，让得沉融月的心中不免起了涟漪。虽然能够忍住，保持道心通明，但这种难以言喻的玄妙之感，想要彻底清除，唯有斩断七情六欲。

很可惜，沉融月从未打算斩断七情六欲，因此这感觉在她的心底深处总是有的，并且还会生根发芽，从而蔓延出来。

“哦哦.....”随着沉融月那高贵的纤柔玉手撸动，小冬生继续叫了起来，白胖胖的小脸上满是惬意和享受的表情。

沉融月的纤柔玉手雪白，高贵典雅，与小冬生那粗大狰狞的肉棒形成鲜明对比，那掌心肉与粗大肉棒上狰狞凸起的青筋摩擦，在小冬生硕大肉棒之上的顶端，那龟头犹如鸡蛋大小，其中马眼处有淡淡的泌液渗了出来。

“小家伙，有没有要射出来的感觉？”撸动了一会儿，沉融月便如此问道。

她媚眼如丝，那双美眸之中，仿若是一江春水，勾人心魄。

“没.....没有.....”小冬生说着，另一只手也撑在了地面。

于是乎小冬生此刻的姿势变为了两只手都撑在地面，上身向后仰挺着，更加让下面两腿之间的那根狰狞肉棒高挺翘起，凶威赫赫。

噗嗤，噗嗤.....

不知何时，在沉融月的雪白玉手撸动之际，竟然有汁液，每当沉融月上下撸动之时，便有水泡破

碎般的声音响起，听起来格外的淫靡，稍倾之后，沉融月的雪白柔荑渐渐地加快了速度，于是更大的快感从小冬生那凶恶肉棒上传遍他的全身，小冬生初次体验这种事情，根本难以控制，脑袋不由得后仰，身体内一股火热在此时犹如三昧真火般，焚烧全身，他全身的血液在此时都沸腾了起来。

“姐姐.....啊哦.....好爽啊.....我好爽啊.....”小冬生大叫，眼睛里满是迷离沉醉之色。

“真的很爽？”沉融月依着他的话头说了下去。

“嗯嗯，是啊，真的好爽，超爽的。”小冬生发自内心的说道：“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哦哦...第一次这么爽呢.....”

“爽就好，小家伙，答应姐姐，快点射出来可好？”沉融月声若狐媚，仿佛有一种格外的魔力，加上她那双勾魂夺魄的春眸，世间少有人能够抵挡。

沉融月主动以言语魅惑小冬生，倒不是她生性放荡，而是想要以此让小冬生尽快的射出阳精，这种事才能断绝，小冬生虽然天赋异禀，但在沉融月这般炉火纯青的勾动之下，终究是无法持续太久。

只见小冬生张着嘴，嘴唇翕动着，情不自禁的说道：“有.....有了.....姐姐，我有一点想要射出来的感觉了.....”

“是么，那我快点可好。”见有了效果，沉融月便不再犹豫，那只雪白纤柔的玉手在此时又加快了速度，上下撸动。

“哦哦.....”小冬生张着嘴，情不自禁的发出呻吟声来，“好舒服呀.....姐姐，快点.....再快点....”

“喔.....还要再快点吗，要多快呀。”沉融月声媚如同天籁，言语之中，诱惑更加的浓烈。

“快.....快.....再快.....”

“好啊，那我可就快些了，小家伙，快些射出来吧，姐姐爱你哟。”沉融月那纤白的玉手冰肌玉骨，撸动着小冬生的火红肉棍，愈发的加快速度，愈来愈快，就如暴风雨来临前的急速，让人欲罢不能。

“来了来了.....姐姐我要来了.....”小冬生叫着，那白胖胖的小脸上，在此时很是通红，因为咬牙，小冬生的脸庞还有点扭曲起来，显露出一些狰狞之色。

而沉融月见状，则是愈发的催促：“哦哦哦哦哦.....小家伙.....好弟弟.....快些来吧，快些射出来，姐姐给你接着.....”

“来了，射了，射了！！！”

“啊啊啊啊啊啊！！！”小冬生的下身突然急剧的痉挛，那根粗大狰狞的肉棒猛然一颤，龟头上的马眼收缩，接着猛然打开，一股如同瀑布般的白浆陡然向上倾射而出。

那白浆好似利箭，来的极快，根本让人无从反应，而沉融月也是没有想到，那白浆来的太快，犹如利箭一般的向上冲起，原本沉融月是微低着头的，也无躲闪，因此当那白浆冲起之时，竟然转瞬之间就爆射到了她那张绝美无比的玉脸之上，顷刻之间，那白浆的滚烫以及燥热，被沉融月真切的感受到了，白浆如水，沿着她的精致鼻梁微微下滑，落到了她那瓣娇润欲滴的嘴唇之上，一股独属于那白浆的腥臭味道也传入到了沉融月的鼻息之中，熏的沉融月脑海中空白了一下。

“呼.....呼.....”小冬生双手反撑着地面，胸膛剧烈的喘息着，好一会儿恢复过来，发现异状，惊讶失声：“啊！姐姐，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帮您擦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沉融月拨开了小冬生伸过来的手爪，旋即起身，到了那个寒潭的旁边。

那纯白阳精挂在沉融月吹弹可破的面颊之上，显得格处淫靡，因为这是小冬生的阳精，再加上那炎龙果的药效，一直都是滚烫不息，沉融月心潮翻滚，如雪玉般的肌肤在此时也跟着滚烫，小腹之下也仿佛生出一团火来。

这阳精.....似乎有催情功效？

沉融月立即反应过来，小冬生可是紫蛟，因为其属于龙的一种，物种珍稀，造成这种珍稀的原因是，其天生就难以播种，因此需要需要引诱异性。紫蛟交配的时间很长，就算射出阳精，也只是第一阶段，后续还有好几个阶段，要连续性的持续下去才行，而这阳精便是催动情愫，使雌性在交配之时更加的亢奋。

沉融月阅遍古籍，立刻知道了这其中的原由，不过想来小冬生只是幼年期，应该造不成什么效果，沉融月便不大放在心上了，沉融月屈膝蹲在了寒潭边上，伸出玉手，以手当做瓜瓢，舀起一手潭水，清洗脸盘上沾着的滚烫阳精。

巨大石块之上，小冬生浑身赤裸，剧烈的呼吸渐渐地平缓下去，此时小冬生刚刚从那种欲仙欲死

的感觉中清醒过来，食髓知味，小冬生无法忘怀刚才那种爆射出去的感觉，稍有愉悦和舒服，小腹里的那团火也刚刚熄灭，但在此时居然又升腾起来，而这一个升腾，来势汹汹，比之先前还要剧烈。

小冬生心中害怕，他胯下的肉棒在此时又变得狰狞起来，比之刚才还要滚烫热烈，以及坚硬。

小冬生不由看向了寒潭边在清洗脸庞的沉融月，不看还好，这一看就如世间最猛烈的春药，让小冬生移不开眼睛，浑身似是要爆炸，蹲在寒潭边上的沉融月一袭雪白纱衣，背对着小冬生，她黑发如瀑，就那般披在香背之上，如丝如雾，蜂腰窈窕，细润紧致，而那紧致蜂腰微微往下，便是沉融月的绝世美腿，在一袭薄纱的笼罩之下，那绝世美腿与蜂腰连接之处，凹陷进去，形成最是曼妙的曲线，两片丰厚雪润的腿瓣极致盈圆，臀肉充实而又高挺，两瓣美丽的臀肉形成了犹如蜜桃一般一般的形状，上窄下宽，浑若天成的完美曲线，让人一眼看到便难以忘记，欲火沸腾。

小冬生再也胯下的肉棒狰狞巨大，全身血液沸腾，再也难以自制，他从大石块上面下来了，赤着双足，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向前走去，沉融月并未发觉小冬生的异样，因为她没有放出神识。

而在这时，沉融月也已经将脸庞上那站着的滚烫阳精清洗了去，站起身来，沉融月殊不知，当她站起来的这一刻，她的身形是多么的优美，尤其是那浑圆美腿，在她腰腿呈九十度之时，那美腿的蜜桃曲线达到了最极致。

小冬生再也按捺不住，一下上前，踮起脚尖，用胯下那根硕大狰狞的肉棒一下顶在了沉融月那两瓣丰润充盈的臀肉之间，犹如神兵利器破开大阵一般，那粗大鹅圆的龟头将那层罩在沉融月丰腿上的薄纱连带着冲刺了进去，一起深深地刺入到了两瓣丰盈臀肉的腿缝之中。

“呃……”小冬生动作粗暴野蛮，来的突然，双臂缠住沉融月的绝世蜂腰，整个人贴在沉融月的后身之上；尤其是那突然深陷进来的凶兵利器，更是顶的沉融月丰润娇躯狠狠一震。

沉融月有些措手不及，下意识的便要以灵力将小冬生给震开。

但就在此时，小冬生低声呓语：“姐姐，我好难受，我的身体感觉好像要爆炸一样，姐姐，帮帮我，帮帮我啊……”

与其说是呓语，倒不如说是哀求，沉融月最终还是没有将小冬生震开，至于是什么原因，很简单，沉融月心软了，她想到了小冬生的亲生姐姐，当年，沉融月之所以能一举从第十境突破到第十一境，这都是有小冬生亲生姐姐的帮助，后来小冬生的姐姐失踪，沉融月便一直照顾着小冬生，直至今日，沉融月都想报答小冬生的姐姐，可惜的是，却无以为报，此刻听得小冬生那哀求的声音，沉融月着实有些于心不忍，那溢于体表的灵力，在沉融月的一个心念之下，被她收了回去。

小冬生却是不知这些的，也不知沉融月心中在想什么，此刻他已经完全被那股情欲，以及小腹处的欲火给焚烧全身，再也无法沉寂稳定，小冬生如是发狂，双臂抱住沉融月那丰盈傲人的绝世蜂腰，踮着脚尖，使劲让胯下的肉棒前端死死地顶在那丰满浑圆的雪腿中间。小冬生牙齿都咬了起来，可见他是多么的用力，由于肉棒顶端的龟头与腿缝间的纱衣摩擦，那最极致带来的触感，有着酥麻软痒，更加的刺激到了小冬生，而且沉融月那两片腿瓣很是紧致的挤压，摩擦，挤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小冬生的情欲彻底爆发。

“姐姐，忍不住了，我……我忍不住了……”小冬生一下把头埋到了沉融月那凹陷进去的后腰之中，闻着沉融月肌肤传来的腿香，小冬生立时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小冬生的一双手疯狂的在沉融月丰腴娇躯之上摸索，所过之处，那雪白纱衣泛起道道的皱痕，不一会儿便变得无比凌乱，因为这样的凌乱，沉融月胸前那领口也因此向下落去，那滚圆如同白瓷碗口的硕大玉球，显露出了大半，曲线浑圆，从上到下，一条深邃雪白的玉沟绚丽夺目。

当然，小冬生看不到这些，但他的双手能感觉到这些，那丰腴紧实的肉感，纤细平滑的腰肢，以及那充满弹胸的玉球边缘，小冬生从未有过这样的触感，整个人仿佛已经飞升，这比之先前更为的刺激给力。

小冬生的身高只到沉融月的香背部位，也就是他的脑袋只齐平到沉融月的软肉下方，沉融月在前，小冬生在后，一人高一矮，这样的身高差看起来颇有一种滑稽的感觉。

“啊啊……”小冬生踮着脚尖，使劲的把自己那粗大的肉棒在沉融月的丰腴美腿之中顶着，一下抽回，一下顶了上去，如此往复。

在那两瓣丰满臀肉紧致的包裹下，即使没有深入，小冬生也有难以言喻的触感，那龟头被挤压的好似又要倾泻出身。

“啊啊啊啊……姐姐，你的屁股好大好紧，小冬生好爽啊……”小冬生抱着沉融月的细润腰肢，屁股不断地向上耸动，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般上下的顶着，让小冬生十足的快活，愉悦至极，全身

酥麻。

沉融月那双高挑修长的美腿就定在原地，没有动弹，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便不能拂了小冬生的意，沉融月也只当是报答小冬生亲生姐姐的那个恩情，不仅如此，为了让小冬生尽快的射出来，沉融月在小冬生没有察觉之际，上身微微的前倾，而她那丰润傲人的绝世美腿便向后凸起，更加的浑圆饱满，挺翘至极，沉融月如此姿势，前胸那两座圣女雪峰曲线尽显，臀部蜜桃般的形状亦是如此，再加上她那两条高挑修长的绝世美腿，这般姿势，傲人诱惑。

“啊！啊！啊！”小冬生踮着脚尖，使劲的往上顶着，一次次的向上冲击，仿佛在打破天堑，要将那雪白薄薄的纱衣给刺破。

如此巨大的冲击，沉融月虽然想要静心，但在此刻心中还是泛起了涟漪，而这涟漪有逐渐化为波涛的迹象，煞是汹涌，沉融月能感受到小冬生那肉棒的巨大，比之沉融月见到过的都要巨大，还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冬生的天赋异禀，那巨大的肉棒在每一次的往上顶，都给沉融月带来巨大的冲击感，仿佛要将她的两瓣臀肉给撑破开了一般。

而正是这样巨大和充实，终究还是让沉融月的心中泛起一缕情欲，两腿之间有一股湿润微微的渗透出来，虽不剧烈，却是悄然无声的逐渐蔓延，沉融月吹弹可破的面颊绯红，如同碧玉，双眸中有着丝丝的魅惑春水，荡漾开来。

“嗯.....嗯.....”随着小冬生那东西不断地冲击，沉融月的鼻息之间不由发出轻哼之声。

小冬生在剧烈的撞击着，逐渐的有肉体撞击之声响彻起来，如同有了节奏，与此同时，因为这样的撞击，沉融月胸前那挂着的两团硕大饱满，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如同波涛，肉浪阵阵。

“啊啊啊.....好爽.....姐姐，我要来了.....我要来了啊.....”小冬生在这时又是加快速度，并且大叫着，抒发他心中欢愉到极致的快感。

而沉融月为了让小冬生快些射出来，因此没有任何羞涩，红唇张开，吐出一连诱人蚀骨的话语来：“来吧来吧，小冬生快些射给姐姐吧，嗯额嗯额.....”

“啊！！！！”如同先前那般，小冬生最后一个剧烈冲刺，竟是连着十几下，到达顶峰，最后将那根粗长的肉棒深深地刺入到了两瓣丰润臀肉的腿缝之中。

咕噜.....咕噜.....一股热流瞬间窜入沉融月的私密之处，那滚烫烧的沉融月禁不住心神一晃，明灵镜台随之失守。

嗯？沉融月先是怔了一会儿，随即省悟过来，原来，小冬生的那根凶器，竟然硬生生将自己的衣物给戳破了，不然何以能够激射进来？

“呼.....呼.....呼.....”小冬生爆射之后，身子紧贴在沉融月的后身之上，头枕在沉融月的傲人雪腿之上，细细感受，沉融月也不催促，任由小冬生如此这般。

“可是够了？”许久之后，沉融月转过头来，让小冬生的脸庞枕在她平坦光滑的小腹之上。

小冬生没有快速回答，而是与沉融月拉开距离，让他那根硕大黝黑的肉棒暴露于沉融月的眼中，依旧没有疲软的迹象，由于沾染了小冬生自己的白浆汁液，显得光滑淫靡，反而还更加的煞气腾腾。

“姐姐.....”小冬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来。”

“嗯，那就来吧。”即使如此，沉融月也不再有任何的扭捏，对他说道：“你去躺下。”

小冬生虽有不解，但还是依言去躺在了那块巨大平滑的石头上面，而他的肉棒仍旧一柱擎天，待到小冬生躺好之后，沉融月上了前去，一条美腿跨开，坐在了小冬生的大腿之上。

“姐姐？”小冬生不知沉融月这是何意。

下一刻，小冬生打了一个激灵，原来是他的肉棒已经被沉融月的纤白柔荑握住了，而沉融月随之抬腿，一手握着小冬生的火热铁棍，另一只手则是深入裙内，将一条丝绸布带拨拉到了一片臀肉上紧绷着，于是乎沉融月下面桃花源地的幽深曲径蓬门大开，那两片粉嫩娇艳的薄唇水润涛涛，待得沉融月微微坐下，那两片薄唇刚刚将小冬生粗大肉棒顶端的龟头含住，小冬生一下忍耐不住，失控的大叫了一声，身子也随之狠狠一颤。

这对于小冬生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感觉，而当那两片粉嫩湿润的薄唇将小冬生的肉棒彻底包含进去的时候，小冬生眼睛陡然瞪大，如是变了一个人，刹那之间，在小冬生的躯腿之上，有一片片的鳞片生出，这是刺激到小冬生的本能了。

“啊！姐姐！”小冬生怒吼一声，竟然翻身而起，将坐在他身上的沉融月一下给翻到了身下。

沉融月有些错愕不及，不等她说什么，小冬生如是无师自通，猛地将他粗大涨硬的肉棒向着沉融月那湿润玉壶之中狠狠地刺入。

“呃.....轻.....轻点.....”沉融月娥眉微微一皱。

太大了！沉融月感觉自己竟有点吃不消。

但小冬生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怒吼一声：“姐姐，我要操你，我要狠狠地操你，嗷.....”

小冬生兴奋的发出一声龙吼，开始剧烈的冲刺抽插起来。

噗嗤噗嗤.....水声四溅。

啪啪啪啪啪啪.....在这潮湿幽暗的山洞之中，肉体撞击之声急速的响彻起来。

不久之后，呼吸和喘息之声也随之响起，伴着那肉体撞击之声，形成一曲曲曼妙的仙界乐符，洞彻心扉，彻底飞升。

第十七章

“啪啪啪啪啪啪.....”肉体撞击之声极力的汹涌澎湃，并且极富节奏，在潮湿的山洞之中回荡。

寒潭有水雾升腾着，迷迷蒙蒙，整个山洞里本该是幽静的，但因为一大一小的闯入，还是做那事，不多时已经是春潮涌起。好似有一片火焰燃烧，那春潮以及春光弥漫，发散开来，韵味动人。

一股股的春潮犹如波涛，汹涌的包裹着小冬生与沉融月，此时此刻，对于小冬生来说，简直就是上了仙界。

小冬生的肉棒已经狰狞涨大到了最极端，也已经深陷到了那娇润的玉壶花穴之中，两片粉嫩娇艳的薄唇将其肉棒包裹，狠狠地挤压在一起，那幽深的桃花源中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吸力，使劲的吸啜着小冬生那肉棒前端的龟头，随着小冬生一次次的撞击，与其内细嫩肉壁的摩擦，再加上那股吸力，这让初经欲奶欲的小冬生如何忍耐得住？

不大一会儿，那种刺激感再一次的来了，仿佛充血一般，直接涌到了肉棒前端的猩红龟头之上，随时都有可能暴射而出，这已经是小冬生的第三次了，小冬生不知，他理应坚持很久的。

但是，沉融月那玉壶乃是天生名器，曰为牡丹，曲径通幽，仙水股股，而且细嫩肉壁更是仿佛有巨大吸力，将雄性的肉棒纳入之后，便是自动的吸啜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便是沉融月本身的魅力了，她是神女宫的大宫主，高贵无暇，仿若仙界来的仙子，明雪若琉璃，不染一点的尘埃，雪山之巅，万古恒久，神女若仙，魔邪低眉，别说小冬生是凶兽，就算是天上神仙来了，恐怕也不一定能把持得住。

但小冬生不信邪，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咬牙硬生生的忍耐下来，原因无他，出于小冬生的传承记忆中的教授，若是雄性射的太快，那会让雌性看不起，在他们紫蛟一族，交配之时，一个月都算是最短的，有的长达好几年，甚至有能者还达到了十几年，最后生产的子嗣通天绝地。

当然，小冬生是不是有能者，现在还只是幼年期的他看不出来，但是小冬生是紫蛟，交配时间若是一夜都达不到，那小冬生在紫蛟一族中就是最废的，小冬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坚决不肯再这样快速的爆射出去，咬着牙，也放慢了速度。

躺在巨大平滑石块上的沉融月黑发披散，面容绝美，那双美眸之中有着汪汪春泉，妩媚如丝，勾人夺魄，沉融月的脸颊也是晕红，似有燥热，吹弹可破的肌肤煞是娇润，红唇微张，晶莹剔透，似有似无的喘气，声如天籁。

“姐姐.....你的洞里面.....好热啊.....”小冬生放慢速度，一边轻柔的抽插起来，一边如此说道。

“小家伙，你怎.....如此粗俗。”沉融月两条修长白凝的美腿弯曲，膝盖向上弓起，似乎将小冬生给夹在双腿中的一般：“不许说这些粗鄙之语，听到没？”

“那.....那不是洞，是什么？”小冬生的求知欲望这一刻特别的浓烈。

“.....好吧，就当是洞。”沉融月无奈。

沉融月下面的玉壶花穴早已湿润，并且被小冬生那天生粗大的凶器填满，而小冬生那东西不同于人类，实在是太粗大了，且滚烫至极，将沉融月的下面撑得仿似要爆裂一般。

沉融月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般巨大的肉棒，这给她带来的感觉，难以形容，沉融月并未斩去七情六欲，已草拟被这么巨大的肉棒在她的桃花源地里捣鼓，冲刺，抽插，如此往复，溅起水花，也让沉融月的心神跟着摇曳。

“我知道了，姐姐，你下面这个咬住我肉棒的东西，肯定是神仙洞。”小冬生极为兴奋地说道。

“神仙洞？”

“对啊，就是神仙洞。”小冬生以一种极为笃定的语气说道：“不然，我为何感觉像是飞升到了

仙界一样呢，实在是太舒服了，姐姐你的神仙洞，实在是太美啦.....”

“你个小家伙.....”沉融月心潮有些澎湃，小冬生虽小，但他的这番言语，却仿若在对沉融月进行撩拨，让她的心湖泛起一道道涟漪，无法停止，沉融月的小腹下一团欲火升腾而起，蔓延全身，她醉眼如丝，红唇轻启，露出如贝齿般的白皙牙齿，“小家伙，还不快些射出来？”

“姐姐稍等，等我征战一番，很快就能射出来了。”小冬生深吸一口气，忽然双手下伸，各自抱住沉融月一条白皙大腿。

那滚圆丰腴的白玉大腿被小冬生抱住，看起来仿佛更加的把小冬生挤压在里面，与那两条风雨美腿相比，小冬生就显得有些小了，肉感丰腴，白润无比，小冬生就那样抱着，好似是把沉融月的两条大腿扛在肩上一样，小冬生面红耳赤，一双眼睛里的欲火汹涌，他下面那根黝黑粗大的肉棒深陷在沉融月的娇润花穴之中，还在前后的抽插着，已经是泥泞不堪了，小冬生不想那么快的射出来，因此放慢了速度，可惜就算如此，小冬生的那东西也在被吸着，令得小冬生时时刻刻都想射出去。

“啊.....啊.....啊.....”小冬生一边抽插着，一边呻吟着，他实在是有些忍受不了了。

躺在巨石上的沉融月衣衫凌乱，犹抱琵琶半遮面，被小冬生如此扛着双腿，那羞耻之处也仿佛跃然于空气之中，在欲火的侵袭之中，沉融月媚眼如丝，勾起了身来，一下坐起。

噗嗤！由于沉融月的这个举动，她与小冬生几乎是面对面，而小冬生的粗大肉棒在此时更加深入，几乎是深入到了沉融月的深处，快要到顶了，沉融月丰腴动人的娇躯微微一颤，面颊陀红，眉宇间勾人的媚意愈发浓郁了。

“姐姐.....”小冬生跪在地上，沉融月坐于他的面前，如此之近，沉融月身上那能迷醉人的香气对小冬生愈发刺激。

“小家伙.....”沉融月声如魔女，丝丝柔滑，“姐姐来帮你，如何？”

“姐姐您帮我？怎么帮？”小冬生先是愣了下，接着不解问道。

此刻两人几乎就是面对面了，沉融月左手撑着地面，右手则是空着，揽上了小冬生的脖子，以此来让身体保持身形，毕竟她的两条腿被小冬生抱着，要想安然坐着，就只能如此。因为小冬生下面那根粗大肉棒的冲击以及充实，腿内已经泛起欲火的沉融月实在不想再动用灵力了，只能瘫软成一片烂泥，这样才能更舒服，而小冬生跪在她的面前，那根深陷在湿润花穴里的滚烫肉棒不再动了，静止着，似是蓄势待发。

“你把我的腿先放下来。”沉融月开口道，面色娇艳，诱人陀红。

“哦，哦.....”此时小冬生的肉棒深入在沉融月高贵无瑕的身体之中，像是热铁进入到了凉水之中，一下被那凉水的凉意给镇压住了，短暂时间内小冬生的欲火处于一个平静状态。

不过，只要沉融月稍微的撩拨几下，小冬生的这股欲火便会彻底爆发，再次上涌。

小冬生依言照做，放下了沉融月那双修长滚圆而又丰实的美腿，如此之后，沉融月的身形稳住了，在小冬生未预料之际，她素手伸到了小冬生的胸膛之上，微微一推，小冬生随之向后倾倒，面朝上的平躺在地，而沉融月则是未让小冬生胯下的滚烫肉棒出来，她的身子跟着坐到了小冬生的身上。

刹那之间，两人的姿势便有了改变，沉融月在上，小冬生在下，沉融月倒是不担心压坏小冬生，毕竟是凶兽之躯，就算是千斤之力，也无法对小冬生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因此沉融月安然坐了上去。

而就是这般，沉融月只觉得下面再次被那滚烫和坚硬填满，比之先前更加明显，顶的沉融月的脑海里都有短瞬间的空白，原本沉融月就生出了欲火，此刻再被小冬生这么大的肉棒再次一顶，沉融月终究还是情动了。

“啊！姐姐！”地上的小冬生忽然叫了一声。

“怎么了？”

“你.....你为什么要在上面？”

“怎么，不行么？”沉融月罗衫半解。

从小冬生躺在下面这个角度向上看去，能够看到那张开的衣领之中，两只玉球浑圆高耸，没有任何的下垂，轮廓饱满，好似倒扣的白瓷碗，美不胜收。

小冬生舔了一下舌头，说道：“当然行啦，只要姐姐你喜欢。”

“呵，你个小鬼头，现在知道说好听的了？刚才还急的跟猴子一样。”沉融月娇嗔说道。

“嘿嘿.....”小冬生坏坏一笑，忽然心有所感，完全是发自本能，屁股猛地向上一抬，胯间的那根粗大肉棒也猛地向上一顶。

“呃……”被小冬生突然起来的一撞，沉融月措手不及，不禁发出一声轻阴吟。

“姐姐，你叫起来真好听。”小冬生笑着说道。

“是么，不许……”沉融月想让小冬生安分一些。

然而，小冬生哪里安分的了，就在下一刻，小冬生的胯部再次向上猛然一撞，啪的一声，这撞击声特别的清脆响亮，也打断了沉融月的话语，沉融月微微的闷哼一声，未等她再开口，躺在下面的小冬生忽然聚集力气，又开始狠狠地向上撞击起来。

“啪啪啪啪……”这一撞击，连续不断，沉融月丰腴动人的雪白娇躯跟着连颤起来。

小冬生胯部向上连连耸动，开始了便停不下来，他发现如此这般，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带来的刺激也非常之大，而随着小冬生从下往上的撞击，如打桩机一般，小冬生也不嫌累，不断地冲击着，肉体撞击的声音在潮湿的山洞里不断回响。

“嗯……嗯嗯……呃呃呃呃呃……”

也不知持续了多久，沉融月也终于不再是闭唇不语了，娇润欲滴的红唇张开，从喉咙里发出了千回百转的婉转呻吟，原本沉融月想要引导小冬生，然而世事无常，每一次都被小冬生给抢了先。

啪啪啪……

小冬生是凶兽之躯，再加上此刻情欲高涨，力量无穷，这般连番撞击下来，并没有一会儿就停下，持续不断，随着小冬生的撞击，沉融月那罗衫半解的领口之中，两座硕大高耸的圣女雪峰不断地上下摇晃，那浑圆硕大的玉球上蓓蕾殷红也随着上下摇曳，肉浪阵阵，波涛汹涌。

“啊啊……呃嗯嗯……”情欲袭了上来，沉融月也终究是不再“矜持”，嘴里发出愉悦的呻吟之声，犹如天籁，不绝于耳。

她那雪白如玉的肌肤上香汗淋漓，一颗颗的汗珠晶莹剔透，滋润着那本就完美无瑕的亮丽玉肌，显得更加璀璨而又明艳动人，也不知小冬生哪里来的力气，胯部向上冲击着，每一次向上冲击，他那粗大的肉棒都深深地刺入到沉融月的花穴深处，给沉融月带来巨大的震撼之感，先前并无这种感觉，但是此刻，却是有了，而且还是如此的激烈。

“嗯嗯……轻点……小家……伙……轻一点……”沉融月不由出声，仿佛是从鼻子里传出来的鼻音，却更加诱感动人。

其实此刻的小冬生已经陷入到了另一种境界之中，小冬生的脑海中有一片幻境生出，在这片幻境之中，小冬生看到了一条紫色蛟龙，庞大无比，仿佛一座巍峨大山，隐藏于缥缈的云雾之中。

不知何时，这条庞大无比的紫色蛟龙转过头来，双眼猩红，让小冬生发自灵魂的狠狠一颤，小冬生感到害怕和恐惧，但是，在那双猩红龙眼的注视之中，小冬生冥冥之中感觉到了一股召唤，一股股的记忆涌进小冬生的脑海之中，深深烙印，永生难忘，这是传承记忆，真正的传承记忆！这是紫蛟一族一辈又一辈的传承。

刹那之间，小冬生的脑袋胀痛，如要爆炸，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当小冬生再次清醒过来之时，他的脑海里多了很多很多的知识，那双纯真的大眼睛里染上了一层与纯真不同的色彩，稍纵即逝。

下一刻，小冬生看着跨坐在自己粗大铁棍之上的高贵美妇，他嘴角一咧，无声的嘿嘿一笑，伸出两只胖胖的手爪，一下抓住了沉融月那丰满紧实的腿瓣，说道：“姐姐，咱们换个姿势好不好呀？”

“换个姿势？”面颊酡红，仿佛蒸汽蒸红了的沉融月本是醉眼如丝，此刻突然有了几分清醒，微微一怔。

“是啊，咱们换个姿势。”小冬生还是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我不想在下面了。”

“为何？”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

“不行！”

“呃……好姐姐，这样做我都没什么感觉啦，咱们换个姿势，也好快点让我射出来不是？”小冬生据理力争。

沉融月看着小冬生，双眸如炬，小冬生还是天真无邪的笑着，片刻之后，沉融月红唇轻启，道：

“你想换什么姿势？”

“这样……”小冬生一边说着，一边将沉融月那完美浑圆的臀部一下托住，刹那之间，小冬生的五指陷入到了那充盈紧弹的臀肉之中，触感惊人。

丰实的肉感让小冬生不能自己，先前的“觉醒”让小冬生不再单纯。

“嗯……”被小冬生这么一弄，沉融月突觉诧异，但也没有多想，只当小冬生这是不由自主的。

不过，就在下一刻的时候，小冬生一下坐了起来，如同先前那般，两人便是又面对面了，不，不是面对面，因为小冬生要矮许多，他的头部只能平齐到沉融月滚圆的酥胸之前，此刻两人如胶似漆的贴合在一起，下面毫无缝隙，小冬生的巨大肉棒深深地向上顶着，没入在沉融月泥泞不堪的花穴之中。

小冬生细腻的感受着，在沉融月微觉诧异之时，小冬生忽然说道：“好姐姐，你胸前的这两颗球好大好圆啊，当真是世间无双。”

沉融月哭笑不得道：“你这小鬼头，还真是油嘴滑舌啊。”

“好姐姐，我想吃一口。”

“嗯……小鬼头，你干什么！”未等沉融月反应过来，小冬生在这一刻突然张大嘴巴，哈的一下，张口一下含住了一座耸高滚圆雪峰上的蓓蕾。

“呃……”沉融月预料不及，魔鬼般的丰润娇躯在这时轻轻一颤。

这小家伙，他在干什么，竟然用嘴含住了自己的胸脯……

等等，他在勾什么，他竟然在用力的吸？！

沉融月震惊不已，忽觉另一座肉峰上也有酥痒，原来是小冬生的一只手已经攀岩而上，那白胖胖的五指抓住了她另一座丰润饱满的圣女雪峰，毫不客气，让五根手指深深陷入到丰润的白腻软肉之中，接着又毫不客气的抓肉起来。

刹那之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刺激感升腾而起，令得沉融月心神有片刻的失守，这小鬼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如此的炉火纯青，完全就是一个老手。

一抹羞耻感攀爬上沉融月的心头，令得沉融月欲要将小冬生给震开，只是转念一想，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倒不如让小冬生尽快射出来才是，因此沉融月便任由小冬生施为了，只不过这小家伙仿佛突然开窍了一般，如此熟练，让沉融月是怎么也想不通。

“唔唔……”小冬生口含殷红蓓蕾，肆意啃吃着沉融月那高贵令人膜拜的圣女雪峰，激动不已，并且用力的吸啜，好似在吸一般。

“唔唔……”

“噗噗噗……”小冬生吸啜着那饱满而又圆硕的发圣女雪峰，越来越用力，声音也越来越大的回荡在这个潮湿幽静的山洞之中，渲染上了格外的声调。

挂在沉融月如玉肌肤上的薄丝纱衣掉落了，就那么的挂在了她的腰间，还有那白似雪的肚兜也掉落了，沉融月那丰满傲人的身上已经完全暴露于空气之中，绝世无双的身躯洁白如玉，完美无瑕，有着淡淡的香汗，勾人魂魄。

而在她的怀中，小冬生在用力对着绝世无双的高贵身躯蹂躏，此时此刻，小冬生的那根坚硬肉棒还一直陷在沉融月的高贵玉壶之中，两相结合，仿佛已经粘合在了一起，不分彼此。

随着小冬生如此这般的举动，沉融月那双充满了春水的美眸之中又再次迷醉起来，面颊红潮氤氲，愈发的沈入其中，沉融月未曾斩断七情六欲，此刻也渐渐地有些陷入其中，任由小冬生施为。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重重的一声‘噗嗤’之后，小冬生低吼一声，猛地双手下移，再次抓住沉融月那完美浑圆而又富有弹胸的臀肉，深深地将五指陷入进去，接着小冬生一下站了起来，如果是普通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别忘了，小冬生可是凶兽，别说千斤之重，就是万斤之重对他来说都没什么。

只见小冬生托着沉融月的浑圆雪腿，将她整个人抱起，一下站了起来，矮小的小冬生抱着身高腿长而又丰腴的沉融月，就站在那块巨石之上，两人一大一小，一高一矮，而且小冬生还是主动抱着沉融月，这反差太过明显了，好像在下一刻，沉融月就能将其压倒。

而沉融月也只感觉身体一晃，很快察觉到被小冬生抱着臀部托起了整个身体，她倒是不担心小冬生抱不住从，从而掉落在地，而是心中惊讶小冬生竟然会来如此一招，这招在那些艳情古籍里记载的名为‘老树盘根’，这是沉融月从未试过的。

“好姐姐，我要开始冲刺咯……”正当沉融月心中思绪纷呈之时，下面那根深陷在她湿润花穴里的肉棒已然开始冲刺起来。

“啪啪啪啪……”小冬生没有任何预兆的冲刺起来，速度之快，让得沉融月无从准备。

庞大狰狞的巨龙直捣黄巢，片刻之间，抽插之声便连续不断的传出。

“嗯嗯……呃呃呃……小家伙……啊啊……”沉融月惊讶发现，小冬生的冲击比先前更强了。

“好姐姐，我要操你，狠狠地操你，哈……哈……”

“噗嗤噗嗤……” 汁水飞溅，肉体撞击之声极为的凶猛强烈。

情欲在这一刻也汹涌的燃烧起来，沉融月胸前两座高贵圣洁的雪峰不住的摇晃出阵阵肉浪，波涛汹涌，甩来甩去，忽然间，小冬生张口“啊”的一下咬住一只，狠狠吸吮，过了会儿，又去吸吮另外一只，如此往复循环，不亦乐乎。

“啊啊啊……” 也不知过了多久，小冬生忽然狂叫起来，“好姐姐，我要射了，我要射了啊……”

“嗯嗯……射吧……”

“我射了……”

“等一下！” 沉融月突然想到了某件事，立即喝道：“别射里……”

“射出来啦……” 然而，话未说完，下面一股滚烫火热的汁液涌入，瞬间浇的沉融月整个身体随之微微颤抖，她也禁不住的心神眩晕，似是飞升仙界，身体痉挛到了极致，一股热流涌出。

“啊！！！！” 沉融月一声畅叫，与小冬生一起达到了高潮。

红潮渐退，小冬生坐在一块那块大石头上，面朝上的躺着，呼呼的喘着气，他胯间的那根肉棒终于有些消停了下来，虽然依旧显得很狰狞，但是比之阳精倾泻出去之前，明显是要软上几分了。

高潮过后的沉融月将挂在腰间的雪白纱衣缓缓地穿上，至于胯间的那股热流，她已经用灵力逼了出去，未曾留有一滴，虽然沉融月是和小冬生做了，但沉融月并不想和小冬生有子嗣。

重新穿上衣物的沉融月那脸颊上红潮渐退，留有几丝，却是余韵悠远，让本就绝美的她更有风情诱惑，风韵诱人，她那一头黑发已经完全的飘散开来，青丝万千，高贵无暇，看了一眼躺在大石头上休息的小冬生，沉融月只觉得刚才做的是一场梦，犹有些不真实，她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与小冬生做这种事情。

不过，沉融月也不是扭捏之人，既然做了，那便做了，但她绝不会沈沦到其中，不理在那儿休息的小冬生，沉融月迈步走出了这个潮湿的山洞，不一会儿消失不见。

待得沉融月走后，小冬生坐了起来，看着自己胯下那根刚才凶威赫赫的肉棒，良久之后，他挠了挠头，自语道：“怎么又涨硬起来，真是麻烦，好想再跟姐姐做一次，不，一次不够，还是多做几次比较好……”

……

沉融月再次来到那扇巨大厚重的石门之前。

与小冬生做过之后，沉融月却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疲软，反而精神很好，脑袋里的思绪也比较灵活起来，沉融月猜测，这是得益于小冬生那阳精的功效，虽然已经驱逐出去了，但是既然已经进入过自己的身体，总有一点反应，紫蛟为凶兽，在凶兽谱上排名前十，自然不凡。

沉融月的精神通明，她看着眼前这扇巨大厚重的石门，目光落到那个圆形刻盘上，然后便如雕塑一般的凝立不动了，仿佛陷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之中，看着看着，沉融月忽然动了，如是鬼使神差一般，上前将那圆形刻盘上的指针拨动。

轰隆隆！石门向着侧方移动，随之出现在沉融月眼中的是一片星辰世界，如是在夜空之中，夜幕笼罩，繁星点缀，里面深邃诡异，让沉融月感觉如是来到了星空。

不，这不是真实的星空，而是一个仙阵！沉融月心中震撼，仙阵，自然是仙人布置下来的阵法，这里是在那位仙人墓府之中，有仙人阵法也不奇怪。

然而，沉融月震撼的是，这一刻有一股莫大的力量将她拉了进去，沉融月欲要反抗，但是根本无能为力。

轰！石门再一次重重的关上，沉融月置身于了这片浩瀚的星海之中，一种玄异莫名的感觉浮上心头，那漂浮在夜幕中的一颗颗星辰在此时发生了变化。

一个深沈而又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本座闻到了，神族后裔血脉的味道……”

这个声音一出，如泰山般压来，直接压得沉融月喘不过气。

好强！绝对在十二境之上！沉融月那绝美的面容略有发白，发丝飞舞，身形笔挺站着的她微微弯腰，藏在宽大衣袖的雪白柔荑猛然握成了拳头，但沉融月终究还是没有反抗，她反抗不了。

而那个声音再度响起：“神族后裔，你为何要来到本座的墓府，是想要让本座彻底魂飞魄散吗？”

“

沉寂了下去，沉融月艰难的缓缓抬起头，望向前方，只见在那满天星辰的星海之中，一张巨大的脸庞浮现出来，白发飞舞，双眸开合之间，有着无尽威严，似乎能穿透一切虚空，而这张脸，对于沉

融月来说有些熟悉了，正是无陵子的脸，与沉融月先前遇到的无陵子一模一样。

“什么神族后裔，妾身不明白！”沉融月深吸一口气，艰难回答，在真正的无陵子面前，沉融月以‘妾身’自称。

“哼，还要跟本座装蒜吗？”那张巨脸开口，带来恐怖威压：“你的血管里流淌着神族的血液，这味道对本座来说太熟悉了，本座手里不知沾了多少神族的鲜血，再熟悉不过，你想在本座面前蒙混过关，那是痴心妄想！”

“前辈，您搞错了，妾身出身蓬莱岛，并不是什么神族后裔。”沉融月再次说道，并且解释。

“蓬莱岛？呵呵……”真正的无陵子冷笑起来，“蓬莱岛，正是当年神族起兵地之一。”

“起兵？”沉融月绝美的面庞之上，浮现出疑惑不解之色，但她知道，这或许是上古秘事，而自己虽然出身蓬莱岛，但是并不知晓。

她的神情不似作伪，许久之后，在漫天星海之中，一个身着绿衣的老者缓缓地漂浮而出，此人与沉融月先前在小木屋看到的无陵子并无分别，仿若一人，唯一的不同，好像也只是衣服换了。

绿衣无陵子没有带着杀机而来，他背负双手在腰后，但目光依旧慑人，将沉融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最后轻轻一叹，道：“‘大天灾’过去多久了？”

“大天灾？”沉融月惊讶了，大天灾，距今已经有三千年了，难道这无陵子是三千年前的人物？

“过去三千年了啊。”绿衣无陵子的声音带着一股落寞。

“前辈……”

“当年的大天灾，便是仙族与神族的战争，最后还是仙族胜利了，而神族，则是被驱逐封印。”

沉融月默然，古书上记载的大天灾，仙族因为某种缘故消失了，仙界之门关闭，后世之人再想飞升仙界，已是天堑，但谁能想到，当年的大天灾，竟然是仙族与神族的战争。

“妾身……并未听过什么神族。”沉融月不卑不亢的看着绿衣无陵子，如此说道。

“没听过也正常，应该是被某种原因掩盖了，只是不知为何，你们这些流淌神族血脉的后裔，为何没有被斩尽杀绝。”绿衣无陵子也是面露疑惑之色。

“妾身也想知道。”沉融月道。

三千年前的大天灾在古树上的记载是，某天仙界之门关闭，欲要飞升的修行者被阻拦在外，无法进入，最终羽化，每一年，每一个时代都有惊才绝艳之辈，但都没人能够打破这个桎梏，甚至于到了现在，就连那仙界之门都找不到了。

沉融月自然也想修行有成，最终进入仙界，然而世事不能如愿，如今自己还从绿衣无陵子的口中得知了这种隐秘，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若是传到外界，不知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沉融月看出绿衣无陵子对自己没有恶意，也没有杀意，否则，在得知她有神族血脉的时候，不会还说这么多，于是便问道：“前辈，神族和仙族开战，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秘？”

绿衣无陵子深深看了沉融月一眼，道：“混沌初开，仙族从中诞生，建立仙界，已经不知存在了多少万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世间大地产生了一个种族，名为神族。仙族从混沌中诞生，天生便与众不同，高高在上，就算只是一个初生的幼儿，就足以匹敌六境的修行者。”

一个婴儿，匹敌六境修行者！沉融月心中震撼，那么，那些成年了的仙人呢？那该如何的可怕？

“从混沌中诞生的仙族注定是上天的宠儿，无论哪方面，都是绝对的优秀，天骄辈出，让人羡慕。而就在几万年后，神族诞生了，与仙族一样，神族各方面也很优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

“只是？”

“只是非我族人，其心必异，在神族还未真正强大起来之时，仙族便将神族控制住了，以此长达上万年。而在这万年时间里，神族精英辈出，有人站出来反抗，领导整个神族起兵反抗，于是两个种族便爆发了战争。”绿衣无陵子娓娓道来，其中隐秘让沉融月听得颠覆常识，为此震撼不已。

神族从未在古书的记载中出现过，可以证明被清理的很勾净，沉融月也没想到，自己会拥有神族的血脉，是神族的后裔。

沉融月心中的震撼渐渐平复下去，红唇轻启，柔声道：“前辈，仙族不是控制了神族，而是奴役了神族吧？”

绿衣无陵子微微颌首，承认了。

“既是奴役，自然有反抗。”沉融月道。

绿衣无陵子眉头一皱，道：“所谓反抗，便让整个种族陷入末日之境，值得么？”

沉融月平静道：“各人所想不同，值不值，唯有他们自己知道。若是换做妾身，也不愿甘受奴役，必定反抗。”

“就算深陷地狱也愿意？”

“愿意！”

“……有骨气，有自信，你让本座刮目相看。”绿衣无陵子道。

“前辈过奖了。”沉融月神色平静。

绿衣无陵子微微颌首。

“前辈，我还有一事想要请教。”沉融月道。

“直说无妨。”

“在‘大天灾’之前，修行者都可以修炼有成，直至飞升，在他们飞升之后，他们是否都成为了仙人，成为了仙族中的一员？”

飞升上去的是修行者，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人族，而不是仙族。

绿衣无陵子的表情有几分揶揄，片刻后，他摇摇头，道：“此事你还是不要知晓的好，其实，生活在下界，不去仙界，也是一种幸福。”

沉融月默然，她从绿衣无陵子的话中听出了一股悲春伤秋的意味。

此事还很长远，沉融月也没有太执着，随后她将自己在小木屋遇到黑衣无陵子事情说了出来，不曾想绿衣无陵子晒然一笑，道：“他并不是本座的分身，也不是本座的怨念。”

“那是什么？”

“域外妖魔。”

“……”沉融月无言，被绿衣无陵子的话语震惊到了，她想不到自己竟然被那个黑衣无陵子给蒙骗了，域外妖魔，乃是这个世界的敌人，比起妖族与魔族都更加的可怕，一直被封印在东域的各个地界。

“好了，你到此处来，是为何事，说与本座听听。”绿衣无陵子说道。

沉融月收敛了一下心神，道：“妾身想要寻求突破十二境的机会。”

“有的。”

“还请前辈明示。”

绿衣无陵子淡淡道：“突破境界，靠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你若真想突破，可以去上面试试。”他看了一眼上方的漫天星海。

沉融月亦是抬头望了上去，在那漫漫的星海中，似乎有一座宫殿的轮廓，影影绰绰，如同海市蜃楼。

……

沈秋和梵琉璃一路前行，终于抵达了那座宫殿之前，此刻两人都有些精神疲惫，尤其是在沈秋的身上，伤痕遍布，鲜血淋漓，十分的渗人，梵琉璃也没好到哪里去，纵然她修为在沈秋之上，但是她那如雪般的肌肤之上还是有伤口，鲜血渗出，令她有一种别样的凄凉之美。在到宫殿的这一路上，他们两人遭受到了诸多杀机，若不是配合默契，恐怕已经身死道消了。

宫殿恢弘无比，正门大开，里面一片漆黑，望不到尽头。

“梵姑娘，你怎么样了？”沈秋取出一个瓷瓶，里面装有丹药，递给了梵琉璃。

梵琉璃也没客气，接过之后，仰头服下了几颗。

“此处那些人还没来，我们先进去，等拿到了里面的好东西，咱们五五分。”梵琉璃服下丹药之后，面色红润许多，风情犹在。

“好。”沈秋笑了笑。

下一刻，两人没有任何犹豫，迈步向着宫殿里面去了，两人身影消失在那无尽的黑暗中，不久之后，一个双手拢袖的老者出现在了宫殿的大门前，双手拢袖的老者看起来极为的闲逸懒散，他一头灰发，倒八字眼，眉宇间很是阴翳。

“嘿嘿，是那个魔女的气味，敢杀老夫的徒弟，真是活腻歪了。”老者阴阴一笑，双手拢着衣袖，下一刻迈步如鬼魅般进入到了宫殿里。

沈秋和梵琉璃并没有察觉他们身后有人追来，一进入到宫殿中，他们便仿佛来到了一个神秘世界，四周黑暗，一颗颗虚幻的星辰挂在黑暗中，夺目绚烂，那是满天星辰。

沈秋极其意外，他本来以为到了宫殿里之后，能够看到一件件绚烂夺目的法宝，亦或者是各种仙器，还有神奇丹药，但让沈秋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进来之后会是这样一幕，只是无尽黑暗，仿佛来到星海一般。

“梵姑娘，这里是何地，咱们该不会是陷入幻觉之中了吧？”沈秋问道。

“不知道。”梵琉璃摇摇头道：“此处是仙人墓府，妾身也只是得到一点小消息才来刀这个宫殿，传闻这个宫殿有那位仙人的一生珍藏，若能得到，对我们绝对大有益处。”

沈秋沉吟片刻，道：“那些珍藏，该不会藏在这些星辰里面吧。”

梵琉璃如水的美眸一亮：“有可能！”

想到便做，梵琉璃叮嘱了沈秋一声，让他就在原地不要走动，而她则是飞身而起，向着最近的一颗星辰飞了过去。

第十八章

梵琉璃一袭黑衣，飞身而出，身段极其曼妙妖娆，曲线丰腴，两条美玉般的长腿在那裙摆之间飞舞，若隐若现，沈秋心中掀起一抹悸动，看着梵琉璃停留在了一颗星辰之前，那颗星辰很绚烂，红黑相间，一条条的纹络仿佛山势地脉，有山川，有河流，自成一腿，只不过没有生灵居住其中，是一颗“死星”。

梵琉璃凝目看着面前的那颗星辰，没有急着接触，而是细心观察起来，越看，她的心神就越沈入到其中，最后如一尊雕塑般凝立不动，不远处的沈秋本是在原地等待着的，但是这么久了梵琉璃都没动静，沈秋心中也有些着急了，立刻纵身过去了，来到梵琉璃的身旁。

“梵姑娘。”沈秋轻声唤了她一句。

“.....”然而，梵琉璃却并无动静，仿佛生命气息都没了。

沈秋惊了，梵琉璃如此这般的状态，让沈秋捉摸不定，也不知该怎么办，如今在沈秋的心中，最为在乎的女人当属梵琉璃了，自从南虎城那一别之后，沈秋都一直挂念着她，那个时候沈秋也明白，自己已经对梵琉璃动了心，后来见到了梵琉璃，沈秋的激动自然无法言说。

此刻见梵琉璃陷入险境，沈秋心中急了，立刻就想要帮她，但思来想去，沈秋却不知从何下手，问题出现在了这颗星辰上，沈秋立时注目盯着，如同梵琉璃那般，沈秋越看越是入神，直到最后，沈秋心中一惊，连忙施展逆神九转诀，从这种状态中清醒过来。

“好险.....”沈秋额头上冷汗直冒，“看来只能等梵姑娘自己醒过来了。”

沈秋不敢打扰梵琉璃，怕对她有什么影响，心中做了决定，就在此守护梵琉璃，为她护阵，漫天星海之中，倒八字眉的老者背着双手，已经步入到了宫殿之中，也来到了此处，老者目光阴冷，投射而出，落到了沈秋的身上，刹那之间，沈秋身体一颤，汗毛倒竖，浑身紧绷起来，立时警惕的望向老者。

“你是何人！”沈秋冷声问道。

“老夫是何人，你个小娃还没资格知道。”老者一步一步的向着沈秋走了过去，不过他的目光始终落在梵琉璃的身上，待得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老者忽然又停了下来，“告诉你也无妨，老夫是道号万浪。”

“什么！你是万浪上人！”沈秋大吃一惊。

万浪上人，不就是那柳长青的师尊么，可是九境修为，就连梵琉璃都难以抵挡，而自己只是第六境，根本阻拦不住这万浪上人，该死的，怎么偏偏就在这遇到了这万浪上人，实在是倒霉透顶！不过沈秋并没有因此退缩。

“年轻人，想不到你竟然认识老夫，想来应该是这个魔女告诉你的。”万浪上人背负双手，微笑着道：“若是识趣，就闪到一边去，老夫可以饶你一命。”

“我若是不闪开呢？”沈秋挺直腰背，冷冷道。

“不闪开，那老夫手下也不介意多一条人命，反正老夫杀生也不少，你和这魔女在一起，那就是邪魔外道，老夫为民除害，杀你一个邪魔外道，天下人都得拍手叫好。”

“胡说八道！”沈秋想到了当日柳长青一剑斩去那个车夫的头颅，又有先前这万浪上人弟子想要暗算他，顿时怒从心头来：“就算你是名门正派又如何，胡乱杀生，不分青红皂白，迟早会有报应！”

“你这年轻人嘴巴怎得如此毒辣，看来老夫得给你一个教训了。”万浪上人眼中闪过一抹阴冷的光芒。

沈秋面色一变，顿觉巨大压力向着自己汹涌而来。

“神临拳！”沈秋当先一拳向着万浪上人轰出。

就算自己修为不如对方，但也要抢先一步，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呢？沈秋施展神游步，再加上神临拳配合，以第六境的灵力聚集于拳头之上，想要给万浪上人一个措手不及，当先将其擒杀，沈秋如闪电一般的近身到了万浪上人的面前，右拳带着火光，气势凶猛，眼看这一拳就要直接轰击到万浪上人的头颅之上了，却见万浪上人嘴角一掀，露出一抹阴沉沉的笑容，让人骨子里都生出一股寒意。

“雕虫小技！”万浪上人说了这四个字，陡然伸手，一掌将沈秋的这一拳拨开。

没错，拨开了！沈秋不敢相信，大吼一声，然而却于事无补，一股强大的力量涌来，沈秋欲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却发现根本做不到，沈秋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他的身体落在了梵琉璃的身边，张口吐出殷红鲜血，面色惨白，浑身的经脉在此时都有崩断迹象。

“噗！”沈秋忍不住又吐了一口鲜血。

他欲要站起，背负双手的万浪上人已在此时迈步而来，沈秋怒吼一声，又一次冲了上去，但是结果没有改变，他再一次的飞了出去，重重落地，四肢几乎都断了，再也无法爬起，差距太大了！

沈秋只是六境修为，而万浪上人是九境修为，一个境界的差距都犹如鸿沟天堑，更别说沈秋与万浪上人差着三个境界。

“不……”沈秋心中怒吼，他的心中满是不甘，双目欲裂的看着万浪上人，却又无可奈何。

万浪上人却根本看也不看他了，目光再一次的投落到了梵琉璃的身上。

万浪上人嘴角一弯，露出意味深长笑容：“魔女就是魔女，身段如此妖娆，屁股这么大，还这么翘，老夫为人正直竟然都忍不住，果真是祸国殃民，老夫必须要为民除害！”

一袭黑衣薄纱的梵琉璃身段高挑修长，风姿妖娆，从后面看去，那香背平滑，腰肢纤细，犹若水蛇，而那美腿丰盈高翘，藏在黑纱裙中盈盈充实，两瓣丰满臀肉在那黑纱裙中若隐若现，轮廓诱人，不仅如此，那两条美腿更是滚圆修长，曲线浑然天成，即使只是从后面看着，也有一股诱人魔力，撩人心扉，欲火大动。

万浪上人意味深长的笑着，迈步上前，接近了如同雕塑般的梵琉璃，探鼻在其发丝间深深一嗅，然后笑着道：“魔女的头发可真香啊……”

四肢几乎断了的沈秋看到这一幕，目眦欲裂，怒吼道：“住手！你这个老东西，你敢动她一根汗毛，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沈秋的怒吼之声犹若雷霆，带着他所有的力气，他披头散发，双眼赤红，嘴巴上满是鲜血，看起来极为的凄厉，更多的还是愤怒，沈秋大吼着，想要以此来吓住万浪上人，可是万浪上人根本就不在意。

只见万浪上人冷冷一笑道：“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小杂种，你以为就凭你也能吓唬住老夫，当老夫是吓大的吗？”

沈秋咬着牙道：“你敢动她毫毛，我就跟你这个老东西拼命！”

不曾想万浪上人脸上笑容浓郁，那笑容里满是嘲弄：“就你这个杂种也想跟老夫拼命啊，在老夫的眼里，你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

“混蛋！卑鄙无耻！”沈秋发现自己真的无可奈何。

“老夫这不叫卑鄙，不是说了么，老夫这是为民除害，就算你再如何辱骂，老夫两袖清风，正气凛然，不会被你的言语有所影响。”万浪上人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落在沈秋眼中，却是那般的可怖，仿若恶魔。

而万浪上人也不再看他，视线定格在梵琉璃的身上，他的眼中浮现出了垂涎之色，犹若一只老虎看到了最肥美的绵羊，万浪上人笑着，但他的是倒八字眼，再加上年龄的缘故，面庞苍老，如此这般笑起来的时候，带着一股猥琐。

“你这个魔女，祸害苍生，老夫一直都想将你绳之於法，没想到今日终于可以实现这个理想了，看你还往那儿跑。”万浪上人嘿嘿笑着，眼中光芒愈发火热。

而在万浪上人的胯部已经顶起了一个帐篷，虽然他已是老者，但是那帐篷却很巨大，就算是下面的衣裙也遮掩不住，不远处的沈秋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身为男人，沈秋如何不知万浪上人胯部顶起的帐篷是怎么回事，这个老东西，自诩名门正派，却勾邪魔外道之事。

太可恶了！沈秋目眦欲裂，心中早已是怒火滔天，不得已之下，沈秋对着梵琉璃大叫道：“梵姑娘，快醒过来，你快醒过来啊！”

但让沈秋心中冰凉的是，梵琉璃却根本没有听到，仍旧是如雕塑一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似乎元神已经离腿，只剩下了一具美艳的肉体在那儿，沈秋很想再次反抗，但是他已经尽力了，就算他再度恢复，也绝不是万浪上人的对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奇迹，奇迹之所以被称作奇迹，只因为它万中无一。

沈秋怒遏不已，他怒视着倒八字眼、极其猥琐的万浪上人，咬牙切齿，握着拳头，指甲都快陷入到掌心肉里面去了。

“梵姑娘，你快醒过来啊……”沈秋心中呐喊。

奇迹并未出现，梵琉璃仍旧如常，那头万浪上人的目光已经肆无忌惮在梵琉璃妖娆的身躯上游走了。

一袭黑色纱衣的梵琉璃，身躯实在太过高挑丰腴了，尤其是那两条藏在黑色纱裙之中的美丽玉腿，丰实健美，如雪一样的肌肤，白腻细嫩，若隐若现，再者便是那高翘起的浑圆美腿，从后方看去，犹若一个放大的蜜桔，滚圆充实，两片腿瓣紧实有肉，充满了视觉冲击力，万浪上人早已是垂涎无比，在不远处沈秋的怒视之中，万浪上人已经凑到了梵琉璃的身旁，鼻子在梵琉璃乌黑如瀑的秀发中嗅了几口，那绝美的香气，以及梵琉璃特有的腿香之味，都让万浪上人沈醉不已，万浪上人的双眼已经有些微微泛红，苍老的面庞上也有兴奋的红光，他靠近着梵琉璃，胯部那涨挺起来的帐篷若有若无的在梵琉璃的丰盈大腿上摩擦。

梵琉璃是魔教圣女，自然是天赋异禀，天资也极为的可怕，被称之为天之骄女也不为过，而且，她能在魔教之中混的风生水起，一直都没有栽跟头，这更证明了她的才智能力，在所有人的眼中，梵琉璃都是超然在上的。她风情万种，诱惑无限，始终能够撩人到极点，却又让人无法一逞凶威，不知有多少人想与其翻云覆雨，却始终都没有人能够做到。

万浪上人虽是名门正派人士，但是，这并不代表万浪上人就是什么大好人，如他现在的所行所为，已经是属于卑鄙了，但是万浪上人并不在乎，如此美人，若能深入到底，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万浪上人已经是有些迫不及待了，有着皱纹的脸庞上已经没有了笑容，只有满面的红光与激动。

“住手！你个老东西，给我住手！”沈秋的大吼声再次响起。

“呱呱！”万浪上人有些不悦了，弹指一挥，一抹绿光暴射而出，击中了沈秋的一侧肩头，刹那间，沈秋的那个肩头之上出现了一个血洞，极其骇人。

“哼，看你还敢坏老夫的兴趣不。”万浪上人阴沉沉的说了一句，目光一转，欲要继续对梵琉璃进行侵犯。

就在这时，一直犹若木鸡的梵琉璃突然动了，她的美眸中浮现出寒光，一条黑色的绶带犹如黑蛇，向着万浪上人缠绕而去，这只在瞬息之间，若是一般人，恐怕根本反应不过来，但是，万浪上人一个闪身，瞬间消失在原地，当他再出现之时，已经出现在了沈秋的身侧。

梵琉璃身后一个黑色的漩涡凝聚而出，杀招酝酿，极为可怖。

“若你想这小杂种死，尽管动手，老夫一点也不介意杀了他！”万浪上人脚踩沈秋的后脑，阴冷冷的笑着说道。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此处悄然死寂下来，梵琉璃飞扬的黑发平落的披散在她香肩之上，而她身后的黑色漩涡也渐渐平息下去。

“放开他！”梵琉璃冷冷的说道。

“让我放了这个小杂种？”万浪上人冷冷一笑道：“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总得给老夫一些好处吧？”

“说！”梵琉璃的声音中带着怒意。

“好说，好说……”万浪上人的眼睛微微眯成了一条缝，“你先将你身上的外衣脱掉，老夫很想欣赏一下你那绝美无比的玉体娇躯，不瞒你说，老夫早就想看了，嘿嘿……”

第19章

“脱衣？老东西，你开什么玩笑！”梵琉璃一声冷笑，显然不会答应万浪上人的无理要求。

然而，就在下一刻，万浪上人的脚下猛地一用力，一股灵力透过他的脚震动在沈秋的身上。一股剧痛传遍沈秋全身，而他抑制不住的发出一声痛叫，这一声痛叫在漫天星海显得极为刺耳。梵琉璃的青翠黛眉微微皱起，那如水妖娇的美眸之中曝射出一股怒色，“住手！”

万浪上人嘿嘿一笑道：“住手？魔女，你要是不答应老夫，老夫可绝不会住手，甚至还会在这小子身上变本加厉的施加痛苦，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梵琉璃深吸一口气，妖娆绝美的面容上布满寒霜之色，“你身为一剑宗的中位长老，做如此之事，卑鄙无耻，就不怕传出去被人耻笑么？”

万浪上人豪然道：“老夫既然敢做，就不怕你们说出去。”

“.....”

梵琉璃无话可说，从万浪上人的神态以及言语中可以得知，万浪上人是铁了心的要继续下去。

“梵姑娘！”

就在这时，被万浪上人踩在脚下的沈秋一声大吼，“不要管我，你快走！绝不能让这个老东西玷污你的清白.....啊！”

沈秋话音未落，万浪上人又是一脚踩在沈秋背部之上，那种剧痛，撕心裂肺。

但沈秋这次很快将痛叫声憋了回去，面色涨红，青筋扭曲，看起来极为的凄惨。

“梵琉璃，这小子都这样了，你还舍得走吗？你若走了，那老夫可就生气了，若老夫生气，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万浪上人呵呵笑道。

其实，梵琉璃是可以离去的，她身为魔教圣女，超然高贵，就算她想走，万浪上人一时半会伤害不了她。

但梵琉璃最终还是没有离去。

“老东西，你不就是想看本圣女的身体么，给你看看又何妨，但本圣女的话放在这儿了，我必杀你！”梵琉璃做出决定。

“呵呵，赶紧脱吧，老夫已经等不及啦。”万浪上人略有浑浊的眼中此刻有淫邪的光芒闪烁而出。

“梵姑娘，不要啊！”沈秋厉声嘶吼，想要阻止梵琉璃。

却见梵琉璃温柔的看着他，那妖娆性感的双眸中柔情似水，而后娇润的朱唇轻启，嘴角似有一丝笑意，“沈秋，你是本圣女还算中意的男子，烦想让我就此抛下你离去，我可做不到。”

“可你是魔女，就应该心肠如铁，用不着管我！”沈秋咬着牙道。

“这个时候，我若不管你，谁来管你？”

梵琉璃微一抬手，道：“好了，你不用再劝我，我好不容易做一次好人，你就别阳拦我了，可好？”

“好不好好不好不好！”

沈秋双眼一酸。

他的心中情绪涌动，如潮水般澎湃，让梵琉璃牺牲她自己来救他，他做不到。

然而，世事无常，也事与愿违。

“桀桀.....”

万浪上人那阴森森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你这魔女，本就是歪门邪道，何必在此时装的如此纯情，赶紧脱下衣服，老夫的耐心已经快到极限了。”

“老东西，你就这么着急么？”梵琉璃双眸冰冷地看着他。

“对，老夫已经急不可耐了，你看，老夫的下面都顶起帐篷来了，你还不快些，非要这小子多受罪吗？”万浪上人狞笑道。

“我脱便是。”梵琉璃的声音里有着一股无奈。

万浪上人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

沈秋双手握拳，手背上青筋暴露，他胸中怒火滔天，却又无可奈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如何的挣扎都不过是于事无补。

漫天星海之中，星光熠熠，洒落在袭黑色纱衣的梵琉璃身上，她的发丝都跟着明亮起来，整个人显得无比神圣高贵，哪里跟什么魔女沾的上边。

气氛悄然沉寂下去，只剩下沈秋还在呻吟，于事无补的劝着梵琉璃不要这样做，赶紧离开，而踩在他身上的万浪上人则是满眼兴奋。

梵琉璃抬起了纤纤素手，五指晶莹剔透，万浪上人的呼吸不由得一滞。

梵琉璃那柔美白皙的玉手抬起，然后落在了一边香肩之上，她的手指挑拨起香肩上的纱衣领口，一

抹雪自如腻的肌肤便跃然出来。

这件黑色纱衣薄如蝉翼，实际上却是一件宝器，可以水火不侵，冬暖夏凉，袖口宽大，穿在梵琉璃这般美艳性感的女人身上，风姿绝代。

当梵琉璃将那衣领掀开，她完美窄瘦的香肩彻底暴露出来，锁骨曲线精美如蝴蝶，肌肤白嫩如水。

万浪上人当即便是看的眼睛都移不开了，目不转睛！

哗！

仿佛潺潺水声流动。

突然之间，梵琉璃高挑丰盈娇躯上的整件黑色纱衣悉数落下，如流水一般轻盈的滑落在地，挂在了她的美足之上。

也就是这一片刻间，梵琉璃身上肌肤如同霞光，神辉耀彩，臂如雪藕，肤如凝脂。

当然，梵琉璃的玉体之上并不仅仅是这一件衣裳，那只是外衣，在她褪下黑色纱衣之后，里面还有一件黑色的连衣官裙。

这连衣官裙领口平齐的勒在梵琉璃那饱满高耸的酥胸之上，滑腻雪白的肌肤涨鼓，乳球被遮掩不住的涌起大半轮廓，如是炸弹一般，欲要弹跳而出。

两座高贵的雪玉圣峰引得万浪上人更加目不转睛了，他胯下早已是顶起了大帐篷，在此时欲要突破衣衫的束缚，冲刺而出，寻找温润之地。

就在这时，沈秋突然挣扎起来，他想趁着万浪上人不注意时逃脱。

但是不曾想万浪上人心狠手辣，城府极深，一眼看穿了沈秋的阴谋，将他再次踩在地上，还甩出几张符，分别钉在沈秋的四肢之上。

是以沈秋趴在地上，就算万浪上人不亲自动手，他也无可奈何了。

沈秋再次发出低沉的痛苦之声。

已经脱去一件外衣的梵琉璃见状，欲要过来，万浪上人突然又拿出了一张符，梵琉璃一见，绝美的面容上勃然变色。

“噬心符？！”

“没错，正是噬心符，桀桀……”

万浪上人嘿嘿一笑，随后面色陡然冷厉，喝道：“快点脱，老夫要看你的那一对大奶子！”

万浪上人语气粗鄙，听来令人厌恶，再配上他此刻那丑陋猥琐的嘴脸，当真是让人想要作呕。

谁能想到一剑宗这样的正道门派的一位长老，会有如此嘴脸和作为？

此时万浪上人手捏噬心符，完全将大局掌握在手中，并且吃定了梵琉璃。

噬心符，这是魔道才能炼制的符篆，是以七七四十九名修行者的心头肉炼制而成，一旦打在人的身上，必定会遭受钻心蚀骨的滋味，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要想解除掉，千年万难，唯有控制噬心符的人才能操纵，让人不痛苦。

炼制这样的符篆，耗费巨大，也不是正道人士去做的，但是万浪上人却有，并且拿出了这东西来，可见他是摆明了要让梵琉璃脱光。

而梵琉璃心中也明白，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恐怕……

正当梵琉璃心中思索之际，却不曾想到万浪上人阴阴一笑，手指间捏着的那张噬心符落下，落在了沈秋的身上。

“你敢！”

梵琉璃一声凌厉大喝。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张符纸落在沈秋的身上，如水一般渗入到了沈秋的身体之中，仅仅是刹那间，被四枚符纸钉在地上的沈秋再一次痛苦起来。

这痛苦好似万箭穿心，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咬他的身体，连叫都叫不出来了。

“梵魔女，这小子已经中了老夫的噬心符了，现在只有老夫能操控它，你若不听老夫的话，老夫会做什么，你应该猜得到吧？”

万浪上人阴恻恻的笑着，只是几步就到了梵琉璃的面前。

梵琉璃的修为是半步九境，要将万浪上人击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她若是想逃，万浪上人是万万阻拦不住的。

不过在万浪上人看来，这没关系，自己有那小子当做人质，只要眼前这魔女有丝毫心软，便绝对

不可能逃跑。

而且万浪上人实在是有些按捺不住了。

刚才离得远了，有些眼花，也有些不真实。

此时离得近了，当万浪上人的视线投落在梵琉璃那酥胸上的时候，更是一览无余。

在那平齐衣领的遮掩之中，两座圣女雪峰傲然挺拔，浑圆饱满，虽有衣领遮掩，却是根本遮不住，露出大半浑圆乳球，白腻如玉，佑佛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魔气。

万浪上人的情欲被挑拨而起，嘴角咧着，露出熏黄般的开齿。

“大！大！大！”万浪上人连道三个大字，以此称赞，“好大的一对奶子啊，就是不知握在手里会是什么滋味儿。”

万浪上人说着，便是情不自禁的抬起手去，眼看着要抓住其中一座饱满挺拔的圣女雪峰，使劲揉捏，但却被梵琉璃的一只纤白素手挡住了。

万浪上人抬起头来，目露不悦之色，冷声道：“怎么，都这样了，你还要阻拦老夫？”

梵琉璃双眸含着冷光，满脸冰霜，一语不发。

“哼，你多拦老夫一会儿，那小子就多承受一份痛苦，万箭穿心之苦，你身为乱古魔宗的圣女，会不清楚吧？”

万浪上人声如毒蝎，在此时仿佛有着一股魔力，“这小子只是六境修为，一直持续下去，别说能不能活得下去，就算活下去了，要是再拖久一些，修为尽废，以后就是一个废人了，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梵魔女，你虽然贵为魔女，但对这小子动情了吧，你忍心看着他成为一个废人？”

“你……”

梵琉璃欲要反驳，却是无从反驳。

而万浪上人很擅长玩弄人心，梵琉璃深知他是抓住了自己的弱点，如果自己可以不顾沈秋，恐怕早已经走了，根本不会脱去外衣。自己听从他的话脱了外衣，以万浪上人的心计，立刻猜到了沈秋是她的软肋，以此要挟。

说来说去，都看梵琉璃自己的决断。

事已至此，梵琉璃自然是不会离去的。

正如她先前所说的那般，她虽是魔女，但却要柔情一回，救他一次。

万浪上人伸出去的手没有收回来，梵琉璃抬起来阻拦的素手却慢慢的收了回去。

梵琉璃为了让沈秋少受苦难，不成废人，终究是“答应”了万浪上人。

梵琉璃那绝美妖娆的面庞上满是寒霜，两只秋水眸子里携裹着怒意，如是寒芒般锋利。

但万浪上人却是根本不管，阴恻恻一笑，伸手一把抓在了梵琉璃胸前的一座饱满雪峰之上。

梵琉璃收回手，便是代表了她的态度，万浪上人怎么不会得寸进尺。

“嗯……”

当万浪上人的魔爪抓住梵琉璃胸前那座饱满雪峰之时，梵琉璃的眉头瞬间皱起，极度不悦，一股怒意自心中生出，甚至于她全身磅礴的灵力在这时涌动了起来，随时都会爆发。

万浪上人也感应到了这一点，心中微微一惊，但很快放下心来，因为梵琉璃全身聚涌的灵力终究还是没有爆发出来。

万浪上人的信心更大了。

万浪上人的五指粗糙，抓在梵琉璃那半边露出的挺拔乳球之上，让其变换形状，乳肉四溢，不断从万浪上人的五指中丰腻的涌了出来。

此刻万浪上人也是心猿意马，那种饱满紧致的柔软弹性透过手掌，让万浪上人的胯下禁不住又是暴涨几分。

与万浪上人所不同的是，梵琉璃则是一直皱着眉，面露厌恶之色，皎皎的银牙紧咬着，怒视着万浪上人。

“你这魔女，奶子果然够大，还如此柔软紧致，老夫玩过那么多女人，可都比不上你啊。”万浪上人啧啧称赞道。

“老东西！”梵琉璃咬牙怒骂。

“老东西？继续，老夫喜欢你这么叫，这才有情调嘛，嘿嘿……”

一边说着，万浪上人的另一只手也抬起，趁着梵琉璃欲要开口之际，落在了她胸前的另一座饱满雪峰之上，一把抓住，接着就是使劲的揉捏起来。

万浪上人心波荡漾，两只手抓住这绝世美乳，全然掌握，可谓是春风得意，兴奋无比。

而梵琉璃的眉头皱的更深了，她的贝齿咬的更紧了，眼眸中的怒意也更深。

突然间，撕拉一声，梵琉璃骤觉胸前有一片凉意，竟然是万浪上人将她贴身的连衣薄衫长裙给扯了下来。

衣裙滑落，梵琉璃那绝世动人的完美身躯暴露于万浪上人的眼中。

一丝不挂！

万浪上人本就面色涨红，在这一刻整个人如是吃了某种丹药，精神振奋，双眼仿佛化作了野兽一般的赤红。

“美……美……实在是太美了！”

万浪上人激动不已，嘴唇都在打着哆嗦，说话也不利索。

别说是自己，他觉得就算是宗主前来，恐怕也得心神失守，迷失其中。

此刻的梵琉璃如九天之上的玄女一般，一丝不挂，那丰腴高挑的玉体全然露出，被万浪上人尽收眼底。

她的身体犹如造物者的杰作，肤如白雪、凝脂，酥胸涨鼓浑圆而又挺拔，没有丝毫下垂，仿佛还散发着盈盈的光泽，诱人无暇。

而在那柔软雪白的挺拔之上有两点殷红，如同绝世丹药，药香勾人，仿佛吞下去便会立地成仙。

腰肢盈盈一握，如同蚂蚁腰肢一般，平坦光滑的没有一丝赘肉，肌肤白腻如雪。

下面芳草萋萋，唇瓣如仙人洞府，神秘诱人。

那滚圆蜜臀高翘耸圆，臀瓣丰厚，线条玲珑，无一不是绝美。

乱古魔宗的圣女，高贵无暇，不知是多少人都需要仰望的存在，更不知是多少人想要将其压在身下，狠狠鞭挞，但都只是做梦幻想一下。

但是今日却被自己得逞了，万浪上人心潮激动，再也难以抑制，突然伸手一把揽住梵琉璃那盈盈一握的完美蜂腰，前身贴了上去。

万浪上人的胯部早已是顶起巨大帐篷，隔着裤子，一下顶在了梵琉璃丰腴滚圆的大腿之上，仅是如此，几经摩擦，万浪上人竟然就有一股爆射的冲动。

而这只是开胃菜。

万浪上人兴奋不已，如是吃了兴奋丹药，精力不缀，忽的张开嘴，一下咬住那白腻浑圆上的一颗鲜红蓓蕾，用力吮吸。

“嗯……”

本就眉头深皱的梵琉璃如是木偶一般，被万浪上人这样一个偷袭，一个不及，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吟。

被万浪上人这个猥琐丑陋的老头袭击酥胸美乳，梵琉璃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可是不知为何，玉体灼热，那种愤怒而又羞耻的感觉生出，实在是难以言喻。

梵琉璃很想趁着这个机会，一举击杀万浪上人，但是她也知道，万浪上人绝对不会没有防备。

而且，就算杀了他，也无法解除那噬心符。

“唔……唔……啊！”

万浪上人在那饱满的雪峰之上狠狠地啃食了一番之后，抬起头来，满嘴口水，整个人看起来更让梵琉璃觉得厌恶，恨不得杀之后快。

“好软，好有弹性，你这魔女的奶子果然够大，想不到老夫竟然能如此肆无忌惮的品尝，哈哈，真的是天助我啊！”

万浪上人一边说着，一边揉捏梵琉璃胸前的巨大肉球，一刻也不舍得脱离。

“老畜生！”梵琉璃含恨咬牙的说道。

万浪上人自然是不将此放在心上，反而笑的愈发开心，越是如此，越对梵琉璃是一个打击。

忽然间，万浪上人抬起手来，一把挑起了梵琉璃的白润下巴。

“你想做什么！”梵琉璃冷声道。

“当然是品尝你这娇润小口啊，哈哈。”

万浪上人哈哈一笑，猛地凑过身去，一下吻在了梵琉璃的朱唇之上。

刹那之间，梵琉璃丰腴娇躯狠狠一震，接着喉头反胃，有一股呕吐出来的冲动，极是难受。

但万浪上人却是不管这些，他的嘴唇吻了上去，舌头更是不安分，欲要撬开那两瓣娇润明艳的薄

唇。

可惜，梵琉璃始终闭着嘴唇，不愿向他敞露心扉。

万浪上人心中冷哼一声，自语道：“还敢跟我装高冷，看老夫如何对付你！”

万浪上人心生一计，一只手掌绕到梵琉璃的蜂腰之后，啪的一声，万浪上人将那手掌拍在了花瓣丰润白盈的臀瓣之上。

“啊！”

圆翘的臀瓣被这么一拍，梵琉璃始料不及，下意识的发出一声惊呼，唇瓣张开，万浪上人的舌头顿时如蛇一般的探到了梵琉璃的朱唇之中。

梵琉璃美眸瞪大，惊愕不已，万浪上人的那舌头刚一进来，便立刻搅动她的温润香舌，与其纠缠，不一会儿便是翻江倒海。

梵琉璃的呼吸急促，胸前那饱满浑圆的高耸雪峰急剧起伏，臻首向后仰着，欲要躲避。

万浪上人的另一只手却是顶在她的后脑勺上，不让她的脑袋后退半分，始终与其紧密的吻在一起，口舌交缠，汁液翻滚。

而此刻的万浪上人已经是快要爽上天去，心脏激荡，快乐无边。

“唔……唔……”

梵琉璃还在极力挣扎，不愿屈服。

而这给万浪上人的享受更加增添一种情趣，若是木头一般，那太没意思了，要有一些挣扎才有乐趣啊。

漫天星海之中，一位高贵的魔教圣女被一个猥琐老头搂着，两人亲密无间，唇口交缠，形成一副反差极大的画面。

不远处，四肢被钉在地上的沈秋双眼已经满是泪水，除了愤怒之外还有憋屈。可是自己又能如何呢，终究是自己修为太低了。

“梵姑娘，对不起，我没用，我没用啊……”沈秋心里在哭泣。

……

“奇怪，本宫的眉头怎么突然跳了起来，难道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么？”正在向着漫天星海而去的沉融月眉头一挑，心中隐有不好的感觉。

一袭白纱薄衣的她顶着巨大巨大压力向上，她选择相信绿衣无陵子，或许在那上方能够得到自己的机缘，可以从十一境迈入十二境。

只是越往上，压力越大，让她仿佛与一个十一境的同等修行者交手。

冰冷绝美的沉融月抬头向上，可惜除了星海还是星海，根本看不到其他的，可是，那种感觉却愈发强烈。

“为何会有这种感觉，难道是沈秋出事了？”忽然之间，沉融月的心里咯噔一下。

……

“刺啦……”

万浪上人的嘴唇分开，带出一条银色汁液的线条，无比淫靡。

梵琉璃那雪白如玉的面颊上隐有微红。

“老夫忍不住了！”

不等梵琉璃脑海清醒过来，万浪上人猛地一喝：“给老夫躺下！老夫已经忍不住要干你了，快点！”

“老畜生，你给我去死！”

梵琉璃终于忍不住，全身灵力聚涌，咬牙拍出一掌。

然而万浪上人不闪不避。

先前痛苦稍有缓解的沈秋再次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让得梵琉璃清醒过来。

不仅如此，沈秋抑制不住，嘴里还吐出鲜血来。

梵琉璃的玉手悬在半空，这一掌终究是没有打出去。

“老畜生，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梵琉璃咬着银牙，双眸之中满是冰冷寒光，她的杀机已经酝酿到了极点。

“你想杀老夫可以，但是不是现在，现在么……嘿嘿，就让老夫尝尝你下面那张嘴的滋味吧。”万浪上人极是粗暴，一把将梵琉璃推倒在地。

梵琉璃终究还是放弃了抵抗，不然就算是万浪上人再如何的粗暴，也不可能将她一把推倒在地。

梵琉璃躺在地上，玉体横陈，那雪白的线条高低起伏，完美双乳，平坦小腹，以及那下面娇艳粉嫩的唇瓣，芳草萋萋，仿佛晶莹剔透一般的绝世宝器，充满致命的诱惑力。

但见梵琉璃扭头到了一边，已经是认命了般，略有娇柔。

看到梵琉璃如此这般美艳性感，娇躯丰腴，一副任人采摘的样子，万浪上人也不管梵琉璃心情如何，赶紧一把褪下了长裤，将那早已涨硬起来的粗黑雄根释放出来。

万浪上人的雄根不可谓不大，满是黝黑，青筋暴起，足有十七八厘米之长，煞是吓人。

此刻这东西早已涨硬到了极点，万浪上人跪在地上，一下将那粗黑雄根抵在了梵琉璃的娇娇蓬门之前。

梵琉璃感受到了那根粗黑雄根传来的热气，丰腴高挑的玉体一下紧绷起来，尤其是那猩丝圆大的龟头如鸡蛋般挤压在蓬门玉壶口的肉瓣上，还未进去便已让梵琉璃感觉到一种痛苦。

“爽，太爽了！”万浪上人突然一声呻吟，“还未进去就已经这般爽了，这要是进去了，岂不是更加爽飞了天！”

万浪上人激动不已，面庞涨红，此刻体内欲火飙升到了极点。

下一刻，万浪上人的手掌一出，啪的一声拍在梵琉璃的右边大腿之上，那滚圆白皙的大腿上留下了一个浅红的手掌印。

这点力道对梵琉璃来说根本不痛，却令梵琉璃怒遏不已，因为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羞辱。

梵琉璃歪着的臻首回过来，怒视着万浪上人，咬牙道：“你这老畜生，要干就快点干，我只当是被鬼压过一回，若在此之后你不解除那噬心符，我就算拼了命也要杀你！”

“啧啧，你这魔女当真是火辣啊，放心吧，只要你让老夫爽快了，老夫一定会解除那小子体内的噬心符。”

万浪上人说，屁股朝前耸动了一下，他那根粗黑的雄根前端的龟头一下再次将两片粉红肉瓣挤开了一些，更深入其中一段。

“哦……”

刹那之间，万浪上人便是禁不住发出一个舒服的声音，直冲九霄，感觉自己的命根被夹的舒服的不能自己。

而躺在地上的梵琉璃则是眉头大皱，露出几分痛苦的表情，原因无他，实在是万浪上人的那雄根太大了。

“好爽好爽……魔女的花穴果然紧致，老夫竟然忍不住都快射出来了……”万浪上人心神摇曳而又澎湃，他真的是一时半会有些把持不住。

不过，万浪上人最终还是把持住了，硬生生的忍耐了下来，又试着前行。

随着万浪上人的那条黄龙愈发向着黄巢捣鼓而去，那种紧致以及温润的挤压便更加强烈，爽的万浪上人好几次都险险的倾泻而出。

而被万浪上人侵袭的梵琉璃，那绝美妖娆的面容之上，痛苦之色愈发的强烈。

梵琉璃银牙紧咬，几乎都快咬碎了。

忽然……

“哦哇……”

随着万浪上人的一声长吟，他那粗黑雄大的凶器终于全根没入到了梵琉璃的湿润玉壶之中。

一入到底！

“啊……”

梵琉璃忍不住发出这样一声。

“嘿嘿，梵魔女，老夫可算是进来了，你叫的可真是动听啊。”万浪上人笑着道。

“老畜生，你别自作多情，我……我不过是本能……”

“什么本能，也好，你这魔女如此嘴硬，老夫便叫你知道老夫的厉害！”话音一落，万浪上人腰臀猛地向下沉。

噗嗤！

万浪上人那巨大粗黑的雄根一下沉入到了梵琉璃的玉穴底部。

这次梵琉璃银牙紧咬，口唇紧闭，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来。

万浪上人知晓她这是故意强硬支撑，也不在意，反而是哈哈一笑，“接下来老夫便要让你知道老夫的厉害，老夫金枪坚硬，隆棍无双，看你能支撑多久。”

话音刚刚落下，万浪上人便是双手各自抄起梵琉璃的一条滚圆美腿，他跪在地上，屁股向后一撅，将那深入进去的粗黑巨棍抽出。

梵琉璃顿觉有片刻轻松。

但就在下一刻，只是闪电之间，万浪上人猛然用力，又是闪电一般的将他那粗黑巨物一下插入到梵琉璃的湿润玉壶之中。

由于万浪上人没有丝毫怜香惜玉，勇猛一撞，令得梵琉璃不由发出一声闷哼。

而在此之后，不等梵琉璃平息下来，万浪上人是再也忍耐不住，开始抽插起来。

噗嗤，噗嗤，噗嗤.....

万浪上人耸动粗黑巨物，不断地在梵琉璃那娇娇玉壶中抽插，虽然他人已老，可是这抽插速度却不见有丝毫的迟钝，反而是又快又狠，如同狂风骤雨，说来就来，丝毫不给梵琉璃任何准备的机会。

仅仅只是片刻时间，躺在地上的梵琉璃便被万浪上人勇猛快速的抽插，导致胸前那对高耸挺拔的浑圆肉球不断前后晃荡，一阵阵白腻耀眼的乳浪如是大海，晃晕人眼。

“啊啊啊.....”

万浪上人果断快速的抽插着，一点也不怜香惜玉，他的胯部与梵琉璃那滚圆大腿撞击着，发出肉体撞击之声，啪啪啪的，在这个本就清净的空间里格外刺耳。

此刻，被四枚符纸钉在地上的沈秋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也不再大叫了，因为那噬心符没有再发挥作用，而且他也知道就算再如何大叫也没有用。

沈秋选择了平静，就这般看着在他心中高贵无暇的梵琉璃被万浪上人肆意抽插，眼中爆发出一股愤怒而又阴毒的目光。

“万浪上人早晚有一日我会杀了你，在此之前，我会折磨你，炼你元神，坏你肉身，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沈秋在心中恶狠狠的说道。

只是，就算沈秋心中再如何的愤怒都没有用了，还是那句话，他无能为力。

“梵姑娘.....”

沈秋心痛，看着乳浪摇曳、被万浪上人压在身下肆意鞭挞的梵琉璃，双目逐渐落到她那对前后摇晃的巨大肉球上，有些出神。

.....

“哈哈，爽.....爽啊.....”

万浪上人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抽插也不知持续了多久，他大笑起来，满脸得意，春风马蹄疾，好不快活自在，简直就如升仙了一般。

而被万浪上人压在身下的梵琉璃，一开始的时候便牙关紧咬，无论万浪上人如何冲击，她都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来，因为那是示弱，还无比的羞耻。

只是随着万浪上人疾风骤雨般的抽插，梵琉璃的双颊之上红润如潮，体温不断上升，肌肤也逐渐燥热起来。

她并没有斩断七情六欲，因此就算再如何厌恶这万浪上人，但对于万浪上人的侵犯，她丰腴高贵的胴体终究还是有了反应。

只平过梵琉璃坚持着最后的底线，怎么也不发出声音来。

“老夫如此捣鼓你的玉壶，你竟然还不发出声音，哼，老夫还就不信了！”万浪上人冷哼一声，不信邪，继续加大力道的抽插，汁液飞溅，啪啪作响。

“我.....我绝对.....不会.....屈服于.....你！”梵琉璃突然开口，断断续续，喘息之声很是粗重。

梵琉璃双颊泛红，润红无暇，仿若秋果，鲜艳熟透了一般。

然而，就在这时，万浪上人趁着梵琉璃不注意，竟然将一枚红色药丸送入到她的嘴中，此时本就混乱的梵琉璃错愕不及，想要吐出来已经晚了。

“你.....你.....你给我吃了.....什么！”梵琉璃大怒道。

“欢喜丹。”

“什么？！”

双颊泛红的梵琉璃脸色大变，如坠深渊。

在潜龙大陆有一宗门，名为欢喜宗，这个宗门里的弟子全是女子，最擅长双修之术，就连炼制的丹药也是关于床第之事的。

欢喜宗是以双修来增强修为，其宗主欢喜夫人美艳无双，炼制出来的欢喜丹极为出名，只要吃了，一定要阴阳交合，与人双修才能摆脱这丹药的作用。

药效来的很快，再加上万浪上人此刻毫不停歇的鞭挞，那药效升了上来，梵琉璃的脑海中迷幻空白起来，细腻如雪的肌肤燥热，浑身灵力在此时都变得混乱起来。

梵琉璃欲要挣扎，她知道是欢喜丹在催动自己的情欲，而自己绝对不能被其控制。”

然而.....

梵琉璃越是挣扎，眼前却越是虚幻迷蒙，身体本能的情欲不断高涨，促使她的欲望喷薄爆发出来。

“别挣扎了，这欢喜丹可不是你能控制的，你这个危害苍生的魔女，今日就让老夫好好地为民除害，彻底惩治你这魔女！”

万浪上人哈哈大笑，狂肆得意的声音在这片空间里不断回荡。

“啪啪啪啪.....”

肉体撞击之声不绝于耳。

不远处沈秋痛不欲生的看着被万浪上人压在身下的梵琉璃。

突然间.....

“啊!!!”

一直闭唇不语的梵琉璃竟然发出一声畅叫。

而在梵琉璃这声畅叫之后，再也不能咬牙闭嘴了，在万浪上人不断地冲击之中，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呻吟之声来。

“呃呃呃呃.....”

这一连串呻吟之声宛若萧笛。

“哈哈.....终于叫出来了吧。”

万浪上人得意不已：“接下来就让老夫来好好地征服你吧。”

“破”的一声，万浪上人突然将下面正在勇猛抽插的粗黑巨物抽了出来，弹跳一下，上面已经是水润晶亮，满是淫液。

啪!

万浪上人一拍梵琉璃的美润香臀，喝道：“把你的大屁股翘起来，老夫要认后面肉你!”

梵琉璃的意识迷蒙，只有情欲，如同傀儡一般的爬了起来，背对着万浪上人。

然而万浪上人对此并不满意，主动调整了一下梵琉璃的姿势，让她正面对着沈秋跪着，浑圆美臀翘高，那蜜桃一般的丰臀堪称完美。

万浪上人手握自己的粗黑巨物，在那两片丰润莹白的臀瓣中刮擦了几下，却不曾想，梵琉璃的浑圆美臀主动摩擦了起来。

“哈哈，你这贱货，竟然主动求欢么，老夫满足你!”

噗嗤!

万浪上人再一次将他的粗黑巨物送入到紧致秘润的花户之中，顷刻之间便被深深地吞没，极致挤压吮吸的爽感直冲天灵盖。

“啪啪啪.....”

万浪上人没有任何犹豫，再次抽送起来。

从后面抽送，居高临下的鞭挞一位魔教圣女，这种滋味简直难以言喻。

“嗯嗯.....呃呃.....”

随着万浪上人不断地征伐，乱古魔宗的圣女梵琉璃再次发出呻吟之声，连绵不断，如同天籁，勾动人的情欲。

而万浪上人的一双魔爪落在梵琉璃那翘高的白皙美臀之上，各自抓住一瓣丰满臀肉肉，不断的抓揉，感受其紧致充实的弹性。

如此美感，当真是爽哉!

“啪啪啪.....”

万浪上人生龙活虎，愈发快速，前后抽送着，让自己的粗黑巨物在梵琉璃的高贵玉壶中不断进出，肆意的强暴着。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梵琉璃如瀑的黑发早已散乱，风韵迷人，娇娆艳丽，而她胸前的那两只白皙巨大的乳球在万浪上人

的冲击下，晃荡的更为厉害。

“啊啊啊.....嗯嗯嗯嗯.....受.....受不了.....我受不了了.....”

突然间，梵琉璃的呻吟中发出这样的哀求来，情欲已经将她灼烧的不成样子了。

她正对着沈秋跪着，而沈秋想要闭眼不去看，但是，闭眼也不过是掩耳盗铃，沈秋还是看了，他不认为梵琉璃真的沈沦至此。

可是，在听到这话之后，沈秋傻眼了。

“梵姑娘，你.....你.....”沈秋心痛不已。

“禽.....禽死你这魔女.....这就受不了么，求老夫，让老夫射给你.....”万浪上人得意不已，得寸进尺起来。

“梵姑娘，不要啊！”沈秋心中大吼。

“啊啊.....求你.....求你啊啊.....射.....射给我.....啊啊啊.....”梵琉璃娇喘连连，面红耳赤，双眸里春水荡漾，早已失去意识。

“老夫也想射了，啊啊啊啊啊.....”

万浪上人双手死死抓住梵琉璃白腻丰满的臀肉，急速抽插起来，愈来愈快，愈来愈快.....

突然间，万浪上人那粗黑巨物深深地顶入到梵琉璃的花润蜜穴之中，胯部与梵琉璃的丰满臀部完全贴合，不断地抖动着，暴射而出，全数灌入。

“啊.....”

梵琉璃那动人无暇的丰腴身躯一下趴在了地上。

万浪上人那根粗黑的巨物则是根本没有离开她的身体，几乎是他用胯部把梵琉璃的臀部狠狠地压在地上。

因此，当梵琉璃趴在地上之时，万浪上人也跟着趴在梵琉璃的身上，他们两人下面的私密部位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如胶似漆，严丝合缝。

咕噜~

万浪上人的臀部则是抽动痉挛了几下，明显是到了极点的高潮，并且极致的射入，没有让一点阳精从梵琉璃那高贵神秘的娇花蜜穴里流淌出来。

趴在地上的梵琉璃披头散发，眉宇间满是高潮淋漓的愉悦之色。

她胸前那傲然浑圆的乳球压在地上，乳肉四溢，丰腴雪白的娇躯在淡淡的抽动着，仿佛已经力竭了，双眸有些淡淡的翻白。

万浪上人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也没有顾及到梵琉璃是否受得了的想法，只管一味肆虐梵琉璃的高贵玉体，极为粗暴，以至于现在的梵琉璃几乎没有了力气。

“梵姑娘.....”

四肢被钉在地上的沈秋眼中淌泪，这一刻他在心里痛恨自己，为何修为如此之低，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与梵琉璃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沈秋对梵琉璃早已倾心，也已经决定，就算她是魔教圣女，自己也在所不惜的与她在一起，可见沈秋的心思。

然而，万浪上人的突然出现，还做出如此之事，就如在完整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无法愈合。

“喔.....”

趴在梵琉璃身上，还未将自己粗黑巨物从梵琉璃臀部拔出来的万浪上人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吟，丑陋粗鄙的脸庞上满是愉悦之色。

万浪上人只是坐起身来，跪在梵琉璃的白臀两侧，他已经射过一次，暂时没有精力了。

然而，以万浪上人是修行者来说，这样的疲软持续不了多久。

万浪上人还想再多来几次。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竟然有机会干到乱古魔宗的圣女，不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而自己却做到了。

这么好的机会，可不是不能放过么？

万浪上人余韵未消，伸手在梵琉璃那雪白的香背之上抚摸着，他的手掌已经不再年轻，长满了茧子，摩挲过梵琉璃的后背之时，让得梵琉璃极不自在。

然而此刻就算是梵琉璃想反击也反击不了，她在不经意间服下了欢喜丹，体内燥热还未平息，欢喜丹的药力还在。

欢喜丹的药力在激发梵琉璃作为女人的欲望，这欢喜丹的药力实在可怕，纵然梵琉璃想要运功化解也不行。

当然，欢喜宗作为潜龙太陆东域的一个大宗门，炼制的欢喜丹自然不可能轻易化解，因为这欢喜丹是欢喜宗门内真传弟子的修炼必备品。

真传弟子，只比梵琉璃这样的魔教圣女差上一小截而已。

药力还未消散，梵琉璃有些翻白的美眸里仍然是有欲火在燃烧，但在看到对面的沈秋之时，梵琉璃心中一个激荡。

不行，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梵琉璃意识到自己此刻已经不妥，想要施展一门秘法，以燃烧寿命为代价出败万浪上人，让他将噬心符从沈秋的身上抹去。

然而，等到梵琉璃刚刚想要有所举动，压在她后身上的万浪上人嘿嘿一笑，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梵琉璃的两条玉臂。

刹那之间，梵琉璃的酥胸与地面拉开了一段距离，那两只浑圆挺拔的酥白乳球不再与地面挤压，悬空而起，两点嫣红格外的引人注目。

但梵琉璃下面的两条修长美腿被万浪上人压着起不来，这样的姿势让她有些痛苦。

但万浪上人可不管这些，此刻他胯下那根疲软的巨物因为湿润花穴里的温暖，已经再度的膨胀了起来，又一次将梵琉璃那紧致狭润的密道给充实填满了。

“呃.....”

梵琉璃的喉咙里发出呻吟之声，听不出是痛苦还是愉悦。

“不要.....不要了.....老畜生.....你.....你拔出去.....”梵琉璃双臂被反擒拿到了后面，身子动弹不了，只有臻首在摇动，以此来表明自己不愿再继续下去了。

“嘿嘿，什么不要了，梵魔女，你先前可是叫的很欢啊，你嘴里不诚实，下面可诚实的很啊，咬老夫的命根咬的那么紧，明显是还要嘛。”

万浪上人出言调侃揶揄，胯部已经动了起来，再一次的开始了抽插。

不大一会儿，此地的空间里再一次响起了肉体撞击之声，如同先前那般，暴力而又激烈。

“啊啊！干你，老夫干死你这个魔教圣女，哈哈.....哈.....紧，真的是太紧了！”

“放开.....放开我.....”

梵琉璃不甘如此，还在摇着头，想要摆脱这样的命运。

然而，欢喜丹药力的存在，以及万浪上人将她双臂绕后的擒着，这样的徒劳挣扎不过是给万浪上人增添几分情趣而已。

啪啪啪啪.....

随着万浪上人不断地暴力抽插，将那黑色巨物不断送入梵琉璃的体内，梵琉璃的体内愈发的燥热，先前有点沈寂下去的情欲再一次被点燃。

“啊啊啊啊.....”梵琉璃再一次抑制不住的呻吟起来，“轻点.....啊啊啊啊.....嗯嗯嗯呢.....轻一点啊.....不行了.....身体要坏掉了.....呃呃呃.....”

“嘿嘿.....”

万浪上人如是野兽上身，蛮力不断，用他的粗大巨物在梵琉璃的身体里捣鼓着。

“呼呼.....”

“哈.....哈.....哈哈.....”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万浪上人猛地将他那巨物从梵琉璃的身体里抽出，然后一把将趴在地上的梵琉璃抱了起来，左右手各自托着梵琉璃的丰腴美腿。

噗嗤！

万浪上人那上挺的巨物再次进入到了梵琉璃的花润蜜穴之中。

由于情欲的影响，一时之间梵琉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在她不注意之间，万浪上人猛然将她的两条丰腴美腿掰开了。

刹那之间，梵琉璃的桃源蜜穴与万浪上人的交合之处彻底暴露出来。

被困于地上的沈秋脑袋里轰然一震。

在这个漫天星海的神秘空间中，一时间无比死寂，仿佛没有了生命，寂静的可怕。

四肢趴在地上的沈秋抬头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脑袋如是要爆炸一般，这样的景象让他震撼。

万浪上人的手抄着梵琉璃丰腴滚圆的大腿，将她抱起来，就像是哄小孩子撒尿那般的姿势，他们之间的私密结合部位被沈秋一览无余。

只见那雄大黝黑的凶器在梵琉璃的桃园秘地之中进进出出。

起初颇为的温柔，只是那巨大让梵琉璃妩媚的脸庞时而扭曲，眉宇间除了痛苦之外，似乎还有身体本能带来的愉悦。

就算是修行者，想要完全将身体本能给摒除掉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沉融月那样的十一境修行者也做不到。

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

除非天生残疾。

“嘿嘿……”

万浪上人得意的笑着，梵琉璃被他抱着，臻首后仰，侧脸完全与万浪上人的侧脸亲密的接触在一起，亲密无间。

万浪上人一笑，熏黄的牙齿便暴露了出来，格外的丑陋。

万浪上人伸出舌头，在梵琉璃那雪白如玉的脖颈上舔了起来，他是看着下面沈秋的，居高临下，这种感觉让万浪上人愈发的兴奋。

“嘿嘿……哈哈……”

万浪上人兴奋不已，连带着下面也跟着兴奋起来，不再磨蹭，再次用力抽插起来。

“噗嗤”、“噗嗤”、“噗嗤”……

不一会儿梵琉璃的丰腴娇躯跟着颤动起来。

在两人私密部位的交接处，擎天之柱不断地冲击粉嫩洞天，水花飞溅。

“嗯嗯嗯……啊啊……”梵琉璃呻吟出声，欢喜丹的药效在此时再次的弥漫她的全身，不是她想抵挡就能抵挡的。

随着情欲的攀升蔓延，这个药效也会全力的激发梵琉璃身体里更深处的情欲，如此往复循环，这才是欢喜丹真正独特的地方。

“啊啊啊啊……不……不要……快……再快些……”

梵琉璃双眼迷离，似乎失去了意识，连说话都已经没有了理智。

其实，在梵琉璃的内心深处是意识到了这些的，她也不想如此。

然而，这些话却鬼使神差的从嘴里说出，缠绵平断，娇吟诱人，她心中恼恨无比，却又无可奈何。

“哈哈，梵魔女，你不是贞洁烈女吗，老夫干得你爽不爽？”万浪上人端着梵琉璃的丰满大腿，使劲的向上顶着。

一时之间，梵琉璃曼妙丰腴的身躯像是被抛飞起来一般，起起伏伏。

因为这样的起起伏伏，梵琉璃胸前那两只圆硕雪白的乳球也跟着上下翻腾，带着两点蓓蕾划出一道道的嫣红与乳浪，美轮美奂，又肉感十足，白腻的雪肉散发出荡漾迷情的春意。

“不……爽……嗯嗯呃呃……爽……”梵琉璃呓语说道，时断时续。

“到底是爽，还是不爽？”

“老……老……畜生……爽……嗯嗯嗯嗯……好爽……”

“哈哈，爽就对了，小子，你听到没有，她说被我干的好爽，老夫现在也好爽啊，哈哈哈哈哈……”

万浪上人大笑声响彻四周。

好一阵抽插肉干之后。

万浪上人一把将梵琉璃放在了地上。

“跪下，屁股翘起来！”万浪上人命令道。

“不要！”

梵琉璃刚刚跪下，突然惊觉，她正面对着沈秋，几乎是近在咫尺，于是挣扎着反抗。

啪啪！

万浪上人在梵琉璃浑圆挺翘的雪臀上用力拍了两下，有了红掌印。

“给老夫跪好，屁股翘高一点！”万浪上人声音变冷。

梵琉璃咬着银牙，控制本能的不那么去做，跪在地上的躯体僵硬不动。

突然之间，万浪上人那硕大粗黑的巨物没有任何征兆的进入到了她的身体之中。

一个猛烈的撞击，令得梵琉璃的上身不禁前倾。

万浪上人也跪在梵琉璃的身后，双手各自抓住梵琉璃那饱满浑圆的臀肉，胯部向前耸动起来，愈发加快。

“啪啪啪啪啪.....”

只是一会儿，那肉体撞击之声便是充斥在了这片空间之中。

冲击不断，仿如打桩那般，万浪上人的抽插很快就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嗯嗯嗯嗯.....呃呃呃.....啊啊.....哈.....哈.....”

而万浪上人如此猛烈的冲击，加上欢喜丹的功效，跪在地上的梵琉璃胴体瘫软，撑在地上的双肘也渐渐地没了力气。

“啪啪啪啪啪啪啪.....”

梵琉璃的黑发散落下来。

她的额头上满是汗珠，那如象牙一般白皙的肌肤上也是细密的汗珠，香汗淋漓，让她的肌肤染上一层淡淡的枣红，愈发诱人，隐约间还有一股香气渗了出来。

“啊啊啊.....”

梵琉璃胸前的两座滚圆乳球在前后的摇荡着，如同秋千，波浪阵阵。

不知不觉之间，梵琉璃和沈秋的距离越来越近。

如果说刚才他们两人还只是近在咫尺。

那么现在，梵琉璃的臻首已经能够彻底碰触到沈秋了。

此刻的沈秋侧着头，使尽全力不去看这一幕，但是梵琉璃那如瀑的乌黑秀发已经有的落到他的脸庞之上，挠痒痒一般。

还有梵琉璃喉咙里发出的动人呻吟，让身为一个男人的沈秋起了雄性本能。

他不想在这时候亵渎梵琉璃，但是又无法作罢，这种感觉极是难受。

“啊.....”

突然梵琉璃发出一声长长的吟叫。

原来是后面的万浪上人一个猛烈的撞击，让梵琉璃的全身终于失去力气，双肘支撑不住，瘫软的趴在了地上，那两座雪白饱满的乳球也挤压在了地上。

梵琉璃的下巴枕在了沈秋的肩上。

“啊啊啊啊.....”

万浪上人骑在了梵琉璃的挺翘美臀上，抽插平断，愈发的加快。

“呼呼.....哈哈.....老夫.....老夫想射了.....”万浪上人感觉精关一阵刺激的快感涌了出来。

“啊啊啊啊.....不要.....不要射进来.....”梵琉璃终于有了一点理智。

“老夫要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插嘴，老夫就要射.....射你里面.....”

“啪啪啪啪啪啪.....”

抽插之声愈发剧烈。

“不要啊.....”

“来了来了.....啊啊.....你这个婊子，给老夫接好.....”

万浪上人的胯部猛然间一个急剧的抽搐，将一股阳精猛然灌入到了梵琉璃的桃园秘地之中。

万浪上人的胯部严丝合缝的贴在梵琉璃的高翘雪臀上，抽搐不断，略有肥胖的小腹则是贴在梵琉璃的腰窝上。

似乎是因为这一发用去了万浪上人所有的力气，万浪上人在爆射之后，死死地贴在梵琉璃的后身之上，大口喘气，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

而在地上的梵琉璃被万浪上人压着，面颊潮红，妩媚妖娆的脸庞上满是豆大的香汗，发丝都湿了，可见刚才万浪上人有多么的剧烈。

梵琉璃也在用力的呼吸，张着朱玉红唇，一潮接着一潮，余韵不断。

梵琉璃明显感觉到花穴之中滚烫一片，本来以她的实力可以轻易的逼出去，但万浪上人那根粗天黝黑的巨物还填充在里面。

再加上梵琉璃此刻力气仿佛全部消失了一般，她有心无力。

也不知过了多久，梵琉璃听到除了万浪上人，来自另一个人的吸声。

“沈秋!”

梵琉璃终于恢复了意识，心中一惊。

直到此刻梵琉璃才意识到，此刻她的下巴正趴在沈秋的肩上。
刚才万浪上人那凶猛不断的冲击，让得她和沈秋完全碰触到了一起。

“啾！”

梵琉璃忽觉下面一阵轻松，那种充实感消失，继而有一缕空虚升腾在她的心底。

万浪上人终于将他的巨物从梵琉璃的桃园秘地里拔了出来。

那巨物黝黑，上面有汁水泛滥着，凌乱一片，雄风犹在，似乎还在抬头。

“哈哈，爽，真是太他妈爽了！”万浪上人大笑着。

连射两次，可是万浪上人低头看着地上这具妖娆丰腴的雪白胴体，还有再次征战的冲动。

不行，一定要干个够，最好把她弄回去好好调教。

万浪上人的心中生出这样的心思来。

但就在这时……

漫天星海突然震颤起来。

如同地震了一般，漂浮在空中的那些星辰也都跟着颤动，极不稳定。

一股巨大的压迫感袭来，直接压过万浪上人的情欲。

万浪上人脸色大变，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无法言说。

这压迫感乃是威压，实力修为都在他之上，并且带着威势。

万浪上人两条腿打了一个摆子，身子跟着一颤，差点跪下。

轰!!!

不远处，那地面拱起，有一道白影冲天而出。

这道白影曼妙，带着缥缈仙气，如一朵仙荷，本该怜静无垢，但是却带着一股锋芒杀机，让万浪上人的后背因为恐惧一下就湿了。

随即，当万浪上人看清来者之时，又深深地被惊艳到。

沉融月双足脚尖轻点地面，缓缓落下，她面无表情的扫视了一眼在场的情况。

当她看到四肢被钉在地上的沈秋之时，那双惊心动魄的美眸之中，一股杀机毫无征兆的酝酿出来，如同雷霆风暴。

“老头，是你伤本宫儿子的？”双眸蕴生杀机的沉融月冷冷地问道。

万浪上人汗如雨下，仅是几秒，并不作答，立刻咬出一口舌尖血，喷了出来。

“血遁之术！燃烧！”

那一口舌尖血呈现出一块幕布，完全将万浪上人包裹在其中，然后向着远处逃遁而去。

“敢跑？”

沉融月目光一凝，脚下生莲，刹那间消失在此地，追了过去。

于是此处只剩下了沈秋与梵琉璃。

“沈秋，你……你忍着一点，我……我为你解开。”衣衫褴褛的梵琉璃面颊上红潮还在，声音里透露着虚弱和无力。

因为万浪上人刚才强猛的鞭挞和征伐，以及那欢喜丹的药效还在，梵琉璃一时半会恢复不过来。

但是，梵琉璃爬到沈秋的身上，将他四肢上符纸纷纷扯下。

做完之后，梵琉璃的呼吸急促，显然是费了不小的力气。

沈秋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

沈秋艰难的坐了起来，嘴角血迹殷红，双目中还有血色，脸色也极是颓然。

这一时刻的沈秋平静的可怕，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向来行事无忌的梵琉璃下意识的躲闪了沈秋的目光。

刚才发生之事，让梵琉璃在沈秋的面前再也没什么底气了。

“梵姑娘。”沈秋缓缓开口，声音里有着一缕沙哑。

“嗯。”

“我一定会取下那个老畜生的人头，为你报仇。”

“嗯？”

已经侧过头的梵琉璃微微愣了一下，随后目光回转，带着惊讶，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感动。

“此事就当是一个噩梦，我不会再去回想，会当做不存在。至于你先前跟我说的喜欢，还是算了吧，我的身子已经脏了，再谈喜欢，不过是妄想罢了。”

一直都是高傲孤寂的梵琉璃，在这个时候晕红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来，带着苦涩。

“我不会就此算了。”沈秋沈声道。

“什……么？”

“我说，我不会就此算了。”沈秋语气异常坚定地说道：“喜欢就是喜欢，刚才是什么情况，我全然看在眼里，我沈秋不是那种人！”

“……”梵琉璃无言怔住。

良久之后，梵琉璃嘴唇抿了抿，眼眶略红。

……

万浪上人在极力逃跑。

他一路冲出了宫殿。

血遁之术是燃烧精血的逃命法门。

修行者的精血都是常年累积的，并没有多少，万浪上人这么做，燃烧精血，就相当于是在燃烧寿命。

但是万浪上人什么都顾不得了，逃命要紧。

沉融月追的愈发紧迫，她知道万浪上人使用的是血遁之术，确实很快，但是总会有会消耗到尽头的时候，只需要紧紧跟着就行了。

万浪上人顾不得回头去看，玩了命一样的逃跑，疯狂让自身精血燃烧。

嗯？

忽然，万浪上人感觉到了一股奇异波动，顺着这股奇异波动看去，只见一处漆黑的山谷在前方，那里面有波纹暴动，似乎有一场恶战。

不管了，先过去，趁机隐没自己才最重要。

万浪上人倏然冲进了那处漆黑的山谷。

而在后面的沉融月修为比万浪上人更甚，立时察觉到了那处漆黑山谷的奇异，里面有妖气，魔气，甚至还有域外妖魔的气息。

不过，沉融月只是略有忌惮，看到万浪上人冲了进去，沉融月也没有犹豫的冲进去。

沉融月势必必要诛杀万浪上人。

与此同时。

在漆黑山谷之中，一个高大足有两米的男子浑身浴血，他头生双角，黑发金眸，手持一杆青色长戟，冷冷的看着包围自己的众人。

“想从我的手中拿到钥匙，尽管来，我牛陨无所畏惧！”男子冷冰冰的说道。

牛陨头生双角，黑发飞扬，身上沾了许多血迹，手持青色长戟，漂浮于上空，金色眼眸里满是森森的杀意。

他的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妖魔气息。

何为妖魔？

自然是妖与魔的结合，但并不仅仅是普通的结合。

潜龙大陆的东域上，妖族是妖族，魔族是魔族，这是两个族群，天生不能结合。

若有结合，必定会产生异族血脉，这便是妖魔。

在妖族和魔族的眼里，妖魔是异类，是绝对要消灭的存在。

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里，妖魔消失，他们去到了域外。

后来他们回来了，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于是被称为域外妖魔。

在某次的战争中，域外妖魔大败，回到了域外去，留下的不是被灭杀，就是被封印。

此刻，在牛陨的四周有诸多人影，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灵力波动，随时准备扑杀陨。

“想拿到仙人墓府中竟然有域外妖魔的存在，而且还有那个宝箱的钥匙，说什么都要杀了他，把钥匙夺过来，绝不能放他走！”一个中年男子冷冷的说道。

此人便是南丹郡的郡守卦宏。

而在卦宏的不远处，一个身穿黄袍的青年一语不发，他剑眉星目，面容英俊，有着一股超然气质。

在青年的身旁，周潜龙背负双手，他一身正气，有着读书人的浩然气，刚正不阿，深不可测。

除了他们之外，在场还有许多人。

他们每一个来历都不简单。有的是妖族，也有的是魔族，还有的是各大宗门的代表。

人很多。

不免鱼龙混杂。

幽冥老祖改头换面，也藏在了其中，不过他小心翼翼的藏在某个偏僻角落里，怕被发现。

当万浪上人极速冲进漆黑山谷之中的时候，穿过了一层结界般，四周更见黑暗。

万浪上人看到了这里的众人，他很快认出某位强大修行者，顿时心中一惊。

不过，万浪上人随之一喜，连忙冲到一个身穿青袍的中年男子身边。

“飞叶师兄！”

剑飞叶回头看了一眼，略微皱眉道：“你怎么来此处了，慌慌张张的，是被人追杀了吗？”

万浪上人苦笑道：“还真是。”说着在剑飞叶耳边低语了一番。

“什么，还有此事？竟敢帮助乱古魔宗的魔女，这是要拿我们一剑宗作对吗？”剑飞叶横眉冷目，有着怒意。

下一刻，一道纤柔而又绝世动人的白影落了下来，进入到这处漆黑山谷里。

刷刷刷！

一道道的目光瞬间望了过去，顿时被勾住，再也无法移开。

“世上竟有如此绝美的女人，太美了。”

“她，她不是蓬莱岛神女宫的大宫主吗，我曾有幸见到过一次，想不到竟然还能再见到。”

“出水芙蓉，勾魂夺魄，冰肌玉骨，冰山寒莲……这些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丽。”

当沉融月降临此地之时，所有人都被她的绝世艳丽之姿吸引了过去。

一袭轻薄白纱雪衣的沉融月体态丰腴，高挑曼妙，前凸后翘，不论是那饱满高耸的酥胸，亦或是那在纱裙中若隐若现的滚圆美腿，散发着成熟勾人的魅力。

冰肌玉骨，绝美无暇，如同从上界来的仙子，她的冷眼之中，虽含冰冷，侧目之间却有无尽风情，风姿绝世。

沉融月的视线瞬间落到了万浪上人的身上。

剑飞叶一步走出，冷冷道：“我一剑宗的人，不是那么好杀的！”

“本宫杀人，从无失手。”沉融月表明态度。

“哼，难道你是不把我一剑宗放在眼里吗？”

“原来是排名第三的一剑宗，难怪如此嚣张，不过，就算是一剑宗又如何，本宫杀人，你一剑宗拦不住！”

话音还未落下之际，沉融月陡然出手，化作一道白芒，转瞬间冲刺而去。

“十一境？！”剑飞叶大吃一惊，下意识祭出飞剑抵挡。

万千飞剑瞬间涌出。

然而，在那道白芒之前，这万千飞剑全部粉碎，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沉融月转瞬间便到了剑飞叶的面前，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去。

“好机会！”

浑身浴血、手持青色长戟的牛陨心中大喜，立即化作一道黑色烟雾，向着漆黑山谷上方冲去。

“不好，这妖魔逃走了！”有人低呼一声。

唰唰唰！

在牛陨冲向外界之际，立刻有一道道的身影跟了过去。

美人绝代，但如水中望月，而那牛陨的身上有宝箱钥匙，若能打开宝箱，一飞冲天，这是能够看得到的。

于是漆黑山谷里的人瞬间少了许多。

沉融月并没有追过去，她现在的目标是杀掉万浪上人，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

轰！！

剑飞叶飞了出去。

他是一剑宗的上位长老，也是一剑宗宗主的弟弟，是十境修为，和十一境只差一个境界。

然而，就是这一个境界，却如同天堑鸿沟，无法抵抗。

“嗯？”

沉融月本打算先将剑飞叶擒拿，然后再杀万浪上人，但是她的冰寒眸光一扫，却是没有看到万浪上人的身影。

沉融月立时将灵识放了出去，浸透整个漆黑山谷，还是没有万浪上人的踪迹。

“竟然能在本官的眼皮下逃掉，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本宫可不会轻易罢休。”沉融月有些惊讶，半步十境的万浪上人竟然能在她的面前逃走。

剑飞叶从山壁中艰难出来，只是正面一击，他完全不是沉融月的对手，心下恐惧。

不过，就在剑飞叶震惊之际，沉融月却是离开了，仙音回荡：“回去告诉剑飞枯，本宫很快会亲自上宗门去拜访。”

剑飞叶心里落下一块大石头，呼吸急促，“此人到底是谁，如此绝美，又如此绝世，我从未在修行界听说过此等人物，难不成是从三大仙山里出来的？”

.....

“呼.....呼.....”

万浪上人逃过一劫，惊魂未定，但他来不及平息，立时看向救走自己的那人。

那是一个青年，头戴白冠，面相妖异，手拿一把折扇，面容比许多女人还要俊美。

“你是谁？”万浪上人保持警惕，冷冷的说道。

“在下赤锋，是一名妖族。”那手拿折扇的青年微笑着说道。

“原来是一名妖族，我一剑宗与妖族天生不两立，你敢出现在老夫面前，老关必定是要杀你的。”万浪上人冷哼一声。

赤锋也不生气，微笑着道：“你可知道刚才追你的是谁？”

“谁？”

“蓬莱岛，神女宫的大宫主。”

“什么？！”

万浪上人陡然变色，蓬莱岛，那可是三大仙山之一，就是一剑宗也不敢招惹啊，他被盯上，那岂不是必死无疑？

“你想活命，那就听我的。”赤锋的声音再次响起。

沉融月回到了那座宫殿。

就在他回来之际，门口早已是人群拥挤，几乎所有的修行者都往这里来了。

这座宫殿是仙人墓府的核心处。

而那宝箱，就在这里。

一群人相继冲入到宫殿文中。

沉融月如水星寒月的美眸里有着冷色，沈秋还在里面，不能被外人看到了。

下一刻，沉融月化作一道白芒，以绝对强势的姿态冲入其中。

与此同时。

一个白脸狐的青年带着一个英武女人抵达混着人群，也进入到宫殿里。

小狐子在前，薛青柠在后。

相比较于进入到这里的修行者，薛青柠才五境修为，根本没有自保之力，唯有跟在小狐子的身边才最为安全。

虽然小狐子此人性格变态，阴晴不定，但薛青柠知道此人身为少主，有帮主赐下的法宝，不会轻易陨落。

而且小狐子也绝对不是那种不惜命的人，薛青柠无奈之下，只得跟在小狐子的身边。

忽然之间，一股强劲可怖的威压弥漫而来，人群纷纷散开，薛青柠连忙望去。

白芒贯日，所过之处，尽皆后退。

沉融月的到来惊动了所有人。

众人纷纷惊叹于沉融月的绝世美雨，都只敢小声议论，不敢说的大声，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而沉融月根本不理会他们，径直进入到了那片星海文中。

“嗯？”

沉融月抵达之后，却是没有发现沈秋的身影。

去哪儿了？

正当沉融月惊疑不定之时，上空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灵力波动，她没有怪何犹豫，艺高人胆大，立时向着星海的上空冲去。

就在沉融月抵达之时，此处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

诸多修行者正在与头生双角的牛陨大战。

那牛陨是域外妖魔，散发出来的气息惊天动地，本源力量的气息只有九境，但是爆发出来的力量足有十境。

这就是域外妖魔的可怕，结合了妖魔的优点，并且肉身强悍到了极点，不是同境修行者能够对抗得了的。

沉融月没有过多关注这场大战，她只担心沈秋。

目光一扫，沉融月看到了沈秋，他正与一名黄袍青年站在一起。

沉融月眸光凛冽，以她的眼界，一眼看出了那个黄袍青年的不凡之处，有天子之气，隐有龙威，并且有气运加身，是皇朝中人。

如果再准确一点，不用多想，肯定是皇室之人，不然何以会有龙威与气运加身。

沉融月纵身飞行了过去。

“拜见大宫主。”黄袍青年立时抱拳行了一礼。

“你是哪位皇子？”

“在下秦时空，在诸多兄弟中排行老三。”

“嗯”

沉融月微微颌首，没再多问，看向了沈秋，“秋儿，咱们走吧。”

“是。”

先前在众人进来之时，沈秋和梵琉璃已经将仪容整理好，由于形势所迫，沈秋跟周潜龙打了招呼。

有周潜龙庇护，无人敢于再找梵琉璃的麻烦，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了这里。

三皇子秦时空主动找沈秋交谈，言行举止中没有任何逾越之处，让沈秋倍生好感。

不过沈秋不敢违逆沉融月，他向秦时空告歉一声，便准备与沉融月离去。

“大宫主，还请留步！”秦时空连忙道。

“你还有何事？”

“是这样的，我想邀请大宫主出手，咱们联合，将那域外妖魔手里的钥匙夺过来，打开宝箱。”秦时空微笑着说道：“仔细说来，我皇朝受到蓬莱岛仙人的恩惠，世世交好，想必大宫主您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本宫若是不帮呢？”

“这……”

“开玩笑而已，帮你一次，欠本宫一个人情就行了。”沉融月看了眼沈秋，想到了什么，答应了秦时空的这个请求。

而秦时空很快明白过来，沉融月这是在帮沈秋铺路，让自己欠沈秋一个人情。

“娘，小心。”沈秋关心的说道。

“好。”

沉融月那绝美冰冷的脸上露出一抹动人笑容，下一刻，她气势浩然，陡然向着战场中心冲了过去，身为十一境的她散发出来的气息，极其强大。

沉融月的突然到来，让得正在激战的那些人都是吃了一惊，周潜龙却明了一笑。

“竟然是沈宫主出手了，她的修为也太强了，我都感觉到了一股巨大压力。”南丹郡的郡守卦宏心中震惊而又感慨。

其他宗门的人看到沉融月之时，纷纷警惕，心生无力之感。

太强了！

根本打不过。

“本宫先把话放在这儿，若有人不听，还要插手进来，那就本宫不客气了。”沉融月星眸扫视之间，眸光锋利，令人心颤。

片刻之后，终于有人抵挡不住，就此离去。

十一境的修行者，哪里是他们能够对抗的？

有一就有二。

许多人都退去，不再参与争夺钥匙，到得最后，竟然只剩下了那只域外妖魔牛陨。

沉融月看着这头域外妖魔，心中微微诧异，竟然感觉到了一点熟悉的气息，她仔细的回想了一下，终于想起，这气息似乎牛叔的身上就有。

牛叔从小就在神女宫长大，是被她母亲带回来的，后来照顾着她们三姐妹长大，对沉融月来说宛若亲人长辈。

因此沉融月没动什么杀心，只是平静的看着牛陨，轻声道：“把钥匙交出来，本宫可以不杀你。”

“看来我不能反抗了。”牛陨苦笑。

“你可以试试。”

牛陨摇头，抬起手，掌心中光芒一闪，一把古朴钥匙出现在了她的掌中。

随后这把古朴钥匙飞到了沉融月的前面。

“宝箱在哪儿？”沉融月拿过钥匙，问道。

.....

南丹郡的城池之中，所有民众都望着东方，那边巨大漩涡没有消失的挣扎，悬挂于天空之中，经久不息，天空也因此显得昏暗，如同黑夜。

在一座哨楼之上的一名军士忽然拿起号角，用加吹奏，这号角声节奏急促。

“魔族来袭！！！”

远方滚滚黑云弥漫而来。

其中电闪雷鸣，风雷之声汹涌，一道可怖的巨大身影手持巨斧而来。

滚滚黑云弥漫整个南丹郡的城池。

轰！

巨斧劈下，死在其下的生命不计其数。

一场杀戮就此展开。

南丹郡，变天了！

大殿的星海上空。

沉融月纵身到来。一袭白衣的她，绝代芳华。

薄薄的雪白纱衣，有些无法完全笼罩住她冰肌玉骨的丰腴躯体。

饱满高耸的酥胸，纤细而又极致的蜂腰，滚圆高翘的美臀，以及那绝世修长的浑圆美腿，玉足小鞋，风华镌刻。

十一境的沉融月在俗世间已经到达了金字塔，几乎只差一步，就能步入到十二境了。

因此，也只有她一人到这里。除此之外，再无人来这里。就算能来，也要考虑到沉融月的心情。

一个古朴宝箱悬浮于空中。

沉融月沉默着，绝美的面庞上满是冷静之色，她没有贸然靠近，而是抬手打出一道凌力攻击。

四周没有波动，并没有引发任何禁制。

沉融月娥眉微微挑动，竟然没有禁制？

越是平静的水面下，越有可能是暗潮涌动。

但是许久之后，沉融月还是动了，因为这般僵持，也不过是浪费时间。

沉融月屏气凝神的来到了古朴宝箱的前面，片刻后，她将从牛陨那里拿到的钥匙拿出来，送入到了宝箱的钥匙孔之中。

然后，她雪白的柔荑捏着钥匙，微微一扭。

喀嚓。

宝箱里传来一声响动，随后箱盖弹开。

顷刻间，一股黑雾从里面蔓延而出，扑到了沉融月绝美的面孔上。

虽然沉融月早有准备，但是这股黑雾太过邪异了，根本阻拦不了，直接窜进了沉融月的七窍之中，转瞬间消失不见。

沉融月面色一凛，盘腿坐下，运转玄功抵抗。

然而，那股黑雾直接窜入到了她体内的洞府之中，侵袭进去。

刹那间，沉融月只感觉到自身的修为节节暴涨，竟然堪堪突破了十二境。

“竟然到了十二境？”沉融月惊讶无比。

但她很快意识到，这绝不是什么好事，立刻运转玄功进行压制。

事出反常必有妖！沉融月可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股冲入到沉融月洞府里的黑雾终于趋于平静，不再狂乱，而她的修为再度恢复了十一境。

思索良久，沉融月弄清楚了这股黑雾的效用。

“可以短暂使用，但绝不能长时间放任。”沉融月喃喃道。

沉融月起了身来，一挥衣袖。

但是沉融月却惊愕的发现，她雪白如纱的衣裙，尽皆染上黑色，如是泼了墨一般。

原本一袭白衣的她，此刻黑衣裹体。

她的丰盈玉体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那冰雪般的肌肤吹弹可破，如奶般光滑润泽，羊脂白玉，没有一丝一点的瑕疵。

本就高耸傲人的圣女雪峰，无端涨鼓，将领口撑得更开，露出大半浑圆雪白的弧形轮廓，半边乳球高隆，如欲情爆炸。

她的腰身更是纤细秀挺，盈盈一握，玉腰立立。

而与那亭亭玉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本就完美高耸的蜜桃雪臀，似乎更加挺翘了几分，将黑裙撑起，弧度曲线惊人，诱惑至极。

两条修长滚圆的绝世美腿，也更显高挑。

她黑发如瀑，绝美的面容风情成熟，一颦一簇，勾魂夺魄，众生万物仿佛都无不为之倾倒。

如是经过一次淬炼蜕变，黑衣的沉融月满是魅惑，风情妖媚，似乎只要一勾手指，就算是那帝皇，都得匍匐在地，谄媚连连。

沉融月亦是有些惊诧于自身的变化。

“这黑雾.....”

沉融月娥眉再次一皱，忽觉隐约之间，小腹之下一股欲望涌出。

（不能如此！）沉融月内心一声大喝，稳定心神。

雪衣之上，黑墨尽退。

沉融月再度恢复从前，但那傲人完美的丰腴身躯，却是不曾发生变化。

能控制即可。

事已至此，沉融月也没过多猜想，再次来到那打开的宝箱之前。

里面存放着一枚玉简，以及一个瓷瓶。

沉融月以神念触碰玉简，无法进去。

而那瓷瓶之中则是有着一枚枚的丹药。

“九天玄清丹？”

纵使是沉融月，也不由吃了一惊，这乃是极品丹药。

不过，就算是极品丹药，对沉融月基本上也是无用了，无法突破。

沉融月一挥雪白衣袖，将宝箱纳入袖中，随后离开了这片星海。

此处再度恢复寂静。

不久之后，一个绿衣老者出现在了此地。

他，正是绿衣无陵子。

“一却都按照计划进行，本座这次，应该是算无遗漏了吧。”绿衣无陵子自语着。

“出来了！沈大宫主出来了！”

诸多修行者见到星海起了波动，分外激动翘首以盼。

人群之鸣，沈秋与梵琉璃并肩而站，亦是望向上空。

在那一道道火热的目光中，一道绝世无双的曼妙身影出现。

“娘亲！”沈秋立刻认出了是自己的母亲。

但下一刻，沈秋觉得又有些疑惑，“娘亲似乎有了些许变化.....”

“多谢大宫主，助我拿到宝箱。”秦时空抱拳，行了一礼。他面色潮红，低着头，不敢直视沉融月。

就在刚才，秦时空心神摇曳，生怕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来。然而，芳香沁人心脾，一样使人难以自拔。

“本宫日后可能会到帝都来，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招待本宫。”沉融月淡淡道。

“大宫主能来，是我们整个大秦皇宫的荣幸。”

秦时空又再行了一礼，随后看向沈秋，温和道：“沈秋，若是来了帝都，一定要寻我。”

他将一枚贴身令牌递给沈秋，以示好意。

“好。”沈秋也收了令牌。

秦时空带着随从离去，周潜龙和郡守卦宏也跟着，对其进行护卫。

众人都渐渐散去。

“秋儿，你稍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沉融月道。

“是！”

沉融月再次进入到星海之中，在下面还有一个白白嫩嫩的小胖子在等着，要将那小胖子一起带走才行。

人潮散去。

一袭黑衣的梵琉璃红唇皓齿，她眼眸带着别样光芒看着沈秋。

“梵姑娘，你也要走？”沈秋一下看出了她的心思。

“嗯。”

“那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我会来找你的。”

“好！”

沈秋忽然一把抓住梵琉璃的柔荑，郑重道：“你可一定要来！”

梵琉璃强忍翻涌的心潮，故作洒然一笑，“当然。”

于是，沈秋目送走了梵琉璃，一袭黑衣消失在了沈秋的视线中。

“梵姑娘，虽然你饱受折磨，但我，始终会等你。”沈秋自语道。

不久之后，沉融月回来了，手里还拉着一个穿肚兜的小胖子，正是小冬生。

小冬生被沉融月拉着，还有沈秋，三人一起向着仙人墓府的外面走去。

茫茫平原。

沉融月的身姿高挑丰腴，微风吹来，衣衫飞荡，偶尔会露出她躯体上的某处，冰肌玉骨，隐隐之间，晶莹的润滑光泽如同朝霞，美不胜收。

牵着小冬生的沉融月，仿若牵着一个孩子的母亲。

跟随在后的沈秋看到这一幕，心头不由生出一丝古怪的感觉来。

而那小冬生，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偶尔会回过头来对沈秋吐吐舌头。那既像是得意，又像是在挑衅沈秋。经所了许多事情的沈秋已经沈定了许多。

尤其是在大殿中经历过梵琉璃的事情之后，沈秋的少年心性被抹除了，随之换上的是沈稳，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变强。

只有变强，才能保护自己身边的人。

因此，沈秋没有去理会小冬生，始终在想着自己的事情。

不久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仙人墓府的入口。

有沉融月在，仙人墓府中的机关，亦或是杀招，基本上都无效。

沉融月衣袖一挥，一道流光包裹住了他们三人，向着入口处冲去，转瞬即逝。

沈秋只觉得眼前一亮，不由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之时，才发现已经来到了仙人墓府外的那片崇山峻岭之中。

然而，当沈秋眺望远方之际。天空中黑云翻滚，魔气滔天，让他吃了一惊。

“这是……”

“有魔族来到了南丹郡。”沉融月道。

“怎么可能，魔族不是一直潜伏着么。”沈秋心中疑惑丛生，“而且，南丹郡可是大秦皇朝的要地，魔族如此公然的做出此等行为，不惧与大秦皇朝开战吗？”

沈秋实在不能理解。

牵着小冬生的沉融月回过头来，她看着沈秋，那如一汪春水般的美眸里有着些许的赞赏之意。

“秋儿，你能想这么多，着实不错。”

“可惜我见识太过浅薄了。”沈秋道。

“见识浅，可以学，人最怕的就是自大。”沉融月道。

“多谢娘亲教诲，孩儿知道了。”沈秋恭敬地说道：“娘亲，接下来您是否还会去南丹郡？”

“还有一点小事处理，自然要去的，顺便把这个小家伙送回去。”沉融月看了一眼小冬生。

“我不要回去！我要跟在姐姐身边，时刻守护着你！”小冬生昂着头，撅着嘴，一副坚定地样

子。

沈秋微微皱眉，这小东西居然叫自己娘亲姐姐，岂不是说，自己差了他一辈？

“守护本宫就算了，你的使命是守护红尘书院，等你长大了，再来守护本宫也不迟。”沉融月道。

“哦……”小冬生低下头，悻悻失落。

他想不依，但也知道，沉融月向来说一不二，不可违抗。

“咱们走吧。”沉融月道了一声，带上沈秋与小冬生，迅速赶往南丹郡。

几乎不到盏茶时间，他们便到了南丹郡的城池之中。

而沉融月修为强大，气势强横，刚一来到城中，便引起了魔族的注意。

“何人胆敢擅闯我魔族大军！”一道犹如滚滚天雷的威严之声响起。

“哼！”

沉融月冷冷一哼，道：“小冬生，你且回书院去；秋儿，你有事情要办，那就尽快去办，半炷香之后，在此地汇合。”

“是！”

沈秋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去。

小冬生却是踟蹰着，不肯离去，大眼睛里满是不舍。

沉融月知这小家伙的心意，绝美冰冷的面庞上微微浮现出一丝笑意，道：“小家伙，你若再不去，以后本宫可不会再理你了。”

“我……我……”小冬生欲言又止。

“等你真正的长大了，可以让院长带你来找我。”

小冬生明白，沉融月说的长大，不是身体的长大，而是心理上的长大。虽然还有不舍，但小冬生还是鼓足勇气，点了点头，用坚定固执的语气说道：“姐姐，我一定能保护你的，一定能！”说罢，小冬生毅然决然，转身跑走了。

看着小冬生的身影消失，沉融月面庞上的一丝笑容敛起，继而恢复了那冰冷之色。

随后，一股杀气在沉融月的身上蔓延，轰然爆发出去。

一道黑色流光在此时飞来，其中显现出一个魔族男子，雄躯凛凛，威严霸道，居高临下看着下方的沉融月。

“好一个绝色美妇！这等绝美容颜，高贵玉体，简直堪比魔族皇后了！”

魔族男子眼中满是惊艳之色，随即便是垂涎猥亵：“不过，你终究只是一个人族修行者而已，遇到本魔候，便是你噩梦的开始。”

沉融月看着这个魔族男子，一语不发，但那勾魂夺魄的美眸之中，带着讥嘲。

下一刻，一语不发的沉融月直接杀了上去。

一场大战爆发，轰动了整个南丹郡的城池。

沈秋已然来到了戚升琼所在的那个客栈，好在没有意外，沈秋顺利的见到了戚升琼。

“公子。”

身为一个鬼流，戚升琼早已被吓得缩在角落，此刻见到沈秋，那风韵成熟的面庞上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一下扑了过来。

戚升琼双峰饱满高耸，富有弹性，她抱住沈秋，那两座雪峰瞬时挤压在沈秋的胸膛之上，乳肉四溢，顿时让沈秋感到了不可想象的柔软。

丰腴娇躯入怀，沈秋顿觉欲火高涨，胯下在这时候竟然立起了大旗来，一下顶入戚升琼的小腹之下，那两条丰腴滚圆的大腿之间。

“啊！公子！”戚升琼顿时有所察觉，一声嗔叫，叫声勾人。

“抱歉。”沈秋连忙道歉。

“公子何必道歉，无论公子你对妾身做什么，妾身都愿意的，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妾身先前还以为公子不喜女色，是妾身胡思乱想了。”

“……”

沈秋无言。

随后，沈秋按捺下了小腹中的那股悸动与火热，拉着戚升琼，迅速向着客栈外去。

刚到客栈外，沈秋便感觉到了铺天盖地的浩大气息，整个南丹城池遭受到了巨大破坏。

天空之上，两团黑白大战在一起。

沈秋心中羡慕而又感慨：“娘亲不止术法凭的厉害，就连肉身也是如此强悍，居然与魔族不相上下。”

同时，沈秋的心中又无比自豪，这样艳冠天下，天纵奇才的母亲，又有谁有？

因为那强大战斗波动的蔓延，戚升琼吓得身子贴上了沈秋，瑟瑟发抖。

她只是一个鬼魂，没有爆体而亡，已经算是不错了。

沈秋也没多说，一把将戚升琼背了起来，然后向着与母亲约定的地点快速行去。一路疾驰。

不过，在路上的时候，沈秋却意外的与秦晚照一行人相遇了。

秦晚照一行人正在与魔族战斗。

沈秋不愿趟这摊浑水，本欲离去，但是秦晚照却是被击飞，恰好落在了沈秋的面前。

原本高高在上，目上傲然的秦晚照俏脸上惨白，嘴角带着殷红血迹，痛不欲生。

“嘿嘿……”

一个阴冷笑声响起。

沈秋凛然看去。

只见一个削瘦的花脸男子手握长刀，正阴恻恻的站在不远处。

那花脸男子将沈秋忽略，视线一下落到了戚升琼的身上，随后舔了一下舌头。

“虽是鬼魂，但有肉身，而且屁股还如此的肥美翘圆，看来今天我走大运了啊。”

花脸男子嘿嘿一笑，下一刻，化作一道黑雾，瞬间涌来。

沈秋立时将戚升琼放下，纵身迎了上去。

秦晚照两只白玉般的素手撑地，艰难坐起，呆滞的看着与花脸男子战斗在一起的沈秋。

向来自傲的秦晚照从未想到，有一日会被沈秋相救。若不是沈秋的出现，自己已经被花脸男子欺辱，折磨不堪。

她的心中不由生出了一丝愧疚。

沈秋并不知秦晚照内心所想，此刻的他，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沈秋终究还是太年轻。

这个花脸男子，已经是子爵的修为，相当于人族修行者的七境。

一境之差，尤若鸿沟。

“跟我斗？看我把你的头颅摘下，拿去当尿壶。”花脸男子森森冷笑着。

刀光凛冽，招招将沈秋压制。

沈秋不可避免的后退，受到魔力震荡，沈秋的嘴中已经有鲜血流淌而出。

但沈秋并不后退，继续撑着。

原因无他，若他退后了，对戚升琼和秦晚照就是不可想象的灾难。

在沈秋的身上出现了一条条的刀口，鲜血涌出，不多时，沈秋已经成为了一个血人。

“死去吧！”

花脸男子一声尖啸，辟出恐怖一刀。

已经是血人的沈秋却无躲闪，他的身后就是秦晚照。然而，让沈秋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拦在了他的面前。

“秦晚照？”

恐怖一刀劈在了秦晚照的身上。

她的身子瘫软，沈秋上前，一把将其抱住。

秦晚照躺在沈秋怀中，神魂摇曳不堪，肉身也在龟裂。

“可惜了！”

花脸男子嘴里说着可惜，但是举起长刀，准备再次劈下。

轰！

一道雷电忽然从天而降，劈在了花脸男子的身上。

惨叫声起。

花脸男子的神魂和肉身全被雷电劈碎。

一道翩然高贵的身影落了下来。

“秋儿，将这个拿给晚照服下。”沉融月道。

一颗奇异丹药飞来。

这是九天玄清丹，沉融月从那宝箱里拿了几颗，以作备用。

沈秋没有迟疑，将这丹药给秦晚照服了下去。

药效发挥作用，秦晚照看向沉融月，“多……多谢宫主。”

“不用谢，这是本宫该做的。”说罢，沉融月以一股灵力卷起沈秋等人，而后纵身离开了南丹郡。

至于这里结局如何，那就不是沉融月关心的了。

◇ ◇ ◇

书院中。

周潜龙遥望天际，感慨道：“大宫主不愧是大宫主，接连斩杀两位魔候，我周潜龙钦佩不已。”

“大宫主是天下女子中的独一份，果然不愧是神女宫掌控者。”四皇子秦时空的眼中有着崇敬迷恋之色！

“宫主无敌！”

“多谢宫主！”

在南丹郡中，响起了一道道感谢的声音。

若是沉融月不出手，他们接下来面临的危险，何其之大，身死道消是再正常不过了。

而这一日，南丹郡受到魔尊侵扰的事情，立刻传到了大秦皇朝的皇宫，奏折落到了秦皇的案桌上。

不仅如此，整个东域的宗门教派，也都同样收到了密报。

◇ ◇ ◇

南虎城。唐府。

沉幼蝶将一杯热茶端送到了戴着官帽的年轻男子面前。

“谢谢娘子。”

唐义双手接过热茶，放于桌上，面带微笑地看着面前的娇妻。

沉幼蝶一袭官装长裙，红绿相间，肌肤无暇，有着少妇的成熟风韵，娇俏玲珑。

曾经唐义偶然与其相见，一见钟情，与其成亲。仔细想来，已还有几年了。

生活极是美满，只是一直膝下无子，让得唐义心有些失落。不过，这只是一个瑕疵，唐义并不在意。

沉幼蝶在一侧坐下，关切道：“夫君，此去帝都，不知事情办得如何了？”

唐义顿时一笑，拉着沉幼蝶的柔荑，道：“事情很顺利，这都多亏了娘子，那些人得知你是神女宫的三宫主，对我大开官门，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出发去帝都了。”

“啊？”沉幼蝶双手微微一颤，一声低呼。

“娘子，你这是……”

“没……没什么，我只是太意外了。”沉幼蝶道。

“我也挺意外的。”

唐义呵呵一笑，忽的不经意间，视线扫到了沉幼蝶的那低领口的胸乳之上。

官裙低领，一片雪白的肌肤，雪峰凸起，乳球饱满，白嫩嫩，如奶汁般剔透。

两座饱满雪峰挤出来的沟壑，雪白深邃，春光诱人。

“娘子……”唐义口舌蠕动着，“为夫此去帝都一月有余，在帝都的每个夜晚都在想着你，今日为夫终于回来了，娘子你如此贤惠美丽，为夫想……”

“嗯，夫君若想，今晚歇息的时候做便是了。”沉幼蝶的表情略有一丝不自然。

◇ ◇ ◇

夜晚时分。

一盏青灯。

“嗯……嗯嗯……”

沉幼蝶正居床铺中位躺着，那领口已然褪下，肚兜扯到一边，两只饱满乳球在失君唐义的冲击之下，微微晃荡。

“呃呃……啊……”

忽然间，唐义连续冲刺，猛然倾射而出。

沉幼蝶略觉心中空虚和失落。

唐义翻身，躺在沉幼蝶的身侧，满脸潮红，气息紊乱，仿若刚才做了一件苦力活。

“娘子。”

“嗯。”

“我怎的感觉，你那玉壶，大了一点，又或者是，我这棍子似乎又小了些？”

深夜，月色袅袅。

万物寂静，皆是进入到沈眠之中。

而在唐府的某个屋中，却有轻微的异响发出。

“啪啪啪啪啪……”

这是肉体撞击的声音，猛烈而有节奏。

在一处屋子里面，一具俏白玲珑的娇躯肌肤白皙如玉，好似奶酪一般，润泽光滑。

在这俏白玲珑的纤腰之上挂着一抹白褂，就那般吊垂着，是从大腿处拉上去的。

那丰臀如同香瓜一般，玲珑有致，臀肉洁白，水嫩而又光滑。就在两瓣丰满的臀肉之中，一根黑色的铁棍正在其中不断地进进出出。

这根黑色铁棍端的是暴力无比，每次进入，便会带起大片的水花烟雾般。

那黝黑的胯部与丰隆的臀肉撞击在一起，令得那臀浪掀起阵阵的涟漪，美不胜收。

“嗯嗯嗯嗯……”

少妇的鼻子里不断炭出呻吟之声，鼻息剧烈，面颊绯红，晶莹耳尖好似烙铁般红透了。

“嘿嘿……”

涂犬笑得张狂，见得跪在自己面前的娇珑少妇，挺臀迎击，一股自豪感不由生出。

而且也不知为何，再一想到这少妇是自己兄弟的三姨，更令他心中有一股猖狂自傲之感，于是下面那根铁棍更加结实有力，坚硬如铁，撞击到少妇那芳草茵茵的深处。

汁水飞溅，白嫩臀肉浪荡波动，涂犬直撞的沉幼蝶蜜穴深处快感四涌。

与相公的相比，这快感难以言喻，那充实与火热，让沉幼蝶仿佛飞上了天。

只是，沉幼蝶还是有羞耻心，虽说相公的那东西比不上涂犬的，可自己要大声叫出声来，那便是对相公的侮辱。

是以沉幼蝶的贝齿紧咬，偶尔轻咬嘴唇，迎接着涂犬的撞击。乳浪摇曳，臀浪翻飞，动人娇吟与刚猛的撞击之声，交相组成一曲曼妙而又炙热的音乐。

也不知过去多久，沉幼蝶踮着脚尖，回到床榻边上，掀开被褥，躺了进去。

唐义突然一个翻身，将沉幼蝶的香肩搂抱着，嘴里轻声呢喃：“娘子，娘子……”

沉幼蝶微抿樱唇，眼泛一滴泪花。

第二日，涂犬起了一个大早。

他正在偏院刷牙漱口之际，身穿华服的唐义散步于此。

“你何人！”

唐义见到面貌丑陋、皮肤黝黑的涂犬，顿时大吃一惊，连忙叫下人来。

涂犬大慌。

不久后沉幼蝶也被引来，连忙给唐义解释了一番。

“原来是秋儿的朋友，只是，这面貌怎生的如此丑陋。”唐义眉头又一皱。

这句话砸在涂犬的心脏上，让他的心狠狠一颤，一股屈辱感从脚到头。

几日来，涂犬每日都会到大劫盟在南虎城的分部去，这是沈秋挂托他的事情。

除了有沈秋的原因，还有便是涂犬一心想要提升修为。

自那日唐义的一句话，关藏在涂犬心底的一头野兽，似乎被放了出来。

而这一放，便再也收不回去了。

◇ ◇ ◇

南武城，城主府。

有两人正在下棋，一个是孔明昌，另一位正是南武城的城主，也是当今大秦皇朝的唯一女武神，陆宣妃。

陆宣妃并未穿着战斗官装，而是一袭贴身的紫色薄纱丝衣。她的黑发如瀑般披散在香肩之上，发

丝明亮，眉如远黛，鼻梁微翘，红唇鲜艳，脸庞绝美而又英气霸道。

紫色薄纱的领口之中，那纯白色的肚兜紧贴在两只傲人雪峰之上，这两只雪峰紧凑而又饱满，浑圆挺拔，爆炸般的嫩白乳肉相互挤出一条深邃无比的沟壑，润白诱人。

陆宣妃侧身坐在棋盘之前，纤细紧致的蜂腰与侧臀浑圆的曲线被勾勒出来。两条修长滚圆的白皙美腿并拢在一起，玉足不挂绣鞋，反而裹着一层淡如蝉翼的肉色丝袜。

这肉色丝袜乃是从西大陆的贸易传过来的，还未风靡，只有上层权贵人物才能用得起。

肉色丝袜的光泽晶莹，明亮腻白，平添一种别样诱惑。

女武神，有着绝伦无比的霸气，但此刻另有着一种极端难言的妩媚，风情款款，勾人至极。

一身肥肉的孔明昌心思早就不在棋盘上了，目光隐晦的在陆宣妃那完美的丰润躯体之上游走。

他盘腿而坐，在裤裆里的男根早已按捺不住的上扬，坚硬如铁，膨胀爆发，将裆部顶起一个巨大帐篷。

甚至于，那顶端有超出棋盘的趋势。

孔明昌焦躁炙热，微微弯腰，将这一盘棋下完。

虽是输掉，孔明昌却毫不在意。

孔明昌猥琐的胖脸上带着笑，忽然抬手拍了两声，一名护卫立刻端着一个红檀木盒上前来。

陆宣妃风轻云淡的扫了红檀木盒一眼。

“这是……”

“城主不是发布告令，想要寻找天地奇珍冰银草么，我废了好大功夫，花了黄金几万两，总算是找到了。”孔明昌说着，将那红檀木盒打开。

一股寒气从盒子里扑腾而出，整片区域瞬间降温，冰寒彻冷！

孔明昌连连搓手，打了一个寒颤。

木盒里一株三枚叶子的银草绚烂夺目，华光流彩，寒气四溢，正是上品奇珍冰银草，用以修炼寒功最是佳品，是诸多修行者的梦想宝物。

因为此物极其珍贵，难以找到，陆宣妃都只能发告示悬赏。

孔明昌极是上心，找到了这冰银草，令陆宣妃大为惊讶。仔细一想，好像又是情理之中。

以这孔明昌对自己的心思，他是南武城的首富，手下能人异士奇多，肯定努力找到，好取得自己欢心。

“多谢孔老爷，本城主记下这个人情了，以后若有需要，本城主必定竭力。”陆宣妃道。

“不用不用，城主跟我何必这般生分，只要城主想要，就算我散尽万贯家财，也必须给您弄来。”

孔明昌笑呵呵的将那红檀木盒推到陆宣妃的面前。

“只是……”孔明昌暗暗搓着手，欲言又止。

陆宣妃道：“你有话直说便是。”

“那我就直说了，城主您可别嫌弃。”

“我……我想借城主您的玉足一用，不知……城主可愿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

◇ ◇ ◇

城主府是一座类似宫殿的宏伟巨楼。

楼上是阳台，可以俯瞰整个南武城。

微风袭来，吹动了陆宣妃如瀑的乌黑发丝。

孔明昌早已挥手让奴仆下去了。

他肥胖油腻的脸上带着笑容，双眼之中满含期待，至于用强？孔明昌是万万没有那个勇气的，也从未想过。

陆宣妃成熟知性的脸庞之上神色不见一丝起伏波动，双眸如水，英武高贵的她只是看着孔明昌，也不开口。

一直看到孔明昌心底发毛。

“城主……”孔明昌轻轻唤了一声。

“嗯？”

“不知……”

“放肆！”

陆宣妃突然一声厉喝。

声若雷霆，炸得孔明昌脑海震荡，鼻血一下从鼻间喷了出来，七荤八素。

一直到孔明昌恢复几许，陆宣妃才继续道：“孔老爷，你想本城主用这脚为你逗萧弄棒一番？”

孔明昌见陆宣妃语气稍松，顾不得擦拭鼻血，连忙说道：“我对城主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明，这几年来，我一直对城主您从无越线之过，只是今日见到城主您这玉足，我.....我是实在把持不住啊。”

“真把持不住？”陆宣妃明显不信。

孔明昌道：“城主可是不信？”

“本城主自是不信。”

“好，既然城主不信，那我就斗胆展示给城主看了。”说着，孔明昌便站起身来。

随着孔明昌站起，没有了棋盘的阻挡，他那胯间的巨大帐篷顷刻间跃然于陆宣妃的视野之中。

两人本是相对而坐，因此这距离隔得不远。

陆宣妃并未低头，也在顷刻间看到了孔明昌胯间的那大帐篷。

刹那之间，陆宣妃的心中浮过一丝异样。

“你这是做什么？”陆宣妃板着脸道。

孔明昌苦着脸道：“不是您说不信么，所以我给您看看啊。”

陆宣妃轻轻一叹：“好吧，本城主相信了，你且坐下吧。”

但孔明昌如是未闻，依旧是站着，雄风不减，死死地看着陆宣妃。

见得孔明昌如此，陆宣妃心知孔明昌是不可能轻易罢休的了。尤其是男人的男根涨硬起来之时，若是不倾泻出去，势必会无比难受。

若是以前，陆宣妃倒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拒绝，但是当她看到桌上那红槽木盒之后，坚硬的心在此时还是不免微微一软。

孔明昌的所作所为，自己又何尝看不到呢？

陆宣妃微微抬头，迎着孔明昌那炙热的目光，终于再次开口。

“你坐下吧，本城主满足你一次。”

“真.....真的？”孔明昌先是一愣，接着生怕陆宣妃反悔一般，飞快说道：“城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不然这落差太大，我这心脏可承受不起啊。”

陆宣妃不禁‘噗嗤’一笑：“你这胖子，本城主何时说话不算话了，坐下！”

“唉唉，好嘞。”

孔明昌嘴里应着，但是却一把将裤头解下，长裤滑下，孔明昌的胯部就只有一条白布内裤，怦然巨大，更加清晰的暴露于空气之中。

“舒服一点了啊。”

孔明昌舒爽的畅吟一声，这才坐下，上身靠着围栏，两条腿呈大字型的扒开着，显得粗鲁，没有一点男士风度。

刚一坐下，孔明昌便急不可耐的看向陆宣妃，那眼神里满是热忱和期盼。

陆宣妃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当她站起来之后，那丰腴傲人的肉身曲线，在这一刻舒展得淋漓尽致。

紫色薄纱的丝衣之下，饱满高耸的双峰，紧致细腰，高隆翘挺的丰臀，以及那修长而又滚圆的绝世美腿，无一不散发着她的魅力，极致诱惑。

孔明昌口干舌燥，那胯下的男根再次抑制不住的似乎又暴涨了几分。

随着陆宣妃走来，那香风扑面而来，犹若三月花香，淡淡的，却是侵蚀人的精神，沈醉其中不可抵抗。

最后，当陆宣妃坐于孔明昌的腿侧之时，仿佛肌体碰触到了一般，令孔明昌暗暗打了一个激灵。

“城主.....”

孔明昌看着陆宣妃完美的女神身段，一下就把持不住了，瞬时坐起身，如同野兽一般向着陆宣妃扑了过去。

但也就在这一瞬，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孔明昌阻挡住，弹了回来。

这也是陆宣妃有意控制，否则的话，孔明昌早就飞出去了。

孔明昌心生无力之感，在陆宣妃这样的女武神面前，孔明昌可没有任何的力量。

最终，孔明昌躺了回去，并且四肢也被陆宣妃以一个小小的术法禁锢住了。

“城主，你.....你快放开我啊。”孔明昌不想这般被动。

“若是放开了你，你又如野兽一般的冲过来，叫我如何是好？”

陆宣妃成熟面庞上竟带有几分俏皮，有了另类反差的诱人魅力。

而孔明昌不甘如此，还要再大叫出声，忽然间“嘶”的倒抽一口凉气，接着不敢置信的看着陆宣妃竟将那雪白柔嫩的玉手放于了他那暴涨的帐篷之上。

只是隔着内裤，孔明昌却仿佛感觉到了那玉手的柔嫩，温凉的丝丝气息透入进来。

而且更让孔明昌心中大叫的是.....

陆宣妃，这位南武城的城主，大秦皇朝的女武神，竟然在用她那高贵的柔萧抚摸自己的男根，这般精神上的刺激，给孔明昌带来更大的满足感。

“噢.....”孔明昌肥腻的脸上露出惬意舒爽之色，很快就沈匿其中。

“城主，您的手.....啊.....摸得我.....好舒服啊.....”

陆宣妃的内心虽有涟漪泛起，但她表面上的神情却无一丝波动，看到孔明昌那肥腻的脸庞，陆宣妃心中有厌恶之意。

然而，终究是因为那冰银草，还有孔明昌的“赤诚之心”，让得陆宣妃不至于反胃。

“这个胖子.....看不出来，他的阳物居然这般大。”

陆宣妃细致地抚摸着孔明昌的男根，作为一个过来人，陆宣妃可不是什么妙龄少女，因此在这为面，陆宣妃的拨弄之术可谓是炉火纯青。

只是未曾想到，孔明昌竟能够忍住不射，反而愈发火热。

于是陆宣妃便想看看，这胖子到底能忍多久。

在孔明昌惬意享受之时，陆宣妃忽的说道：“把你的屁股抬起来。”

闻言，孔明昌立刻将屁股抬起。

只见陆宣妃用剥葱般的食指勾住孔明昌胯间的那白色内裤，向下轻轻一拉！

啪的一下。

孔明昌那火热坚硬的巨物，挣脱束缚，一下弹跳出来，跃然于陆宣妃的眼中。

“真大！”

陆宣妃美眸中浮现出一抹惊讶之色。

第20章

陆宣妃并不是什么青涩稚女，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而是早已经历过床第之事的过来人。

不然，何来的儿子。

只是看到孔明昌胯间高翘着的巨大之物，好似擎天一柱的定立着，让陆宣妃心生惊讶。

如此巨大之物，还是陆宣妃第一次所见。

雄风威武，如同一柄带着煞气的凶器，陆宣妃硬生生看了片刻，才缓缓地移开视线。

而孔明昌则是心情如火，早已沸腾起来，抓捕到了陆宣妃水眸中闪过的一缕惊讶，心生自豪，忍不住道：“城主，我这东西可大？”

陆宣妃淡淡道：“一般而已。”

“好一个一般而已，城主，您可别违背您的良心啊，我已经从你的眼里看到了惊讶，嘿嘿.....”

“你可真是老奸巨猾，不愧是咱们南武城的第一富商。”陆宣妃的神色却也没有太大变化。

孔明昌笑道：“城主过奖了，哎哟，城主城主.....你您的小手好滑，抓得我好生舒服啊。”

在孔明昌言语之际，陆宣妃突然伸出雪白柔夷，一把抓住了孔明昌那巨大坚挺的男根。

玉手柔嫩，白腻细滑，与孔明昌的巨大之物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陆宣妃的丰润娇躯也靠近了孔明昌，如玉的肌肤上有着点滴的汗珠，锁骨下的白腻肌肤汗珠更多，一颗一颗，滚落到那雪白肚兜包裹的沟壑之中。

两团丰润雪白的乳球饱满欲炸，在肚兜的边缘之上若隐若现，朦朦胧胧，更是勾人。

“哦哦哦哦.....”

孔明昌看的迷离神炫，再加上陆宣妃那无双柔荑为他揉弄撻动男根，玉指如丝般的划过。

如此上下的挑弄，让孔明昌只觉得神魂好似要飞出来一般。

孔明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去，竟然一下抓住了陆宣妃胸前那爆炸澎湃的乳球。

“嗯.....”

陆宣妃的鼻间不禁发出一声娇吟，完全是出自下意识的本能。

可这却彻底撩拨起孔明昌心底的火焰。

陆宣妃并未拒绝孔明昌的揉动，隔着那蚕丝交织的蝉翼肚兜，孔明昌只觉得手里一股惊人弹性，柔软，泡满，愈发用力，让其变换各种形状。

那充盈饱实的弹性手感，让孔明昌舒服得直欲飞上天。

“城主您的奶子好大，抓起来的时候又软又有弹性，太爽了。”

孔明昌双眼迷离，一边抓揉着，一边说着俏皮话。

“什么奶子.....”

陆宣妃嗔怪地瞪了孔明昌一眼，眼波如丝，勾人心魄。

孔明昌本来有点提心吊胆的，但见陆宣妃竟然一点都不怪罪自己，当下更是胆大了。

虽然身体动弹不了，但是四肢却还是能动弹，手上动作不慢，脚也抬了起来，脚趾在陆宣妃那跪坐着的滚圆大腿肌肤上轻轻划过。

孔明昌是花中老手了，对于调情这种事情，更是游刃有余。虽然在陆宣妃的面前，他带着谦卑和忐忑，但是熟稔还在，见陆宣妃并不在意，也未呵斥，于是胆子便大了起来。

孔明昌的脚趾在陆宣妃雪白滚圆的大腿上游走，倒也温柔，竭尽全力的拨弄着陆宣妃的情欲。

而陆宣妃虽未说什么，但是那颗坚硬的心却是有丝丝涟漪浮动。

陆宣妃已经久未品尝过男女之事，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陆宣妃便一直是冰心不惊，处于一种寒冰凝冻的状态。

而这孔明昌，却是撩动了自身的情欲。反正打算好好谢他一番，那也就随他去了。只要不真正的灵肉合二为一，陆宣妃也能接受。

“哦哦哦哦哦.....”

陆宣妃以绝美柔荑为孔明昌撻动硕大男根，五指时而轻捻，时而用力，又时而轻柔，在那猩红热腾的肉菇之上拂过之时，令那肉菇上的马眼中张张合合，吞吐一股汁液。

紧致与冰凉之感将孔明昌的男根全部覆没和包裹着，如是飞上九天。孔明昌要有多爽就有多爽，眼神迷离，嘴里不时发出呓语。

“城主您这奶子真大真软，我一只手都抓不住，哦哦~~~”

孔明昌的手肆意妄为的抓揉着，一边动着，一边嘿嘿笑道：“您可知您这奶子我每一次看了，都是心生欲念，每次都想入非非，好想两只手一起抓住，让它变幻各种形状，嘿嘿.....”

陆宣妃绝美的面颊上有着淡然晕红，如是娇斥一般地轻声道：“孔胖子，想不到你内心竟然如此黑暗，现在说了出来，不怕本城主杀了你吗？”

孔明昌还是嘿嘿笑道：“城主这话算是调情么，我可从您身上感觉不到半点杀意呢。而且我相信城主您说话算话，此刻定不会杀我的。”

“那我事后杀了你，也无不可。”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城主要杀我，我只好受着便是了。”

孔明昌一副无赖模样。

陆宣妃见状，却也并未太过生气，因为她已知这猥琐胖子的脾性，若是变了，那才奇怪。

“你何时.....才能射出来？”陆宣妃忽的如此问道。

孔明昌笑道：“城主莫不是要反悔了？”

“何至于反悔，只是我.....手有些累了，酸涩了，你这.....棍子如此之大，坚硬如铁，难道多日不射，我就要在这里为你撻棒一日？”

“这倒也是.....”

孔明昌的视线忽的落在陆宣妃那并拢的双足之上，嘿嘿一笑道：“我有一计。”

“快说。”

“城主，用您那双足儿帮帮我，不知可行？”

“.....你竟喜欢这个？”

“不瞒城主，我就喜欢您的这双足儿，还请城主成全。”

“好罢。”

陆宣妃变换姿势，坐于孔明昌的身侧，一双赤白玉足娇俏，有着淡淡的红晕，肤如凝脂，五趾如珠，如若惊世杰作。

孔明昌眼睛豁然瞪大，口水都要快流出来，端的是激动和欢喜不已。

“城主快些来，快用你这双足儿很怀念的蹂躏我.....”孔明昌急忙催促。

陆宣妃默然无声，一双并蒂莲般的玉足缓缓抬起，最后落于孔明昌那雄大男根的两侧。

但孔明昌早已迫不及待，双手一动，一双粗糙大手抓住陆宣妃的精美玉足，贴于自己的凶器之上，接着又迫不及待的自己动了起来。

“嗯.....”

陆宣妃嘴里发出闷哼，没想到孔明昌竟然这般急切。

“你慢点，不必着急，本城主又逃不掉。”陆宣妃不由嗔道。

“是是是。”

不远处的小屋子里。

窗纸被戳了两个洞，一双眼睛贴于其上，眼神复杂地看着城主府府楼之上发生的这香艳一幕。

第二十一章

陆宣妃并不是什么青涩稚女，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而是早已经历过床第之事的过来人。

不然，何来的儿子？

只是看到孔明昌胯间高翘着的巨大之物，好似擎天一柱的定立着，让得陆宣妃心生惊讶。

如此巨大之物，还是陆宣妃第一次所见。

雄风威武，如同一柄带着煞气的凶器，陆宣妃硬生生看了片刻，才缓缓地移开视线。

而孔明昌则是心情如火，早已沸腾起来，抓捕到了陆宣妃水眸中闪过的一缕惊讶，心生自豪，忍不住道：“城主，我这东西可大？”

陆宣妃淡淡道：一般而已。

“好一个一般而已，城主，您可别违背您的良心啊，我已经从你的眼里看到了惊讶，嘿嘿。

“你可真是老奸巨猾，不愧是咱们南武城的第一富商。

陆宣妃的神色却也没有太大变化。

孔明昌笑道：“城主过奖了，哎哟，城主城主....你您的小手好滑，抓的我好生舒服啊。”

在孔明昌言语之际，陆宣妃突然伸出雪白柔黄，一把抓住了孔明昌那巨大坚挺的男根。

玎柔嫩，白腻细滑，与孔明昌的巨大之物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陆宣妃的丰润娇躯也靠近了孔明昌，如玉的肌肤上有着点滴的汗珠，锁骨下的白腻肌肤汗珠更多，一颗一颗，滚落到那雪白肚兜包裹的沟壑之中。

两团丰润雪白的乳球饱满欲炸，在肚兜的边缘之上若隐若现，朦朦胧胧，更是勾人。

“哦哦哦哦哦 ”

孔明昌看的迷离神炫，再加上陆宣妃那无双柔荑为他揉弄撻动男根，玉指如丝般的划过。

如此上下的挑弄，让得孔明昌只觉得神魂好似要飞出来一般。

孔明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去，竟然一下抓住了陆宣妃胸前那爆炸澎湃的乳球。

“嗯哼 ”

陆宣妃的鼻间不禁发出 一声娇吟，完全是出自下意识的本能。

可这却彻底撩拨起孔明昌心底的火焰。

陆宣妃并未拒绝孔明昌的操动，隔着那蚕丝交织的蝉翼肚兜，孔明昌只觉得手里 一股惊人弹性，柔软，饱满，愈发用力，让其变换各种形状。

那充盈饱满的弹性手感，让得孔明昌舒服的直欲飞上天。

“城主您的奶子好大，抓起来的时候又软又有弹性，太爽了。

孔明昌双眼迷离，一边抓揉着，一边说着俏皮话。

“什么奶子

陆宣妃嗔怪的瞪了孔明昌一眼，眼波如丝，勾人心魄。

孔明昌本来有点提心吊胆的，但见陆宣妃竟然一点都不怪罪自己，当下更是胆大了。

虽然身体动弹不了，但是四肢却还是能动弹，手上动作不慢，脚也抬了起来，脚趾在陆宣妃那跪坐

着的滚圆大腿肌肤上轻轻划过。

孔明昌是花中老手了，对于调情这种事情，更是游刃有余。

虽然在陆宣妃的面前他带着谦卑和忐忑，但是熟稔还在，见陆宣妃并不在意，也未呵斥，于是胆子便大了起来。

孔明昌的脚趾在陆宣妃雪白滚圆的大腿上游走，倒也温柔，竭尽全力的拨弄着陆宣妃的情欲。

而陆宣妃虽未说什么，但是那颗坚硬的心却是有丝丝涟漪浮动。

陆宣妃已经久未品尝过男女之事，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陆宣妃便一直是冰心不惊，处于一种寒冰凝冻的状态。

而这孔明昌，却是撩动了自身的情欲。

反正打算好好谢他一番，那也就随他去了。

只要不真正的灵肉合二为一，陆宣妃也能接受。

“哦哦哦哦....

陆宣妃以绝美柔荑为孔明昌撸动硕大男根，五指时而轻捻，时而用力，又时而轻柔，在那猩红热胜的肉菇之上拂过之时，令得那肉菇上的马眼张张合合，吞吐一股汁液。

紧致与冰凉之感将孔明昌的男根全部覆没和包裹着，如是飞上九天，孔明昌要有多爽就有多爽，眼神迷离，嘴里不时发出呓语。

“城主您这奶子真大真软，我一只手都抓不住，哦哦~~~”

孔明昌的手肆意妄为的抓揉着，一边动着，一边嘿嘿笑道：“您可知您这奶子我每一次看了，都是心生欲念，每次都想入非非，好想两只手一起抓住，让它变幻各种形状，嘿嘿....”

陆宣妃绝美的面颊上有着淡然晕红，如是娇斥一般的轻声道：“孔胖子，想不到你内心竟然如此黑暗，现在说了出来，不怕本城主杀了你吗？”

孔明昌还是嘿嘿笑道：“城主这话算是调情么，我可从您身上感觉不到半点杀意呢。而且我相信城主您说话算话，此刻定不会杀我的。

那我事后杀了你，也无不可。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城主要杀我，我只好受着便是了。

孔明昌一副无赖模样。

陆宣妃见状，却也并未太过生气，因为她已知这猥琐胖子的脾性，若是变了，那才奇怪。

你何....才能射出来？”陆宣妃忽的如此问道。

孔明昌笑道：“城主莫不是要反悔了？”

“何至于反悔，只是...手有些累了，酸涩了，.....棍子如此之大，坚硬如铁，难道一日不射，我就要在这里为你撸棒一日？”

“这倒也是。

孔明昌的视线忽的落在陆宣妃那并拢的双足之上，嘿嘿一笑道：“我有一计。”

“快说。

“城主，用您那双足儿帮帮我，不知可行？”

....你竟喜欢这个？”

“不瞒城主，我就喜欢您的这双足儿，还请城主成全。

“好罢。”

陆宣妃变换姿势，坐于孔明昌的身侧，——一双赤白玉足娇俏，有着淡淡的红晕，肤如凝脂，五趾如珠，如若惊世杰作。

孔明昌眼睛豁然瞪大，口水都要快流出来，端的是激动和欢喜不已。

“城主快些来，快用你这两双足儿很怀念的蹂躏我

孔明昌急忙催促。

陆宣妃默然无声，——一双并蒂莲般的玉足缓缓抬起，最后落于孔明昌那雄大男根的两侧。

但孔明昌早已迫不及待，双手一动，一双粗糙大手抓住陆宣妃的精美玉足，贴于自己的凶器之上，接着又迫不及待的自己动了起来。

陆宣妃嘴里发出闷哼，没想到孔明昌竟然这般急切。

“你慢点，不必着急，本城主又逃不掉。”陆宣妃不由嗔道。

“是是是。”

不远处的一个屋子里。

窗纸被戳了两个洞，一双眼睛贴于其上，眼神复杂的看着城主府府楼之上发生的这香艳一幕。

城主府的阳台之上，从这里可眺望整个南武城。

平日里有人从城主府前面路过，运气好的抬头就能看到陆宣妃站在其上，眺望远方。

她一袭猎猎衣裙，有英武勃发的神姿，也有绝美霸气的风情。

在整个南武城，谁不知陆宣妃是女武神，而且还是艳冠天下的女武神。

但是，这一刻谁也不知道的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如同天神般的女武神，正在被猥琐肥胖的孔明昌抓着那双绝世玉足，正不断地在他粗大黝黑的男根之上激烈摩擦。

女武神以双足慰弄一只肥猪的凶器，这等事情若是传了出去，必定震惊天下。

孔明昌也不是没有这种心态，让陆宣妃用精美玉足给自己研磨巨棒，除了那玉足带来的无上摩擦感，更大的则是陆宣妃身份给他带来的愉悦感。

孔明昌一直都想要征服陆宣妃，对其霸占，几乎每个夜晚都在幻想着在床第上对她进行大力征伐，但长久以来连摸都摸不到。

可这次，不仅摸了她一只高耸柔软的雪乳，还让她用玉足给自己研磨巨棒，这种享受和感觉简直是非凡，难以言喻。

“哦哦...”孔明昌双手抓着陆宣妃的玉足，不断给自己的粗大巨棒套弄着，他自己控制着力道和速度，自然是越夹越紧。

而在陆宣妃那双美丽无暇的玉足的包裹下，每一次的上下，孔明昌那粗大巨棒的龟头包皮先是翻涌上去，接着又翻卷下去，仿佛一只猩红肉弹在吞吐。

而在那龟头中间的缝隙之中，已经有浊白剔透的黏液分泌出来。

“好爽好爽啊.....”孔明昌再次发出惊声赞叹：“城主您的这双足儿.....可真.....美了我的命根被弄得....好舒服啊。”

此刻的陆宣妃双颊微红，可是已经滚烫了，她又不是初经人事的黄花大闺女，而是早已经历过的成熟美妇，甚至还空虚了许久。

陆宣妃一直都是武道至上，在武道一途中倾尽所有的心血，没有想过男女之事，可不代表她的身体能排斥这反应。

双足夹着的肉棍火热滚烫，好似烧红了的铁棍一般，那种炽热和坚硬，让得陆宣妃潜藏在内心深处已久的情欲，逐渐有了复苏的迹象。

“嗯...嗯...陆宣妃的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吟动之声。

孔明昌一下就注意到了。

再一看陆宣妃那微红却又娇润欲滴的面庞，孔明昌忽然醒悟过来，自己何必如此的激狂和主动？应该让这位女武神服侍自己啊，这可是她亲口说的。

于是孔明昌放开了陆宣妃的这双让人爱不释手的美足，然后躺了回去。

陆宣妃正有一丝的心神沈浸其中，孔明昌的忽然停下，让得她微微一愣，美眸里有着些许不解。

“孔明昌，为何你不弄了？”陆宣妃声若幽兰，带着一丝责怪。

孔明昌双手枕头，眯着眼笑道：“城主，明明是你说服侍我的，我可不能越俎代庖，现在你来弄吧，让我体会体会你的技艺到底有多厉害。

陆宣妃道：“不怕本城主弄疼了你？”

孔明昌挺了挺胯间那擎天一柱，豪然道：“我已准备好了兵器，城主尽管放马过来，咱们大战三百回合，看谁能战的过谁。

陆宣妃蛾眉一挑，却也不生气，而是用魅惑的语气道：“好啊，孔明昌，既然你想与本城主大战三百回合，本城主满足你一回，看是你的棍棒厉害，还是本城主的脚厉害，接招吧。”

“哦哟~~~~~”

孔明昌正欲开口，突然间发出怪异的一声。

原来，陆宣妃已经出招了。

只见陆宣妃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膝盖向外敞开，而那双玉足的足底则是从左右裹含着孔明昌的巨肉棍，上下套弄起来。

不仅如此，那精美剔透的玉足足趾，伴随着这上下的套弄，时不时的在那粗大肉棍的猩红龟头上摩擦，极力挑逗孔明昌的欲望。

每一次的套弄，都让孔明昌享受非凡，如此摩擦，可比孔明昌自己的套弄来的更加舒服。快点快点，城主大人，再快一....”孔明昌不禁催促起来，声音里带着猛烈的喘息。

“不要催嘛，人家已经很快的啦。

陆宣妃一改语气风格，竟然如小女孩一般的撒娇，娇滴滴的媚人之声，让得孔明昌精神一振。

我，城主大人！你.....弄得.....好爽....”

孔明昌的呼吸急促，双手枕头的他，粗黑的肉棍愈发胀大，那龟头上的马眼处渗出来的的汁液仿佛越来越多。

为了让孔明昌早点宣泄出来，陆宣妃也并未再压抑自己，反正没有与其交合，只是以玉足给其研磨弄萧，倒也是一种格外的刺激。

就算是女武神，却也还是在凡俗，并未真正的渡过大劫，成为上界的神仙。

七情六欲还在，那么，这种艳情旖旎之事只要一起，便会撩拨人心。

是以陆宣妃双颊飞霞，成熟而又绝美的她眼波如丝，那柔媚的眸光看的人欲火大盛。

不仅如此，陆宣妃还用贝齿轻咬红唇，似是欲拒还迎，仿佛一 一缕少女的羞涩透出，恰到好处，勾的孔明昌心中狠狠一颤。

陆宣妃薄丝的纱衣领口一边被孔明昌拉扯开，她也并未去管，此刻陆宣妃双手后撑着地面，因此酥胸高抬，两只傲人完美而又丰盈的雪峰高耸。

从领口中被孔明昌释放的那只乳球充盈而又圆硕，其上一点殷红的蓓萼娇艳欲滴，晶莹剔透般完美无瑕。

如此美景，如此春光，绝味可餐。

顿忽之间，陆宣妃以一对玉足的足趾包裹那粗黑圆硕的猩红龟头，有点冰凉的冷意覆盖于其上，给予孔明昌的触感简直非凡，让他冷不丁的打了一个激灵。

孔明昌发出一声畅叫。

而陆宣妃则是媚眼如丝，一边以那十根晶莹可爱的组织拨弄孔明昌的巨萧，一边唇角妩媚含笑的开口说道：“孔明昌，本城主弄的你爽不爽？”

“爽的，爽的，城主跟仙女一样，弄得我太爽了

“那你还不快射？

‘来了来了，已经来感觉了.....’孔明昌稀溜溜的抽着气：“来.....再来.....快....

“真的要来了吗，可别骗我哦~

陆宣妃的双足逗弄的更快了，言语之间，也充满了挑逗和勾引之意，再配上水波盈盈的一双勾人眸子，让得孔明昌终于来了感觉。

哦，.哦....呵.

孔明昌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狰狞起来：“来了.....我要来了.....城主快些给我一些刺激。

陆宣妃妩媚含春：“你想要什么刺激呢？

叫....叫....叫我相公

“不要，你这么胖，我要叫，也得叫你肥猪相公，嗯....好....好烫....

“叫我肥猪相公，我喜欢，快叫！

“那我叫咯。”就见陆宣妃一改那在外人眼前英武勃发的高冷姿态，柔媚而又绝丽动人，竟然真的发出娇吟之声：“噢.....肥猪相公.....妾身好喜欢你的大棍子，快些射给妾身吧，啊啊啊啊....

听得这如天籁般的动情叫声，还是名耀东域的女武神从嘴中发出来的，这莫大的刺激感，终于让得孔明昌无法自持。

自孔明昌胯部两团阴囊鼓胀，整条硕大的男根底部一股汁液如是决堤泄洪，一下爆冲而出。

“啊！城主你这个臭婊子，快给老子接住，老子要射你脸上！”

“接住了接住了，快来吧，哦...

‘哟！老子射了，射你一脸！

终于，孔明昌再也抑制不住，肉棒顶端的猩红龟头之中，一股滚烫的白浊液体爆冲射出，也不知累积了多久，轰然爆发而出。

陆宣妃那羊脂白玉般的小腿，滚圆紧致的大腿，以及她剧烈起伏的胸乳之上都被沾到了。

名动东域的女武神，这一刻春情勃发，泫然含媚。

端的是美轮美奂，极品的春宫图较之也黯然失色。

第二十二章

云雨方歇。

孔明昌满足的走了。

陆宣妃将薄如蝉翼的丝衣重新披好，随后带着那个红木盒子向着屋子里走来。

推开房门，屋子里一个中年男子正盘腿而坐。

中年男子身穿一件绿色的长袍，身姿挺拔，耳鬓略有一缕白发。

纵然闭着双眼打坐修炼，也可以看得出中年男子的面庞五官端正，可谓是风流倜傥的那一种，面色沈稳，给人一种温和之感。

陆宣妃端着装有冰银草的红木盒子缓缓来到中年男子的身旁，她的心头略有一丝忐忑，也不知刚才自己与孔明昌那般，他有没有感应到？

不过，应该感应不到吧？

现在他的修为还只是三境而已，无法凝聚出神识。

而且他向来都是专注于一件事情，从不分心。

掀天……。陆宣妃轻轻唤了一声。

叶掀天没有动静，仿佛不曾听到。

陆宣妃随后又温柔的轻轻唤了几声，

不过叶掀天还是没有反应，陆宣妃的心中终于踏实下来。

自己这么近的唤他，他都没有听到，那么刚才外面的事情他也一定没有听到。

放松下来的陆宣妃施指尖放出一道光芒，屈指一弹，落在了叶掀天的额头之上。

不大一会儿，叶掀天的眉眼微微跳动，终于有了意识般，清醒过来。

叶掀天睁开眼，剑眉星目，绝对的风流倜傥，即使有了年龄，却也显得成熟，风度翩翩。

叶掀天面露笑容：“宣妃，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陆宣妃见叶掀天的神色没有一点不对，心中再次平稳下去，说道：“掀天，先别管是什么时辰了，你看这是什么？”

她将红木盒子拿出，打开盖子。

“冰银草！”叶掀天惊呼一声

虽然自己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了不让陆宣妃看出来，叶掀天还是神色无异的惊呼。

“宣妃，这冰银草可是极品药草，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叶掀天故作不解的问道。

“这你就莫问了，有了这冰银草，不知能恢复你的几分实力？”

叶掀天轻轻一叹：“两成左右。”

陆宣妃道：“那就是能到第五境。”

叶掀天苦笑了一下，道：“想当年我叶掀天纵横天下，何等威风，却被那不灭天魔困住，送进棺材，最后到了那个村子里，十几年来被吸收走力量，如果不是宣妃你，恐怕...”

陆宣妃伸手抓住了叶掀天的手：“不要说这些，在我心中，你就是大英雄，就算是死，我也愿意与你死在一起。

“何必呢。”

叶掀天再次苦笑一声：“宣妃，你知道的，我心中的人只有她，除了她，我的心里装不下其他女人了。

陆宣妃的神色略有一丝落寞，但很快恢复笑容，道：“没关系啊，反正我能陪在你身边就好。对了，还有一事我得与你说。”

“何事？”

“就这几天的南丹郡出现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陆宣妃细细道来，当她说到沉融月这个名字的时候，叶掀天的神色随之发生变化。

一直到陆宣妃说完，叶掀天的神色凝重，沈声说道：“魔族何时这般大胆了，竟然敢公然露面，如若不是融月的话，恐怕南丹郡已经陷落了吧。”

陆宣妃道：“要变天了。

叶掀天点了点头：“是啊，要变天了，我也得尽快恢复实力。”

陆宣妃道：“你放心恢复便是，不管有什么困难，我都会竭尽全力帮你解决。的”

叶掀天看着眼前这位英武绝美的女城主，不由想到就在刚才，她在外面舍身于那头肥猪，那画面想来让叶掀天心中极不自在。

可她又都是为了自己，她对自己情深义重，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茫茫大而又无尽的大海上。

一只中型楼船顺风行驶。

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之上，这只楼船显得如同一条小鱼，仿佛随时都会被汪洋给吞没。

楼船的甲板前端，一位绝色美妇正孤身站于其上。

从后望去，她一袭白色若雪的纱衣，与如瀑的黑发交相辉映。

她的娇躯丰腴而又傲人，香背平滑，线条优美，盈盈一握的蜂腰极致窈窕，从侧面看去隐约能看到鼓胀出来的两只乳球轮廓。

紧俏丰盈的蜂腰之下，是那硕大而又肥圆的蜜桃之臀，两片臀瓣在薄如蝉翼的丝质纱衣的包裹之中，不怒自挺，高翘而又浑圆，美不胜收。

海风迎面吹拂而来，她的裙摆飞扬，让得那纱裙紧紧地贴在其身上，顷刻之间，她绝世而又完美的做人身躯尽显无疑。

两条滚圆修长的绝世美腿间隐有一丝缝隙，仿佛幽深秘境，待人发掘。

沈秋缓缓来到母亲身后，恭敬道：“娘亲。”

沉融月没有回头，仍然望着碧波无尽的大海，如瀑的发丝飞扬，即使是这天底下最杰出的画师也无法画出她现在的成熟绝美。

“秋儿。”沉融月冰冷如霜的脸庞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许久不见，你长大了一些，似乎也成熟了一些。”

“是的。”

“你的三姨最近过得如何？”

“很好。”沈秋犹豫了一下，道：“我接收了大劫盟。”

沉融月微微一怔，随后轻轻一叹，道：“你长大了，自然该接收大劫盟，我不会管你怎么做，只要你心中有数就行了。”

沈秋“嗯”了一声，道：“大劫盟是爹留下来的势力，只要娘亲不反对，我一定会让大劫盟再度辉煌。”

“大劫盟是大劫盟，但是神女宫，你以后如何对待？要知道，以后这神女宫，我一定会交给你的。”

沈秋沉默片刻，道：“到时候再说吧。”

沉融月也没再多问，因为要让沈秋接手神女宫，还不知道要多久。

忽然，同样在眺望碧波海洋的沈秋眉头一挑：“有船在往这边来。”

随后沈秋反应过来，既然自己都看到了，以娘亲的修为，自然早已看到了。

船越来越近。

忽然间，里面一个魁梧身影陡然飞出，并且伴随着一个豪放粗糙的声音：

“宫主，风某来了！”

沈秋定睛一看，竟然是风啸天！

风啸天身形高大，一头黑发里有着白发，却是龙精虎猛，看起来极其粗狂豪放。

身为紫龙山的山主，风啸天如今已经是第九境的修为。

第九境，已经是修行界金字塔的第二阶样的大人物了。

往前是第十境。

顶尖的则是十一境。

然而，十一境如沈秋的母亲沉融月这般，少之又少。

风啸天见到沉融月之后，眼睛立刻就直了，那双视线直勾勾的盯着沉融月，目不转睛，好似失去了魂儿一般。

一旁的沈秋微微皱眉。

因为风啸天的眼神，实在是太过肆无忌惮了，沈秋都能明显感觉到，风啸天的眼神带有极其强盛的侵略性。

先是娘亲那丰满傲入的雪润胸脯，然后是娘亲的幽谷秘地，他似是在做着无尽遐想，脸上也渐渐

流出一股意味怪异的笑容。

沈秋能感觉到，沉融月又如何感觉不到？

但是沉融月神色相当冷漠，对于这位老情人，沉融月没有半点热情。

因为，风啸天在这儿，那风从云想必也是不远了。

风啸天恋恋不舍的收回目光，他也感觉到了沉融月神色冷漠，于是转头看向沈秋。

“沈秋，有一段时日不见了，你可长大了啊，都快跟你爹爹一般高了。”风啸天笑道。

“呵呵，差远了。”沈秋不冷不热的说道。

风啸天略觉尴尬，这母子俩对他都不欢迎，于是讪讪一笑道：

“官主，今日风某来找你，是有事相商。

何事？”沉融月终于开口。

却见风啸天轻轻一叹，那张粗犷的脸上也露出了落寞与愁色：“还不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第二十三章

风从云？

沈秋立时想起了那次见到的少年。

这个少年第一次带着那头黑猪到蓬莱岛上来，让沈秋记忆犹新。

因为那风从云剑眉星目，端的是极为英俊，脸白如玉，很是会讨女人欢心。

不仅如此，其天赋都在自己之上，当时的修为就比沈秋高了一个境界，这让沈秋心中自然是极为不服，也极为不服。

原本已经忘却，现在再次提起，沈秋的心中再起波澜。

而且风啸天还是因为他的事情来的，更让沈秋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恶感。

你儿子？他可是出何事了？

沉融月如盈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之色，却又很快覆没下去，沈秋与风啸天皆未发觉。

事实上也是如此。

他们两人根本没有想到，沉融月会与风从云有过一段水乳交融、鱼水之欢。

风啸天再次叹了一口气，道：“还是要从古城说起，自从那日与官主你道别之后，我带着他回到紫龙山，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极其疯狂的修炼，不仅在术法之上勤学苦练，就连那霸道武学他也同样研习，刻苦不已，最近更是...”

“如何？”沉融月接了一句。

“更是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门魔道武功，修炼之后，整个人大变样，仿佛成了一只魔头，我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治好他。

沉融月的皎皎娥眉一皱。

风啸天道：“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了，所以只好来找官主您了，您修为高深，见多识广，比我一个粗人懂得多，所以还请官主出手，救救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沈秋听到风啸天这话，心中不免生出一丝异样感觉，像是幸灾乐祸，也不希望母亲去救风从云。

但是沉融月行事，不是沈秋可以阻止的，他也只是在心中如此希望而已。

而沉融月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你儿子此刻在哪儿？”

风啸天忙道：“不瞒官主，我已经将他带来了，就在那只船上。

船舱内部一片漆黑，需要油灯才能照亮，对于修行者来说，虽有感应，但是到这里便被屏蔽了。

风啸天提着油灯在前面领路，沉融月则是跟在其后。

走着走着，风啸天忽然将那油灯挂在墙壁的钩钉之上，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扑到沉融月的身上，随后一双粗糙手便压在沉融月那高凸挺翘的雪臀之上揉来揉去。

风啸天的两只手掌各自抓住沉融月的一瓣丰盈臀肉，隔着薄薄的丝衣，那粗糙的手掌仿佛要镶嵌进完美丰满的臀肉里一般。

沉融月的蜜桃之臀最是完美丰盈，紧致而又丰满，高翘挺圆，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魔力。

风啸天的胯下的那根凶器早已粗壮如柱，将裤裆高高的顶起巨大帐篷，在他大力拥抱沉融月之时，那巨大帐篷的顶端便已经顶在了沉融月小腹之下的幽谷深泉，隔着衣服摩擦。

衣衫未褪，但早已累积起来的情欲却已经让风啸天感到莫名激爽，就算之时这个姿势，对于风啸天来说也是莫大的享受。

“官主....您不知道风某这些时日来对您的思思念念，风某想您想的茶饭不思，风某想您想的已经

是发狂了啊.....哦哦.

风啸天一边倾诉自己的思念,那双手却是不曾停下,依旧大力在沉融月丰满高隆的蜜桃臀上揉来揉去,细腻的感受那惊人的弹性以及厚实。

不仅如此,风啸天那顶在沉融月幽谷深处的大帐篷还在做抽插状的上下摩擦,他甚至还撅了撅屁股,乐此不疲。

沉融月未曾想到风啸天会在此时兽性大发,腹胯间顶着的滚烫与火热沉融月自然有所感觉,有些撩拨起了沉融月的情欲。

只是,沉融月却并不是什么初涩少女,会被风啸天几句话就给迷得放弃抵抗。

相反,她是更有理性的人,即使在这个时候,沉融月还是心生不悦。

轰!!!

一股强大的灵力自沉融月的身上爆发出来,直接将正在对她上下其手,深陷其中的风啸天一下震开。

风啸天远远退出了好几步,他震惊不已的看着沉融月,只见在昏暗的烛光之中,沉融月那绝美的成熟面庞之上,冷漠如霜,双目的冰冷刺人心魄。

“官主,您.....您这是为何?!。风啸天大为不悦。

原本他已经获得了沉融月的心意,但是沉融月始终不给他,甚至在这时候还拒绝了他。

风啸天弄不明白。

“本官行事,向来如此。”沉融月冷冷道:“如果你以实相待,本官可以答应你,但你如此这般欺骗,本官却是决计不会答应,本官可不是什么青楼女子,这点你心里很清楚。”

风啸天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他被沉融月说的哑口无言。

仔细一想,确实如此。

风啸天有点面红耳赤,最后苦笑一声道:“抱歉,官主,是我太过急躁了,实在是我太过思念官主才会如此,至于欺骗,风某自认并没有,因为我那儿子,真的如我说的那样就关押在这船底。

沉融月冰冷绝美的脸色稍缓:“真的?”

“风某在此发誓,若是风某所言半句有虚,天打雷劈,雷劫降身,不得好死!

....带路吧。”

风啸天也收起了那股燥热难耐的心思,胯下的擎天一柱也渐渐地疲软下去,帐篷成了平地,提上那盏油灯,继续为沉融月带路。

这船底下明显使用了某种阵法结界,以使得这里的空间宽敞,因此才会走那么久。

过了不久,风啸天将沉融月带到了一面黑色的木门之前。

当沉融月的目光落于这木门上的时候,风眸里目光微微一凝,因为在木门之上似乎是刻画了一个阵法,可使得木门坚硬如神兵,用来困压里面关着的人。

“这是风某请一位阵法大师刻上的,里面关押的正是小儿。”风啸天道。

“嗯,把门打开吧,本官进去看看。

风啸天点了点头,催动一股灵力附于木门之上。

光芒涌动,一条条的光线弥漫交错,如若龙蛇腾飞而又交缠,神秘莫测。

最后,当光芒消失之后,木门缓缓地打开。

沉融月缓步向前走去。

到了门口之际,沉融月忽的顿足,转身看向了风啸天:“你不进去?”

风啸天轻轻一一叹,道:“不了,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便于心不忍,还是不要再看了。”

“也罢。”

沉融月没有再多说什么,迈步走进了其中。

待得沉融月始一进入,那黑色木门吱呀一声,好似沈重的铁门般重重的关上了。

门外。

风啸天眼中闪过一抹冷厉的精光。

门内。

这里是船底内部,漆黑的环境之中只有一盏油灯挂在顶上,四周黑暗压抑的墙壁之上刻着一道道的符文脉络,将此处封闭成了一个隔世的空间。

沉融月的心头闪过一丝不悦,仿佛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但又没想太多。

而且此刻在黑暗之中，有一阵轻微至极的声音响起，好似是铁链拖曳在地面之上发出来的。

铁链？

难道是为了捆绑什么东西？

沉融月静静的等待着，黑暗之中，有一个身影缓缓地走到了油灯之下，当她看清之时，风眸之中不由浮现出惊诧之色。

昏黄的油灯下，一个少年屹立在那儿。

少年披头散发，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英俊，而是变得有些黝黑起来，皮肤不再白如玉，而是变得粗糙，少年的整张脸大变样。

少年只有胯间裹了一块粗布，用来遮盖下体，而他的四肢则是肌肉虬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威猛壮实，好似一头野兽。

他身上的肌肤精黑，像是从一个蛮荒部落里走出来的人一般，人不人鬼不鬼的。

少年的双眼之中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神采。

虽然沉融月不想相信，但是亲眼所见，她还是认出了少年是谁。

风从云！

这个曾与她翻云覆雨过的少年。

虽然沉融月不想承认，但与风从云终究是有过肉欲交缠之实，这点沉融月并不否认。

风从云的四肢完全被铁链捆绑住了，无法挣脱，沉融月认得出来，这铁链的材质极其坚硬，乃是用来关押凶兽的。

现在用来捆绑风从云，可见风从云已经丧失了理智，似乎真的入魔了。

沉融月静静的看着，眼里有一丝不忍之色。

“风从云。

沉融月朱唇轻启，试着唤了一声风从云的名字。

风从云陡然张嘴，发出一声如雷霆般的咆哮，似乎是沉融月的一声轻唤激怒了他。

沉融月的娇娥眉微微一皱，因为风从云的这种状态很差，不知是他自己的心智被迷乱了，还是有别的力量作祟。

因此沉融月很快还是做出一个决定，先将风从云制服了再就近看看。

于是沉融月准备动手，直接以十一境的力量将其压制下来。

但就在沉融月刚一动用力量之时，忽的，四周墙壁上的那些符文闪烁起来，凝聚成一面圆盾，笼罩而下，重重的拍打在沉融月的丰润娇躯之上。

这股力量，将沉融月十一境的修为竟然硬生生的压制到了第十境！

“转轮妙术？！”

沉融月绝美冰冷的脸上覆盖寒霜，一股惊讶也从她的眼眸之中浮现出来。

“怎么会有转轮妙术这种神通刻在这里，这可是上界之术，是风啸天？

他.....想置我于死地？。

纵使是沉融月，在这个时候也不由神色凝重起来。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干娘，....不要..... 动用灵力，否则.....会

.....

楼船之上。

沈秋冷冷的看着面色冷笑的风啸天，周身灵力运转涌动，准备随时爆发。

“风啸天，你杀死这些船夫是为何意？沈秋冷声质问。

“能有何意，当然是为了避免这只楼船跑掉啊，狮子搏兔亦用全力。”风啸天淡淡的说道：世人都以为我风啸天是个粗人，但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也是心思细腻之人。

“你这样做，就不怕我娘亲吗？。

“你娘亲？哈哈！”风啸天冷声大笑，“这个贱货，装清高，我已经为她付出所有感情，可她连一次都不满足我，偏偏满足我那儿子！真以为我风啸天是白痴，看不出来吗？

轰!!!

这话对于沈秋来说，无异于是轰天之雷。

娘亲与风从云，他们两人竟然...

沈秋满脸震惊，不敢相信，怒喝道：“你胡说！”

风啸天道：“别管我是否是胡说，我也懒得与你解释什么，你是乖乖就擒，还是让我动手？”

沈秋冷笑一声道：“纵然你身为紫龙山的山主又如何，我沈秋亦无所惧！”

下一刻，沈秋低喝一声，全身灵力涌动，主动向着风啸天攻击而去。

“小兔崽子，找死！”

风啸天满脸狞笑。

第二十四章

轰!!!

沈秋的身体被一股力量轰中，倒飞而出，将楼船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烟尘滚滚!

“沈秋!”一道娇俏而又清脆的声音响起。

是一袭红衣的秦晚照!

紧接着一个黑衣美妇双脚不沾地，飘飞出来，正是戚升琼!

公子!

两人相继来到沈秋的身侧。

沈秋一口鲜血吐出。

他额头上青筋暴起，脸色苍白如纸，整个人显然受了重伤!

在风啸天的面前，六境的沈秋根本就不是对手!

要知道，风啸天已经是九境的修行者，也是没下杀手，否则沈秋早已死了。

嘿嘿....

风啸天单手背负在腰后，阴笑不已的看着沈秋。

在秦晚照和戚升琼的搀扶下，沈秋踉跄着站起身来。

“风啸天!你这个老畜生!等我娘亲出来，你必死无疑!”沈秋吐出一口血沫，咬牙切齿的怒道。

“那也得她能出来才行。”风啸天淡淡说道：“那船舱内部早已被布下了‘天罗地网’，纵然是她沉融月，想出来也得花上大把岁月，而在这期间，足以改变诸多局势了。”

“局势? 沈秋的神色一凛，心中一股不祥的预感生出。

船舱内。

胯间只裹了一块粗布的风从云，双臂被铁链吊着。

现在的他，皮肤粗糙，肌肉虬结，壮如猛兽，没有了以前的英俊书气。

“干娘，.....不要

失去了神智的风从云，缓缓开口。

此刻，沉融月的修为已经从十一境被压制到了十境，听得风从云竟然开口，立刻问道：“否则会如何？”

“会.....会.....”风从云呓语着，面部忽然扭曲起来，肌肤上青筋暴起，显得异常狰狞。

沉融月那绝美的面庞上露出几分思索之色，片刻后，沉融月红唇轻启，以无比温柔的声音道：“从云，你可否听得到本宫的声音，切莫坠入魔道，饱受心神，本宫就在儿...”

“你若彻底入了魔，本宫便不再理你，杀之而后快!”

“可你若能坚持住，本宫便保证，一定治好你，不离不弃。

声如天籁，如同青丝拨弄，琴弦缥缈的悠扬之音，落入风从云的耳中。

“干娘，干娘，.....风从云缓缓抬起头，那双浑浊的眼中，逐渐浮现出一丝清明之色，越来越多。

风从云猛地一声大喝，带着激动和惊喜，他的理智压过了狂乱。

是本官。“沉融月饱满高耸的胸脯高低起伏，放出一口浊气，她极是意外，想不到竟然能唤醒风从云。

这不仅是要靠风从云自己的意志，也有风从云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眷恋，以及期望。

如若不然，他如何能清醒过来。

沉融月的心头略有一丝复杂，她也想不到，风从云对自己的情感竟然能深到如此地步。

以理智压制狂乱的魔性，这可绝非常人能做到。

“干娘.....”风从云嘴唇微张，喃喃着，眼中透露出迷恋之色。

“唉!”

沉融月心中一声轻叹，抬起那雪白如玉的柔荑，抚上了风从云的粗糙脸颊。

“从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且跟本官细细道来。”沉融月柔声道。

“是我爹将我囚禁于此的。”

风从云开口，语出惊人，就算是沉融月听到之后，在这一刻还是不免被惊到。

“是你爹囚禁你的？”沉融月娥眉一蹙。

“没错，正是我爹，不，现在他不是我爹了，我与他已经恩断义绝，再无任何父子关系。”风从云咬牙道。

沉融月沉默片刻，朱唇轻启，道：“这件事的经过如何，你且说一下。”

风从云点点头，道：“干娘你坐着，听我慢慢说。”

沉融月微微嗯了一声，一甩长袖，裙摆飞扬，盘腿在风从云的面前坐下。

风从云开始述说起了前因后果。

在这期间，沉融月微微放出一丝灵力，无比熟稔的操控着，接触船舱四周的那些神秘符文。

这些神秘符文组成了‘转轮妙术’，是上界之术。

所谓上界之术，自然是上界才有的术法，下界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却出现在这儿，就让人不得不多做猜想了。

不过，这些猜想沉融月都先摒弃在了脑后，为今之计，是先要破解掉这转轮妙术，她才能带被囚禁于此的风从云离开。

也不知秋儿他们在外面怎么样，希望他能带着那只女鬼和晚照离开。

沉融月眼中寒芒闪烁，胸中一股怒意涌出。

如果沈秋真的是单独遇上风啸天，必败无疑，结局让人无法想象。

时间一刻一秒，如娟娟长水流淌而过。

盘腿端坐的沉融月黑发如瀑，绝美的面庞之上，有淡淡的怒色浮现而出。

据风从云所说，他与其父风啸天回到紫龙山之后，便举办了他们紫龙山的一场祭祀大典，祭祀紫龙。

紫龙，是传说中的一条瑞兽，庇护紫龙山，因此紫龙山每年都会祭祀。

然而这一次却是不同。

举办祭祀大典之时，天地变色，毫无祥瑞之光，整个紫龙山陷入昏暗。

风啸天离地而起，一拳打向昏暗的天空，被其吞没。

约有一炷香的时间，天地清明，风啸天回来了，整个紫龙山大声欢呼，可谁能想到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那一夜雷鸣电闪，黑云涌动，暴雨倾盆，整个紫龙山的顶上仿佛真有一条紫龙在咆哮。

那一夜，紫龙山上前门人全部死绝，妇孺也不例外。

当风从云看到双拳满是鲜血的风啸天之时，目眦欲裂，出手与其搏斗，结果毫无疑问是风从云败了。

随后，风从云便被其父深深折磨，以至于没有了先前那少年郎的俊秀，转而成了现在黑肤粗粝的样子，整个人看起来极是强壮。

“干娘。”风从云的神色无比认真：“我怀疑我爹的心神被控制了。”

“有这个可能。”沉融月赞同。

“只可惜...”风从云摇摇头，落寞道：“我现在被困于此，也连累了干娘你，我实在是

“不用说这些，要想出去，也不是没有可能。”沉融月淡淡道。

风从云露惊讶之色：“难道干娘你能破解这些神秘符文？”

沉融月道：“这些神秘符文组成的是一个叫转轮妙术的大阵，循环往复，还会压制修行者的境界，看起来是难以突破。”

“不过，本官已经推测出了一些细节端倪，三天左右，本官应该就能破开这里的阵法。”

“三天？”风从云的脸色震惊：“我在狂躁时听那魔兽说过，这些神秘符文是上界之术，凡界的修行者，终其一生都无法破开。”

“他们是他们，本官是本官。”沉融月道，语气之中，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

“好，那...那就麻--干娘了...”风从云的声音变得有些虚弱下来。

沉融月立时察觉到不对劲，挑眉一喝：“从云，你怎么了？”

“我....我....”风从云的眼中清明渐渐消失，原本的那股浑浊开始占据：“我感觉我又要失去意识了，干...不要离开我...”

在这一刻，风从云苦苦哀求，委屈可怜。

风从云的眼中彻底被浑浊占据，多了一股原始的兽性，如同野兽般的狂吼，拉动铁链，不断挣扎起来，没有了任何的理智可言。

盘腿坐于地上的沉融月皱了皱眉，她可以压制风从云的兽性，但是这里又不能轻易的动用力量，否则会被那些符文一直将境界压制下去，这是一个恶循环。

因此，只能让风从云暂时遭受着这种痛苦。

沉融月缓缓地站起身来，开始研究那些神秘符文，找出破解这个阵法的生门。

沈入到其中，沉融月的心神便无法自拔，如同修行路上遇到高山崎岖，虽是上界之术，但沉融月却未有任何的畏惧。

在东城大陆，沉融月能成为少数人之外的十一境，而且还是唯一的女子，仅凭这点，就足以证明沉融月的绝艳天赋了。

她说能破解这转轮妙术，那就一定能够破解！

第二十五章

时光如梭。

对于修行者来说，山中一日是一年，闭眼参悟的沉融月睁开眼来，娇润欲滴的唇角缓缓露出一丝笑意，她已找到了破解之法。

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从云，本宫已经... “沉融月欲要对风从云说这个喜讯，抬起头却是发现，不知何时，风从云竟然大变模样。

原本风从云已经被磨砺的肌肤粗犷，黝黑，整个人也极是强壮，与清秀再沾不上一点关系，而在此刻，竟然全身通红，如同火焰焚烧一般，发丝之中有浓浓白烟冒出。

那是热到极致的体现，若是继续下去，风从云会被他自身的热度给烤干！

“这是怎么回事？”沉融月的娇娇峨眉一皱，立刻放出一丝灵识对风从云查看，片刻后，沉融月白皙绝美的面庞之上，露出了凝重之色。

因为，在风从云的小腹之中，竟然多了一只龙囊。

那龙囊不是人族该有的，而是无比罕见的龙族，并且是属火的雄性真龙才会有的。

肯定不是风从云天生就生在体内，而是被人为装进去的。

龙族天生好淫，正所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也就是说龙族在淫性大发之际，无论是看到何种兽类，便会冲上去强行与其交欢，最后生出各不相同的子嗣。

龙族都无法承受那淫性，现在，风从云这个少年的体内竟然有了这龙囊，又如何能承受得住？

沉融月向其胯部一扫，她绝美无暇的脸颊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晕红。

只见在风从云胯部的那块布料早已被烧成灰烬，一根雄硕粗大的肉棒已经冲天而起，狰狞咆哮。

风从云的肉棒坚硬如铁，本就粗大，此刻更是显得狰狞，青筋环绕，粗长的巨龙散发着幽幽的雄性气息。

顶端之上，硕红如蘑菇般的龟头，上不知多久没有清洗过了，有淡淡的小白色块，散发着--股刺鼻腥臭的气味。

也是，风从云被绑在这里不知有多久了，别说沐浴，就是好好睡上一觉也都不行。

“啊啊.....”风从云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声音。

被两根铁链吊住双臂的风从云肌肉虬结，浑身皮肤火红，冒着一缕缕的白烟，如同被真火炙烤。

随着温度加剧，风从云的欲望仿佛也在此时随之增大，胯间那粗大滚烫的火热巨龙咆哮，足有二十公分，向上高高的挺着。

盘腿而坐的沉融月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略有--丝淡淡的晕红，眸如春水，看着那狰狞巨物散发着滔天凶气，令得沉融月不由回想起与风从云在小木屋里发生的一幕。

那一日夜晚，青灯如豆，高贵如上界仙子的沉融月坐于其胯部之上，扭动丰腴浑圆的蜜臀，摇曳研磨，与风从云肌肤相亲，挥汗如雨。

谁能想到，三大仙山之一的蓬莱岛之主大宫主，竟然会与风从云有过那么一次销魂。

越是想起，画面越多，沉融月的道心有一丝淡淡的涟漪浮起，她的目光落在风从云那滚烫粗热的硬物之上，忽觉身体有丝丝的热气浮出。

似乎许久不见，这小子的那东西似乎又大了几分。

“吼!!!!风从云陡然发出一声凶兽般的咆哮。

沉融月从将思绪拉回，她不经意的迎上风从云的视线，发现风从云那浑浊的双眼之中，闪烁着凶光，正死死地盯着自己胸部之上，嘴角有口水流淌而出。

沉融月向来都是一袭薄如蝉翼的雪白纱衣，腰间系着一条素白的腰带，胸口的衣裳是倒三角的领子，而她那天生便是浑圆怒挺的饱满酥胸，是被那纯白蕾丝花边的肚兜给裹着的。

肚兜纯白若雪，系的略紧，但是丝毫掩饰不住沉融月胸口那两团暴涨的圣女峰，白腻丰嫩的乳肉透露出外缘，胀鼓鼓，圆挺挺，相互挤压在一起，连那雪白深邃的沟壑都仿佛都不能见着了。

圣洁乳峰被淡薄的衣裳裹着，却是形同于无。

风从云在死死地盯着沉融月高贵饱满的酥胸，浑浊双眼中的凶光越来越浓。

不仅如此!

风从云下面的那根硕大的巨龙，在此时滚烫发红，圆硕猩红的龟头马眼之中，一缕如润滑油般的汁液流淌不停，渗透出淫靡无限的气息。

显然，失去理智的风从云动情了，但他现在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

野兽发情，是没有任何理智可言的。

但沉融月还是试图唤醒风从云，红唇一张，缓缓道：“从云，你现在怎么样了，能否听到本宫的声音，若是能听到，那就回答本宫一声。

沉融月给每一个字都加上了秘法，可破万障。

然而，双臂被铁链吊着的风从云却是置若罔闻，在这时甚至还森森的笑了起来。

嘿嘿嘿嘿嘿。

下身巨龙怒挺而起的风从云，在森森笑着的同时，臀部竟然前后挺动了起来。

皮肤滚烫烧红的风从云在阴森森笑着，浑浊的眼中浮现出如大凶色魔般的光芒，臀部前后挺动，而胯部的那根硕大物事狰狞雄雄。

青筋环绕，煞气滔天，就仿佛是一件绝世凶兵，已然出鞘。

“啊啊啊啊.... “不一会儿，风从云的嘴里发出呻吟之声。

高贵如雪、遇世独立般的沉融月看着这一幕，那如寒冬般的银眸之中，露出微不可察的不悦。

虽然沉融月有些心疼风从云，无法控制己身，但她更大的不悦，还是将风从云改造成这样的风啸天，实在是禽兽不如。

就算是被控制的，难道也能这样?

沉融月的心中凭空涌出一股怒火。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沉融月绝美倾城的面容一怔。

“啊啊啊啊..干娘.....肉你，我要狠狠地肉你.....啊啊啊啊。

“干干干干干!!!!”

“干娘啊!把你的大屁股翘起来,对，就这样,我要从后面食你。

“呼呼.....好爽，好紧

我的大不大,大不大啊?!”

处于亢奋之中的风从云胯部疯狂的挺动着，红色滚烫的肉棒在空气中不断挥舞，而他的嘴里还发出一阵疯狂的呓语，其内容全然落在沉融月的耳中。

沉融月的心境之湖有-丝涟漪荡起，她不由微微蹙起娥眉：“这个混小子,她的幻觉中出现的本宫到底是什么样子?”

沉融月喃喃自语，虽然不知失去理智的风从云“看”到了什么，但她可以想象。

比如此刻在风从云的眼前，现在的自己衣衫退去，露出绝世雪白的胴体，高翘那浑圆美白的蜜桃之臀两瓣臀肉无比的丰腴白皙，就凑在的风从云的胯前。

然后风从云将他那硕大滚红的巨龙送进自己的蜜穴之中，狠狠抽插，不断的噗嗤作响，搅动的里面雪水飞溅，翻江倒海。

如此一想，沉融月的心境之湖愈发的不平静了，那一丝涟漪缓缓地变成了被风卷起的波涛。

一抹燥热也缓缓地从沉融月的小腹升起，通过奇经八脉，流遍全身。

修行者都有七情六欲，纵然沉融月也不例外,除非是真正的“飞升”。

“啊啊....干娘，再把屁股翘高，插你!孩儿要狠狠地插你啊啊啊啊....”风从云狂猛的叫声将沉融月

唤醒。

沉融月立即运转妙术，将体内的燥热压制下去，也将脑海中的那些旖旎画面驱逐出脑海。

只是，风从云那霸气无匹的啸叫之声，却如一条条的鞭子打在沉融月那娇嫩而又吹弹可破的肌肤之上，泛起丝丝肉眼不可见的绯红。

而风从云那高挺的滚红肉棒，在此时愈发的狰狞，那如肉菇般的猩红龟头之中，一股分泌物愈发的浓郁，如水滴般丝滑的落地。

风从云耸动的越来越快。

“干娘....啊啊.....干娘.....我要射了.....

“啊啊啊啊

一声高亢的大叫，风从云胯部的雄大巨龙喷吐出白浊之物，成为一股白线飞溅而出，最后落于地上，似乎有无形的热气冒起。

沉融月绝美倾城的脸上掠过一抹惊讶之色，她没想到，风从云竟然自主的就能爆射出来。

这岂不是说，他体内的那股野性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

啊...干娘...孩儿好.....好舒服...."风从云狂射之后，闭着眼兀自呻吟。

沉融月则是看着那一地的白浊之物，星眸之中露出复杂之色。

第二十六章

不久后，沉融月收敛起了心神，开始破解舱壁之上的神秘符文。

沉融月彻底沈入其中。

她的悟性非常可怕，从小便是如此。

在三个姐妹之中，沉融月的天资最是可怕，无论是悟性，还是根骨，都是惊才绝艳的天之骄女，不然何以能破开十一境？

东域之中，十一境有几个，一个手学的指头就能数的出来。

时光荏苒如梭。

在沉融月参悟之时，风从云醒来过几次，看到地上的那浊白之物时，风从云尴尬一笑。

“对不起，干娘。

虽然是这么说，但在失去理智之后，风从云又变成了如野兽一般的人，在沉融月面前展露他的雄性之根有多么的庞大和凶猛。

沉融月的神色一直都很平静，可是，心境之湖却是与之相反，若说她的心中没有变化，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她能分得清轻重。

这一日。

盘着修长美腿坐于地板上的沉融月周身浮现出了一缕缕如霞般的光华，晶莹剔透，她的头项之上也有朦胧光雾浮现，似乎在凝聚成什么异象。

双臂被吊于铁链上的风从云嘴里垂涎着口水，从她浑浊的双眼中看得出来，他现在又失去了理智，成为了只剩下原始欲望的野兽。

也不知是不是有内心深处的记忆，看着此时此刻高贵如雪般的沉融月，风从云的欲望无声的激动高涨，胯下的黝黑雄根又慢慢变得滚烫，如是烧红的铁棍——一样。

这是风从云体内的那个龙囊在作怪。

一个时辰之中，风从云的这东西就算爆射之后，不到小半柱香又能强硬起来，连硬不断，雄风霸气无比。

唰！

一直闭眼参悟的沉融月忽然睁开那双星眸。

“怎的.....沉融月眼中闪过一丝嗔怪之色，丰腴躯体似乎也隐隐有一丝燥热。

沉融月站起了身来。

一袭雪白丝绸白衣的沉融月，黑丝如瀑，绝美倾城的面庞，那比魔鬼还要丰盈傲人的高挑身躯，被包裹在薄薄的衣裳里，黄金比例的前凸后翘。

一展往日风采。

“从云，咱们能出去了。”沉融月红唇轻启，但风从云并没有听清楚，只是死死地盯着她。

沉融月微微摇头，然后便不再言语了，一心破解船舱内的转轮妙术阵法。

“不知秋儿和晚照，还有那女鬼怎么样了。”

“不过有我送给秋儿的‘玄天宝塔’，应该无事吧？”

沉融月的心头滋味复杂，欲要离去的心思越来越重。

茫茫海面之上。

轰!!!

一只破损的楼船之上，早已满目疮痍。

在那之上，有一个少年和两个女子。

少年披头散发，口吐鲜血，而他身旁的女子一个是身着轻盈皮甲，面容清俏，刀削朱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傲然气质。

另外一个则是中年美妇，一袭黑衣，丰腴白润的身体被包裹在那薄薄的黑色丝衣之中，两只巨大肉团仿佛要爆炸涨出，充满了纯白诱人的肉感。

他们，正是沈秋与秦晚照，还有戚开琼。

此刻，三人正聚于一处，头顶之上有一只手学大的宝塔，光辉烁烁，放出光幕笼罩在三人的身上，将他们包裹于其中。

在他们对面，风啸天神色阴沈，又是一拳打出。

然而这一拳落于光幕之上，不曾摇动分毫。

风啸天满脸怒意：“该死的！想不到沉融月那个贱人竟然将玄天宝塔给了你这个杂种！别以为我没办法，我早晚能破开，然后让你这个杂种眼睁睁的看着，我是如何干你身边那两个女人的！”

“风啸天，你这个混账！”满嘴是血的沈秋怒遇不已。

当初风啸天与母亲沉融月走到一起，他便对此极为不满，谁能想到，此人竟然陷害自己的母亲，还妄想对他身边的人离兽不如。

沈秋心头无比憋屈，都是自己的实力太过低微了，如果自己也是十境，何必如此憋屈？

“别以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沈秋小杂种，是你逼我的啊。”风啸天的袖口中，一柄带着紫色光芒的匕首飞出，空气出现曲折，被其切割。

风啸天以灵力掌控着，这紫色匕首乃是极品法宝，使用一次会消耗巨大，本不想用，但现在他没有耐心再继续耗下去了。

沈秋看着紫色匕首，脸色巨变，他感受到了 一股巨大的压迫力。

但就在这时，一个黑色丰腴的身影拦在了沈秋的面前。

“琼姐？”沈秋 一愣，“你干什么！”

“当然是替公子你挡下了，妾身贱命一条，不，妾身早已死了，再死一次又如何。”戚开琼头也不回的说道。

再死一次，那就是魂飞魄散！

沈秋当即怒吼一声，“不!!!”

再一次的，沈秋的内心中，那种憋屈感愈发的浓郁，想要变强的愿望在这一刻无比昌盛。

“风啸天！我操你者母!!!”沈秋面容狰狞的怒吼。

“呵呵....”风啸天冷笑，轻吐出一个字：“去！”

紫色匕首化作一道紫光，破开虚空，径直向着沈秋三人而去。

势如破竹，无可阻挡！

几乎一个眨眼临近！

砰！

一道莹白色的指光突然飞来，将紫色光芒击飞，打入海中，爆发巨大漩涡。

“什么?!”风啸天脸色狂变。

“娘！”沈秋大喜。

一道如九天玄女般的身影降临，风姿绝尘，冰肌玉骨，仿若谪仙下世，飘然美丽，有着无法言喻的高贵气质。

沉融月双足轻轻落于甲板围栏之上，凌空而立，美轮美奂。

回头看了一眼满血是血的儿子，沉融月再回过头来之时，眉宇间已然浮上一股寒意。

“风啸天，今日本宫与你就此情义断绝，现在本宫要看看，你到底是被何物控制！”沉融月声若寒

渊。

“控制？”风啸天一声狞笑：“无人能够控制我！”

“那你为何要这么做？”

“妖魔即将降世，东域将会彻底大乱，我不过是早早下注罢了。”

“妖魔……”沉融月喃喃，面露沈思。

风啸天见状，立即道：“沉融月，若你识相，就立即臣服，到时候我将你举荐给青芒大人，他一定会无比宠爱你的。”

沉融月听后，那倾国无暇的面庞之上，寒冷如雪，杀机尽显。

“风啸天，你死有余辜。”沉融月樱桃般的唇儿中透露出森寒杀意。

第二十七章

“有青芒大人护我，你杀不了我！”

“青芒大人救我！”

风啸天抛出一个戒指。

一道元神从戒指中飞出。

刹那间，一股无法言喻的威压弥漫这片区域。

海面结冰，烈阳被遮。

那元神形成一个青衣老者，威严无伦。

“青芒大人，救我啊！”风啸天纳头便拜。

青衣老者看也不看风啸天，而是看着对面的沉融月，视线从沉融月的玉足之处，到光洁如玉的小腿，再到隐约从叉口中透露的滚圆大腿，丰盈美臀，细致蜂腰，饱满雪峰。

最后，青衣老者的视线定格在了沉融月那成熟绝美的玉容之上。

“好一个绝世美妇，不论是那硕大浑圆的屁股，亦或者是那两只大白雪乳，都叫本王欲火如火山一样的喷涌了起来。”

青衣老者双眼眯起，森然道：“奸妇，臣服于本王，当本王的禁脔，本王不仅会赐你无上荣耀，还会让你快乐上天，享受绝项快乐，答应生，否决死！”

那一双目光如是锋利神剑在沉融月的绝世玉躯之上游走，虽然只是一道元神，但沉融月仍然感觉到了其强大。

就这个元神，至少也有八境的实力，可想而知本体实力有多强。

“你是何人？”沉融月平静问道。

“本王，封号青芒王。”

“原来如此。”

“你可是怕了？”青芒王霸气无匹道：“你若是怕了，就此臣服，本王必定不会亏待于你。待得征服了这东域大陆，本王便让你成为这天地间最耀眼的女神。”

沉融月满脸冷漠，淡淡道：“最耀眼？本官早已是了，用不着提等讨好男人，更何况是妖魔。”

青芒王的老脸一冷：“你敢违逆本王？”

沉融月戏谑一笑道：“本官不仅违逆你，还要灭你元神！”

“你敢！”

“你敢！”

风啸天与青芒王同时大喝。

然而，沉融月的倾城容颜冷漠如冰，右手五指抬起，眨眼之间结出一柄杀伐之剑，数米之长，凌空爆射，一剑洞穿青芒王的这道元神。

“你这个贱妇！本王定不会放过你！你给本王等着，三日之后，本王必将踏足蓬莱岛，奸杀你全家，让你永堕地狱！！！”青芒王的元神在消散。

沉融月的眉宇间闪过一丝凝重，但她没有任何的收手，直到青芒王的这道元神消散。

沉融月目光一——转，落到了不远处的风啸天身上。

风啸天竟然无惧，厉声道：“青芒大人乃是妖魔十二王之一，如今他势力已成，你敢灭他元神，必将遭到炼狱般的报复！”

“无可救药！”

天空中出现一只巨大的玄玉手掌，一拍而下，将风啸天镇压。

“谁也不能动我道心。”沉融月心念坚定如铁。

十万大山，绵延无尽。

轰!!!

一道身影冲出，黑云盖天，这片空间黑沈无限。

十万大山中，万千生物全部臣服。

“传本王之令，所有妖魔兵将出战，三日后，杀上蓬莱岛。”青芒王悬空而立，冷冷发令。

是!!!

回声如雷，震动天地。

茫茫海面。

天空中，两柄巨大灵剑正在云霄中穿梭。

一柄巨大灵剑之上是沈秋，秦晚照还有戚升琼。

风吹过。

沈秋的视线望向不远处的那柄巨大灵剑之上，一个赤身的少年坐在上面，披头散发，皮肤黝黑，与他的母亲沈融一身高贵雪白形成无比鲜明的反差。

沈秋本就对风从云观感不好，再加上之前风啸天之事，沈秋对其已经产生了恨。

这还不止，娘亲竟然还要将其带回神女宫!

沈秋怒不可遏，但又不能反抗，只能承受下来。

“想什么呢?”一道娇嫩的声音落到沈秋耳朵里。

沈秋摇摇头，道：“没想什么。”

秦晚照道：“这你可骗不了我，你是在嫉妒那个叫风从云的家伙吧?”

沈秋无言，却也是默认了。

“嫉妒可是没用的，沈秋，你现在能做的，唯有变强，之前你也听到了那什么妖魔之王的狠话吧，三天之后，蓬莱岛恐怕会...”

嗯，我知道了。“沈秋狠狠看了一眼在母亲身边的风从云，收回视线。

没错，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让自己变强，让自己不再是那个只会受到母亲保护的废物!

御剑飞行，比楼船行驶的速度可要快上十倍百倍。

几乎只是半柱香的时间，拨开云雾，茫茫无尽的海面之上，一座青葱浓郁的仙岛出现，正是蓬莱岛!

恭迎大宫主!

仙岛之上，灵剑齐飞，遮天蔽日，声势浩大。

一道道白色身影立于地上，仰望天空。

咻咻!

巨大灵剑落地。

沉融月一扫神女宫的弟子。

“陆岚何在?”

“弟子在!”

一个白衣女子走出，身段窈窕，丰润高挑，背负剑鞘，英姿飒爽，仿若一位女剑仙。

她是神女宫的大弟子，也是沉融月的亲传弟子。

“通知下去，立即启动都天杀伐大阵。”沉融月吩咐道。

陆岚一惊，随即应了下来。

“还有，将他带下去沐浴清洁一番。”沉融月看向赤身的风从云。

此刻的风从云面无表情，仿佛被抽走三魂七魄一般，如同傻子。

就连沉融月也暂时查探不出来，将风从云从船舱底带出来便是这个样子了。

瞧得全身无一丝寸缕的风从云，陆岚以及当场的女弟子们纷纷面颊生红。

实在是风从云胯部那条垂着的黝黑雄根硕大无朋，足有二十多公分之长，又圆又粗，煞气腾腾。

蓬莱岛是为传说中的仙岛，但风从云如此这般立于此地，如同邪魔入侵，染上魔气。

不远处，沈秋见得众女弟子的反应，不由冷哼一声。

最终，陆岚叫来两名女弟子，要带风从云离去。

然而就在这一刻，傻子一般的风从云突然飞扑向沉融月，跪在其身后，很是畏惧众人，双眼中透

露出恐惧。

风从云死死拽着沉融月的薄丝蝉衣，脸部紧贴在沉融月那丰满浑圆的蜜臀之上，无意识的磨蹭，风从云的脸庞与那丰满翘挺的臀肉紧紧地积压在了一起。

看的这一幕，陆岚等人都不好上前了。

而沈秋则是怒了，大喝上前：“风从云！你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滚出来！”

这个混蛋，竟然敢做出如此举动，让一直忍耐着的沈秋终于忍不住了，想要一拳打死他。

“秋儿，住手。”沉融月清冷的声音响起。

“他神志不清，智力低微，你跟他计较这个干什么？”

“那他要是装的呢？”沈秋怒问。

“我还没有笨到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而且之前我跟你说了，他是被他爹害的，这些你都忘了？”沉融月的声音带着冷厉。

沈秋咬着嘴唇，微微低头。

“做人要心胸开阔，若是连他都接受不了，你的心境如何能上去？”

“我....”沈秋低下头，“我错了。”

“希望你是真的知道你错了。”沉融月冷厉严肃的美眸里闪过一丝不忍。

沈秋带着秦晚照和戚升琼退去。

此刻，一脸傻愣而又茫然无措的风从云跪在地上，仍然抱着沉融月那丰腴滚圆的大腿处，脸部紧致无比的贴在挺翘丰满的蜜桃臀上，茫然无措。

“算了，他就留在本宫身边吧。”沉融月对陆岚道：“你们先去忙本宫吩咐的事情。”

“是！大宫主！”

陆岚带着一群女弟子如风般离去。

岛边。

只剩下沉融月与风从云。

“松开吧！人都走了，你若再装疯卖傻，本宫可就不客气了。”沉融月冷漠无比的说道。

第二十八章

言语如冰，威仪绝伦。

然而，在沉融月这般冷冷开口之后，风从云却仿若未觉，还是瑟瑟发抖的样子，就那么死死地抱着沉融月的滚玉大腿。

说不出风从云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他的脸部使劲的磨蹭了几下沉融月的浑圆后臀，隔着薄薄如水的纱裙，沉融月那浑圆的后臀遭受挤压，变换形状。充满惊人弹性和肉感的臀瓣，仿佛是最汹汹的火焰，燃烧着风从云不能自拔。

只是一时间的失神，沉融月骤觉不对劲，风从云那张使劲挤压过来的脸，一拱一拱的，就好像使劲的在朝着里面钻一样。好在这四周无人，众弟子们已经退去，否则被她们看到，如何示人？

沉融月也有点庆幸，也好在沈秋离开了，不然被他看到，恐怕又得引发一场惊怒的争执。不过，沉融月的心中很快便又升起了一丝怒意。

沉融月当下反手后伸，抓住风从云的头发，一把将其提了起来。

现在的风从云皮糙肉厚，肉身也经过改造，有了魔兽的坚韧，因此倒也不用担心一把扯掉他的头发。

只是，犹如正在吮吸奶水的孩童被打断，风从云一下就怒了，一声咆哮，巨力挣扎，向着沉融月飞扑而去。沉融月面色一沉：“放肆！”

犹如雷暴!

沉融月左手拍出，由灵力凝聚的玄玉大手将风从云拍了出去，轰砸在地。沉融月并不仅仅是修炼灵术，她的体术也无比的惊人，只是一般不用而已。

沉融月体内以及周身灵力磅礴如海，肌肤上霞光生辉，圣洁如九天神女，不可直视。

当她刚到深坑之前，一道身影从里面飞速的窜出，然后飞扑在了沉融月的脚下，匍匐在地。“你可知错了？”沉融月冷冷道。

风从云抬起头，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懵懂，以及害怕，可怜兮兮，似是在闪烁泪光。“干.....娘.....”风从云畏畏缩缩的说道：“我好害怕.....”

沉融月目光如剑，洞悉人性，她从风从云的眼中看不到作伪。

从船舱出来之后，沉融月便以手段压制了风从云体内的兽性，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风从云却是变成这样，智力仿佛下降了，还得从头学起。风从云畏缩，似乎对天地间的一切都害怕，家没了，父亲也没了，逃走了，加上此事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沉融月不由得心中一软。

“罢了，你且跟我来吧。”沉融月转身便走。

“干娘.....”

风从云虽然懵懂，但见沉融月离去，他还是连忙跟了上去。

只是现在风从云寸缕不挂，奔跑之间，胯间那雄伟无比的肉根跳跃着，杀气狰狞。

“沈秋，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踏入玄关，秦晚照左右看了看。

这里是在蓬莱岛的一隅，靠近海边，古屋样式淡雅，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茫茫蔚蓝的大海。

沈秋的心不平静，但还是回答道：“不错，此地便是我住的地方，不过与你这个军皇山山主之女比起来，那是天壤之别，所以你不.....”闭嘴!秦晚照蛮横：“我说了，我要与你住在一起，那就住在一起，我是你的未婚妻，与你同住，不是理所当然?”

沈秋无奈的笑了一笑，道：“那好吧。”

秦晚照得意一哼，向着古屋深处探去。

玄关处，一袭黑衣的中年美妇立着，盈盈施然，见沈秋回过头来，戚升琼当即便屈身行了一礼。“公子。”

“琼姐。”沈秋道：“我记得有一间空屋，你且随我来。”不久后，沈秋带着戚升琼来到了一间侧屋。

“琼姐，你看这里如何?”

“这里好啊，很阴凉，我觉得这里很舒服呢。”戚升琼熟媚的脸上露出一抹欣喜，大步迈入。

戚升琼身着黑色纱衣，样式如同宫装的连衣吊裙，盈盈的腰身上缠着一条细致的飘丝腰带，大步迈入

之时，戚升琼那丰腴浑圆的美臀在薄薄的黑色纱衣之中，若德若现。沈秋的脸部表情有些不自然。

因为，戚升琼那两瓣臀肉实在肥大，没有松垂，反而紧致肥圆，隐约间甚至能看到几分雪白的肉色，在黑纱中扭来扭曲，勾魂夺魄。虽然这屋子阴凉，但沈秋却口干舌燥。

“公子——”戚升琼轻声一唤，熟媚蚀骨，还有着一股成熟风情。

沈秋的喉头越来越干燥了，连一口唾沫都没有，只见戚升琼光影一闪，空间扭曲一下，她便来到了自己的面前，跪在了自己的面前。沈秋站立着，居高临下的看着跪于身前的戚升琼，从这个角度看，他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做人春色。

那爆炸般的耸大双峰被黑色花边的胸衣包裹着，跃跃欲出，两团巨大乳白深深地挤出一线经天纬地的雪沟，深邃勾人。

沈秋额头上汗水涌出，小腹中一股欲火仿佛火山般喷薄，他的裤裆处一个帐篷顶起，笔直而又挺立，就那般横在了戚升琼的面前。更巧的是，竟然正好顶在了戚升琼的樱红唇前，距离不过一指宽而已。

这一切来的太过巧合，却又太过的刺激。

“抱歉，琼姐，我不是……呃啊！”沈秋表情震惊，旋即满是愉悦之色：“琼姐你这是作……”

“妾身想报答公子……”戚升琼道。“可是……”

“怎么，难道公子不想吗？”戚升琼唇角一勾，露出了惊心动魄的媚人笑意。沈秋无言，胯下却是一凉，原来是他的裤子被戚升琼的葱白玉指拉下了。

沈秋并未穿短裤，因此那肉根一下跃然于空气之中，与以往的娇小不同的是，沈秋的肉根似乎大了一点。“公子，你这活儿变大了呢，热气腾腾，都飘到妾身的鼻子里了哦。”戚升琼道。

“我……”

沈秋全身如有电流击过。

就在此刻，沈秋那如两指粗的肉根被五根冰凉细腻的手指握住，肉根尽没，虽是被动的，但沈秋小腹的欲望更加浓郁。仿佛是魂魄深处的一面被彻底点燃。

从小所学过的礼法伦仪，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沈秋低头，迎上了一双烟媚的美眸，碧波如春，黛眉青青，红唇如膏。“琼姐……”沈秋深情道。

“公子，妾身……一定会让你灵欲齐天，登上极乐世界的。”沈秋疑惑。

下一秒，便见戚升琼张开了那如樱桃般的娇润红唇，一口将沈秋的肉根彻底饮尽。……

秦晚照正于沈秋居住的地方参观。

来到悬空的阳台处，秦晚照纵身一跃，落于了一块石碑之前。这石碑上剑痕道道，密密麻麻，充满了一种大道韵味。

“好强的剑意……”秦晚照惊叹。

“这是二宫主小时候练剑留下的。”一个老人声音在秦晚照身后响起。由于太过入神，完没发觉有人。

秦晚照月眉一皱，眉宇间一股煞气弥漫而出。铿！

秦晚照还未转身，一柄灵剑化作绿芒，向后爆射而去。“呵……少夫人……”老人惊慌的声音响起。

秦晚照飞速转身，眼看那柄灵剑即将刺入来者，在秦晚照的心念操纵之下，硬生生的止住。噗通！

一个叫花子老头两腿一软，无力的跪在地上，然后使劲的给秦晚照磕头。“少夫人饶命……少夫人饶命啊……”

第二十九章

秦晚照正于沈秋居住的地方参观。

来到悬空的阳台处，秦晚照纵身一跃，落于了一块石碑之前。这石碑上剑痕道道，密密麻麻，充满了一种大道韵味。

“好强的剑意……”秦晚照惊叹。

“这是二宫主小时候练剑留下的。”一个老人声音在秦晚照身后响起。由于太过入神，竟没发觉有人。

秦晚照月眉一皱，眉宇间一股煞气弥漫而出。铿！

秦晚照还未转身，一柄灵剑化作绿芒，向后爆射而去。“呵……少夫人……”老人惊慌的声音响起。

秦晚照飞速转身，眼看那柄灵剑即将刺入来者，在秦晚照的心念操纵之下，硬生生的止住。喽通！

一个叫花子老头两腿一软，无力的跪在地上，然后使劲的给秦晚照磕头。“少夫人饶命……少夫人饶命啊……”

秦晚照仔细的打量着跪在地上，不住哀嚎的老头子，鼻子里电入了一股有些难闻的气味，好像是什么东西发饿了一般，让秦晚照有点儿想吐。仔细一闻，好像是从老头儿那鸟窝般的灰白发丝里传出来的。

老头儿这个样确实就是叫花子，身上一件深蓝色的衣袋，灰尘很多，补丁是肉眼随处可见，就像是披了件破布床单在身上一样，有的还沾了油渍和不知道什么的白品物体。总之，很久很久，也不知多少年没换洗过了。

难怪有这么大的味道。

但看老人的一双手臂，却是极力的精壮有力，肌肤粗糙，仿佛是熏黄了一样。

老人不住的给秦晚照磕头，嘴里喊着‘少夫人饶命’之类的话语，诚惶诚恐，匍匐在地，不敢抬起一下头来，瑟瑟发抖。秦晚照不由后退一步，远离那难闻的味道，眉宇间的厌恶不加掩饰。如果这里不是

蓬莱岛，她早就一剑斩了这个老头。“你是谁？”秦晚照冷声问。

老头抬起头来，老脸上有皱纹，下巴还有一颗黑痣，那黑痣上长有一根长毛。秦晚照忍不住反胃，瞬间就是捂着嘴，差点呕吐出来。

“少夫人……”

“滚开！”秦晚照手握灵剑，杀气浓郁：“把头低下去，别让我看到你那张恶心的脸！”

老头不敢上前，只好低下头，秦晚照离远了点，终于慢慢的恢复了过来，但那股恶心之感却怎么都退不去。秦晚照也不看老头了，干脆背过身去，负手而立：“说吧。”

“小……小的名叫牛顶天，是神女宫厨房的火夫，蒙受大家尊敬，都叫我一声牛叔。”老头介绍了一下自己，声音中充满了猥琐。跪于地上的牛叔缓缓抬起头来，悄然抬头，那双老眼中充满窥视之色，刺激而又激动。

秦晚照，这个军皇山最耀眼的千金，从小便是含着金汤勺出生，天赋绝伦，受尽万千宠爱，可谓是一路踩着鲜花长大的。她高贵，如云，是最璀璨的星辰，明亮灼眼，不知有多少的追求者，如今已是半步七境。

背过件叔而站的秦晚照，一袭红色劲衣，摄背纤柔，蜂腰细圆，尤其是那璐儿，在如血股红的罗福包额中，没有任何两涩，反而冠袒丰满，两瓣臀肉向外披张的浑圆，比之焊额还要大上几分，与香肩对齐。圆臀之大，轮廓鼓胀。

悄然窥视的牛叔喉结蠕动了一下，额头上隐有青筋浮现。

视线从秦晚照的圆臀离开，一路向下，只可惜不能看到秦晚照那双光洁修长的美腿，但可以想象的是，她那两条美腿一定很长，因为秦晚照很高挑，那小鞋跟都很高。牛叔口干舌燥。

秦晚照并没有什么少女的青涩和稚嫩，反而在经历过南丹郡的事情之后，变得有些成熟了。秦晚照并未察觉到牛叔的目光，因为很隐秘，而且到现在她还是想吐。

“牛顶天？牛叔？你也配？”秦晚照冷冷一笑，没有任何收敛的嘲讽。

“是是是，小的不配，小的不配。”牛叔赶紧磕头，畏畏缩缩的陪着笑说道：“少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少夫人说我是那猪圈里的畜牲，小的都不会皱半分眉头的。”“哼！”

秦晚照一声得意，蕴含淡淡得意，随后冷冷说道：“你为什么叫我少夫人？”

牛叔赶紧解释：“上次少夫人来神女宫之时，小的有幸一睹您的娇容，今日一见有点眼熟，所以……秦晚照面露恍然之色，这样就解释的通了。

“滚吧。”

“是是是，小的这就告退。”牛叔赶紧离去了。

而秦晚照并未离去，她来到了那充满剑痕的石碑之前蹲下，细细的品味起来。

“这真的是二宫主留下的么，传闻她剑术无双，在剑法之道上，位列前三，我有幸能观摩她留下的剑

痕，实属幸运。”秦晚照沉浸其中，她想借着这次机会，一举突破第七境。

.....

在蓬莱岛的另一端，也就是月行宫中。

这里是神女言大宫主住的地方。

这是一座宫殿，恢弘却又雅静，高贵而又素雅，喷泉假山，幽深小道，亭台楼阁，从影斑驳。

在宫殿的一处房屋中。

“从云，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了。你先歇着，本言还有事情要办。”沉融月对床榻上坐着的风从云说完，便欲离开。

但是就在沉融月刚刚转身离去，床榻上一道黑影冲过来，又是一把抱住沉融月的大腿，死死用力，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执拗。

门外，一个素裙丫环惊讶连连，忙转过头去，不好意思的看。

过了一会儿，沉融月从屋里走出，对其吩咐了几句，这才离去。

素裙丫环走进了屋子里，看着面容粗犷的风从云，他不再是寸缕不着，而是已经换上了一身衣服，很合身，是少宫主穿过的。

来到屋内，她看到了床榻上坐着的风从云，一脸无神，仿佛失去了神智一样。

不过，皮肤黑了点，但是那原本的英俊却也阻挡不了呢。

“风少爷。”素裙丫环屈腿行了一礼，恭敬道：“奴婢名叫翠柳，您....!!”

突然间，翠柳睁大美眸，露出震惊以及恐惧之色。

风从云身上的衣物落在地上，露出他精壮无比的全身，胯部肉根粗壮黝黑，腾然而立，一柱朝天，犹如凶恶邪兽，向翠柳展露出无比可怖的男人雄风。

翠柳早已惊恐，下一刻，她再次尖叫着，向着屋外冲去。

可是赤身的风从云比起更快。

砰!!!

翠柳被粗暴的扔在床上，欲要起身，一个身影却已经扑了过来，将其压在身下。

接着便是无比刺耳的布料碎烂之声。

沉融月离开了月行宫，向着蓬采岛的一处高峰行去。

高峰险峻，顶端似有云雾，缥缈朦胧。

沉融月身姿飘飘如雪，纤然不沾尘埃，纵飞而上，落到了云雾飘渺的山顶上。

在这里有一座老旧的小木屋，摇摇欲坠。

小木屋前，有一个穿着破补丁的耆人。

第三十章

那穿破补丁的老人正在烤肉。

肉汁金黄，灵气浓郁，显然不是凡俗生物，是某种灵兽。

"大宫主来啦。"老人忽然一笑："正好，老夫刚杀了一只飞禽，正新鲜着，也快熟了。"沉融月扭着那浑圆高翘的美臀走去，两条如玉般修长紧实的雪白美腿在裙摆开叉之中若隐若现，春光W美不胜收。

而一向冷漠如冰山般的沉融月唇角勾起，一缕淡笑浮现，惊艳天地。

"牛叔你又调皮了。"沉融月道。

"哈哈，老夫只是出去瞎逛了一圈。"牛叔笑道。

此时的牛叔全然没有之前的那种可怜兮兮，以及卑微低贱，有的是深不可测，以及仙骨风姿，豪爽慈祥。

沉融月走近了，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下，任由雪纱裙摆落于地面

±0

牛叔偷偷看了一眼，呼吸微微一滞。

某种细小草藤编制的凉鞋，里面那对玉足雪白若美，如凝滞般的肌肤晶莹剔透，不然尘埃和瑕疵，明辉如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

不过，牛叔只看了片刻，便收回视线，笑吟吟道："大宫主，怎么今天有空到老头子我这儿来了。"

"一边说着，牛叔一边将烤好的灵兽肉切下一块，送到了沉融月面

前。八

沉融月微微摇头，绝美倾城的面容上神色凝重，沉吟了会儿玉唇轻启："三日之后，将会有妖魔王带领大军攻打蓬莱岛c"

"什么！"牛叔脸上笑容一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沉融月没有隐瞒，在牛叔惊讶的注视中，将来龙去脉——道出，至于她与风从云在船舱底发生的事情，自然是省略去了。

牛叔听后，也是神色凝重。

"牛叔，你是咱们神女宫的老前辈，也算是本宫的半个亲人，你觉得，此次有无可能挡下？"沉融月问道。

"妖魔王啊，肉身强悍，霸道无匹，是这天地间最强横的存在了啊。"牛叔叹道。

"挡不住？"沉融月眉头一蹙。

"不是挡不住，是大宫主你想保护的人太多了。""嗯？"牛叔放下手中的烤肉，道："咱们蓬莱岛上不仅有神女宫之人，也有许多民众，大龙主你想护住他们，所以才来找老夫的，对吧？"沉融月点头。

牛叔一笑，道："好，老夫就先在这儿许下承诺，大宫主您尽情迎战妖魔王便是，其余的交给老夫就行。"沉融月起身，双臂一张，随后十指微微勾拢在一起。

她一个屈身，福了优雅的一礼。

"本宫在这里先谢过牛叔了。""三日之后，便让这蓬莱岛血流成河一次吧。"

灰茫无边的一方世界之中。

宫殿森然。

止顷要if某一卧房之中，砰的一声，一个全身黑皮的小胖子夺门而出，满是横肉的胖脸之上充满了惊恐，仿佛后面有梦魇在追随。

小胖子全身黝黑，大肚脯极为明显，活脱脱的一头黑猪。

而在他大肚脯下面却垂着一条庞然大物，粗如铁棒，龟头却是猩红圆硕，藏在那浓密的黑毛之中，

随着小胖子的逃跑，一甩一跳，那庞然大物的顶端甚至能触及到他的肚脐眼。

雄风傲然，但小胖子却是顾不得这些，极力逃命。

但很可惜的是，就在小黑炭一步刚刚跨出房门，那卧房中便传来如魔音般的清脆笑声，妩媚入骨，让人魂魄沈迷，不知不觉间被勾走神魂。

这在别人听来是天籁，可对小黑炭来说，却是死亡之声。

砰！！

小黑炭脚下被无形力量拉住，正面扑地，胯下的庞然大物和地面撞击，让他满是肥肉的脸庞瞬间极度的扭曲起来。

还没等小黑炭回过味来，他就被那无形的力量拖回房中，毫无任何反抗之力。

卧房中，金黄色的帷幔罩在一张豪华巨床之上，锦被玉枕，香气四溢，令人心神恍然。

而就在那之上，一具无比曼妙的丰腴酮体，熟媚刺骨。

那是一位头顶金冠的黑衣美妇，她胸前的那对乳球丰硕巨大，藏在蕾丝的胸衣之中，上半边掩藏不住，欲要弹跳出来，丰质句，满到了极度夸张的地步。

她侧躺着，却是细腰盈柔，往下便是那丰腴浑圆的美臀，两瓣饱

满的臀肉在黑衣之中，图硕紧实，依稀能看到那在腰臀上的挂看的一根丁字吊带。

床上的黑衣美妇实在是熟透了，肉感十足，淫靡气息在整张豪华大床上不断弥漫回荡。

“咕噜？”黑炭咽了口唾沫，刚才饱受折磨的肉棒，在这时猛然暴涨，丝毫不见萎靡。

床上的黑衣美妇微微眯起眼，不过并没有什么意外，因为这些时日已经见的太多了，只不过每次一见，总能让她心湖有一丝涟漪罢了。

而且，出于自身的高贵，以及神族藐视人类的矜持，伏芝羽妃对

小黑炭是发自内心的厌恶。

让黑炭这样垂着巨物，肆无忌惮的打量自己，只不过是伏芝羽妃有某种目的。

“跪下。”伏芝羽妃红唇轻启。

“日日日 If JE JE JEo

黑炭忙不迭的就跪了下来，什么男人的尊严在黑炭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不仅如此，跪下后的黑炭满脸讨好笑容。

伏芝羽妃内心更是厌恶。

这已经是第七日了。

到底该怎么才能将黑剑弄到手呢？

若能弄到黑剑，那么，离开这片灰茫死寂的世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让神族重回东域，重现昔日荣威。

“小黑猪。”伏芝羽妃又道。

an

“在呢在呢，小的在呢，不知羽妃娘娘有何吩咐。”跪于地上的黑炭赶紧往前垮了几步，已经到了床榻前。

如此的近距离，一眼看去，更加清晰了。

傲人硕大的乳球，葱白的小腹，以及那若隐若现的丛林秘地，都让黑炭口干舌燥。

虽然每日被伏芝羽妃折磨，但黑炭仍然孜孜不倦。

an

“小黑猪，你脑袋就只有这些东西？”伏芝羽妃冷冷的问。

黑炭嘿嘿一笑道：“小的出生就是奴隶，除了干活就是吃，就是睡，再有就是日上几个女人，这便是小的毕生梦想了，不求其

伏芝羽妃嗤之以鼻，但那熟媚的面庞上还是浮现勾人笑容。

“小黑猪，咱们做一个交易好不好。”

“娘娘请说。”

an

“你要是让你体内的黑剑出来，那本宫就让你插进去，然后射出来，好不好？”

第三十一章

伏芝羽妃声媚入骨，落到黑炭耳中，让他只觉得有万千小蚂蚁在心里爬来爬去，痒痒的，再加上此刻侧躺着的伏芝羽妃，展露出那丰腴的诱人曲线，催动起黑炭内心澎湃的情欲。

“好啊好啊。”黑炭根本就没犹豫就连忙说道：“别说是交易，就算是让小的上刀山下火海，小的也不会皱一下眉头，保准让娘娘满意。”

伏芝羽妃似笑非笑：“真的？”

黑炭嘿嘿一笑，道：“小的.....还年轻，还想再多活几年，多干几个女人，嘿嘿。”

伏芝羽妃的眼里闪过一丝厌恶之色，稍纵即逝，魅惑笑道：“可以啊，只要你让你体内的那把黑剑出来，别说是几个女人，就算几百个女人本官也能给你享受，就怕你承受不起呢。”

黑炭挠挠头，目光艳羡的在伏芝羽妃的丰润娇躯上游走，偶尔吞了一口唾沫，不言自明。

“看来你这头黑猪是想要本官了。”伏芝羽妃道。

“嘿嘿，娘娘明鉴。”

“想要本官可以，你得先把黑剑拿出来。”伏芝羽妃展颜一笑：“只要你拿了出来，本官就给你插，就让你射哦。”

但小黑猪盯着伏芝羽妃胸前那两团藏在黑蕾丝胸衣里的硕大白软之物，露出垂涎之色，搓着手不好意思道：“娘娘啊，那个.....”

“你想摸？”伏芝羽妃洞悉人心。

“娘娘的两只奶肉那么大，谁不想抓呢。”

“好啊，你来吧。”

小黑猪神情激动，也不管是真是假，或是这话里有陷阱，当下就化作猛兽扑冲了过去。

轰！！

下一刻，黑炭眼前一片飞旋，他整个人再次被轰了出去，重重的撞在墙上，砸出一个大坑。

砰！

卧房门自动关上。

“咯咯咯咯.....”伏芝羽妃那嘲弄却又熟媚勾人的笑声传出。

黑炭抖了抖全身黑黝黝的肥肉，嘴里吐了几口唾沫在地，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会得偿所愿，他的脑海里也恶狠狠的想了诸多阴暗之事，突然间一股寒冷袭来，让黑炭如坠冰窖。

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那里，正冷冷的看着黑炭，眼睛里毫不掩饰的露出厌恶之色。

“擎苍大人好啊。”黑炭赶紧笑眯眯的说道，非常讨好，不敢得罪。

这个擎苍可是伏芝羽妃的侍卫，实力之强，可是足有九境，一只手就能捏死黑炭。

此刻黑炭全身赤裸，满身肥肉看不出半点的优美线条，胯下垂着的那庞然大物更是刺眼。

“不知廉耻的东西。”擎苍神色烟雾，突然间一拳轰出。

黑炭的身体顿时倒飞而出，足有十几米再一次撞墙才停下，五脏六腑都仿佛碎了一般，口吐鲜血，异常痛苦，却也死不了。

擎苍这才满意几分，冷冷道：“肮脏丑陋的卑贱东西，这只是我给你警告，离羽妃远一点，不然我会让你痛不欲生，永遭神火焚烧。”

说罢，擎苍朗声对着门口道：“羽妃，微臣擎苍求见。”

“进来吧~”

“多谢羽妃。”

门开，擎苍没入其中。

“呸！”黑炭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慢慢的站起。

境界差距太大，现在的黑炭不过是四境，他将所有的灵气都拿来淬炼身体了，尤其是胯下的那东西，也不知为何，淬炼的越来越大。

“妈的，你个长黑羽毛的东西，别以为老子看不出来你对羽妃也有意思！现在打老子打的很爽是吧！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一定会狠狠地肱干羽妃，而且还是当着你的面！”

黑炭不敢骂出声，只能在心里破口大骂。

“好！本座喜欢！”一个声音突然在黑炭脑海里响起。

“前辈，您可算是出来了，您知不知道我这几天过的好苦啊。”黑炭立刻哭诉。

“那可是神族帝皇的妃子，本座现在实力不到一成，自然不敢出来。”黑剑道。

“那咋办？”黑炭立刻问道：“她跟我问起你的事儿，看样子很想得到前辈你。”

“哼，得到本座他们神族就能出去了。”黑剑仔细的解释了一下。

黑炭听后，恍然大悟，片刻后眼神变得阴森森的，嘴角浮现出一缕阴笑：

“想得到黑剑是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啊，羽妃娘娘。”

.....

当擎苍从卧房中出来之时，面红耳赤，脑海里回想着豪华大床上伏芝羽妃那绝美风韵的曼妙之姿，小腹中火焰沸腾，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住处，用手解决一番。

可是刚一出来，擎苍若有所感，扭头一看，房门侧一头黑猪蹲在那儿，瑟瑟发抖，看到他出来之时，黑猪抬起头，那满是肥肉的脸上浮现出无比谄媚讨好的笑容：“擎苍大人，小的.....小的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哼，算你识相！”擎苍冷笑一声，转身离去。

黑炭看着离去的擎苍，眼中闪过一缕阴冷，下一刻破开房门，慌里慌张的大叫道：“娘娘，出来了！我身体里的那把黑剑出来了！你快救救我啊！”

原本伏芝羽妃正欲发怒，忽然间面色一变，正色道：“在哪儿，快给本宫看看！”

黑炭一指自己额头，那里果然有一柄缩小版的黑剑，伏芝羽妃立刻动用神力，进行摄取，丝毫不顾黑炭的性命。

像这样的贱东西，死多少都不足惜，只要能取出黑剑就行。

然而就在此时，那手指大的黑剑却是从黑炭的眉心消失，荡然不存。

“这是怎么回事！”伏芝羽妃瞬间大怒。

黑炭被伏芝羽妃放出的神威吓得发抖，全身肥肉紧绷，两条腿不住的摆动，但还是一副纯洁无辜的样子：“娘娘，小的.....也不知啊.....”

伏芝羽妃熟媚风情的面庞露出沉思之色，盏茶之后，她冷冷说道：“跟本宫走！”

黑炭喏喏的应了一声，赶紧跟上。

一路之上，伏芝羽妃速度奇快，即使黑炭使出了吃奶的劲也追不上，到最后伏芝羽妃干脆将黑炭一手提起，乘风而行。

闻着伏芝羽妃丰腴躯体上传来的麝香，虽然狂风阵阵，可这阻拦不了黑炭的那颗色心，他全身的血液沸腾，欲望涌动。

狂风猎猎，伏芝羽妃的黑发向后飞动，那劲风也将黑色纱衣吹着贴在她的雪润肌肤之上，傲然汹涌的肉体曲线在这一刻被勾勒到了极致。

裙摆飞扬，伏芝羽妃的两条美腿毫无遮掩，一直到臀腿相交之处才停歇下来，隐约能看到一条黑色的丁字吊带。

黑炭双臂一张，就抱住了伏芝羽妃那结实滚圆的大腿根，死死用力，脸部贴了上去，充分感受那惊人的肉感以及弹性。

“哼.....”伏芝羽妃的纤细羽眉忽然一皱，鼻间发出一声闷哼，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头小黑猪竟然敢抱住自己的大腿。

“放开！”伏芝羽妃厉喝。

“娘娘你说什么，我听不到！”黑炭大声叫道。

“.....”伏芝羽妃眉宇间涌出凛冽杀机，她想将黑炭扔下去，可最后还是忍住了。

灰茫天地之间，没有一丝眼光，黑沈压抑。

伏芝羽妃神威强大，所过之处，平原上的那些黑暗生物皆是避让，或是匍匐在地。

而伏芝羽妃根本无心去管它们，因为此刻抱住她大腿的那头小黑猪竟然在得寸进尺。

黑炭埋首于伏芝羽妃雪白的大腿之上，仿佛嗅到一股无比奇异的香味，令得黑炭整个人精神大振，那沸腾的血液再一次的澎湃起来，好似灼烧，充分燃烧他的欲望。

黑炭的肉脸紧贴着的滚圆大腿，不仅雪白，还极有肉感，充满了紧致的弹性，越是感受就越是令他沈迷其中，于是忍不住伸出舌头就舔了一下伏芝羽妃的大腿。

小黑猪做事可不讲究蜻蜓点水，而是大开大合，这一舔上去，小黑猪的舌头就在伏芝羽妃的俏腿上狠狠划拉了一下，津液如线，转瞬间就被狂风吹散。

黑炭砸吧了两下嘴，仿佛品尝到了绝色美食，甚是回味，也没有管伏芝羽妃再想什么。

而现在伏芝羽妃确实没有管他，因为事情紧急，想着快要到了，伏芝羽妃也就暂且忍耐，想着等取出黑剑，再狠狠地收拾这头无礼的黑猪。

然而就在下一刻，伏芝羽妃倾城妖娆的脸色猛然一变，一只魔爪悄然无息，竟然顺着她的大腿后侧径直向上攀升，一把抓在了伏芝羽妃那浑圆而又丰腴的臀肉之上！

五指带着一股火热，令得伏芝羽妃的绝世胴体在此时陡然有一股电流上升，隐有酥麻之感生出。

“嗯哼……”

第三十二章

伏芝羽妃脸色一沈，欲要何止，可黑炭的魔爪却是开始揉动起来，粗暴至极，丰腴雪白的臀肉顿时被捏的挤出各种形状，黑炭的手掌五指仿佛没入其中消失不见了。

柔腻，弹性，白肉……各种美妙触感传来，令得黑炭爽飞上天。

黑炭再也抑制不住，干脆把脑袋钻到了伏芝羽妃的那黑纱裙摆之中，满是横肉的脸庞咄的一下与伏芝羽妃的高翘丰臀撞击在了一起。

“嗯……”

伏芝羽妃的两颊升上一缕娇润欲滴的红晕。

并不是伏芝羽妃太过容易情动，身为神族，很少能为情欲所动，除非对方是神帝还差不多。

主要是黑炭的身份实在卑微低贱，是人族就不说了，还是天生奴隶，更别说那臃肿的身材以及肥嘟嘟的胖脸，无论如何都让人顺眼不起来。

若不是为了黑剑，伏芝羽妃早已放出神力直接将黑炭给震死了，可饶是如此，伏芝羽妃的心中也是有着震怒。

伏芝羽妃满面寒霜，厉声喝道：“你这头死黑猪，竟敢如此大胆，还不快给本宫放开！”

可黑炭却是置若罔闻，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反而还使劲的把脸庞用力的向那两瓣丰厚白腻的臀肉之中压去，似乎要让他那张肉脸沈没其中。

其实，黑炭是听到了伏芝羽妃厉声话语的，换做之前，黑炭早就吓得五体投地，连连哀声求饶了，但现在他却勇气可嘉，无比强硬，连话都不回一句。

实际上黑炭此时早已欲火大盛，胯下巨物将裤裆顶起硕大帐篷，他已经忍不住了，鼻子里嗅着的那水汁气味，令得黑炭已然疯狂。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黑炭可是不管不顾那些了。

再说，自己现在还有利用价值，小命保得住，此刻箭在弦上，还有什么好隐忍的？

因此黑炭也就懒得回伏芝羽妃了，他用力的将脸庞挤在那两瓣臀肉之上，眼前一片黑暗，但是隐约间又能看到白花花的嫩肉。

黑炭的鼻子深入到那一线天般的股沟之中，里面有一根黑色的丁字吊带，就那么的镶嵌的在股沟之中，刚好遮掩伏芝羽妃的菊门，却又无法遮掩她下面那蚌壳般的美味蜜穴，反而被淹没其中。

黑炭改变姿势，他到了伏芝羽妃的身后，两条粗壮手臂抱住伏芝羽妃的两条大腿，整个人埋在那宽大的黑色纱裙之中，隐约间无人发现。

黑炭色心大起，就在此时，伏芝羽妃那冷厉肃然的声音再次响起：“死黑猪，本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把你的肉脸挪开，否则，别怪本宫杀无赦！”

除非是二奶奶来了还差不多。

黑炭心里嘀咕一句，根本不理，反而伸出舌头，在伏芝羽妃那圆润菊门狠狠掠过。

这一记来的粗暴至极，而且是伏芝羽妃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就从菊门处一股奇异的电流掠过她的全

身，奇经八脉，如玉肌肤，感觉非凡。

这是伏芝羽妃从未有过的，令她颊生红晕，美眸中烟波如丝。

不过这并没持续多久。

伏芝羽妃可是神族，很快镇定下来，心中狠狠咒骂，这头该死卑贱的黑猪，竟然敢以舌头侵犯自己的后庭，这简直是胆大妄为到了极致！

不能饶恕！

伏芝羽妃丰腴曼妙的身躯中终于涌出一股可怖杀机，森寒如狱。

但就在这时，前方有一道金光轰然而至。

伏芝羽妃心中一惊，立即使出神术，将身后裙子里的黑炭生机藏住，也就在这一瞬，那道金光已经到了近前。

金光消失，一名身穿金色甲冑的高大男子出现，气势如虹，后身隐有一片血海，可怖至极。

“参见元雄大将军。”伏芝羽妃笑着行了一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自然。

元雄面无表情，道：“神帝知道娘娘要来，已经很不耐烦了。”

伏芝羽妃笑道：“将军先请过去，我随后就到。”

元雄微微颌首，再次化作一道金光，转瞬离开此地。

而就在元雄离开三秒后。

“嗯……呃……”伏芝羽妃骤然松懈。

这一松懈，伏芝羽妃那如玉洁白的肌肤上起了鸡皮疙瘩，仿佛力气一下被抽走了许多。

她勉强的召回神术，神识散开。

在其身后，一个小胖子正在她的黑纱长裙里面拱来拱去，仿佛猪拱槽一样，极其卖力，当然只是这样不仅仅会让伏芝羽妃如此，只因为黑炭做出了更为亵渎她的举动。

就在刚才，伏芝羽妃与元雄片刻间的交谈之时，黑炭没有半点的停手，反而变本加厉，不再以舌头舔舐，而是将食指送入伏芝羽妃的蜜穴之中。

黑炭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想法，对方又不是沉如歌，他一点也不轻柔，直接就戳了进去。

戳进去的那一刻，伏芝羽妃元神狠狠一颤，天地倒转！

不等伏芝羽妃有任何的适应，黑炭的食指转动，在那高贵圣洁的蜜穴之中搅动的天翻地覆，翻江倒海！

“这头死黑猪，罪无可恕，简直是罪无可恕啊！”

伏芝羽妃心头怒意大起，强忍着躯体带来的本能反应，拢起裙子，一把抓住黑炭的头发，将其扯了出来。

黑炭如何能抵挡得住伏芝羽妃的力量，立即就被提起，只不过在他被提走之时，他的食指也随之离开了伏芝羽妃的那神秘幽谷，让得伏芝羽妃再生奇异之感。

“娘娘饶命，小的只是迫不得已啊，实在是您太美，小的忍不住才会如此的啊……”黑炭立刻求饶起来，但是眼中闪过一缕回味之色。

“若不是有要事，本宫定让你受尽痛苦。”伏芝羽妃冷声道。

“娘娘仁慈。”黑炭赞美，唇角扬起一丝浅浅的弧度。

一片荒鸟的圆形山谷，里面深黑一片，狂风自下而上，罡风凛冽，其中还夹杂着雷电和恐怖的黑色火焰。

小黑猪的两条腿狠狠打着颤，黑黑的胖脸在这时都变得煞白，恐惧的无以复加。高贵在上的伏芝羽妃侧头看了一眼此刻的黑炭，唇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那个……娘娘，咱们来这里……”黑炭的声音也在发颤。

伏芝羽妃笑颜如春：“死黑猪，你很荣幸，接下来你将会见到我神族最伟大的存在。”

黑炭嘴角抽抽，但还是勉强问道：“敢问……敢问是……”

“神皇陛下。”

“神皇陛下？”

但未等黑炭思考，伏芝羽妃一脚将他肥胖的身躯踢到了圆形山谷之中，随即如巨石般闪电降落。

黑炭，彻底黑了。

.....

第三十三章

神剑宗。

后山。

此处荒无人烟，鸟飞绝，人踪灭，无比的荒凉。

那漆黑如同巨兽之嘴的山洞中，里面是如火山般的熔岩，熔浆飞溅，一点点的火星密集如雨，纷飞不止，让这里染上无法言喻的炽热。

一般的修行者来这里，会承受不住高温；抵抗力稍弱的，甚至会被灼烧溃烂皮肉，惨烈至极。这里犹如一个小型地狱。

但现在有一个血红般的情影行走在此处。

沉如歌黑发如瀑，头戴玉簪饰物，面容妖娆，魅惑无双。

她身披一件血红纱衣，丝薄如雾，轻轻的掩盖着凝雪般的玉肤，那玉肤吹弹可破，水润无暇，但这里的高温始终都伤不到她分毫。

对于十境的沉如歌来说，这种炽热不过是让她有些发热而已，以至于有淡淡的香汗滚落在那雪白的玉肤之上，交相辉映，形成一种格外媚骨的春色。

高挑妖娆的沉如歌踩着一双红色高跟，身姿飘然，曼妙丰盈，如一团璀璨无比的焰火在这里行走着，让那滚滚熔浆与飞溅的火星黯然失色。

也不知过了多久，沉如歌来到了一处熔浆泉前，凝眉不止。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但是，地上那断成几截的枯尸并未风化，无比清晰的落到了沉如歌的眼中。

沉如歌的娥眉皱了起来，妖娆面庞无比郑重。

“黑剑消失，神族枯尸遗落此地，恐怕小黑猪不是死了，就是被拖进去了？”沉如歌喃喃。

回到神剑宗不久，沉如歌便到后山来找黑炭小胖子了，但是，一番找寻，让沉如歌找到了这里来。

对于后山的封印之处，里面封印了什么，沉如歌自是无比了解。

皱眉沉思许久，沉如歌一声轻叹：

“罢了，那小黑猪怎么也算是与老娘巫山行雨过一次，下去找找，也顺便看一下被封印的神族如何了。”

沉融月玉指成剑，一道剑光闪过，熔浆切开，下面一个深幽黑洞出现，如火般的沉如歌抬脚前行一步，落了进去。

下坠的空间一片漆黑，一袭官装红袍的沉如歌如这世间最耀眼的红焰，落入到了一片灰茫的世界世界，这里没有日月，有的只是一片死亡的气息，压抑而又沉重。

神剑宗创立已有千年，那么，这神族被封印也有了千年。

“这就是封印神族的一方秘境么，当年的那位齐公子，果然是惊才绝艳的人物。”

“现在，让我看看，那头小黑猪到底在哪里呢。”

沉如歌喃喃着，左手抬起，五指如玉，若是仔细观察，在那不沾阳春水的食指之上，有一条淡淡的红线，仿佛延伸到了灰茫世界的无尽深处。

沉如歌那般红欲滴的唇角扬起，露出一缕笑容：“小黑猪，找到你了。”

话落，沉如歌玉指一勾，一柄极品灵剑自她眉心处飞出，降落她的绣鞋之边。

“走咯。”

沉如歌踩上去，红芒一闪，消失不见。

.....

圆形山谷底部。

此处昏暗，有一块巨石竖立，上面有一个中年男子被嵌入其中，四肢被泛着莹莹神光的铁圈铐住。

他一头蓬松糟乱的红发，全身赤裸，足有两米之高，肌肉虬结，充满了恐怖爆炸的力量。

当黑炭看到此人之时，发自内心深处的生出恐惧之感，仿佛一只蚂蚁见到一座巍峨大山，情不自禁的跪在了地上，连着磕头。

再当黑炭抬起头来之时，胖脸上露出憨厚而又讨好的笑容，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身穿金色甲冑的元雄傲立在不远处。

伏芝羽妃盈盈走上前去，然后两腿微微蹲下，屈身行礼：“参见神皇陛下。”

“爱妃平身。”神皇开口，声如雷霆。

跪在地上的黑炭被震得老大发闷。

“谢陛下。”伏芝羽妃妩媚一笑。

“羽妃，你上前来，本皇许久没有尝过你的滋味儿了，过来给本皇尝尝。”神皇道。

“是~~~”

伏芝羽妃眼中浮现一抹羞意，整个人在这时化作一滩柔水般，袅娜上前，然后贴在了神皇那高大雄伟的身躯之上。

神皇胸肌如同花岗岩般，高凸而又有着爆炸性的肉感，伏芝羽妃的侧脸贴在上面，都有点略显娇小了。

伏芝羽妃贴上之后，伸出粉嫩多汁的红舌，在神皇的胸膛之上舔舐起来，温柔婉转，尽心尽力的用香舌以及玉唇服侍。

津液吸啜的声音响起，为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配音，形成格外意境。

“嗯.....”神皇微微眯起眼，露出惬意之色。

伏芝羽妃一边用香舌舔舐，又偶尔用柔润红玉般的嘴唇轻咬，还一边媚声问道：“陛下感觉如何。”

神皇微微一笑，道：“羽妃的功力又进步了，来，让本皇吸吸你的嘴。”

“是，陛下。”

伏芝羽妃妩媚一笑，踮起脚尖，仰起那张妩媚至极的脸庞贴近，将红艳无敌的娇唇送了上去，微微张开，舌尖在唇瓣上微微打了一转，惹火而又性感，魅感到了极点。

神皇无声的狞笑，下一刻，张开嘴就吻了上去。

“嗯嗯嗯嗯.....”伏芝羽妃的鼻间顿时发出急促的声音。

两人不仅是嘴唇贴合，就连舌头也都交缠在了一起，仿佛两条蛇一样，不住的越缠越紧。

很快，一阵奇异的声音响起。

“噗嗤.....噗嗤.....噗嗤.....”

唇齿相交，唾液从鲜红的嘴角溢出，无比的淫靡。

一位是神族的神皇，雄姿如火，气焰滔天；另一位则是神族的妃子，高贵而不可亵玩，两人就这样当着黑炭的面进行最为原始的亲热，让黑炭看的口干舌燥。

黑炭跪于地上，那藏在一块布后面的雄伟大物，在此时早已忍不住的翘起，展现出磅礴之巨。

布料被那黝黑硕大的肉根顶起，最后终于承受不住的滑落在了一边，足有二十四五公分之长，顶端的肉菇不仅猩红，甚至还冒有丝丝的热气。

始一出现，令得空气的温度都仿佛变高了。

黑炭的视线落在了伏芝羽妃的身上，那细致柔柔的蜂腰，像是蛇儿一样的扭动；再往下是极致圆润的丰满苹果臀，不住的扭来扭去，让黑炭怎么承受得了？

还是那句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黑炭的巨物上扬，欲望随之而来，他根本控制不住，当下就做了欲望的傀儡，伸出长了指茧的右手，五指握住，然后便是前后撻动起来。

“呃呃.....”黑炭撻动起自己的肉棒。

刹那之间，黑炭手里的粗大肉棒便是硬立而起，仿佛一头发怒的雄狮般，鬃毛怒张。

“喔喔.....”黑炭的右手骤然加快速度，一开始只是无声，但是随着速度的加快，黑炭自己的喉咙里都发出了声音。

黑炭死死地盯着紧贴在神皇壮实胸膛上的伏芝羽妃，使劲的撻动着。

可是，黑炭的黝黑肉棒实在硕大，一只手根本撻动不起来，最后他的左手干脆加了进来。

“哈.....”

第三十四章

伏芝羽妃终于和神皇的嘴唇分开了，呼吸汹涌，带出一道晶莹诱人的银色丝线。

“嗯？”伏芝羽妃忽觉有异。

而神皇的脸色彻底冷了下去，霸气而又粗狂无匹的他，双眼之中电芒闪动，红发怒张，一股不可言喻的威压弥漫而出。

正双手撸动的黑炭感受到了这可怖威压，顿时不能动弹了，然后他便和神皇的视线对视上了，刹那间黑炭全身的毛孔紧缩，如同置身极冬之地，森冷如狱。

“你竟敢亵渎神皇陛下，死！”金色甲冑的元雄满面寒霜，大步而来，一柄金色巨斧也随之出现在他手中。

黑炭懵了，虽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他还不想现在就死啊！拼了！

“等一下！”黑炭一声大吼。

元雄一愣，但杀意不减。

“元雄，住手，听听这只蝼蚁说什么。”神皇开口。

元雄无奈停下。

而黑炭则是一指元雄，说道：“神皇陛下，他也硬了！”

一脸肃然之色的元雄一怔，左手压下，捂住裤裆，狂怒吼道：“你这个肮脏卑贱的无耻猪猡，你竟敢污蔑我！我要斩下你的头颅来洗刷你对我的侮辱！”

黑炭顿时打了一个寒颤，但在这时神皇开口了：“元雄，退下！”

“可是陛下……”

“退下！”

元雄憋屈，杀意浓郁的看了一眼黑炭，只得退下。

巨石之上，四肢被缚的神皇依然威严，双目所到之处，仿若太阳光芒，炽热而又刺目。

黑炭不敢直视，只能低着头表示臣服。

“蝼蚁，抬起头来。”神皇开口。

黑炭颤抖抬头，挤出谄媚而又讨好的笑容：“不知神……神皇陛下有何何……吩咐。”

神皇淡淡道：“本皇听羽妃说你体内有诛神剑，拿出来，本皇可饶你一命，否则，本皇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小的……小的拿不出来啊！”黑炭忙道。

“真拿不出来？”神皇沈沈一笑。

“真……”黑炭欲要张口。

“元雄！”

“在！”

“把这头黑猪的魂魄抽出来，本皇要亲自查看！”神皇冷冷道。

刹那死寂。

黑炭的胖脸上惊骇欲绝，胯下的那根硕大之物顶端，一道水柱被吓得飙射而出，飞行之远，竟然落到了神皇的面前。

神皇脸上怒色更盛，目测而观，黑炭比他的那东西似乎要大上几分。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

黑炭吓尿之后，终于回过神来，立刻在地上磕头求饶，可元雄已到近前，抓住黑炭的脖子，将他提溜起来。

黑炭全身冷汗，内心以及魂魄深处都在颤栗！

“娘娘，救……救俺……”黑炭分离转头看向伏芝羽妃，满眼求饶之色。

但见伏芝羽妃满面冷笑，没有任何的恻隐之心。

黑炭的心彻底的沈了下去。

而在这时，神皇的身侧，一张画卷凭空出现，滑落而下。

在那画卷之中，一位绝世美人溢而出，风姿绝代，傲世无双，栩栩如生，只是一幅画却让得这幽暗山谷如沐春天，万物复苏，温暖如熏。

而被捏住脖子的黑炭却在这一瞬间瞪大眼睛，不敢相信。

那位绝世美人是……是……

“皇后。”神皇满面柔情的看着花卷中的绝世美人，自语道：“等本皇出了这方封印世界就来找你，待本皇踏平这方世界，便为你戴上凤冠，披上霞衣，君临天下！”

一旁，伏芝羽妃的水眸之中，一丝嫉妒一闪而过。

“啊！！！”

惨叫声从黑炭的嘴里发出。

元雄单手提着黑炭，他一身金光，犹如天神，而他手中的黑炭无论如何挣扎都只是挠痒，力气绵薄，不足以推开。

而元雄的另一只手覆盖在黑炭的额头正中，缓缓握拳，他所握拳的地方空间似乎在扭曲，里面有一道黑色扭曲的光华在被元雄提拉出来。

元雄在硬生生的抽取黑炭的魂魄！

不多时，黑炭的魂魄被抽出大半，他的肉身在此时都无法再挣扎了，只能等死。

“二奶奶……”黑炭有气无力的叫了起来。

天生为奴，在死之前，黑炭的脑海里想到了那道绝代风华的火红身影，怜怜可悲。

“小黑猪，你在叫我？”

忽然，一个豪媚的声音冷不丁的传来，落入黑炭耳中。

黑炭巨震，重现活力，望了过去，瞬间激动！

黑炭震惊的不敢置信。

足足过了大约有十几个呼吸，黑炭这才回过神来，然后扯起嗓子大吼道：“二奶奶！！！！！”

这一吼，充满了震惊，激动，兴奋。

甚至于在黑炭的眼中，竟然有泪光在闪动。

昏暗幽黑的山谷之上，一道火红的身影缓缓地垂落而下，她的出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也包括了那位神皇陛下。

沉如歌黑发如墨，发丝间只有一柄绿玉小剑作为装饰，黛眉青翠，眸如银月，那娇润欲滴的樱唇，更是美艳无双，如黑暗中的一簇神火，诱人到了极点。

沉如歌的脖颈如天鹅般优雅而又白皙，精致的锁骨以及莹润的香肩，都在那薄薄的红纱外衣中若隐若现。

在那精致美丽的锁骨之下，是一片无比莹白的肌肤，轻弹可破般，白嫩无暇；而再往下，便是惊心动魄的一线深沟了。

沉如歌内里所穿的也是大红的里衣，平成一条线的领口之中，两只傲人无双的双峰露出半边圆润轮廓，两只肉球紧紧地向外撑着，也向中间靠拢紧压，于是挤出一线深邃风情的乳沟，在红艳艳的平领口之中波涛汹涌，跃跃欲出。

蜂腰如蛇，柔弱无骨，再往下便是那不怒自翘的浑圆美臀，在轻飘的薄纱裙中高隆着，两条莹白修长的美腿不断的闪现而出，散发白霞，为这昏暗的深谷增添着明亮。

沉如歌风情灼灼，即使什么也不说，但她飘然而下，这位女剑仙的眉宇间始终有着一股剑锋般的英气，傲视下方。

不过，在看到黑炭之时，沉如歌还是露出了那招牌笑容。

这一笑，艳冠天下。

即使是那静立在神皇身边的伏芝羽妃，也隐约有点相形见绌。

虽然两者身份不同，但是沉如歌傲笑天地，以凡人之躯修习剑术，如今已是第十境，可剑术天成，足以媲美半步十一境！

即使在神皇的面前，沉如歌也没有半分的怯懦，反而姿态傲然，往昔的那种热媚风情浓郁，不惧于任何人。

“小黑猪，你在叫我？”沉如歌绣鞋落地，似笑非笑。

“是啊！二奶奶，俺在叫你，俺连死都在叫你啊！”黑炭连忙倾诉自己的心意，如同黄河决堤般，不住的诉说自己对沉如歌的虔诚，以及思念，仿佛他是沉如歌最真挚的信徒。

沉如歌淡笑道：“好了，我都知道的，你先闭嘴吧。”

黑炭一愣，旋即哦了一声。

“大块头，这头小黑猪是我的，把人放了。”沉如歌看向元雄，红唇之间吐出这样一句淡然的话语，无形中仿佛在命令。

第三十五章

因为沉如歌的到来，元雄抽取黑炭的魂魄也不得不停下来，再听得这话，元雄瞬间勃然大怒。

“卑贱的人族女人，你竟敢踏足陛下的圣地，我要将你擒拿起来，去当陛下的肉奴！”元雄说着，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柄金色的神剑，光芒慑人。

“咯咯咯咯咯.....”忽然之间，沉如歌单手叉腰，发出大笑之声，如玉珠落盘，清脆而又带着一股魔性般的妩媚，蛊惑人心。

她笑的张狂浪荡，那在平口胸衣束缚中的两座滚圆圣峰，在此时也跟着波涛汹涌起来，白浪浪的颤抖着，风情无限。

下一刻，笑声骤然收起。

沉如歌抬起玉足，迈步向前。

砰的一声，元雄将手里的黑炭粗暴的扔在地上，低吼一声，手持神剑，双足踏地，爆冲而出。

元雄所过之处，地面尽是裂痕，威势冲天。

作为神族的大将军，元雄的实力自然无比可怕。

然而，沉如歌娇润欲滴的唇角却是一扬，双眸之中透露出浓浓的不屑之色。

沉如歌抬起纤白的右手，伸出剥葱般剔透的食指，斜斜一挥！

一道如火的红芒凭空生出。

那是，红色剑光！

锋利无匹！

身穿金色甲冑的元雄如天神，双手握着神剑，举起，朝着红色剑光挥了过去。

两者碰撞。

轰！！！！

一道金色的身影飞了出去。

黑炭瞪大眼睛，不敢相信，下一刻陡然兴奋的大叫道：“二奶奶威武！！！”

山谷底部崎岖的山壁之上，有一个大坑，元雄被砸入其中，身上所穿的金色甲冑裂开，嘴里流淌鲜血，无比的惨烈。

伏芝羽妃看去，妩媚的水眸之中露出震惊之色。

“被封镇压了几百年的神族，还以为这是人类被你们神族当做牲畜的时代么，看不清形势的东西，看来几百年不够，得关个几千年再说。”

沉如歌淡淡的说着，然后朝着黑炭勾了一下手指。

黑炭愣了一愣，下一刻像是磕了药一样，飞速冲向沉如歌，也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脚下一个踉跄，狗啃土一样的摔跪在了沉如歌的面前，屁股一撅，胖脸刚好就与沉如歌的一只玉足亲密接触。

黑炭的动作极其滑稽，但他脸皮厚实的紧，毫不在意这些，鼻子里是说不清的香味，沁人心脾，他下意识的伸出舌头在那玉足的光洁背部轻轻的舔溜一舔。

好久没有舔过了，兴奋无比的黑炭此时心胸都仿佛快爆炸了一般，如同飞上天。

下一刻黑炭眼前一转，真的飞了出去。

沉如歌收回玉足，淡淡道：“死黑猪，脏死了，给老娘滚远点。”

虽然黑炭飞了出去，但他现在是修行者了，而且也不怎么痛，很显然沉如歌是留了力的，这让黑炭心中温暖，看向沉如歌的目光中，充满了深情。

一个小插曲过去了，沉如歌双臂交于后腰，胸前原本就傲人的曲线，在此时更显喷张，她的姿态无比写意。

“神皇陛下？”沉如歌主动开口，似笑非笑：“这个黑家伙再怎么说是我的人，你直接让人抽他魂魄，是不把我不放在眼里啊。”

“妩媚如火，身段前凸后翘，好似一颗成熟樱桃，润嫩多汁，好一个人间极品。”

神皇目光如电的在沉如歌丰盈的娇躯上游走。

沉如歌并不介意，反而主动凸显出她高挑丰腴的身材曲线，惹得不远处的黑炭目光绿绿，好似变成一头饿狼，喘着粗气，兴奋不已。

“能一招击败本皇的手下，而且剑光纵横无匹，想来是一位女剑仙，不知如何称呼？”神皇的眼中也有垂涎。

“沉如歌，也是镇压在这封印上神剑宗的宗主夫人。”

“好，本皇记住了。”

“现在，我要带人走，你可有意见？”

“呵呵，有那么点小意见。”神皇笑的森然。

沉如歌眸光如剑，道：“既然你有意见，那好，老娘就让你把所有的意见给咽回去！”

话音刚落，沉如歌的身后浮现红色漩涡，一柄柄灵剑浮现，足有万千，不是虚影，而是货真价实的存在。

神皇神色也是一凛。

“居然足有一万灵剑，还全都是上品，不愧是女剑仙，惊才绝艳。”神皇夸赞一句，随后冷冷一笑，道：“可本皇倒要看看，你的剑能不能伤本皇分毫。”

神皇嘴唇张开，里面一个赤身的小神皇走出，迅速变大，赤手空拳向着沉如歌冲来。

这一刻，沉如歌的神情无比凝重。

“草！”

黑炭大骂一声，叫道：“二奶奶！”

他想冲过去。

但是一柄灵剑飞来，带着黑炭直接向着深幽山谷的上方冲去。

轰！！！！

黑炭刚来到山谷顶部，落在地上，里面一股惊天动地的可怖能量宣泄而出，见黑炭吹飞，而那柄带他出来的灵剑离开了，然后咻的一声飞回如深渊的山谷之中。

黑炭愣了片刻，下一刻大吼道：“出来！！！”

嗡！

一柄黑色断剑从黑炭的眉心中跃出。

“前辈，我要进去救人。”黑炭道。

“你？”黑剑用精神力传音道：“小胖子，那是神族，你才三境怎么去救人？还有啊，在本座这里你可绝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是什么英雄，别跟本座扯什么难过美人关，就你也配？”

听得黑剑的讥讽，黑炭面无表情，冷冷道：“去，还是不去？”

黑剑沉默了几秒，道：“去。”

“好！”

黑炭伸出手就要去抓漂浮于面前的黑剑，可就在这时，一只黑色大手从深谷之中冲出，狠狠的一巴掌拍了过来。

轰！！

黑炭所在的地方成了一个超级大坑，那只黑色大手抓着黑剑，迅速的回到深谷之中。

大坑里，黑炭满口是血，四肢百骸尽数断裂，呼吸如丝，眼前渐渐变得黑暗，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道风情万干的红色身影从深谷中陡然冲出。

一条红绫飞来，缠住将死的黑炭，迅速的冲向远方。

深幽山谷顶部，一道虚影猛然出现，有毁天灭地之威，那是红发的神皇，他在看着远去的两个身影，大吼道：

“本皇已经得到了这把剑，哈哈！”

“不久之后，本皇将带领大军回归，再度为王！”

“整个东域都将臣服于本皇脚下！”

……

灰茫世界。

一柄红色的灵剑如同一只小舟，御空飞行。

“噗！”

沉如歌吐出一口鲜血，殷红刺目。

“果然有些太勉强了，不愧是神族之皇，即使被封印了那么久，还是这么的强横。”

沉如歌叹着，不过这对她来说只是小伤而已，片刻后沉如歌的视线落到了旁边，一个赤身裸体的黑小胖子的身上。

此刻黑炭平躺着，身上全是爆裂的伤口，肌肤黝黑的他小肚臍没有一点起伏，双目紧闭，仿若死人。沉如歌平定自身气息，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了一个药瓶，捏开黑炭的嘴唇，将药瓶里的丹药尽数的倒进了黑炭的嘴里。

“这小黑猪……”沉如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也不知过了多久，灰沈沈的天空之中有一道直通天际的光柱出现，那是出口。

如小舟般的灵剑迅速冲去，没入光柱，消失其中。

……

第三十六章

“二奶奶！！！”黑炭一声大吼，猛然坐起，除了他空无一人。

黑炭剧烈喘息，他的身上盖着一张绣了金丝的红色毛毯，淡淡的芳香传进鼻子里，有些熟悉，是二宫主沉如歌的味道。

再看四周，这是一个用石头堆砌起来的石头房子，有一个小窗户，还有一个门，整间屋子昏暗中透露着一股破旧。

黑炭挠挠头，想下床，大腿上忽然传来针刺般的剧痛，让他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吱~~~~”

老旧的门突然开了。

立于小木桌上的半截蜡烛无火自燃。

门外已是傍晚，一个风情万干的妖娆美妇走了进来。

“二奶奶！”黑炭顿时惊喜无比，想要扑过去，可是刚刚一动，又是“嘶”的一声，痛的胖脸都扭曲了起来。

沉如歌走了过去，就在石床边缘坐下，一股香风扑来，让得黑炭扭曲的脸庞舒缓，舒服许多，表情慢慢变得惬意。

沉如歌全部看在眼里。

黑炭嘿嘿一笑，无比谄媚的说道：“二奶奶，我还以为您抛弃俺了呢，没想到您竟然真的来了，就跟天女下凡似的，嘿嘿……”

“天女比得上老娘？”

“当然比不上啦。”黑炭赶紧吹嘘道：“二奶奶您可是貌美无双，就算是姐己也都比不上的，俺觉得啊，大秦皇后比起您来，那都是花容失色，黯淡无光。”

“您在俺心中，比那仙子还要绝美，艳冠天下，风姿绝代，俺这一辈子追定您了，生是您的人，死是您的鬼呐。”

一边说着，黑炭的视线就不由自主的向着沉如歌的胸口上看去，不看不要紧，这一看瞬间让黑炭的呼吸凝滞，喉头干燥。

黑炭坐在石床上，沉如歌坐于石床边缘，从黑炭的角度看去，刚好能看到那红纱衣领之中高耸半圆的白乳，虽然不尽全貌，可却在微黄烛光的照映中润嫩淡淡，勾人至极。

横看成岭侧成峰！

那圣峰的峰顶藏于无尽的云霄之中，可侧面却无法掩盖，浑硕饱满，疯狂般的鼓胀，在艳红胸衣紧紧地束缚之中，仿若想要弹跳而出，呼吸新鲜空气。

黑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勉强移动视线，从上到下，掠过那柔致的蜂腰，还有那红纱罗裙包裹的丰润玉臀，最后才是那翘着二郎腿的两条大长腿。

红色罗裙高高的开叉，二宫主的一条修长美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那美腿本就滚圆结实，肌肤更是凝滞

如玉，就那般的搭着，沉如歌还无意的晃着脚，颇为的恣意。

羊脂白玉的小腿，往上的大腿滚圆而又丰满结实，再往深处去便是那盈圆的雪臀了，只可惜却被丝织的叉口挡住了，无法寸进。

黑炭欲火大动，此时也顾不了大腿上的剧痛了，胯间的那根巨物在此时充血而起。

毛毯恍若纱布，被黑炭那巨大的粗物给直接顶了起来，而黑炭恍然未觉，只是愣愣的看着，最后忍不住伸手摸了过去。

黑炭如是做贼般，悄无声息，眼看着就要触摸到那红纱之中的丰满大腿了，可是沉如歌却就在这一刻站起身来，道：“唉，这窗户上怎么来了一只小虫子呢，真可爱呐。”

黑炭愕然。

而沉如歌让那虫子浮于掌心之中，笑道：“小黑猪，你看这虫子是否可爱？”

“可爱可爱。”黑炭连连点头。

“你很敷衍呐。”

“没有没有，俺可以发誓，俺都是发自内心的。”

“这才是嘛。”沉如歌妩媚的勾人一笑。

黑炭忍耐不住，胖脸上挤出无比殷切的笑容，说道：“那个……二奶奶，您别站着了，快过来坐坐吧。”

沉如歌似笑非笑：“小黑猪，你笑的那般奸诈，看样子是想对老娘图谋不轨呐。”

黑炭嘿嘿一笑，忙恭维道：“二奶奶真的是慧眼如炬呢，俺真笨，没想到一眼就被二奶奶给看穿了，嘿嘿，俺甘拜下风。”

“是吗？你真有那么笨？”

“俺是猪。”

“我看你是扮猪吃虎还差不多。”

“嘿嘿，二奶奶说错了，我是猪，您才是老虎。”

“你说我是母老虎？”

“呃……”黑炭感觉到了石屋温度直接降至冰点，冷如寒狱，全身冷汗直冒，牙齿不禁‘咯咯’的打颤起来。

糟了糟了！

黑炭的心跌至谷底。

“咯咯咯咯咯咯……”沉如歌忽然笑了起来，声如脆铃，魅惑人心，勾魂夺魄。

沉如歌笑的花枝乱颤，胸衣里那爆裂般的两团雪白乳肉在跟着上下颤动，勾的黑炭胯下本就充血硬顶的粗长肉根，在这时更加膨胀，一柱擎天。

黑炭感觉这时大腿也不疼了，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有些憨憨的，手掌在这时情不自禁的抚上了自己雄粗的肉根，握住，然后缓缓地上下撸动了起来。

煞气腾腾！

那肉根顶端的猩红肉菇如同龙头般，仿佛在无声的咆哮。

颤笑中的沉如歌一眼扫过。

随后，沉如歌的脸色一寒，双目如电。

黑炭在撸动的手一顿，脸上的憨笑更加的浓郁了，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眼神里还透露一股天真和无邪。

“二奶奶~”黑炭痴痴的看着沉如歌，过了会儿忍不住，那只停顿下的手掌在这时又开始了上下撸动起来。

黑炭小心翼翼，如是做贼，生怕被沉如歌发现了一般，可又哪里逃得过沉如歌的眼睛。

其实黑炭也知道这样逃不过沉如歌的眼睛，可是一来出于身体的本能，他体内的兽性欲火在此时早就被勾了出来，以黑炭的本性怎么可能压制得住？

然后就是黑炭想要试探一下沉如歌，看她是何反应。

黑炭觉得自己胆子大了一点，这可是蓬莱岛神女宫的二宫主啊，超然在上，自己一个天生奴隶，却能在她面前自撸，这让他感到莫名刺激。

黑炭用眼角余光去偷看沉如歌，可是沉如歌却转身向门外走去，不一会儿便消失了。黑炭愣住，顿时觉得了无生趣，那握着自己雄壮粗物的手突然间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下就软了下来，粗壮肉根也不再膨胀坚硬，微微软绵，仿佛焉了。

黑炭情潮低落。

外面天色碧青，情欲退去，黑炭的两条大腿又痛了起来，无奈之下，他试着运转灵力。

“噗！”

黑炭的黝黑的脸庞忽然变得惨白，张嘴吐出一口浓浓的鲜血。

“我他妈……”黑炭顿时就想爆骂出口，又硬生生的忍住。

门外，一个火红的身影飘了进来，妖娆面庞满是肃然之色。

“二……二奶奶……”黑炭憨憨一笑，“您没走啊，我还以为您走了呢。”

沉如歌剑眉微蹙，并不说话，而是直接放出灵识去检查的身体，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却见黑炭张开了满是鲜血的嘴，一个手掌大的白玉盒子被他吐了出来。

“嗯？神玉的气息？这东西可只有上等神族才有的，你个小黑猪怎么得到的？”沉如歌道。

“嘿嘿，二奶奶，这您就不用管了，您先看看这是什么。”黑炭把白玉盒子打开。

这一打开可不得了，轰的一声，狂暴的剑气瞬间涌出，仿佛有千千万万的剑在争鸣，令得沉如歌瞬间陷入其中。

沉如歌走的是剑道，对各种剑法、剑意，无比沉迷，此情此景，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沉如歌睁开眼之时，美眸中闪过一点金星。

这一刻的沉如歌面颊红润，仿佛刚才经历过一场无比剧烈的战斗，红潮未歇，呼吸略有急促，饱满雪白的酥胸在不断地起伏着。

刚才沉如歌领略了一场剑韵，她在剑道之上又迈进了一步，而这都得益于那白玉盒子里的东西。

虽不知为何物，但沉如歌却是知道，那东西无比珍贵，就算放在神族，也是至上的存在，却落到了黑炭的手里，而且他还毫不犹豫的献给了自己。

沉如歌看向了石床上的小黑猪，这个小黑胖子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呈大字型，四肢朝天，那大肚腩还一鼓一鼓的，鼾声如雷，毫无形象，低微卑贱。

“这小黑猪……”沉如歌摇了摇头，如一阵风般的离开了石屋，回去继续领悟。

第三十七章

第二日一大早，熟睡中的黑炭啪的一声拍在屁股上，打死一只蚊子，屈指弹出，然后又抠了抠大腿，拿到鼻子前嗅了下，翻个身继续睡觉，鼾声震天。

轰！！

天空中一道闷雷响起，把黑炭一下惊的坐起，大吼一声，四下一望，随即轻轻一叹。

黑炭从石床起来，光着身子走到门外，双手枕在脑后，胯下一挺，一道粗如拇指的水柱便喷射而出，迎风见长。

黑炭看了一下，这才发现，这里还是后山，放眼还能看到那宏伟壮阔的神剑宗。

一览无余！

一看到神剑宗，黑炭就想到了陆明，想到了林岱岩，心中顿时喷出一股怒火。

“神剑宗，一定会被俺踩在脚下！”黑炭看着远处那恢弘的神剑宗，自语说道。

可是话音刚落，却有一只绣了金丝孔雀的小红鞋踹在了黑炭的屁股上，不重不轻，但足以让黑炭飞出去了。

“呸呸，草，谁敢踢……”黑炭吐着泥巴和草根站起来，猛地看到沉如歌，连忙挤出笑脸：“

俺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二奶奶啊，俺该打，该打……”

说着，黑炭自己打起了脸。

沉如歌似笑非笑，并未说什么，只是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套衣服扔给黑炭，脚尖点地，飞身离去。

黑炭穿了这身衣服，啧啧道：“很合身，而且这布料也真舒服，二奶奶对俺可真好，就是不知道俺之前说的话她听到没有，要是听到了……”

他不敢再想下去。

中午时分。

沉如歌又来了，给黑炭送来午餐，是一只荷叶烧鸡，馋的黑炭连骨头都差点没放过。
傍晚时分，沉如歌也来了，与黑炭一起吃过晚饭。

走出石屋，沉如歌迎风而立，红影如雾，在月色下鲜艳非常。

微风徐徐而来，吹动她那如玉凝脂般上的一层淡淡红纱，飘飞之间，那丰盈而又高挑的玉体若隐若现，仅仅只是方寸之间，便让黑炭口干舌燥。

尤其是当黑炭站在沉如歌的身后，一眼望去，便看到了那飘拂红纱下的雪润圆臀，高高翘挺，两瓣丰润白皙的臀肉之中，隐约间有一块倒三角的粉红蚕布。

那块粉红蚕布的上方有着两条粉红细带，缠绕着二宫主的腰臀，虽然明知在她的小腹已经到头了，可是黑炭感觉不知为什么，那两条粉红细带，以及那粉红的倒三角蚕布，纵然他兴奋异常，以至于将裤裆狠狠地给顶起了一个巨大帐篷，就跟个小山包似的。

沉如歌迎月而立，似乎是在想着什么，这一天时间她都是魂不守舍的。

可黑炭却顾不上这些，昨晚怒火攻心，强自忍下已经是难受至极，现在他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黑炭无声的咽了口唾沫，悄悄向前走了一步。

“小黑猪。”沉如歌突然开口。

黑炭赶紧止步，忙回应道：“俺……俺在呢，二奶奶您有何吩咐。”

沉如歌头也不回道：“你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又想对我图谋不轨了？”

黑炭脸皮极厚，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俺对二奶奶想图摸不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啊。

二奶奶您可是神女宫的二宫主，天上地下，绝世无双，就算是那帝王将相，或是大宗宗主，谁见了您要没有非分之想的，那都是下面的东西不行。”

沉如歌似乎轻轻笑了一下：“这么说，你下面那活儿就行了？”

黑炭得意一笑，道：“不是俺吹，俺这东西可是真的大，比上次还大，二奶奶您要不啷试一试啊？”

“呵呵。”

沉如歌既不拒绝也不答应，随后顺着小路前方走去，黑炭赶紧跟上，只是肉根顶端的肉菇与裤裆摩擦着，又是舒爽又是难受，让黑炭弓腰驼背，仿佛处于冰火之中。

悬崖边上，月色浓浓，从这儿望去，神剑宗那一栋又一栋华美的建筑物灯火通明，亮如白昼，辉煌尽显。而在这时，大风起兮，美人绝色兮，黑猪欲火大动兮。

大风吹来了，也吹动了沉如歌那如瀑披散垂落在后腰上的黑发，如丝纷飞。

还有她那轻薄的红纱，在大风的吹拂下，完完全全的贴在凝玉肌肤之上，仿佛她的另一层细腻肌肤，如若无物，全然勾勒出了沉如歌那火辣惊爆的妖娆曲线。

细致盈盈的红蛇腰肢，往下拓开了的两瓣丰满臀肉，如同熟透了的苹果般，丰臀高隆圆挺，紧致而又充满了惊人的弧度。

再往下便是那两条修长滚圆的大长腿，高挑挺长，让沉如歌的身躯在这一刻全然是如同雕塑般的充满古典之美，勾魂夺魄，也使得胯下那粗长暴涨的肉根无声的怒吼起来。

黑炭的眼睛红了。

“我忍不住了！”

“吼！！！”

黑炭狂吼一声，瞬间扑冲了过去，从后面直接抱住了沉如歌的纤细蜂腰。

背对着的沉如歌妩媚眼眸中闪过一缕惊讶之色，厉声喝道：“小黑猪，你干什么！”

“干什么？这还用问？当然是干你啊！”这一刻的黑炭如同失了智一般的狞笑着说道。

黑炭已经疯了，全然被内心的那股狂乱欲望驱使，从后面抱住沉如歌之后，二话不说，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那胯间的大帐篷狠狠地顶上了沉如歌那两瓣丰满臀肉之中的股沟。

裤子，红纱，以及那粉红蚕布的三角内裤，在黑炭这异常粗大的肉根前面，根本就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薄弱至极，犹若无物。

“喔……”

当黑炭卯足力气顶到两片臀瓣之间的时候，刹那之间，一股惊人的弹性从两边同时挤压而来，爽的黑炭忍不住的高叫出声。

此刻的黑炭什么都顾不上了，完全是被欲火冲昏头脑，只想着做身为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嗯~~~~”

而这一时刻的沉如歌贝齿般的上牙微微一咬红唇，吹弹可破的玉颊之上，微微的浮出红晕，喉间也发出一声轻吟，妩媚蚀骨。

但黑炭可注意不到这些，此刻他一柱擎天的顶在沉如歌那丰满浑圆的两瓣臀肉之中，在那惊人弹性和紧致的包裹中，瞬间传来的舒爽让得黑炭完全神飞九天之外，整个人仿佛爆射一般，舒服至极。

黑炭足足在里面沈浸了十来秒，最后无比惬意的说道：“二奶奶，俺好爽啊。”

“是吗？”沉如歌开口了，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魅惑。

“是啊，俺好想.....呼呼.....”黑炭面色涨红。

“好想如何？”

“日你！”

第三十八章、

“日你！”

这两个字像是从黑炭的牙齿缝里挤出来的，有着一股狠辣以及坚定，无比粗鄙，可是却给人一种莫名的感觉。

这一刻的黑炭好似不再是那个小奴隶了，反而像是一个野蛮的粗暴汉子，强横霸道，蛮不讲理。

“你想日老娘？”沉如歌跟着开口，似笑非笑。

处于暴欲中的黑炭发自本能的感觉后背有点发寒，但他很快就把这寒冷抛之脑后了，胯下那粗暴胀大的肉棒，让黑炭已然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对，俺想日您！”黑炭无比坚定地说道：“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阻挡不了俺要日您！不仅是日您，俺还要狠狠地日.....”

话音刚落，黑炭便不再有任何的迟疑，掂着脚尖的他，猛地将胯部向上一挺！

原本黑炭的那粗壮肉棒隔着裤裆就顶在沉如歌的两瓣丰臀之中，就是这么一顶，那肉棒顶端顿时便向两瓣丰臀里深深的顶入了一些。

刹那之间，那惊人的紧致和弹性再次袭来，击的黑炭忍不住的再次发出呻吟之声。

“爽！好爽啊！”黑炭赞叹不已。

“小.....黑猪！”沉如歌一声娇斥。

黑炭忙问：“二奶奶有何吩咐？”

“老娘.....可一点都不觉得爽。”

“啊？”

“啊什么啊，难道老娘还要骗你不成？”

黑炭粗枝大叶，并未从沉如歌的这话里体会出她的一点心境。

此刻黑炭的双臂从后面环抱着沉如歌的细润蜂腰，他的身高也就齐平到沉如歌的胸部之处，因此现在的黑炭在其后面，几乎是肚腹贴着沉如歌的翘挺丰臀。

如果不是黑炭的那东西着实庞大，超出常人，再加上黑炭垫着脚，恐怕他那东西根本就够不着，更不用说顶进去了。

现在听得沉如歌说一点也不爽，又是激起了黑炭的好胜心。

不，与其说是好胜心，倒不如说是尊严！

一个奴隶也有尊严？

是的，他有！

在别人看来黑炭天生被贱卖为奴，每日跪于主人面前，低头哈腰，跟猪狗无异，可上次在沉如歌这里食髓知味之后，黑炭便有了自己的尊严，那就是自己的肉棒天生巨大，万里挑一！

你们修行者有的权势，财富，我没有！

但我有比你们大的命根子，能让女人如痴如醉，无法自拔！

所以黑炭决不允许沉如歌说不爽！

黑炭的双眼里一下就赤红了，他要让沉如歌感到爽，那样才能让他感觉自己有尊严，虽然这是藏在黑炭内心深处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无比可笑。

但是，黑炭要的就是这个。

藏在红纱下的那两瓣臀肉丰满圆润，紧致而富有弹性，里面还有倒三角的粉色内裤，此刻被黑炭胯下的那个大帐篷的尖端死死地盯着，深深地陷入到了那深邃无比的股沟之中。

两瓣臀肉的挤压，还有那有意无意的摩擦，都让黑炭感到神飞体外，仿佛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都要爆炸了一般。

“嘿呀！”

双脚踮起的黑炭身体一动，胯部又是猛地向上一顶，刹那之间，隔着薄丝衣裳，那硕大的帐篷又是猛地深入到了沉如歌的股沟中分毫。

虽然只是分毫，但带来的感觉却是不一样，实在是太硕大了。

沉如歌背对黑炭，她那娇艳欲滴的两片唇瓣微微张着，倾吐着浓浓的热气，眼眸中仿佛有一丝丝的水波以及迷雾，媚然超凡。

对于顶在自己臀沟里的凶物，就算是隔着隔着衣服裤子，自己那翘挺的两瓣丰满臀肉，仿佛也能感觉到上面散发出的惊人热气。

那巨大的东西就仿佛是刚从炉膛里掏出来的红烧铁棒一样，现在正死死地顶在自己的屁股上，是那般的用力，就像是要捅进身体里一般。

“啊啊……”就在这时，身后的黑炭猛然爆发出低沉的吼声，下一刻，黑炭收回胯部，接着又猛地顶了上去。

这一次的黑炭没有任何停顿了，就像是抽插那般，一顶一收，一顶一收，不断的捣鼓着。

“啊哦……草！好爽！实在是太爽了！”黑炭受不住了，胯下用力，在这时更加的狂妄，肆无忌惮，如同狂暴海浪一样的拍打在沉如歌那曼妙高翘的丰臀之上。

“俺草！俺使劲的草！”

黑炭的屁股不断地耸动着，将他的裆部的大帐篷使劲的向上顶着。

这一时刻的黑炭仿佛浑身充满力量，一顶一顶的，即使隔着裤子也不嫌疼，胯下的那根东西擎天一柱，反而愈发的坚硬，连黑炭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个时候的黑炭也懒得去想这是怎么回事，就那么狂猛粗暴的顶着，紧抱着沉如歌纤细蜂腰的黑炭上半身几乎全贴在了她的后腰上，因此在黑炭这么狂猛大力上下插动的时候，沉如歌高挑火爆的玉躯也跟着上下而动。

沉如歌那如瀑的黑发随之跃动，在月色之下，黑发仿佛渡上了一层淡淡的薄光，但，这都不是最美的。

最美的，当属沉如歌那胸前在上下跃动的双峰！

沉如歌的双峰就藏在一件鲜艳如血的平口胸衣之中，那胸衣只能遮住那两只饱满双峰的半边轮廓，可仍然有半边的轮廓在外，挤出深邃鸿沟。

并且随着沉如歌身体的抖动，她胸前那两只白皙如玉的饱满雪球并且脱离了胸衣领口的束缚，愈发的向外弹跳而出，隐约之间，在其右边的硕大雪球之上，仿佛有一颗鲜红欲滴的蓓蕾随着上下翻飞的雪白乳浪，在其中不住的摇曳，乘风破浪。

银色月光之下，沉如歌胸前那本就雪白而又高耸的两座圣峰，在此时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银纱，添上一种无法言说的朦胧诱惑之感。

当然，这些黑炭都是看不到的，此刻的他隔着裤子都已经操弄到了极致。

“草草草草草……”黑炭的胯下极速抽动，仿佛要爆射出来一般，正在进行最后的疯狂。

“啊！！！！”

突然间，黑炭一声长吟，死死把他滚烫铁棒般的凶物猛然爆冲，狠狠地朝上一顶！

在这一刻，黑炭的粗大凶物隔着裤子和纱衣又顶进去了许多，几乎是顶到了臀沟的最深处。

而沉如歌在此时，那充满烟丝般的媚眼之中，陡然睁大！

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圆硕屁股之中，真的有一根铁棍硬生生的挤进来了一样，那粗大，那硬度，让沉如歌怎么可能会没有丝毫感觉？

就是这最后狠狠的一顶，让沉如歌都不由得微微踮起脚尖来，那高挑火爆的身躯微微僵硬，每一寸肌肤和血肉都仿佛有某种奇异之感，略有酥麻。

“哈，哈，哈，哈，哈.....”

身后，黑炭在喘着大气，还抱着沉如歌没的腰肢没舍得松手，好一会儿才把气儿给喘匀了。

“啊！爽！太爽了！”

“二奶奶，你的屁股真的好大啊，俺真的好想再插进去呢。”

“呼呼.....二奶奶，您给句话啊，爽不？”

“你爽了？”沉如歌冷不丁的开口。

“嘿嘿.....”黑炭憨憨一笑。

而在此时，背对黑炭的沉如歌终于转过了身来，正面对着黑炭。

只是好巧不巧，黑炭的额头只平齐到了沉如歌的胸脯那么高，当她转身过来之时，胸前那对饱满高耸的峰峦便刚好挤压在了黑炭的额头之上，刹那之间黑炭的鼻子里甚至还闻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香味儿。

“好香啊.....”黑炭不由踮起脚尖，脸庞凑了上去，一下便挤压在了沉如歌的双峰之上。

但沉如歌却用食指戳在黑炭的额头之上。

下一刻，黑炭的身体顿时跟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

第三十九章

“哎哟.....”重重落地的黑炭痛叫一声，随后无比委屈的看着沉如歌，可怜兮兮的说道：“二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俺就是想好好地伺候您呀。”

“想伺候老娘？你得先追上老娘再说。”

话音一落，沉如歌便向着来时的路而去。

黑炭怔怔看去。

只见月色下的沉如歌，那两条修长美腿在裙摆之中若隐若现，而那水蛇细腰下面的苹果臀丰满挺翘，随着沉如歌的步伐，左右扭动，划出一道道的绚烂夺目的臀浪，热火至极！

“啊！”

黑炭从地上坐起，胯下那根巨物在此时又怦然胀大起来，雄风烈烈。

“俺又充满力量了！”

“二奶奶，等等俺啊！”

黑炭一下从地上跃起，赶紧追了过去。

这一时刻的黑炭全身如火，真的仿佛一只小黑猪，一下奔入丛林，前去追赶沉如歌。

.....

神剑宗。

传功殿。

一大一小相对坐在蒲团上。

“陆明，你且记住了，为师现在传你的剑法，乃是神剑宗的神剑九变，只要你练成前三变，成为我神剑宗年轻弟子的第一人，毫无任何问题。”

“多谢师尊。”

陆明连忙抱拳，由衷的道谢，只是，看着眼前的林岱岩，神剑宗的宗主，陆明的心中总有那么一点奇怪的感觉，可又说不上来。

“对了，为师有一事让你去办。”林岱岩道。

“师尊请讲。”

“那头黑猪被关在后山已经有一个多月，依那头黑猪的脾性来说，想必现在已经差不多生不如死了，明日你去把他带下来吧。”

“黑炭？那黑不溜秋的杂种.....”陆明连忙止住，道：“知道了，师尊。”

.....

后山。

这里有苍翠杂草，也有茂笼密林，一片绿化的生态，环境优美而又幽密。尤其是在夜晚，这种幽密被诠释的更好，只不过很快就被一道光溜溜的黑影给破坏了。

这黑影不高，也就一米三、四左右，一个大板头，全身都是肥肉，皮肤黝黑，尤其是奔跑起来之时，那大肚腩一甩一甩的，看起来颇为滑稽。

小黑猪一丝不挂，又把那活儿给露出来了，坚如铁棒，随着他的奔跑不断地上下跳跃。

“呼呼呼呼呼呼.....”

终于，黑炭跑到了石屋前，弯着腰，翘着屁股，双手撑着膝盖不住的喘气。

黑炭的视线死死地盯着石屋的木门。

木门紧闭，里面仿佛没有一点声息。

然而，黑炭却是有种莫名的感觉，他的双眼好似已经穿透木门，看到了就在那石屋之中，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妖娆女剑仙，玉体绝色动人，勾魂夺魄！

“啊！二奶奶.....”

这一刻的黑炭心脏仿佛爆炸，他顾不得再喘气，猛地冲了上去，用他那肥胖的身躯将木门哐当一声给撞开了。

“嘶！！！！！”

黑炭倒抽一口凉气，像是雕塑一般的怔在原地，目光直直的盯着石床之上，再也动不了了。

石屋里，石床之上。

一个绝代的红色妖姬侧躺在上面。

她的肌肤明亮如雪，好似凝脂般，甚至有淡淡的霞辉，充满一种惊心动魄的雪玉之美。

这位红色妖姬的全身上下只披着一件淡淡的红色薄纱，侧躺于石床之上，胸前那饱满傲人的双峰拥挤在一起，平坦光洁、而又不显一丝多余嫩肉的小腹，以及那小腹之下的神秘地带，倒三角的粉红内裤，在红色丝带的缠绕之下，轻轻的缚在那神秘幽谷之上，桃花蜜源之地，仿佛正在等待着揭开，从而暴露出里面真正的险绝面貌！

沉如歌那丰盈高挑的玉体之上只有这样一层薄纱，淡红如雾，飘飘渺渺。

一根蜡烛在燃烧着，红苗噓噓，散发出来的光芒并不是多么的亮眼，可此时铺洒在石床上沉如歌的玉体上之时，光晕朦胧，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绝品至极的诱惑力！

黑炭的喉头不禁蠕动起来，他在吞咽口水，不是一次，而是连着好几次！

这一刻的黑炭全身血液再次沸腾起来，胯下那根粗大圆硕的凶物在此时暴涨而起，二十五六公分的长度，快赶上小臂那般粗壮了。

黑炭已经硬到了最极点，尤其是这凶物最顶端的猩红肉菇，马眼之处不断的张合着，里面有晶莹的汁液掉落而出，黏绵不绝。

沉如歌以玉手撑着额头，那双如烟如水的美眸落到了黑炭胯下的凶物之上。

“哈，哈，哈，哈.....”黑炭胸膛急剧起伏，显然是已经憋到了极致，他怔怔的看着石床上的妖娆女剑仙，想扑上去又小心翼翼的。

“二.....二.....二奶奶，俺.....俺已经.....”

“已经怎么了？”

“俺已经受不了了。”

“真受不了了？”沉如歌眉宇间带着一抹戏谑，可是眉眼中又有一股妩媚风情。

“是，是的，俺现在.....真的.....好想.....”黑炭说话很不利索。

“日老娘？”

黑炭一怔，但是双眼中爆发出凶光，显然是默认了，可又不敢真的再直接冲上去，不管怎样，在沉如歌那双美眸的注视中，他还是有点怯懦。

不过就在下一刻，沉如歌轻轻一声娇笑，伸出了白玉般的食指，朝着他勾了一勾。

黑炭瞪大眼睛，怔怔的没动。

沉如歌红唇轻启，缓缓开口说道：“你这小黑猪，刚才在外面就跟猪拱白菜似的那么有劲，怎的到现在还害怕了.....”

“想日老娘，那就快点来，再不来，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似娇似嗔，魔音勾魂！

黑炭一声怒吼：

“二奶奶，我来了！！！！！”

刹那之间，黑炭双脚蹬地，爆冲而出，一下扑到了石床之上，也扑到了沉如歌的身上，若不是沉如歌早已是十境修为，根本抵抗不住黑炭这般粗暴的扑冲。

“咕嚕，咕嚕.....”

黑炭跪在了石床之上，不带一点停留，直接就把脸给埋到了沉如歌胸前那双饱满高耸的玉峰之中，只一瞬间，黑炭的胖脸就与两团白腻而又圆润的乳球挤压在了一起，那种极致的弹性和肉感，令得黑炭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不仅如此，黑炭的鼻息之中，仿佛也有淡淡的奶香之味，令得黑炭心旷神怡，又是欲火大增！

黑炭是跪着的，并且撅着屁股，不住的把脸庞使劲的往那两只饱满的乳球里挤压进去，虽是隔着一层红色薄纱，但在此时根本就无济于事，反而让黑炭除了有滑腻的感觉之外，还有点细磨的粗粝感。

当然，沉如歌也没打算用这层淡薄红纱拦住疯狂爆发的黑炭，甚至于她主动卸去了胸衣，任由黑炭如此这般，都是有所缘由。

由于黑炭猪头的狂乱拱动，沉如歌不再是侧躺着的了，而是平躺于了床上，这样才放松许多。

“嗯~~~~~”

沉如歌媚眼如丝，她娇润欲滴的红唇微张，吐气如兰，喉咙里发出一声动人无比的呻吟，仿佛媚到了人的骨子里。

恰好，黑炭听到了！

正极力于拱着那对圣洁乳球的黑炭抬起头来，他满脸惬意，此刻笑容吟吟。

“二奶奶，俺可听到了。”

“听到什么了？”

“您啊，很舒服的叫啦，嘿嘿.....”

“有吗？老娘怎么没听到。”沉如歌风情妩媚的白了黑炭一眼。

“二奶奶，都这时候了您还装呢，行，等着看吧，看俺待会儿可禽的你嗷嗷叫。”黑炭道。

沉如歌笑道：“就你？”

第四十章

啪！

突然间，一个皮肉相撞的声音响起。

“呃啊~~~~~”

沉如歌高挑劲爆的酮体随之无声的轻轻一颤。

此刻，黑炭胯下那黝黑的庞然大物正贴在沉如歌光洁的小腹之上，并且已经覆盖住了那肚脐眼，快要齐没到沉如歌的另一端腰侧！

火热，狰狞，坚硬，滚烫，黝黑，与沉如歌那白腻光滑的小腹形成无比鲜明的对比。

沉如歌小腹的凝脂肌肤全然感受到了那粗大和滚烫。

黑炭小腹高挺，粗大凶物高高的抬了起来，一柱擎天。

“小黑猪，你要干什么.....”

“啪！”

黑炭腰部一甩，他粗大的黝黑凶物啪的一声，狠狠甩在沉如歌的小腹之上。

“嗯.....”沉如歌娥眉一皱，一种异样的感觉散发开来。

而黑炭毫不停止。

“啪啪啪啪啪.....”

黑炭连续不断的拍打起来，一直到沉如歌那光洁白腻的小腹上都变得滚红起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黑炭早已忍受不住，他的视线终于落到了沉如歌小腹之下，两腿之间，那被粉红内裤所覆盖的神秘幽谷！

黑炭的视线如火焰般炽烈，那种带有情欲的眼神充满了渴望，就仿佛一头饥饿无比的野狼遇上了一头美味的羊羔，沉如歌自然也有所察觉。

这一时刻的沉如歌双颊嫣红，血色浓郁，媚眼如丝，发丝已经散开了，成熟妩媚的风韵尽情的展现而出。

“嗯啊.....”

“小黑猪！你！”

突然间，沉如歌惺忪的双眸陡然睁开，仿佛遭到某种剧烈撞击，她的两条长腿在此时猛然收缩起来。就见在沉如歌的双腿之间，一个黝黑的小胖子已经钻了进去，脸部贴于沉如歌的桃园秘地之间，嘴巴在那倒三角的粉色内裤上不住的舔来舔去。

“嘶哈.....嘶哈.....”

“唔唔.....”

沉如歌两条修长滚圆的美腿卷曲起来，她的上围在此时不由上挺，两座已经挣脱出红色薄纱的圣峰仿佛暴涨，挺拔高耸，激凸的蓓蕾鲜艳到了极点。

“呼噜噜.....嘶哈.....刺啦.....”小黑炭舔的极其卖力，不一会儿，那粉色的蚕布已经开被拨弄到了一边去，一线润红的蜜穴终于出现在了黑炭的视线之中。

芳草碧连天，桃源秘地水润娇嫩，微微的开合着，早已有涓涓泉水渗出。

黑炭怔怔的看着，久久的移不开视线。

“小黑猪，好看吗？”

“嘿嘿，好看，二奶奶的小穴好看极了，真美！”

“既然美，那还不快把你那脏东西送进来？”

“来！就来！马上来！”

黑炭跪坐而起，他那黝黑粗壮的凶物早已忍耐不住了，被他左手一抓，便将猩红狰狞的龟头凑到了沉如歌下面的一线天门之前！

这一线天门犹如万千鸿沟，难以逾越，曾经的黑炭进去过一次，观过里面的无尽风光，如今再临，没有半点的熟悉，反而是愈发觉得新鲜，也愈发的想要冲刺其中，驰骋不休。

蜜穴深深，水润而又灿烂，两瓣蜜唇好像蚌壳一般微微的开合着，不停的蠕动，鲜艳娇嫩，仿佛不堪一击，柔弱却又让人心潮澎湃。

黑炭左手握住粗大黝黑的肉棒，缓缓地将顶端凑了上去，在其顶端的红色龟头终于小心翼翼的碰触到了那两片粉嫩蜜唇，刹那之间热潮涌动的龟头上便感觉到了滑腻的冰凉。

“喔.....”黑炭的胖脸上露出无比惬意的表情，那带来的舒爽简直无法言说：“唷，哎唷.....”

难以言说的刺激在那黝黑肉棒的龟头上聚集，一股尿意在这时袭来，让得黑炭差点绷不住的要爆射出来，但他硬是咬牙生生忍住了。

下一刻，黑炭的腰部往下一沉，胯部也随之往里一顶，那猩红的龟头在这时猛然往里进去，顿时被两瓣粉红的蜜唇给淹没了。

“喔~~~~~”

“嗯~~~~~”

一上一下，一小一大，在此刻同时发出呻吟之声。

黑炭透露的是神仙般的舒爽，而沉如歌透露的则是一丝痛楚。

“喔喔.....二奶奶，俺.....俺的很大，你忍一下哈。”黑炭说道。

“呵，就你？”沉如歌冷冷一笑，道：“老娘根本无惧.....啊！！！”

但沉如歌话还没说完，跪在沉如歌两腿之间的黑炭的腰部猛然向前一挺，他那黝黑粗大的巨物在这时猛地向着那花径蜜穴狠狠地一顶。

“噗嗤！”

一声脆响！

黑炭的狰狞巨物完全淹没在了其中。

“喔喔喔喔喔喔.....”

那紧窄而又湿润的花径之中，仿佛有一股吸力，让得黑炭整个人都爽飞了，几乎是神飞天外。

“小黑猪你.....”沉如歌的眉宇间浮现出几分痛楚之色。

“二奶奶。”黑炭嘿嘿一笑。

“你这个黑小胖子，竟敢.....啪啪啪啪.....不讲.....啪啪啪啪.....规矩！”

在沉如歌言语之时，黑炭俯下身来，开始耸动起了胯下的那滔天凶物，抽插起来，而这一抽插，顿时让得沉如歌的话语没有了什么威严。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二奶奶，俺今天要让你爽上天！”黑炭一边抽插一边说道。

“是.....是么？”

“当然是啊，您可看好了，俺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黑炭跪在沉如歌的两条美腿之间，整个人趴下来，他的大肚腩和沉如歌你平坦光洁的小腹贴在一起，而他的黝黑屁股在不断的耸动着，一去一回，激烈无比。

插到了！终于再一次的插到了那高贵的天仙穴里，黑炭整个人兴奋无比，仿佛有说不完的劲。

黑炭很卖力，跪坐着，也是撅着屁股，将他的庞然大物送入其中，再收回来，再送入其中，每一次强烈的抽插，都能带动那两片粉嫩的蜜唇褶皱。

难以言喻的吸力在吸着，让黑炭很想缴械投降，都他都硬生生的忍住了！

“啊啊啊.....爽！二奶奶，俺要狠狠地禽您，嘿嘿嘿嘿嘿.....”

“啪啪啪啪啪.....”

黑炭势大力沉，每一次抽出他的巨物，然后都是狠狠地冲撞进去，就跟打桩机一般，狂风暴雨，连绵不绝。

而这一时刻的沉如歌好似喝醉了般，媚眼惺忪，红唇张着，不住的喘着大气，脸颊已经彻底晕红。

那根粗大的凶物不断在自己的蜜穴之中捣鼓，坚硬如铁，滚烫如同洪流，实在是太大了，仿佛要把自己给挤爆了一般。

“嗯嗯.....呃呃.....”沉如歌的红唇里发出轻轻的呻吟之声。而这，对于黑炭来说，简直就是世间最为美妙的春药，让其更加的卖力。

啪啪之声还在不断响动。

第四十一章

黑炭微微抬头，视线之中，两团白腻的丰乳掠过单薄红纱，随着自己的不断抽插，在不断的摇晃着，白花花的乳浪勾引着黑炭的视线。

黑炭当下便是俯冲过去，张开嘴，咬住了其中一只乳球上的鲜红樱桃，然后卖力的吮吸起来。

“呲溜溜.....”

“呃啊.....”

沉如歌的傲人酥胸禁不住的上挺。

“呲溜.....”

“噗嗤.....”

“呲溜.....”

“噗嗤.....”

一个是黑炭在上面的吮吸，一个是黑炭下面的暴力冲击，两者声音一前一后，形成奇特的节奏。

“啪啪啪啪.....”突然间，黑炭的两条大腿不断撞击着沉如歌的丰满臀肉，他开始狂暴的强力冲刺起来，凶猛至极，像是要爆射了一般。

“嗯嗯嗯嗯.....啊啊啊啊啊啊.....”沉如歌终于无法抑制，张开红唇，发出了别的声音来。

“啪！！！”

黑炭最后一个冲刺，将凶物深深地埋于其中，感受着那湿润美穴的吮吸和包裹，足足过了十来秒才抽出来。

啪嗒！

黑炭的黝黑肉棒一个弹跳，带出道道汁液，洒落在沉如歌那桃源林的芳草和小腹之上。

当然，那汁液不是黑炭的，而是那花径蜜穴之中本就有的。

沉如歌顿觉空虚。

“怎的.....拔出.....来了？”沉如歌面潮红润，娇媚诱人的问道。

“二奶奶，咱们来换个姿势。”黑炭道。

沉如歌给了他一个白眼。

“说吧，你想换什么姿势？”

“嘿嘿，那个您跪起来.....好不？”黑炭小心翼翼的试探。

“你想让老娘当狗？”

“呃.....”黑炭有点怂了。

但在下一刻。

“罢了，老娘今晚就依你吧。”

沉如歌忽的起身，丰润而又勾人的娇躯翻转，不消片刻，便已经跪在了黑炭的面前，两瓣丰满浑圆的白嫩臀肉，绚烂夺目！

黑炭看的口水直流，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太美了！

高贵美丽的沉如歌，神女宫的二宫主，还是神剑宗的宗主夫人，身份之高贵，是凌绝高山的存在，现在竟然跪在卑微低贱的自己面前，还翘起了这丰满的大屁股，这让黑炭如何不热血沸腾？

黑炭喉咙里干吞着口水，终于忍受不住，挺起了胯下那粗长硕大的凶物，一下将凶气腾腾的红色龟头送到了沉如歌的蜜穴门口，并未进去，只是顶在上面，浅浅没入。

“喔~~~~~”

虽是第二次，但黑炭依然是充满新鲜感，仿佛龟头在被吮吸着，那种柔嫩湿腻的感觉让得黑炭爽飞不已。

黑炭的两只手抬起，然后缓缓地落到了沉如歌那高翘而起的美臀之上！这一刻的黑炭，两只手有些轻微的颤抖，直到触摸到了上面，才感觉真实！

沉如歌的乃是苹果臀，肌肤雪白丰腻，而那臀肉更是丰满紧致，当黑炭的手掌摸上之时，五根手指微微用力，那白腻雪嫩的臀肉便是从黑炭的手指缝里涌出，白的耀眼，白的勾魂，白的惊心动魄！

“吼！”

黑炭低吼一声，胯下凶物涨硬，如同狰狞巨兽。

“二奶奶俺来了！”

“轻.....一点.....啊哦.....”

“噗嗤！”

黑炭再也顾不得了，本就悬门暂停，现在受到沉如歌的丰臀刺激，再也承受不住，一下暴刺而入，连沉如歌的言语都未曾听到。

“啊.....”黑炭双手抓着沉如歌的高翘雪臀，没有片刻停留，开始耸动起来。

一开始的黑炭自然是缓慢的，可以看到的是，黑炭的巨大凶物缓缓的在沉如歌的紧致蜜穴里进出起来，汁液晶莹，仿佛渡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辉，反而让黑炭黝黑肮脏的巨物显得有那么点神圣起来，颇为滑稽。

当然，现在的黑炭是顾不得这些的，他发自本能的挺动屁股，掀起，再继续插进去，并且缓缓地加快起了速度。

渐渐地，黑炭的速度加快起来，那根黝黑粗大的巨蟒进出的越来越快了。

“啪.....啪啪.....啪啪啪.....”

终于，黑炭开始连续不断的剧烈撞击起来，并且每一次的挺动，都将凶猛的巨蟒深深地送入到了这位二宫主的高贵体内。

黑炭那黑黑的大肚腩和沉如歌高翘的雪白丰臀也终于撞击到了一起。

“啊.....啊.....啊.....”

黑炭张着嘴，每一次抽插撞击都发出野兽般低沉的吼声！也正因为每一次的抽插，黑炭的大肚腩都会撞击在沉如歌高翘的丰臀之上，发出清脆的‘啪’的一声，紧接着沉如歌的两瓣丰满臀肉跟着一颤一抖，白肉翻滚，涌出诱人无比的雪白臀浪！

乱花渐欲迷人眼，更何况是这雪白臀浪，天上地下独一份，更加刺激着黑炭的心脏，以及他的欲火！

于是，黑炭耸动抽插的更厉害了！

黑炭双手上移，从左右抓住了沉如歌那从臀部凹陷进去蜂腰两侧，然后便是剧烈的抽插起来，而这比之前更为的粗暴激烈，全根没入！

“草草草草草.....”黑炭兴奋至极，全身充满力量，此刻真的化身为一头黑色小公猪，有使不完的力气。

“嗯嗯嗯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石屋之中，再次响起了沉如歌的呻吟之声，回荡不息。

那根粗长至极的凶物不断在自己的娇穴之中捣鼓，冲撞，火热滚烫的的撞击，让得自己的那里面越来越酥痒麻痹，有一种极致的快感正在上推，仿佛要涌出来一般。

沉如歌天性浪荡豪爽，此时不再有任何的扭捏，张开殷红朱唇，发出剧烈的呻吟之声，如同仙乐，曼妙蚀骨！

“啪啪啪啪啪.....”

“爽不爽？俺俺你爽的爽不爽！”肉体澎湃剧烈的撞击声中，黑炭放声大吼。

“爽！爽死老娘了！”沉如歌一声长啸：“快些！你个小杂种，小黑猪，再快些哦哦哦哦哦...”

“...”

“干！干死你！干干干！”

这一刻的小黑胖子满脸大汗，如豆大的汗珠流淌在他黝黑的肌肤之上。

不仅是他，沉如歌的雪躯之上也是香汗淋漓。

黑发狂舞，垂下的滚圆双乳在不断地前后摇晃，波涛汹涌！

“啪啪啪啪啪.....”

黑炭粗大的巨物仿佛更加猛烈的冲击了。

“啊哈.....二奶奶.....把你的手给俺.....”黑炭一边喘着大气一边说道。

“啊啊啊.....你.....你个小黑猪.....你.....呃呃呃呃你想干.....什么啊啊啊啊啊.....”

“给俺就是！快点！”黑炭一吼，命令道。若在平时他绝对不敢这样的，但是现在，他却兴奋无比，如同上位者对高贵的沉如歌进行命令。

让人想不到的是，双手撑着石床的沉如歌竟然真的将一条玉臂抬起，反手送于后方。

黑炭一把粗鲁的抓住，胯下未停，继续狂暴的抽插！

“二奶奶，把您的另一只手给俺！”

“知嗯嗯嗯.....道.....啦啦啦啦.....”沉如歌呻吟连连，将另一条玉臂也送到了后方。

于是乎，沉如歌的两条雪藕玉臂都到了黑炭的手中，而在这时，只见黑炭猛地一用力，一下将沉如歌那曲线傲人的上身拉了起来，让其笔直的跪坐在了自己的面前。

而因为这个姿势，不用黑炭自己抽插，沉如歌的那丰满雪臀便已经将黑炭的庞然大物给吞没了进去，不容黑炭拔出来一点。

深深地包裹，以及深深地插入，让得两人同时发出舒服的呻吟之声。

直到此刻沉如歌的雪白胴体之上还披着那层淡薄红纱，早已凌乱，发丝散乱，媚然天成！

“噢~~~~~”

第四十二章

沉如歌仰头发出一声呻吟，浑圆的臀部用力的向后一坐！

“啊！二奶奶，俺.....俺要来了！”黑炭感觉被这么一坐，自己的命根在这时有了酥麻之感，仿佛有什么正在酝酿着，冲击堤坝！

于是黑炭不再停留，跪坐在石床上的他，从后面抓着跪坐着的沉如歌的一对玉臂，开始连绵不绝的极度冲击。

“啪啪啪啪啪啪啪.....”

黑炭胯部与沉如歌雪白圣洁的臀肉凶猛撞击，肉浪滔天，连带着沉如歌的丰腴雪躯也跟着在不断地颤动。

沉如歌胸前的丰满乳球上下弹跳，乳浪涛涛！

发丝飞扬，红纱抖动！

一切的一切都在急剧升温！

沉如歌那绝美的妩媚容颜之上，如霞红潮，媚意氤氲，双眸微醺，红唇大张，倾吐出连续不断的呻吟之声。

“啊啊啊啊.....”

“老.....老娘.....受不了了.....”

“俺.....俺也要来了.....”

“噗！！！！”

一股热泉从沉如歌的花宫之中涌出，一下扑打在那红色的龟头之上，花径蜜穴随之剧烈收缩，紧紧的将黑炭的巨物包裹住！

热泉喷浇，湿润滑腻的紧致包裹，黑炭的庞然大物终于舒爽到了天上。

吼！

“射了.....俺射了.....”

黑炭将沉如歌的双臂狠狠的向后一拉，让得沉如歌的丰满臀部向后狠狠坐下来，而黑炭自己的屁股则是向上狠狠地一顶，接着整个黝黑肥胖的身体颤抖起来。

射了！

这一刻的黑炭爆射如注，狂吼着，在沉如歌高贵的体内爆射出他的万千子孙，整个石屋的温度达到了最热点。

不仅是黑炭的身体，连带着沉如歌的身体也一样的颤抖。

此时此刻，沉如歌是跪坐着的，她的双臂被黑炭拉着，在黑炭最后爆射而出之时，黑炭的下体向前上冲，沉如歌上身后倾，因此黑炭的上身紧紧地贴在了沉如歌光滑雪白的香背之上，那黑色的发丝凌乱的倾泻在黑炭的脸上。

而在两者结合之处，沉如歌那丰润饱满的雪臀下沉着，完全将黑炭那粗大的巨物给吞没了，白嫩的苹果臀后翘着，两片臀瓣在收缩着，产生一股巨大的吸力，令得黑炭暴爽。

“喔喔.....”黑炭下体还在轻轻的抽搐着，一抖一抖，在那巨大的吸力之中，还在倾射出自己最后的那点东西。

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几十个呼吸的时间，没过一会儿黑炭的屁股就向前顶一下，抽搐一下，那是余粮未尽，继续向花宫里面倾射，连环往复，也不知是否灌满了没有。

总之每一次的射出，都让黑炭爽的夹紧屁股，就算现在死了也值得。

“呼.....呼.....呼.....”

“呵~~~~呵~~~~呵~~~~”

石屋之中，喘气声经久不绝，一个是发自黑炭嘴里的粗暴，一个是来自于沉如歌的绵绵红唇，两相交映，诱人至极。

跪坐着的沉如歌肌肤上香汗淋漓，湿润而又雪白，肌肤无暇，光晕诱人，她饱满的雪白酥胸也随着喘息声不断地起伏，涌起极度曼妙的弧度，只不过一下就被两只黑色手掌给抓住了。

两只黑色手掌抓之不尽，完全埋没其中，乳肉四溢，肉感十足。

黑炭还紧贴在沉如歌的后背之上，那两只黑色手掌就是他的，云雨之后，黑炭还不曾将他那根粗壮的凶物抽拔出来。

夜渐渐地深了。

风儿有一点喧嚣从石头缝里钻进来，呼呼的叫着，不过，却也没有黑炭和沉如歌的呼吸声中。

此刻，两人下体相交，后臀与胯部完全的黏贴在一起，纹丝合缝，紧实雪白的肌肤与黑炭那黝黑的肌肤泾渭分明，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明之感，好像有些怪异的贴合。

石屋之中，气氛火热，春光四溢，在那一根蜡烛蒙蒙的火光之中，整个石屋里都仿佛明亮起来。

“哈.....哈.....”黑炭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不想把自己的粗大巨蟒从这位高贵的二宫主体内拔出来。

妖娆风华的沉如歌下面，芳草浓郁，蜜瓣唇润，那蜜饯一般的花径之中，早已湿漉漉的，又紧紧地包裹着黑炭的巨物，并且还在不断的收缩，造成巨大的吸力，在吮吸着黑炭的巨物，一阵一阵的收缩吮吸，让黑炭爽的怎么也不愿意拔出来。

黑炭一泄如注，那如泉涌的浊液，让得沉如歌一时之间竟然也有片刻间的失神。

因此，沉如歌倒也没有立刻让黑炭拔出去，一大一小，就这样保持着格外的默契。

黑炭刚才喷射进去几乎用了大半力气，渐渐地也恢复了过来，他不愿就这样结束，一双黝黑的手掌在

此时不安分起来，放下沉如歌的雪藕双臂，开始抚上了沉如歌饱满高耸的酥胸。黑炭的两只手掌皮肤黝黑，手指也有点肥肥的，但是随着他用力的五指一拢，沉如歌胸前的两座圣洁白峰，更加的滑腻，那爆炸般的乳肉一下便从黑炭的手指里溢了出来。沉如歌的两座高贵雪峰在黑炭的魔爪里变幻出了各种形状，无论是何种形状，都是绝对的极品。两点嫣红的蓓蕾在黑炭的手掌中，偶尔浮现，风雨飘摇，显得孤弱而又无援。沉如歌绝美的脸庞上有香汗，在云雨之后还未消散，红潮未退。一点汗珠滑落到了她的鼻尖，悬而不绝。她的红唇张着，热气还在涌出，感觉到黑炭的那双魔爪在胸前袭扰，并不用力，也不温柔，是平缓中带着一点隐隐的粗暴，似乎恰到好处。

“小黑猪！”沉如歌开口，语气又冰冷起来。

黑炭打了一个激灵，如梦初醒，连忙恭敬回道：“二奶奶，俺在呢，您有什么吩咐啊。”

沉如歌道：“刚才你狂风暴雨的，可是使劲在老娘身上鞭挞，老娘敢对你有吩咐？”

黑炭讪讪一笑，道：“还不是二奶奶您太诱人，俺实在是忍不住，所以才……”

“行了，不用解释，反正老娘也是自愿的，算是报答了你的一次恩情。”沉如歌道。

“恩情？”黑炭一愣。

“是那个白玉盒子。”沉如歌解释道：“那里面装着一门无上的神族剑术，名为神剑九变，我已经领悟了三层，现在已经是半步十一境了。”

“半步十一境？”黑炭有点懵。

“你现在才三境，自然不懂。”沉如歌正色道。

只见黑炭嘿嘿一笑，一点也没不好意思的说道：“俺天生就是奴仆，修为低微，要不是二奶奶帮忙，俺连三境都达不到。二奶奶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俺以后就跟着二奶奶混就好啦。”

“你这小黑猪倒是挺会溜须拍马。”

“俺可不是溜须拍马，而是真心诚意说的，二奶奶要是不信，俺可以对天发誓，若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呵！”

“总之，二奶奶这条大腿，俺保定了。”

黑炭一边说着，那抓握住沉如歌左胸的左手在此时下移，落到了沉如歌跪坐的丰盈大腿之上，用力的捏了一捏。

美肉光洁细滑，紧实又有肉感，稍一上移，是大腿与臀部的交接处，肉质更加鲜美，又是一捏，让得黑炭手感美极了。

距离刚才爆射出去之后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那原本深入镶入在沉如歌蜜穴内的粗大巨物缓缓地又涨硬了起来，重新变得滚烫。

沉如歌如何能感觉不到，那坚硬的滚烫以及粗大，重新恢复了生命力，将沉如歌下面的桃源蜜瓣撑开，填满，让得沉如歌的蜜瓣下意识的微微夹紧起来。

“喔……”黑炭顿时有所感受，惊讶道：“二奶奶，你下面那张嘴又开始吸俺啦，吸的俺好舒服呢。”

“你……”沉如歌似是有点无奈，厉喝道：“你这脏东西怎么硬的这么快，不行了，老娘还有事，要回去了，你快点拔出来。”

“哦哦，二奶奶您别生气，俺这就拔……拔出来……”黑炭似乎不敢怠慢，一边说着，双手一边落到了沉如歌的两瓣丰满的臀肉之上，将其托着。

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黑炭的双手抓住沉如歌的臀部，大力揉捏，让其变幻出诱人形状。

不过，黑炭也慢慢的将沉如歌的丰满香臀托了起来，他的屁股后撅，只见他那根粗长黝黑的巨大肉棒缓缓的从沉如歌的湿润蜜穴里抽出。

先是三分之一，然后是一半，最后是三分之二，随着黑炭将他的巨物抽出，沉如歌顿觉下面的蜜壶之中有着一丝空虚。

最后，黑炭的黝黑肉棒只有那红色的龟头还没出来了，停留在那粉红的蜜唇之上。

沉如歌双臂撑在石床之上，后腰凹弯，整个丰满的雪臀高高的翘了起来，她的两条白皙美腿向着两侧

微微趴开，这个姿势显得颇为淫靡。

感觉到那硕大的龟头还未退出，沉如歌回过头来，眼媚如丝，斥道：“小黑猪，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拔出去？！”

黑炭憨憨一笑，道：“二奶奶，俺改主意了。”

“俺要继续日你！要日你一晚上！”

话音一落。

“噗嗤！”

黑炭猛地一个爆冲，将他黝黑粗大的肉棒直挺挺的送入到了沉如歌的蜜壶之中，黑乎乎的胯部与沉如歌的白皙玉臀猛烈一撞，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紧接着黑炭整个上身前倾，一下趴在了沉如歌的香雪背部之上，竟然将其直接给压在了石床之上。

第四十三章

青芒王大怒不已，欲要去追，却是蛇嘴喷出鲜血，染红海面，无力再追。.....“不行了不行了，宫主，老夫体内灵力在流失，老夫不行啦，宫主您就别再浪费灵力啦。”小木屋中，牛叔躺在那木板床上，满面的痛苦之色。“牛叔，本宫在这儿，是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沉融月道。“闺女啊，不是，宫主，不，老夫要死了，就叫你一声闺女吧。”牛叔的老脸上满是惨然之色，苦涩笑道：“老夫不仅是受了外伤，也中了蛇毒，你就不要白费力气啦，别管老夫了。”沉融月冷冷的摇了摇头，道：

“不行，牛叔，本宫不会让你死的。”牛叔叹道：“就让老夫静静的死了吧，不过老夫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炸了那妖魔大军，不算遗憾，咳咳.....”“牛叔！”沉融月突然一声厉喝。“呃，闺女.....”

“你，还想不想再看本宫的屁股了？”“啊？！”牛叔大惊：“闺女你你你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融月表情依旧清冷，但眼中却泛起一丝波澜。

“牛叔往日里，时常在本宫背后偷看，那眼神不加掩饰，以本宫的修为，牛叔莫非真以为本宫能不知么？”

“咕噜！”

牛叔咽了咽口水，灰败的老脸都不禁浮上尴尬。

刚把人家叫闺女，转头就被揭穿偷看屁股。

“这.....闺女，此事是老夫对不住你.....不过老夫却是没机会再弥补啦.....”

他尴尬又无奈的叹息道。

“牛叔，本宫不需要你弥补。”

沉融月摇摇头。

“你更不必为此感到歉疚，你为神女宫付出这么多年，一直默默守护着一切，不曾享受过荣华，甚至不曾娶妻，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难免有所欲求。”

“你刚才更是为了协助本宫击败青芒王不惜性命，说起来，是本宫欠你才对。”

说到这儿，沉融月的语气也沉重起来。

以前她从未想过这些，当注意到的时候，牛叔却已经落入这般境地。

现在只希望，还有机会继续挽回。

“这都是老夫应该做的……！”

牛叔勉强挤出笑容，一脸欣慰。

“所以牛叔你的回答呢？”

沉融月没有接话，转而问道。

“什么？”牛叔一愣。

“你，还想不想再看本官的屁股？”

沉融月重复道。

“闺女……你，你有什么话直说行不，老夫虽说本也是个不需要脸皮的粗人，也架不住被这般埋汰啊……”

牛叔苦笑起来。

沉融月抿了抿嘴唇：“你只需要说想或不想就够了。”

牛叔的脸色顿时有些精彩，他瞅了瞅沉融月那完美的娇躯，视线重点划过在雪白宫装包裹下无比挺翘浑圆的臀儿，咽了咽口水。

“想……肯定是想的……”

他小声道。

“既然你还想，那就不要想着死。”

沉融月吸了口气，咬着嘴唇。

“如果你能活下来，就……”

“就……？”

牛叔微微睁大眼睛，脸上泛起一抹不正常的红晕。

沉融月其实很不想说这样的话，但她不能放着牛叔不管。

牛叔现在深受重创，不仅灵力逸散，最重要的是蛇毒在不停侵蚀他的身体。

好在他本身是主要打磨体魄的路子，一时半会儿尚能坚持。

可一旦自己放弃生的希望，再强的体魄也撑不住这等伤势。

所以，沉融月必须激起牛叔的生存欲望。

让他继续坚持下去，这样，她才能找机会施救。

“就是让你看个尽兴又有何妨？”

当沉融月说出这句话，绝美的面容上也不禁浮现一丝醉人的晕红，一闪而逝，秋月依旧令人沈迷。

牛叔看起来更加激动了：“闺，闺女……老夫，老夫已经不行了，你可别……消遣老夫哇……！”

“本官的性子，牛叔难道不知？何时会出诳语？”

沉融月微微蹙眉。

“那，那你现在能……能让老夫看看吗？”

牛叔忽然道。

“现在？”沉融月一愣。

“对，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看到闺女这么漂亮的屁股啦？现在让老夫好好看的话，老夫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牛叔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沉融月。

他心底却是笑开了花。

牛叔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惊喜。

他虽然看起来年老体衰，不复年轻时的健壮。

可实质上，作为妖魔，牛叔正处在时时变强的巅峰期，体魄仍未打磨至大成，但已经可怕至极。

与那青芒王一撞，炸翻妖魔大军，看着惨烈，实则并不致命，稍加调养就无碍。

至于青芒王的蛇毒是有些麻烦，但牛叔也有办法将毒逼出来。

命不久矣的惨样，不过是做给沉融月看的，以方便行事和接下来隐匿起来。

牛叔对沉融月早就垂涎三尺，她这一开口，立时发现了破绽和机会。

如果好好运作，说不定他还能享受一番自己这便宜闺女那完美的娇躯呢！

想到这儿，若非牛叔对体魄的控制力惊人，胯下怕是要耸起小山了。

而听到牛叔的要求，沉融月自是感到为难。

堂堂神女宫宫主，世人眼中仙女中的仙女，孤高如天上清月的沉融月，竟然要主动把那丰挺浑圆的玉臀展示给男人看？

这要是传出去，那些人非疯了不可！

可见她不回话，牛叔顿时脸色黯然，捂着嘴剧烈咳嗽几声，当他拿开手，掌心赫然有刺目的鲜红。

“咳咳咳……！”

“是老夫……冒昧了，闺女，你不愿意，老夫也不勉强……只希望老夫走了之后，宫里还有人能像老夫一样，继续照顾你哇……！”

“咳咳……！”

说着，灰败之色飞快的在牛叔脸上蔓延。

沉融月面色一变，惊忧道：“牛叔？！”

“你不要乱了心神和那口气，本宫不是要拒绝，只是……本宫答应你便是了！”

她咬牙道，美丽的星眸中闪过一丝无奈。

这位前辈为神女宫付出一生，乃至性命交托，只是想看看屁股而已，她作为神女宫宫主，岂能因此置对方性命于不顾？

罢了罢了！

“这话当真吗闺女？”

牛叔黯淡的眸子重新燃起一抹光亮。

沉融月微感愕然，自己的魅力就这么大？轻易就能帮助牛叔按下死志？

还是说，他其实真的有这么喜欢自己……？

思绪纷飞间，沉融月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转过身，背对牛叔。

然后，她也不知道怎么做，只能微微撅了撅那包裹在雪白宫装下，浑圆挺翘的美妙香臀，做出“展示给别人看”的形式。

可沉融月却不知道，高高在上，气质清冷如寒月女神的她，做出这样的动作，哪怕只是轻微的，对男人究竟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牛叔的眼睛瞬间就红了，粗气从鼻腔喷涌而出，即使竭力控制，胯下依旧勃起了好大一座帐篷，几乎要把裤子给捅穿！

强烈的欲火在心底熊熊燃烧，看着那香臀，还有香臀之上纤细的腰肢与线条优美的玉背，与衣衫一样白皙的肌肤与那倾泻的黑发形成鲜明对比。

两条修成的美腿在宫装下方，因为这般翘起臀儿的动作曲线若隐若现，修长又完美，直让人恨不得抱住两条美腿，然后将脸埋进那浑圆挺翘的香臀中肆意享受。

牛叔立刻下了决心，他要禽沉融月，狠狠的禽这个撅起屁股诱惑他的便宜闺女！
“闺女，你能，能靠近一点吗？”

牛叔装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老夫，老夫眼睛有些花，看不大清楚哩……！”

凑近一些？

沉融月做出这般举动已然是羞耻至极，清冷绝美的俏脸上悄然泛起一抹红晕，更遑论是还要主动把屁股凑近给男人看。

可此时她也无法说出一个不字。

只能闭上那美丽星眸，玉足轻点，身姿向后摇曳，整个人都站在了木床边上。

木床有半人高，沉融月这一靠近，那挺翘浑圆的香臀，差不多等于是放在了床沿上。

因为那夸张的弧度，柔软的臀肉甚至有一部分已经越过床沿。

牛叔躺在床头，看着这一幕激动的浑身血脉偾张，差点没露出妖魔原型。

一双牛眼瞪大老大，死死盯着那丰满圆润的玉臀。

尽管是背对着床，可牛叔如此炽烈的眼神，以沉融月的修为，在感知中明显的简直像两盏大灯。

这大灯照在屁股上，让她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那玉臀微微发热，就像是在被人抚摸一样。

“牛叔，好了吗？”

这样的错觉让沉融月那颗向来清冷无波的孤高道心泛起波澜，让她有些不适，不禁开口。

“再等等……让老夫好好看看……”

牛叔一脸痴迷，脸色涨的通红，气喘如牛。

这便宜闺女，修为心性都是当世顶尖，还有着绝世的美貌，与神女宫宫主这样尊崇无比的身份。

可惜，对这人情世故却是稍显欠缺。

毕竟久居高处，也无需琢磨他人心思，就如天上寒月，岂会在乎凡人冷暖？

所以，她根本不明白。

自己这翘起臀儿凑近给男人肆意观看的行为，究竟有多么大的杀伤力！

牛叔抬眼瞅了一下沉融月在乌黑秀发掩映下格外美丽的侧脸，只觉小腹有一团暖流涌动，刺激的胯下阳具愈发膨胀，欲火越发高涨，邪恶的心思蠢蠢欲动。

几乎是没有犹豫的，他伸出手，探向那丰满圆润的玉臀。

这般动作哪能瞒得过沉融月？

她略微一愕，下意识就想躲开。

可转头发现牛叔脸上的惨白与眼中情难自禁的痴迷时，又犹豫起来。

牛叔果真对自己有想法，竟是痴迷到无法自制了……但这不一定是坏事，自己不惜摆出这般姿态，不就是想激起他的求生欲？

不管这欲求来自哪儿，有活下去的动力便是好的。

所以……

“嗯！”

虽是思绪电转，可沉融月站在床边，牛叔就躺在床上，抬个手能花什么功夫？

她还没想明白，那蒲扇般的粗糙大手就已经抓住了那浑圆挺翘的玉臀，并且握住一团柔软的臀肉，抓在掌心揉捏起来。

古怪酥痒的异样感觉陡然从臀儿上传来，猝不及防之下，沉融月那迷人的小嘴中，竟是发出一声本能的轻哼！

娇媚的声音一出口，牛叔更是宛如受到了鼓励，这天籁般的呻吟，是他这辈子听到过最好听的声音！

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能让这个孤高清冷的绝世美人发出这样的声音！

更没想过，能够玩弄沉融月的玉臀！

手上传来那柔软又富有弹性的美妙触感，让他整个人都陶醉起来，隔着那柔软的宫装，他都能感受到下面肌肤的惊人滑嫩！

赌对了！

沉融月当真不拦着自己！

牛叔心中狂喜，暗地却搬运气血，让脸上继续呈现出一副惨白中透着不正常兴奋红晕的气色。

“牛叔……！”

沉融月强忍着玉臀上传来的异样，轻轻开口。

“咋，咋了闺女？”

牛叔微微喘着粗气，大手还在用力的抓揉着，甚至把大拇指按入那娇嫩的股沟之中轻轻抠弄。

沉融月只觉的身子都麻了一半，古怪的感觉不停传来。

“你就这般，喜欢本宫那里？”

沉融月声音依旧清冷，只是呼吸微不可查的加快了两分。

“喜欢，喜欢的紧！闺女啊.....你太美了！牛叔知道这样不对，可牛叔忍不住.....死前能有体会这么一番滋味，也不枉牛叔来这世间走一遭了.....！只是可惜.....唉！”

牛叔点头如捣蒜般说道，随即又装模作样的叹气。

“可惜什么？”

沉融月星眸微亮，她不怕牛叔有遗憾，反而就怕牛叔说出老夫此生无憾了这几个字然后撒手人寰。

“.....可惜老夫，以后再也看不到、摸不到闺女你的屁股了.....还有闺女你的腿又长又好看，那乳儿也是又大又挺，也不知怎么生的.....这些，老夫都.....对不起，闺女，老夫不该说这些话.....”

牛叔露出羞愧、遗憾又难受的表情。

对于数十年如一日潜伏在神女宫的他而言，演技早就出神入化。

沉融月却是听的浑身异样，牛叔这描述，再加上他说话时依旧不停揉捏她玉臀的动作，让她有种自己的美腿和酥胸也仿佛正在被玩弄的莫名酥麻。

好在她心性惊人，很快用意志力将杂念按住。

略微权衡，几乎没有过多犹豫。

“牛叔，既然觉得可惜，那你就更该坚持住，只要活下来.....”

说到这儿，沉融月一顿，微微吸了口气后，声音小了一些：“.....都有机会的”

牛叔顿时激动起来：“闺女.....这这这这.....！”

看他一副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样子，沉融月心中微微叹息。

仅仅是男女肉欲那点事，居然可以将强大沈稳的牛叔变成这样？

她自认无法理解。

但有效果就好。

“牛叔，你尽力护住心脉，让我试试为你逼毒。”

沉融月认真道。

“可是闺女，我觉得我真的已经没.....”

牛叔露出黯淡的表情。

“牛叔！”

沉融月冷冷一喝。

“啊？.....”

牛叔装作被吓了一跳的样子，可那只手完全没停，在那挺翘的玉臀上来回游走。

特别是玉臀下方靠近大腿根那里最柔软的嫩肉更是让他流连忘返。

“我说了，我不会让你死的，而且.....我说的那些难道你不想要吗？”

明明说着用自己完美的胴体勾引男人欲望的话，还被男人玩弄着玉臀，沉融月的表情和气度却依旧高贵清冷，凛然的眼神和语气一如既往的让人感到高不可攀。

可正是这副模样，才更加让男人为之疯狂！

“想要，老夫当然想.....”

牛叔做出一副犹豫和渴望的模样。

“那就听我的，你先停一下。”

沉融月心底松了一口气，不容置喙道。

牛叔有些不舍的松开柔软的臀肉。

沉融月也终于逃过那异样的感觉，转过身，视线重新落在牛叔身上，但马上就是一愣。

牛叔胯下，一个惊人的帐篷耸立着，将那宽松的裤子都顶的紧绷起来，看着十分吓人。

沉融月娇艳欲滴的红唇微微张开，但最终抿了抿嘴唇，什么也没说。

这根东西也太大了，.....

心里闪过莫名其妙的想法。

第四十四章

“牛叔，你先把衣服脱了，我要确定蛇毒的蔓延状况。”

沉融月开口道。

牛叔点点头，艰难的撑起身子，然后脱掉了外面那层灰袍。

他内里上半身什么也没穿，露出与外在的苍老衰颓面目截然不同的精悍肌肉，看上去充满了爆发力。

下半身，则是那条被顶起一座高山的宽松黑裤子。

沉融月的视线在牛叔胸膛上扫过，那强壮的胸肌和腹肌没有让她的眼神有分毫波澜。

但是，当看到牛叔腹部隐隐浮现的青黑色，她绝美的俏脸顿时严肃起来。

感知中，青黑色携带着极强的阴暗诅咒气息。

这是青芒王本命天赋所缔造的毒素，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高深的神通。

即便是她，也为这毒素散发出的气息所心惊。

沉融月看向牛叔的眼神顿时越发愧疚。

“牛叔，你受苦了。”

她轻声道。

“害，不妨事。”

牛叔露出苍白的笑容。

“不妨事？被这种毒素侵蚀身躯，换了常人，怕是痛也痛死了，这毒偏偏还盘踞在下丹田……！”

沉融月微微咬牙。

心里对于牛叔刚才那般蹂躏自己玉臀的些微意见彻底散去，他豁出性命救了自己和神女宫，现在不仅性命垂危还承担着如此苦痛，若是摸摸那里能让他好过些，她一百个一千个愿意！

可她哪里知道，那毒素看着骇人，实则已经被牛叔隔绝起来，对他几乎没造成任何影响。

若是沉融月不在旁边，牛叔小花一些功夫，就能把那毒给排出来。

实际上，这蛇毒之所以汇聚在腹部，也是牛叔刚刚转移过来的。

至于原因……

“牛叔，裤子也脱了。”

沉融月开口道。

虽然牛叔的腹部隐隐能看到青黑色，但大头显然还在更下面。

“闺女，这……老夫，老夫下面什么也没穿……”

牛叔一张老脸臊的通红，支支吾吾道。

“牛叔，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计较这些东西了，要早一点确定状况想出治疗之法才是！”

沉融月皱起好看的秋叶眉，催促道。

牛叔迟疑一番，然后才在沉融月的眼神中无奈的去扯自己裤子，可他刚弯腰就“咳咳咳”的咳嗽起来，整张脸痛苦的揪成一团。

“闺，闺女……咳咳，等，等下……！”

他一脸痛苦和艰难的开口道。

这一切自然都是装的。

“牛叔你别动了，我帮你。”

果然，沉融月开口了。

“这怎么行，你是宫主……”

牛叔连连摆手。

可沉融月已经侧坐在靠近床尾处，弯腰俯身去拉他的裤腰带了。

牛叔视线稍微抬一抬，就能看到那挺拔的酥胸，以及瀑布般的乌黑秀发掩映下的，风华绝代的美丽面容。

这样绝世的美人，现在却在弯腰扒自己裤子。

这种场景，顿时让他胯下的帐篷抖了两抖。

而沉融月，也陷入为难之中。

牛叔虽然配合的微微抬起屁股，可她却没办法顺利的把裤子扒下来。

因为，那挺立的巨大帐篷，把裤子给卡住了……

这帐篷并不是完全直立起来的，而是向上倾斜，即便如此，翘起的高度都有二十几公分。

牛叔的裤子根本拉不到这么高。

她试了两三下，还是只能开口：“牛叔，你把这东西放下去。”

“闺女，老夫也想，可它，它不听老夫使唤啊……”

牛叔一脸无奈的苦笑。

那这怎么办？

沉融月僵在那里。

“我，我把它按住吧.....！”

牛叔说着，挣扎着就要再一次起身。

“我来就行了。”

沉融月连忙制止，有些动摇的目光再次坚定起来。

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为这些小事纠结？

一点礼防难道还能大过牛叔的性命？

说着，她伸出一只手，隔着裤子按在了那巨大的阳具上面，试图将其按倒在牛叔腹部，不再卡着裤头。

可玉手刚摸上去，就感觉到一种惊人的热量和硬度，就仿佛碰到的是烧红的铁棍一样。

偏偏这铁棍，还隔着一层布料都能感觉到上面凹凸不平的青筋和沟壑。

沉融月的手一颤，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随着手上传来的温度而开始发烫。

“嘶，啊.....！”

牛叔则是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发出一声呻吟。

那柔软的玉手接触到肉棒的感觉，哪怕隔着裤子，都让他爽的不行。

“怎么了牛叔？伤势又恶化了吗？”

沉融月却是担忧起来，以为牛叔是疼的叫出声了。

“不.....不是，老夫，老夫是因为觉得舒适，一时没控制住.....”

牛叔露出羞赧的表情，红着老脸，用有些发憋的耿直语气道。

“舒适？”

沉融月一愣，然后，她就感到手中的阳具跳动了两下。

霎时间，她明白过来牛叔到底在说什么。但她并未像小姑娘那般吓的松开手。而是玉手用力，将

那坚硬如铁的阳具往牛叔的腹部压下去。

牛叔的阳具惊人的粗大，她整个手掌压上去，竟然有一大半都与肉棒接触到了——牛叔肉棒的粗细，只比她的手掌小那么四分之一。

长度更是她嫩葱般的指尖到皓腕，目测都还没能覆盖肉棒长度的一半！

沉融月虽然玉手纤纤，却又玉指修长，牛叔这肉棒，恐怕起码有三四十公分长！

这也太吓人了……简直不像人……

如此想法一闪而逝，沉融月并不知道，她无意间已经触碰到了真相。

随着沉融月逐渐用力，温柔的将自己的阳具往下压，牛叔爽的飞起，但同时欲火也燃烧的更加猛烈。

他恨不得立刻爬起来扯掉裤子，然后抓住沉融月那双玉手，让她紧紧握住自己的肉棒，狠狠的上下撸动，最好再用那迷人的小嘴含住龟头……

可他需要耐心。

牛叔只能克制着自己那能把沉融月整个焚烧殆尽的欲火，享受着舒适却完全不能灭火的触感。

当沉融月把阳具压下一半的时候，只要腰部的裤子便再也遮掩不住那狰狞的肉棒了。

一个足足有鹅蛋大小的紫黑色龟头慢慢从裤头边缘弹出来，最先出来的马眼上流着一些粘稠的液体，下方则是血管密集如同树根一样盘根错节的包皮系带区域，看着很是吓人。

纵使是清冷如沉融月，目睹这一幕，也不禁觉得受到了冲击，那按压阳具的手微微发颤。

但她还是继续着，而牛叔则更加激动起来。

因为，随着小半根肉棒探出裤子外面，沉融月要是想继续往下压，肯定得把手往上移，不再隔着裤子，而是直接接触肉棒才行。

那种滋味儿，想想都爽！

沉融月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但她没有再如先前那般迟疑。

下丹田是一身灵力修为重要交汇之地，牛叔不仅筋脉受损，还被蛇毒侵蚀下丹田，难怪会灵力逸散不止。

到了这时候，她必须要抛下那些无谓的男女之防。

更别提，越是能让牛叔因此燃起欲求而放弃死志，对治疗越好。

想到这儿，沉融月伸出那素净白嫩的纤纤玉手，握住了探出裤头外的小半截肉棒。

柔软的手掌包裹住了小半龟头和冠状沟，几根嫩葱般的玉指则是按在了包皮系带上。

她甚至故意多用了一些力，握压这坚硬如铁的可怕肉棒。

“啊……！好舒服啊闺女……！”

牛叔不禁再次发出呻吟。

沉融月抿了抿嘴唇，握着肉棒将其压在了牛叔腹部，然后另一只手飞快的扯下牛叔的裤子。

顿时，肉棒的全貌暴露在她眼中。

果然，足足长达三十八公分，接近她的皓腕那般粗，通体青筋暴起，黑黢黢的棒身顶着紫黑色的龟头，宛如一条可怕的黑龙！

她那握在黑龙头部的白嫩玉手和黑龙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种异样的美感。

但沉融月来不及为此分心了，她甚至忘了拿开手，一双美丽的星眸紧紧的盯着牛叔腹部。

一片恐怖的青黑色汇聚在牛叔的小腹处，散发出惊人的邪异与腐蚀气息。

那片青黑周围，则扩散出去许多细小但密集的蛛网般的青黑纹路，将周围的组织缓缓的向着衰败转变。

这青黑主要停留在肉棒下方一块儿，甚至将肉棒根部都染上了部分青黑色。

“竟然如此严重了？”

沉融月微微咬牙。

“唉，闺女，所以我说不用白费功夫啦。”

牛叔摇着头：“这蛇毒已经侵蚀了我的下丹田，让我没法调动灵力疗伤，一动灵力，只会让毒扩散的更快。”

“可不动灵力，伤势又会越来越重，灵力也会继续逸散，怎么也逃不过一个死字。”

他用悲哀的语气道。

“牛叔，还没到最绝望的时候，既然是蛇毒阻止了你疗伤，那就祛毒！”

沉融月坚定道。

“祛毒？这……有可能么？青芒王这毒厉害的紧，一直在吞噬我的灵力甚至血气壮大哩！”

牛叔沮丧道。

“当然有办法！”

沉融月笃定道，其实她没有把握，但此刻她必须给牛叔希望。

“闺女你说有，那老夫信你便是……”

牛叔说着信，可眼中的神光却是越来越黯淡，显然这话只是为了安慰沉融月。

沉融月顿时急了，因为牛叔一露出这幅表情，那青黑蛇毒就如同感应到什么一般，开始剧烈波动起来，蛛网蔓延的速度陡然加快！

“牛叔！”

沉融月冷喝道。

牛叔愣愣的看着她。

沉融月捏紧玉手，深吸一口气，然后踢掉脚上的白色小靴子，露出穿着白色丝质罗袜的精巧玉足。

即便是被罗袜包裹，也能看出那玉足的精致完美的形状。

随即，沉融月把放在床边的修长美丽的双腿抬起来，放在了牛叔身子边上，那一双精巧玉足刚刚好放在牛叔脑袋旁边。

“你不是也喜欢我的腿吗？给你摸，你想怎么摸怎么摸，想摸多久摸多久。”

她如此道。

牛叔瞪大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闺，闺女，你你你……你说真的？”

“我想怎么摸怎么摸？想摸多久摸多久？”

他用一种仿佛是在做梦的语气问道。

沉融月俏脸上红晕一闪而逝，点点头：“没错，我只有一个要求，不可再生死志！”

“不会不会，老夫舍不得死，舍不得死咧！”

牛叔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泽，激动道。

他小心翼翼的伸出手：“那，那老夫摸了啊闺女？”

“……嗯。”

沉融月沈默的点点头。

下一刻，她就感觉到一双大手一手一只的狠狠的抓住了她那精巧的玉足，开始把玩揉捏起来。

异样酥痒的感觉从脚上传来。

沉融月好险才忍住发出声音。

沉融月的玉足也是十分敏感的，更别提被牛叔这么肆无忌惮的玩了。

牛叔细细的揉捏过那柔软脚掌，又用大拇指去和几个小巧脚趾下方柔软的部位接触，轻挠指缝，温柔的抚弄足弓。

甚至于，他竟然抓住沉融月精巧的脚踝拽了拽，把她整个人往前拽了些，然后，将那玉足抬起来，凑到自己老脸附近，一边玩弄，感受着丝质罗袜的丝滑和小脚的柔软，一边闻着那幽香。

作为神女宫宫主，沉融月自然和凡人划不上等号，玉足一丁点异味都没有不说，还带着她身上那醉人的幽香。

牛叔闻着，胯下的阳具都剧烈跳动起来，兴奋到了极点。

沉融月险些没按住那阳具，看着牛叔那让人意外的动作，她也没说什么，只是任他摆布自己的双腿和玉足，而自己，则埋下头，仔细观察起牛叔腹部的蛇毒。

起先，她还本能的伸手，想要直接用灵力去试着逼毒。

但忽然想起来，牛叔刚才所说的，这蛇毒会吞噬灵力和血气壮大，顿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沉融月只能伸出玉手，抚摸在牛叔小腹，小心翼翼的探出一丝灵力探查状况，待那蛇毒涌来将这丝灵力吞噬掉，她也检查完了一小部分经络血肉。

然后，再探出另一丝灵力，如此反复。

可探查过程中，沉融月忽然感到疑惑。

这蛇毒和她想的一样毒性十足，不仅具备很强的侵蚀性，被毒素侵袭的血肉都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好似是异变一般与正常人天差地别，若是人身上有这样的血肉，怕是很快就会扭曲异变而亡。

但如果是为了杀人，为何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沉融月想不明白。

更让她想不明白的是，这蛇毒吞噬她灵力时给她的感觉，不像是单纯的毒素或者神通法术的自发效果，反而像是有人刻意操作的某种性质独特的力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沉融月柳眉紧蹙。

但一时半会儿搞不懂，她只能不想，继续检查起牛叔的身体状况。

牛叔这边却是已经爽翻了。

隔着罗袜好好揉捏玩弄了一番那玉足，他满意之际，十分想试试用这柔软的小脚夹住自己肉棒撻动是什么感觉。

看了看沉融月那边，她仍旧认真细致的检查着自己的身体状况。

殊不知，那蛇毒早被自己控制住了，什么吞噬灵力什么侵蚀都是自己用妖力模拟出来的假象。

牛叔心底嘿嘿一笑，视线往下。

沉融月面对他坐在他屁股旁边，两条美腿却被他抬起来，玉足放到自己胸口，这裙下风光顿时也遮掩不住了。

往日里被那雪白宫装所遮掩的两条修长白皙又丰腴笔直的美腿顿时暴露在他眼中。

肌肤白皙嫩滑的好像在反光，散发出诱人的光泽，好似是最好的羊脂玉，而娇嫩水灵的感觉又宛如吹弹可破。

虽然纤长笔直，却并不显得骨感瘦弱，恰到好处的肉感让这两条修长的美腿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这双美腿的线条十分完美，真可谓诠释了什么叫天生丽质，完全让人找不到一丁点瑕疵。

特别是当牛叔那双大手放到那小腿上时，只感到一片惊人的滑腻细嫩，仿佛摸到的是液体一般，可那从每个指缝间传来的柔软与弹性，又让人感到无比满足和真实。

单是这双腿，牛叔觉得自己就能玩儿上几十年不带腻的。

最重要的，则是更深处风光了。

牛叔稍微一用力，抓住并分开两只纤细滑腻的小腿，让刚刚在那紧紧夹住的肉感白嫩大腿遮掩下的花园深处暴露出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丝质的白色内裤。

这便宜闺女还真是喜欢白色，连里面都是白。

这内裤边缘有许多镂空的花纹，看着十分漂亮，一看就是出自花都万象楼的精品，只有那群不专心修行，净搞花样的娘们才能搞出这些漂亮新奇的布料和款式。

而被这看起来纯洁又充满诱惑的漂亮内裤所包裹的，便是微微隆起的，形状漂亮的阴户。

乍一看，好似一个小馒头，饱满柔软的两片凸起中间微微凹陷。

牛叔看的眼睛都直了，最让他感到激动的是，在那小馒头上方，竟然能透过内裤，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阴影。

那阴影和周围娇嫩到夸张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